


近代教会史

Modern Church History

毕尔麦尔 (Bihlmeyer) 等 编著

雷立柏 (L.Leeb) 译

近代教会史

从宗教改革到现代时期(1517 - 1950 年)

毕尔麦尔(J. Bihlmeyer) 著

雷立柏(L. Leeb) 译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教会史/(德)毕尔麦尔著;(奥)雷立柏译.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7

ISBN 978-7-80254-405-5

I. ①近… II. ①毕…②雷… III. ①教会-基督教史-世界-近代 IV. ①B9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9954 号

近代教会史

毕尔麦尔(J. Bihlmeyer)著

雷立柏(L. Leeb)译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010-64095215(发行部) 010-64095265(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版式设计: 范晓博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37.5 印张 600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405-5

定 价: 70.00 元

目 录

从宗教改革到现代时期(1517 - 1950 年)

译者序 / 1

第一阶段

从路德的出现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宗教改革和公教改革时期(1517 - 1648 年)

概论 / 2

第一章 在 16 世纪中期之前信仰分裂在德国各邦国和德国以外的发展 / 3

159 马丁·路德,其神学思想的发展和在赎罪券争论中的主张 / 3

160 罗马教廷审判路德。莱比锡辩论(1519 年)。路德的主要改革著作(1520 年)以及对他的绝罚。 / 10

161 在沃尔姆斯(Worms)召开的帝国议会和《沃尔姆斯敕令》(1521 年)。路德在瓦特堡(Wartburg)和再次在维滕贝格(Wittenberg) / 15

162 宗教改革到 1524 年的发展。教宗哈德良六世(Hadrianus VI)和克雷孟七世(Clemens VII)。农民战争 / 19

163 教派的种种联盟。路德宗各国教会(Landeskirchen)的创立(1525 - 1529 年)。在施派尔(Speyer)召开的帝国议会(1526 年,1529 年) / 23

- 164 改革运动和帝国,从1530年的奥格斯堡(Augsburg)帝国议会到纽伦堡(Nuremberg)声明(1532年) / 28
- 165 重洗派和其他的热烈派。新教在路德去世之前的发展(1546年)。宗教辩论(1540-1546年) / 30
- 166 从施马尔卡登战争(Schmalkaldischer Krieg)到奥格斯堡(Augsburg)的宗教和约(1546-1555年) / 39
- 167 茨温利/慈运理(Zwingli)和瑞士德语地区的改革 / 43
- 168 在日内瓦(Geneva)的改革运动。加尔文(Calvin)和种种改革宗教会 / 47
- 169 新教内部的种种教义争论。反三位一体论者(Antitrinitarier) / 50
- 170 在北欧地区和东部各国的宗教改革 / 54
- 171 英国在亨利八世(Henry VIII)和爱德华六世(Edward VI)的时期离开罗马公教会。苏格兰地区宗教改革的开始 / 57

第二章 公教的改革和复兴 / 62

- 172 修会生活的复兴 / 62
- 173 耶稣会 / 69
- 174 从保禄/保罗三世(Paul III)到比约/庇护四世(Pius IV)的教宗们和特伦托(Trento)大公会议 / 73
- 175 在特伦托会议(Tridentinum)后的三大改革教宗(1556-1590年):比约/庇护五世(Pius V)、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和西斯图斯五世(Sixtus V) / 83
- 176 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期的教宗 / 87
- 177 在美洲、阿富利加/非洲和东亚地区的传教工作 / 91
- 178 教会学术的崛起。种种神学论争。灵修学和道德生活 / 101
- 179 为教会服务的文学著作和艺术(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教会音乐 / 110

第三章 新教改革和公教改革之间的搏斗,从《奥格斯堡和约》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555年到1648年) / 117

- 180 17世纪初以前德国新教改革的扩展和公教的抵抗(公教改革) / 117
- 181 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 123

- 182 17 世纪中期前的法国宗教争论 / 128
- 183 在英国的天主教(到 1689 年);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天主教 / 135
- 184 荷兰地区的转变。在波兰、匈牙利和瑞典的宗教动荡 / 142
- 185 关于路德宗的正统信仰的种种争论。新的新教教派 / 148
- 186 希腊教会和俄罗斯教会发展情况 / 154

第二阶段

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法国革命。君主专制主义，
国家教会和启蒙运动的时期(1648 - 1789 年)

概论 / 158

第一章 宗座和天主教。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 / 160

187 宗座和教宗。合一的努力与皈依者。俄罗斯东正教会 / 160

188 学术和教育。修会生活。灵修和天主教的艺术 / 169

189 法国在路易十四世的时代(1643 - 1715 年)。胡格诺派被镇压,王权的争论和
高卢主义的动荡 / 178

190 法国及荷兰的杨森主义。寂静派。 / 182

第二章 启蒙运动和新教 / 190

191 启蒙运动。其形成与在英国、法国的传播 / 190

192 虔敬派和新教在德国、英国的觉醒运动 / 195

193 德国新教中的启蒙运动。宗教文学、音乐和艺术 / 200

第三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天主教 / 205

194 耶稣会受镇压并被取缔(1773 年) / 205

195 德国天主教中的启蒙运动 / 208

196 德国地区的主教主义。费布若尼乌斯(Febronius)和《埃姆斯纲领》(Emser
Punktation) / 212

197 国度教会和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和约瑟夫二世(Joseph II)时期在奥地利进行的种种教会改革。皮斯托亚(Pistoja)的主教会议(1786年)

/ 215

第三阶段

近代教会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主义和宗教主观主义的深厚影响力。社会逐渐脱离基督信仰(1789-1914年)

概论 / 220

第一段 从法国革命到19世纪中期(1789年到1850年)。种种革命的时代和部
分复原的时代 / 222

第一章 天主教会 / 222

198 在革命时期的法国和比约六世(Pius VI)教宗(1789-1800年) / 222

199 比约七世(Pius VII)和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与法国的政教协定(1801年) / 227

200 德国教会的世俗化运动(1803年) / 232

201 德国和瑞士教会的重新组织 / 235

202 在1850年之前的教宗:良/利奥十二世(Leo XII)、比约八世(Pius VIII)、额我略/贵格利十六世(Gregorius XVI)和比约九世(Pius IX) / 242

203 公教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复兴。与国度教会的搏斗 / 245

204 在德国以外的公教会 / 252

205 在北美、中美和南美的教会 / 260

206 公教的传教工作 / 263

207 公教内的生活:法律关系、纪律、礼仪、基督宗教的艺术和灵修、修会生活

/ 267

208 教会的学术传统。神学上的错误主张和宗教分裂。希腊教会 / 273

第二章 新教各教会 / 280

209 各地的新教教会,尤其在德国、英国和北美。信仰上的合一和分歧,不同的教派。向内的宣教,向外的传教 / 280

210 新教神学,尤其在德国 / 286

第二段 从19世纪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850-1914年)。天主教的集中与强化。世俗化在国度、社会和文化中的深化 / 290

第一章 天主教会 / 290

211 1850年后的比约九世。意大利和教会国的消失 / 290

212 第一次梵蒂冈会议(1869/1870年)。老派天主教会 / 294

213 教宗良/利奥十三世(Leo XIII)和比约/庇护十世(Pius X) / 299

214 从1850年到1914年的德国公教会。文化斗争及其后果 / 303

215 在奥地利和瑞士的公教会 / 310

216 在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度的公教会 / 312

217 在北美、中美和南美的公教会 / 319

218 天主教的传教工作 / 324

219 教会内的生活:制度、纪律、礼仪、艺术、灵修、种种协会和修会 / 331

220 教会的学术著作。各种神学主张。现代主义 / 340

第二章 第19世纪的思想史和社会变化。新教和希腊、俄罗斯的教会 / 347

221 反对教会和反对基督宗教的思潮:自由主义、物质主义、存在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 / 347

222 基督新教,尤其在德国、英国和北美。内部的生活、种种教派及其神学

/ 353

223 东正教:希腊-俄罗斯教会 / 362

第四阶段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14 - 1962 年)

- 224 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意义和影响力。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
/ 367
- 225 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比约/庇护十二世(Pius XII)和若望/约翰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 / 372
- 226 公教会在德国和奥地利 / 379
- 227 公教会在其他欧洲国度 / 383
- 228 纳粹主义和教会 / 390
- 22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 / 398
- 230 天主教的传教工作 / 406
- 231 基督新教,尤其在德国。一些教会合一的努力 / 413
- 232 东方的教会。布尔什维克主义 / 421
- 233 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 / 425
- 附录 / 428
- 索引 / 435

译者序

本书的原名是《教会史》(*Kirchengeschichte*),并分为三卷:《古代教会史》、《中世纪教会史》和《近代教会史》。它不仅仅叙述教会“内部”的发展,而且也从文化、社会道德和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基督宗教在欧洲历史上的影响和发展。这是一部经典著作,其前身是德国历史学家傅恩克(Franz Xaver Funk)于1886年写的《教会史教科书》。这部著作曾在德国的大学和神学院中广泛被用为教科书,在1907年已有第5版,可见它很受欢迎。作者傅恩克是“教父学”的专家,他不断增加和更新其内容资料。在1911年后,德国学者毕尔麦尔(Bihlmeyer,1874-1942年)继续修补这本书,而在1942年后,另一位德国的教会史学家提克肋(Tüchle),继续增补这本教科书。他又加上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文献目录,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第16版。似乎可以说,这本教科书影响了在德国大学里的教会史教学工作一百年之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另外,它在20世纪60和70年代被译成别的欧洲语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波兰语等)。因为德国的专家多次修改和增补这部书的内容,可以认为它是一部很完整的教会史教科书,也值得中国的大学生和研究基督宗教历史的人参考和阅读。

毕尔麦尔和提克肋的《教会史》想“结合严格的历史学批判精神和对教会的同情态度”(提克肋在1948年的序中的话)。这部书的内容和

章节非常系统,每一小章分为几个节:5; 5.1; 5.2等(后面的索引提供这些章节的号码)。

原著几乎在每一页都有一些注脚,其中列出很多著作和文献。这些著作大部分是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或拉丁文写的,而且都是1960年以前的研究专著,在中国很难找到,所以我决定不翻译这些注脚中的文献资料。

在正文中如果出现外文人名、地名或书名,我尽可能会加上原文,但是最常见的地名只用汉语的译名(比如:“罗马”,“希腊”,“叙利亚”等)。在外文人名和地名的天主教的翻译和新教的翻译后,我加上了原文,比如保禄/保罗(Paulus),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Antiochia),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天主教、基督新教和社会上读者的需要。我先写天主教的译名是出于历史的考虑,因为有的汉语译名已经有400年的历史,比如“亚当”或“亚里士多德”中的“亚”是17世纪的译者(利玛窦 Ricci,艾儒略 Aleni,利类思 Buglio 等人)规定的(参见拙著《汉语神学术语辞典·清初汉语神学术语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人名和地名的汉译名主要来自两部很杰出的辞典:辅仁神学著作编译会编《神学词语汇编》,光启出版社,台北,2005年;卢龙光主编《基督教圣经与神学词典》,宗教文化出版社,北京2007年。很悲哀的事实是,外文人名、地名和书名的汉译形成了很混乱的局面。我希望中国的读者能逐渐采取一种“直接读ABC”的习惯,这样不再会有“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烦恼(实际上, Antiochia 的希腊文意思是“坚定的”,但从汉语的译文中无法查出这个原义)。

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人名和地名方面,我多以拉丁语为标准(而不是以希伯来语、希腊语、英语或德语为标准),比如德文的若望/约翰(Johann)和法文的 Jean 以及希腊文的 Ioannes 就是英文的 John,但我决定在正文中用拉丁文的 Johannes;意大利语的 Firenze 等于是英语的 Florence,但它来自拉丁语的 Florentia(“茂盛的城市”,即“佛罗伦萨”或“翡伦翠”)。中世纪的文献和早期的教会史著作多用拉丁语的名称,所

以我也倾向于施用拉丁语的名称,并在“外语 - 汉语索引”中提供不同语言的称呼。因为汉语的基督宗教术语尚未统一,我倾向于施用国际符号,比如“《马太福音》13 章 2 节”在汉语中可写为“太 13:2”(新教的写法)或“玛十三 2”(公教的写法),本书却多用 Mt 13:2(这似乎是全世界通用的写法)。

在本书中出现很多基督宗教方面的术语,比如“复活节”,“宗徒/使徒”,“洗礼”,“教区”,“基督论”等等。这些术语在正文中都没有解释,因为读者可以在相关的辞典中查清这些术语的意思;请参见卓新平主编《基督宗教知识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卓新平主编《汉语神学术语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

这部《教会史》资料丰富,论述很系统,深入浅出,具有教科书的优点。作者傅恩克和修补者毕尔麦尔、提克肋虽然都是天主教徒,但他们也曾参与过一些跨越教派的历史研究,而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客观地描述教会的发展。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通过这部《教会史》更全面地理解基督宗教的精神和教会的发展。

在翻译的过程中,得到了张恩华、赵祥东先生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雷立柏

2008 年 9 月 13 日于北京通州

第一阶段

从路德的出现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宗教改革和公教改革时期(1517 - 1648 年)

概 论

由于教会的改革已迫在眉睫,而教会并没有及时进行这些多人热切渴望的改革,所以导致了16世纪20年代的可怕灾难,即信仰的分裂(Glaubensspaltung),这个灾难通常被称为宗教改革(Reformation),虽然这种称呼只是部分上正确的。宗教改革者的初衷是想改进教会的一些情况,但这种改革却变成了全面的革命。这种革命打破了西方公教会的合一与单独领导权,也破坏了教会和文化的全面和谐(die universale Harmonie von Kirche und Kultur)——这种和谐曾带给中世纪一种伟大的精神。从此以后,基督宗教分裂为两大“阵营”,即公教(天主教)和新教(Protestantismus,亦译“改正教”、“誓反教”等)。因此,宗教改革应该被视为近代教会历史上最深刻的事件,虽然中世纪长期以来已经为这种改革准备了“土壤”,而宗教改革的影响只在后来的时代才表现出来。宗教改革是从德国开始的——这是欧洲最容易受影响的地区。在德国,不仅教会和宗教的情况处于一种不安和酝酿的状态之中,而且政治、社会和文化情况长期以来也动荡不安(参见第2卷,158.5)。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作为德国人的发言人,举起了反对“旧教会”的旗帜,这样造成了一种背叛运动。他激起的宗教转变在短短几十年内就以惊人的速度影响了德国大部分地区以及丹麦、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各国(Baltic States,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使之脱离他们的母亲教会即罗马公教(Mutterkirche)。比德国稍晚,在说德语和法语的瑞士地区(其核心城市是苏黎世 Zuerich 和日内瓦 Geneva)也出现一些脱离天主教会的运动,其推动者是茨温利/慈运理(Zwingli)和加尔文(Calvin)。加尔文的教派(亦称“改革宗”或“归正宗”reformiertes Bekenntnis)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它后来不仅影响了瑞士西部地区,而且也在相当多的法国地区、英国、苏格兰、荷兰以及在德国地区的一些邦国,在波兰、匈牙利,甚至在大西洋的对岸也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很多格尔曼/日耳曼民族离开了公教会,所以天主教的“普世性”被降低了,而在另一方面,这些民族在公教会内的影响也不

是很大的。

同时,公教会集中力量,一方面要抵抗内部的危险情况,另一方面也要回应外来的攻击。这样,在天主教会内逐渐形成了一种复兴运动,这个运动可以算为整个教会历史中最有趣的现象之一。这个全面的复兴是从意大利和西班牙开始的,它包括修会生活的革新、特伦托(Trento)大公会议的改革工作、一些很能干的教宗以及某些杰出圣人的出现、海外传教(宣教)活动的全面开展(这样原来不被知道的大陆被列入教会的庞大组织)、教会学术和艺术的杰出成果。在16世纪下半期,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受到限制。新教的改革和公教的改革(或说公教的复原努力)也导致了一些宗教战争,比如法国的胡格诺战争、荷兰的战争(荷兰脱离西班牙)以及德国地区的“三十年战争”。这些战争大量地削弱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精力,结果是各教会的属地在1650年已经决定了(只有在英国,1688年后新教和公教的影响力才被决定)。此时,天主教会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合一与力量,但新教会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教会组织。新教分裂为许多“国教”(Landeskirchen)。因为基督新教的特征比较强调主观主义(Subjektivismus),种种神学观点的差异导致了很多教派团体的形成。

第一章 在16世纪中期之前信仰分裂在 德国各邦国和德国以外的发展

159

马丁·路德,其神学思想的发展和在赎罪券争论中的主张

159.1 虽然德国的宗教改革已经在很多方面有了一些准备因素,但它的发生还是很突然的,就好像只是一个人的私人事业一样。毫无疑问,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他就是奥古斯丁会隐修会会士和在维滕贝格(Wittenberg)大学任教的神

学教授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他懂得释放当时人们的种种力量。因此,这个运动虽然在开始只是一种个人的、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但在后来的发展中获得了不可思议的影响力,无论是在教会或在政治上的。然而,这个改革运动并没有成为一种在不改变教会教导和制度的前提下去消除教会内的恶习的运动——教会内早就有很多领导人物要求这种改革——而是成为一种全面的转换,用暴力的转换,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革命(eine kirchliche Revolution im vollen Sinne des Wortes)。这个革命为宗教上的个人主义打开了大门,所以它意味着宗教主观主义(religioeser Subjektivismus)的胜利——虽然路德和他的拥护者坚持基督信仰的基本教导——而客观存在的诸权威(如教义、信条、圣事和教会圣统制)对信徒们的约束力被削弱。然而,宗教改革的这些后果只有在17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才显示出来。

德国人马丁·路德于1483年11月10日在撒克森(Sachsen)选帝侯国的艾斯雷本(Eisleben)诞生,他的父亲是一位农夫和矿工,即汉斯·路德 Hans Luder (= Lothar)。马丁·路德在年轻时受到相当大的压力,因为家庭和学校里的纪律很严格。家人不久后搬到曼斯菲尔德(Mansfeld),而他在那里上“一般的学校”(即小学,Trivialschule)。他也曾在马格德堡(Magdeburg)和爱森纳赫(Eisenach)上学,并于1501年春天进入爱尔福特(Erfurt)大学,先上完了哲学的课程,1502年成为“学士”(Baccalaureus),1505年获得硕士(Magister artium)学位。在大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现代之路(Via moderna)形式的经院思想,就是唯名论或奥康主义(Nominalismus, Occamismus, 参见第2卷,145.3.4)。年轻的路德也很热心地学习古典文学,但他和那些思想不严肃的爱尔福特(Erfurt)的人文主义者们没有什么更密切的关系。他开始学习法学,但不久后突然在1505年7月——而且是违背着父亲的愿望——进入爱尔福特的奥古斯丁隐修院(Augustinereyten)。他大概有一段时间感到内心不安,很严肃地考虑到上主的严格审判,并在一次暴风骤雨中(1505年7月2日)面临了死亡的危险,当时他向圣Anna(亚纳)发誓说,他将要当隐修士,虽然他并没有很明显的隐修者的圣召。他入了隐修会的初学(Noviziat),初学后发圣愿,并于1507年被祝圣司铎(“神父”)。这位年轻的奥古斯丁会会士现在开始真正学习神学,而在大学中最有影响的著作是比尔(Gabriel Biel)的《诸命题》(Sentenzenwerk, 参见第2卷145.4a),因此他更进一步地接受了奥康主义。早在1508年,支持他的人——奥古斯丁会的会长冯·施陶皮茨(Johann von Staupitz)——建议派遣路德到新建立的维滕贝格大学,在那里他讲授的课涉及伦

理神学,但不久后也包括《圣经》方面的课。在这个时候(1508 - 1509年)他已经很喜欢研究《圣经》的问题,又喜爱阅读他修会的主保——圣奥古斯丁——的著作。因为要处理修会的一些事务,他从爱尔福特(Erfurt)被派去罗马一次(1510 - 11年),但这次旅游并没有动摇他的公教信仰;他仍然忠于教会。回来以后,他继续在维滕贝格任教,于1512年被提升为“神学博士”,同时代替施陶皮茨(Staupitz)教圣经学。除此之外,他也经常在维滕贝格的几个主要的教堂中讲道。

159.2 在维滕贝格任教的过程中,路德从1513 - 1518年以“圣经讲师”(Lector biblicus)的身份解释了《圣咏/诗篇》(Psalmi)和保禄/保罗(Paulus)的书信(Rom 罗、Gal 迦/加、Hebr 希/来)。当时很普遍的解释方式是比喻式的和强调奥迹的解释(allegorisch - mystische Deutung),但路德不久后有意识地转向“字面上的和历史意识上的”解释方式(buchstaeblich - historischer Sinn)。在这个时期,他形成了自己的新看法,而这个新看法将会影响他放弃罗马公教会。他的基本观点有所变化,在这方面第一个确切的证据是他于1515 - 1516年创作的关于《罗马人书》的注解(这个文献于1899年才被发现)。然而,他很可能早在1513 - 1514年的时期对于这种新看法有所准备,因为他一直思虑恩典、称义/成义和拣选(Auserwaehlung)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转变深深地受到他自己追求救恩和他个人对上主的体验的影响。在他修会的神学传统和在经院思想传统中,这种转变似乎没有基础。路德的发现(所谓的“塔楼经验”das sog. “Turmerlebnis”)是对《罗马人书》Rom 1:17的一个新解释——在那里保禄/保罗(Paulus)谈论“上主的正义”由于信仰而显示出来。路德认为,“哲学家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上主的正义的惩罚或赏报的层面,但他说,这个章节应该理解为上主宣布人无罪,虽然人根本不堪获得这种恩待。路德说,人由于原罪完全腐败,人只能犯罪。在人内的私欲偏情(Konkupiszenz)是无法克服的,并在受过洗的人内也继续存在,是个人的罪。人自己的行动都是无用的。种种善功对人的救恩没有影响,它们仅仅是活的信仰的结果,而不是“成义”的先决条件。在上主面前根本就没有什么“功绩(Verdienste)”。唯独人的信仰能使人成义,能使人得救,就是说人要信赖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功绩才能得救。基督的正义从外面帮助罪人,而罪人的罪仅仅被掩盖;实际上,罪人还是和以前的罪人(homo simul peccator, simul iustus 人同时是罪人,又是正义的人)。因此,“成义”不是——按照天主教的教导——灵魂的一种净化、创新和圣化,而是“不归罪”、“不计较罪”(non - imputatio der Suende),它不是一种“主动的”,而是一种“被动的”成

义(*gratia = misericordia, favor Dei* 圣宠/恩典 = 上主的垂怜,上主的恩待)。

一系列因素形成或影响路德的改革派教导,但因为路德的性格很复杂,而他的思想不系统,所以这些因素很难认出来。他自己后来(在1530年后)几次说过,他在隐修院中做了很多补赎,比如祈祷、守斋、守夜等,都是为了获得一个“仁慈的上主”(um einen “gnaedigen Gott” zu kriegen),但这一切都没有成果,直到主启示他关于“因信成义”的“福音”,这才给他打开了“天堂之门”。在这个报告中,老路德很可能对小路德的思想作出无意识的改写。根据早期的文献,路德在开始的时候在隐修院中很平安,也很热心地遵守他的种种修道义务。不过在一段时间后,他变得稍微轻松一点。他在性格上是一个很敏感的、容易受刺激的人(*nervös reizbar*),而且他没有真正的圣召就进入了隐修院,所以这位奥古斯丁会会士受了一些诱惑,面对内心上的激烈挣扎。他有一种长期的罪恶感,虽然他做了忏悔,并进行了补赎,但他仍认为无法在上主的严格尊威面前站得住。他甚至陷入了一些恐惧感中。有的人曾经说,他的转变来自一种内心上的“腐败”(如 *Denifle*)或一种“思想上的无限骄傲”(如 *Grisar*),但这些说法是过分的。然而,路德开始抨击教会的缺点(真正的或他所认为的缺点),而这种辛酸的、无情的批评也影响了他的性格——他多次责备和骂人们的“自信正义”和“善功成圣”(Schelten und Poltern gegen die “Selbstgerechtigkeit” und “Werkheiligkeit”)。此外,整个思想性环境也影响了他的个性,尤其是学校中的唯名主义哲学和伴随这种哲学的神学思想——如奥康(*Occam*)、阿伊(*d’ Ailly*)、比尔(*Biel*),参见 145.3.4a——,因为这种思想太绝对地区分信仰和知识,它怀疑理性的力量,太强调上主的意志(甚至成了“任意论”,*Willkür*),它对恩典和救恩制度作出了一种“外化的解释”(Veräusserlichung)。路德曾蔑视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和经院思想,但他仅仅认识经院传统的一些比较次等的代表人物。他自己感觉到,他是“奥古斯丁的好学生”(Augustinus – Schüler)并想改革神学的教学制度:他要把神学建立在《圣经》(但要根据字面,而不是从象征意义来理解《圣经》)以及教父学(奥古斯丁)的基础之上。他的思想可以说是“超灵性的”(hyperspiritualistisch),而他阅读了部分的德国神秘神学家的著作,尤其是陶勒(*Tauler*)和所谓的“德国神学”(Deutsche Theologie)——他于1515–1520年间出版了这些著作,参见 146.2,这些著作又强化了他的思想。然而,他并没有陷入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中;他在那些著作中仅仅接受了那些符合他自己心灵状态的想法——神秘主义思想确实有很多模棱两可的因素——比如“人在上主

面前是完全的虚无”，“人需要被动地归于上主（放下，Gelassenheit）”。然而，如上所述，最关键的就是奥古斯丁针对白拉奇/伯拉纠（Pelagius）派关于罪恶、恩典和拣选的教导以及他对圣保禄/保罗在《罗马人书》和《迦拉达/加拉太书》关于“成义”的一些说法的片面解释。尤其重要的是这一点：路德的神学是他个人的得救挣扎的忠实反映；他的改革主张在某种意义上同时也是他脱离精神折磨的“自我解放”行动，对他自己意味着一种全新的信仰方式（ein Akt der Selbstbefreiung aus quaelendem Seelenleiden und bedeutete fuer ihn eine ganz neue Art des Glaubens）。

159.3 关于“因信称义/成义”的教导——加上不久后对“自由意志”的否认以及认为有虔诚信仰的人有“得救的保障”（Heilsgewissheit，可能 1516 年提出来的）——从此以后成为路德神学思想的核心。路德对自己的评价始终很高，他称“因信称义”为“福音”，后来的人多称之为“新教的内容原则”（Materialprinzip des Protestantismus）或“教会最关键的一点”（articulus stantis et cadentis ecclesiae）。然而，因为他的神学思想普遍地不是很清楚，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他所发现的观点在神学上的影响是多深远，他也没有想到与教会会有什么冲突。他也没有认识到，他已经踏上了宗教主观主义和片面灵性主义的危险路线（die abscheussige Bahn des religiosen Subjektivismus und einseitigen Spiritualismus），而他认为，在救恩工程中唯有上主起作用（Alleinwirksamkeit Gottes），所以不需要任何受造物的“中介作用”（Ausschaltung aller geschoepflichen Vermittlung）——但这就已经意味着他放弃了圣事、司铎职、祭司（感恩祭）、赎罪券和教会的圣统制，即放弃整个在上主法律的基础上建立的教会。因为路德有非常坚定的信念和充满激情的性格，他和教会的碰撞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因为他很成功地通过书信、他的学生的研究命题和讲道的方式传播了“正确的神学”。他在维滕贝格大校的同事中间也有一些支持者（比如 Andreas Bodenstein von Karlstadt 卡尔斯塔特、Nikolaus von Amsdorf 安斯多夫、Wenzel Link 林克）。在他关于《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课程中，路德也早就提出了一种可怕的说法，即上主对人的双方预定：有的人预定上天堂，有的人预定无法得救。不久后，宣布罗马大赦的事本身仅仅是一种比较偶然的事，但这个事却为路德提供了一个机会向广泛的社会人士说出自己对教会教导的反驳。他自己本来不愿意这样做，但这一步（即：反对赎罪券）后来成为反对天主教和脱离传统教会的象征性行动。

159.4 关于大赦的争论。为了建立罗马的圣伯多禄/彼得（Petrus）大堂，教廷

需要大量资金,所以教宗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II)于1507年,而教宗良/利奥十世(Leo X)于1514年根据当时已经有了一定传统的习惯宣布了一个大赦(vollkommener Ablass),即全世界任何基督徒都能够获得这个大赦,条件是他要进行忏悔,办告解(和好圣事),领圣体并为大教堂的建设作出一点奉献。教宗于1515年提名一个年轻的霍亨佐伦(Hohenzollern)王子,阿尔布瑞克特(Albrecht von Brandenburg),作为负责德国大部分地区的大赦的人。这位阿尔布瑞克特(Albrecht)于1513年成为马格德堡(Magdeburg)的总主教和哈尔贝施塔德(Halberstadt)的主教,1514年又被选为美因茨(Mainz)的总主教。这位贵族人士是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的朋友,他的生活方式和道德风格相当松散,而他的立场在宗教改革的开始很软弱,所以对天主教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这个总主教因为管理三个教区必须在罗马为“批准书”等费用交付24000杜卡特(Dukaten,即金钱),所以他在奥格斯堡(Augsburg)的富格尔(Fugger)银行借了29000杜卡特。当时富格尔(Fugger)在罗马的代表建议,那些在德国因大赦获得的收入的一半要归于罗马的大堂的建设,但另一半应该归于美因茨(Mainz)的总主教,使他慢慢还清他的债。这种做法本身是不当的,而在德国早就存在着对“大赦”的反感(甚至那些热衷于教会和信仰的人也怀有这种反感),因为大赦的钱经常被投资到一些有收入的企业那里或被滥用(参见第2卷,152.2)。阿尔布瑞克特(Albrecht)规定道明会会士特策尔(Johann Tetzel)为“大赦讲道家”,而这位宣道者“很热切地并且大声喊叫地”施行他的任务。根据阿尔布瑞克特(Albrecht)的“大赦规章”,他宣布如果要为亡者获得大赦,单独捐钱也是足够的,不一定需要进行忏悔礼获得圣恩的状态(Stand der Gnade)。当他在维滕贝格附近的于特博格(Jüterbog)讲道时——他无法在维滕贝格地区活动,因为这个地区的君主不同意——路德反驳了他,因为在路德的神学体系中,“大赦”已经没有存在的空间。他于1517年诸圣节的前夕(10月31日)根据当时的学术传统的习俗在维滕贝格的宫殿堂暨大学教堂的公布栏挂上了95条拉丁语的命题,其中论述了大赦的价值和力量(de virtute indulgentiarum)以及有关的问题(如忏悔、罪责和罪恶的惩罚、炼狱、教宗的首席权)。路德认为,他需要反驳一些滥用现象,要提出正确的教导,但实际上,这《95条命题》——虽然其中也有一些矛盾之处——完全拒绝大赦,甚至怀疑教会对于救恩方式(即圣事)的权力。

在这95条中包括这样的说法:教宗只能够宽赦那些他自己规定的惩罚或教会法中的惩罚(第5条)。大赦对于炼狱中的灵魂没有什么影响(第8-29条)。如

果一个基督徒在内心中有真实的忏悔感,不需要大赦卷,也可以获得全面的赦罪或免除惩罚(36-37条)。他否认基督和诸圣的“恩宠宝库”(所谓 *thesaurus ecclesiae* “教会的恩宠宝库”)(第58条),而这种理论正是大赦的基础(参见第2卷,119.4)。第86条很尖锐地问,教宗的钱和古代百万富翁克拉苏斯(*Crassus*)一样多,为什么他不用自己的财富来建立圣伯多禄/彼得(*Petrus*)大堂,而是用贫穷信徒的钱呢?

159.5 路德挂上这95条命题本来是要请学者们讨论这些问题,但这种谈论后来没有实现。他的“95条”的影响非常大,这份文献只在几周内就几乎传遍了全德国,而在很多地方人们为它热烈地喝彩。这位勇敢的奥古斯丁会隐修士(即路德)成为一时的明星。很多与罗马教廷有纠纷或不满足于教会情况的人希望这位学者的努力能够促进教会的真正改革。德国人的反罗马情绪为路德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大部分的人并没有注意到他的教导中包含一些会引起争论的因素。然而,不久后也出现了一些反驳他的文章。一位教区司铎,温皮纳 = 来自 *Wimpen* 的 *Konrad Koch* (*Konrad Wimpina*), 奥德河的法兰克福(*Frankfurt an der Oder*)大学的校长提出了一些反驳路德的命题,而特策尔(*Tetzel*)支持和发表这些命题(1518年),又自己加上了50条命题,其中正当地澄清主要的观点并谈论教会的权威性以及教宗在信仰问题上的不可错误决定权。回应着艾克施泰特(*Eichstätt*)的主教的要求,因格施塔特(*Ingolstadt*)大学的神学教授艾克(*Johann Maier von Eck*, 1486-1543年)——他是一位能干的人文主义学者,后来成为传统教会最重要辩护人之一——私下针对95条写了一些“注解”(*Adnotationes*)并指出,路德的观点和波希米亚的异端人士胡斯(*Hus*)有某些类似之处。路德也收到了这个文件,他称之为“评论注解”(*Obelisci*),并写了一篇反驳它的文章,名为“小小注解”(*Asterisci*)。道明会会士普瑞也拉斯(*Silvester Prierias*),一位严格的托马斯主义者于1518年6月写了一篇尖锐反驳路德95条评论(名为《关于马丁·路德就教宗权力的结论的对话》 *Dialogus in praesumptuosas M. Lutheri conclusiones de potestate papae*);这位道明会会士当在罗马任教廷教师(*Magister S. Palatii*),所以他也正式参与了路德的法案(参见160.1)。路德也同样很尖锐地回应了这份“评论”。

同时,教廷试图通过奥古斯丁会的会长要求路德回到教会的正统教导那里去。然而,这位奥古斯丁会会士没有服从他的长上。相反,他在海德堡(*Heidelberg*)的奥古斯丁会的会议上(1518年4月的 *Ordenskapitel*)公开地在一次谈论中替自己的

“十字架神学”(“Theologie des Kreuzes”)的立场进行辩护,这样又获得了新的拥护者。不久后(1518年5月),他编写了《关于大赦效力的一些结论》(*Resolutiones de virtute indulgentiarum*),其中详细地说明了“95条”的观点,并把这部著作呈送宗座。虽然他在送给良/利奥十世(Leo X)教宗的附加信中用很卑躬屈膝的言辞,但在具体的问题上,他并没有让步,反而更坚定地保持一种敌对的态度。他坚决拒绝收回自己的观点。

160

罗马教廷审判路德。莱比锡辩论(1519年)。 路德的主要改革著作(1520年)以及对他的绝罚。

160.1 早在1517年12月,美因茨(Mainz)的总主教阿尔布瑞克特(Albrecht)就已向罗马报告了在维滕贝格所发生的事,而教廷于1518年6月对于路德提起诉讼,原因是他“传播一些新的教导,被怀疑是异端人物”。路德被要求60天以内应亲自去罗马。然而,路德的国君,即那位非常有威望和影响力的选帝侯腓特烈(Friedrich der Weise von Sachsen, 1486-1525年)替路德说话——他自己虽然在圣物和大赦方面持有中世纪的传统思想,但他不但为路德和路德的拥护者提供自由活动的空间,而且自己也越来越倾向他们的观点——因此,路德不用去罗马的法院,只用在奥格斯堡的帝国议会上(1518年8月12-14日)通过枢机大使(Kardinallegat)卡耶丹(Cajetan, = Thomas de Vio of Gaeta, OP)——他是当时最能干的神学家之一(参见第2卷145.4b)——接受审问。然而这种审判和谈论没有结果:路德拒绝收回他对于教会的“圣宠宝库”的否认(第58条),也没有放弃“唯独信仰为种种圣事提供效力”(第7条 Resolution“结论”)这种说法。因为路德担心他当场被逮捕,所以他悄悄地从奥格斯堡逃走了,并且留下了一封经过律师证明的向教廷写的“申诉书”(“a papa non bene informato ad melius informandum”《为了更全面地通知教宗,因为教宗没有受到好的通知》)。1518年11月9日,教宗的一部关于大赦问题的诏书(bulla)被发表,这样路德就不能说教会关于“大赦”没有官方的正式文献。这部诏书是卡耶丹(Cajetanus, = Thomas de Vio)拟订的,他也在别的地方通过一些学术性的著作和论文反对路德的新观点。路德意识到自己不久后

将被正式谴责,所以他于1518年11月底要求召开一个大公会议,想向这个会议提出申诉。卡耶丹(Cajetanus)向选帝侯写信,要求他交出他侯国的神学家(指路德)或驱逐他,但腓特烈(Friedrich der Weise)拒绝这种要求,因为他说并没有什么法律审判证明路德是持异端的人。

因此,教廷想采取别的措施达到目的。撒克森贵族人士卡尔·冯·米尔提茨(Karl von Miltitz)——他是教廷的一个官员和罗马秘书,一个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有抱负的、有虚荣心的人——被派遣要向选帝侯交送一些勋章(die goldene Tugendrose“黄金美德玫瑰花勋章”,这是“代表基督的象征”)以及为维滕贝格的丰富大赦。教廷希望选帝侯这样就会交出路德,使路德在教会法院中受审,但这种计划又落空了。那位行动不太老练的卡尔先生虽然亲自在1519年1月于阿尔滕堡(Altenburg)和路德进行谈判,但路德只承诺他将会保持缄默,如果他的对手也保持缄默,而且他将会接受一位德国的主教当裁判者。在此后有一段时间,罗马教宗良/利奥十世(Leo X)没有继续采取什么行动,因为他需要注意到一个有非常大的政治意义的事件: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us I)皇帝于1519年1月12日去世,因此需要选新的皇帝。然而,良/利奥十世(Leo X)教宗所支持的候选人在一段时间恰恰是选帝侯腓特烈(Friedrich von Sachsen),所以教廷不想在路德的案件上向他施加更大的压力。

160.2 当时的人已经太激动,所以无法严肃地要求他们保持缄默。早在奥格斯堡的帝国议会上,人们规定要让艾克(Johann Eck)和路德的同事卡尔斯塔特(Karlstadt)举行一个正式的辩论。这个辩论在1519年6月和7月举行于莱比锡(Leipzig)的普莱森堡宫殿(Schloss Pleissenburg)。撒克森的公爵格奥尔格(Herzog Georg der Baertige von Sachsen)允许这个辩论会,又亲自参与。然而,因为艾克(Eck)所提出的观点实际上反驳了路德,所以路德认为他不再受他的“缄默诺言”的约束。路德再次提出了一些反驳命题并亲自参与辩论会。艾克(Eck)和卡尔斯塔特先辩论了“恩宠”和“自由意志”的问题,此后艾克和路德也进行了辩论,主要谈论罗马教宗的首席权问题(第13条)。路德不承认教宗的首席权是神的规定,并且说不承认教宗的权威性也能够得救。这时艾克谴责路德说,他只是重复威克里夫(Wycliffe)和胡斯(Hus)的异端,而教会已经审判了这些异端。因此,路德说他怀疑大公会议的无误性,尤其怀疑康斯坦茨(Konstanz / Constance)会议——这个大公会议曾经谴责了威克里夫(Wycliffe)和胡斯(Hus)的教导。这样,路德放弃了

教会最高的教导权威(教宗),又放弃了教会传统的权威性;他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后退到福音书(《圣经》),使《圣经》成为他信念的唯一支柱。实际上,路德在当时就完全坚定地提出了新教所谓的“形式原则”(Formalprinzip),即唯独那些在《圣经》中有根据的东西才可以算为宗教信仰上的真理。因此,这个“莱比锡辩论”(Leipziger Disputation)的意义是,路德被迫清楚地说出他关于教会和宗座的观点(从天主教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异端的观点)。路德和公教的观点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再也无法跨越的鸿沟。这不再是关于一些小问题的学术性争论,而是一种将会推翻教会的基本教导和教会的组织制度的主张。

160.3 在这次辩论中,那位在逻辑学和辩论学上非常著名且圆通的艾克无疑获得了胜利,但结果是双方再也无法达成共识,这也是因为路德的态度激烈,他不愿意让步。双方都发表了一些论战性的著作。不久后便出现了那种反对传统教会的攻击语调,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传单、战争性文章和丑化教会的漫画——路德和他的拥护者尽力利用这些手段来讽刺他们在天主教内的对手,即教宗、枢机们、司铎们及隐修者。在群众当中,这些传单大量地推动了宗教改革,使之被接受。当然也有替传统信仰辩护的人。比如科隆(Köln)和鲁汶(Louvain)大学的神学系都谴责了路德的一些语句。撒克森的格奥尔格(Georg von Sachsen)公爵(1539年去世)看到了莱比锡辩论的过程,也观察了以后的论战,这一切都使他更坚定地拥护传统的信仰。在德国的君主当中,他是最坚决的反路德人物,他也曾写书反驳这个新的运动。在他的朝廷他聚集了很多公教的辩论家,最突出的人是艾姆塞尔(Hieronymus Emser von Weidenstetten bei Ulm, 1527年去世)和科赫雷乌斯(Johann Cochlaeus,原名=Joh. Dobeneck aus Wendelstein, 1552年去世),他们两个都是格奥尔格(Georg)的宫廷司铎和秘书。来自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方济各会会士穆尔纳(Thomas Murner, 1537年去世)是改革时期最有才华、著作最多的天主教讽刺性作家,他在1520年后出版了一系列的流行的、有冲击力的、幽默的,且经常是很有攻击性的著作,这些都是反对路德的,其中最有影响的书是《论路德大愚人》(*Von dem grossen lutherischen Narren*, 1522年)。另一位方济各会会士是阿尔费德(Augustin Alfeld, 1532年去世),他在莱比锡任《圣经》学教授,还有胡克斯特瑞登(Jakob Hochstraten, 1527年去世),他曾经参与了关于瑞克林(Reuchlin)的争论。原来在康斯坦茨(Konstanz)当教区长的法布里(Johannes Fabri, 1541年去世)也曾经写过反驳路德的著作;法布里(Fabri)后来成为维也纳新城(Wiener Neustadt)的主教。

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很多别的神学家也出版了一些反驳路德的著作。另外有很多人支持路德,因为他们希望,他会带来教会的改革,但他们都不希望教会的分裂,其中一个著名人物是画家丢勒(Albrecht Duerer)。路德攻击经院思想并追求《圣经》研究的革新,这些主张使他在人文主义者的圈子里很受欢迎。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梅兰希顿(Philipp Schwarzerd,亦称 Melanchthon,1497 - 1560年),他来自布瑞滕(Bretten),是瑞克林(Reuchlin)的一个侄子,21岁时从蒂宾根(Tuebingen)被聘请到维滕贝格教古希腊语(1518年),在维滕贝格他受了路德的影响并开始支持他的神学。在那些激进的或极端的年轻派人文主义者当中,胡滕(Ulrich von Hutten,1523年去世)也开始支持路德,他发表了一些很有号召力和杀伤力的著作,比如《瓦迪斯科斯或罗马三头》(*Vadiscus seu Trias Romana*,1520年)。对他来说,宗教的动机不重要,但他更多受了人文主义和反罗马情绪的影响,还有下层贵族人的阶级利益。另一些属于下层贵族人士属于怀着革命心理的骑士,比如冯·西肯根(Franz von Sickingen)和冯·施奥姆堡(Silvester von Schaumburg),他们在自己的堡垒中给路德提供避难所和支持。

160.4 在某种意义上,1520年已经意味着德国宗教改革的高峰和转折点。路德在他的人文主义朋友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地采取很激进或极端的语言,他成为“全国起义”的旗手。当时他主张要无情地、坚决地反抗罗马,宣布教宗为“假基督/敌基督”(根据2 Thess 得/帖后2:4)——在他整个思想中,末世论因素都是相当重要的。路德利用人们对于教廷管理制度的普遍不满情绪以及由于没有处理好德国人的“抱怨”(Gravamina,参见第2卷,158.5)而引起的不满。这样,他成功地影响了很多人与他一样脱离了母亲教会(Mutterkirche)。这一点可以从他在1520年向他“敬爱的德国人”所写的三部主要的改革著作中看出。1520年8月他出版了德语的《致德国的贵族基督徒》(*An den christlichen Adel deutscher Nation von des christlichen Standes Besserung*),这是一部非常有感染力的宣言,它面向皇帝、各地君主和下层贵族,一方面指出教会和国度中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提出一些全面性的改革方案。实际上,这部著作“等于是一个战号,呼吁人们没收教廷的全部财产”(K. Mueller米勒尔语)。路德主张:德国地区的诸侯们应该自己主持基督宗教的改革,因为圣职人员拒绝推动这些改革。所以君主们应该控制关于各教区的一切权力,控制圣职人员和平信徒,他们应该在德国建立一个独立的(独立于罗马的)“国度教会”(Nationalkirche),应该取消教会法律、向罗马的税务、圣职人员的独身

制、为炼狱灵魂举行弥撒、取消各种朝圣活动、大赦、修会和弟兄会、又要取消一切节日，除了主日（星期天）之外。路德否认“圣餐”中的“体变说”（Transsubstantiation，即面包和葡萄酒真正成为基督的圣体圣血）。路德很尖锐地强调信徒们的“普遍司祭职”。在1520年10月他又写了一部攻击传统教会的书：《论教会在巴比伦的流亡》（*De captivitate Babylonica ecclesiae praeludium*，拉丁语，但也有德语的版本）。路德说教会通过一些来自人的规定使种种圣事（*Sakramente*）成为信徒们的“枷锁”，比如不让平信徒喝酒杯，“体变说”（*Transsubstantiation*）以及弥撒的“祭司说”。现在需要突破这种“流亡的奴役”。路德仅仅承认圣洗（洗礼）和圣餐（弥撒）为圣事，部分上也承认忏悔圣事（和好圣事）。他强调，这些圣事只能通过信仰发挥效力。他要求一切信徒可以接受双种形式的圣体（即耶稣的圣体和圣血）。

同时，在罗马的法案结束了，其中艾克亲自参与。在1520年6月15日发表的诏书《主，起来吧》（*Exsurge Domine*）宣布路德的41条命题为“有问题的”，部分是“异端”，部分只是“错误的”或“引起争议的”。该诏书也要求包含这些错误说法的书将要被消灭，而他自己和拥护他的人将被绝罚，除非他们在60天以内表示要服从教会的权威。教廷任命艾克和意大利人阿雷安德（*Hieronymus Aleander*）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宣布这份诏书。然而，这两个人在很多地方遇到蔑视或抵抗。有的德国主教甚至出于太随便的态度没有坚定地反对改革者的活动。然而，在荷兰——这是卡尔五世（*Karl V*）的领土——路德的著作在一些城市里被公开烧毁（比如在安特卫普 *Antwerpen*、鲁汶 *Louvain*、列日 *Liege*）——这一点更激起了路德的愤怒。因米尔提茨（*Militz*）的劝勉，他于1520年10月再一次向良/利奥十世（*Leo X*）写了一封信，其中强烈地攻击罗马教会，但他说他尊敬教宗，没有攻击过教宗本人，可是他不愿意收回他的任何说法。然而，他的全部激情不久后（1520年11月）再一次暴露无遗：他编写了（拉丁语和德语的）《反抗反基督的诏书》（*Wider die Bulle des Endchrists*）。在那个时候，他又重复了原来的“召开大公会议”的呼吁，同时又发表了第三个重要的改革著作：《论基督徒的自由》（德语：*Von der Freiheit eines Christenmenschen*，拉丁语：*Tractatus de libertate christiana*），其中总结他关于“信仰”、“称义”、“善功”的教导并将这部著作呈送教宗。在这部书中，他的语气很平静，使人联想到德国的神秘神学家；他描述基督徒的新理想：基督徒在“在一切世俗的事务中保持自由，但在爱中要为所有的人服务”。在1520年12月10日，路德在维滕

贝格的艾斯特门(Elstertor)那里公开烧毁了那些“违背神意的”教会法律书以及教廷的诏书。这意味着他被绝罚,但也意味着他要彻底地抵抗罗马教廷。因此,1521年1月3日罗马的诏书《罗马教宗应该》(*Decet Romanum Pontificem*)正式绝罚了路德。在德国地区似乎很少有人重视这份诏书。虽然在路德的拥护者当中开始出现一些分裂,但他发起的运动再也无法受到全面的镇压。

在沃尔姆斯(Worms)召开的帝国议会和《沃尔姆斯敕令》(1521年)。

路德在瓦特堡(Wartburg)和再次在维滕贝格

161.1 虽然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Francis I)和教宗良/利奥十世(Leo X)有别的想法,但德国的选帝侯于1519年6月28日在法兰克福(Frankfurt)推选西班牙的卡尔五世(Karl V, 1519-1556年)继任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皇帝。卡尔(Karl)是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的孙子,继任时只有19岁,且继承了一个巨大的王国,他的领土包括西班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地、那不勒斯、西西里与荷兰。他于1520年10月在亚琛(Aachen)被加冕为皇帝。这位年轻的领导马上需要面对他的种种政治任务,他有才华和毅力,也有对皇帝地位的明确意识,而且怀着严格的传统天主教信仰。他愿意全力抵抗宗教上的革命,正如教宗向他所要求的那样。他完全在中世纪意义的基础上理解皇帝的权威性,认为皇帝有保护教会和宗座的义务。教宗已经绝罚了路德,而根据传统的帝国法律的原则,一个被绝罚的人也将失去世俗社会上的权利,因此沃尔姆斯(Worms)的议会(1521年1月到5月)要处理路德的问题。教宗的使者阿雷安德(Aleander)——一位具有高等人文主义修养,但道德生活有些缺点的外交官——在德国的君主和公爵面前演讲时非常努力劝勉各地的领导,要他们迅速并坚定地镇压路德的运动。然而,公爵们先向他提交“德国向罗马宗座的抱怨”(Gravamina,亦译“控告”或“申诉”,参见158.5)。公爵们说,德国的百姓很激动,所以皇帝应该亲自听路德讲话。卡尔皇帝同意他们的要求,因为他认为路德将会收回他的话或至少能与他达成某种共识。皇帝保证路德的自由,所以这位改革者两次(4月17日和18日)出现在帝国议会上。皇帝要求他收回他的一些主张。路德先请求给予他考虑时间,但第二天就宣布他无法收回他的话,因为他的良心约束他。他说只有来自《圣经》的证据或一些明显的理由才

能够改变他的思想。他主张,教宗和教会的大公会议也许会有一些错误。他以“愿上主帮助我!阿们”结束了他的辩护,这也表示他的固执心态。皇帝向帝国议会隆重地发表文字上的声明说,他将要全力以赴地保护祖先的宗教和消除异端邪说。另外,一些保护传统教会的公爵也和路德进行谈判,但他始终强调自己的良心,所以这些谈判并没有成果。路德离开之后,帝国议会宣布了《沃尔姆斯敕令》(Wormser Edikt,1521年5月21日——当时已经有部分的人离开了议会),其中非常严厉地谴责了路德和他的拥护者,并收回他们的法律保护权(Reichsacht)以及规定要烧毁路德的著作。这个敕令的有效性是毫无疑问的,但它仅仅在部分的公国被宣布,也很少被全面落实执行。由于受别处战争的牵连,皇帝无法很坚定地反抗路德和那些保护他的公爵们。此后皇帝离开了德国9年之久。

161.2 对路德自己来说,他被剥夺法律权利暂时没有什么严重的影响,因为当皇帝的敕令被宣布时,他已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撒克森的选帝侯(腓特烈Friedrich)保护了他的神学家。在路德离开了沃尔姆斯之后,腓特烈(Friedrich)派人表面上埋伏绑架他,实际上带他到安全的瓦特堡(Wartburg)。路德在那里以“尤格男士”(Junker Joerg)的名字隐居在那里(1521年5月到1522年3月),始终热心进行研究或写作。瓦特堡成为他的帕特摩/拔摩(Patmos,即福音作者若望/约翰John写作的地方),他也有反省机会,可以考虑自己反抗教会的行动是否是正确的路线。他的情绪多次很激动,他也沮丧,但他认为一切怀疑和忧虑只是魔鬼的试探,因为他感觉到魔鬼对他的试探特别多。同时,他更强化自己对宗座的憎恨,更确信他需要完成一个神圣的使命。当时他编写了一部嘲笑隐修院圣愿的著作(《评判隐修者的圣愿》*De votis monasticis iudicium*)——这部书引起了很多隐修者和修女放弃他们的理想并拥护路德。他又为维滕贝格的奥古斯丁会会士们写了一本反对传统弥撒的书(《论取缔个人弥撒》*De abroganda missa privata*,亦有德语的版本),其中反对弥撒并称弥撒为“可耻的偶像崇拜”(schaendliche Abgoetterei)。然而,他同时也开始进行一个很有建设性的、具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将《圣经》译成德语。他的翻译是根据原文的翻译,但他当然也利用了《通行拉丁译本》(Vulgata)和(埃拉斯谟Erasmus)的希腊语《新约》版本和拉丁译本。路德先出版了他的德语《新约》(1522年9月),此后一步一步地发表了《旧约》(1523-1534年)。路德的《圣经》译本是浑然一体的著作,其语言杰出精美,传播非常广泛,而在那些拥护路德的人当中,“路德圣经”(die Lutherbibel)成为一个重要的纽带。公教的手们无法用一

个类似有突破力的著作来抵御路德《圣经》的影响。然而,路德在他的德语译本中也表明另一点:甚至《圣经》对他来说也不是一个不可评论的权威。如果《圣经》不符合他的主观看法,他宁愿批评《圣经》的话,比如在《新约》导论中,他称《雅各伯书》(James)为“干草般的书信”(“ein recht strohern Epistel”),或“没有福音精神的信”,因为《雅各伯书》很肯定地坚持关于“善功”的教导。

另外,对宗教改革很有影响的是,当时出现了它的第二部主要著作,就是新教导的一个系统的总结。当时梅兰希顿(Melanchthon)在维滕贝格于1521年12月出版了他的《神学共同要点》[*Loci communes (rerum theologicarum)*],这是根据路德的想法对神学的基本概念的论述。该著作同时包含信理学和伦理学,它用一种对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也有吸引力的方式来表达改革者的基本思想概念。这部著作也很清楚地提出旧信仰传统和新信仰之间的差别。因此,梅兰希顿(Melanchthon)在德国的宗教改革者当中成为第二号人物。他受了路德的影响(甚至控制),但他比路德更宁静、圆通和具有和好精神,也曾多次倾向于作出一些让步。在改革的动荡中,高等教育受很不好的影响,但梅兰希顿(Melanchthon)在培养人文主义和组织学术机构方面很有贡献。因此,他的朋友们给予他“德国的老师”(Praeceptor Germaniae)这样的荣称。他也特别强调语言研究(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以提高《圣经》方面的研究。

161.3 在路德不在的时候,维滕贝格发生一些严重的动乱,这些暴动似乎要完全推翻教会的秩序。人们很果断地实现了路德的种种说法:圣职人员开始结婚;隐修者离开了他们的隐修院——德国的奥古斯丁会于1522年完全解体了;私人弥撒部分上被取缔;人们开始以双种方式(圣体和圣血)接受圣餐,但他们在此之前不守斋,也不办告解。有人取消了守斋的规律,拿掉了教堂中的圣像,他们在一个“共同的钱箱”中收集种种教会收入,要用这种“共同的基金”来养活圣职人员和穷人。

所谓重洗派/再洗礼派(Anabaptistae / Wiedertäufer)的出现使社会上的混乱又加深了。重洗派的人反对儿童的洗礼,因为他们说如果没有“信仰”,圣洗是无效的。所以他们也为成年人重新举行洗礼。他们夸耀自己有某种特殊的“内在光芒”,他们想取消一切外在的权威、法律和外在的教会传统,并完全投入于一些“千禧年”的期待中(chiliasmische Erwartungen,与末世论有关系的思想)。他们的领导是那位很有才华的天主教司铎闵采尔/明次尔(Thomas Müntzer),他在德国的茨维考(Zwickau),后来离开天主教。他与茨维考的纺织工协会(Tuchknappen)——他

他们有反叛倾向——结合起来,愿意建立一个“新的基督徒的王国”(neues christliches Reich),但他们失败了;当地政府驱逐了这些“先知们”,后来其中有一些“重洗派”的人(于1521年)去了维滕贝格,包括布商施托克(Nikolaus Storch)和原来的学生施蒂布纳(Markus Stübner)。在维滕贝格作教授的卡尔斯塔特当时也有很极端的表现。因此,暴动变得更频繁。人们说要放弃学习研究(den Studien wurde der Krieg erklärt),他们认为应该让工人宣布福音,让大学生学习手工业,这使得维滕贝格的大学面临解体的危险。在1522年2月爆发了一次“破坏圣像运动”(Bildersturm),人们当时很野蛮地抵抗任何尊敬圣像的运动(vandalischer Protest,即“破坏性的、野蛮的抵抗”),也反对天主教(公教)的礼仪。这类的运动(暴动)在改革时期出现多次,对基督宗教艺术造成不可估计的损失。当时发生的一切使梅兰希顿(Melanchthon)感到惶恐、不知所措,因此他呼吁路德出面。路德虽然被剥夺社会权利,但他仍于1522年3月在维滕贝格公开出现并依赖于他的口才和世俗权力的帮助,在短时间内恢复了秩序。那些被征服的或被说服的“狂热者”(die ueberwundenen “Schwarmeister”)被迫离开。路德继续留在城内,也没有人逮捕他。这位改革者能够在学校的教室里以及在教堂的讲道台上发挥他的影响,他不懈地以牧灵者和编作者的身份工作。然而,他现在认为他必须亲自完成他所宣布的种种原则的具体履行(praktische Durchfuehrung)。这样,他继续放弃了私人弥撒(Missa privata)和守斋的种种戒律。在主日的礼仪中,他删除那些与弥撒的“祭祀”特征有关系的弥撒经文,但他暂且保持弥撒中施用的拉丁语,保持司铎的礼服(祭披等),并且保持在弥撒中举扬耶稣圣体的仪式(Elevation der Hostie)。从此以后,礼仪(礼拜)的重点在于“讲道”(Predigt)。他让每一个平信徒自由地决定要不要在礼仪中接受“圣杯”(耶稣圣血)。路德也允许取消隐修者的地位和圣职人员的独身地位。他自己原来是一个隐修者和司铎,但于1524年脱掉了他修会的衣服并于1525年6月——在农民战争的混乱时期中——取了波拉的加大里纳(Katharina von Bora)为妻——她原来是一个熙笃会修女(Zisterziensernonne),在尼姆布申(Nimbschen)修道,而路德预先知道她想从她的修院中逃走。在开始的时候,梅兰希顿因路德的婚姻感到非常悲伤。

161.4 虽然路德发起的运动在广泛的民众群体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但在那些有地位有学问的人中有一些在开始赞扬路德的人后来变成犹豫的或逐渐放弃了路德的思想,因为有一点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发起的运动并不会带来许

多人渴望的改革,而只会推翻旧教会的制度,并且会分裂基督宗教世界。能够代表这种思想转变的典型人物是被称为“人文主义者之王”的埃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他对于准备宗教改革思想也要负相当大的责任(参见第2卷,155.2.3)。他在开始的时期采取了一种摇摆不定的态度,甚至鼓励路德继续他的工作。然而,埃拉斯谟现在感觉到,路德的教导包含太多的“荒谬的谜底”(“aenigmata absurda”),而路德对传统教会的攻击也太激烈。另外,埃拉斯谟越来越不安心,因为他看到宗教改革的动荡造成人文主义研究和高等教育机构的衰退和没落。在1524年他针对改革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自由意志”的问题)作了阐述并出版发行《关于自由意志的辩论》(*Diatribes de libero arbitrio*),其中反驳路德否认自由意志的观点。路德于1525年写了一篇很不客气地回应他的论文,即《论奴隶意志》,亦译《论奴役意志》(*De servo arbitrio*)。此后,埃拉斯谟的语气也变得辛酸,他回应写了《太敏感的自卫者》(*Hyperaspistes*)。两个人再没有和好,一直到埃拉斯谟去世(1536年)。与他一样,另一些人文主义者也在内心上放弃了改革的事业[穆田努斯(Konrad Mutianus)、皮尔克海姆尔(Willibald Pirckheimer)、汝比阿努斯(Crotus Rubianus)],或因他们敬爱的大师埃拉斯谟的榜样而脱离了改革者的思想。

162

宗教改革到1524年的发展。教宗哈德良六世(Hadrianus VI) 和克雷孟七世(Clemens VII)。农民战争

162.1 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后几年,宗教改革运动经历一种似乎没有限制的进展,虽然路德和他的拥护者被剥夺法律的保护。他们的运动不仅仅在德国中部和南部,而且也在德国地区以外的摩拉维亚(Moravia)和匈牙利,在瑞士、荷兰和波罗的海地区(Baltic States)扩展。皇帝与法国的战争使他9年不能回德国,所以他无法阻碍宗教上的转变。位于纽伦堡(Nuremberg)的代理政府——它在皇帝的弟兄费迪南(Ferdinand von Oesterreich)的领导下——没有很大的实力,而且当时有土耳其人侵略的危险。即使在这个政府内也有分裂和不一致的现象,有的君主甚至支持路德的新运动,因为这样他们可以没收教会的财产,获得丰富的物质资源,也可以取缔主教的司法权(bischoefliche Jurisdiktion)。低层的贵族(即骑士阶级)处于一种“酝酿不安”的状态中,他们想推翻各地君主的权力,尤其反对圣职人员的世

俗权力。这样,政治目标和宗教目标结合为一。然而,骑士冯·西肯根(Franz von Sickingen)在攻击特里尔(Trier)总教区时很可怜地死去(1523年)。冯·胡滕(Ulrich von Hutten)被迫逃到瑞士(1523年去世)。很多地方的普通群众加入了这个新的运动,因为他们喜欢平信徒可以接受圣杯的主张,也喜欢读德语的《圣经》或唱德语的歌曲。农民们期望宗教改革将减轻他们的负担。很多离职的司铎和隐修者传播了路德的教导。刚刚发明的印刷技术和美术(木刻、绘画)成为大量传播改革思想的工具。那些坚持传统信仰的人没有被组织起来,所以他们无法系统地抵抗这个运动。大多的主教只是一些没有宗教热忱或没有勇气的人,他们更多关心自己的统治地位和他们的收入或权利,不太重视教会内部的种种恶习。在德国的教区司铎和修会团体中当然也有一些很能干地卫护天主教的人物,但他们在人数和影响力上很有限,无法有效地抵抗那种巨大的“脱离传统的宣传活动”(ungeheure Abfallsagitation)。

162.2 教宗们对于这一切事件有什么态度呢?良/利奥十世,这位来自生活比较松散的梅迪奇(Medici)家族人士,于1521年12月1日去世。他的接班人是哈德良六世(Hadrianus VI, 1522-1523年),在20世纪末以前他是最后的非意大利籍的教宗。他来自乌德勒支(Utrecht)并多年在鲁汶(Louvain)当神学教授,后来成为卡尔五世皇帝的导师,任托托撒(Tortosa)城的主教,在西班牙费迪南二世(Ferdinand II)去世(1516年)后,他摄政并成为枢机主教。任教宗后,他马上在教廷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并愿意正式面对德国的信仰分裂问题——他也很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分裂的种种原因。他派遣使者杰瑞格提(Francesco Chiericati)参加于1522-1523年在纽伦堡(Nuremberg)召开的帝国议会,使他宣读教宗的文献,其中教宗用前所未有的坦诚语言承认教会的问题,说教廷、主教们和司铎们在教会的腐败问题上也分有一部分的罪。同时,教宗向德国的公爵们公布了他的改革计划并以动人的言辞劝勉他们镇压新教的运动。然而,因为反罗马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所以德国的贵族人士不太欢迎教宗的文件。各阶层的代表再次提出了“德国的抱怨”(Gravamina),他们要求宗教的问题应在一个德国的主教会议上决定,并且这个会议将在一年之内举行。在此之前,路德不可以传播他的思想,而福音的解释必须符合教会所批准的书籍。那些不服从的司铎和修会人士应该给予适当的惩罚。然而,他们拒绝实行《沃尔姆斯敕令》(Wormser Edikt),因为如果这样做就会引起内战。不过连这些承诺也没有被遵守,因为路德继续攻击教会,而他使用了最粗俗难

听的话,比如他写了“牛头修士”和“驴教宗”之类的文章。当然,这个主教会议也没有能被召开。教宗也没能呼吁德国的领导共同面对土耳其人的攻击——他们的威胁一天比一天严重:罗得岛(Rhodus)于1522年12月落到苏丹苏里曼二世(Soliman II)的手中——这是医院骑士团(Johanniterorden)的主要基地(参见第2卷151.1)。因此,哈德良(Hadrianus)的任期内似乎只是一系列的失败,但这位崇高的教宗仍然有其重要的贡献:他首次提出的一些改革原则,成为后来的教会改革的基础;教会将根据这些原则进行真正的改良。

162.3 在哈德良六世(Hadrianus VI)去世后,Julius de' Medici 枢机——他是(良/利奥十世 Leo X)的表弟——当选教宗,取名为克雷孟/革利免七世(Clemens VII)。这位教宗在道德生活上无可指责,他很认真地完成了他的职责,但他缺乏毅力,做事优柔寡断,并且在感觉上首先注重意大利的教会国。因此,他对教会改革似乎没有太大的兴趣,也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抵抗信仰的分裂。他不愿意召开一个大公会议,因为他担心如果举办这样的会议,将会使以前的老冲突——即教宗和大公会议之间的冲突——死灰复燃。另外,一些与王家贵族有关系的考虑(dynastische Interessen)也影响了教宗,促使他放弃在法国和德国之间原有的中立态度。当法国军队于1524年10月进入米兰(Milano)时,教宗就向德国皇帝的敌人——法国——靠拢。这一点对教宗的问题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在那个时期,德国地区的“脱离教会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教宗想与皇帝在德意志帝国内共同反对新的教派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在第二次纽伦堡(Nuremberg)帝国议会上(1524年春天),各阶层的代表们虽然承认沃尔姆斯敕令(Wormser Edikt)为帝国的法律,但他们向宗座特使坎佩久(Lorenzo Campegio)仅仅承诺将“尽量”实行它。他们再一次要求举行一个“全德国主教会议”,并计划在1524年内在施派尔(Speyer)举行。然而,教宗和皇帝都非常激烈地反对这种决定。坎佩久(Campegio)至少能够在1524年夏天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一个特殊会议上结合几个德国国君(奥地利的费迪南公爵 Erzherzog Ferdinand,巴伐利亚的威廉 Wilhelm 和路易公爵 Ludwig 以及12位主教),使他们共同肯定了《沃尔姆斯敕令》(Wormser Edikt)并阻碍新教的发展。当时,他们也谈论并接受圣职人员的改革方案。但在另一方面,黑森(Hessen)的年轻侯爵菲利普(Landgraf Philipp)公开地支持路德,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德国公爵。那位一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犹豫的撒克森的腓特烈(Friedrich von Sachsen)最终在临终时根据路德的仪式接受了圣餐(1525年)。

162.4 当时的德民众过着很苦的日子,因为除了信仰的分裂以外还发生一个可怕的社会革命,即所谓的“农民战争”(Bauernkrieg, 1524 - 1525 年)。这两个事件也有内在的联系。自从 15 世纪末,在德国西南地区发生过一些不满于自己生活的农民起义(1491/1493 年,后来有所谓的本德舒[Bundschuh]起义,1513/14 年以及“穷困的康拉德”起义)。然而,这些起义波及的范围很小,且被很快镇压。但现在却形成了一个规模非常大的、更危险的叛乱。虽然这些农民发动战争的原因是经济上的和社会或法律上的,但宗教上的转变毫无疑问也影响了这些战争,比如改革者不断地攻击传统教会、圣统制和各地的隐修院。路德的神学思想离这些农民很遥远,但教会和世俗的东西都混杂在一起,而当路德宣布“基督徒的自由”时,人们很容易把它理解为“摆脱主教和地主们的控制”或“摆脱那些压着我们的税务和强制劳役”。施瓦本(Schwaben)地区的农民在 1525 年 2 月底写了 12 条要求。这个文件的作者大概是来自格明根(Memmingen)的罗茨尔(Sebastian Lotzer),他是一位毛皮商人,而其中第一条是:每一个信徒团体可以自己选择或罢免他们的牧者(司铎),而被选择的人应该“清楚地解释福音,不可以加上人间的什么因素”。这个文件也说,某些经济改革(比如取缔牲口的什一税、农奴,自由利用森林和水的权利)都是来自“神圣法律”的要求,它们的根据就是《旧约》。某些圣职人员作了一些煽动性的讲演,其中反对司铎与隐修士,另一些人发行了一些煽动性的传单,这一切就像在火上加油一样。个别的“讲道家”,比如那位狂热的闵采尔(Thomas Müntzer,参见 161.3)直接宣传叛乱和起义,他们也亲自率领了那些参与暴动的农民群体。

农民的叛乱开始于 1524 年 5 月,起义地点是在莱茵河上游地区,在黑高(Oberrhein, Hegau),并逐渐扩展到整个德国南部地区,从阿尔萨斯(Alsace)一直到卡瑞蒂亚(Carinthia),但在巴伐利亚公国中没有动荡。农民起义也爆发在德国中部地区(图林根、黑森、撒克森、布劳恩施维格)。那些属于教会的地区遭受了特别大的冲击。1000 多所宫殿和隐修院被烧毁。路德对于农民战争的态度前后不是一样。有人请他评价那“12 条”,所以他在 1525 年 4 月向君主们和农民们写了一个“劝和”(Ermahnung zum Frieden)文献,其中承认农民们的大部要求为合法的,又说如果领导者继续忽略福音,继续“剥削和压迫”(schinden und schätzen)普通的人民,他们将要受惩罚。当他听说农民们的可怕暴行时,路德写了一个新的文章,题为“反对另一些农民的掠夺和杀伤暴徒”(Auch wider die raeuberischen und

moerderischen Rotten der anderen Bauern, 1525年5月,这大概是“劝和”第二次印刷的附录)。在这篇文章中,他要求君主们打死那些暴民,因为他们和“疯狗”一样(wie tolle Hunde),所以上主要求君主们镇压他们。基本上,这次起义在1525年5月和6月就以强制的手段被镇压了。施瓦比亚联盟的将军格奥尔格(Georg Truchsess von Waldburg)于5月12日在贝布林根(Boeblingen)获得胜利,6月2日在克尼格斯霍芬(Koenigshofen)再一次战胜起义者。侯爵黑森的菲利普(Philipp von Hessen)和其他的君主们一起在5月15日在图林根的福兰肯豪森(Frankenhausen)溃散了农民们的军队。那些被打败的人受到可怕的惩罚。被逮捕的闵采尔(Thomas Müntzer)先遭受虐待,后被斩首。

农民起义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使领导们的权力比以前更加集中。社会关系的良善也因此变得更困难。这当然对宗教改革也有所影响。路德失去了许多民众的爱戴,因为他被谴责为“君主们的傀儡”(“Fuerstenknecht”)。因为“重洗派”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e)传播很远(参见165.1),并且因为农民的暴动只带来了灾难,他自己对于“正统基督徒”的“自己管理自己”的团体失去信心。从此以后,他将自己的事业交给了各国的君主和帝国城市的市政府——他们很长时间以来已经享有教会事务上的种种权利(参见第2卷158.5)。因此,“君主教会”或“国度教会”(Fuersten- und Landeskirche)代替了那种纯粹的“人民教会”或“团体教会”(reine Volks- und Gemeindegemeindekirche)。这标志着德国宗教改革进入新的阶段。

163

教派的种种联盟。路德宗各国教会的创立(1525 - 1529年)

在施派尔召开的帝国议会(1526年,1529年)

163.1 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联盟不久后也在别处被模仿。在1525年7月几个德国中北部的天主教君主在德骚(Dessau)达成协议要共同抵抗农民暴乱以及镇压这次动荡的根源,即“路德的种种教派”(lutherischen Sekten)。这些国君是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选帝侯约亚敬(Kurfuerst Joachim)、撒克森的公爵格奥尔格(Herzog Georg)、布劳恩施维格-沃芬比特尔(Braunschweig - Wolfenbuettel)的公爵艾瑞克(Erich)和亨利(Heinrich)以及美因茨(Mainz)的总主教(美因茨的总主教

也是选帝侯)。他们的政策本来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意味着德国被分裂为两个不同的信仰派别和权力领域。在新信仰方面最起推动作用的人是侯爵黑森的非利普(Philipp von Hessen, 1609 - 1567年),他被称为“宽宏大量”(Magnanimus),他有勇气及政治上的远见,但也是一个不顾虑别人而一味追求前进的人。他和撒克森的选帝侯约翰(Johann der Bestaendige, 1525 - 1532年)——这是腓特烈(Friedrich)的弟兄,他也支持新信仰——在1526年于格塔-托高(Gotha - Torgau)建立了一个联盟,要卫护及推动宗教改革。在1526年年底之前还有另外6位君主也参与了这个联盟,即吕讷堡(Braunschweig - Lueneburg)、格汝本哈根(Braunschweig - Grubenhagen)、梅克林堡(Mecklenburg)、安哈尔特(Anhalt)、曼斯菲德(Mansfeld)和普鲁士(Preussen)的君主;除此之外还有马格德堡(Magdeburg)城的代表参加。由此可见,支持改革的人已经有相当大的权力。这种结盟的后果马上影响了1526年在施派尔(Speyer)举行的帝国议会。因为公教的代表们不多,议会的“规章”(1526年8月27日)规定不可以在信仰上介绍什么新的教导,但在别的方面都让每一个领导“在上主和皇帝面前自己负责任”,直到教会举行一个大公会议或全国主教会议为止。

在德国地区,原来属于条顿骑士团的普鲁士(Preussen)是第一个全面归于新信仰的国度。条顿骑士团的影响早就衰弱了,而当地的教会也迫切需要改革。自从1466年的托尔恩(Thorn)和约以来,这个“修会国”的主权属于波兰。修会的“总会长”(Hochmeister)勃兰登堡的阿尔布瑞克特(Albrecht von Brandenburg, 1511 - 1568年)从1523年与路德保持联系。他根据路德的建议在1525年转变了普鲁士,使之成为一个世俗的公国,并于1526年与丹麦王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的女儿多若特亚(Dorothea)结婚——他的叔叔与封地主,波兰的王西格斯蒙德一世(Sigismund I)也同意他这样做。与修会国的世俗化同时,阿尔布瑞克特(Albrecht)也实现了路德的教会制度。当时传播新“福音”的人是布瑞斯曼(Johannes Briesmann),一位离开了修会的方济各会会士以及斯佩拉图斯(Paul Speratus),一个施瓦比亚人,他原是维尔茨堡(Wuerzburg)大堂的讲道者。撒姆兰德(Samland)的主教格奥尔格·冯·波兰茨(Georg von Polentz)和波梅撒尼亚(Pomesania)的主教冯·奎斯(Eberhard von Queiss)早于1524年公开宣布他们将支持路德。在1525年后,他们两个都放弃了自己对于教区的世俗权利(将这些权利让给公爵),并且也都结了婚。条顿骑士团的基地从马利亚堡(Marienburg)迁到梅根特海姆(Mergentheim)。

阿尔布瑞克特(Albrecht)公爵于1541年创立了柯尼斯堡(Königsberg)大学。在1618年,这个公国被划入库尔勃兰登堡(Kurbrandenburg)地区。

163.2 属新信仰的君主组织的这一党派迅速壮大,主要是因为卡尔五世皇帝不断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中。他于1525年2月在意大利的帕维亚(Pavia)战胜了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但不久后又因另一件政治问题无法来德国。教宗克雷孟/革利免七世(Clemens VII)由于害怕卡尔的权力太大,于1526年5月和法国、威尼斯和米兰建立所谓的“科纳克(Cognac)的神圣联盟”。教宗和皇帝之间的冲突造成了灾难,双方写了很尖锐的政治书信。皇帝甚至说要召开一个大公会议来反对教宗。教宗和教会国遭受战争的影响最为严重,因为皇帝的军队于1527年5月6日攻克了罗马城,并进行了可怕的劫掠(所谓的Sacco di Roma)。克雷孟(Clemens)教宗在天使堡(Castel Sant' Angelo)被围攻,他被迫投降,并入狱六个月。在巴塞罗那(Barcelona)的和约时(1529年6月)教宗和皇帝再次和好。很多持有严肃态度的信徒认为,罗马城遭受的劫掠是神的惩罚。罗马城在1527年的灾难意味着罗马的文艺复兴热走到了终点,同时教廷开始面对宗教和道德上的复兴(参见172.1; 174)。

由于皇帝在德国的代表,奥地利的大公爵费迪南(Erzherzog Ferdinand von Oesterreich)正面对来自土耳其人的威胁,所以他无法有效地抵抗宗教方面的转变。苏丹苏莱曼(Sultan Suleiman II)在一次残酷的交战中——在1526年8月29日的摩哈基(Mohacs)交战——打败了匈牙利人。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Ludwig /Louis II)在逃难时被杀。因此,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王权归于他的姐夫费迪南(Ferdinand)。这样,费迪南(Ferdinand)成为奥地利-匈牙利王国的创立者,但他不仅需要面对部分匈牙利人的抵抗,还必须长期抵御土耳其人的攻击。为了获得教廷在反抗土耳其方面的支持,他在教会的问题上作出了一些让步。

163.3 在1526年召开的施派尔(Speyer)议会的规章的影响很短暂,并没有成为法规。在另一方面,那些支持新信仰的人(路德派的人)马上进一步扩展他们的影响力。拥护路德的君主们用它为借口来在他们的领土内完全破坏天主教的教会制度并建立一些路德制的国度教会(lutherische Landeskirchen)。无论如何,他们必须规定一个稳定的教会制度,因为各地的制度都处于解体状态当中。这意味着,在德国的“君主管他领土的教会”(landesherrliches Kirchenregiment,参见第2卷,158.5)——这个制度在中世纪末已经存在——走到一个顶峰,也是后来称为改革

法律权利(*ius reformandi*)的开始。路德别无选择,他不得不同意这样的发展,并通过讲演和著作支持领土的君主(或城市的市政府)成为“最高的主教”(Summepiskopat der Fuersten, “Notbischoeffe”)。当然,如果要实现这个新的“国度教会”——在它内只有“福音”有效——也需要强迫那些异己者,使他们放弃他们良心的声音(*Gewissenszwang*)。路德和其他的宗教改革者的思想完全符合中世纪对“异端”的评价:持异端的人也犯下一种在世俗法律上应该受惩罚的罪(*bürgerlich strafwürdiges Vergehen*, 参见第2卷132.3)。这些宗教改革者宣布,国度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国民介绍真正的宗教,在需要的情况下也可以强制性地推广真正的宗教,或要保卫国民不受别的信仰的影响。

黑森和库尔撒克森两个国度走在前面。黑森的菲利普(Philipp von Hessen)侯爵在1526年秋天在霍姆贝格(Homberg)举行了一次主教会议(Synode),这些人在那个原来属方济各会的兰贝特(Franz Lambert von Avignon)建立了一个新的教会制度(所谓的 *Reformatio Hassiae*)。当地的种种隐修院被没收,传统的礼仪被镇压,那些“属教宗的”(“*papistischen*”)司铎们被驱逐,新的司铎们代替他们。在部分的教堂发生了一些“破坏圣像运动”。不愿意接受君主规定的制度者,将被迫离开家乡。那些支持旧信仰的人或支持重洗派的人都没有享受良心上的自由(*Gewissensfreiheit*)。菲利普一手掌握教会的全部权力。实际上,他个人对于宗教生活的兴趣不大,并且道德生活也非常有伤风化。他于1527年创立了马尔堡(Marburg)大学作为福音派的大学。

在撒克森(Kursachsen),选帝侯约翰(Johann)想建立一个国度教会,所以他派遣四个委员会去各地视察教会的情况(1527年)。为了这个目标,梅兰希顿编写了一个小“视察册子”(1527-1528年),路德为民众写了一个小《教理书》(*Katechismus*),并为牧师们写了一个比较大的《教理书》(1529年)。早在1524年,他出版了一个小《圣歌册子》,而在1526年出版了一个“德意志弥撒”和施洗方面的规定。他也很强调建立学校的事业,并要求君主们支持这些学校。当时的新教团体仍然保持着隆重的弥撒礼仪,包括司铎的礼服、种种礼仪、圣歌和高举耶稣圣体,即圣饼(*Elevatio*),但他们不念感恩祭典的传统经文(*Kanon*)。他们指定一些监督者(*Superintendenten*)来管理教会的种种事务。那些坚定地支持旧信仰的人被迫离开国度。在路德的同意下,那些“狂热者”(“*Schwarmgeister*”,指重洗派的人 *Wiedertaeufer*)甚至被判死刑。

与黑森和撒克森地区很类似,别的地区在 1529 年之前也组织了一些“路德宗国教会”,比如公国布劳恩施给格 - 吕讷堡(Braunschweig - Lueneburg)、边疆伯爵国勃兰登堡 - 库尔姆巴赫,即 Ansbach - Bayreuth 安斯巴赫 - 拜瑞特(Brandenburg - Kulmbach)、伯爵国曼斯菲德(Mansfeld)和东弗里西亚(Friesland);以及很多城市(大部分是“帝国城市”Reichsstaedte,即直接属于皇帝管辖的城市),如不来梅(Bremen,1523 年后)、斯特拉斯堡和马格德堡(Magdeburg,1524 年后)、纽伦堡(Nürnberg,1525 年后)、若伊特林根(Reutlingen,1526 年)、梅明根(Memmingen)、肯普滕(Kempten)、林道(Lindau)、施维比施 - 哈尔(Schwaebisch - Hall;以上皆 1528 年)、汉堡(Hamburg,1529 年)等等。

163.4 由于所谓的帕克事件(Packsche Haendel,1527/1528 年),德国的内战将一触即发。当时撒克森的公爵格奥尔格(Georg)的摄政人冯·帕克(Otto von Pack)向黑森的侯爵菲利普提供一个(假的)文件,其中写道,德国的公教君主们要镇压邪教并瓜分福音派的地区;因此,菲利普就花钱准备应战。后来人们发现帕克(Pack)的文件是伪造的,但菲利普仍然强迫班贝格(Bamberg)、维尔茨堡(Wuerzburg)和美因茨(Mainz)的主教向他提供部分的充军经费,这等于是向手无寸铁的人进行勒索。这件事使那些公教君主们从他们的睡眠中醒过来了,迫使他们放弃原来的轻松态度。在费迪南(Ferdinand)大公爵主持的第二届施派尔(Speyer)会议上(1529 年),领导们决定要收回 1526 年的规定。在那些支持沃尔姆斯敕令(Wormser Edikt)的地区,这个敕令也应该继续有效。在别的地区不应该继续推动新信仰的发展,直到将要召开的大公会议为止。而且,传统的天主教礼仪应该被容忍,公教圣职人员的权利和其收入应该获得保障,但那些“圣事派”(即茨温利派)和“重洗派”的人[原文:“Sakramentariier (Zwinglianer) und Taufgesinntten (Wiedertaeufer)"]必须受镇压。虽然这些规定没有要求在已经存在路德教会的地区再次镇压它,而仅仅要求容忍传统教会,6 位君主和 14 个德国南部的城市在 1529 年 4 月 19 日反对这个规定,他们提出一个抗议书(Protestation)。由于这个抗议,属于新信仰的人从此以后(一直到今天)被称为“抗议者”、“誓反教”、“更正教”、“新教”(Protestanten / Protestants),而似乎没有人使用他们的自称信徒,良人(viri boni)。为了获得实际上的影响,黑森、撒克森和纽伦堡(Nuernberg)、乌尔姆(Ulm)和斯特拉斯堡在施派尔(Speyer)还签订了一个秘密的保护协约。菲利普侯爵还想扩展这个协约到说德语的瑞士地区——这些瑞士地区也放弃了原有的信仰

(参见 167),他甚至想与苏黎世(Zuerich)的改革者茨温利/慈运理(Zwingli)一起组织一个大的反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的联盟,其中包括法国、丹麦和威尼斯。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先消除在“圣餐”教导方面的歧义(参见 169.1)。因此,菲利普于 1529 年 10 月初在马尔堡(Marburg)和茨温利/慈运理派的人举行了一个“宗教对话”(Religionsgespräch)。双方的宗教领袖都参加了,但路德和茨温利/慈运理都坚定不移地恪守自己的观点,因而无法达成共识。合一的尝试失败了。路德也不愿意被卷入菲利普和茨温利/慈运理的政治阴谋中。德国南部地区的那些城市也无法建立更密切的联盟。斯特拉斯堡和乌尔姆(Ulm)不赞同施瓦巴赫的 17 条(Schwabacher Artikel),因为茨温利的“圣餐教导”在其中受到尖锐的谴责。

164

改革运动和帝国,从 1530 年的奥格斯堡(Augsburg) 帝国议会到纽伦堡(Nuremberg)声明(1532 年)

164.1 路德派的诸侯于 1529 年的施派尔(Speyer)议会上提出抗议,这就标志着德国在宗教上的全面分裂。卡尔五世皇帝不得不对此表态。他与克雷孟/革利免七世(Clemens VII)签订了和约,并且教宗于 1530 年 2 月 24 日在博洛尼亚(Bologna)给他加冕为皇帝。九年之后皇帝重新回德国,为了解决宗教信仰的问题,他于 1530 年在奥格斯堡组织召开了帝国议会。教宗的使者坎佩久(Lorenzo Campegio,参见 162.3)也参与这次议会。虽然皇帝希望被分裂的人能恢复合一,但议会的开始就显示出问题的深度:皇帝邀请与会者参与圣体圣血节的游行(Fronleichnamsprozession),但新教的诸侯们很不客气地拒绝参与,他们还说这种节日是“违背神意的人间规定(gottlose Menschensatzung)”。当皇帝请他们说明自己的立场时,他们提交了梅兰希顿以“人文主义者的中介方式”编写的、路德批准的《奥格斯堡信条》(*Confessio Augustana, Augsburger Bekenntnis*,它是拉丁语和德语写的)。这部著作在路德宗中获得象征性的意义:第一部分(第 1 到 21 条)论述新教的教导,但尽量强调其与传统信仰的一致性。比如,这一部分没有提到教宗首席权、圣职人员的特殊地位、炼狱、对圣人/圣徒的尊敬和大赦的问题,仅仅在结尾说:“关于某些少数的恶习存在着完全的分裂”(tota dissensio est de paucis quibusdam

abusibus)。第二部分(第 22 - 28 条)提到这些“恶习”:以单独一个形式领圣体(即:不领圣血)、圣职人员的独身制、私人弥撒(称为“购买弥撒”或“角落弥撒”)、办告解的要求、种种守斋的规定、隐修者宣发的圣愿以及主教的司法权。由于“圣餐”方面的教导有分歧,所以四个德国南部的、支持茨温利的城市——即斯特拉斯堡、康斯坦茨、梅明根(Memmingen)和林道(Lindau)——提交了所谓的《四城信条》(*Confessio Tetrapolitana*),这是由斯特拉斯堡的改革者布塞尔(Martin Bucer)和卡皮托(Wolfgang Capito)编写的信纲。皇帝请一些在场的公教神学家组成一个委员会,而这些天主教神学家(包括艾克 Eck、温皮纳 Wimpina、柯克雷乌斯 Cochlaeus、Eck 法布里 Joh. Fabri、道明会会士狄滕贝格 Joh. Dietenberger 等人)写了《奥格斯堡信条》的反驳书,后来被称为《宗座的反驳》(*Confutatio Pontificia*)。写完后,这个反驳书和《信条》一样被宣读。皇帝宣布《奥格斯堡信条》被证明是错的,并且说他要保护传统的教会。如果新教的人不愿意服从,他将会采取严厉的措施。不过皇帝的話没产生效果。他们组织了一些谈判委员会——双方都有七个代表,后来有六个代表的委员会,但在好几个主要论点(教会的教导权、弥撒的祭祀特征、隐修者的圣愿),这些委员会也没有达成一致。那位比较犹豫的梅兰希顿愿意让步;如果司铎的婚姻、平信徒领圣血和新礼仪被允许,他愿意再一次承认教会的司法权。然而,当时正在科布格(Koburg)的路德根本不愿意和“教皇派”的人和好,他说《奥格斯堡信条》相当“胆小”(“leisetreterend”)。黑森的侯爵已经悄悄地离开了帝国议会,这样预示他并不希望和天主教和好。皇帝建议宣布一个议会声明书,为此请人拟稿,但梅兰希顿却提交了《信条》的《辩护书》(*Apologia*),其中使用了比较尖锐的话。最终皇帝于 1530 年 11 月 19 日宣布了一个比较严格的声明,但只有公教的代表们接受了它。在个规章再次恢复《沃尔姆斯敕令》(*Wormser Edikt*)并命令要恢复那些被占领的教会财产,又要恢复教会的司法权。皇帝到 1531 年 4 月 16 日给予新教徒考虑的时间,但到那个时刻他们都应该服从。皇帝请求教宗召开一个大公会议,以便除掉种种恶习并致力恢复双方的合一。

164.2 新教的代表并没有在几个月内改变他们的思想,他们宁愿以武力对抗,而不肯服从。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受到在维滕贝格的神学家言论的影响,因为他们公开教导说,为了福音的缘故人们有抵抗皇帝的权利,因为皇帝也仅仅是被选的领导,但各国的诸侯却是由神规定的权威。虽然反对派不能阻止奥地利的费迪南(Ferdinand)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之王(1531 年 1 月 5 日在科隆),但他们早已于

1530年年底策划结盟,所以为了抵抗皇帝在1531年2月形成了所谓的施马尔卡登联盟(*Schmalkaldischer Bund*)。7位德国中部和北部的诸侯参与了这个联盟,首先是撒克森与黑森,还有11个城市。这样,新教徒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政治上和军事性的力量。他们开始和外国反皇帝的国度(法国、英国、丹麦、匈牙利王子Joh. Zapolya撒波利亚)有所接触,并不顾一切地利用了当时的情况。奥地利这时候再次需要帮助,因为他们面临土耳其人的攻击。奥斯曼人在1529年占领了奥芬(Ofen)以及匈牙利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围攻了维也纳(Vienna),但无法攻克它。在1532年,苏丹苏莱曼(Suleiman II)又率领一个巨大的军队并威胁了奥地利南部地区的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新教的君主们坚称,如果皇帝不终止因为教产问题而出现的法案(皇帝要求诸侯们恢复被没收的教产),他们将不支持皇帝抵抗土耳其人。卡尔皇帝别无选择,只好让步。在所谓的纽伦堡声明中(Nuernberger Anstand, 1532年7月),皇帝承诺容忍新教一直到将要召开的大公会议时为止,而在一个秘密的附加条款中,他也说要镇压那些“教产法案”。不久后,皇帝又离开了德国8年之久,一边和法国打仗,另一边对付土耳其人,他的战争和奋斗时沉时浮。很多公教徒希望很快会召开这个主教会议,而皇帝也尽力推动这事,但由于教宗的怀疑以及法律的阴谋,这个大公会议的计划始终没有完成。

165

重洗派和其他的热烈派。新教在路德去世之前的发展(1546年)。

宗教辩论(1540-1546年)

165.1 在1530年后的几年内,德国地区的新教再次能够很自由地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施马尔卡登协约(*Schmalkaldischer Bund*)的黄金时期。然而,与正在形成的“路德神学教会”(lutherische Theologenkirche)有公开敌意的是另一个宗教平信徒运动,即“热烈派”(或“狂热派”,*Schwarmgeister*),尤其是“重洗派”。这些人被称为“宗教改革最理想的见证者”,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德国最大的改革派。他们想恢复原始教会的情况,要具体的活出“圣人/圣徒的团体”。他们虽强调《圣经》的原话,但更多强调“内在的光”,即直接受圣神/圣灵的光照(照明)。他们反对教会与国度的关系,反对一切外在的教会表现和——除了圣洗和圣餐之外——

反对一切圣事。他们认为只有成年人才能够接受圣洗。另一个教派陷入某些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狂热的末世论思想中。虽然公教和新教的诸侯们都迫害重洗派,视他们为叛徒,甚至处他们以死刑,但重洗派在他们最重要的领导闵采尔(Thomas Müntzer)于1525年被处死后(参见162.4)仍然在社会下层中得到很广泛的传播,尤其在德国南部、在摩拉维亚、蒂若尔(Tirol)、瑞士(在那里的茨温利严厉地镇压他们)、在弗里斯兰(Friesland)、莱茵河下游地区和在西斯特法伦。这些重洗者的团体后来消融于18世纪的施瓦比亚的虔敬主义(Pietismus)或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除了那些在“农民战争”已经提到的重洗派领导人闵采尔(Th. Müntzer)和胡布麦尔(Balthasar Hubmaier,他于1528年在维也纳被烧死),重洗派的主要人物还有纽伦堡(Nuernberg)的学校校长邓克(Hans Denk),他是一位很有思想的人(1527年去世);南法兰肯地区(Oberfranken)的胡特(Hans Hut,1527年去世);奥格斯堡的巴德尔(Augustin Bader,1530年在Stuttgart被处死);在提若尔(Tirol)和摩拉维亚活动的胡特尔(Jakob Huter,1543年在Innsbruck被烧死)以及霍夫曼(Melchior Hofmann,1543年去世),他来自施瓦比亚,曾经在德国东部和北部以及在弗里斯兰及荷兰活动,他的拥护者被称为梅尔克派(Melchioriten),他们怀着一些极端的末世论的思想。这个人也是那种极端的重洗派传统的起源,而这些极端的表现现在荷兰与西斯特法伦都有。比如,荷兰哈冷(Harlem)的一位面包匠马提斯(Jan Mathys)以“新先知 Henoeh 厄诺克”的身份出现,并且派遣了他的“使徒/宗徒”。这些重洗派的狂热者从荷兰传到西斯特法伦的明斯特(Münster)。在那里,原来的司铎若特曼(Bernhard Rottmann)因其煽动性的讲道词使全城的人于1533年接受新教。第二年,荷兰重洗派来到明斯特,领导他们的人是一个来自莱顿(Leiden)的裁缝师波克尔孙(Jan Bockelson)和马提斯(Mathys)。这两个人影响了若特曼(Rottmann)接受重洗派的思想,不久后他们在市政府占多数人。一位纺织工人克尼佩尔多灵(Knipperdolling)被选为市长。重洗派使明斯特(Münster)成为一个残酷暴动频发的地方(包括破坏圣像、共享一切财产、一夫多妻、建立“新王国”,宣布波克尔孙为王 Bockelson 等)。然而,在1535年的6月,主教冯·瓦尔德里克(Franz von Waldeck)——他甚至受黑森的菲利普(Philipp von Hessen)的支持——在长期围攻后攻克了这座城。这位主教成立了非常可怕的惩罚法庭,再次恢复了城内的天主教会。

曾经在奥格斯堡地区当神父的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1499 - 1542年,在巴

塞尔 Basel 去世)后来转向路德宗,在纽伦堡和斯特拉斯堡讲道,由于他的性格和信仰很独特,所以拥护他的人并不多。他在斯特拉斯堡被驱逐,所以他在艾斯林根(Esslingen)当工人,在乌尔姆(Ulm)当印刷工,但又于1539年因他的泛神论/神秘主义思想从乌尔姆被驱逐。他反对外在有形的教会和在字面上理解《圣经》。虽然他并没有正式加入重洗派,但他与他们一样支持“非暴力”思想以及宽容思想。他的众多著作包含着 he 那种模糊不清的历史哲学的特征,但都表达一种彻底的严肃精神。虽然路德很反对他的思想,但仍有很多人阅读他的著作,尤其在荷兰。

门诺(Simons Menno, 1561年去世)是一位来自弗里斯兰维特马孙(Witmarsum)的公教司铎,于1536年加入了重洗派。他以巡回讲道者的身份组织了弗里西亚与荷兰地区的重洗派,使他们接受了比较和平的思想,并鼓励他们过一种勤劳的、安静的生活。这些“温和的重洗派人”因为他而被称为“门诺派”(Mennoniten)。他们不仅反对儿童受洗,而且也反对信徒发誓、反对服兵役或当官、反对起诉和离婚(除非有通奸事件)。门诺派在很长的时期内受到镇压,但后来他们在荷兰、瑞士与德国莱茵河下游地区和普鲁士地区被容忍。通过移民,他们也传到俄罗斯南部,尤其在美国获得发展,他们于1950年的总人数为50万。

另一个属灵的教派——他们对于外在的礼仪和礼拜完全没有兴趣并注意到《圣经》的“精神”和“内心之光”——是由来自西里西亚(Schlesien)欧西格(Ossig)的贵族人士史文克斐(Kaspar Schwenckfeld)所发动的。他本是路德的朋友,但于1521/1522年在维滕贝格和那些“热烈派人”(比如卡尔施塔特 Karlstadt 等人)有所来往,并于1524/1525年离开路德,因为他主张一种“基督非圣事居住在信徒内”的教导——他只从象征意义层面来看圣餐——并否认外在的有形教会。虽然史文克斐(Schwenckfeld)受镇压,但他仍然在施瓦比亚(1535年在蒂宾根 Tuebingen 举行的“宗教对话”)和在西里西亚获得了一些支持者。他在很多地方传教并于1561年在乌尔姆去世。在1719年,他的信徒被迫离开西里西亚(Silesia),大多数人移民到美国(尤其在宾夕法尼亚 Pennsylvania 州,他们被称为史文克斐人 Schwenckfeldians),大约只有1500个人。

165.2 传统的教会在16世纪30年代失去了一系列重要的德国地区,这些地区都加入路德宗的教会。这些地区包括符滕堡(Württemberg, 见下)公国、波莫瑞(Pommern, 1534/1535年)公国——在那里有来自维滕贝格的布根哈根(Johann Bugenhagen)进行宗教改革和建立新的教会制度——、梅克伦堡(Mecklenburg,

1533/40年),还有安哈尔特-达骚伯爵国(Anhalt-Dassau,1532/34年)、西里西亚地区的里格尼茨(Liegnitz)和布里格(Brieg,1534年)、伯爵国纳骚(Nassau,1533年后)和法尔茨-茨维布鲁根(Pfalz-Zweibruecken,1538年)的部分地区、公国撒克孙(Sachsen,见下)和选侯国勃兰登堡(Brandenburg,见下),还有总教区里格(Riga,1539年,参见170.3),这是边疆伯爵威廉(Wilhelm von Brandenburg)的地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城市,比如乌尔姆、艾斯林根(Esslingen)、内尔德林根(Nördlingen)、比贝拉赫(Biberach)、海尔布伦(Heilbronn,都于1531年皈依路德宗)、吕贝克(Lübeck)、若斯托克(Rostock)、格廷根(Göttingen)、汉诺威(Hannover,1531年到1532年)、奥格斯堡以及法兰克福(Frankfurt,1534年)。

由于符滕堡公国的公爵乌尔里克(Ulrich,1498-1550年)在管理和治安方面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所以施瓦比亚联盟(Schwaebischer Bund)于1519年驱逐了这位公爵,并把公国的管理权交给奥地利的大公爵费迪南,他于1530年在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上从皇帝手中正式接受了这块封地。在流亡的地方,乌尔里克(Ulrich)转向新教,也有很长时间生活在黑森的菲利普那里。他依赖菲利普的军事支持和法国的资金想尽办法再次恢复对于自己公国的政权。在1534年,他在劳芬(Lauffen am Neckar)战役中(1534年5月13日)打败了奥地利的军队,并在卡旦(Kadan)和约(1534年6月29日)中再一次获得了这块地的管理权,是由奥地利的领导所封给的。在宗教问题上,他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因此马上推广新的制度。在这方面,来自康斯坦茨的布拉瑞尔(Ambrosius Blarer)——一位投向茨温利派的原本笃会会士——和来自马尔堡(Marburg)的路德宗神学家施内普夫(Erhard Schnepf)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布拉瑞尔(Blarer)负责南部地区,而施内普夫(Schnepf)管理北部地区。两个人先在圣餐方面达成了共识(所谓的“斯图加特共识”Stuttgarter Konkordie),并拿掉了圣像。那位急需资金的国君不顾一切地没收了各地的隐修院。虽然在蒂宾根(Tuebingen)大学有很多人反抗,但它也被“新教化”(1535年)。天主教徒只能在家里举行祈祷,他们不可以去外面听弥撒,被迫听新教的讲道和布道。乌尔里克于1537年在蒂宾根(Tuebingen)建立一个奖学金(Stipendium),目的是培养一些牧师和世俗的官员(在1547年后,这个学校在原来的奥古斯丁会隐修院),而这个学校不久后完全成为一个神学学校。符滕堡(Württemberg)新教会的组织者本来是乌尔里克的儿子克里斯托夫(Christoph)公爵(1550-1568年),他很能干。支持他的是那位来自维尔城(Weil der Stadt)的布任茨(Johann Brenz),他先

在施瓦比亚·哈尔(Schwaebisch Hall)城的转变以及在符腾堡的新教化起了作用,现在他在斯图加特(Stuttgart)被提名为教区领导(Stiftspropst,1553年)。他们教会的管理权集中在教务委员会(Kirchenrat),这样完全取决于于国度。他们在1559年发行一个综合性的规章,即所谓的“大教会规章”(Grosse Kirchenordnung)。从此以后,符腾堡在德国南部的新教运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施瓦本南部地区(Oberschwaben)不但政治在分裂,而且教会也很弱。一些新教的人想在这个地区传播他们的思想,使一些城市归于新教。当时有维恩加登(Weingarten)隐修院的院长布拉瑞尔(Gerwig Blarer,1520-1567),他是皇帝的顾问(1530年后)并且在该地区强烈反抗新教的传播,他是天主教的重要支柱,但在个人道德生活上有缺点。当时的康斯坦茨主教冯·兰登贝格(Hugo von Landenberg,1496-1528年)是一个很受尊敬的人,但他已经很老并且太弱,所以无法抵抗宗教改革的发生。

在撒克森公国(德雷斯頓 Dresden)有一位有虔诚信仰的、拥护传统教会的公爵,即大胡子的格奥尔格(Georg der Baertige,1500-1539年),虽然他很努力抵抗新教,但仍无法阻碍他们思想的传播。当他去世以后,他的弟弟亨利(Heinrich der Fromme,1539-1541年)——他早就接受了新教——马上镇压公教并靠着路德的协助执行新教制度。在勃兰登堡(Brandenburg)公国的情况也与此类似。选帝侯约亚敬一世(Joachim I)于1535年去世,虽然他一直到弥留之际仍坚决反抗路德和新教,但他的妻子即丹麦的伊丽莎白(Elisabeth)早已于1527年接受了路德宗,并且他们的儿子约亚敬二世(Joachim II)于1539年也加入了新的运动,虽然他曾向父亲发过誓,并且父亲的遗嘱也明令反对新教,仍不能阻止他。这样,勃兰登堡于1540-1542年逐渐实行新教的制度。

165.3 在新的教宗保禄/保罗三世(Paulus III,1534-1549年)的任期内(参见174.1.2),关于举行大公会议的计划有所进展,虽然还需要再等待几年。教宗计划在曼托瓦(Mantua,1536年)或维琴撒(Vicenza,1537年)召开会议,但没有成功,主要的原因是法国的反对态度。向新教发出的邀请函在1537年2月的施马尔卡登(Schmalkalden)的联盟会议上遭到拒绝。当时,撒克森的选帝侯约翰·腓特烈(Johann Friedrich der Grossmuetige,1532-1547年)请路德写出一个信条,而路德在所谓的施马尔卡登信条(Schmalkaldischen Artikeln)中表达了他的信仰,但他特别强调与公教信仰的巨大差异。这部著作同样在后来的路德宗中获得象征性的意义

(参见 185. 1)。那些新教国度早在 1535 年便延长了他们的施马尔卡登联盟 (Schmalkaldener Bund) 的有效期为 10 年, 并且一些新的成员加入: 安哈尔特 (Anhalt)、纳骚 (Nassau)、符滕堡、波莫瑞 (Pommern)。难怪, 皇帝和他的弟兄费迪南以及另一些天主教君主 (如巴伐利亚 Bayern、撒克森 Sachsen、布劳恩施维格 - 沃尔芬比特尔 Braunschweig - Wolfenbuettel) 以及美因茨和萨尔茨堡的总主教们于 1538 年在纽伦堡签订了一个将要维持 11 年的保卫盟约。已经有了战争的危險, 尤其黑森 (Hessen) 的菲利普是一个好斗的人, 但当时他患了一种性病, 所以他无法行动。在另一方面, 皇帝又要面临土耳其人的威胁, 所以要尽力与新教的人进行谈判。这就导致 1539 年 4 月的法兰克福规定 (Frankfurter Anstand)。这个规定要求保持和平, 而针对新教的人, 与教产纠纷有关的法案被悬挂 15 个月。另外要在第二年的夏天举行一个“宗教辩论”, 为了获得“基督徒们的美好合一”。

这就开启了宗教辩论 (Religionsgesprache) 的时期。通过宗教交谈, 人们希望能够彼此了解, 甚至能够消除信仰上的对立, 但不久后他们发现, 这个措施也并不是很有效。他们于 1540 年 6 月在哈根奥 (Hagenau) 开始筹划的对话, 于 1541 年 1 月在沃尔姆斯继续谈论, 而 (特别重要) 在 1541 年 4、5 月在雷根斯堡 (Regensburg) 的帝国会议上继续进行这些对话, 当时皇帝也在场。天主教的主要代表是艾克 (Johann Eck)、瑙姆堡 (Naumburg) 大堂圣职团的冯·普夫鲁格 (Julius von Pflug)、科隆的格若佩尔 (Johann Gropper), 而新教方面的代表是梅兰希顿、布采尔 (Bucer) 以及来自黑森的皮斯托留斯 (Johann Pistorius)。教宗的使者是枢机孔塔里尼 (Gasparo Contarini) 和莫德纳 (Modena) 的主教摩若尼 (Morone), 他们都有学问并愿意推广改革。他们尽量使用一些普遍的术语和概念, 以便在一些神学问题上达成共识, 比如在人的原始状态、自由意志、原罪和称义/成义方面。面对公教和新教的“称义说”, 孔塔里尼 (Contarini) 枢机甚至愿意接受一种 (无法坚持的) 中间立场 (einen unhaltbaren Kompromiss), 因为他支持“双重正义”的理论 (iustitia imputata et inhaerens“计算的和内在的正义”)。然而, 这种中间立场受到罗马教廷和路德双方的谴责。在进一步的谈论中, 在教会论、感恩祭 (圣餐) 和教会的圣统制的问题方面双方也无法达成共识。因此, 这次的宗教对话没有获得真正的突破。在 1541 年 7 月的帝国议会“结论性规章” (Reichstagsabschied) 中, 皇帝重申了纽伦堡声明的有效性, 直到下一个大公会议或另一个帝国议会有别的规定, 而教产的法案又被悬挂。因为皇帝很快需要面对土耳其人的协助, 他又在一些秘密协议中向新教的代

表们作出一些让步——很多公教徒因此感到愤怒。皇帝保证新教的人可以拥有他们所没收的教产,也允许在各国进行一种“基督徒的改革”(“christliche Reformation”),皇帝又说将来可以在帝国经济部的法院中允许有新教的律师。

165.4 当时的德国新教派获得了如此大的成功,但恰恰在这个时刻黑森的路德派的“小妾丑闻”遭到非常大的批评,所以这位新教的旗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失去了政治上的威信。路德派于1523年与撒克森公爵格奥尔格(Georg)的女儿克里斯提纳(Christine)结婚,与她有七个孩子,但他很长时间以来与别的妇女有不正当的关系。在1539年,他决定要让一个17岁的宫廷女士,即马格瑞塔(Margareta von der Saale)当他的“小妾”,而他的正式妻子也同意。他殷切地要求路德和梅兰希顿允许他这样做,而路德和梅兰希顿说,根据《旧约》的犹太人祖先的榜样应该可以,但他们这种“告解劝告”(Beichtat)必须保密。因此,他们于1540年3月4日结婚。然而,这件事不久后被揭露,虽然路德建议可以用“有用的诺言”(Nutzluege)的办法。这种丑闻引起众人的争论,而路德派的名誉彻底丧失。根据帝国的法律,重婚罪(Bigamie)的惩罚是斩首(死刑),这位侯爵需要从皇帝那里获得“特赦”(Amnestie)。因此,路德派于1541年6月和皇帝签订了一个为新教的事业有负面影响的条约。因此,皇帝能够强迫尤利克-克雷维的威廉(Wilhelm von Jülich-Kleve)公爵放弃他的地区的“新教化”,而且皇帝也影响了格尔登(Geldern)地区。在别的地区(至少在德国西北部的教区)新教的进展也停滞不前。

165.5 皇帝参与了对付阿尔及尔(Algier)的战役(1541年10月)——这次军事活动无成果——以及再一次需要对付土耳其人(1542年6月)和法国人(1542-44年)。在这一段时间内,新教又获得扩展。选帝侯约翰·腓特烈(Johann Friedrich)和撒克森的摩瑞茨(Moritz)公爵(1541-1553年)占领了撒克森地区的瑙姆堡-泽茨(Naumburg-Zeitz)教区、迈森(Meissen)教区和梅泽堡(Merseburg)并在这些地区进行新教化。在瑙姆堡(Naumburg)教区,被指定的冯·普夫鲁格(Julius von Pflug,参见165.3)没能当主教,但路德“祝圣”了一位神学家:冯·安斯多夫(Nikolaus von Amsdorf),而公爵指定这个人新为教会的主教。在布劳恩施维格-沃尔芬比特尔(Braunschweig-Wolfenbuettel),撒克森的选帝侯与黑森的路德派侯爵驱逐了天主教的路德派公爵亨利(Heinrich)——他曾经坚定地支持天主教信仰,但他的道德生活太放松——并依赖于维滕贝格的改革者布根哈根(Johann Bugenhagen)而强制性地落实新教的制度(1542年)。因此几乎整个德国北部地区从波兰边界到威悉

(Weser)河都落入新兴的制度下。在南部,那位负债沉重的伯爵欧特·亨利(Ott - Heinrich)在法尔茨 - 纽堡(Pfalz - Neuburg)没收了教产并宣布了新教的教会制度(1543年)。在库尔法尔茨(Kurpfalz)地区,新教的影响也逐渐扩大。选帝侯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 1544 - 1556年)于1544/1545年转向新教。新教的势力甚至强有力地侵入了德国西北地区的教区。当时管理明登(Minden)、明斯特(Münster)和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教区的人是伯爵瓦尔德克(Franz von Waldeck),他是一个完全没有资格的教会领导。他申请加入施马尔卡登联盟(Schmalkaldischen Bund)并要改变他的教区制度,使之变成一个世俗的公国——他早就让人们在他的地区中传播新教的教导。然而,明斯特(Münster)的大堂圣职团很勇敢地抵抗他的计划。甚至在科隆的重要总教区中,传统的信仰也似乎被放弃了。那位没有神学修养、但享受世俗生活的总主教维德(Hermann von Wied)请斯特拉斯堡的改革者布采尔(Bucer)来到波恩(Bonn)讲道(1542年),也请梅兰希顿和布采尔(Bucer)拟订一个改革计划(1543年)。然而,科隆的大堂圣职团、大学以及科隆的市政府都成功抵御“新教化”的影响,而且在科隆的圣巴巴拉(St. Barbara)隐修院以及通过早期的耶稣会会士的活动(1543年以来)产生了莱茵兰(Rheinland)地区的天主教复兴运动的雏形。教宗保禄/保罗三世(Paulus III)于1546年4月罢免并绝罚了瓦尔德克(Waldeck)总主教。

1546年6月于1544年夏天在施派尔(Speyer)举行的帝国议会上,为了抵抗法国人和土耳其人,皇帝需要新教派的支持,所以他再次向新教作出很多让步,而教宗保禄/保罗三世强烈谴责这些让步:被没收的教产的收入可以合法地在教会和学校方面投资;没收教产的种种法案被悬挂,将来要在一个“自由的基督宗教的全德国主教会议”上谈论双方的调和,或在宗教交谈及新的帝国议会上进行谈论,而双方要提供改革计划。因为皇帝和外在的敌人达成协议[与法国签订了1544年9月的克瑞皮(Crepy)和约,与土耳其人签了1545年11月的和约],他至少能够比较自由地面对宗教的问题。皇帝支持教宗保禄/保罗三世宣布将于1545年3月在特伦托(Trento)召开的大公主教会议。在1545年春天在沃尔姆斯的帝国议会上,德国的新教代表很果断地拒绝教宗的邀请,所以他们没有参加大公会议。路德再一次激烈地表达了他对宗座的憎恨并写了一个相当粗犷的著作:《反对魔鬼在罗马建立的教宗制度》(*Wider das Papsttum zu Rom, vom Teufel gestiftet*)。皇帝愿意继续进行宗教辩论,但他意识到唯独武力才能够解决问题。于1546年1月到3月在雷根斯堡

(Regensburg)的帝国议会上,人们还举行了所计划的宗教辩论,但都没有成果,因为新教的代表都不愿意参与这次对话。

165.7 引起了这些分裂的人物——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没有见到德国宗教分裂导致的战争。他一直到最后仍坚守他的信念,始终认为反抗“宗座的种种恶习(papistische Greuel)”是一个合理的奋斗,是神赋予他的一个特殊使命,神要他宣布真正的福音。他的晚年受了疾病和各种挫折的影响。他在那些新教地区也见到了道德上的堕落、新教信徒的分裂与迷惑以及世俗权威对教会制度的全面干涉,这一切带给他的是忧郁和失望。62岁的他在1546年2月18日在他的出生地艾斯雷本(Eisleben)去世——他当时正想解决曼斯菲尔德(Mansfeld)伯爵家族的一些争论。他被埋葬于维滕贝格的宫殿教堂。他去世的原因大概是长期的心脏病爆发了。20年以后出现了“路德自杀”的谣言,但这显然属于传说,没有历史根据。

在评价路德方面,公教(天主教)和新教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难免的事,因为双方尚未达成共识。然而,严肃的历史研究在20世纪已经获得了双方观点的初步接近。实际上,在新教内对于路德的评价也并不一致。毫无疑问,路德在世界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是一个伟人。19世纪的历史学家德林格(Döllinger)曾经(1861年)称他为“当时最伟大的德国人”或“德国最有影响的民众人物(gewaltigster Volksmann)”,这也是有根据的说法。他毫无保留地投入了一生,由他引发的运动影响了教会,使教会走向新的方向。那些拥护着他的人会毫无保留地敬仰他或佩服他——对于他的敬仰在他去世以后马上开始——但公教信徒无法完全赞同这种敬仰,因为他们认为路德的事业并不是教会的真正改革;而且,他们也会觉得,他的人格缺乏某些特征——如果上主选择和召叫一个“改革者”,应该可以期待他会拥有这方面的特征和美德。

毫无疑问,路德具有非凡的天赋和深切的信仰。我们看到他具有热心和同情心,内心的虔诚和对神的坚定依赖。他一生都怀着坦然的态度、始终无私、慷慨,他不懈地工作,有不可屈服的意志力,但他也有火焰般的激情、无限的自信、固执己见的态度、统治欲,他是一个好争辩的人,喜欢嘲笑别人,对于他的对手他不懂得和好。他在某些方面很保守,甚至太保守,固执地恪守字面上的说法——因此部分的学者,如特劳尔奇(Troeltsch)认为,他更多属于中世纪,而不属于近现代——但他又是非常进步的人,渴望自由,反抗威权,甚至是革命性的人。他的性格有这两种

层面,这就形成某种特殊的模棱两可的特征,使人很难作出全面的评价。路德也多次让某些心情或情绪影响他的决定,并且喜欢在语言上用夸大的或特别尖锐的话语(他曾经被称为“夸大博士”Dr. hyperbolicus)。从基督宗教的伦理学来看,说一个“伟人”自然也可以有“英雄般的巨大的恶习或不足的地方”也是不能成立的。路德的语言是非常粗俗的,有时候甚至是挖苦的;虽然当时有很多作者在语言上不太文明,他在这方面尤其突出。他本来要当一个宗教老师,一个改善道德的人,一个来自上主的先知,要提高人类的水平——怎么能用这种不文明的语言呢?有的学者说,他在年轻时候经历过一次精神性休克,这样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后来如此敏感,很容易受刺激或陷入郁闷情绪;然而,这些说法都是很有争论的。另一些人也曾说,他始终惧怕魔鬼,他一直认为一切外在的或内在的诱惑都来自魔鬼及其黑暗的势力,这种思想也许使他的精神生活变得比较阴暗,甚至成为一种病态。在晚年的时候,路德特别多的强调世界末日的到来,但末世论思想从一开始就影响了他的思考,而他认为自己的活动是历史终结的重要因素之一。

166

从施马尔卡登战争(Schmalkaldischer Krieg) 到奥格斯堡(Augsburg)的宗教和约(1546 - 1555 年)

166.1 因为与新教人达成协议的一切和平努力均告无效,所以卡尔五世认为,必须采取“最后的考虑”,即战争(ultima ratio des Krieges)。几年以来,他预先见到了这种可能性并作了一些准备。他的盟友是自己的弟兄费迪南,教宗保禄/保罗和巴伐利亚的威廉四世(Wilhelm IV)公爵,同时皇帝也努力征取几个新教君主的支持,比如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Brandenburg - Kulmbach)的伯爵阿尔布瑞克特·阿尔克比亚德斯(Albrecht Alcibiades)和汉斯(Hans von Brandenburg - Küstrin),布劳恩施维格-卡林贝格(Braunschweig - Kalenberg)的公爵艾瑞克(Erich),尤其是公爵撒克森的摩瑞茨(Moritz von Sachsen, 1541 - 1553 年)——他是黑森的菲利普(Philipp von Hessen)的女婿。摩瑞茨(Moritz)是一个冷静的、只顾自己利益的、没有宗教热忱的人。皇帝许诺他将要使他成为“选帝侯”,并且承诺部分的“选帝侯国撒克森”的地区将也要归于摩瑞茨(Moritz),所以他也拥护了皇帝。在1546年7

月,由于新教的君主(所谓的施马尔卡登联盟 Schalkaldener)在多瑙(Donau)河地区已经开战,所以皇帝宣布这个联盟的领导者——撒克森的选帝侯与黑森的侯爵菲利普——被剥夺法律保护,因为他们破坏了“普遍的和平”。这个施马尔卡登战争(Schalkaldische Krieg,1546 - 1547年)很快便过去了,结果对皇帝很有利。符滕堡的乌尔里克(Ulrich von Wuerttemberg)与德国南部的城市早在1546年被迫服从皇帝。因为摩瑞茨(Moritz)侵略了选帝侯国撒克森,撒克森的选帝侯必须回国,而卡尔五世皇帝于1547年4月24日在Muehlberg(MuehlbergX)的罗考尔海德(Lochauer Heide)击败了选帝侯,并将其逮捕。他被迫放弃选帝侯国,而摩瑞茨(Moritz)获得他的地区以及艾尔内斯特地区(Ernestinische Lande)的一半。不久后,黑森的侯爵菲利普也无条件地向皇帝投降,他也同样被拘留。因此施马尔卡登联盟(Schalkaldische Bund)便解体了。科隆那位被绝罚的总主教赫尔曼(Hermann,参见165.5)早在1547年2月便已被迫退位(他于1552年去世,晚年加入新教)。他的接班人是他的副主教伯爵施奥姆堡的阿多夫(Adolf von Schaumburg),一位有坚定的公教思想的人。那位曾经被驱的冯·普夫鲁格(Julius von Pflug,参见165.5)现在可以正式在瑙姆堡(Naumburg)任主教(1547年5月),而那位曾经被驱逐和拘留的亨利(Heinrich)公爵也可以回到自己的公国布劳恩施维格-沃尔芬比特尔(Braunschweig - Wolfenbuettel)去;不过,他的地区基本上还继续有新教的制度。

166.2 因此,在皇帝看来他达到了第一个目标,他似乎恢复了德国在宗教上的合一。然而,实际上他只能克服作为军事联盟的新教,并没有改变作为宗教组织和教会的新教。皇帝希望,教廷和皇帝能够一起在大公会议上整理教会方面的问题。然而,主教会议在1547年3月从特伦托(Trento)迁到博洛尼亚(Bologna,参见174.4),而这一点又引起了教宗和皇帝之间的严重分歧。在这样的条件下,卡尔想自己解决问题。他在所谓的“武断的”(“geharnischten”)奥格斯堡议会(1547 - 1548年)上建立了一个暂时的秩序,即所谓的Interim(《暂且》,宣布于1548年6月30日),这部文件的编者是瑙姆堡(Naumburg)的主教普夫鲁格(Pflug)和美因茨的副主教赫尔丁(Michael Helding)以及新教的神学家阿格瑞克拉(Johann Agricola,参见169.2)。他们的文件基本上代表公教思想,但在大公会议的决定之前,新教的牧师被允许结婚,而平信徒也被允许领受圣血。文件没有提到被没收教产的归还。在帝国议会上有部分的天主教代表也不接受这个文件,所以普夫鲁格(Pflug)为他们

又拟订了一个附加文件(所谓的 Formula reformationis“改革原则”)。

然而,皇帝的“暂时宗教规定”在两方面都没有获得成功。一方面,教宗不满于皇帝对教会领域的干涉,另一方面,新教的人对于皇帝的态度也是普遍的反感。只有在皇帝有权力的地区——比较多在德国南部——能够落实这些规定。然而,民众在很多地方有一种“被动的抵抗”态度,而当时很缺少一些能够胜任的天主教圣职人员,缺乏能干的司铎,这一点是一个巨大的阻碍。在德国北部有一系列城市和君主,他们直接拒绝“暂且规定”。马格德堡(Magdeburg)成为抵抗运动的核心。撒克森也保持一种敌对的态度。摩瑞茨(Moritz)选帝侯命令梅兰希顿以及另一些神学家在1548年12月编写一个比较淡化的“暂且规定”形式(所谓的“莱比锡暂且规定”Leipziger Interim),并公开宣布。关于与此有关系的“无善恶主义”(Adiaphora)争论,见169.2。

166.3 后来的发展并不符合皇帝的期望。特伦托(Trento)大公会议于1551年再一次召开,而由于卡尔皇帝的推动,这次也有一些德国新教徒的代表参与会议,但也没有结果(参见174.5)。同时,德国的情况逐渐走向一个灾难性的转变。那个狡猾的摩瑞茨(Moritz)选帝侯在新教中被视为背叛者(“迈森的犹达斯”“Judas von Meissen”)。现在他认为皇帝欺骗了他,所以他违背了皇帝,并于1551/1552年的冬天组织了几个德国君主形成一个反对哈布斯堡(Habsburg)的联盟,并与法国的亨利二世(Henri II)联盟。他们的目标是(根据联盟的文献)保护“诸侯们的自由”并摆脱皇帝的“野蛮、严厉和恒久的奴役”,并且坚持新教的存在。如果法国支持这个联盟,它将获得德意志帝国的部分地区,就是罗兰(Lorraine)地区的梅茨(Metz)、图尔(Toul)和维尔顿(Verdun)。这个联盟的军队在1552年春天侵略了德国南部,法国国王同时占据了罗兰地区,而与法国有联盟的苏丹苏莱曼二世(Suleiman II)开始侵略匈牙利。皇帝被迫从因斯布拉克(Innsbruck)逃走,而特伦托(Trento)的会议被解散(参见174.5)。奥地利的费迪南和新教联盟的君主们在1552年8月的帕骚协约(Passauer Vertrag)中规定,“暂且规定”(Interim)被取消,而那些拥护奥格斯堡信条的人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直到下一个帝国议会。黑森的非利普(Philipp von Hessen)和撒克森的约翰·腓特烈(Johann Friedrich von Sachsen)都被释放。

166.4 由于一些战役和战乱——卡尔五世抵抗法国和土耳其人,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Brandenburg - Kulmbach)那个无节制的伯爵阿尔布瑞克特·阿

阿尔克比亚德斯(Albrecht Alcibiades)的侵略——最后的决议被拖延到1555年在奥格斯堡举行的帝国议会上。与帕骚(Passau,1552年)一样,皇帝让他的弟弟费迪南进行谈判,因为他感到非常绝望。他一方面要忠于政治家的角色,但作为天主教徒和皇帝,他又不愿意参与一些他应该谴责的事。他一步一步地将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荷兰与西班牙的政权交给了他的儿子菲利普(Philipp,1554-1556年),并于1556年9月让费迪南管理德意志帝国的事务。此后,他退隐到西班牙艾斯特马都拉(Estremadura)的圣尤斯特(San Yuste)的热罗尼莫(Hieronymus)会隐修院,在那里以祈祷和默想度过余生(1558年9月21日去世)。他的死亡意味着中世纪的那种普世性意义上的德意志帝国的永远消失。

在1555年9月25日签订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Augsburger Religionsfriede)首先规定天主教徒和拥护奥格斯堡信条的人之间要有“永久的”和平。这种在帝国法律上有效的规定没有包括茨温利/慈运理派和重洗派的人。另外,所谓的上层社会阶层的代表,即君主们、城市和直接属帝国的骑士(Reichsstände)有权利自由地选择他们的宗教。他们的选择也是他们管理的领土的准则。这后来被称为“进行改革的权利”(“Ius reformandi”);换言之,当时有效的原则是后来所说的“谁的领土,谁的宗教”[Cuius regio, eius (et) religio]——这个原则实际上自从施派尔(Speyer)议会(1526年,参见163.1.3)以来影响着新信仰的扩展。那些中间的层次(下层的贵族)以及其他的民众在宗教信仰上都得服从他们国度的领导。然而《和约》明文规定,他们有迁移的权利(ius emigrandi),就是说他们不会因迁移在财产和名誉上受损失(除了在荷兰以外)。另外,在帝国的城市内如果有少数人持有别的信仰(比如天主教信仰),这些少数人应该继续被宽容。在新教的地区内,公爵接受主教们的司法权。就教产而言,新教可以继续拥有一切他们在1552年(在帕骚协议的时候)控制的隐修院和教堂。帝国的财政法院中将有相称的新教人士。在另一个问题他们仍无法达成共识:天主教的主教君主是否应该有改革的权利?这个问题对公教非常重要。最终,费迪南凭着皇帝交给他的权利规定,如果一个主教或隐修院院长加入新的宗教,他将失去他的职位、他的收入以及他的领域,而这一切都保留在传统教会内。这个规定被称为教会的保留(Reservatum ecclesiasticum),它被写入《宗教和约》的正文中,虽然新教的人并不同意它。为此,费迪南在一个秘密条约中(所谓的《费迪南声明》*Declaratio Ferdinanda*)规定,在天主教地区内如果有一些骑士、城市或小团体长期以来支持《奥格斯堡信条》,他们就

可以继续享受宗教上的自由。

奥格斯堡的《宗教和约》肯定了德国在教会制度上的分裂并为长远的未来规定了两个信仰团体之间的关系。这不是说是真正的和平,因为双方都不满足于他们的权利,尤其“教会的保留”和“费迪南声明”包含了一些将会引起新的冲突的因素。另外,这个规定严重地损害了公教会的种种权利,所以教宗保禄/保罗四世(Paulus IV)通过他的代表们提出一些反对《奥格斯堡和约》的谴责也是可以理解的事。

167

茨温利/慈运理(Zwingli)和瑞士德语地区的改革

167.1 瑞士的德语地区在施瓦本战争(Schwabenkrieg, 1499年)中成功地取得了独立于德意志帝国的自主权。这里的教会的情况也相当不理想,有很多缺陷需要进行改革,所以在瑞士地区的宗教改革也拥有很多支持者,与德国北部一样。然而,在那里有更多政治因素和人文主义目标发挥着作用。很多地方也接受了“唯独《圣经》”的原则,但这些城市的市政府很缓慢采取行动来实现这些原则。当弥撒被禁止时,双方的界线才划清楚。

瑞士的13个州中最重要的是伯尔尼(Bern)和苏黎世,而苏黎世成为改革运动的中心。这种改革的推动者是茨温利/慈运理(1484 - 1531年),他的家乡在托根堡(Toggenburg)地区的维尔德豪斯(Wildhaus)。他曾在维也纳(Wien)和巴塞尔(Basel)学习,很喜欢进行人文主义研究,后来成为格拉鲁斯(Glarus)城的司铎(1506年),于1516年去了那个繁荣的朝圣地玛利亚 - 艾恩西登(Maria - Einsiedeln),而在1519年年初在苏黎世的格若斯明斯特(Grossmuenster)的圣职团当“民众司铎”(Plebanus)。他曾经陪同格拉鲁斯(Glarus)的士兵在意大利的战役中(1513年,1515年),当战场上的讲道师(Feldprediger)。他的神学立场是“开明的人文主义”(aufgeklärter Humanismus)。他也和埃拉斯谟有直接的关系,并愿意和他一样,主张取消朝圣活动、对圣人的尊敬、对圣髑的尊重以及其他的“事功灵修(Werkheiligkeit)”,要恢复“基督的哲学”(“Philosophie Christi”)。他很认真地研究了《圣经》、古代的经典和教父的著作,尤其是奥古斯丁(Augustinus)的作品,并在

讲道时从道德的角度来说明《旧约》和《新约》。一位来自米兰的方济各会会士三松(Bernhardin Sanson)于1519年在瑞士宣布了那个引起争论的“圣伯多禄/彼得的大赦”，这促使茨温利采用更严厉的言词传播道德思想，虽然当地的主教，即康斯坦茨的胡格·冯·兰登贝格(Hugo von Landenberg, 1496-1528年)禁止这个“大赦讲道者”在这个教区内讲道，而教宗良/利奥十世也因瑞士联盟的要求命令三松(Sanson)离开瑞士。

路德的榜样和他的著作影响了茨温利继续走他的路，使他一步一步脱离教会。在神学上，他接受了维滕贝格的改革者(即路德)关于“信仰”、“称义/成义”和“唯独《圣经》”的观点，同时在某些地方还超过了路德。他基本上是一位理性主义者，温和地对待肉身的渴望，从性格和爱国精神上看，他也是一个政治家，并很善于利用自己在苏黎世的影响。早在1520年有人已经劝勉该城市的市政府宣布这样的规定：司铎(在讲道时)要唯独以《圣经》为标准。他的讲道鼓动人心，其中一个后果是某些人在苏黎世公开违背了守斋的传统规定(1522年)。当康斯坦斯的主教因此批评他们时，茨温利出版了一个论文(讲道稿)：《论选择食品的自由》，并与另外10名圣职人员一起向主教和瑞士联盟的“联盟议会”(Tagsatzung)提交一个申请书，其中要求允许平信徒宣讲福音，又要求取缔圣职人员的独身制度，因为很多人无法遵守这个规定，而他们自己也没有完全遵守它。茨温利于1522年秘密地结婚，而于1524年把他的婚姻公开化。为回应他的推动，苏黎世的市政府于1523年1月举行了一个大的“辩论会”。为此，茨温利编写了他的“67条”(Schlussreden或“命题”)——除了他的《论真的和假的宗教》(Commentarius de vera et falsa religione, 1525年)以外，这是他最重要的改革文献。在这个著作中，他放弃有形的教会、传统(圣传)、罗马宗座、特殊的司祭职、弥撒、修会的圣愿、炼狱、大赦、守斋、节日和庆日的思想，并认为世俗的领导也应该管理教会。不出所料，这个“辩论大会”的结果是这位改革者获得胜利，而他也被允许在第二个“辩论会”上(1523年秋天)可以坚持自己关于圣像和弥撒的观点。在1523年到1525年间，苏黎世地区全部落实了他建议的改革，他们取消了圣像，取缔了隐修院和圣职团的团体，禁止弥撒，甚至对那些在外面望弥撒的人予以罚款。然而，他们也不容忍重洗派——其中有一些人甚至被处以死刑。茨温利规定的礼拜是非常简单的，在开始的时候只有祈祷，宣读《圣经》和讲道。连圣歌和管风琴的音乐在很长时间都被禁止。他们一年四次使信徒接受圣体和圣血(可以同时领受)。茨温利认为，感恩祭(最后的晚

餐)只是一个为了纪念基督苦难的象征性仪式(参见关于圣餐的争论,169.1)。他也把圣洗圣事的“圣宠内含”(即受洗者处于恩宠状态)放弃,认为圣洗只是基督徒的“盟约象征”(christliches Bundeszeichen)。

167.2 瑞士联盟的其他州起先对苏黎世的改革提出抗议,并于1524年劝勉他们不要进行改革,但没有效果。苏黎世的改革在后来几年内广泛传播到说德语的瑞士地区,而茨温利的圣餐教导和婚姻制度也在德意志帝国的南部地区被接受(参见163.4;164.1)。只有那些比较偏远的、处于内地的州仍然保持着天主教的传统信仰,比如乌里(Uri)、施维茨(Schwyz)、翁特瓦登(Unterwalden)、组格(Zug)、卢塞恩(Luzern)、弗里堡(Freiburg)。这些地方也采取了一些进行改革的措施,为了保卫天主教的立场于1526年5月和6月在阿尔高(Aargau)州的巴登(Baden)举行了一个“宗教辩论”。代表公教立场的参与者有艾克(Johann Eck,参见159.5),康斯坦茨的教区长法布里(Johann Fabri,参见164.1)以及穆尔纳(Thomas Murner,参见160.3)——他在1525年和1529年生活在瑞士并发行一些尖锐的、有创造性的、反驳革新者的文章。在新教一方参与的人有来自巴塞尔的厄克兰帕迪乌斯(Oecolampadius)和来自伯尔尼的哈勒尔(Haller,见下)。苏黎世和茨温利拒绝参与这次宗教辩论。虽然对话的结果是公教思想获得更多支持(82票对于10票),但瑞士的改革运动仍然继续进行。

尤其巴塞尔城也开始加入革新运动。在那里,激进的人文主义(埃拉斯谟 Erasmus 和他的圈子)早已经铺路了,而来自维恩斯贝格(Weinsberg)的厄克兰帕迪乌斯(Oecolampadius,原名胡斯根 Huessgen)在1523年到1531年间在那里任教并当牧师,他也推行改革。市政府于1527年决定可以自由进行改革,而各种工人协会的起义于1529年也拥护宗教改革。城民们先破坏了圣像,此后开始镇压传统的公教信仰。他们也很排斥一切其他的思想(starke Gewissenstyannei)。在1528年的瑞士,很多地区也开始进行宗教改革。最有影响力的有伯尔尼州、圣伽伦(St. Gallen)城(该城的医生和市长是瓦特 Joachim von Watt 或 Vadianus,一位人文主义者)、托根堡(Toggenburg)伯国、莱茵塔尔(Rheintal)地区和比尔(Biel)伯国都加入革新运动。在伯尔尼市,那位很有才华的画家和讽刺文学家马努尔(Nikolaus Manuel)和大堂司铎哈勒尔(Berthold Haller)是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他们在1528年1月举行了一个很大的宗教谈论会,参与的人包括茨温利和其他的改革首脑,但参加的天主教神学家不多。这个谈论会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因此,格拉鲁斯州(大

部分上)、沙夫豪森(Schaffhausen)州和图尔高(Thurgau)州也接受了革新,纳沙泰尔(Neuenburg / Neuchatel)于1530年加入。格劳宾登(Graubunden)州和阿彭策尔(Appenzell)早于1524/1525年就允许每一个团体选择自己的制度。

167.3 和德国一样,瑞士地区宗教上的分裂也同样引起了政治上的不和睦以及危险的张力。尤其在那些所谓的“共同地区”,如图尔高(Thurgau)和莱茵塔尔(Rheintal)引起的冲突,因为在这些地区双方的利益有直接的冲突。两派都想通过联盟确保自己的利益。苏黎世于1527/1529年和康斯坦茨、伯尔尼和圣伽伦以及另一些城市签订了“基督徒堡权”(“christliche Burgrecht”),但五个保持传统信仰的州于1529年和奥地利的大公爵费迪南一起形成一个“基督徒协盟”(“christliche Vereinigung”)。战争一触即发时,双方于1529年6月签订了第一个卡佩勒和约(Kappeler Landfrieden),这个和约对于革新者也有一些好处。茨温利始终追求的目标是要在全瑞士镇压天主教传统,并使苏黎世(Zurich)成为瑞士联盟中的领导者。他的“高层政治”策略甚至计划与外国一些国家组织一个反对哈布斯堡(Habsburg)的联盟,他想拉拢黑森的路德维希、法国、丹麦和威尼斯。然而,这个计划无法实施,因为在马尔堡(Marburg)举行的“宗教辩论”上关于“圣餐”问题无法达成共识(参见163.4)。为了生存(他们遭受食粮封锁!)那些保持传统信仰的州再次被迫拿起武器。因为伯尔尼没有帮助苏黎世,那些“核心州”(指Uri, Schwyz, Unterwalden)于1531年10月11日在卡佩尔(Kappel)获得胜利。作为随军讲道师的茨温利也带着武器参与了战争,但他和另外24个讲道师一起阵亡。刽子手将他的身体切成四块并烧毁。苏黎世的军队在组根贝格(Zugenberg)遭受了第二次失败,所以他们于1531年11月签订了第二个卡佩勒和约(Kappeler Frieden)。这个和约很公平,也很均衡,使每一个州都具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在那些“共同的地区”中,每一个教堂的团体可以自己选择,而其中有一部分的团体回到了传统信仰中。曾经被镇压的圣伽伦隐修院被再次恢复,但圣伽伦城继续保持新教信仰。实际上,茨温利类型的新教制度和教导不久后便消失了。在茨温利以后,他的接班人布林格/布灵尔(Heinrich Bullinger,1575年去世)接任管理苏黎世的教会。在他的领导下,信徒们承认了所谓的《苏黎世同意书》(Consensus Tigurinus),其中基本上接受了加尔文关于圣餐的教导。其他的持有新教信仰的州也逐渐接受了这个协约。几年后他们达到了更进一步的合一,因为大部分革新的教会团体接受了布林格/布灵尔(Bullinger)编写的《瑞士信条》(Confessio Helvetica,1562年写,

1566 年公布)。不过,在说德语的瑞士地区中,教会的制度仍然保持着茨温利/慈运理的风格。

168

在日内瓦(Geneva)的改革运动。 加尔文(Calvin)和种种改革宗教会

168.1 在说法语的瑞士地区中——其核心城市是日内瓦——出现了新教的另一种新形式。在 15 世纪,萨夫伊(Savoy)的公爵们在罗马的协助下占据了日内瓦的主教座堂(就是说,当地的主教属于该贵族家庭)。其结果是主教和该城的中产阶级人士产生了长期的冲突。为了对付萨夫伊的公爵查理三世(Charles III),日内瓦城民与伯尔尼和弗里堡(Freiburg)签订了一个盟约(1526 年)。萨夫伊(Savoy)家族必须承认城民在政治上的自主权(1531 年),所以主教的世俗权利就被取缔了。自从 1532 年,在该城推动宗教革新的人是法雷尔/法瑞尔[Wilhelm(Guillaume) Farel]。这位来自道芬(Dauphine)地区的法国人很有口才,在讲道时大声地宣布他的思想(被称为“发雷霆者”,der “Donnerer”)。在两个“宗教谈论会”中,传统的信仰没有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所以该城的主要教堂于 1535 年被改革派占据。市政府禁止举行弥撒并宣布新教的教义是他们的“国教”(Staatsreligion)。因此,当时的主教包末(Pierre de la Baume,1523 - 1544 年)和大堂的圣职团从此以后居住在萨夫伊(Savoyen)地区的阿内西(Annecy)。

168.2 在初期阶段,宗教改革使日内瓦城陷入极大的迷惑与混乱中。那个充满激情的法雷尔/法瑞尔(Farel)无法维持秩序,只有来自法国北部的加尔文(Jean Cauvin / Calvin,1509 - 1564 年)才完成这份工作。他是宗教改革第三个主要代表,比路德更清楚地追求他的目标,而在宗教信仰的深度和道德水平的高度超过茨温利/慈运理。他出生在法国北部(Picardie)的诺恩(Noyon),是一位主教府公务员的儿子,曾经在巴黎(Paris)、奥尔良(Orleans)和布尔日(Bourges)学习法学并进行人文主义研究,在那些城市也接触过一些新教人士。他于 1533 年转向那个新的信仰,但加尔文自己所说的“突然皈依”,是一件无法澄清的事件。因为法国政府出于政治考虑镇压新教徒,他被迫离开家乡(1534 年)。他在巴塞尔出版了自己的主要

神学著作,即 *Religionis christianae institutio*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基督宗教的制度》/《基督教要义》,1536年),在序言中他向法国弗兰西斯一世呼吁,请求保卫法国新教徒。在这部著作中,加尔文在教义、圣事和礼仪方面非常尖锐地提出新教与公教之间的差异。在1536年他经过日内瓦时,法雷尔/法瑞尔(Farel)恳切地求他留下为当地教会服务。他被指定为老师和讲道师后,立刻开始努力工作,编写了一部《信仰教理手册》和一个《信纲》,使所有的人发誓坚守这个《信纲》,并规定严格的教会纪律。然而,他的新秩序无法占上风,反对派获得胜利,两位改革者于1538年被驱逐出境。因此,加尔文在后来的3年中生活在斯特拉斯堡,照顾那里的移民团体。在1541年,他被隆重地召回日内瓦,再次开始推动种种革新,并逐渐影响了该城市的公共生活,并不懈地以神学老师、作者、教会的组织者和教会政治家的身份工作。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也愿意以新的方式恢复早期教会的社会制度,而他的清楚法律思维反映出法国人的精神。他在斯特拉斯堡获得了一些启迪——也有一部分来自巴塞尔的厄克兰帕迪乌斯(Oecolampadius)——并根据这些经验创立了一个新的教会制度,即所谓的“教会秩序”(Ordonnances ecclesiastiques)。这种制度于1541年被接受为日内瓦的教会制度。它有“长老-民主”的特征(presbyterianisch - demokratischer Charakter),其中有四个教会职位:(1)牧师(即讲道者);(2)老师(docteurs“博士”,教师);(3)长老;(4)执事。有两个委员会领导教会:所谓的尊敬的团体(Venerable Compagnie),由一些牧师和老师组成,他们管理教导的任职并指定牧师。第二个管理委员会是管理会(Consistorium),即由一些牧师和12个平信徒长老组成的监督机构(或法院),他们很严格地监督信徒们的全部宗教生活和道德生活,有一点相似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为了管理信徒们,他们每年去访问他们几次,但他们也会雇用一些间谍来查清某人的情况或听别人关于他的意见。如果有人不来参与礼拜,他们被提醒,如不改进,则被谴责,或被开除(不允许参与圣餐),他们被迫公开道歉,而那些犯严重罪的人(亵渎神,通奸,反对新信仰)将被交给“管理会”,会受到严格的惩罚。他们的审判包括死刑(1546年以前就有58个人被处以死刑),而且很多人被流放(驱逐出境)。虽然部分城民不太愿意接受这个新的制度,但加尔文的管理非常严密,他使所有的人服从。他们取消了一切教会节日,只保留了主日(星期天)。礼仪只限于讲道、祈祷以及歌唱《圣咏/诗篇》(Psalmi)的经文。人们一年四次领受圣餐,而他们使用的是普通的面包和葡萄酒。日内瓦的社会生活变得十分严肃和

严格,美丽的服装、舞蹈、玩牌、戏剧表演和类似种种娱乐活动都遭受严格的禁止。

168.3 为了建立他的“神圣统治”,“神统治”(Theokratie),加尔文不断努力工作,他也成为一个很老练的政治领袖。那些生活在城内的“爱好自由的人”(libertins)以及日内瓦的贵族人士——他们都喜欢享受生活的快乐——认为这个新的宗教制度带给人们的压力太大,但加尔文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来消除他们的影响力。另一些人批评他的神学观点,但他也克服了这方面的困难。一位反驳加尔文预定论(参见下文)的还俗加尔默罗会隐修者波尔塞克(Hieronymus Bolsec)——他是一位来自巴黎的医生——于1551年被审判,并被驱逐出境。另一位医生是西班牙的人文主义者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参见169.3),他否认“三位一体”的信条。加尔文早已提醒里昂(Lyon)的宗教异端裁判所要注意这个人,当他来到日内瓦后,于1553年10月27日被烧死。在1555年,加尔文克服了他的一切对手,他的地位再也没有受到什么挑战,他成为“新教罗马”(即日内瓦)的精神领袖和世俗领导(weltlicher Diktator)——从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都有很多因信仰被驱逐的移民来到他那里。现在他全面地落实了他所主张的教会秩序,并且愈加完善,最后创立了一个神学学院(1559年)来提高神学的教授工作。这座学院的指导者是加尔文最忠实的同工和接班人,即法国贵族贝扎/伯撒(Theodore von Beza,1605年去世)。因有许多国家的人在这个学院(大学)学习,它似乎成了加尔文为西欧创立的“传教学院”。通过著书立说,加上学生的宣传以及广泛的书信往来,这个改革者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1549年的《苏黎世同意书》(*Consensus Tigurinus*,参见167.3)也为结合属于茨温利制度的德语瑞士和属于加尔文制度的法语瑞士地区打下了共同的基础。在加尔文还活着的时候,他所发起的运动就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到法国、英国、苏格兰、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地区以及到荷兰(参见170;171;182-184)。在1560年后,这个教会制度也在一系列的德国公国中获得发展(比如在法尔茨 Pfalz、纳骚 Nassau、不来梅 Bremen、安哈特 Anhalt、黑森-卡塞尔 Hessen-Kassel、勃兰登堡 Brandenburg,参见180.2)。在这些地方,加尔文派的人根据日内瓦的榜样建设他们的教会团体,组织非常严密。在撒克森的所谓的秘密加尔文派(Kryptocalvinismus)和它所引起的争论也表明加尔文主义的深远影响力(参见169.1;185.1)。在法国、英国与荷兰,加尔文派——在16世纪中期以后,它被称为改革宗/归正派(reformierte Kirche)——发展得很快并且成为重大的政治力量。这个教会比路德宗/信义宗(Luthertum)更有使命感,也更积极

(zielbewusster und aktiver),它真正是一个“奋斗的教会”,有国际特征,并成为改革时期的公教的主要对手。在新教中,改革宗是人数最多的教派之一。

加尔文的神学在基本概念上符合路德和其他改革者的思想,但也有几个问题呈现出他自己的特征。它结合个人和教会、基督徒的自由和权威性。加尔文对于上帝的理解集中于上主的威严和神的自我荣耀(Selbstverherrlichung Gottes),其顶点是关于绝对的预定论的教导(Lehre von der absoluten Praedestination)。对于加尔文来说,只有那些被预选的人才属于教会。他们确信自己将要得救,也感觉到有义务必须尽力发挥一切道德上的力量。当然,加尔文的伦理学对于那些进行贸易的西欧国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影响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也许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他们视职业为“侍奉神”(Berufsarbeit als Gottesdienst; E. Troeltsch: “innerweltliche Askese”“世界内的克修”),而更重要的是外在的原因,比如在英国物价高涨,因为从美国输入了金子和银子,而对于国王专制的反感使17世纪的清教徒认为,自由的私人企业是最高的目标,工作和经济上的优越性特别重要。加尔文教义中的第二个特殊因素是关于“圣餐”的教导,在这方面他在路德和茨温利保持一个中间立场。他一方面认为,面饼和葡萄酒只是基督身体和血的象征,但他也承认,信徒能“灵性地享有”那个在天上受光荣的基督(即是“似是”的临在”virtuelle Gegenwart)。然而,只有那些被命定的人才能真正接受天上的食粮(“精神性食粮”alimentum),那些“定罪的人”(Reprobierten)领受的只是面包和酒(物质元素 elementum)。

169

新教内部的种种教义争论。反三位一体论者(Antitrinitarier)

169.1 所有改革者在一点上有一个共识,即:他们都想放弃天主教(公教)的部分教导和教会制度。然而,他们互相之间在一些核心的观点上也有争论(上面已经提到了一些纠纷)。另外,在新教的派别内又发生了一些分裂,形成另一些派别,比如重洗派(参见161.3; 165.1)、史文克斐(Schwenckfeld)派(参见165.1)以及其他的狂热者。在德国的路德宗内出现了很激烈的教义方面的争论,这些争论分裂了部分的教会团体,并且引起了世俗的权威的严厉镇压。路德还活着的时候——更多在他去世以后——在他的拥护者中间已有宗教主观主义的倾向(das Prinzip des

religiösen Subjektivismus),这也算为一种灾难性的结果。

最重要的是关于圣事的争论(Sakramentsstreit)。虽然路德否认面包和酒在本质上变成基督的圣体圣血,但他仍然承认,如果领受圣餐,基督仍在面包(和酒)的形式下临在(所谓的 Impanationstheorie“在面包内理论”)。为了解释这个奥迹,他利用“基督奥体无所不在”(Ubiquitaet des Leibes Christi)的概念。与此不同,他原来的同工 Karlstadt(卡尔施塔特,参见 160. 2; 161. 3)否认基督在圣体内的真实临在。根据他的说法,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Hoc est corpus meum)时,仅仅指着自己的肉身。后来,撒克森的选帝侯驱逐了卡尔施塔特。路德写了一部著作(*Wider die himmlischen Propheten*《反驳来自天上的先知们》,1524/1525年),其中全面地反驳了卡尔施塔特的观点。卡尔施塔特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屈服于路德并被允许回国(他 1541 年在 Basel 巴塞爾去世)。路德和瑞士改革者的“圣餐争论”有更大的影响。瑞士的革新者受了荷兰人胡恩(Cornelius Hoen / Hoon / Honius)的著作《基督徒的信》(*Epistola christiana*)的影响;这本书将耶稣的“这是我的身体”中的“是”理解为“象征”的意思。根据他的理性主义思想,茨温利宣布,这个“是(est)”有“代表”(即:“significat”)的意思(1524/25年)。巴塞爾的厄克蘭帕迪烏斯(Oecolampadius)和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参见 167. 2)的布采尔(Bucer,参见 164. 1)则将“身体(corpus)”理解为“身体的形象[signum (figura) corporis]”。因此,在路德和茨温利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而路德始终称他的对手为属于“狂热派”或“非基督徒”的人(unter die “Schwarmgeister” oder “Unchristen” gerechnet)。在马尔堡(Marburg)的“宗教谈论会”(1529年)上,他们仍无法调解双方的矛盾(参见 163. 4)。在 1530 年的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上,这种冲突也很明显,因为德国南部的《四城信条》(*Confessio Tetrapolitana*)被提出来,而它是和《奥格斯堡信条》(*Confessio Augustana*)对立的(参见 164. 1)。那位比较圆滑的布采尔(Bucer)最终能够在 1536 年 5 月的《维滕贝格协和书》(*Wittenberger Konkordie*)与路德达成共识——他们共同肯定的说法是梅兰希顿编写的“圣餐公式”,它很巧妙地隐藏布采尔(Bucer)自己的立场。路德宗的立场比较严格,而这个立场逐渐也在德国南部被传播,这一点对施马尔卡登联盟(Schmalkaldischer Bund)的强化很有影响。路德于 1544 年在他的《关于神圣圣事的简明说明》(*Kurzes Bekenntnis vom heiligen Sakrament*)中再次反驳一切否认“基督在圣餐中临在”的人。实际上,茨温利派的人后来并没有继续坚持原来的立场,而是转向了加尔文的“圣餐教导”(参

见 167.3; 168.3)。

后来,梅兰希顿引起了关于圣餐的争论。他在 1530 年代逐渐离开了路德的观点并接近加尔文的说法,即“灵性上接受基督”,根据 1540 年的《奥格斯堡修订信条》(*Confessio Augustana variata*, 第 10 条)。而且,在维滕贝格和库尔撒克森(Kursachsen)开始有很多人拥护他的观点。现在,那些“真正路德宗”的代表(所谓的 Gnesiolutheraner)——他们的首脑是来自伊吕瑞亚(Illyria)的历史学家弗拉克乌斯(Mathias Flacius),他是《马格德堡教会史》(*Magdeburger Centurien*, 参见第 1 卷, 4.4)的主要编作者——热烈地攻击了那些“隐秘的加尔文主义者”(Krypto-calvinisten)。在梅兰希顿去世时(1560 年 4 月 19 日),他悲伤地哀叹了“神学家们的疯狂”(rabies theologorum),但在以后的时期这些争论越演越烈。

169.2 除了“圣餐争论”以外,1530 年以后的新教德国地区还发生了一系列比较小的神学争论,它们都与路德的严格正统教导有关系,并且似乎都与梅兰希顿的淡化、缓和或协调性的观点有关系,见下文:

反规范主义争论(Antinomistischer Streit / Antinomistic Controversy): 艾斯雷本(Eisleben)城的讲道者阿格瑞科拉/阿格里克拉(Johann Agricola)反对梅兰希顿于 1527 年给库尔撒克森(Kursachsen)写的“视察信条”(Visitationsartikel),因为梅氏说,在宣布信仰之前应该有法律、引起人们忏悔的讲道。阿格瑞科拉(Agricola)认为,福音等于是爱的信息,而法律则是犹太人的事,与基督徒再没有关系。因为路德也感觉到他被攻击,所以他也严厉地反驳了阿格瑞科拉(Agricola)和他的拥护者(这就是所谓的“反规范主义争论”,1537 - 1540 年)。阿格瑞科拉(Agricola)收回了他的说法(1538 年),但他于 1540 年去了勃兰登堡,在那里成为约亚敬二世(Joachim II)选帝侯的宫廷神学家和讲道者(1566 年去世)。

不善恶争论(Adiaphoristischer Streit / Adiaphoristic Controversy, 1548 - 1555 年)是由《莱比锡暂且规定》(Leipziger Interim, 1548 年)引起的(参见 166.2)。弗拉克乌斯(Matthias Flacius Illyricus)、安斯多夫(Nikolaus von Amsdorf)和另一些马格德堡(Magdeburg)人士强烈反对梅兰希顿和其他的维滕贝格神学家们,因为他们认为,七件圣事、教会的一些习俗(如尊敬圣人/圣徒、圣像、礼仪服装、教会庆节、守斋等)等于是一些道德上“不善不恶”的“中间事物”(adiaphora, res mediae)。

欧西安德/阿西安得争论(Osiandrischer Streit / Osiandrian Controversy, 1550 - 1566 年): 这个争论影响了普鲁士(Preussen)公国的路德宗教会。纽伦堡的改革者

欧西安德/阿西安得(Andreas Osiander)自从1549年在克尼斯贝格(Koenigsberg)当牧师和神学教授;他反对梅兰希顿关于“称义/成义”的说法,因为梅氏认为这纯粹是一种“法律上的行动”(即“宣布无罪”,“称义”)。欧西安德(Osiander)的观点比较接近公教的神学,因为他说,人的“称义/成义”来自于基督真正居住在人内(reale Einwohnung Christi im Menschen),所以它是一种真正的“成义”。在欧西安德(Osiander)去世(1552年)后,一些人继续反驳他的观点。他的一位支持者,在克尼斯贝格(Koenigsberg)的宫廷讲道家冯克(Johannes Funck)甚至于1566年被斩首。

马约争论(Majoristenstreit / Majoristic Controversy, 1552 - 1562年)的主题是“善功”的角色。那位维滕贝格城的神学教授马约(Georg Major / Maier)——他支持梅兰希顿——认为如果一个人要得救,他的善功(行动)也是必要的,而哥塔(Gotha)的牧师长(Superintendent)梅尼乌斯(Justus Menius)支持这种观点(1552年)。在反驳他们的人中,安斯多夫(Nikolaus von Amsdorf)甚至说,善功为得救是有负面影响的。马约(Major, 1574年去世)后来收回了他的说法,而梅尼乌斯(Menius, 1558年去世)被迫放弃他的职位。

神人合作争论(Synergistischer Streit / Synergistic Controversy, 1555 - 1567年):这个争论是由莱比锡的牧师和神学教授普费弗英格(Johannes Pfeffinger, 1573年去世)引起的。他根据梅兰希顿的观点认为,如果人要得救,他需要在“成义”的过程中“与恩宠合作”(合作 = synergein)。在论战中他的对手是安斯多夫(N. von Amsdorf)和弗拉克乌斯(M. Flacius);后者甚至认为,原罪是堕落的人的“本质”(Substanz des gefallen Menschen)——如果人的本性彻底腐败,他就无法与恩宠“合作”。在这个争论也出现很多辛酸的人身攻击因素。

169.3 在改革早期一些人反对三位一体的信条——路德和另一些改革者从来没有动过这个信条。反驳“三一论”的人尤其是重洗派的人(自称为“反三一派”, Antitrinitarier),或一些来自极端人文主义派的“自由派”(Freidenker)。其中最有影响的人是西班牙的医生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他主要在法国南部生活。他传播一种有新柏拉图主义特征的泛神论,并想取消三一论(参见他的《论三一的错误》*De Trinitatis erroribus*, 1531年;《恢复基督宗教》*Christianismi restitutio*, 1553年)。在1553年,加尔文要求人们在日内瓦判定他为持异端者并烧死了这个人文主义者(参见168.3)。在意大利也有一些“反三一论者”,比如来自科森撒(Cosenza)的真

蒂勒(Valentino Gentile),他于1566年在伯尔尼被审判为异端者并被处以死刑。除他以外还有皮埃蒙(Piemont)的布兰德拉特(Giorgio Blandrata)和来自锡耶纳(Siena)的索西尼(Laelius Sozzini),他们两个人逃到日内瓦,但无法在那里生活,后来又逃到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Siebenbuergen)地区。在那些地区形成了一些“一位一体论者”(unitarian)的团体(参见185.4)。

170

在北欧地区和东部各国的宗教改革

170.1 在欧洲北部地区,路德的革新早在16世纪20年代就有了一定的发展,不久后似乎完全取代了天主教的地位。在绝大多数上,各地君主的政策影响了教会制度的形成。

丹麦的国王克里斯提安二世(Christian II,1513-1523年)想利用革新的方式来抵御贵族和高层圣职人员的权力。他于1521年邀请维滕贝格城的神学教授卡尔施塔特(Karlstadt,参见160.2;169.1)来到丹麦,但国王的独裁作风使他于1523年被驱逐。他的接班人是霍尔斯特因(Holstein)的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1523-1533年)。在他当选时,他被迫承诺将要禁止路德宗的宣传。虽然他作了这个承诺,但他还是支持这个新的教导,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只是秘密的支持。当时传播路德宗的干将是陶森(Johannes Tausen),他原来属于医院骑士团(Johanniter),后来成为路德的学生。腓特烈(Friedrich)任命他为他的宫廷司铎。1527年在欧登西(Odense)的议会(Herrentag)上,路德宗已经被容忍,并获得合法权利。当地的主教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们更多只关注自己的权利和财产,而没有关心宗教和教会的需要。虽然也有一些杰出的人物保卫了传统的信仰,比如加尔默罗会会士(Carmelita)赫利厄[Paulus Heliae (= Helgesen)]以及方济各会会士冯·赫尔波恩(Nicolaus von Herborn),但并不能阻止新教当时的进展。腓特烈(Friedrich)的儿子克里斯提安三世(Christian III,1534-1559年)带来路德宗的全面统治。所有丹麦主教(7位主教)都被捕入狱,被迫放弃自己的职位,由一些新教牧师(Superintendenten)代替他们,并且公教的教产被没收。从维滕贝格调过来的改革者布根哈根(Johannes Bugenhagen)根据库尔撒克森(Kursachsen)的模式组织

了新的教会制度(1537 - 39年)。然而,“主教”这个头衔和一些天主教礼仪被保留。但公教徒们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那些抵抗的隐修者被驱逐或处死。克瑞斯提安四世(Christian IV,1588 - 1648年)多次禁止天主教司铎入境,违者被处以死刑。那些皈依天主教的人将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境。自从1650年后,罗马教廷努力创立了一些“宗座代牧”,以便照顾在北欧那些人数不多的天主教徒或皈依者,其中一个代牧是很有学问的斯滕森(Niels Stensen = Steno,1638 - 86年),他于1677年任宗座代牧。这些代牧的任务是在丹麦和其他北方国家中集合公教信徒并为他们提供牧灵服务。

那时期的挪威和丹麦共同有一个君主;因此克瑞斯提安三世(Christian III)于1536年也马上在挪威建立新教的制度。虽然人民群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抵抗那些新的机构,但并没有效果。冰岛是丹麦的附属国,但那里的新教传播得比较慢。当地的主教霍拉尔的阿拉松[Jon (= Johann) Arason von Holar]尝试用武力保卫天主教,但他被捕,被控告为“叛徒”并被斩首(1550年)。此后,新的制度被建立。

170.2 在瑞典也很早就有新教传入。自从1520年,曾经在维滕贝格学习的奥拉夫(Olaf)和佩特孙[Lars (= Lorenz) Peterson]两兄弟传播了新教思想。因为瑞典的教会组织本来就比较民主(司铎们经常是由人民选择的),所以新教的传播比较容易。瑞典和挪威一样是丹麦的附属国,受丹麦国王的统治,这是1397年的“卡尔马(Kalmar)盟约”规定的。然而,瑞典人有一段时间想争取自治权。丹麦王克瑞斯提安二世(Christian II)想坚持1397年的盟约,他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发动的恐怖大屠杀(1520年11月)并没有用。瑞典人继续为自己的独立而奋斗,而他们的领导,即来自瓦撒(Wasa)贵族的古斯塔夫一世(Gustav I)成为第一个国王(1523 - 1560年)。他个人倾向于路德宗,并且用狡猾和暴力的方式强迫人民接受它。他的宰相安德森(Lars Andersson)原来在斯特任格纳斯(Strengnas)当执事,他也支持新教的传播。当地的圣职人员比较软弱,也相当世俗化,所以无法有效地抵抗国王。在达勒卡里恩(Dalekarlien)的一个起义(1527年)被镇压,其中有两个圣职人员被处死。1527年在维斯特阿尔斯(Westeras)举行的全国议会规定,瑞典的教会和罗马断绝关系,人们有宣讲“上主的纯粹圣言”的自由,而教会的财产和隐修院都被没收。瑞典的教会是一个国教,而国王有管理教会的权力。在1531年,佩特孙(Lars Peterson)登上乌普撒拉(Upsala)的主教宝座。人民很晚才接受了这个革新,当时也发生了一些起义和暴动。在礼仪、庆节和习俗上,天主教的因素还保

持很长的时间。主教的职位被保存,一直到今天。

170.3 在东海地区,骑士团的总团长(所谓的 Hochmeister)阿尔布瑞克特·冯·勃兰登堡(Albrecht von Brandenburg)把普鲁士国变成了为一个世俗的国度(163.1),并引进了路德宗。在邻近的各省中(库尔兰德 Kurland、里沃尼亚 Livland、爱沙尼亚 Estland)——它们也是由条顿骑士团的“骑士长”(Heermeister)管理的——宗教改革也同样于16世纪20年代传入,比如在里加(Riga)、雷维尔(Reval)和多尔帕特(Dorpat)城。当地的骑士长是瓦尔特·冯·普雷滕贝格[Walter (= Wolter) von Plettenberg, 1499 - 1535年],他自己保持公教信仰,但允许革新的传播。各地的大堂圣职团和主教座堂都逐渐落入新教的掌握中。当阿尔布瑞克特(Albrecht)公爵的弟弟威廉·冯·勃兰登堡(Wilhelm von Brandenburg)成为里加(Riga)的总主教时(1539年),里沃尼亚(Livland)的天主教便完全消失了。最后一任“骑士长”是格特哈德·冯·克特勒(Gotthard von Kettler),他面临俄罗斯的威胁,因此于1561年将该国交给波兰管理,但根据他们的契约,路德宗可以继续存在和发展。克特勒(Kettler)于1562年规定将库尔兰德(Kurland)和森伽伦(Semgallen)地区变成一个世袭的公国,但是波兰的附属国,并在自己的地区传播《奥格斯堡信条》。爱沙尼亚(Estland)归于瑞典的统治。芬兰长期以来一直受瑞典的统治,所以在教会制度上也接受了瑞典的制度。

170.4 在波兰-立陶宛(Polen - Litauen)王国,很早就出现了一些新教的团体,尤其是在但泽/格但斯克(Danzig)、厄尔比格(Elbig)和多尔恩(Thorn)城的德国城民中间,虽然国王西格斯蒙德一世(Sigismund I)曾经严厉禁止出版或阅读路德的著作(1520年,1523年)。然而,波兰国的管理不严格,所以这次革新运动能够很容易传播,甚至在自豪的贵族阶级当中也有路德宗人士。

遭受土耳其侵略者最严厉冲击的国度是匈牙利(Hungary)。国王路易二世(Ludwig II, 1516 - 1526年)和他的继承人,奥地利的费迪南虽然采取严格的措施来镇压革新,但路德的思想在城市的德国居民和匈牙利贵族中获得了相当深入的传播。争夺政权的长期奋斗(见下)和教会的种种问题也对新教的传播有利。自从1543年,改革宗的“瑞士信条”在匈牙利中更受欢迎,这使得匈牙利的路德宗衰弱了很多。

从圣王斯德望/司提反(Stephan, 参见第2卷, 82.6)的时代开始,罗马尼亚地区的西本比根(Siebenburgen)属于匈牙利的管辖。在摩哈基(Mohacs)交战(1526

年后,匈牙利没有国王,而奥地利的费迪南的竞争对手是扎波利亚[Johann (= Janos) Zapolya],所以费迪南规定他的对手应该当西本比根(Siebenburgen)的总督(Woiwod),但该地区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国,而总督可以称为“王”。该公国的居民分为三个民族:德国人、匈牙利人和当地的西克勒(Szekler)人。德国人被称为“撒克森人”,他们通过一些商人很早(于1519年)就接触到了路德的著作及其思想,而在赫尔曼城(Hermannstadt)、克若恩城(Kronstadt)等地形成了一些新教团体。尤其克若恩城(Kronstadt)的人文主义者亨特尔(Johannes Honter,1549年去世)在组织这些团体方面很有贡献。由于他的努力于1545年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接受《奥格斯堡信条》的西本比根-撒克森(siebenburgisch-sachsisch)国度教会。当地的匈牙利人和西克勒人(Szekler)也加入了新教,但他们不久后更多支持加尔文主义。1557年举行的“国度议会”(Landtag)规定,人们都有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

171

英国在亨利八世(Henry VIII)和爱德华六世(Edward VI)的时期 离开罗马公教会。苏格兰地区宗教改革的开始

171.1 长期以来,英国和罗马宗座的关系都是比较松散的。在中世纪末期,英国在很大的程度上趋向“国度教会”的制度(参见第2卷,140.3)。威克里夫(Wycliffe)和罗拉德(Lollardi)的运动以及极端的人文主义者,为16世纪的革新铺路。在开始的时候,英国教会通过一种“教会分裂”(schisma)而离开罗马公教,但在信仰上仍然保持合一。这个分裂来自国王的专制和独裁,但支持这种独裁制度的英国人也很多。直接的理由属于很低级的类型,即国王的私欲偏情。亨利八世(Henry VIII,1509-1547年)是亨利七世(Henry VII)的小儿子,原来被指定要当圣职人员,曾经在牛津(Oxford)受过神学教育。在上任的初期阶段,他很热忱地卫护传统的信仰。路德写了一部攻击教会的著作(《巴比伦的流亡》*De captivitate Babylonica*,参见160.4),而亨利(Henry)于1521年写了一部反驳路德的著作,即《论证七件圣事》(*Assertio septem sacramentorum*),所以良/利奥十世教宗向他表示感谢并赐给他信仰的保卫者(Defensor fidei)的荣称——英国的国王们一直到今天仍然有这个荣称。然而,国王的强烈性欲和他的婚姻丑闻导致他和罗马公教的分裂。

亨利于1509年和阿拉贡(Aragon)的加大里纳(Catharina)结了婚,而加大里纳是西班牙的费迪南的女儿,也是卡尔五世皇帝的姑母。她原来是亨利的哥哥亚瑟(Arthur)的妻子,但亚瑟(Arthur)年轻时便已去世,所以亨利接受了这个寡妇为自己的妻子。他们生了几个孩子,但只有一个存活下来,即玛利亚(Maria)公主——后来的公教的玛利(Mary the Catholic)女王。国王热烈爱慕宫廷女子博林(Anne Boleyn),所以他在1527年春天以后想方设法要解开他与加大里纳的婚姻关系。很多人支持离婚的计划。国王的宰相沃尔西(Thomas Wolsey),他也是枢机主教和教廷驻英国的大使,是一位很有才华,但没有骨气的人;当他意识到国王坚持离婚的计划时,他也全力支持离婚的想法。他们提出的首要离婚根据是女方是“弟兄的妻子”,因为当时的部分神学家认为,在《肋未记/利未记》Lev 18:16中的禁令(“你兄弟妻子的下体,你不可揭露”)毫无例外地有效。然当,大部分的神学家根据《申命记》Deut 25:5规定的“娶弟兄的妻子”(Leviratsehe)支持另一种思想,而且在英国国王的案件还有另一个因素:亚瑟(Arthur)和加大里纳并没有同房。在这样的条件下,那些支持婚姻的人继续认为,教宗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II)于1503年给的免除规定(Dispens)有效。当时,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父亲要求教宗为他的儿子与加大里纳的婚姻作出一种免除规定,但为了获得这个规定,英国国王向教廷提供虚假的资料,而且亨利八世(Henry VIII)都不知道这个规定。因为亨利八世(Henry VIII)和加大里纳很长时间过着夫妻生活,他们的婚姻是有效的。因为亨利八世(Henry VIII)不断催逼教宗,克雷孟七世(Clemens VII)在1527年12月发表一篇诏书,其中说如果第一次婚姻是无效的,那么新婚姻的不合法的亲戚关系(affinitas illegitima)障碍是可以免除的。这一点指安·博林(Anne Boleyn)的姐妹玛利·博林(Maria Boleyn),因为这个女子曾经是国王的情妇(Mätresse)。在这个问题上,教宗这种小小的让步并没有产生关键性影响,反而鼓励了国王继续进行他的追求。教宗克雷孟(Clemens)后来一直希望,国王将会变得比较冷静一些,所以教会也采取比较缓和的态度,于1528年派遣坎佩久(Lorenzo Campeggio,参见162.3)枢机作为使者到英国,他带着一个秘密诏书(在宣读后被烧毁),其中好像说离婚的可能性也许有一定的希望。然而,加大里纳女王保卫了她的权利并于1529年向教宗申诉。她的侄子卡尔五世皇帝当时在意大利克服了克纳克联盟(Liga of Cognac,参见163.2),权力很大,而皇帝也支持他的姑母,所以教宗最终决定要采取比较果断的行动。他悬挂了沃尔西(Wolsey)和坎佩久(Campeggio)在这个离婚案件

上的司法权并规定要在罗马的法院中作决定(1529年7月)。因此,国王的计划遭受挫折。直接的后果是沃尔西(Wolsey)被罢免和审判(他于1530年去世,被处死)。作为新的宰相,他的继承人是著名的人文学家莫尔(Thomas Morus)。英国政府想方设法想获得一些欧洲大陆的大学的评估,英国议会同时向教廷写了一种威胁罗马教廷的信,但都没有效果。教宗于1531年1月禁止国王再一次结婚,因为这个法案尚未解决。

171.2 现在英国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发现,他想废除他的合法婚姻的一切措施都是无效的,因此,他不再理会教宗的支持或反对,采取了一些达到目标的行动。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一位小律师,在朝廷中获得青睐,他劝说国王应该效法德国君主们的榜样,而放弃罗马教会。在英国圣职人员的大会议上(1531年2月),亨利催逼主教们宣布他为“英国教会的元首”,那时的坎特伯雷(Canterbury)总主教瓦尔汉(Warham)仍然加上了一个重要的保留条款:“如果基督的法律允许这样做”。在莫尔(More)宰相去世后,克伦威尔(Cromwell)——他名副其实是马基雅维利(Macchiavelli)的狡猾学生——领导英国政府(1532年)。在瓦尔汉(Warham)去世后(1532年),那位缺乏骨气的克兰麦(Thomas Cranmer)成为坎特伯雷的总主教和英国教会的大主教——这个主教原来是博林(Boleyn)家族的家庭司铎,在1532年去过德国,当时与一些路德宗人士有联系并悄悄地结婚了。国王的私欲偏情不久后带来了全面的破裂。在1533年1月他正式与安·博林(Anne Boleyn)结婚,同年5月克兰麦(Cranmer)宣布他和阿拉贡(Aragon)的加大里纳的婚姻是无效的。几个月后(1533年9月7日),安(Anne)的女儿伊丽莎白百(Elisabeth)——后来的女王——便出生了。因此,亨利被绝罚。他提出抗议并呼吁召开一个大公会议(1533年11月)。根据教廷法院最终的决定(1534年3月),唯独亨利和加大里纳的婚姻才是有效的。亨利的回应是1534年11月3日在英国议会通过的《最高权法令》(Supremacy Act),其中规定英国国王是英国教会最高的和唯一的元首;教宗对英国原有的权力和权威现在转给国王。所有英国人都被迫宣发“最高权誓言”,不发誓的人或不承认国王新婚姻的人将被审判为“叛国贼”,遭受残酷的死刑。

171.3 英国的教会分裂成了一个事实。遗憾的是,大部分的英国圣职人员——他们很长时间已经习惯于国王对教会的控制,并在相当的程度上仅仅关心世俗的事——屈服于这种新的“皇帝当教皇的制度”(Caesaropapismus)。只有很少

几个人有勇气拒绝“最高权法令”誓言。亨利这种独裁制度的最著名牺牲者是罗彻斯特(Rochester)的主教费希尔(John Fisher),一位很有学问的虔诚人士——在他入狱时,保禄/保罗三世仍然提名他为枢机主教。与他同时殉道的是那位怀有崇高精神的莫尔(Thomas Morus)。两个人于1535年被斩首,于1935年被列入圣人的名单(殉道者圣人)中。另外,好几个隐修士(包括18位加图西会会士 Carthusians)和许多教区司铎被送上了断头台。国王任命克伦威尔(Cromwell)为“教务上的总管”。在1540年以前,所有的英国隐修院和教堂圣职团——大约950个——都被取缔,其财产被没收。另外,许多宗教机构被取消和没收,圣髑和圣像被破坏,朝圣活动被取消。在1538年,教宗保禄/保罗三世公布了他的绝罚诏书(这个诏书三年前已经写好了,但没有公布),这个诏书意味着国王的臣民不再需要服从他们的国王。然而,本诏书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力,连德国和法国也禁止公布它。虽然亨利曾经想接近路德教会,并且与施马尔卡登联盟(Schmalkaldischer Bund)也有一些关系(1535-1536年),他不仅残酷地镇压与宗座有关系的人,而且也镇压与欧洲大陆新教有关系的人。根据国王的命令,英国的议会于1539年规定了所谓的“流血的规定”(Bloody Statute),其中要求国民接受以下六条——违反者处以死刑:1)体变说(transsubstantiation);2)以一种形式领受圣体;3)圣职人员的独身制是神圣的规定;4)隐修院的圣愿有效;5)私人弥撒是适当的及必要的;6)私人告解是正当的圣事。然而,国王于1543年写的《基本教导》(Necessary Doctrine)又肯定一种在公教和新教之间的立场。英国的官方立场始终处于一种摇摆不定中。

171.4 亨利八世(Henry VIII)后来第三次结婚,而第三个妻子塞摩尔(Johanna Seymour)的儿子是他的继承人,即爱德华四世(Edward IV,1547-1553年)。爱德华年龄虽小,但在他的任期内,英国的教会革新获得很大的进展。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国王的叔叔,索麦塞特(Somerset)的公爵——他是政治顾问团的主席——以及他的接班人诺三伯兰(Northumberland)的公爵;还有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总主教克兰麦(Cranmer)。也有一些地方的人拒绝革新,但这些抵抗都被控制住。英国人也邀请一些来自欧洲大陆的新教神学家来帮助组织英国教会,比如奥基诺(Bernardino Ochino,见172.2b)、布采尔(Martin Bucer,参见164.1)和拉斯克(Jan Laski,参见184.3)。加尔文通过书信提供他的建议和指导。英国教会彻底放弃了宗教圣像,禁止私人弥撒,取缔圣职人员的独身制,而那部著名的《公祷文》(Book of Common Prayer,1549年发行,1552年修订)带来了新的英语礼仪。这个礼仪方

式消除了弥撒的牺牲(祭礼)特征,规定要用两种形式接受圣体,但也保留了某些公教因素——无论是在弥撒、日课或礼仪(圣仪)方面。另外,他们宣布一个新教的“信条”,包括42条(1553年),其中的信仰教导在预定论和圣餐理论上主要符合加尔文的说法。英国的教会在制度和礼仪上都更多保持传统的做法,超过欧洲大陆的新教。他们尤其重视主教的制度,保持主教的职位,因此安立甘教会(或说“依法肯定的英国国教”)自从17世纪以来也被称为“高教会”(High Church,亦译“重仪派”)。这种教会在路德宗和改革宗(归正宗)以外是新教的第三个大传统。安立甘教会的人甚至说,他们自己的教会是“大公的”(Catholic),并且肯定他们的圣统制是“从宗徒/使徒传下来的”(圣传)。

171.5 在斯图亚特(Stuart)王室(1304 - 1714年)的领导下,苏格兰一直到17世纪初仍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新教的思想也很早便传入了苏格兰。苏格兰的总主教座堂是在圣安德烈(St. Andrews),而总主教雅各·毕滕(Jacob Beaton, 1522 - 1539年)以及他的侄子枢机主教达味·毕滕(David Beaton, 1539 - 1546年)与国王雅各五世(James V, 1513 - 1543年)一起很严厉地反对各种改革的尝试。王室的一位亲戚,哈米尔顿(Patrick Hamilton),传播了一些路德宗观点,但他于1528年被审判为异端者,并被烧死。后来,几个愿意革新的隐修士也遭受类似的命运。在雅各五世(James V)逝世后,他的女儿玛利·斯图亚特(Maria Stuart, 1542年出生)继位,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有别人替她摄政,而在这个时期新教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因为贵族人想控制一切,而这些贵族人仅仅想占领教会的财产。在一个宣讲家,即维斯哈特(George Wishart)被处死后,那些阴谋人士甚至暗杀了毕滕(Beaton)枢机(1546年)。很多人感觉到传统的教会有很多缺点,所以在1549年和1551年的主教会议上,教会的代表们宣布了一些改革教会的措施。然而,这些行动来得太晚。在1554年,代替阿仁(Arran)伯爵执政的是国王的寡妇格塞的玛利(Maria of Guise)。然而,她太弱,无法阻挡当时的灾难性发展。几年后,苏格兰教会的命运便被决定了(参见183.6)

第二章 公教的改革和复兴

172

修会生活的复兴

172.1 中世纪末和近代初期的衰落和动荡影响了整个教会,但最受冲击最大的教会生活领域就是隐修会生活。对德国来说,在改革初期,很多男女修道者都放弃了他们的圣愿,很多人加入了革新运动。但在罗曼各国(指意大利、西班牙等地区)的隐修院中的纪律和北欧一样弱,尤其在意大利,而且后来也有一些放弃修道生活的人。教宗保禄/保罗三世指定一些枢机和主教组织一个改革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于1537年建议先淘汰那些有问题的男隐修院,此后才用年轻的、有热忱的隐修者来重建这些团体。这种措施非常彻底,但后来被证明是不必要的,因为一些人默默无闻地从内部进行一些改进,这样为隐修生活带来希望。这些改革走在教廷改革的前面,因为除了哈德良六世(Hadrianus VI)以外,当时的教宗们还没有来得及严肃地对待改革。隐修院改革的推动力来自公教的灵修本身——这个灵修的力量有时候处于一种睡眠状态,但它不会完全消失。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是一些热爱神的男男女女,他们首先自己要成为完人和圣人,其次也努力于改进他们同时代的人。开始推动改革的地区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参见第2卷,158.6),此后有法国。德国因为受了信仰分裂的负面影响则远远落后,似乎在修道精神方面很软弱无力。当时的新兴修会团体的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他们强调活动的生活(*vita activa*)比默观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更重要。这些修会多次投身于教育的实际工作中,比如培养或支持圣职人员,或通过教导、慕道班和传播提高民众的信仰水平。另一些人,尤其是修女团体,着手于年轻人的教育、照顾病人或进行别的慈善工作。这些修会的制度一般来说都是“会”、“修会”(congregatio)的比较自由制度,这种修会形

式放弃严格的“修院禁地”规律,其成员只需宣布简单的圣愿,不再宣发隆重的圣愿。

在 16 世纪初(在特伦托会议之前)出现了以下的新兴修会团体或协会:

172.2a 一些圣职人员和平信徒在热那亚(Genoa)创立一个弟兄会,他们于 1517 年在罗马也有团体;其名称是“神爱祈祷会”(Oratorium Divini Amoris)。这个弟兄会的目标是彼此鼓励、行善、并在人群中唤起宗教精神。它的最杰出代表人物是圣提耶内的卡耶但(Cajetan de Tiene, 1547 年去世)和卡拉法(Giovanni Pietro Carafa, 1504 年以来任 Chieti = Theate 的主教),即后来的保禄/保罗四世(Paulus IV)教宗。这个祈祷会的种种努力后来导致特亚丁会(Theatiner, 亦称 Cajetaner 卡耶但会)的创立。卡拉法(Carafa)和卡耶但(Cajetan)于 1524 年在罗马创立该修会,他们要求最严格的贫穷生活,非常热心地进行牧灵服务并特别注重有能力的司铎的培训。

172.2b 嘉布遣会(Capuchians / Kapuziner)于 1525 年形成。当时有两位意大利方济各会住院会会士(observantes),即巴西欧(Matteo di Bascio)和弗松布若尼(Luigi di Fossombrone),他们想恢复圣方济各的原有精神和严格规律,比如穿一个尖顶风帽(称 capuche / Kapuze, 因此该会称“嘉布遣会”)以及留胡须。教宗克雷孟/革利免七世(Clemens VII)于 1528 年批准这个方济各会的分支修会;他们起初过一种独修者的封闭生活,并且经过严重的动荡,比如第四个任会长——他是一位来自锡耶纳(Siena)的奥基诺(Bernardino Ochino)——是一位著名的讲演家,于 1542 年转向新教并逃到瑞士地区(他于 1565 年在摩拉维亚的 Austerlitz 去世)。然而,在 16 世纪后期,该修会获得了新的发展。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于 1574 年允许它在意大利以外的地区建立团体。自从 1619 年它成为一个独立的修会,获得广泛的发展,尤其在德国和瑞士非常认真地为平民提供牧灵服务,且很有成就。这个修会在公教复兴以及海外传教方面都有重大的贡献,今天仍然很重要。

172.2c 一些作牧灵工作、病人照顾和青年教育的新兴的司铎修会是这些:圣保禄/保罗会(Pauliner / Paulaner / Regular Clergy of St. Paul),它是 1530/1531 年由圣匝卡瑞亚(Antonio Maria Zaccaria)和另外两个贵族司铎在米兰(Milano)创立的,他们住在圣巴尔纳伯/巴拿巴(Barnabas)的隐修院,所以后来经常被称为巴尔纳伯会(Barnabiti / Barnabites)。一位来自威尼斯(Venetia)的贵族人士,即圣热罗

尼莫·厄米里亚尼(Girolamo Miani = Hieronymus Aemiliani, 1537 年去世)在意大利的贝加莫(Bergamo)附近的索马斯卡(Somasca)于 1532 年创立了一个修会(他们被称为索马斯卡会 Somasker / Somascs),其目标是孤儿的教育。一个伯爵的寡妇,托瑞里(Torelli di Guastalla)于 1535 年创立一安格里克修女会(Sorores Angelicae),她们于 1549 年接受了巴尔纳伯会(Barnabiti)的指导,与该男修会合作。比她们更重要的是乌苏拉会(Ursulines),这个修女会是圣梅里奇(Angela Merici)于 1535 年在布雷西亚(Brescia)创立的,先是一种类似于方济各会第三会的协会,她们注重照顾病人和女孩子的教育。这个协会于 1544 年由教宗保禄/保罗三世批准并逐渐成为一个正式的修女会,在意大利以外也有大规模的发展,今天仍然是名誉最好的进行教育的修女会之一。

172.2d 在近代的医务男修会中最杰出的修会是仁爱弟兄会(Barmherzige Brueder / Brothers of Charity),他们最初是一个平信徒协会。当时西班牙的圣天主的胡安/若望(Juan de Dios / John of God, 1550 年去世)在格拉纳达(Granada)创办了一所医院(1540 年),而这个医院的团体后来发展成为一个修会。1572 年教宗比约五世(Pius V)批准它为一个遵守奥古斯丁会规的修会。这个医疗服务修会迅速发展,似乎遍布欧洲各地。

172.2e 耶稣会的创立(参见 173)。

172.3 在特伦托(Trento)召开的大公会议(参见 174.9)对于新兴的修会有深远的影响。该会议结束时(第 25 大会,1563 年 12 月)发表了一个很全面的改革文献,名为《论遵守会规的和独修的人》(*De regularibus et monialibus*)。

这个文献分为 22 章,其中禁止修会人士拥有个人的财产,规定隐修院要有视察,包括那些“免除的”(即直接属教廷管理的)隐修院;本地的主教的地位被提高了;修女院必须遵守“禁地原则”,不能随便与外界有来往;而隐修院也不能被“委托”给非修会人士(所谓的 Commenda 制度,参见 96.1.3; 140.2)。一些修会原来接受过小孩子入会,但根据新的规定,发圣愿的人必须年满 16 岁(在女孩子有时候可以允许 12 岁的人发愿)。

这些在修会纪律方面的规定首先为传统的修会的改革给予一些启迪,尤其在西班牙和法国。在法国的熙笃会(Cistercians),来自图卢兹(Toulouse)附近的菲伊安(Feuillans)隐修院的院长巴瑞尔(Jean de la Barriere)在 1580 年后组织一个改革协会,即所谓的菲伊安会(Feuillantens)。在本笃会中也类似地形成一系列的比较严

格的会,比如在罗兰(Lorraine)地区的圣凡(St. Vannes)和圣赫尔笃夫(St. Hidulph)隐修院,这是由圣凡(St. Vannes)的院长狄叠(Didier de la Cour)在1600年后推动的运动。根据他们的榜样,1618年成立了圣莫尔(St. Maurus)的协会(称Maurines),后来大部分的法国本笃会隐修院都加入了该会(1685年有180所法国隐修院属于它)。通过其学术工作,这个本笃会协会真正获得世界性的名誉(参见188.2)。在方济各会守规会(observantes)那里——教宗良/利奥十世于1517年使他们离开方济各会住院会(conventuales)并成为独立的修会(参见151.1)——也有很活泼的改革运动。这不仅仅导致一个新的分支的形成,即嘉布遣会(参见上文172.2b),而且也再一次使守规会(observantes)分为不同的会:改革会(Reformati)、重整会(Recollecti)、赤足会(Discalceati)——后者也被称为阿尔坎塔瑞尼(Alcantarini),因为圣阿尔坎塔瑞的伯多禄/彼得(Petrus de Alcantara,1562年去世)于1559年创立这个会。因此,方济各会的这个分支从此以后(一直到良/利奥十三世Leo XIII,1897年;参见219.6)分成四个团体,即旧的守规会(Observantia regularis)以及三个新的团体,这三个协会都自称为更严格守规的小弟兄会(Fratres minores strictioris observantiae)。

在西班牙的加尔默罗会/圣衣会(Carmelitae)中,那位具有骨气和灵感的圣阿维拉的德兰/德肋撒/特蕾莎[Teresa (=Theresia) of Avila,1582年去世]从1562年开始推动改革。为了进行一些改进,她获得了教宗比约四世(Pius IV)的特权。德兰/德肋撒/特蕾莎(Teresa)在修女和男性隐修士那里都要求恪守会规。那位与他有类似情怀的十字架的胡安/若望/约翰(Juan de la Cruz / John of the Cross,1542 - 1591年)支持她的改革工作。在严重的挣扎后,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于1580年宣布要分开“赤足的”(经过改革的)和“穿鞋的”圣衣会。德兰/特蕾莎(Teresa)被称为神秘女博士(doctora mystica),她和十字架的胡安/若望/约翰(Juan de la Cruz)一样都是天主教(公教)灵修、克修和神秘思想的最重要代表。两个人都被宣布为教会的圣师(doctores ecclesiae),胡安/若望/约翰(Juan de la Cruz)于1926年,德兰/德肋撒/特蕾莎(Teresa)于1970年。通过他们的榜样和他们的经典式著作,他们对隐修生活的传播和神秘主义神学具有很大的贡献。

172.4 除了现有修会的改革以外,从特利滕/特伦托(Trento)大公会议到17世纪中期也有很多新的修会被创立,它们的目标主要是比较现实的、改造社会的。实

际上,大公会议引发了天主教生活的复兴,这些新修会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自从16世纪末,法国的教会获得了改革,而在修会方面法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甚至可以说法国是一个“神圣的花园”和“最崇高神秘主义的学校”。

172.4a 来自佛罗伦萨(Florentia)的圣菲理伯·内瑞(Philippus Neri, 1515 - 1595年)是一位怀着一种儿童般的虔诚精神及热忱牧灵意识的人,他于1548年在罗马创立了一个由教区司铎组成的弟兄会,即“祈祷会”(Oratorium),其目标是彼此鼓励和开展慈善工作。这个司铎会有比较自由的结构(比如它没有圣愿),并特别关注个人的灵修生活。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于1575年批准这个团体,所以它获得更广泛的发展。那位著名的教会历史学家巴若尼乌斯(Cesare Baronio / Baronius)和他的学生莱纳尔德(Oderich Raynald, 参见178.1e)就属于这个司铎会。菲理伯(Philippus)被称为“罗马的宗徒/使徒”,而在他司铎会的聚会时,他们多次表演一些宗教性的音乐剧,这后来成为一个音乐形式,即所谓的“神剧”(oratorium / oratorio)。在法国也同样形成一个“司铎祈祷会”,这是于1611年由贝律尔/贝汝勒(Pierre de Berulle)——他于1627年成为枢机主教——在巴黎创立的团体。这个司铎会在提高法国宗教生活方面具有杰出的贡献,也使一些加尔文派的人重新回归天主公教。贝律尔/贝汝勒(Berulle)是当时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克修家、神秘神学家,在神学上严格保持“以神为核心”的理论和“基督中心论”,教宗乌尔班八世(Urbanus VIII)曾经称他为降生成人的圣言的宗徒/使徒(Apostolus Verbi incarnati),和“激发和引导圣人的人”。在他去世时(1629年),法国的司铎会已经有43个会院,后来有71个会院。

意大利米兰(Milano)的总主教和枢机,圣波若梅欧(Carlo Borromeo, 参见174.7)于1578年创立了另一个教区司铎协会,即“奉献会”(Oblati)。这个司铎会在恢复和改革米兰教区的教会生活方面起到了重大的贡献。

172.4b 在16世纪下半叶还形成了一些有会规的司铎修会,比如加米略会(Camilliani / Camillians, 亦称“善终神父会”)。这个修会是由圣加米略(Camillo de Lellis, 1614年去世)于1584年在罗马创立的,其目标是照顾患重病的人。来自热那亚(Genoa)的阿多诺(Giovanni Adorno)和圣卡拉久罗(Francesco Caracciolo)共同于1588年创立“有会规的小圣职人员会”(Regulated minor clerics),第一个会院于1589年在那不勒斯(Neapolis)建立。一位来自阿拉贡(Aragon)的西班牙司铎,即圣卡拉桑撒(Josephus de Calasanza, 1648年去世),于1597年在罗马创立了皮亚里

斯特会,宗教学校会[Patres piarum scholarum (= Piarists)],这个修会的目标是为贫穷男孩子提供宗教指导和一般的教育,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五世(Gregorius XV)于1621年使他们成为一个正规的修会。有类似服务目标的修会是法国圣职团团员(canonicus)毕斯(Cesare de Bus)于1592年在阿维农(Avignon)创立的基督宗教教导的神父会,基督善导会(Peres de la doctrine chretienne),这同样是司铎们的协会,他们有一段时间和索马斯卡会(Somasci,参见172.2c)合并(从1616-1647年)。另外,罗兰(Lorraine)的圣傅里耶(Petrus / Pierre Fourier,1640年去世)于1598年创立了“慈爱圣母姐妹会”(Sisters of Our Beloved Lady)其目标是女子教育,而她们遵守奥古斯丁会的会规。

172.4c 在17世纪上半叶,法国产生了许多新的、具有生命力的修会和协会,它们投身于牧灵工作、教育和医疗服务中。这些修会的主要推动者或创始人是圣撒雷斯的方济各/法兰西斯(Francois / Francis de Sales)和圣保禄的味增爵/万桑/文森特/文生(Vincent de Paul),这两个人物在公教复兴运动时期有崇高的地位。撒雷斯的方济各/法兰西斯(Francis de Sales,1567-1622年)来自萨夫伊(Savoy)贵族家庭,他曾在安内西-日内瓦(Annecy - Geneva)当大堂圣职人员,于1602年成为那里的主教。他在日内瓦湖(Lake of Geneva)南部的沙布莱(Chablais)地区非常热心地并非常成功地使加尔文派的信徒再次加入公教(天主教)。由于他灵修导师及灵修作家的身份,使他更加著名。他算为“虔诚的人文主义”(即 Humanisme devot pious humanism)的最杰出代表——他能够吸引法国的文化人士、有学问的人以及世俗化的人士,使他们对信仰有兴趣。他的著作(《虔诚生活导论》*Introduction a la vie devote*,亦译《入德之门》,亦称《菲罗提亚》*Philothea*)以及《论爱神》*Traite de l' amour de Dieu*,亦称《特欧提姆斯》*Theotimus*)曾经培养了几代虔诚的基督徒。这些著作作为方济各/法兰西斯(Francis)带来了“教会圣师”(“Doctor ecclesiae”)的荣称(教宗于1877年发给他这个荣称)。他曾经是尚塔尔(Chantal)的女伯爵,圣傅瑞米欧(Johanna Francisca Fremyot,1641年去世)的导师,并支持这位女伯爵于1610年在安内西(Annecy)创立“圣母领报会”,即“撒雷斯修女会”(Salesian Sisters,亦称 Visitandae),她们的目标是照顾病人和培养女孩子。这个修女会于1618年接受了奥古斯丁会的会规。

172.4d 法国的“伟大世纪”(grand siecle,指17世纪)的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代表是保禄/保罗的味增爵/万桑/文森特(Vincent de Paul,1581-1660年)。他真

是“爱邻人的奇迹”。在一个很世俗化的生活后(他在 Tunisia 图尼西亚被捕,当奴隶,又获释),他皈依了基督,受了贝律尔(Berulle)和圣撒雷斯的方济各(Francis de Sales)在灵修上的影响,并自从1617年以来过着完全奉献自己的生活,为邻人服务,在城市和乡间当传教士,照顾在奴隶船中的囚犯的牧灵性需要。他为孤儿们大规模地组织了一些慈善机构,同样为穷人、病人和堕落的女孩子组织了一些照顾他们的机构。他于1625年在巴黎创立了一个司铎协会,他们的目标是在群众中进行一些恢复信仰的运动(popular missions)。这个司铎会居住在巴黎的圣拉匝禄/拉撒路(St. Lazare)学院,所以后来被称为拉匝禄会/拉撒路会(Lazaristae,亦称味增爵会 Vincentians 或遣使会 Congregatio Missionis)。这个修会产生了很多能干的司铎和主教。味增爵/万桑(Vincent)也开始派遣他的同工到海外的传教地区,在那里他们服务,一直到今天。这位“爱一切人的宗徒/使徒”创办了一个妇女协会,而在一位贵族寡妇——路易斯·马瑞亚克(Louise Le Gras / Louise de Marillac, 1660年去世,1934年宣布为圣人/圣徒)——的协助下,这个妇女协会于1633年在巴黎成为仁爱会修女会(Filles de la Charite, 即 Daughters of Charity, 亦称味增爵修女会 Vincentian Sisters),教廷于1668年批准她们为正式的修女会。这个修女会传播到整个世界,并在照顾穷人和病人方面都有非常优秀的贡献。当时很先进的和勇敢的做法是这个:那些没有隐修院保护的妇女和贞女就在世俗的社会当中进行服务——实际上,这就等于恢复了古代教会的女执事(Diakonissinnen)的制度。

与味增爵修女会(仁爱会)类似的新兴修女会是效法圣波若梅欧(Carlo Borromeo)精神的修女会,即于1652年在南西(Nancy)创立的波若梅欧修女会(Borromeo - Sisters);她们在19世纪在德国也有两个独立的分支,其母院分别在特里尔和西里西亚(Silesia)的特瑞布尼茨(Trebnitz)。

172.4e 被称为“英国女士协会”(Englische Fraeulein)的团体经历了一个坎坷不平的形成过程。那位来自英国的贵族玛利·沃德(Mary Ward, 1585 - 1645年)紧密地效法耶稣会的制度并建立了一个妇女协会,它的目标是女孩子的教育。沃德(Ward)从英国逃难并在法国的圣欧梅尔(St. - Omer)于1609年开办了这个团体,在初期便获得了良好的发展,但由于一些阴谋沃德(Ward)被怀疑有反叛的意图,所以教宗乌尔班八世(Urbanus VIII)于1631年取缔了这个团体。部分的成员在慕尼黑(Munich)的主教的批准下再一次组织起来,而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Clemens XI)于1703年重新批准她们的会规。这个团体也被称为玛利亚协会

(Institutum Mariae),它的传播很广泛并一直到今天仍在努力为人服务。

172.4f 法国的厄德(Jean Eudes,1680 年去世,1925 年被宣布为圣人)是一位很热心的司铎,他原来属于司铎祈祷会(Oratorium),也是贝律尔/贝汝勒(Berulle)的学生,并于1644年在泽恩(Caen)创立了一个名为“避难姐妹会”的妇女组织,她们努力帮助那些堕落的女孩子。在19世纪,这个团体发展成为“善牧女士会”(Frauen vom Guten Hirten)。厄德(Eudes)早在1643年在泽恩(Caen)创办了一个教区司铎协会,所谓的厄德会(Eudistes),这个协会的目标是支持人群中的传教和圣职人员的教育。厄德(Eudes)也是敬拜耶稣圣心这种近代很流行的习惯的发起人(参见188.4)。另一些教区司铎协会也同样强调提高圣职人员的文化水平和教育,比如所谓的苏尔比斯会(Sulpiciani),他们的创始人是欧里耶(Jean Jacques Olier,1657年去世),他是圣味增爵/万桑(Vincent de Paul)的朋友。该团体创立于1624年,它的名称来自巴黎的苏尔比斯(St. Sulpice)修道院。这个团体在法国的圣职人员中间发挥了长期有效的改革作用,后来也传到美国。在德国出现了一个“共同生活的司铎会”,亦称巴托罗麦会(Bartholomaeer,1640年成立),他们的创始人是来自巴伐利亚南部的提特摩宁(Tittmoning)的霍尔泽毫塞(Bartholomaeus Holzhauser,1658年去世)。教宗依诺森十一世(Innocens XI)于1680年批准了这个具有良好影响的协会,它也传播到另一些教区,但于18世纪末消失。

173

耶稣会

173.1 在近代教会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新兴修会是耶稣会(Societas Jesu / Jesuits),在16世纪的教会改革过程中,这个修会具有领先的角色,其创始人是一个巴斯克(Basque)地区的贵族人士,即Don Inigo (= Enecho)或——根据他后来的自称——依纳爵·罗佩斯·得·罗耀拉(Ignatius Lopez de Loyola,1491 - 1556年)。这位30岁的、热爱世俗生活的年轻人,在法国人围攻潘普洛纳(Pamplona)时受了重伤(1521年),所以他必须在家乡的宫殿里长期躺卧在床上。当时,他的内在人格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阅读过一些宗教书籍后[比如鲁道夫(Ludolf de Saxonia)的《基督传》*Vita Christi*,参见第2卷146.3和《金传》*Legenda aurea*],此后决定要严

肃地过一种补赎的生活。在早期,他的目标不是很清楚,他先穿上乞丐的衣服,并决定要去耶路撒冷朝圣,在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的著名玛利亚圣所守夜。他在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附近的曼瑞萨(Manresa)城生活过一段时间(1522 - 1523年),而这个经验促使他完成了内心的转变。这几年的灵修体验使他完成了著名的《神操》(Exercitia spiritualia),其基本思想是基督王国(天国)的概念。现在他想采取行动:他愿意帮助灵魂,唯独去寻找上主的“更大光荣”。他去以色列圣地朝圣(1523年),后来10年之久(1524年到1534年)在阿尔卡拉(Alcala)、萨拉曼卡(Salamanca)和巴黎进行人文主义、哲学和神学研究,同时很热心地通过个人来往和“神操”的“避静”活动影响了他的同学以及其他一些人。在周密的准备后,他与六个同工——来自萨夫伊(Savoy)的法贝尔(Petrus Faber,他已经是司铎)、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莱内斯(Diego Lainez)、撒尔梅润(Alfonso Salmeron)、波巴狄亚(Nicolaus Bobadilla)和葡萄牙人若德瑞古厄斯(Simon Rodriguez)——在巴黎的蒙特马特(Montmartre)的圣母教堂中共同建立了一个宗教性的联盟(1534年8月15日,即圣母升天节)。他们共同宣誓要终生过神贫、贞洁的生活,并计划举行一次精神性的十字军运动,就是说他们要去耶路撒冷为了使穆斯林悔改。如果他们无法完成这个“感化穆斯林运动”,他们将会把自己奉献给罗马教宗。他们后来去了意大利港口威尼斯(Venezia),事实上,由于土耳其战争的缘故,他们无法去巴勒斯坦。在威尼斯,依纳爵(Ignatius)和其他五个人一起被祝圣为司铎(1537年)。因为他们不能去东方,这些“改革的司铎们”——依纳爵(Ignatius)称他们为“耶稣的队伍”(Compania de Jesus)——先开始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进行牧灵工作或照顾病人。依纳爵(Ignatius)决定要在罗马创立一个固定的修会团体。虽然有很多困难和障碍,但他仍然完成了这个目标(参见1539年的“修会制度的拟议”Formula Instituti)。教宗保禄/保罗三世通过1540年9月27日的诏书(名为Regimini militantis ecclesiae)批准他们为一个“有会规的圣职人员修会”。耶稣会的特殊使命是通过讲道、避静、宗教教育和听告解来支持人们的灵性生活和邻人的成圣。另外,他们宣发了一个(除三愿以外的)特殊圣愿,即要在传教的事务上严格服从于罗马宗座的权威。他们没有自己的会服和团体祈祷,但要求成员都要经过很好的哲学、神学教育(7年的学习)。根据这些规定,耶稣会的会士不应该追求教会内的职位或地位。他们修会的制度严格而专制,强调中央的权力。修会的最高领导是总会长,他的任期无限,而他的权柄似乎也没有限度。他指定会士的

任务,提名省会长和各地学院的院长。耶稣会的成员必须遵守最严格的纪律,他们也很灵活,因为没有“要固定在同一个地方”的规定。修会的人数在开始被决定为60人,但早在1544年这个规定就被改变了。依纳爵(Ignatius)留在罗马,任第一任总会长,并指导该修会一直到他去世那一天(从1541年到1556年7月31日)。他自己的性格也影响了耶稣会的性格:坚强的意志力,控制自己,不懈地为天国工作。依纳爵(Ignatius)编写的会规(1546-1550年)通过第一次大会(1558年)的讨论而被规定为耶稣会的基本规律。这个会规也考虑到其他的修会,但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创新,而这个新因素又影响了后来的各种修会。

据说,耶稣会也有一些“秘密会规”[即所谓的 *Monita privata Societatis Jesu* (1614年发行在波兰克拉考 Cracovia) 或秘密劝告 (*Monita secreta*)],但根据后人的论证,这些文献都是伪造的,都来自一个离开耶稣会的波兰人,即匝霍若斯基(Hieronymus Zahorowski),他只是为发泄对耶稣会的仇恨,而编写了这些文件。

173.2 耶稣会具有杰出的组织结构良好的发展指导,使之迅速发展。在创始人去世时,耶稣会已经包括12个省——从巴西到日本,其中有100多个会院和大约1000个成员。在后来的总会长的领导下(第二任总会长是莱内斯 Lainez,1565年去世;第三任是圣方济各/法兰西斯 Francis de Borja,1572年去世),耶稣会继续迅速传播到罗曼国家的地区,但在法国遇到一些阻碍。在德国地区也有一系列的会院:科隆(1544年),维也纳(1552年),因格施塔特(1556年),布拉格(1556年),慕尼黑(1559年),特里尔(1560年)等等。第一个德国耶稣会会士是卡尼修斯/加尼削(Petrus Canisius),他在1543年后约50年之久以不懈的热心、爱心和耐心为教会服务;他于1925年被宣布为教会的圣人/圣徒和圣师。他1521年生于(今天的荷兰)耐姆维根(Nymwegen),1597年12月21日在瑞士的弗里堡(Fribourg)去世。这个人曾经当群众传教员、讲道者、办慕道班的组织者、公教教育制度和学校的改革者、特利滕/特伦托(Trento)大公会议上的神学顾问(1547年,1562年)、在因格施塔特(Ingolstadt)和维也纳任神学教授、指导了耶稣会的德国南部会省(1556-1569年),在一些重要的事务上当教廷的使者,并在好几个帝国议会上充任费迪南一世(Ferdinand I)的顾问。他也是一位神学作者,编写过一些护教性的和灵修性的书,这些成为传播很远的教理书和祈祷手册。由于这一切的活动和贡献,称他为“德国第二个宗徒/使徒”是顺理成章的。他和许多人的来往信件也是研究16世纪公教复兴的重要历史资料。

173.3 教宗的一些特权协助了耶稣会,所以它更有力量去全力以赴地投身于牧灵工作、内部和外部的传教(自从1540年进行海外传教活动,参见177)、慈善工作、教育工作、青年的指导以及神学的学术工作中(参见178,188)。耶稣会代表着其创始人的奋勇和骑士的精神、向外活动的精神,而这个修会坚持追求最高的目标:为基督赢得全世界。在16世纪下半叶,这个修会是公教改革运动最强有力的支撑,在德国是公教复兴运动的推动力量。它对于灵修和教导(信条和伦理概念)的特点深深地影响了公教会。虽然不能说,创立耶稣会的直接目标是反对新教,但由于时代的背景和各种条件,这个修会成为德国路德宗和南方加尔文派的最强有力的对手,这当然使得新教的人强烈和长期攻击耶稣会。在德国南部和西部有部分地区放弃了新教并重新归入天主教(公教),而这种现象在很大的程度上归功于耶稣会。注重教育和创办学校成为获得影响力的主要工具。耶稣会自从1548年以来慷慨地创办和维持许多高中学校、学院、修道院和大学(在德国尤其是因格施塔特大学)。几十年后,属于天主教的欧洲地区的男人高等教育逐渐由耶稣会管理。耶稣会的教学制度(Ratio et institutio studiorum)建立在经院思想和人文主义的基础之上,而第5任总会长阿夸维瓦(Claudius Aquaviva,1615年去世)为这个教学制度制定了最终的形式(1599年)。依纳爵(Ignatius)亲自在罗马创办了罗马学院(Collegium Romanum,1551年),它是耶稣会的主要教育机构,包括高中学校、哲学系、神学系。另外还有德国学院(Collegium Germanicum,1552年创立),它的目标是培养能干的德国圣职人员。根据特伦托(Trento)的大公会议的规定,这座学院要成为新式修道院的模范(参见174.8)。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当时似乎在所有公教(天主教)王室的听告解神父和王家的教育家都是耶稣会会士,这样耶稣会的人有机会发挥教会上的影响,甚至有政治上的影响力,当然这一点潜伏着一些危险因素。

从保禄/保罗三世(Paul III)到比约/庇护四世(Pius IV) 的教宗们和特伦托(Trento)大公会议

历代教宗:保禄/保罗三世(Paulus III, 1534 - 1549 年),尤里乌斯三世(Julius III, 1550 - 1555 年),玛尔才禄二世(Marcellus II, 1555 年),保禄/保罗四世(Paulus IV, 1555 - 1559 年),比约/庇护四世(Pius IV, 1559 - 1565 年)。

174.1 “从保禄/保罗三世当选到乌尔班努斯八世(Urbanus VIII)去世这一百年(1534 到 1644 年)在教宗史上是一个非常关键和辉煌的时期,其特征是公教的改革和复兴”[L. von Pastor(帕斯托)语]。保禄/保罗三世(Paulus III, 1534 - 1549 年)的任期很清楚反映出从文艺复兴到公教复兴的过渡时期。他来自古老的意大利贵族家庭,原名法尔内塞(Alessandro Farnese),在早期的生活喜欢奢侈的享受,而当教宗后也继续爱好奢华的摆设,继续参与打猎活动并重用自己的亲戚。他把两个年轻的侄子提升为枢机(1534 年),于 1540 年将卡梅瑞诺(Camerino)国和内皮(Nepi)国交给另一个亲戚——奥塔维欧(Ottavio Farnese)——他是奥地利公主马加勒达(Margareta)的丈夫,而 Margareta 是卡尔五世的女儿——并且使这个人的父亲彼也·路易基(Pier Luigi Farnese)于 1545 年成为帕尔玛(Parma)和皮亚琴撒(Piacenza)的公爵,虽然他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他于 1547 年被暗杀)。这种“家族政策”不但为教会国带来一些损失,而且也对保禄/保罗三世教宗的名声产生负面的影响。虽然他有如此种种的缺陷,但从整体来看,他对于教务还比较负责任,远远超过在他以前的美狄奇(Medici)教宗们。他支持那些新兴的修会团体,比如特亚丁会(Theatines)、嘉布遣会(Capuchians)、巴尔纳伯会(Barnabiti)、索马斯卡会(Somaschi)、乌苏拉会(Ursulines, 参见 172. 2a. b. c),并且于 1540 年批准成立了耶稣会(Societas Jesu, 参见 173. 1),这样使得教会有了近代最有影响的、最有前途的修会。批准这些修会大概不是因为教宗本人有非常热烈的宗教情怀,而是因为他意识到意大利教会所处的恶劣状态。另外,保禄/保罗三世教宗任命一系列有学问并且有崇高道德精神的人当枢机,比如孔塔里尼(Contarini)、卡拉法(Carafa)、萨多莱托(Sadoletto)、波勒(Pole)、泽尔维尼(Cervini)、摩若尼(Morone)。教宗也成立了

一个由 9 个人组成的“改革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编写了一份坦白描述教会种种问题的“备忘录”（*Consilium de emendanda ecclesia*《关于教会改进的考虑》，1537 年，比较 172.1）。因为新教甚至在意大利的北部也有所传播，卡拉法（Carafa）枢机和圣依纳爵（Ignatius de Loyola）建议要重新组织宗教异端裁判所，所以教宗发表相关的诏书《从一开始》（*Licet ab initio*，1542 年）。从此以后，在罗马教廷有了一个由 6 位枢机组成的机构，它专门注意信仰正统性问题，这个机构后来被称为信理部（*Sanctum Officium*）。如果有人违背正统信仰或被怀疑持有异端，这个部门就会采取措施，无论这个人有什么地位。这个部门当时的主要指导者是那位非常严格的卡拉法（Carafa）枢机，即后来的保禄/保罗四世（*Paulus IV*）。

路德、茨温利/慈运理和加尔文的著作早就传到意大利，但读者似乎只限于市民中的一些小圈子，比如在威尼斯（*Venezia*）、莫德纳（*Modena*）、费拉拉（*Ferrara*）、佛罗伦萨（*Florence*）、卢卡（*Lucca*）、锡耶纳（*Siena*）、那不勒斯。喜欢新教思想的意大利人是一些与教会保持距离的人文主义者或一些不安于自己身份的隐修者，他们追求一些新的宗教概念。然而，这些著作在信徒群众中并没有影响。在当时的那不勒斯有一个来自西班牙的人文主义者，瓦尔德斯（*Juan de Valdes*，1541 年去世），他热烈推崇埃拉斯谟，但他在外表上并没有脱离教会。他在那不勒斯的上层社会圈子里向一些男女宣布内存人格的革新，这实际上是一种模糊的“感情宗教”（*Gefuehlsreligion*）和狂热的神秘主义。在费拉拉（*Ferrara*）公国，瑞纳塔（*Renata d'Este*）女公爵——她是法国王路易十二世（*Louis XII*）的女儿，具有高深的修养——支持新教的教导并保护了逃难的新教徒（包括加尔文）。与此不同，当时很著名的女诗人科罗纳（*Vittoria Colonna*，1547 年去世），佩斯卡拉（*Pescara*）伯爵的寡妇，始终是一个有信仰的公教徒（天主教徒），她忠于教会，虽然她和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和瓦尔德斯（*Valdes*）或其他的革新者有关系。

自从 1542 年以来，意大利的异端裁判所起到揭发和分散意大利新教圈子的作用。部分的新教传播者被处死，另一些发誓放弃革新或逃到国外，比如奥古斯丁会士维尔米利（*Pietro Martir Vermigli*，他后来在 *Zuerich* 苏黎世当神学教授，1562 年去世）以及嘉布遣会的总会长奥基诺（*Bernardin Ochino*，参见 172. 2b）——这两个人都曾经是瓦尔德斯（*Valdes*）的学生。意大利伊斯特瑞亚（*Capo d' Istria*）的主教维尔杰利奥（*Pietro Paolo Vergerio*）曾经于 1533 年和 1535 年在德国当过宗座的特使，但他也受到新教的影响并逃到德国，他后来成为符滕堡的克瑞斯托夫

(Christoph von Wuerttemberg)公爵的顾问,1564年在蒂宾根(Tuebingen)去世。在比约/庇护五世(Pius V)的任期内,一位人文主义者和宗座的秘书长(Protonotar),即卡内塞基(Pietro Carnesecchi)——他早期是克雷孟七世(Clemens VII)的秘密顾问——被揭发为异端人士,所以1567年他在罗马被斩首,其遗体被烧毁。这个案件引起很大的动荡。从意大利发出的还有所谓的“反三一主义者”(Antitrinitarians,亦称 Socinians 索基尼安尼)的运动,参见169.3和185.4。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Sevilla)和瓦拉多里德(Valladolid)也出现了一些新教运动,但在1557年后,这些萌芽被异端裁判所被消除。

174.2 教宗保禄/保罗三世在教会史上最大的贡献是他推动并举办了一届大公会议——路德和他的追随者自从宗教改革的初期一直要求召开这个会议,并且很多公教徒,尤其是卡尔五世皇帝,也要求召开会议,但克雷孟七世(Clemens VII)始终没有支持举行大公会议的想法。这次大公会议的崇高目标是确保传统的信仰不受革新因素的影响,通过彻底的教会改革措施与那些脱离了教会的人达成共识,这样恢复宗教上的合一。然而,虽然教宗早就有举办会议的计划,但还必须等待10年才能实现这个计划。教宗首先宣布于1536年在曼托瓦(Mantua),后来又宣布于1537年在维琴察(Vicenza)召开大公会议,但由于政治情况这些尝试都是徒劳的。法国希望德国在宗教上保持分裂的状态。法国的种种阴谋,教宗和皇帝利用大公会议的概念来影响日常的政治;德国人威胁教廷说将要召开一个全德国的(或皇帝主持的)主教会议,卡尔五世皇帝和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于1541-1544年间的新战争;皇帝通过“宗教辩论”(1540-1546年)的“合一尝试”(没有太多具体的结果,参见165.3.6)——这一切都是举办大公会议的阻碍或不利因素。教宗保禄/保罗在1542年已经宣布要在意大利北部的、属于德国帝国的主教城特利滕/特伦托(Trento / Trient)召开大公会议,但只有克瑞皮(Crepy)的和约(1544年9月)才创造了外在的条件,所以教宗于1544年11月再次通过诏书《耶路撒冷,高兴吧》(*Laetare Jerusalem*)邀请人们来特伦托(Trento)。因为德国的新教人士有好几次很不友好地拒绝参与会议(参见165.3.6),所以这个会议基本上是一个天主教(公教)的聚会,它对新教本身的发展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主教会议计划在1545年春天开幕,但由于新的问题只能在第三个将临期主日(1545年12月13日)在特伦托(Trento)大教堂开始。这个会议两次被中断,因此前后维持18年之久(1545-1563年)。

174.3 大会第一阶段(第1到第10届会期,即1545年12月13日到1547年3月11日)。该大会的主席是一些有清楚目标的、手段圆通的人,他们就是教宗指定的特使,在第一个阶段中他们是蒙特(del Monte)枢机(后来的 Julius III 尤里乌斯三世教宗)、泽尔维尼(Cervini,即后来的 Marcellus II 玛尔才禄二世教宗)以及英国人波勒(Pole,参见183.1)。这些主席需要的职责是规定讨论的议题,并始终监督各种谈判。在那些重要的问题上,他们的规定都是来自罗马教廷的规定或训导文献。在开始的时候(当时只有很少有投票权的人,34到42个人,其中的德国人少),会议决定议事规程,即:要同时和平等地处理信理(信条)和纪律的问题,虽然皇帝考虑到新教的人,因此要求先谈论纪律问题,但教宗要先讨论信仰问题。所以会议的成员和种种委员会谈论的、在正式会议批准的和宣布的种种决定分为“论信仰的规章”(Decreta de fide)和“论改革的规章”(Decreta de reformatione)。在票数方面,每一个代表都有投票权,这是在康斯坦茨(Constance)会议以前的一贯做法(康斯坦茨会议将参与者按“国籍”分)。有投票权的人有主教们、修会总会长以及部分隐修院院长。然而,为了准备种种规章,人们邀请很多不是主教的神学家(所谓的 Theologi minores),他们充当顾问,其中有很多具有崇高名望的人,比如耶稣会会士撒勒梅润(Salmeron)、莱内斯(Lainez)和卡尼修斯/加尼削(Petrus Canisius,参见173.1.2),道明会会士卡诺(Cano)、索托(Soto)和卡塔瑞努斯(Ambrosius Catharinus,参见178.1bc),还有西班牙的方济各会会士卡斯特罗(de Castro)和维格(de Vega)。在那些具有神学修养的教会长上们当中最突出的人物是奥古斯丁隐修会的总会长塞瑞潘多(Hieronymus Seripando,1563年在Trient特伦托去世),他是奥古斯丁思想学派的主要代表,知识非常渊博。

该主教会议在信理上的任务是说明和解释公教的信仰内容,因为新教的人士否认一些基本的天主教信条:他们提出一个新的“形式原则”(即唯独靠《圣经》)和“内容原则”(即唯独靠信仰),他们对于教会有“灵性主义”的理解(spiritualistischer Kirchenbegriff),而他们不承认部分圣事。因此,在第4个会期上(Sessio IV,1546年4月8日),会议规定除了《圣经》以外,来自宗徒/使徒的“圣传”(apostolische Tradition / traditio apostolica)也是与《圣经》有平等权利的信仰泉源。会议认定《圣经》“正典”(canon),即那些因圣神/圣灵的默感/启示而记载的《圣经》书卷。在种种《圣经》译本,他们规定《拉丁通行译本》(Vulgata)应该是在神学和教会中最有权威性的版本,就是说它是官方的版本,对信仰教导有权威性。他们进一步宣布,对

于《圣经》的权威性解释需要有(1)教父们的异口同声的共识以及(2)教会的正式决定。在第5次会期(1546年6月17日)中,他们宣布了关于“原罪”(peccatum originale)的信理规章,在第6次会期(1547年1月13日)中,他们宣布了关于“成义”(de iustificatione)的法令,其中论述说,信仰是“人的一切救恩的开端、基础和根源”;这部规章是一部神学杰作,它针对新教的主张非常精确地阐明公教的信仰教导。当时的主要神学流派——托马斯派(Thomismus)和司各脱派(Scotismus)——的冲突在谈论的过程中呈现出来,但没有影响关于信仰的法令。此后,他们面对关于“圣事”的问题并在第7个全体大会(1547年3月3日)中宣布教会关于一般的救恩措施(圣事)的理论以及关于圣洗(baptisma)和坚振(confirmatio)的教导。另外,在第5、6、7次会期中,他们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法令,其中规定将来要在比较大的教堂和隐修院中有一些解释《圣经》的讲师(Lektoren der Heiligen Schrift)——《圣经》将成为神学研究的核心。他们也规定讲道者的任务、接受教会收入的人必须常住在他们所管理的教产中(Residenzpflicht),主教的资格要求等等。此后,这个大公会议经过一次中断,长达四年之久。

174.4 罗马教廷不太喜欢本次大公会议召开的地点。教廷只是很勉强地批准在德意志帝国领土内(特伦托属于德皇地区)召开会议。1547年春天,一场斑疹伤寒症的传染病在特伦托爆发,教宗的使者利用这次机会,博得了三分之二的人支持(第8次会期,1547年3月11日)并决定要迁移会址到博洛尼亚(Bologna)。教宗肯定了这个决定,虽然这个迁移决定作得太仓促。然而,14位比较支持皇帝的主教留在了特伦托(Trento),并且皇帝也因迁移会址而感到非常不满,因为他当时正征服了德国的新教君主[Schmalkaldischer Krieg 施马尔卡登战争,在米尔贝格(Mühlberg)的交战,1547年4月24日,参见166.1],而皇帝希望新教的代表们此时也会去参加大公会议,但他们绝对不会同意去一个属于教会国的城市(比如博洛尼亚Bologna)。因此,皇帝尽力推动,要把会址迁回特伦托(Trento)。由于皇帝的努力,至少在博洛尼亚(Bologna)第9和第10次会期的文献没有被宣布,但各种委员会却勤奋地继续工作。因为皇帝于1548年1月发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抗议书,并且在1548年6月通过“奥格斯堡的暂且规定”(Augsburger Interim,参见166.2)相当擅自地采取了措施,人们感觉到情况很严重,所以教宗保禄/保罗三世于1549年9月13日中止了(“悬挂” suspensio)这个大公会议(教宗两个月后去世了,1549年11月10日)。

枢机们开了选择新教宗的会议,并在两个月后选定原来在大公会议当主席的蒙特(Giovanni Maria del Monte)枢机为教宗,名为尤里乌斯三世(Julius III,1550 - 1555年)。他和保禄/保罗三世一样喜欢世俗的活动并因为支持自己的亲戚引起某些人的批评,但他也继续推动教会的改革,他支持耶稣会并接受皇帝的要求——要求继续在特伦托(Trento)召开会议——虽然法国表示反对。在1550年11月14日他通过诏书宣布特伦托(Trento)的会议将要继续召开。

174.5 在大公会议的第二阶段(第11到第16会期,即从1551年5月1日到1552年4月28日)中,法国的代表们没有参加,因为教宗尤里乌斯三世(Julius III)支持皇帝抵抗法国——这次战争是由帕尔玛(Parma)的新公爵(Ottavio Farnese 费尔内塞,参见174.1)引起的,并为教宗带来不利的后果(1551 - 1552年)。在这个时期法国的教会甚至存在着和罗马教会分裂的危险。然而,德国的代表比较多,包括美因茨、特里尔、科隆的总主教和选帝侯都来到特伦托(Trento)。因此,参与大会的代表人数比第一次多一些。他们继续谈论诸圣事的问题并宣布了关于感恩祭的法令(第13会期,1551年10月11日),关于忏悔圣事(告解圣事)和临终傅油(终傅圣事)的规定(第14会期,1551年11月25日)。当时颁布的改革法令涉及主教们的工作和管理方式,圣职人员的廉洁生活、教产的秩序问题。由于皇帝不懈努力,从1551年10月到1552年3月也有一些新教的代表参与了会议——会前发给了他们一份保障信(Geleitbrief)。德国新教徒的代表们是勃兰登堡的选帝侯约亚敬二世(Joachim II)的代表、符滕堡公爵克里斯托夫(Christoph)的代表,六个德国南部城市的代表以及撒克森的选帝侯摩瑞茨(Moritz)的代表。会议愿意和他们进行谈判,但没有结果,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可能实现的条件,比如说一切在此之前的规定都得收回和重新讨论;有人要求要重新肯定康斯坦茨和巴塞尔的决议,即大公会议的权威超过教宗的权威(参见第2卷,142.2; 143.1)或要求说参与大会的人对于教宗都不需要宣发服从的誓言。后来,摩瑞茨(Moritz)背叛了皇帝,而新教的联盟率军到德国南部,这导致大公会议在第16次会期时(1552年4月28日)决定暂停开会,并延迟两年,实际上他们等待了10年才恢复本次会议。

174.6 教宗尤里乌斯三世(Julius III)的接班人是那位很有学问的、信仰虔诚的大会议主席(参见174.3)玛尔才禄二世(Marcello Cervini,即Marcellus II)教宗(1555年4 - 5月),但他在位的时间只有22天。在他以后的教宗是卡拉法(Giovanni Pietro Carafa),即保禄/保罗四世(Paulus IV,1555 - 1559年),他长期以

来被视为严格派和改革派的主要代表,并曾在不同的情况中努力推动改革(参见172.2a; 174.1)。虽然他当时已经79岁,但精力旺盛,毅力坚定。他不愿意继续召开大公会议,更多想自己一个人改革教会。事实上,他马上着手清除教廷中的一些恶习,尤其针对“圣职买卖的异端”,并采取严格措施为提高教区圣职和隐修者的纪律,且为镇压异端而努力。他最重视的机构是异端裁判所,并扩大其活动范围。这样,一些无辜的、甚至很有贡献的人被怀疑,比如摩若尼(Morone)枢机和波勒(Pole)枢机都被怀疑是异端人士,摩若尼(Morone)入狱两年之久。保禄/保罗四世(Paulus IV)没有注意到时代的变化,他的基本态度和中世纪的教宗们一样,所以他于1559年发表了《由于宗徒的职权》(Cum ex apostolatus officio)诏书,其中根据他“关于种种民族和王国拥有的权柄”宣布,以前脱离信仰的一切圣职人员、平信徒、君主或臣民都要接受他们曾经受的惩罚,而且他们失去一切特权、权利和财产。这些人的领土应该归于天主教徒。

遗憾的是,保禄/保罗四世(Paulus IV)的政策和他的“重用亲戚”倾向降低了他在改革运动方面的贡献。他是一个意大利的爱国者,出生于那不勒斯,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他秘密地与法国的亨利二世(Henri II)结成联盟,说他将要弹劾皇帝,并且在那不勒斯发动一次战争,这样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ipp II)发生冲突,因为西班牙王也是那不勒斯的王;这次战争甚至为罗马带来了危险(1556-1557年)。教宗拒绝承认奥地利的费迪南一世(Ferdinand I)为皇帝——他是卡尔五世的接班人——因为他肯定了奥格斯堡的宗教和约,并且因为费迪南直接接受了皇帝的尊严,而没有事先经过教宗的批准。教宗让他的一些亲戚管理教廷的政治问题,尤其重用他的侄子卡罗罗·卡拉法(Carlo Carafa),提升他为枢机团的秘书长,但这个人没有良心、没有道德,他滥用他的职位进行勒索。保禄/保罗四世(Paulus IV)最后发现他重用的亲戚的胡作非为,马上罢免了卡罗罗(Carlo)和其他的亲戚并流放他们(1559年),但即使这样,也无法挽回他们所行坏事的影响。

174.7 由于法国党派和西班牙党派的对立,选择新教宗的聚会似乎持续了四个月。枢机们选择的新教宗是来自米兰(Milano)的枢机美狄奇(Giovanni Angelo de' Medici),即比约/庇护四世(Pius IV, 1559-1565)。他和前任教宗不同,是一位为人和气且善于外交的人,但他的私人生活仍然重视世俗的财富。他和费迪南一世(Ferdinand I)皇帝关系很友好。他的政策很符合皇帝和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

(Philipp II)——这个君主愿意热忱地保卫公教信仰和宗座,但他在西班牙境内也很强化“政教合一”的制度。教廷开始处理保禄/保罗四世(Paulus IV)那些犯了重罪的亲戚,其中有两个人被判死刑,即卡罗罗·卡拉法(Carlo Carafa)枢机和他的弟兄乔凡尼(Giovanni Carafa),即帕里阿诺(Paliano)的公爵;两个人于1561年被处死,在当时引起很大的震动。这个悲剧基本上结束了长期以来那种大规模的“政治性重用亲戚”(politischer Nepotismus)的习惯。虽然比约/庇护四世(Pius IV)也同样支持他的亲戚,但他让自己21岁的侄子波若梅欧(Carlo Borromeo)伯爵于1560年当枢机团的国务秘书和米兰(Milano)的总主教,而这个案件恰恰是“成功地重用亲戚”的经典例子。波若梅欧(Borromeo,于1610年被册奉为圣人/圣徒)在教廷工作时不仅表现出他杰出的管理技巧,而且私人生活也无可指责,并且有虔诚的信仰生活。在比约/庇护四世(Pius IV)的教会工作和政治行动中,他成为教宗的“良好精灵和保护者”(“gute Genius”)。虽然教宗自己的态度倾向于世俗的事,但波若梅欧(Borromeo)强有力地推动了教会的改革,所以特伦托(Trento)的大公会议继续召开并获得圆满结束。从1565年一直到他的逝世(1584年11月3日)波若梅欧(Carlo Borromeo)居住在米兰(Milano),他成为公教改革的开明领导和最有力的推动者,他以特伦托(Trento)会议的精神在整个意大利北部复兴公教,在西班牙的总督面前保卫教会的权利,他是“穷人之父”(即帮助穷人),在他的城市中他是一个安慰很多人的“天使”,尤其在可怕的黑死病时期(1576年)。

174.8 教宗比约/庇护四世(Pius IV)最有贡献的行动是他再次组织召开了特伦托(Trento)的主教会议,就是第三个和最后的阶段(第17-25会期,从1562年1月18日到1563年12月4日)。在此之前,教宗还需要克服很大的障碍,因为德国皇帝和法国国王希望要完全从头开始,要削弱原来规定的约束力,并且要在别的地方召开主教会议。大公会议的结束阶段非常重要,但遗憾的是,德国的代表们此时不多。因为德国的主教们担心新教的活动,他们不敢来。新教的君主们在瑙姆堡(Naumburg)的会议上(1561年1月)再一次以不礼貌的形式拒绝了教宗的邀请,他们没有派代表到特伦托(Trento)。

大公会议先要结束关于“圣事”的规定。在第21-24次会期(1562年7月16日到1563年11月11日),他们宣布一些法令,其中澄清关于“以两种形式接受圣体”、孩子领圣体、弥撒祭礼、圣秩圣事(即晋铎、当神父的圣事)以及婚姻圣事的不明之处。这方面的讨论很复杂并需要很长时间。大会甚至几次面临解散的危险。

大会在这个时期中也产生了很多改革法令,它们整顿教会生活的核心领域。

费迪南一世(Ferdinand I)皇帝于1562年6月向大会提交了一个包括15条的“改革书”,要“在教会的首和肢体”进行改革。皇帝要求在教义问题前谈论这些纪律上的问题。皇帝的书包含一些很有用的、有根据的建议,但也提出一些教廷似乎很难接受的要求,比如让平信徒都拥有领受“圣血”的权利或者允许司铎们结婚。巴伐利亚的公爵阿尔布瑞克特五世(Albrecht V)也支持这些提案,而法国也部分上(“领受圣血”)支持它们。大会在第22个会期时决定让教宗规定“平信徒领受圣血”的问题,而比约/庇护四世(Pius IV)确实在1564年允许好几个德国教区在某些条件下可以以两个形式送圣体。然而,会议坚决拒绝取消圣职人员的独身制,虽然很多司铎在这方面有一些违背原则的行为。实际上,德国的天主教徒不久后在“领受圣血”方面失去了原有的兴趣,而这个措施也没有赢得很多新教徒皈依公教,所以“以两种形式领圣体”的规定在巴伐利亚(1571年)和奥地利(1584年,除波希米亚外)再次被取缔。

在谈论主教们的“居住在本教区的义务”和“管理权”时,1562年4月以后的气氛很激烈。西班牙人和法国人要求大公会议表明“主教的居住义务”来自神的法律(iure divino),并且支持这样的观点:主教的司法权不是来自教宗,而直接来自上主——他们提出这些建议的原因是,他们要阻止一个主教积累多种牧灵性的收入。意大利人则坚决反对这种说法。这样,他们的谈论再次激起了一个旧的冲突,即“以教宗为核心”和“以主教为核心”的问题。最后,他们在“主教权”和“教宗首席权”之间并没有作出什么决定(第23个会期,1563年7月15日),因为那位明智的摩若尼(Morone)枢机在此之前亲自和德国皇帝在因斯布汝克(Innsbruck)进行谈判(1563年4-5月),而双方在改革问题上达成共识。

在婚姻的问题上(第24次会期)不仅仅需要谈论它的“圣事本质”和“不可拆散性”,而且他们也发表了一个专门针对婚姻的法令,即《论婚姻的改革》(de reformatione matrimonii,长达10章)。第一章(所谓的Tametsi-Decretum)宣布,任何秘密婚姻都是无效的,只有在司铎和两个证人面前结的婚约才是有效的。一些其他的值得提到的改革法令是这些:关于祝圣礼仪的规定,关于各地堂区应该得到的关照;“收取捐献者”(quaestores eleemosynarum)的职位被取缔,而大赦的宣布委托给主教们(第21、23次会期);教会的领导者(rectores ecclesiarum)都必须常住在他们管理的地区,而一切主教在被提名后三个月内必须被祝圣(第23次会期)。关

于圣职人员的教育的法令(第23次会期)有深远的影响:每一个教区被要求建设一个修道院(神学学校),其中要从青年时期开始培养将来的司铎;然而,会议的代表们并不认为,这意味着要减少或取缔在各地大学的神学研究。第24次会期作很多关于“教省会议”(每三年一次)和“教区会议”(每年一次)的规定,还有关于教区的视察,关于讲道者和群众的宗教教育,关于公开补赎的规定等等。不可以积累有收入的教产,不可以交“职位保留钱”或类似的资金(*provisiones, reservationes*)。

174.9 在1563年12月3、4日的闭幕全体大会(第35次会期)中,大会宣布一些教义性的规定,包括关于炼狱、尊敬圣人、尊敬圣像和关于大赦的规定(根据这些说法,大赦为基督徒民众有良好的影响,而基督交给了教会权力宣布这些大赦)。另外,大会通过了一个特殊的改革男女修会的法令文献(参见172.3)以及一个关于各种各样事物的一般改革法令(比如它禁止“决斗”,进行“决斗”的人被绝罚)。大会将一些尚未完成的任务委托给教宗,比如:编写一部普遍有效的“教理书”(catechismus);修改日课和弥撒经本;重新颁布一个《禁书名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因为教宗保禄/保罗四世(Paulus IV)发表的《禁书名单》过于严格。大公会议的255名代表都签署了种种法令和规定,他们中有6位枢机主教、3位宗主教(Patriarcha)、193位总主教或主教、7位隐修院院长、7位修会总会长、39位无法参与者的代理人。教宗比约/庇护四世(Pius IV)在《应受赞美的天主》(*Benedictus Deus*,1564年1月26日)诏书中批准和肯定大会的种种法令并建立一个由8名枢机组成的“神圣大公会议协会”(Congregatio Sancti Concilii),其目标是正确地解释会议的文献和监督各种规定的执行。另外,教宗还在1564年出版了上面提到的《禁书名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以及一篇《特伦托信仰宣言》(*Professio fidei Tridentina*),它包括一个《信经》和对于罗马宗座的服从誓词。其他的工作由他的接班人完成。

欧洲大部分的君主和国度都无条件地接受了特伦托(Trento)大公会议的规定,比如费迪南皇帝、波兰、葡萄牙、萨夫伊以及意大利各国。西班牙的菲利普(Philipp II)却要求加上“除非违背国王权利”一条。法国国王接受了教义方面的规定,但拒绝了各种改革法令。虽然如此,法国各地的主教们逐渐在“教省会议”上宣布了这些改革规定。在德国奥格斯堡1566年的帝国议会上,德国的公教代表在马克西米里安二世(Maximilian II)的领导下全部接受了特伦托会议(Tridentinum)关于教义和礼仪方面所作的规定。

在特伦托(Trento)召开的主教会议持续的时间很长,内部和外部的困难也非常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届大公会议。也没有另一个大公会议对于天主教会的信仰和教会纪律发挥如此深远的、全面的和长期的影响。这个影响一直在今天还能感觉到。虽然这个会议没能恢复公教和新教信仰上的合一,但它还维持了罗曼地区(欧洲南部)的公教信仰。对北欧地区来说,这个会议开得太晚。因此,欧洲在信仰上仍然处于分裂的状态。通过这次会议,公教(天主教)的教导在一些关键的论点上得到澄清,这样能够抵御某些新教人士的攻击,而纪律上的改革法令勾勒出一项全面的改革计划,这样为圣职人员和民众的宗教和道德上的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教会的圣统制受到冲击,但教宗保持了圣统制上的完整性(hierarchische Geschlossenheit),而那些新教人物在宗教信仰上的主观主义(religioeser Subjektivismus)被拒绝。虽然有人担心大公会议和高卢主义(Gallicanism)的种种概念将会削弱宗座的地位,但教宗的首席权并没有受负面的影响。因此,宗教改革似乎要消灭天主教的制度,但实际上,这些革新运动为教会的激活和复兴提供了强烈的刺激和推动力量。虽然种种法令的落实在某些地区中没有很快或很彻底执行,但这次大公会议的良好影响马上表现在天主教徒们的更大的合一精神与更大的信心,因为在以前的时代,天主教徒处于一种分裂和无力感的状态之下。这次大公会议在教会学术和灵修的领域中也是一个具有创造性和推动力的力量。

175

在特伦托会议后的三大改革教宗(1556 - 1590年):

比约/庇护五世(Pius V)、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

(Gregorius XIII)和西斯图斯五世(Sixtus V)

175.1 在特伦托(Trento)召开的大公会议为天主教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改革的原则也被清楚地勾勒出来。罗马教廷肩负着执行种种规定的主要任务。由于“上面的良好安排”,会议后出现了三个名副其实的、真正作出伟大贡献的“改革教宗”,其中每一个教宗各有他的特征并在某个领域发挥了特殊的影响。

在比约/庇护四世(Pius IV)逝世后,波若梅欧(Carlo Borromeo)建议枢机们选

择来自道明会的格斯里耶里 (Michael Ghislieri) 枢机为教宗, 他本是罗马教会异端裁判所的总管, 即比约/庇护五世 (Pius V) 教宗 (1566 - 1572 年, 1712 年被列为教会圣人)。他是天主教复兴运动最坚决、最纯粹的化身。即使在伯多禄/彼得的宝座上, 他仍然保持着托钵修会会士的严格生活规律。他热忱地保卫信仰, 一生为教会的利益而工作, 同时强有力地 在罗马和其他公教国家中执行特伦托 (Trento) 的种种改革法令。为回应会议的决议, 他于 1566 年颁发了《罗马教理书》(Catechismus Romanus), 供堂区司铎使用, 1568 年颁发修订的《日课》(Breviarium), 1570 年发行《罗马弥撒经书》(Missale Romanum)。在所谓的《晚餐诏书》(In Coena Domini) 中总结了那些保留给教宗的惩罚——这本书起源于 13 世纪 (参见第 2 卷, 110.2), 但比约/庇护五世 (Pius V) 赋予它一个更严格的形式 (1568 年), 主要针对西班牙和威尼斯 (Venezia) 的“政教合一制度”。教宗比约/庇护五世 (Pius V) 和保禄/保罗四世 (Paulus IV) 一样非常严厉地镇压在意大利悄然而起的异端邪说 (参见 174.1)。他的思想基础仍然是中世纪的教会法律, 所以他于 1570 年宣布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 (Elizabeth) 被绝罚, 并弹劾了她。这是在历史上最后一次有一位教宗正式弹劾某一位国王, 而从结果来看, 这是一个错误的措施, 因为英国的公教徒此后遭受了更严厉的迫害 (参见 183.3)。教宗也维持了在伊斯兰教的攻击面前保卫基督宗教的老传统, 并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土耳其人在 1571 年 8 月攻克塞浦路斯 (Cyprus)——这是地中海东部最后一个基督宗教的堡垒, 但在同一年教宗通过不懈的努力联合了西班牙的海军和威尼斯的舰队。在格林多斯 (Corinthus) 海湾的勒潘托 (Lepanto), 这个舰队在奥地利的胡安 (Don Juan d' Austria) 的领导下——他是西班牙王菲利普二世 (Philipp II) 的弟兄——在一次海战中战胜了穆斯林的海军 (1571 年 10 月 7 日)。这场胜利在整个西欧博得了人们的欢呼声与赞叹声。遗憾的是, 由于该联盟的人思想不一致, 所以无法取得进一步的胜利。

175.2 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 (Gregorius XIII, 1572 - 1585 年) 原来是来自博洛尼亚 (Bologna) 的枢机本孔帕尼 (Hugo Boncompagni), 在教会的改革方面也具有重要的角色。虽然在宗教热忱方面他不如前任教宗, 然而他是一个杰出的律师, 具有能动性和组织能力。他完成了早已需要进行的历法改革, 即尤里安历法 (Julian Calendar) 的改革, (在 1582 年 10 月 4 日后直接跳到 15 日, 参见第 1 卷 3.7)。那些新教的国度只有在 1700 年后才开始接受这个改革。这位教宗很慷慨地支持罗马的宗教教育机构。他在罗马创办了一所针对匈牙利的学院 (它于 1580 年

与“德国学院”合并),一所针对英国天主教的学院(当时英国公教受很大的压力;参见 183.3),针对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马若尼特(Maroniti)教会也创办了一些学院。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始终注重与东方教会的合一问题。他很支持耶稣会,为德国学院(Collegium Germanicum)提供固定的收入并慷慨地资助罗马学院(Collegium Romanum),因此这座学院视他为“第二个创始人”,并被称为“额我略/贵格利大学”(Gregoriana)。在额我略/贵格利(Gregorius)的任期内,各国的教廷大使馆(nuntiatura)被成立,这些机构在抵抗新教改革和推动公教改革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维也纳(Vienna / Wien)、巴黎、马德里(Madrid)和里斯本(Lisboa)早就有罗马教廷的外交官和教廷使节。现在教廷派遣常驻的大使到瑞士的卢塞恩(Luzern,1579年)、奥地利内地的格拉茨(Graz,1580年)、德国北部的科隆(Köln / Cologne,1584年)。教宗比约/庇护五世(Pius V)已经创立了一个特殊的枢机委员会来处理与德国有关的事务(1568年),现在(1573年)它被革新,而教宗任命一些能干的人参与这方面的工作。这些措施都表明教宗很愿意强化公教改革的积极力量。他也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德国的“脱离公教运动”,甚至在某些地区恢复了公教传统(参见 180.4)。当时的法国,由于胡格诺派(Huguenots)战争处于一种彼此残杀的状态,而英国的公教会遭受伊丽莎白(Elizabeth)女王的迫害。教宗额我略/贵格利(Gregorius)介入法国和英国的动荡并没有获得良好的效果,他的思想也呈现出当时世界观的限度(参见 182.3)。

175.3 下任教宗是那位才华横溢的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1585 - 1590年)。在他的任期内罗马宗座获得教会内的威望和外交政治上的崇高名声。这位新教宗出身很卑微,他原来当过方济各会会士,原名佩瑞提(Felice Peretti)。他上任以后马上开始努力工作,并发挥了非凡的管理能力。他尤其整顿了教会国内的治安问题,因为他以严厉的措施控制当时很普遍的“土匪问题”。通过明智的节俭规定,他改进了教廷的财政。为了提高教廷的效率,他于1588年创立或重新肯定或重新组织15个枢机委员会(比约/庇护十世 Pius X 于1908年重新组织这些机构)。他于1586年规定枢机团的人数为70人(6位主教、50位司铎、14位执事)。虽然特伦托(Trento)会议(第24个会期)曾经建议枢机团中除了意大利人以外也应该有别的民族的人,但这一点直到比约/庇护十二世(Pius XII)于1946年才得以实现。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还重新肯定一项重要的规定,即主教们也定期去罗马提交报告(Visitatio liminum = ad limina visitatio,参见第2卷,110.2e)。西克

斯图斯(Sixtus)也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家,他创造了罗马的新市容。他根据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的计划完成了圣伯多禄/彼得(Petrus)大堂的圆形穹顶,又组织人在圣伯多禄/彼得广场中间立起那个巨大的、来自尼禄(Nero)斗兽场的方尖碑。正如特伦托(Trento)的会议所要求的那样,西克斯图斯(Sixtus)正式出版了圣热罗尼莫/哲罗姆(Hieronymus)的《拉丁语通行本》(Vulgata)的修订本,并通过1590年3月1日的《那位永恒者》(*Aeternus ille*)诏书隆重宣布,这是唯一正统的《拉丁通行译本》的版本。然而,因为当时的编辑工作太匆忙,这个版本有相当多错误,所以在西克斯图斯(Sixtus)逝世(1590年8月27日)后,教宗克雷孟八世(Clemens VIII)于1592年需要批准一个改正版本——所谓的《克雷孟的通行本》*Vulgata Clementina*——代替它。这个版本今天仍然被使用,但比约/庇护十世(Pius X)在1907年规定要根据现代的版本鉴别研究作(“文献批判”)一个新的翻译,而比约/庇护十二世于1945年请人根据希伯来语的原文重新翻译《圣咏集/诗篇》(*Psalmi*)。

耶稣会的神学家贝拉明/拜拉明(Robert Bellarmin,参见178.1b)为克雷孟的通行本(*Vulgata Clementina*)作了一个序言,其中暗示,西克斯图斯(Sixtus)教宗在他逝世之前已经决定要收回和修改他的《圣经》版本。早在17世纪初也有一些人说,当时的《那位永恒者》(*Aeternus ille*)诏书并没有按照正式秩序颁布,所以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然而,这两个说法尚未被证明。

除了全面管理教会内部的种种事务外,西克斯图斯(Sixtus)也需要面对外部的诸多政治问题,并在其中发挥了非凡的技巧。在国家 and 教会的关系方面,他和前任教宗一样保持着中世纪全盛时期的“宗座的神圣统治”的原则(*paepstliche Hierokratie*,参见第2卷,111)。他规定贝拉明/拜拉明(Bellarmin)的《澄清一些论点》(*Disputationes de controversiis*)第1卷要列入《禁书名单》,因为根据贝/拜氏(Bellarmin)的观点,教宗在世俗的事务上只有间接的权柄。然而,在具体的政治问题上,教宗非常明智,因为当时的西欧处于战乱的状态,而教宗能够避免受这方面的影响。最棘手的问题是教廷在胡格诺(Huguenots)战争和法国王位继承人的问题(参见182.4)。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ipp II)的王国是一个世界帝国,他和中世纪的施陶费尔(Staufer)皇帝一样管理着意大利北部的米兰(Milano)和意大利南部(西西里-那不勒斯 *Sicilia - Neapolis*)。西班牙王想控制罗马宗座,并要求教宗参与“公教联盟”,共同攻击法国的加尔文派人物亨利四世(Henri de Navarra -

Bourbon)——他是 1589 年暗杀的亨利三世 (Henri III) 的接班人。然而,西克斯图斯 (Sixtus) 坚定地抵制西班牙王的压力,始终等待。后来的发展证明教宗的政治观念是正确的,因为只有当法国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时,西欧的政治平衡才能够被确保,而且这种平衡的状态也有助于保持宗座的独立性。

176

从 16 世纪末到 17 世纪中期的教宗

历任教宗: 乌尔巴努斯七世 (Urbanus VII, 1590 年), 额我略/贵格利十四世 (Gregorius XIV, 1590 - 1591 年), 依诺森九世 (Innocens IX, 1591 年), 克雷孟/革利免八世 (Clemens VIII, 1592 - 1605 年), 良/利奥/莱奥十一世 (Leo XI), 保禄/保罗五世 (Paulus V, 1605 - 1621 年), 额我略/贵格利十五世 (Gregorius XV, 1621 - 1623 年), 乌尔班努斯八世 (Urbanus VIII, 1623 - 1644 年), 依诺森十世 (Innocens X, 1644 - 1655 年)。

176.1 自 16 世纪末开始,教宗失去了原有的英雄般的特色。天主教复兴时期 (Zeitalter des Restaurationskatholizismus) 的伟大岁月已经悄然而逝。那个时期的教宗虽然也继续进行教会的改革工作,但他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一些政治问题、教会国的社会情况和经济问题以及罗马城的扩展和美化。在个别教宗的任期中又出现了“重用亲戚”或教廷管理问题的负面因素。另外,当时有越来越多的国度想建立一种“国家管理教会”的制度,而教宗们在这种搏斗中不都占上风。

在伟大的西克斯图斯五世 (Sixtus V) 后出现三个比较不重要的教宗,他们三位的任期总共才是一年: 乌尔巴努斯七世 (Urbanus VII, 1590 年 9 月,当选后 12 天去世); 额我略/贵格利十四世 (Gregorius XIV, 1590 年 12 月——1591 年 10 月), 这位是很虔诚的、但身体健康欠佳的斯风德拉托 (Sfondrato) 枢机; 还有那位已年迈的依诺森九世 (Innocens IX, 1591 年 10 - 12 月)。后面两个教宗因受法国内战的影响,而放弃了西克斯图斯五世 (Sixtus V) 的政策并加入了“公教联盟”,并通过资金和士兵支持西班牙对付法国的亨利四世 (Henri IV)。

大约在选择额我略/贵格利十四世 (Gregorius XIV) 教宗的时期 (1590 年 10 月 6 日到 12 月 5 日) 出现了一本虚构的书,即多次被引用的《教宗预言》,据说是爱尔

兰阿马格 (Armagh) 的总主教, 圣马拉基亚斯 (Malachias, 1148 年去世) 写的“预言”。这个著作首次于 1595 年在威尼斯 (Venezia) 印行, 它包括 111 条简单的格言或预言, 每一个预言描述一个教宗——从切勒斯丁二世 (Coelestinus II, 1143 - 1144 年) 一直到“世界的末日”, 其中称比约十世 (Pius X) 为热火 (Ignis ardens), 称本笃十五世 (Benedictus XV) 为无群众的宗教 (Religio depopulata) 等等。今天历史学家们都认为这是一部来自 16 世纪末的伪书。

176.2 比较有影响的教宗是克雷孟/革利免八世 (Clemens VIII, 1592 - 1605 年), 他来自阿尔多布兰迪尼 (Aldobrandini) 家族。他是一个具有虔诚信仰的人, 在行动上很明智、谨慎, 但他由于疾病被迫让别人管理部分的任务, 并且在某些方面也支持自己的亲戚。在他的任期内, 公教的改革在一些国度中受到强有力的支持。在一些犹豫后, 克雷孟八世 (Clemens VIII) 因为要缔造和平而改变了前任教宗们对法国的政策。他于 1595 年承认纳瓦拉的亨利, 即亨利四世 (Henri de Navarra) 为法国的国王——这位加尔文派国王于 1593 年正式接受了公教 (天主教) 信仰 (参见 182.5)。这个行动在政治与宗教方面都有很好的结果。教廷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 (Philipp II) 的压力并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 而在法国开始出现教会生活的美好复兴时期。教宗的外交技巧于 1598 年使西班牙与法国签订维尔文 (Verbins) 的和约。因为法国的亨利四世 (Henri IV) 支持教宗, 所以他能够在阿方索二世 (Alfonso II d' Este) 公爵逝世后重新 (为教会国) 获得费拉拉 (Ferrara) 公国, 因为阿方索 (Alfonso) 没有孩子 (1597 - 1598 年)。如上所述 (参见 175.3), 克雷孟/革利免 (Clemens) 于 1592 年重新发行西克斯图斯 (Sixtus) 的《拉丁语通行本》(Vulgata) 的修订版本。他吸纳一些杰出的神学家进入枢机团, 比如耶稣会会士托勒多 (Toledo) 和贝拉明/拜拉明 (Bellarmine, 参见 178.1ab) 和司铎祈祷会 (Oratorium) 的成员巴若尼欧/马罗尼乌斯 (Cesare Baronio / Baronius, 参见第 1 卷 4.4 和下文 178.1e)。他和他的接班人保禄/保罗五世 (Paulus V) 需要面对关于摩里纳/莫利纳 (Molina, 参见 178.2b) 的圣宠理论的争论, 这个争论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在 1600 年的大禧年, 很多朝圣者来到罗马, 而在同一年, 那位“来自挪拉 (Nola) 的哲学家”被判刑为顽固的异端者和背教者, 并被处以火刑 (参见 178.3)。

176.3 克雷孟/革利免 (Clemens) 教宗逝世后, 枢机们选一位来自佛罗伦萨 (Florentia) 的美狄奇 (Medici) 家族的人——良/利奥/莱奥十一世 (Leo XI, 1605 年 4 月), 但他在 26 天后就去世了。此后, 波格塞 (Camillo Borghese) 枢机被选为教

宗,取名为保禄/保罗五世(Paulus V,1605 - 1621 年),他有良好的修养与严肃的宗教信仰生活,且喜爱美术,鼓励与资助美术事业的发展,但他有时候太过分支持自己的亲戚。由于他想保持宗座对于世俗国度的权力,因此与威尼斯(Venezia)发生严重的冲突。当时,教宗要求圣马尔克(San Marco)的共和国(即威尼斯)收回一些法律,因为这些法律规定圣职人员不能向国家购买地产,教会如果想建立新的教堂、隐修院和医院都必须经过威尼斯共和国的批准等等。威尼斯政府却拒绝废除这些法律。另外,威尼斯逮捕了两名圣职人员并拒绝向教会法院交出这两个人。教宗于1606年4月宣布威尼斯的总督和元老院中的人都被绝罚,再用禁罚(interdictum)来惩罚威尼斯地区。然而,这个共和国并没有因此服从于教宗。尤其是一位有学问的塞尔维特斯(Servites)隐修者撒尔皮(Paolo Sarpi,1623年去世)支持威尼斯的抵抗——他后来编写了特伦托(Trento)大公会议的历史,其中对教宗表示敌意,并且与瑞士和法国的加尔文派人士都保持很多联系。他被提名为威尼斯政府的顾问,因此编写一些尖锐的论文,其中提出极端的“国度办教会”观点。他说,圣职人员要在教会法院中受审(所谓的 Privilegium fori)和教会的一些特权的根据只是“人法”,而不是“神的规定”。根据他的建议,共和国的政府宣布教宗的惩罚(绝罚和禁罚)是无效的,政府禁止发行这些禁令,圣职人员必须继续举行礼仪,而那些拒绝继续举行弥撒的司铎(包括耶稣会会士、嘉布遣会会士、特亚丁会会士 Theatines)被驱逐出境。当时有很多神学家写文章参与这次论战。贝拉明(Bellarmin)和巴若尼欧(Baronius)枢机很节制地保卫了教会的种种权利。当时差一点因此而爆发战争,而威尼斯似乎要转变成为一个新教国度,但通过西班牙和法国的介入(1607年),双方签署了一些协约而使矛盾缓解。实际上,这并不能说是教宗的一次胜利。虽然威尼斯取缔了有关的法律规定并交出了那两位圣职人员,但罗马教廷必须主动地收回绝罚和禁罚的命令,并且耶稣会从此以后不能继续在威尼斯工作。这个(以及类似的)案件能够表明一点:中世纪的严格教会法律无法在一切层面上执行——时代的变化已经引起了政治思想的彻底改变。连在一些天主教国家中,片面的政治利益或权力冲动也占有首要的地位,这些政府都统治宗教和教会的种种事务。在1606年,罗马教廷最后一次使用了教会最严厉的惩罚,即禁止某一整个地区举行宗教活动(就是 interdictum,禁罚)。在三十年战争中(1618 - 1648年),保禄/保罗(Paulus)教宗和他的接班人们资助了皇帝和公教联盟。

早在16世纪,公教的强国们便想直接影响教宗的选举。在良/利奥十一世

(Leo XI)和保禄/保罗五世(Paulus V)当选时(1605年),西班牙政府首次通过一个被委托的枢机正式表示反对某一个人当选教宗。在17世纪中期,这种“排除的权利”(ius exclusivae / jus exclusionis)已经很发达,当时的德国皇帝、法国和西班牙都有这方面的权利。虽然教廷一直反对这种被视为“干涉内部事务”的习惯,但仍然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在1903年的选举中,奥地利表示反对兰波拉(Rampolla)枢机当教宗,但比约/庇护十世于1904年1月20日在他的《给予我们的》(Commissum Nobis)文献中禁止这种做法,并指出:谁想这样影响枢机团,谁就被绝罚。

176.4 教宗保禄/保罗五世(Paulus V)的接班人是额我略/贵格利十五世(Gregorius XV, 1621 - 1623年),但他的任期只有两年半。他来自路多维斯(Ludovisi)家族并在博洛尼亚(Bologna)作总主教。因为他经常患病,所以他将许多事务交给他的侄子路多维克·路多维斯(Ludovico Ludovisi)枢机,这是一位非常能干的人。他重新规定选举教宗的秩序:一般都得采取秘密投票的形式(scrutinium),一直到某一个人获得三分之二的选票(1621年)。额我略/贵格利(Gregorius)特别支持耶稣会,将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de Loyola)和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册奉为圣人/圣徒,但同样也宣布大德兰/特蕾莎(Teresa)和内瑞(Philipp Neri)为圣人(1622年)。他于1622年在罗马创立传信部(Propaganda Fide),即一个世界传教机构,该机构后来具有很大的影响(参见177.1)。教宗支持巴伐利亚的公爵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成为一个选帝侯,而当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于1622年征服了法尔茨(Pfalz)后,他将海德堡(Heidelberg)的图书馆(所谓的Bibliotheca Palatina)赠送给额我略/贵格利(Gregorius)教宗(参见181.1)。

由于瑞典的古斯塔夫斯·阿多夫(Gustavus Adolf)和法国的介入,三十年战争(1618 - 1648年)成为一个没完没了的全欧洲战争。教宗乌尔巴努斯八世(Urbanus VIII, 1623 - 1644年)来自意大利的巴贝瑞尼(Barberini)家族,他根据个人的倾向更多支持法国,超过支持皇帝和西班牙。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德国地区的公教处于多大的危险之中,在这方面法国的黎塞留(Richelieu)枢机误导了教宗。有的历史学家(如Ranke、Gregorovius)甚至说,这个教宗支持法国和瑞典的同盟并因瑞典军队在德国的胜利而感到高兴——但这些说法是不恰当的。教宗乌尔巴努斯八世(Urbanus VIII)认为他是“全基督宗教世界的共同大父”,所以他始终很诚恳地致力于缔造和平,只是他的努力并没有效果。在他的任期内,意大利的“教会国”获得了相当大的扩展,因为若维尔(Rovere)家族的灭亡(1631年)意味着乌尔比诺

(Urbino)公国再一次归于教会国。遗憾的是,教宗过分支持他的家族,即巴贝瑞尼(Barberini)。正是由于这些亲戚使得教宗被牵入与帕尔玛(Parma)公爵的战争,该战争为教会国带来了很大的负担,而且在结束时也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成果(1644年)。乌尔巴努斯(Urbanus)爱好美术和古典文学,他自己也是一位诗人。通过巴洛克式的建筑物,他美化了罗马城(参见179.2)。在他的任期内,与伽利略(Galilei)有关系的法案被结束(参见178.3),而教廷首次正式反对法国的杨森主义(Jansenismus,参见190.1)。

176.5 来自潘菲利(Pamphili)家族的依诺森十世(Innocens X,1644 - 1655年)确保罗马的秩序和平安。他查出前任教宗的一些亲戚的犯罪行为,因为他们滥用了公共的资金。这些人逃到法国,而法国的首相马萨林(Mazarin)枢机保护他们——他甚至威胁说将要攻击罗马。因此,这个法案被镇压,而逃难者被允许回国(1646年)。依诺森(Innocens)教宗看到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和《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的和约》(1648年)——因为这个和约侵犯教会的一些权利,他提出抗议(参见181.4)。他于1653年谴责了杨森主义(Jansenismus,参见190.1)。他和帕尔玛(Parma)的公爵也同样发生冲突,这导致卡斯特罗(Castro)城被毁,而这个地区被归入教会国。虽然这位教宗严格反对前任教宗的那些“被重用的亲戚”,但他自己也喜欢支持自己的亲戚。在老年的时候,这位软弱的教宗甚至受到他弟媳妇表达基尼(Donna Olimpia Maidalchini)的控制,这个寡妇才华横溢且具有强烈的统治欲,她利用她在教廷的地位,无耻地掠夺财富,但在教宗逝世后,她连葬礼的经费都不愿意付出。

177

在美洲、阿富利加/非洲和东亚地区的传教工作

177.1 在16世纪,公教的传教活动(宣教/传教活动)走入一个辉煌的繁荣时期。欧洲的公教会因信仰的分裂失去了相当一部分的信徒,但因海外地区的传教工作,公教在人数上似乎能保持平稳的发展。在15世纪的岁月里,教会似乎没有进行任何传教工作,但后来的航海运动在西方和东方之间打开了传教的机会。来自热那亚(Genoa)的哥伦布(Christoforo Columbus)于1492年来到了美国的中部地

区,葡萄牙人卡布拉尔(Cabral)于1500年到达巴西,他的同乡达伽马(Vasco da Gama)于1497/1499年找到了通往印度的海路,而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Magelhaes)第一次想环绕整个地球(1519-1521年)。在原来的古代和中世纪的世界观方面发生深层的变化。新的地区和新的民族进入欧洲人的视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公教国王们认为,在新的殖民地照顾福音的传播是他们作为基督徒的严肃任务。那些传统的或新兴的修会(尤其是方济各会、道明会、耶稣会和嘉布遣会 Capuchians)发挥了强烈的传教热忱,这样更鼓励公教国王的传教意识。当时的传教士们很高兴且愿意奉献自己的一生,他们那种英雄般的宣教勇气并没有回避殉道者的牺牲,这样他们不懈地进行传教工作。他们的行动范围主要是北美、南美和东亚地区。第17世纪形成了传教工作的完备组织。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五世(Gregorius XV)于1622年创立了一个特殊的枢机部门,即“关于传播信仰的委员会”(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简称 Propaganda,即“传信部”),借此指导了全球的传教工作。然而,属于传信部管理的地区不仅仅包括新的海外地区,而且也包括那些在北欧脱离了公教的地区。乌尔巴努斯八世(Urbanus VIII)于1627年在罗马创办了一个专门关注传教工作的修道院,即“乌尔巴努斯传信学院”(Collegium Urbanum de propaganda fide),在这个学院中有来自各地的男青年,他们接受传教士的培育。根据这个修道院的模样,巴黎于1663年创立了“外方传教修道院”(即 MEP“巴黎外方传教会”),它同样为传教的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直到今天。

177.2 基督信仰在美洲获得最大的发展。根据1493/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协议(教廷也肯定这个协议,参见第2卷,157.3),在亚速尔群岛(Azores)以西的地区属于西班牙人,而在东部的地区归于葡萄牙,但这两个强国当时明确认定自己愿意在新发现的地区传播基督信仰。当哥伦布(Columbus)于1493年第二次起程时,已经有12名传教士陪同他。基督宗教最早的立脚点是西印度群岛(三多明我 San Domingo、海地岛 Haiti、古巴 Cuba 等),在那里的传教士于1511年创立正式的教区。不久后,科尔特斯(Hernao Cortes)于1519/1521年征服了墨西哥(亦称“新西班牙”)——在那里有方济各会会士自从1522年开始传教,而在1523年,拜偶像完全被禁止。在南美洲各地也很快有传教士活动,比如在委内瑞拉(Venezuela)、新格拉纳达(Neugranada,即哥伦比亚 Columbia),在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于1532年征服的印加(Inca)王国的地区(秘鲁、厄瓜多尔、智利)以及在拉普拉塔(La Plata)河地区的巴拉圭、乌拉圭和阿根廷,在属于葡萄牙的巴西(主要的

传教士是耶稣会会士安基耶塔 Jose de Anchieta(1553 - 1597 年)等地区都有传教活动。虽然传教工作也呈现出一些缺陷(比如强制性地要求人们皈依信仰,太快给人施洗,向人收什一税),在这些地区中逐渐成长为一个非常旺盛的海外教会,它的本地信徒是以百万计算的,而他们的教会组织也相当全面。在 1610 年的南美洲已经有 5 个总教区、27 个教区以及大约 400 座隐修院。只有少数原住民保留了他们原有的宗教。在北美有不同修会的隐修士进行传教工作,部分来自西班牙的传教地区(墨西哥、佛罗里达 Florida、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部分来自法国,他们从加拿大出发并通过大湖或河流进入内地。在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如 Huron 休伦人/胡润人和其他的部落)有方济各重整会会士(Recollecti, 自从 1615 年)和耶稣会会士(1625 年以来)以无比的英雄精神传播福音。8 位耶稣会会士,即布瑞贝夫(Jean de Brebeuf)、霍格(Isaac Jogues)等人,于 1646/1649 年间在易洛魁(Iroquois)人那里遭受了残酷的待遇,他们为主殉道(于 1930 年被列入圣人/圣徒的行列)。在 1658 年创立的“加拿大宗座代牧区”于 1674 年成为一个正式的教区,名为魁北克(Quebec)。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政府通过资金和特权为他们殖民地的传教士提供强有力的协助。因此,罗马教廷为这两个国度提供“保教权”(patronate / padroado),就是说西班牙(1508 年后)和葡萄牙(1514 年后)在一切新建立的传教站和教区有保护它们的权利和义务;实际上,在具体的操纵中两国政府太强调它们的权力,比如后来有一个“西班牙关于印度地区的委员会”而有时候有“本有教会”的倾向(Eigenkirche)。在另一方面,传教工作的阻碍很多,不仅因为美洲的原住民必须先学习读书等等,而且更多是因为那些渴望找到黄金的“征服者”(conquistadores)、残暴的殖民者与贪婪的商人经常无情地剥削了印第安人或不人道地对待他们或使他们成为奴隶。如果发生这样的犯罪行为,这些愿意“赢得心灵们”(所谓的 conquista espiritual 精神性的征服)的传教者似乎无法发展他们的工作。为回应一些传教士的请求,教宗保禄/保罗三世在 1537 年颁布了一个诏书,其中明令禁止在美洲蓄奴,指出印第安人和白人一样有一个不死的灵魂,并有能力接受基督信仰及领受各种圣事,但种种虐待黑人的恶习仍然继续存在。受压迫者的最杰出保卫者之一是一位来自塞维利亚(Sevilla)的道明会会士卡萨斯(Bartholome de las Casas, 1566 年去世),1543 - 1551 年任墨西哥加帕(Chiapa)的主教。他几乎半个世纪之久为印第安人服务。他以不懈的努力作讲演或写信,都是为了保卫原住民(虽然有

时候也有夸大的说法)。他曾经七次航海到西班牙,要求西班牙国王禁止上述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因为美洲的印第安人不适合承担很重的体力劳动,所以殖民者从阿富利加/非洲(Africa)那里送来很多黑人奴隶——卡萨斯(Las Casas)虽然没有推动这件事,但他允许这种做法。传教士们也同情这些黑人奴隶并帮助他们。其中最著名的和最伟大的“慈善工作英雄”是耶稣会会士圣克拉维尔(Petrus Claver),一位来自卡塔拉尼亚(Catalania,西班牙)的贵族人士,他似乎40年之久(1615-1654年)在新格拉纳达(Nova Granada)的卡塔格纳(Cartagena)当过“黑人的宗徒/使徒”,并为几千个人施洗。

在巴拉圭(Paraguay)和周围的地区,传教工作获得了特殊的发展。为了保护印第安人不被剥削以及不受殖民者的不良道德生活的影响,传教士们自从1609年以来获得了西班牙的允许在一些严格封闭的地区(所谓的reducciones, doctrinas并居区)集合印第安人。总共有30多个这样的并居区,其中大约生活着15万印第安人。这些人只需要承认西班牙的主权并交纳一个小小的头税,但在管理方面,他们是完全独立的。实际上,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上的管理者是一些耶稣会传教士(大约60到80位)。那些印第安人大多属于瓜拉尼(Guarani)人,他们很快接受传教士的指导和教育,成为有固定居所的农民和工匠,其中也有一些艺术家。他们共同种地,而庄稼属于集体财产,不属于个人,但在比较小的范围内也有私人财产。宗教生活影响了整个的工作。巴拉圭这种“耶稣会国度”可以说是实现一个“神统治-长老统治的理想国”(theokratisch - patriarchalisch geleitetes Gemeinwesen)的尝试,在当时的著作中都有这方面的描述或谈论(参见莫尔Thomas More1516年写的《乌托邦》Utopia和意大利道明会会士坎帕内拉Thomas Campanella1611年的Civitas Solis《太阳城》)。也许传教士当时太过分强调自己的“父母官”角色,或经济活动太机械化了,但无论如何,这种培养本地人逐渐认识基督宗教文明的方式在传教历史上是光荣的一页,并产生了长远且美好的影响,而18世纪末的方济各会会士塞拉(Junipero Serra)在加利福尼亚仍然模仿这种方式。然而,由于葡萄牙政府的无情措施,这些“并居区”在维持150年之后似乎消失无遗(参见194.2)。

177.3 从总体来看,阿富利加/非洲(Africa)在19世纪以前是一个传教活动不多的地区。虽然一些传教士曾经开始在本地人当中传教,比如葡萄牙人自从1491年在刚果(Kongo)地区传教(第一个本地主教祝圣于1521年),而在1547年后,他们又在安哥拉(Angola)、莫桑比克(Mozambique),从1600年以来也在几内亚

(Guinea)和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岛进行宣教活动。在属于伊斯兰教的阿富汗/非洲北部地区传教工作是被禁止的,似乎也没有成果。然而,自从17世纪以来,耶稣会会士和方济各会会士在阿贝西尼亚(Abessinia)和埃塞俄比亚(Ethiopia)发现有一些传教机会。虽然当地的皇帝塞尔丹·撒格德(Negus Seltan - Sagad,即 Socinius 皇帝)自己接受了天主教信仰(1624年),但本地的圣职人员和大多数民众都不愿意和罗马有什么关系,因此传教工作遇到阻碍。本地人再次严格要求执行亚历山太(Alexandria)的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ismus)信仰,而那些外来的传教士被驱逐出境,其中有几个人为主殉道。

177.4 尤其在东亚地区(印度、日本、中国)的传教士们非常努力工作,并且获得美好的成果,但由于本地文化的抵抗和教会内部的一些困难,这些传教努力在部分地区并没有长期的影响。从全面性和具有计划的传教服务来说,耶稣会的贡献最大,该修会就从一开始通过一个特殊的圣愿宣布自己要根据教宗的要求在土耳其地区或外教地区进行传教工作。在耶稣会的创始人去世的那一年(1556年)大约已经有150名耶稣会会士在东亚服务。

177.4a 葡萄牙的航海家麦哲伦(Magellan / Magelhaes)于1521年发现菲律宾群岛,而西班牙人于1569年占领这块土地。西班牙的奥古斯丁会隐修士马上开始在群岛上进行传教工作,此后还来了方济各会会士、道明会会士和耶稣会会士。在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传教士们能够为部分的本地人施洗,并培养他们或提高他们的道德生活。马尼拉(Manila)总教区于1595年成立,它管理三个附属教区。在1600年已经有200万菲律宾天主教徒,即是总人口的一半。遗憾的是,由于信仰教育的忽略,他们的宗教生活在很多地方只是表面上的。

177.4b 在印度自古以来就有基督徒,但只限于西南地区的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线,他们是所谓的托马斯-基督徒(Thomas - Christen),并且属于东叙利亚教会(Nestorianer;参见第1卷12.11;54.5)。葡萄牙人来到印度以后,他们于1534年在果阿(Goa)创立一个教区,而这个教区包括一个庞大的地区,即从好望角到日本的地区;他们不久后在果阿建立一所培养本地司铎的修道院(1541年)。葡萄牙的国王约翰三世(Joao / John III)邀请耶稣会派人到东方,在耶稣会的努力下,传教工作获得良好的发展。一位来自纳瓦拉(Navarra)的贵族人,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 - 1552年)——他也是圣依纳爵(Ignatius)最早的同工之一(参见173.1)——于1542年5月以传教士和宗座使者的身份来到印度。虽然他

遇到很多困难,但并未阻止他获得杰出的成就。首先他在果阿影响了那些堕落的西方人,使之过一个符合基督徒的生活,后来在渔民地区的帕拉维尔(Paraver)人中工作,他们中大约已经有2万人受过洗,而方济各又为成千上万的人施洗。他从1544到1547年在特拉万克尔(Travankur)海峡地区、在斯里兰卡(Ceylon)岛、又在马六甲和西里伯斯(Celebes)岛以东的摩鹿加群岛(Moluccas)引导好几千人走向基督,于1548年又在印度地区传教。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认为他是一个先知和行奇迹的人。这位“印度的宗徒/使徒”认为自己的角色首先是要开辟一条路和探索情况。他一般让后来的传教士深化和指导那些新皈依的人。他致力于培养本地圣职人员和传教员,且尊敬本地的习俗,而不以强制性手段或骄傲的态度进行传教,要求这些本地的圣职人员应该视自己的工作为宗教性的,非为政治性的。方济各(Francis)于1549年去日本,而他的会士继续在印度工作。当然,他们也无法脱离当时的种种条件,所以他们有时候太多依赖于国度提供的权力。果阿于1558年成为总教区,而交趾支那(Cochin,即越南)与马六甲(Malacca)是它的附属教区;后来还加上了梅里阿普尔(Meliapur)和克兰格努尔(Cranganur)。印度的“托马斯基督徒”于1599年加入了公教(天主教),但遗憾的是,大部分的人于1653年再次脱离了公教会。很不幸,葡萄牙的领导者强调罗马给予他们的“保教权”,所以他们多次阻碍了东亚圣统制的发展。因此,罗马教廷自从1637年以来指定了一些“宗座代牧”(vicarius apostolicus, episcopus titularis),而这一点又引起很多教廷与葡萄牙之间的冲突,一直到19世纪。

自从1579年以来耶稣会会士在印度北部获得了暂时的成功,他们在大莫卧儿(即皇帝)阿克巴(Akbar, 1556 - 1605年)的庞大帝国中传教,而这位君主很有才华,并在宗教上有宽容的精神。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的亲戚,热罗尼莫·沙勿略(Hieronimus Xavier)于1595年来到阿克巴(Akbar)在拉合尔(Lahore, 在今天的巴基斯坦)的朝廷,并且也获得了良好的传教效果。然而,阿克巴(Akbar)是一个折中主义者和宗教混合主义者(Eklektizist und Synkretist),所以他违背了传教士们的期待,并没有皈依基督,而他的第二个继承人沙·德西叹(Shah Dshihan)王再次反对基督信仰(1628年后)。

为印度南部的马都拉(Madura)地区来说,基督宗教的传教工作具有良好的机遇。来自图斯卡纳(Toscana)贵族的诺比利(Roberto de Nobili, 1656年去世)自从1606年在那里施用了一个新的传教方法,即所谓的“适应”(accommodatio)方式。

他认为,印度人的种姓制度(castes)可以暂且接受,因为它是一种政治-社会制度,而他自己在服装和生活方式上模仿一个作补赎者(Sannyasi)和宗教老师(Guru)的样子,他仅仅和上层人士,即婆罗门(Brahmins)有关系。他研究了印度的语言和文学,并用梵文和塔米尔(Tamil)语编写一些宗教性著作。在举行圣洗时,他放弃了部分的传统仪式,因为印度人对这些有反感。因此,诺比利(Nobili)使某些人接受基督信仰,而他的会友布瑞托(Joao de Britto)也同样引导了一些人认识基督。布瑞托(Britto)来自葡萄牙的王家贵族,他于1693年殉道,1947年被列为圣人/圣徒。然而,也有很多人反对这种“适应方式”,其中部分耶稣会会士也反对。虽然如此,在1623年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五世(Gregorius XV)还是允许了它。诺比利(Nobili)后来(在1640年后)通过一些专门的传教士司铎还组织在下层民众(所谓的Parias贱民)中的传教。在1670年,马都拉(Madura)已经有4万多基督徒,1700年已经有15万。然而,当时有那么多人反对“适应方式”,尤其是方济各会和嘉布遣会士,所以罗马教廷认为需要作出一个决定。安提约基亚(Antiochia)的名义主教多罗(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以宗座特使的身份被派遣到东方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也许不是最适应的人以便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他于1704年谴责了16个所谓的“马拉巴尔习俗”。虽然耶稣会会士千方百计地想保卫本地化的尝试,但本笃十四世(Benedictus XIV)在1744年的诏书《一切关怀》(*Omnium sollicitudinum*)中终极性的肯定了多罗(Tournon)的决定。关于“礼仪的争论”和与此同时出现的不利因素(争吵等)为印度的传教区带来很大困惑和损失。另外,由于葡萄牙的殖民统治日渐衰弱,而那些属于新教的英国人及荷兰人在东亚占领了更多地区。最严重的打击是耶稣会被镇压,并于1773年被取缔,这些都使东亚教会面临很大的灾难。

177.4c 在17世纪,基督宗教也传入东南亚地区。不同修会的传教士曾经在那里进行过传教工作。耶稣会会士布索米(Buzomi,1615年后)在交趾支那(越南南部)获得比较大的成就并产生长期的影响,而他的会友罗得(Alexander de Rhodes,1660年去世)于1627年后在东京(Tongking,即越南北部)取得美好的成就,又被称为“越南的宗徒/使徒”,而他也在他的法国家乡唤起了强烈的传教热忱,这样推动人建立巴黎的外方传教修道院(见上177.1)。基督信仰也传到泰国(Siam)和柬埔寨(Cambodia)。在1660年,越南教会大约有30万信徒,但不久后(1663年)却爆发了激烈的教难,而这些迫害教会的运动断断续续维持到19世纪。

177.4d 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是日本公教的创始人,他两年(1549-1551年)在那里宣道(先在港府 Kagoshima 鹿儿岛)。虽然佛教的僧侣想阻碍他的工作,但他依然使相当多的居民皈依了基督。他尊重日本人,因为他们勤劳能干并有相对高的文化。方济各也想进入中国,但他于1552年12月3日在中国香港附近的上川(Sancian)岛上因病去世;他的遗体被送到果阿,在果阿的教会的人很尊敬他。额我略/贵格利十五世(Gregorius XV)于1622年宣布他为教会的圣人/圣徒。在他去世后,耶稣会在日本的努力也获得良好的成就。在1580年的日本已经有200个教会团体,大约有16万信徒,其中的一部分人来自贵族阶层,甚至来自古老的武士阶层(“大名”Daimyo)。在1585年,两个基督徒大名率领一些日本朝圣者去见罗马的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在文国(Bungo)的方奈(Funay),传教士们于1588年创立了一个日本教区;它附属于果阿总教区。虽然将军(Shogun)秀吉(Hideyoshi)——基督徒们称他为 Taikosama——很残暴地镇压基督宗教,但他们的人数仍然增多。当时的教难中有20个日本基督徒和6个传教士于1595年在长崎(Nagasaki)被钉在十字架上。据说,1600年的日本有75万基督徒,但自从1614年以来,将军家康(Shogun Ieyasu,即德川家康 Tokugawa Ieyasu)开始非常残暴地并长期地镇压外来的宗教,所以基督宗教基本上被消灭,只保存很少几个残余的团体。这种教难的原因有很多:本地的佛教僧侣对传教士的嫉妒;日本领导害怕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政治影响;属于加尔文派的荷兰人的阴谋;西班牙的传教士(方济各会和道明会)的表现不够小心——他们从菲律宾来,也想去日本,但日本一直到1600年或1608年被保留给耶稣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本地司铎的缺少。自从1638年以来日本政府严格禁止任何传教士进入日本。1640年政府组织了一种宗教裁判所,专门针对日本基督徒。传教士们部分被驱逐出境,部分被残酷地杀害,本地的基督徒被淹死或以巧妙的虐待被折磨致死。一直到1857年,任何被怀疑与基督宗教有关系的人被要求践踏一个十字架或一个圣母像(所谓的 Efumi)。据说,荷兰的商人也被要求举行这种亵渎行动,但这只是一个传说,并没有具体证明。20世纪的历史学家发现了1660-1674年间被处死的57名基督徒或在监狱中死去的59名基督徒的法案文献。关于迫害基督徒的运动的最后信息来自1691年。虽然公教信徒的团体完全被隔离,和国外的教会没有一点关系,但它们并没有完全消失。法国传教士于1865年在长崎(Nagasaki)地区发现了大约2万个“秘密公教徒”,他们大部分后来再次加入了天主教的大怀抱。人们

在 1924 年也在大阪 (Osaka) 发现这样的“秘密日本天主教徒”的痕迹。

177.4e 耶稣会的传教士们特别重视对中国的“精神征服”(geistliche Eroberung),他们努力学习汉语,又特别重视中国士大夫所重视的学科,即数学和天文学。传教活动的基地是葡萄牙人的殖民地澳门(Macao),1576 年人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包括中国和日本的教区。三位耶稣会会士取得了最突出的成就,分别是来自意大利马切拉塔(Macerata)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83-1610 年在华传教),他被称为“中国的使徒”;来自德国科隆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622-1666 年在华)以及比利时弗兰德斯(Flanders)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59-1688 年在华)。由于他们很巧妙地适应了中国人的习俗和观念,并且具有杰出的学问和技巧,所以他们深受上层阶级人士欢迎,甚至获得了皇帝宫廷的信任。汤若望(Schall)和南怀仁(Verbiest)甚至成为北京皇家的天文学和数学研究机构(钦天监)的官员。当满人入关、推翻汉人的明朝并建立新王朝时(1644 年),耶稣会会士依然能够继续保持他们的高级地位。自从 17 世纪以来(早期的尝试没有成功),除了耶稣会以外也有西班牙的方济各会和道明会会士在华活动。由于他们的传教方式与耶稣会不同,所以曾引起一些冲突。无论如何,在华的基督宗教逐渐增长:1664 年有 25 万信徒,1700 年(据说)甚至达到 100 万。在 1674 年,第一位华人(罗文藻)被提升为宗座代牧。当然,在华的教会始终都要面对地区性的教难和迫害。在 1690 年,成立了北京教区(参见第 2 卷,127.4)和南京教区,它们附属于果阿。当康熙皇帝(玄烨)于 1692 年颁布了一道敕令,宣布基督宗教可以自由地进行宣教活动,有的人认为,这是中国宣教史上的一个小高峰。

然而,中国的教会已经面临很大的挑战。和印度一样,“适应问题”引发了更深的冲突。比印度更早一些,在华的耶稣会会士认为,在很大的程度上“适应”本地的观念和习俗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在这方面的领先人物是利玛窦(Ricci)。传教士们允许华人基督徒(至少暂且)敬拜哲人和政治家孔子以及敬拜祖先——这些被解释为“社会-政治性的习惯”。传教士们施用“天”和“上帝”(即“最高的主”,“皇帝”)等名称来称呼基督宗教的神,他们放弃了部分施洗或终傅时用的礼仪,并在教规上(主日弥撒、守斋规定)作了一些宽松的决定。教宗保禄/保罗五世(Paulus V 于 1615 年)允许在弥撒使用汉语,但实际上,在弥撒中并没有使用汉语,所以传信部于 1698 年收回了这个规定。然而,自从 17 世纪初,在耶稣会内部也有人反对“适应方式”,而当方济各会和道明会会士于 1633 年来华时,更多人认为

“适应方式”并不理想。他们认为,这种让步实际上等于是对非基督宗教传统的支持。双方的激烈争论导致了“中国礼仪之争”,对基督宗教的传播产生重大负面的影响。教宗依诺森十世(Innocens X)禁止信徒们参与一些“中国人的习俗”(1645年),但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于1656年认为一部分“习俗”只是社会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习惯,所以允许这些习俗的存在,然而双方的争论没有因此而停止。负责异端裁判所的教廷部门于1704年禁止信徒敬拜孔子和祖先。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Clemens XI)于1702年派遣宗座特使多罗(Tournon,参见上文177.4b),使他了解情况并作出决定。这位使者于1707年1月25日禁止信徒们参与相关的礼仪,但康熙皇帝却严格要求一切人遵守礼仪。他甚至下令逮捕多罗(Tournon,他在1707年是枢机)并押送至南方,将他交给葡萄牙人(他于1710年在澳门去世),而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Clemens XI)支持他的使者所作出的决定(1711年;1715年)。一般而言,耶稣会会士继续保持了他们的“适应方式”,这种做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符合他们修会的会规和他们向教宗宣发的特殊服从的誓言。最终,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必须接受本笃十四世(Benedictus XIV)的诏书(《其中个别》*Ex quo singulari*,亦译《反对中国礼仪》,1742年7月)。对中国教会来说,这次争论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皇帝们越来越怀疑基督宗教,导致传教工作的进程被阻挠。公教徒(天主教徒)面对着很大的社会压力,而很多华人信徒离开了教会。发生了好几次教难,传教士们被驱逐出境。耶稣会会士最后似乎只有在北京有安全的地方,而清朝朝廷利用耶稣会会士,任命他们为数学家、天文学家和艺术家。葡萄牙政府在葡萄牙和海外殖民地也开始镇压耶稣会(1759年),而在1773年整个修会被取缔,对中国教会是一个大的损失。其他的修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没有完全弥补各地的空缺。在19世纪初期,大约只有20万中国信徒。

自从1603年,一些勇敢的耶稣会会士从果阿和中国内地起程进入中国西藏的封闭地区。一些意大利嘉布遣会会士于1707年达到了拉萨(Lhasa);然而,这些传教士没有产生比较大的或长期的影响。

教会学术的崛起。种种神学论争。灵修学和道德生活

178.1 从近代开始,与信仰分裂有关系的是神学的复兴,这是最令人鼓舞的现象之一。因为那些革新者攻击传统的信仰,所以公教的学者被迫重新思考自己信仰的基础并为个别的论点找出新的证据。在特伦托(Trento)召开的大会议上各种委员会的交谈完成了很重要的神学工作,并给予神学家们很多思想资源。人文主义原来反驳或危害神学,但现在人文主义者们愿意为神学服务,并愿意通过其学术工具提高神学水平。西班牙和意大利在神学上占有领先地位,后来在法国和比利时也出现很多具有创造力的神学家。这种复兴运动的主要推动力是道明会和耶稣会的思想家,而在德国地区,这个神学复兴的代表不多,似乎都是耶稣会会士。在开始的阶段,护教学和论战式的著作(所谓的 *Kontrovers - Theologie*, 辩论神学)占主导地位(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 16 世纪的西班牙(尤其在 Salamanca 萨拉曼卡大学)在哲学和信理学方面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即所谓的新经院思想(*neo-scholasticism*),它继承 13 世纪的最优秀成果——尤其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思想——并进一步发展它们。其他的神学学科也受到认真的培养,比如教会史、教父学、信理学(教义学、即系统神学)、基督宗教考古学与圣人传记研究。这些学科中有的被创立,有的走向新的方向。

178.1a 因为新教的神学家强调《圣经》的原则,所以公教的思想家也更清楚地意识到研究《圣经》的重要性,因为论证一个信条,《圣经》方面的研究有关键性的影响。特伦托(Trento)会议也作出这方面的规定(参见 174.3)。研究《圣经》的基础是当时那些更高级的《圣经》版本的发行(比如 *Complutus* 和其他的多语版本, Erasmus 埃拉斯谟的《新约》,参见第 2 卷,145.5;《拉丁通行本修订本》*Vulgata Clementina*,参见 175.3)。当时的杰出圣经诠释家/解经学家有这些:西班牙的耶稣会会士马尔多纳图斯(Juan Maldonatus,1583 年去世,著作有关于《福音书》的注解);托勒多(Francisco Toledo / Toletus,1596 年去世);荷兰人厄斯特(Willem van Est / Estius,在 Douai 任教,1613 年去世,《新约》书信的杰出解释者),耶稣会会士斯特恩[*Cornelius van den Steen (a Lapide)*,在鲁汶和罗马任教,1637 年去世]。研

究“圣经导论”和“圣经理史”的杰出人物有原来的犹太人西克斯图斯(Sixtus de Siena,后来入道明会,1569年去世)以及耶稣会会士波塞维诺(Antonio Possevino,1611年去世,参见184.5;186.2)。

178.1b 在护教学和辩论神学的领域中,最杰出的人物有:意大利道明会会士波里图斯(Ambrosius Catharinus Politus,1553年去世);厄尔姆兰德(Ermland)的主教霍修斯(Hosius)枢机(1579年去世,参见184.3);若蒙德(Roermond)和根特(Ghent)的主教林特(Willem van der Lindt / Lindanus,1588年去世,他的著作是*Panoplia evangelica*《福音书大合参》);卡尼修斯(Petrus Canisius,1597年去世,参见173.2)以及他的会友格瑞特塞尔(Jakob Gretser,在因格施塔特任教,1625年去世);上面提到的耶稣会会士波塞维诺(Possevino);嘉布遣会会士劳愣佐(Laurentius de Brindisio,1619年去世,《全集》共13卷)——他编写了一部规模很大的反驳路德的著作,即(《分析路德主义》*Lutheranismi hypotyposis*,1607/1610年);当时最著名的神学家也许是贝拉明/拜拉明(Robert Bellarmino,1542-1621年),他来自古意大利的贵族家庭,1560年入耶稣会,1570-1588年在鲁汶和罗马当神学教授,1599年被提升为枢机,1621年去世,1930年被宣布为圣人/圣徒。他的《基督信仰方面的辩论》(*Disputationes de controversiis christianae fidei*,3卷,在德国的因格施塔特发行,1586-1593年)在很长时间内是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并且也有很多新教学者写文章谈论它。[关于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对这书的态度,参见175.3]。贝拉明/拜拉明(Bellarmino)编写了一部《文学史》(*De scriptoribus ecclesiasticis*,罗马1613年),在书中介绍了教会的作者,从古代一直到1500年,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与苏亚瑞斯(Suarez)一样,贝拉明/拜拉明(Bellarmino)属于公教政治理论的主要代表,他们进一步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的观点。

178.1c 公教(天主教)的信理学(Dogmatik,教义学/系统神学)的复兴者是奥古斯丁会总会长塞瑞潘多(Girolamo Seripando,1563年去世,参见173.4),他是新奥古斯丁学派的先驱,并在恩宠论方面很贡献。他是意大利人,但在当地的信理学领域中,大多数学者是西班牙人,他们效法卡耶丹(Cajetanus,即Thomas de Vio,1534年去世,参见第2卷,145.4b)的做法并选择了圣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当他们的导向。在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任教的人有道明会会士维托瑞亚(Francisco de Vitoria,1546年去世)和他的学生卡诺(Melchior Cano / Canus,1560年去世)——通过其名著《神学知识的来源》3卷(*Loci theologici*)成为近代神

学方法论和基本神学的奠基人。另外还有索托(Dominicus de Soto,1560年去世),他是德国蒂林根(Dillingen)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以及巴内斯(Dominicus Banez,1604年去世,见下,178.2b)。维托利亚(Vitoria)于1531年规定圣托马斯(Thomas)的《神学大全》(*Summa*)为神学教科书,而他也在基督宗教社会思想、政治思想与国际法理论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除了道明会会士外,西班牙的耶稣会会士也参与信理研究的工作,比如上面提到的托勒多(F. Toledo,1596年去世)、巴伦西亚(Gregorius de Valencia,1603年去世,曾经在因格施塔特任教)、瓦斯克斯(Gabriel Vasquez,1604年去世)、蒙托亚(Diego Ruiz de Montoya,1632年去世)、卢格(Juan de Lugo,1660年去世),尤其是苏亚瑞斯/苏亚雷斯(Francisco Suarez,1548-1617年),他最后在葡萄牙的克印布拉(Coimbra)大学任教。苏亚瑞斯是一个思想渊博的人,在哲学和神学方面表现出杰出的辨别能力和具有深度的思维能力。他的形而上学(基本哲学)甚至对17世纪德国与荷兰的新教大学都发挥了作用,而他关于国度和国际法的教导在20世纪仍然很有影响。一些“重整的加尔默罗会”会士(reformierten Karmeliten)编写的《萨尔马塔教程》(*Cursus Salmaticensis*,共15卷)进一步发展托马斯的神学。

法国的耶稣会会士佩塔维乌斯(Dionysius Petavius / Petau,1652年去世)曾经编辑一些教父学著作并成为杰出的历史学家,他是科学编年学(scientific chronology)的创始人(参见第1卷,3.7)。他的《论神学信条》(*De theologicis dogmatibus*,5卷,巴黎1644/50年)为一个新的学科打下了基础:信条历史学(Dogmengeschichte,信理史)。

178.1d 人们在初期阶段中与中世纪一样结合谈论信理学(教义学)和伦理神学,但自从16世纪末,伦理神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这方面有一大批的神学家进行工作,比如上面提到的瓦斯克斯(Vasquez)、苏亚瑞斯、巴内斯(Banez),还有鲁汶的耶稣会会士勒修斯(Leonhard Lessius,1623年去世,参见下文)以及他的会友们塔内尔(Adam Tanner,1632年去世)在因格施塔特(Ingolstadt)和维也纳和瑞帕尔达(Juan Martinez de Ripalda,1648年去世)在萨拉曼卡(Salamanca)。由于人们的办告解习惯,这些神学家们形成了所谓的“判例法”(casuistry),耶稣会在其中占领先地位。这个“判例法”不久后变得太重要,并且也有一些缺陷,所以有人提出尖锐的批评并抵抗它。一位西班牙道明会会士——梅迪纳(Bartolomeo de Medina,1580年)——首次提出了概然主义/或然论(probabilismus)的伦理学说,但

这种思想后来主要被耶稣会的学者发展(比如阿佐尔 Joh. Azor, 1603 年去世, 桑切斯 Thomas Sanchez, 1610 年去世, 莱曼 Paul Laymann, 1635 年去世, 等等)。概然主义(Probabilismus)在 17 世纪中期引起了非常激烈的辩论和论战。

178. 1e 在中世纪长期被忽略的历史神学(historische Theologie)现在获得了良好的新发展。在人文主义时期,人们开始复兴历史辨别方式(批判地辨别文献的方式),而新教的种种攻击强迫人们在历史学的领域中全面地保卫传统的立场。比如,新教神学家弗拉克乌斯(Flacius)写了充满敌意的《马格德堡百年史》(*Magdeburger Centurien*, 参见第 1 卷 4.4),而罗马的内瑞(Philipp Neri)劝勉司铎祈祷会会士巴若尼欧(Cesare Baronio / Baronius, 1607 年去世)枢机编写了一部历史书。巴若尼欧(Baronio)的《教会编年史》(*Annales ecclesiae*, 12 卷, 罗马 1588 - 1607 年)是一部优越的著作,它使用丰富的历史资料来叙述教会史(到 1198 年截止;关于后人的“续篇”参见第 1 卷 4.4)。教父文献的杰出编辑者是耶稣会会士蒂克(Fronton du Duc, 1624 年去世)、西尔蒙(Jacobus Sirmond, 1651 年去世)以及上面提到的佩塔维乌斯(Dionysius Petavius, 1652 年去世)。编写具有历史价值的《圣人列传》的作者是利波马诺(Aloysius Lippomano, 1559 年去世)和在科隆修道的加都熙会会士(Carthusian)苏瑞乌斯(Laurentius Surius, 1578 年去世)。比利时的耶稣会会士博兰德(Johannes Bollandus, 1596 - 1665 年去世)与他的首批合作者亨申(Gottfried Henschen, 1681 年去世)和帕佩布若克(Daniel Papebroch, 1714 年去世)开始编写一部巨著,即《诸圣人文献集》(*Acta Sanctorum*, 1643 年以来,参见第 1 卷 2.8),这就意味着教会的学者开始进行科学的圣人历史研究(wissenschaftlich betriebene Hagiographie)。

基督宗教考古学和古典学的早期代表是意大利的奥古斯丁隐修会会士潘维尼(Onuphrius Panvini, 1568 年去世),他在罗马搜集历代的教宗画像。一位教区司铎,即波西欧(Anton Bosio, 1629 年去世)开始研究罗马的地下墓穴(catacumba)。

178. 2 因为路德和加尔文以及他们的追随者谈论圣宠/恩典(gratia)和称义/成义(justificatio)的问题,所以公教(天主教)的神学也必须重新论述人在乐园的原始状态、犯罪的堕落以及恩宠与自由意志的关系。新教的改革者经常说,他们的观点建立在奥古斯丁(Augustinus)关于罪、恩宠和预定的严格理念之上,所以公教的回应是更迫切的需要。特伦托会议(Tridentinum)恰恰在核心的问题上——恩宠和自由意志的关系——并没有作出清楚的决定。然而,正如在古代基督宗教界一样,

16、17 世纪最激烈的争论来自“出于恩宠而预选”(Gnadenwahl)的难题。这些争论持续很长时间并使很多人感到激动。在这方面,两个伟大的神学派系——托马斯派和司各脱派(Scotistae)——之间的冲突(参见第 2 卷 145)以新的形式出现。比较严格观点的主要代表是道明会会士,而比较自由思想的代表是耶稣会会士,在 1600 年前的早期论战发生在荷兰与西班牙。

178.2a 比利时人巴依乌斯(Michael de Bay / Bajus / Baius, 1589 年去世)从 1552 年以来在鲁汶大学任圣经学/解经学教授。他认为,经院思想忽略了《圣经》和教父们(尤其忽略奥古斯丁),所以他特别强调这些因素。他认为,强调《圣经》和教父们可以更有力地反驳新教人士或使他们与公教和好。然而,他片面地解释了奥古斯丁那些反白拉奇/伯拉纠(Pelagius)的著作,这样他关于原罪、人类堕落、自由意志和称义/成义的观点越来越接近路德和加尔文的看法。他否认乐园中的人具有超自然的恩宠/恩典,因此他认为,堕落的人类因原罪是“完全败坏的”,人失去自由并无法行善,人也不能抵抗实效的恩宠/恩典(*gratia efficax*)。有相当多的人拥护巴依乌斯(Baius)的看法,但更多的人反驳他。一些比利时的方济各会会士推动巴黎大学谴责他提出的 18 条命题(1560 年)。教宗比约/庇护五世(Pius V)在颁发于 1567 年 10 月 1 日的诏书《由于一切困难》(*Ex omnibus afflictionibus*)中谴责了 79 条命题,部分为异端,部分为错误或嫌疑或引起争论的,这些都针对巴依乌斯(Baius)和他的学生,但诏书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在长期的犹豫和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的新措施后,巴依乌斯(Baius)于 1580 年屈从于教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错误观点失去了影响力。恰恰相反,在杨森主义(Jansenismus)中它获得了更大的传播和更深的影 响(参见 190)。

与巴依乌斯(Baius)争论有关系的是涉及耶稣会会士莱修斯(Lessius, 1623 年去世)的辩论。莱修斯(Leonhard Lessius)在鲁汶当神学教授。他和另一些耶稣会会士一起尖锐地反驳了巴依乌斯(Baius)的观点。他想平衡地对待恩宠和自由,但在救恩过程中他似乎更强调人的一面,而忽略了神的影响。因此巴依乌斯(Baius)和他的朋友们推动鲁汶大学和杜艾(Douai)大学的神学系谴责莱修斯(Lessius)著作中 34 条关于恩宠和默感/启示(*inspiratio*)的说法(1587/1588 年)。莱修斯(Lessius)写了一部申辩书,将它寄到罗马教廷。然而,教宗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仅仅命令人去检查,并没有作出什么决定,只是禁止双方互相谴责(1588 年)。

178.2b 在 16 世纪末关于摩里纳/莫利纳(Molina)、恩宠和自由的争论再一次

导致了道明会和耶稣会之间的激烈碰撞。道明会的人在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的教授巴内斯(Domingo Banez,1604年去世)的领导下,认为人的意志要有一种预先的推动力(praemotio)或意志实际上的预定(praedeterminatio physica)。与此不同,耶稣会的人——首先是葡萄牙人冯塞卡(Petrus Fonseca,1599年去世)——认为,上主有一种中间的知识(scientia media)或未来事务的有条件知识(scientia condicionata futurorum),通过这个理论,他们要同时确保实效恩宠的不可错误性和人的自由意志。西班牙的耶稣会会士摩里纳/莫利纳(Luis Molina,1600年去世)在葡萄牙的厄沃拉(Evora)大学任教,他的著作《自由意志与恩宠的礼物、神的预先知识、预先安排、预定和预选的和谐》(*Concordia liberi arbitrii cum gratiae donis, divina praescientia, providentia, praedestinatione et reprobatione*,里斯本,1588年)广泛地传播了耶稣会的观点。他没有接受巴内斯关于“神是一切的原因”的观点,但仅仅认为神与人的自由行动之间有一种神的同时平行(concursus divinus simultaneus),因为神预先知道人的行动。根据他的说法,足够的恩宠(gratia sufficiens)不会由于自己或本身发挥效力(ex sese et ab intrinseco),但需要人的同意才有效(gratia ab intrinseco, ex humano consensu efficax)。很多人赞同这种教导,尤其在耶稣会内部。虽然苏亚瑞斯在开始的时候反对它,但后来也接受了它。然而,道明会的神学家说,这种看法是一种白拉奇/伯拉纠(Pelagius)主义或半白拉奇/伯拉纠(Pelagius)主义,他们说耶稣会会士蔑视奥古斯丁和托马斯的权威性。这样双方马上开始辩论和攻击对方。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曾经打算要将摩里纳(Molina)的著作列入“禁书名单”。为了保护自己,摩里纳(Molina)指责巴内斯认为他支持路德。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八世(Clemens VIII)于1594年规定要在教廷中决定这个案件并指定一个特殊的委员会,即“协助恩典委员会”(Congregatio de auxiliis gratiae),他们谈论九年的时间,举行很多神学讨论。委员会五次申请说要谴责摩里纳(Molina)的部分教导,但耶稣会的总会长阿奎维瓦(Aquaviva)和贝拉明/拜拉明(Bellarmin)枢机的介入阻碍了这些措施。保禄/保罗五世(Paulus V)又命令委员会审察道明会人关于“意志实际上的预定”的教导,并于1607年结束这个法案,禁止双方谴责对方。因此,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拥护的。然而,教廷担心将来还会爆发类似的论战,所以教廷规定任何关于恩宠论的新著作的发行都需要经过批准(1611年)。

178.3 虽然在近代的开始已经发生了一些深远的变化,但神学仍然在学术生活中占有首要的地位。新兴的自然科学以及自然哲学——它们离开了自己的亚里

士多德基础和经院思想的基础——开始攻击神学的统治地位。在这方面有两个人物的案件引起人们注目。

原来属于道明会、来自意大利南部挪拉(Nola)的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 1548 - 1600年)宣布哲学完全可以脱离教会的权威性。他放弃了基督“降生成人”(即“道取肉身”)以及其他的信条,自己宣传一种自然主义的泛神论。他的一些放纵的诗引起争论,并且他嘲笑教会的圣统制。他入狱七年之久,在克雷孟/革利免八世(Clemens VIII)的任期内被判罪为异端人士并于1600年2月17日被烧死。

更有影响的(并且更令人感到遗憾的)冲突是著名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 - 1642年)与罗马异端裁判所之间的纠纷。当时的神学家们普遍地拒绝波兰弗饶恩堡(Frauenburg)大堂的圣职团团员哥白尼(Copernicus, 1543年去世)的日心说(即地球围绕着太阳),但伽利略(Galilei)公开地宣传这个理论,所以在保禄/保罗五世(Paulus V)的时代形成了第一个异端裁判所的法案(1616年)。当时,罗马法院宣布伽利略(Galilei)的论述“在哲学上是无根据的,而在神学上的形式上是异端,因为它违背《圣经》”;另外,他们将哥白尼(Copernicus)于1543年写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列入《禁书名单》。然而,伽利略(Galilei)在他的新著作《关于两个最大的体系的对话》(*Dialogo sopra i due massimi sistemi*, 1632年)中再一次支持那个新的教导,所以他于1633年再次得面对罗马的异端裁判所。法院要求他收回他的论述,否则他将受到折磨。据说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它(地球)还是在动”(“E pur si muove!”),但这是无法考证的传说。

178.4 尤其在罗曼(欧洲南部)地区,天主教民众的宗教热忱和虔诚程度在1550年后明显提高,超过在此之前的时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各种改革的因素,比如新兴的修会、特伦托(Trento)大公会议、一些热心的教宗、主教和牧灵者。这些改革者能够根据早一些的努力进一步推动教会的复兴。如上所述,当时也出现了相对多的伟大领导人物和圣人/圣徒,无论是在隐修院中还是在世俗社会中。这些人的出现意味着公教(天主教)有一种万古长青的力量和复兴的可能性。在克修的领域中,圣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de Loyola)和他的修会发挥了最强的影响,因为他们以一种新的(似乎“士兵式的”)方式理解“效法基督”的理想,把这个理想宣布于世,又身体力行地将它活出来。他们用依纳爵(Ignatius)的“神操”和

群众宣道活动(Volksmission)来深化信仰。在中世纪末,人们比较少接受告解(和好)圣事和圣体圣事,但现在人们更注重这些(参见第2卷,152.1)。宗教生活的深化还有另一个表现,就是“神秘神学”走向一个新的高峰时期。其主要的代表是西班牙的方济各守规会会士欧苏纳(Francisco de Osuna,1541年去世)、圣大德兰/特蕾西亚(Teresa)和圣十字架的胡安/若望/约翰(Juan de la Cruz,参见172.3),法国的圣撒勒斯的方济各/法兰西斯(Francis de Sales,参见172.4c)、属于司铎祈祷会(Oratorium)的贝律尔/贝汝勒(Petrus de Berulle,参见172.4a)枢机以及道明会会士沙尔顿(Louis Chardon,1651年去世)。这个世纪一方面愿意发挥基督信仰的力量和英雄精神,但在另一方面,巴洛克(Barock / Baroque)的阴暗面是,当时的人太心甘情愿地让教会成为君主至上主义(Absolutismus)的一个部分。

在灵修和克修文学方面——它受神秘神学精神的滋养——以及在“祈祷手册”方面有很多成就。有杰出贡献的人物应该是:德国科隆的嘉图斯(Carthusian)隐修会会士;本笃会院长布罗瓦(Louis de Blois / Blossius,1566年去世);道明会会士格拉纳达(Louis de Granada,1588年去世);耶稣会会士卡尼修斯(Petrus Canisius)、若德瑞奎斯(Alfonso Rodriguez,1616年去世)、阿尔瓦瑞斯(Jacobus Alvarez de Paz,1620年去世)、彭特(Louis de Ponte,1624年)、拉勒曼(Louis Lallemand,1635年去世,著作有《灵性的教导》*La doctrine spirituelle*)以及尼任贝格(Eusebius Nieremberg,1658年去世);特亚丁(Theatines)修会有斯库波里(Lorenzo Scupoli,1610年去世),教区司铎有科隆的司铎梅尔罗(Jakob Merlo - Horstius,1644年去世)以及一位平信徒,就是在法国朝廷中当财政官员的贝尼耶(Jean de Bernieres - Louvigny,1659年去世,他的著作是《内在的基督徒》*Le chretien interieur*)。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间,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都形成了很多弟兄会。在各修会和弟兄会中又出现了“鞭策自己”的习俗,无论是私下的或公开的。圣波若梅欧(Carlo Borromeo)特别支持这种习俗。从整体来看,公教改革和巴洛克时期(即1550-1650年)在灵修方面都很重视外在的表现、情感性的东西、刺激想象力和感官的因素。因此,种种朝圣活动和包括豪华摆设的游行变得很流行,它们成为民众灵修的重要因素。向圣三、基督、圣母和向其他圣人/圣徒的祈祷经文和祈祷活动(Andachten)得到发展,它们变得更精致。在16世纪,万福玛利亚(Ave Maria)经文和玫瑰经(rosetum)都获得了它们的固定形式(参见第2卷,119.3;133.7)。根据考证,所谓的劳瑞坦经文(Lauretan Litany)在1531年出现在劳瑞托(Loreto),

但它的来源大概更早。对德国来说,卡尼修斯(Petrus Canisius)特别推动人们念这段经文(1558年)。耶稣会会士在意大利各城(1563年以后也在罗马的“罗马学院”)创立了一些学生会(sodalitates)或玛利亚协会(congregationes Mariales),参与的人是学生和青年,这样发挥了长远的影响。为了更尊敬耶稣圣体,米兰(Milano)的教会于1527年开始进行“四十小时的祈祷”,教宗克雷孟八世(Clemens VIII)在很大的困境中于1592年规定罗马的教会也应该举行“四十小时祈祷”,这样也传播到别的教区。

178.5 教会的节日和庆日太多,所以中世纪末期出现了一些滥用和抱怨,但情况并没有改进。新教的地区似乎完全取消了一切传统的节日,而公教(天主教)的人至少减少了它们。早在1524年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举行的德国君主会议上(参见162.3),德国人和坎佩久(Campegio)枢机特使约定说,在德国地区(和德国以东的地区)内,教会的重要节日(除了主日以外)要有35个,但在其他的节日可以早上参与弥撒,白天进行体力劳动。在法国,1583年在波尔多(Bordeaux)举行的教省主教会议规定要减少节日的数目。由于部分主教的抱怨,教宗乌尔巴努斯八世(Urbanus VIII)于1642年9月24日的诏书《全世界》(*Universa per orbem*)更全面地整理庆节的问题。这部诏书列出31个普遍要遵守的教会节日,其中包括圣若瑟/约瑟(Joseph)的节日(3月19日)——它从中世纪末以来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节日,而额我略/贵格利十五世(Gregorius XV)将它提升为法定节日(1621年)。除了这31个节日和主日(星期天)之外,本地教会还得加上本堂的主保纪念日(patronus),还有教区的主保圣人的纪念日以及国家的主保圣人。教宗禁止主教们规定任何新的节日。

178.6 中世纪末期的不幸遗产是“巫婆狂热”(参见第2卷,158.2),而在第16、17世纪,这个狂热越演越烈。新教的改革者,首先是路德和加尔文在这方面与公教(天主教)的神学家的态度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尤其引用《旧约》关于魔术的禁令(特别是《出谷记/出埃及记》Ex 22:18)。自从1520年以来,在德国的种种“巫婆法案”似乎完全是由世俗法院管理的(不再属教会法院的管理范围)。皇帝卡尔五世于1532年宣布的法院程序规定(Halsgerichtsordnung)命令要追捕与魔术有关系的人,规定这是犯罪行为,并允许法官使用拷打的方式。1487年出版的《巫婆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仍然是巫婆法案的标准著作,多次重印。德国库尔撒克森(Kursachsen)于1572年的《法院制度》更严格地规定任何与魔鬼有关系的

人都必须被烧死。在 16 世纪最后 30 年中以及在三十年战争(1618 - 1648 年)的时期,德国的公教和新教地区不幸的受害者(“巫婆”)的人数达到惊人的高度。在法国和英国地区也有很多人无辜地被害死。与此不同,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被死处的“巫婆”相对比较少,因为教会的法院比较宽容。异端裁判所的罗马教廷委员会于 1635 年规定,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允许使用拷打的方式,这就限制这些来自古罗马法律的措施。在德国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勇敢地抵抗这个可怕恶习的人物。第一个人是魏尔博士(Dr. Johann Weyer),他是于利希 - 克雷弗(Jülich - Cleve)公爵的随身大夫,并于 1563 年出版《论鬼怪的虚幻》(*De praestigiis daemonium*)。公教(天主教)的神学教授罗斯(Cornelius Loos)在特里尔反驳“巫婆热”,但他于 1592 年被迫收回他的说法。那位很渊博的耶稣会会士坦内尔(Adam Tanner,参见上文 178. 1d)在他的《经院思想神学》(*Theologia scholastica*, 1626/27 年)中也反抗“巫婆热”,但另一些耶稣会会士相当热心地支持追捕“巫婆”的做法。来自莱茵兰德(Rheinland)地区的伟大耶稣会会士施佩(Friedrich von Spee)的著作《反女巫之刑事担保》(*Cautio criminalis contra sagas*, 1631 年匿名发行)有深远的影响。这位司铎曾经当囚犯和受刑者的牧灵者,而根据他的经验他写了这部彻底反对巫婆法案的书。然而,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对大自然现象的深入了解、医学的进步才一步一步结束了“巫婆法案”的恶习;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当然是法院程序规定的逐渐缓和(拷打的做法被废除)。

179

为教会服务的文学著作和艺术(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教会音乐

179.1 宗教改革分裂了德国和其他北欧地区,所以这些地区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产生很多优秀的文化作品,但同时代的罗曼民族(即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仍然保持了宗教和文化的合一。从意大利和西班牙开始的公教复兴运动很积极地利用文学和美术——文艺复兴运动在某些方面走错路,而公教复兴运动净化和提升了文艺复兴。这种崇高的艺术的产品总称经常是巴洛克(*Barocco / Baroque / Barock*, 大约 1550 - 1700 年),而巴洛克风格后来成为全欧洲的楷模和典范。虽然巴洛克风格在某些方面有一些过分的表现或夸大的发展,但它仍然是最后的来自

基督宗教信仰的全欧洲共有的文化表现(die letzte grosse, aus der christlichen Weltanschauung hervorgegangene Gemeinschaftskultur des Abendlandes)。在巴洛克的基础和性质上,公教(天主教)再一次证明了其非凡的创造力,但在另一方面,它小心翼翼地拒绝了新思想的种种刺激,导致无法承受18世纪来的冲击,即自然科学和世俗文化对宗教的攻击。

在宗教文学方面,意大利占领先地位。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1564年去世,参见第2卷,154.2.3)和他的女友科罗纳(Vittoria Colonna,1547年去世,参见174.1)的诗歌都很明显受到了公教复兴的影响。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八世(Clemens VIII)尊敬的塔索(Torquato Tasso,1544-1595年)在他的著作《被解放的耶路撒冷》(*Gerusalemme liberata*,1575年)中以虔诚的心态赞扬了第一次十字军运动的英雄们。在西班牙,圣大德兰/特蕾西亚(Teresa,1582年去世)被称为她母语的经典作家。一些重要的神秘神学作者是圣十字架的胡安/若望/约翰(Juan de la Cruz,参见172.3)和奥古斯丁会会士路易斯(Luis de Leon,1591年去世)。在戏剧方面有突破性贡献的人是西班牙的诗人维加(Lope de Vega,1635年去世)和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Calderon de la Barca,1681年去世),两人在晚年都被祝圣为司铎。在《圣事事件》(*Autos sacramentales*)中,他们以深邃的比喻和隐喻赞美圣体圣事。最伟大的荷兰诗人和悲剧作家温德尔(Jost van den Vondel,1679年去世)本来属于门诺(Mennon)派和阿尔米纽斯(Arminius)派,但于1641年加入公教会。法国的圣撒勒斯的方济各(Francis de Sales,1622年去世,参见172.4)是一个虔诚的人文主义者和敏锐的灵修学作家。而那位有丰富精神生活的科学家与护教作家帕斯卡(Pascal,1662年去世,参见190.2)也是法国人。法国文学的全盛时期产生了一些优秀的悲剧作家,如耶稣会的学校培养的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84年去世)和拉辛(Jean-Baptiste Racine,1699年去世),他和耶稣会的著名学院波特·若亚勒(Port-Royal)有关系。这些法国诗人的灵感同时来自欧洲古典文学和天主教思想的启迪。德国的一些作者包括耶稣会会士施佩(Friedrich von Spee,1635年去世,参见178.6),他是一种“情感诗”传统的主要代表,这种表达方式培养一种接近民众感情的精神性基督宗教(比如见《抵抗的夜莺》*Trutznachtigall*)。一位来自阿尔萨斯(Alsace)的耶稣会会士巴尔德(Jakob Balde,1668年去世),他写了非常优美的拉丁语诗歌和赞美诗(因此被称为“德国的贺拉斯 Horatius”),另外还有来自今波兰南部的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Breslau / Wroclaw)的医生安格鲁斯(Johann

Scheffler / Angelus Silesius),他在1653年从新教转向公教(天主教),1661年被祝圣为司铎,1677年去世。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和诗歌作家(名著有《天使旅游者》*Cherubinischer Wandersmann*和《神圣的心乐》*Heilige Seelenlust*,1657年),但他的思想基本上都符合传统的天主教神秘思想,他的思想高度达到伯梅(Jakob Boehme,参见185.2)和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的水平,而在晚年他也写过一些尖锐反驳新教的神学著作和辩论作。在这里还应该提到“拉丁语戏剧”的传统(参见173.3),尤其耶稣会的学校培养了这类的表演。

179.2 在建筑风格方面,意大利从16世纪初(所谓的Cinquecento)到1540年有“文艺复兴全盛期”的风格。这个风格的特点是追求和模仿古典建筑的比例、庞大建筑物的效果、细节的美丽和平衡分配。文艺复兴的风格逐渐也传到欧洲其他国度,但在别的地区保留了一些哥特因素,一直到17和18世纪。由于宗教改革带来的混乱,新教堂的建设在北欧在一段时间中似乎停止,但在同时期的意大利有很多辉煌的教堂被建设。这归功于那些热爱艺术的教宗们,尤其是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II)和良/利奥十世。当时最领先的建筑师是乌尔比诺(Urbino)人布拉曼特(Bramante,1444-1514年),而为当时最伟大的艺术家提供表现自己机会的项目是圣伯多禄/彼得(Petrus)大堂的重建(1506年后)。这后来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教堂,其完成需要100多年(它于1626年被祝圣)。

圣伯多禄/彼得(Peter)大堂的原来蓝图来自布拉曼特(Bramante)——一种四方同样长的希腊式的十字架,中间要有一个大的圆形穹顶,四面有四个比较小的穹顶。这个计划有几次被改变。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创造了中间的巨大圆形穹顶(在他去世后于1588-1590年完成)。马德尔纳(Carlo Maderna,1629年去世)加上一个有三排的长殿和前殿(1605年后)。贝尔尼尼(Lorenzo Bernini,参见下文)则美化了内观,创造了在伯多禄/彼得(Petrus)墓上面的巨大青铜“柜”(tabernaculum),又在前面的广场建立了两排有柱子的走廊(1656/1665年)。

179.3 早在1530/1540年,古典的文艺复兴风格衰退了并转向一种晚期文艺复兴,即巴洛克风格。这种发展并不是一致的,但巴洛克风格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它基本上是“表现”的技巧,因为当时的人渴望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效果,愿意结合世俗的世界和超自然的信仰。古典的文艺复兴形式获得了新的感情意义。19世纪的浪漫主义认为,巴洛克是一种“衰落现象”,但这是错误的说法。巴洛克具有自己的独特优点,它表达公教(天主教)恢复的信心和自我意识,更强调宗教信仰,因为它

处于公教改革和恢复天主教的时期。巴洛克风格的主要推动者是教宗们和新的修会,尤其是耶稣会。然而,称巴洛克为“耶稣会风格”(Jesuitenstil)是不对的,因为耶稣会建造教堂时都注意到当时当地的主流风格。

巴洛克式教堂的特征是长殿和穹顶的结合并对于空间的整体性的强调,比如原来的旁殿被取消,只有小小的祭坛小殿。巴洛克式注重庞大的立面(Fassade)与豪华的内观,比如维诺拉(Giacomo Vignola,1573年去世)在罗马设计的耶稣会教堂 al Gesu(1568-1575年建立)——这座教堂曾多次被模仿。更多遵守古典风格的人物是帕拉第欧(Andrea Palladio,1580年去世),他在威尼斯(Venezia)设计了很多教堂。巴洛克全盛时期的核心地点是罗马城(参见176),其领先人物是来自那不勒斯(Napoli)的贝尔尼尼(Lorenzo Bernini,1680年去世),一位多才多艺的人(参见上文关于圣伯多禄大堂 Petrus)以及博若米尼(Francesco Borromini,1667年去世)。后者已经开始用弯曲的线条来代替直线或圆圈形式。另一些人更多追求一种“刻意性”和“豪华的效果”,比如特亚丁(Theatine)隐修会会士奎瑞尼(Guarini,1683年去世)和耶稣会会士波索(Andrea Pozzo,1709年去世),这样导致了洛可可式(Rococo,参见188.5)的出现。然而,这些人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动人的激情。

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代的教堂喜欢用很多雕像来填充空间的地方。在雕像家中,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是主要的人物(他在Florentia作了Medici家族的墓,在罗马作了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II教宗的纪念碑等)。除了他以外还有桑索维诺(Andrea Sansovino,1529年去世)和他的学生桑索维诺(Jacopo Sansovino,1570年去世)。意大利巴洛克雕像的大师是前面提到的贝尔尼尼(Bernini)。当时的雕像艺术可以说有时候放弃了应有的谨慎态度,成为一种过于表现化的、做作的、装腔作势的风格。那些艺术家似乎也太多用“拟人化”的表达方式。

179.4 在16、17世纪,绘画艺术经过一种全盛时期,而宗教艺术仍然占有核心地位。一系列属于文艺复兴高峰时期的意大利画家基本上生活在宗教改革和公教改革的时期,比如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1564年去世),那位已经使用巴洛克因素的柯勒乔(Correggio,1534年去世)以及提香(Tizian,1570年去世,参见第2卷,154.3b)。在威尼斯的流派中,两个杰出的画家发展了提香(Tizian)的风格,即维若内塞(Paolo Veronese,1588年去世,他画了《圣经》中一些豪华的宴席)以及丁托列托(Tintoretto,1594年去世,他画一些戏剧性强的宗教画)。属天主教的荷兰地区最

著名的画家是鲁本斯(Rubens),而在西班牙最有名的人物是牟利罗(Murillo)和艾尔·格列柯(el Greco)。

在1530年后的意大利,普遍占统治地位的风格是矫饰派(Manierismus),它在外表上模仿那些大师,比如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和柯勒乔(Correggio)。属于矫饰派的人是瓦撒瑞(Giorgio Vasari,1574年去世),他也是《艺术家传》的作者;布伦西诺(Angelo Bronzino,1572年去世)和巴若乔(Frederigo Baroccio,1612年去世)。第17世纪的意大利巴洛克绘画艺术产生一些火花,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改革,它分为两派:A.一种折中主义的派别,就是在博洛尼亚(Bologna)的卡拉基(Lodovico Caracci,1619年去世)和他的亲戚奥古斯丁(Agostino Caracci)、汉尼巴尔(Annibale Caracci,1609年去世)开始的传统;后来还有多梅尼基诺(Domenichino,1641年)、瑞尼(Guido Reni,1642年去世)和风格甜蜜的多尔基(Carlo Dolci,1686年去世)。B.第二个方向走向自然主义,其创始人是卡拉瓦乔(Caravaggio,1609年去世);与此有关系的是那不勒斯的学派,他们的创始人是西班牙人Jusepe de Ribera,他被称为“西班牙人”(lo Spagnoletto,1656年去世)。

在德国的大师丢勒(Dürer,1528年去世)、格吕内瓦尔德(Grünewald,1530年去世)和霍尔拜因(Hans Holbein der Juengere,1543年去世,参见第2卷,154.3)去世之后,绘画艺术走向一个低谷,这是因为新教的宗教改革反对艺术,部分也是因为外来的因素太多。只有个别的画家有一些贡献,比如撒克森公爵的宫廷画家克拉纳赫(Lukas Cranach,1553年去世),他只改变信仰,成为新教徒,但仍继续画一些“圣母像”。只有在三十年战争后,德国南部和奥地利地区的教会绘画艺术才经过一个复兴时期,并且更进一步体现出巴洛克的精神(参见188.5)。

与此不同,属于西班牙管理的荷兰产生了一个天才式的大师,即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年),他十分愿意有意识地为公教复兴工作。他是哈布斯堡(Habsburg)王室的画家,在1608年住在安特卫普(Antwerp)时而参与一些外交活动。他的想象力是无限的,他的精力和美妙的技术使这位爱好感官享受的荷兰(佛兰德斯)人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继承人和发展者,他成为“北欧巴洛克”的主要代表。然而,他的宗教画不都符合宗教理想和教会礼仪的崇高要求[比如在安特卫普(Antwerp)大教堂中的十字架画等。比鲁本斯(Rubens)更温和的、更微妙的、更有诗意情感的画家是他的学生凡·戴克(Anton van Dyck)]。

属天主教的西班牙的绘画艺术在17世纪经过惊人的辉煌时期。一方面他们

强调写实和完美的技术,但同时他们有宗教情怀和稳重的尊严。最大的画家是贝拉斯克斯(Velasquez,1660年去世),他是菲利普四世(Philippus IV)的宫廷画师,但他的画更多属于世俗的领域,即人像。塞维利亚(Sevilla)学派的主要代表是牟利罗(Murillo,1617-1682年),他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宗教画师之一。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美感和真实的宗教虔诚,尤其著名的是关于无染原罪的圣母画像(*La Concepcion*,30幅画)。很值得注意的是苏尔巴朗(Francesco Zurbaran,1662年去世),他经常画一些西班牙的隐修者,很受欢迎。最杰出地表达了信仰热忱的画家是艾尔·格列柯(El Greco,1547-1614年),他原名特欧托克普罗斯(Domeniko Theotokopoulos),是一个经过意大利来到西班牙托莱多(Toledo)的希腊人。他的画表达宗教情怀、克修和神秘主义(包括60多幅圣方济各的画);因为他画出宗教热忱和感情,所以他的作品甚受欢迎,虽然他具有矫饰派(Manierismus)的倾向,但并未影响受欢迎的程度。

179.5 在中世纪的进程中,教会的音乐(圣乐)和歌唱(参见第2卷,99.5)逐渐走向世俗化,所以若望/约翰二十二世(Johannes XXII)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1322年),但并没有产生长期的效果。因此,特伦托(Trento)的大公会议规定(第22会期,1562年),在教堂内,歌曲和管风琴弹奏必须避免“一切放纵的和洁净的因素”。部分的严格派人士甚至要求完全放弃教堂中的多音音乐,他们要回到纯粹的额我略/贵格利圣咏(Gregorian Choral)的“素调”。然而,比约/庇护四世(Pius IV)指定的枢机委员会(1564/1565年)并没有采纳这种极端的观点;他们仅仅要求歌词要清楚易懂,音乐要简单一些,而世俗化的曲调不可以在教堂中唱。当时非常有名的音乐家是帕莱斯特里纳(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1594年去世),他的《教宗马尔才禄弥撒曲》(Missa Papae Marcelli,1555年)和其他作品表明,音乐本身是没有缺点的。这个音乐家长期任教宗圣伯多禄/彼得(Petrus)大堂里的音乐队的指挥家(从1551-1555年,1571-1594年)——自从阿维尼翁(Avignon)流亡时期主要由荷兰的歌唱员在教廷中咏唱。在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的墓碑上刻有音乐之王(Princeps musicae)的称号,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创造一种全新式的圣乐,仅仅改进并完善了一些在他以前的大师们的作品。他的著作都表达着一种庄重的严肃风度、清晰的结构、丰富的和音以及天使般的宗教情怀。与他同时代的人是拉索(Orlando di Lasso,1594年去世),他来自比利时的盟斯(Mons),1556年任巴伐利亚公爵阿尔布瑞克特五世(Albrecht V)的宫廷音乐师,此后在慕尼黑生活。拉索

(Lasso)在深度上虽不能和罗马的大师相比,但在创作的多样性上却超过他[他写了516首无伴奏合唱歌(Motetten)]。比较接近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风格的人有西班牙人维托瑞亚(Thomas de Vittoria,于1613年去世)和意大利人阿勒格瑞(Gregorio Allegri,1652年去世,最著名的著作是九音的“上主求你垂怜”)。威尼斯的罗提(Antonio Lotti,1740年去世)在表达上比较自由一些。在17、18世纪的德国,慕尼黑、维也纳(Wien/Vienna)和萨尔茨堡(Salzburg)是天主教音乐的核心城市。然而,通过以《圣经》故事为内容的大型声乐曲(Oratorium,参见172.4)和歌剧(Opera)又有一些世俗因素进入了圣乐。巴洛克风格喜欢用豪华的音乐来覆盖弥撒礼仪,这样已经失去了与礼仪的内在联系。包括全盛时期的大师们,如莫扎特(Mozart,1791年去世)、海顿(Haydn,1809年去世)和贝多芬(Beethoven,1827年去世)的创作一般来说都离开了教会音乐的礼仪基础太远,所以在19世纪的回应和改革也是有根据的。

第三章 新教改革和公教改革之间的搏斗， 从《奥格斯堡和约》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1555 年到 1648 年)

180

17 世纪初以前德国新教改革的扩展和公教的抵抗(公教改革)

180.1 德国的公教代表和新教代表在《奥格斯堡和约》(Augsburger Religionsfriede, 1555 年)中达成的协议为任何一方都没有带来他们所期望的平安。实际上,这更多像一种休战规定,而不是真正的和平条约。德国皇帝费迪南一世(Ferdinand I, 1556 - 1564 年)是一位具有坚定的公教(天主教)信仰的人,且具有强烈的责任感,所以他努力推动一些追求合一的措施。在奥格斯堡的帝国议会中,双方决定将来要举行一个共同的“宗教谈论会”,而皇帝请瑙姆堡(Naumburg)的主教普夫鲁格(Julius von Pflug)主持 1557 年 9 - 10 月在沃尔姆斯举办的“宗教谈论会”。在代表们当中有新教神学家梅兰希顿和公教神学家卡尼修斯(Petrus Canisius)。然而,这次对话没有任何结果,且新教代表内部也有明显的分裂(参见 169.2)。这是最后一个德意志帝国举办的宗教对话。皇帝还请一些追求和平的公教神学家(katholische Ireniker)编写一些“合一书”(Unionsschriften),比如黑森人维泽尔(Georg Witzel)于 1564 年写 *Via regia*《王道》,而荷兰人卡桑德尔(Georg Cassander)于 1564 年发行《谈论宗教信条》*Consultatio de articulis religionis*,但这些著作并没有什么影响,其中的神学立场相当模糊,所以一些公教徒批评这些书。关于教会允许部分地区的德国信徒接受圣体和圣血,请参见 174.8。

180.2 同时,新教依赖于奥格斯堡肯定的“地区教会”原则(即:“国君决定国人

的信仰”),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库尔法尔茨(Kurpfalz)的新选帝侯奥特-亨利(Ott-Heinrich, 1556-1559年,参见165.5)马上引进新教,而伯尔纳德三世(Bernhard III)在巴登公国传播新教——他的前任公爵菲利普一世(Philipp I)也曾经允许了新教人的宣讲。在巴登-都尔拉赫(Baden-Durlach)也继续维持新教的制度,但菲利普二世(Philipp II, 1569-1588年)在巴登-巴登(Baden-Baden)地区恢复了传统的(公教)信仰(1571年后)。布劳恩施维格(Braunschweig-Wolfenbuettel)的公爵亨利(Heinrich)恢复了政权,但在他的逝世后(1568年),他的儿子尤里乌斯(Julius, 1568-1589年)引导他的地区完全接受新教信仰。虽然有“保留公教”的规定(reservatum ecclesiasticum),但所路德宗在德国中部和北部获得了一些地区——这为公教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些教区如果不直接属于帝国,就被当地的君主(即勃兰登堡 Brandenburg、撒克森 Sachsen、梅克伦堡 Mecklenburg、波梅恩的君主 Pommern)没收了,或由他们选择一些来自新教贵族的“管理人”,他们就引入新教制度。这样公教(天主教)失去了马格德堡(Magdeburg)和不来梅(Bremen)总教区和10多个教区(吕贝克 Lübeck、维尔登 Verden、明登 Minden、奥斯纳布鲁克 Osnabrück、哈尔贝施塔特 Halberstadt、梅尔塞堡 Merseburg、瑙姆堡 Naumburg、麦森 Meissen、拉泽堡 Ratzeburg、施维林 Schwerin、卡明 Kammin、勃兰登堡 Brandenburg、哈维尔堡 Havelberg、勒布斯 Lebus)。在1570年大约有德国人口的70%已经是新教徒。只有在南部和西部有一些保持传统信仰的地区,但他们也面临危险。科隆的总主教瓦尔德堡(Gebhard von Waldburg)在激烈的竞选过程后于1577年当选总主教,三年后教宗也肯定他为总主教,但他于1582年公开声明他支持新教,并与他的情妇阿格内斯(Agnes von Mansfeld)女伯爵结婚。他试图使这个总教区成为一个世俗化的、选择君主的公国。然而,大堂的圣职团和科隆市政府反对他。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绝罚和罢免他,而人们于1583年选择了他的对手巴伐利亚的恩斯特(Ernst von Bayern)公爵,他是阿尔布瑞克特五世(Albrecht V)的儿子并已经管理着弗赖辛(Freising)、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和列日(Lüttich)教区。由此爆发了“科隆战争”,于1584年才用巴伐利亚和西班牙的武器来镇压瓦尔德堡(Gebhard Waldburg)。这样,在七个选帝侯当中还是有四个是天主教的,而科隆以及附近的明斯特(Münster)和帕德伯恩(Paderborn)教区都保持了公教信仰。在斯特拉斯堡这个“教区君主国”(Fuerstbistum)中,大堂圣职团中的新教派没能成功地支持他们所选择的15岁的约

翰·格奥尔格·封·勃兰登堡(Johann Georg von Brandenburg)。公教的候选人兰罗的卡尔(Karl von Lothringen)——他是梅茨(Metz)的主教——比较受欢迎(斯特拉斯堡的“主教战争”,1592-1604年)。如同在科隆一样,公教徒获得胜利的一些重要原因是德国新教徒因他们的教义有内部的分裂(参见169.2;185.1),而虽然奥格斯堡的和约禁止改革宗(加尔文派),但它仍然传播地很快。库尔法尔茨(Kurpfalz)的选帝侯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1559-1576年)用《海德堡的教理书》(Heidelberger Katechismus)来推行加尔文派(1563年),但他的儿子路易六世(Ludwig VI,1576-1583年)又强制性地用路德宗来排除加尔文派。后来替自己的年轻侄子腓特烈四世(Friedrich IV)摄政的约翰·卡西米尔(Johann Kasimir,1583-1592年)再一次规定要接受加尔文宗。前后皈依了改革宗(加尔文派)的地区有纳骚(Nassau,1578年)、不来梅(Bremen,1584年)、法尔茨-茨维布鲁肯(Pfalz-Zweibrücken,1588年)、安哈尔特(Anhalt,1596年)、黑森-卡塞尔(Hessen-Kassel)以及约翰西格斯蒙德·封·勃兰登堡(Johann Sigismund von Brandenburg,参见下文,180.5)。在那些正统的路德宗人士那里,对加尔文派的反感甚至超过对于公教的反感;在17世纪的库尔撒克森(Kursachsen)地区的人说“宁属于教宗,也不可以属于加尔文派(Lieber papistisch als calvinistisch)”。

180.3 在那些天主教公爵管理的地区,新教也同样获得蓬勃的发展,尤其在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的地区,除了蒂若尔(Tirol)以外。在费迪南一世(Ferdinand I)的时代,新教已经传入西里西亚(Silesia)地区。皇帝的儿子是马克西米连二世(Maximilian II),在少年时期就已经转向改革宗,后来成为皇帝(1564-1576年)时亲自表明,他“既不要当路德宗的人,又不要属于教宗,只要当基督徒”。出于自己王朝的考虑,他表面上支持传统的公教,很圆通地隐瞒自己的态度,但他向新教作了很多让步,在临终时还拒绝终傅等圣事。他于1568年、1571年明确允许在下奥地利(Niederösterreich)和上奥地利(Oberösterreich)地区的下层贵族(地主和骑士)在他们的宫殿、庄园和堡垒中可以实行《奥格斯堡信经》(Augsburger Konfession)。具体的实践远远超过这种允许:新教在很多城市和城镇占了上风,传统的教会似乎面临灭亡。大公爵卡尔类似于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也允许奥地利内地(施泰尔马克 Steiermark、克恩滕 Kärnten、克拉因 Krain、格尔茨 Görz)比较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宗教(1572-1578年)。因为下任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f II,1576-1612年)和他的弟兄大公爵马提亚斯(Matthias)有长期的冲突,所以新教的发展

也获得推动。最后(1608年),皇帝被迫将匈牙利、上奥地利、下奥地利和摩拉维亚的管理权交给马提亚斯(Matthias)。马提亚斯(Matthias)在1609年的“敕令”中允许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的贵族们和属于地方君主的城镇自由地选择奥格斯堡的信仰。这样,鲁道夫二世(Rudolf II)在推动公教信仰方面获得的成就(参见下文180.4)再次破产。

在波希米亚,马克西米连二世(Maximilian II)已经口头上向那些非公教徒(波希米亚弟兄会和路德宗)许诺将要容忍他们的信仰,而鲁道夫(Rudolf)在1609年7月9日的“皇帝之信”中宣布一切波希米亚臣民有信仰自由,而那些属于新教的地主、骑士和属君主的城市都有权利建立(新教的)教堂和学校,并且有权利根据1575年的《波希米亚信经》(*Confessio Bohemica*,参见第2卷,148.6)自由举行礼拜。皇帝特别批准那些居住在王家地区的新教徒建立教堂和举行礼拜。同样,皇帝于1609年又宣布一个敕令,其中保护西里西亚(Silesia)地区的新教徒的权利。

180.4一方面,由于领导们的让步为新教的传播铺路,而德国地区的公教情况似乎没有很大的希望,但在另一方面从1660年以来开始出现一个积极的反应,而人们自从兰克(Ranke,1795-1886年)以来把这个运动称为“对立改革”、“反宗教改革”,即“公教改革”(“Gegenreformation”)。这个运动的目标不仅是抵抗新教或再次恢复公教对某些地区的影响(即“再公教化”*Rekatholisierung*),而是它也与以前描述的公教内部的改革运动有很多关系,这个改革运动的推动力是特伦托(Trento)的主教会议、一些能干的教宗的措施、耶稣会的活动——在德国尤其是圣卡尼修斯,即德国“第二个宗徒/使徒”(Petrus Canisius)的工作(参见173.2)——以及其他的修会的努力。这种“公教改革”也并未局限于德国,大约同时在法国、英国、荷兰、波兰、匈牙利等地出现(参见182-184)。

由于他们重新恢复了对公教信仰的信心,所以一些德国的公教君主仿效新教君主的榜样开始利用“改革的权利”,即君主规定臣民的宗教信仰(*ius reformandi*),并在自己的地区中只允许公教的存在。巴伐利亚的阿尔布瑞克特五世(Albrecht V,1550-1578年)于1564年开始采取这样的措施。他削弱了新教贵族们的抵抗,并命令主教们要经常视察,进行群众传教运动(*Volksmissionen*),又规定严格检察国内的书籍(“禁书名单”),要求所有的公务员和大学教授都承认特伦托(Trento)的“信经”并尽力支持耶稣会创办的学校。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称为“虔诚的”威廉五世(Wilhelm V,1579-1597年)更热心地保卫和支持巴伐利亚境内的天主教(公

教)。在所有主教当中,奥托·封·瓦尔德堡(Otto Truchsess von Waldburg)——他既是奥格斯堡的主教(1543-73年)又是艾尔万根(Ellwangen)隐修院的院长——是第一个强有力地抵抗当地新教的人。他想恢复公教会的生命力,而他的复兴运动包括委派传教、教区视察、堂区视察、教区会议和耶稣会的群众传教(Volksmissionen)。他也将他所创办的蒂林根(Dillingen)大学交给耶稣会(1563年)。与他进行类似的复兴运动的人有:富尔达(Fulda)地区的贵族院长德恩巴赫(Balthasar von Dernbach,1570年),明斯特(Münster)教区的主教霍亚(Johann von Hoya,1571年),美因茨总主教布任德尔(Daniel Brendel,1574年),维尔茨堡(Würzburg)的主教艾克特(Julius Echter,1573年)——除了瓦尔德堡(Otto Waldburg),他在当时的德国是最有影响力的公教改革者,他也创办了维尔茨堡(Würzburg)大学(1582年)和那个杰出的尤里乌斯医院(Juliusspital)。其他的改革者还有菲尔斯滕堡(Theodor von Fürstenberg)主教在帕德伯恩(Paderborn)地区的改革(1585年)和皇帝费迪南二世(Ferdinand II)的弟兄奥地利奥波德(Leopold von Österreich)的改革,他当时任斯特拉斯堡的主教(1607-1625年)。在奥地利地区也开始有一种公教复兴运动。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f II)在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地区至少在城市中——特别在维也纳城——禁止新教举行礼拜活动(1578年)。他限制贵族,强调1571年关于贵族信仰的规定是有限度的(参见上文180.3)。经历了几年农民叛乱后,他于1597年规定,在上奥地利地区需要进行一种“全面改革”(“Generalreformation”),这也包括军队的参与。在奥地利南部,大公爵卡尔(Karl,1590年去世)在1582年已经开始限制新教的权利,而他的儿子大公爵费迪南(Ferdinand,即后来的费迪南二世皇帝)自从1598年更严厉地控制新教的传播。他曾经在因格施塔特(Ingolstadt)的耶稣会学校受教育,并一生请耶稣会会士当他的顾问,所以在德国的君主们当中,费迪南是公教派的主要代表,他有自觉的公教信仰,严格强调教会(天主教)的原则。他在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克恩滕(Kärnten)和克瑞恩(Krain)地区成功地镇压了新教。当时有一些“改革委员会”(Reformationskommissionen),他们依赖于军队的保护,在各地巡逻,强制性地恢复了天主教的礼仪和制度。抵抗的人被驱逐出境;只有贵族人士被暂且允许保持良心上的自由(即内心上可以是新教徒)。

在当时的瑞士也终于开始了一些公教改革运动。在那里最有影响力的人是米兰(Milano)的主教圣波若梅欧(Carlo Borromeo,参见174.7),他的教区包括瑞士的

部分地区。巴塞尔城的主教,布拉瑞尔(Jacob Christoph Blarer von Wartensee,1575 - 1608年)以及教廷在瑞士的大使本霍米尼(Giovanni Francesco Bonhomini,1579 - 1581年)尽力支持波若梅欧(Borromeo)的努力。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于1579年在米兰(Milano)创办了瑞士学院(Collegium Helveticum),其目标是为瑞士培养一些能干的圣职人员。耶稣会早于1574年进入卢塞恩(Luzern),后来入弗里堡(Fribourg)以及其他的城市。自从1581年以来,嘉布遣会(Capuchians)创立了一系列的具有良好影响的会院。他们的一个会士圣菲德里斯(Fidelis von Sigmaringen),他在格劳宾登(Graubünden)为公教改革服务,因此于1622年被一些信奉加尔文派的农民打死,这是嘉布遣会第一个殉道者。

180.5 公教改革活动的成就初见成果,新教革新的进一步传播被控制住,部分失去的地区被再次恢复。因为1555年的“地区性原则”有效,所以公教的君主们采取措施保护其地区的公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能受谴责的做法。某些新教徒谴责一些主教违背了费迪南一世(Ferdinand I)皇帝于1555年的声明(参见166.4),但新教徒们自己对于“教宗保留”原则的侵犯远远超过这些。当然,由于公教的改革使新教徒们感到很激动,而他们的态度又影响了天主教人士,这就引起口头上的和文献上的尖锐攻击和辛酸的论战,导致了两个派别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尖锐。在属于德意志帝国的城市多瑙维尔特(Donauwörth)的新教徒干扰了公教徒们的游行活动,这个事件导致该城市被并入巴伐利亚公国(1607年),但在1608年4月的帝国议会上,新教的代表们因此离开了议会,表示抗议。早在1608年5月,在属于加尔文派的法尔茨(Pfalz,其选帝侯是腓特烈四世 Friedrich IV,1583 - 1610年)的领导下,几个西南地区的德国诸侯在安斯巴赫(Ansbach)的阿豪森(Ahausen)组织了一个“新教联盟”(当时的成员是库尔法尔茨、符滕堡、巴登、安斯巴赫、库尔姆巴赫、法尔茨-纽堡),后来有更多的新教君主加入联盟,而法国与荷兰也支持它。正如人们所预料的,一个公教联盟不久后便形成了(1609年6月),即所谓的公教联盟(Liga)。当时,巴伐利亚的公爵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1598 - 1651年),他是一位忠信的天主教徒,又是一位有能力的领导,他与那些总主教的选帝侯们(美因茨、科隆的总主教)、五位德国南部的主教、肯普滕(Kempten)的君主院长和艾尔万根(Ellwangen)的君主院长一起建立了公教联盟(Liga)。由于在尤利克-克雷维(Jülich-Kleve)出现了继承人的危机(1609年),双方似乎要开战。然而,继承人的问题被解决,而且两个继承人都改变了信仰。法尔茨-纽堡(Pfalz-Neuburg)的伯

爵,即原来属路德宗的沃尔夫冈·威廉(Wolfgang Wilhelm)接受了公教信仰并与巴伐利亚公爵的一个姐姐结婚,因为他想得到公教联盟的支持。他的地区被再次公教化(1614/15年)。新教的选帝侯勃兰登堡的约翰·西格斯蒙德(Johann Sigismund von Brandenburg)接受了加尔文主义(1613年),但他的臣民拥护路德宗,而他无法强迫他们接受加尔文主义。由此可见,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且越演越烈,不久后变成公开的敌视。

181

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181.1 三十年战争给德国造成深重灾难,德国地区成为一些外国势力的战场而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社会制度惨遭破坏。这次战争从波希米亚开始,鲁道夫(Rudolf)皇帝曾经为波希米亚的新教徒作了一些让步(参见180.3),而他的弟兄马提亚斯(Matthias,1612-1619年)皇帝却尽力限制这些特权,或者要完全收回它们。当时的政治思想(“君主规定臣民的信仰”)也允许他这样做,因为在欧洲各地的政治领导——只要他们有这样的权力——都会镇压与自己不同的信仰。因此,马提亚斯(Matthias)先下令关闭新教徒们在隐修院地区建立的教堂(即布劳瑙 Braunau和克罗斯特格拉布 Klostergrab的教堂),这是因为1609年的协约仅仅提到了“属王家的地区”,而没有提到“属隐修院的地区”。因此导致波希米亚新教徒的极大愤怒。因为没有人理睬他们的抗议(在克罗斯特格拉布 Klostergrab的教堂甚至被拆除,1617年),所以他们于1618年5月在图恩(Matthias von Thurn)伯爵的领导下在布拉格(Praga)发动了叛乱。皇帝的代表马提尼茨(Martinitz)和斯拉瓦塔(Slawata)以及法布瑞求斯(Fabricius)都被扔到宫殿窗外,而叛徒们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有30个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指导者”)。皇帝马提亚斯(Matthias)于1619年3月20日去世,而波希米亚的叛徒拒绝承认新皇帝费迪南二世(Ferdinand II,1619-1637年)。他们选择法尔茨(Pfalz)的选帝侯腓特烈五世(Friedrich V,1610-1632年)当他们的王。这个叛变马上扩展到了波希米亚周围地区,即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劳西茨(Lausitz),甚至影响了奥地利公国和匈牙利王国(这就是三十年战争第一个阶段:1619-1623年的“波希米亚-法尔茨战争”)。当时,哈布

斯堡(Habsburg)王朝似乎面临解体,但费迪南在没有想到的地方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西班牙、公教联盟以及库尔撒克森(Kursachsen)——他们的君主反对加尔文派,所以支持公教都是强大的协助者。皇帝和公教联盟的盟军在布拉格(Praga)附近的白山(Weisser Berg)打败了他们的对手(1620年11月8日),这个胜利突然间恢复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那个被称为“冬天王”的腓特烈(Friedrich)逃跑了,在波希米亚的叛徒遭受了可怕的惩罚。皇帝亲手毁灭了鲁道夫(Rudolf)于1609年宣布的“宽容敕令”,并根据“改革之权利”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上奥地利、下奥地利和上西里西亚镇压新教的教会。德国的上法尔茨(Oberpfalz,即安贝格Amberg)地区作为一种“战争费用的赔偿”并被加入巴伐利亚,那里的新教也受到镇压。西班牙和公教联盟的军队占领了莱茵法尔茨(Rheinpfalz),而这个地区也被“公教化”。海德堡(Heidelberg)的著名图书馆(称Bibliotheca Palatina)作为一种礼物被送到罗马(参见176.4)。新教的联盟至此解散了(1621年)。法尔茨(Pfalz)的公爵本来有“选帝”的尊严,但它现在(1623年)转给了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公爵。

遗憾的是,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率领雇佣军的曼斯菲尔德(Ernst von Mansfeld)伯爵、格奥尔格(Georg von Baden - Durlach)边疆伯爵以及布劳恩施维格-沃尔芬比特尔(Braunschweig - Wolfenbuettel)的公爵克里斯提安(Christian,亦称“疯狂的公爵”)继续支持腓特烈(Friedrich)并擅自开战。后面两个人在三次交战中(在Wimpfen、Höchst和Stadtlohn)战败(1622/1623年);当时,公教联盟的统帅是梯利(Tilly)。此后,丹麦王和霍尔斯坦(Holstein)的公爵克里斯提安四世(Christian IV)继续替腓特烈(Friedrich)奋战,而他受英国与荷兰的支持。这就是三十年战争的第二个阶段:“下撒克森-丹麦的战争”(1625-1629年)。然而,皇帝的将军华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在1626年4月在德骚(Dessau)击溃了曼斯菲尔德(Ernst von Mansfeld);梯利(Tilly)在格斯拉尔(Goslar)附近的卢特(Lutter am Barenberg)打败了克里斯提安(Christian)王(1626年8月)。根据《吕贝克(Lübeck)和约》(1626年)的规定,丹麦的国王必须放弃下撒克森地区的隐修院,并且被要求将来不可以干涉帝国内部的事。

181.2 皇帝获得了胜利后认为他有权利恢复原来帕骚协约(Passauer Vertrag, 1552年)和奥格斯堡和约(1555年)所规定的权力范围——并且他在良心上认为他有这样的义务。这就意味着他需要限制新教的影响。公教联盟、宗座的使者卡

拉法(Carlo Carafa)以及他的顾问耶稣会会士拉摩麦尼(Lamormaini)都劝皇帝,所以他在1629年3月6日颁布了所谓的《归还敕令》(Restitutionsedikt),这是奥格斯堡和约(Augsburger Religionsfriede)的一种正面的解释。根据这个敕令,新教的君主们必须交出一切他们在1552年后没收的公教财产。皇帝马上派出很多代理人和军队来落实这个规定。到了1631年秋天被归还的公教会地区包括两个总教区(马格德堡Magdeburg和不来梅Bremen),五个教区(哈尔贝施塔特Halberstadt、明登Minden、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维尔登Verden、奥斯纳布吕克Osnabrueck),两个直接属于帝国的隐修院(赫尔弗德Herford、赫尔斯菲德Hersfeld),150个教堂、隐修院,约200个处于新教的城市或乡间的堂区。遭受最大的损失的地区是符滕堡和布劳恩施维格-沃尔芬比特尔(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

皇帝的措施给德国的新教造成重大打击。从法律权利来看,皇帝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从政治的角度以及从执行的方式来看,它是一个错误。这种做法导致外国的干涉和引起灾难性的转变。法国的宰相兼枢机黎塞留(Richelieu)通过各种阴谋影响了公教联盟,所以在1630年夏天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召开的君主大会上,公教联盟要求皇帝解雇华伦斯坦(Wallenstein)并解散他的军队,但恰恰在这个时刻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即瑞典王古斯塔夫斯·阿多夫(Gustavus Adolf)。他于1630年6月24日与12000个士兵在德国北部的乌泽多姆(Usedom)岛登陆,并根据贝尔瓦德(Bärwalde)的协约(1631年1月)获得保障,因为法国许诺每年要送给他资助,使他长期对付皇帝。瑞典的国王公开的宣布他要保卫新教信仰,但除此之外,他也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动机。他认为皇帝的胜利削弱了瑞典在东海(波罗的海)的主导地位,所以他想确保和扩展瑞典的影响,贸易方面的好处以及想与法国一起领导德国的新教君主们的计划,使他们把矛头一致指向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因为部分的德国君主看到这些计划的危险性,所以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没有支持他,尤其是撒克森和勃兰登堡的诸侯。关于教宗乌尔巴努斯八世(Urbanus VIII)在战争中的态度,请参见176.4。

181.3 此后,战火再次燃烧起来,而权力的范围经过快速的转变(第三个阶段,即所谓的“瑞典战争”,1630-1635年)。虽然梯利(Tilly)将军攻克了马格德堡(Magdeburg)城——该城(违背着Tilly的意愿)也被烧毁(1631年5月)——,但在布瑞滕菲尔德-莱比锡(Breitenfeld-Leipzig)的交战中(1631年9月)古斯塔夫斯(Gustavus Adolf)第一次打败了皇帝的统帅。此后,似乎所有的德国新教诸侯都拥

护和支持瑞典王。他很快率领军队经过图林根(Thuringen)、福兰肯(Franken)到美因茨和奥格斯堡。在1632年4月他在勒赫(Lech)击溃了梯利(Tilly)的军队,梯利(Tilly)身受致命的创伤。在古斯塔夫斯(Gustavus)已经对慕尼黑构成威胁时,皇帝在最危险的困境中传唤华伦斯坦(Wallenstein)的协助,这样才阻止了瑞典人的迈进。在吕岑(Lützen)的交战中(1632年11月)并没有稳定局势,并且古斯塔夫斯(Gustavus Adolf)阵亡。然而,战争没有因此停止。瑞典人的政治领导者是欧克森斯特尔纳(Oxenstjerna)宰相,而魏玛(Weimar)的公爵伯尔纳德(Bernhard)是瑞典人的将军。华伦斯坦(Wallenstein)对于皇帝的态度曾经是模棱两可的,甚至有出卖皇帝的倾向,所以一些拥护皇帝的将军于1634年2月25日在厄格尔(Eger)暗杀了他。皇帝的军队在内尔德林根(Nördlingen)全面击败了瑞典人的军力(1634年9月),这样德国南部再一次归入皇帝的管理区,但同时也为该地区带来了毁灭和掠夺。撒克森的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一世(Johann Georg I)在1635年5月30日与费迪南皇帝签订了“布拉格的个别和约”(Separatfrieden von Prag),而后来大部分的德国新教诸侯和城市都参加这个和平条约。当时的规定是根据1627年的情况保持新教会和公教会的领域和教产。这就意味着皇帝放弃了“归还教产敕令”。

从此以后的战争——第四个阶段:瑞典-法国的战争,1635-1648年——纯粹是一种政治性的战争(其中没有宗教因素)。战争越来越多变成一种无目标的掠夺、破坏、杀害和伤害。当时也爆发了饥荒和流行病,所以很多德国地区的死亡率非常高,有的地区甚至变成沙漠。德国人完全丧失了原有的财富,教会生活和道德生活都处于深层的危机中,致使此后的德国很长时间在政治和文化上都依赖外国——尤其是法国——的统治。

181.4 在长期的谈判后,人们在德国北部威斯特伐利亚(Westfalen)的明斯特(Münster)和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签署和约。对教会历史来说,重要的文献是《奥斯纳布吕克和约》(*Instrumentum pacis Osnabrugense*, 1648年10月24日),其中的规定包括:各方面的罪不允许追讨,教产要恢复1618年的情况。巴伐利亚可以保留上法尔茨(Oberpfalz)和选帝的尊荣(“选帝侯”)。莱茵法尔茨(Rheinpfalz)被规定为第8个选帝侯公国。因为有的地区被让于瑞典(如上波梅恩Vorpommern、吕根岛Rügen、不来梅隐修院Bremen和维尔登隐修院Verden),所以勃兰登堡和梅克林堡(Mecklenburg)占领一些“世俗化的”教会地区作为他们的赔

偿。在罗兰(Lorraine)的梅茨(Metz)、图尔(Toul)和凡尔登(Verdun)教区继续留给法国。1555年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Augsburger Religionsfriede)被肯定,而因为勃兰登堡的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努力为加尔文主义争取一席之地,所以改革宗现在也被承认为一个合法的信仰。针对各种信仰团体的管理领域和教产问题,他们同意确定1624年1月1日为“标准年”或“标准日”——这正好是在1618年和1630年的中间。世俗的领导和教会的领导(比如君主兼主教)都有规定臣民信仰的权利和排除其他信仰的权利(ius reformandi),但如果属别的信仰的人能够根据“标准年”提出要求,这个权利受到限制。遵守其他信仰的人(Dissidenten)甚至有在家里举行宗教礼仪的权利,也有权利去参加外面地区的礼仪。如果他们被驱逐出境,他们的财产不可以被没收。然而,对奥地利的传统领域来说,费迪南三世(Ferdinand III,1637-1657年)不承认“标准年”。还有这样的规定:如果一个信奉路德宗的君主加入加尔文宗,当地的教会制度不可以改,反过来也同样。因此,这种规定也在公教和新教的关系上被使用,比如撒克森的选帝侯“强大的”腓特烈·奥古斯都(Friedrich August der Starke)于1697年加入公教(天主教),但臣民没有跟着改变信仰;早一些皈依了公教(天主教)的卡尔·亚历山大(Karl Alexander)公爵于1733年当符滕堡公国的领导,这也没有影响臣民的信仰(参见187.4)。在威斯特伐利亚(Westfalen)和约中,教会保留(Reservatum ecclesiasticum)的原则也被坚持,而为双方都有效,但实际上这个原则已经没有太大的意思。另外,一切涉及宗教的问题将来在帝国议会上不要通过“多数人的票”来决定,而是要通过善意的谈判,谈判的双方应该是公教的各种代表(他们的协会叫“公教协会”Corpus Catholicorum)和新教的代表(“福音派协会”Corpus Evangelicorum)。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威斯特伐利亚(Westfalia)的和约为德国造成很大的损失和侮辱,它也长期地削弱了帝国内的联结与皇帝的权威性。在教会的层面上,战争的灾难和双方的削弱强迫他们作出一种平等的协约,这也包括某种公民式的容忍(buergerliche Toleranz)和各种信仰的平等权利(Paritaet der Bekenntnisse)。从此以后,各信仰的管理地区之间都长期有明确的界线。公教会(天主教)终极性地失去了很多教产——1629年的“归还敕令”本来想恢复这些地区。这样,教宗的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依诺森十世(Innocens X)通过宗座简函(Breve)《上主圣殿的热忱》(Zelus domus Dei,1648年11月26日)反对这种和约并宣布它无效,虽然他预先知

道这种抗议不会有任何影响。当然,这次抗议并不反对和平本身,而是反对其中的规定——这些规定为公教会带来很大的损失。教宗是公教的代表,如果他不提出这种抗议,他会违背自己的职责。这一点是很明确的,而当时的强国也预先想教宗会抗议,因为他们预先拒绝来自宗座的反对意见。

182

17 世纪中期前的法国宗教争论

182.1 由于法国是宗教改革“起源国”(德国、瑞士)的邻国,加之法国人的思想开放,很容易接受新事物,所以这些革新运动很快便传入了法国地区,先是路德宗,而后来加尔文派(改革宗)在法国新教圈子里占有主导地位。新教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是法国公教会的情况和别的地区一样,不太令人满意,上层和下层圣职人员在很多地方忽略了他们的各种任务。然而,新教的改革运动并没有影响法国的广大群众和社会的深层核心,改革仅限于贵族、学者和城市中产阶级,尤其在南部和西部,在那里已经有一些开放的人文主义者准备了脱离传统教会的运动,比如莫(Meaux)教区的代理主教和人文主义者法贝尔(Faber Stapulensis = Jacques Lefevre d' Etaples)。法国的国王弗兰西斯一世(Francis I, 1515 - 1547 年)生活不正派,也不关心宗教问题,他和他的儿子亨利二世(Henri II, 1547 - 1559 年)都支持德国的新教派而反对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在他们的任期内,巴黎大学和巴黎议会自从 1525 年很开始严格地抵抗新教。各地的法院因异端的罪名判刑,很多人被处以死刑,尤其是所谓的“燃烧的房子”(chambre ardente, 即专门针对异端的法院, 1547/49 年)。法国政府不愿意因宗教分裂而削弱国民的团结。在德国的新教君主有希望通过“世俗化”获得教会的财产,但在法国不可能有这种希望,因为王室通过 1516 年的“政教协约”(参见第 2 卷, 157. 6)已经似乎完全统治法国的教会,国王提名主教们并从教产那里获得很大的收入。然而,一些王室贵族人士支持新教,比如国王弗兰西斯一世的姐妹马加勒达[Margareta de Valois (Angouleme)],她是纳瓦拉(Navarra)的女王(1549 年去世)。几个高级贵族的家庭都加入了加尔文主义,因为加尔文和他的学生自从 1550 年代以来在法国进行活泼的宣传。加入加尔文派的家族包括王室的一个旁系,即波旁(Bourbon)家族,其中有纳瓦拉(Navarra)

名义上的王安东·波旁(Antoine de Bourbon)以及他的弟兄孔代(Louis de Conde),来自沙提翁(Chatillon)家族的科利尼(Gaspard de Coligny),一位杰出的将军和政治家安德罗(Francis / Francois de Andelot)和图卢兹(Toulouse)的总主教(1563年被罢免)奥德(Odet)。在加尔文的影响下,法国的改革宗形成自己的团体,而他们的讲道人是日内瓦提名的或受加尔文派遣的。他们在1559年已经有40万人并在1559年5月在巴黎举行了一个全国性的大会,规定了一个信经(所谓的《高卢信条》*Confessio Gallicana*)和一个符合加尔文派的教会制度,这就标志着法国的胡格诺(Huguenot)教会成立——当时的法国加尔文派被称为“胡格诺”,而这个名称大概来自日内瓦人对瑞士独立党派的称呼:德语的盟友(Eidgenossen)是法语的艾格诺、胡格诺(Eiguenots),而这个党派的领导是胡要(Besancon Hugues)。在年轻的弗兰西斯二世(Francois II)的任期(1559-1560年)内,胡格诺派已经想获得政府的承认。在1560年春天发生安波瓦斯(Amboise)阴谋事件:胡格诺派要推翻公教的领导,即吉斯(Francois de Guise)公爵和他的弟兄,兰斯(Reims)的总主教查理·吉斯(Charles de Guise)——他们保卫公教并在朝廷有很大的影响。胡格诺派想让孔代(Louis de Conde)掌握政权,但他们的阴谋失败了。

182.2 在弗兰西斯二世(Francois II)去世后,国王的母亲加大里纳/卡特林(Catharina de Medici)替弗兰西斯(Francois)10岁的弟弟查理九世(Charles IX, 1560-1574年)摄政,一直到1563年(或1570年)——加大里纳/卡特林是克雷孟/革利免七世(Clemens VII)的侄女。这位女政治家不愿意让双方中任何一方变得有太大的影响力。因此,她指定安东·波旁(Antoine de Bourbon / Navarra)参政并任命他为总督。对胡格诺派(即加尔文派)的法案被终止(1561年1月),而胡格诺派获得了明显的发展。同时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其领导是“三巨头”吉斯(Francois de Guise)公爵、蒙摩任西(de Montmorency)军官以及圣安德烈(de Sainte - Andre)将军。然而,加大里纳/卡特林坚持她对新教提供的便利,并于1561年秋天在巴黎附近的波瓦西(Poissy)召开了一个“宗教谈话会”(Colloquy of Poissy)。参与对话的人物包括加尔文派的领导贝扎/伯撒(Beza,参见168.3)、公教的枢机查理·吉斯(Charles de Guise)以及耶稣会的总会长莱内斯(Lainez)。然而,这次对话毫无结果。此后,1562年的圣·杰曼(St. Germain)敕令规定,在法国境内的新教人士有内心信仰的自由,而在城市以外也有举行礼拜的自由,但要服从长上的管辖。

这些让步鼓励胡格诺派提出进一步的要求。部分的法国胡格诺人认为应该遵守1562年的敕令,但那些来自日内瓦的传教士深受加尔文的严格精神的影响——他们要求完全废除天主教那种“偶像崇拜”并且提出这样的政治教导:如果长上(政府)是“独裁者”和“违背神的”政权,那么臣民都有抵抗政府的权利。胡格诺派在一些公教教堂和隐修院破坏设备或动手殴打司铎和隐修士,这些引起了人们的愤怒。1562年3月1日发生了瓦西(Vassy)惨案;当时吉斯(Guise)公爵的人屠杀了一些举行礼拜的胡格诺人——这个事件激发了第一次胡格诺战争。总共有八次胡格诺战争,这个可怕的冲突断断续续维持了30多年(1562-1598年)。双方都采取恐怖的手段和残暴行为,双方毫不犹豫地使用谎言、诡计和暗杀来达到他们的目标。西欧的强国都意识到,这种冲突将会影响欧洲的政治发展和宗教前途,所以它们也想影响这个战争:教宗们、西班牙和萨夫伊(Savoy)以资金或士兵支持公教徒(天主教徒),而英国和部分德国君主同样支持胡格诺派。

182.3 在前三次胡格诺战争时(1562-1563年、1567年、1568-1570年),双方的军队时胜时败。纳瓦拉的安东(Antoine de Navarra)和圣安德烈(Sainte-Andre)都阵亡,一个胡格诺派的暗杀者射死了吉斯(Francois de Guise)公爵(1563年),所以人们认为圣·杰曼(St. Germain)的和约(1570年)能够结束战乱。国王宣布的敕令为胡格诺派很有利:他们获得完全的大赦(amnestie,即不追究以前的罪行)和内心上的信仰自由,在贵族地区和好几个城市被允许自由地举行礼仪(除了巴黎和王家地区之外),胡格诺人被允许在政府任官,并且获得四个安全的“避难所”(两年的期限)。为了巩固和平,国王查理九世(Charles IX)指定自己的妹妹马加勒达(Margareta de Valois)与纳瓦拉的安东(Antoine de Navarra)的儿子亨利·得·波旁(Henri de Bourbon)——一位加尔文信徒——结婚。然而,正是这个婚礼(1572年8月18日)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丑恶行为的机会。

当时,胡格诺派的领导是海军官科利尼(Coligny),他自从1571年博得国王的青睐,而年轻的国王似乎缺少独立的考虑。科利尼(Coligny)有这样的企图:他支持正在反叛西班牙的荷兰人,并且要与英国联合,使法国与英国共同向西班牙宣战。国王的母亲加大里纳/卡特林——她既轻浮又有统治欲——担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在朝廷中会失去影响力。她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因此与她的第三个儿子亨利·安茹(Henri de Anjou)以及和那位愿意替父亲报仇的亨利·吉斯(Henri de Guise)一起筹划了暗杀科利尼(Coligny)的计划——科利尼(Coligny)是她最危险的

对手。但他们的暗杀计划没有成功(1572年8月22日),科利尼(Coligny)仅仅受了伤,并没有死。因为他们怕科利尼(Coligny)的拥护者会采取报复的措施,所以马上决定毫不留情地屠杀那些因婚礼而来巴黎的大量胡格诺派人。这个可怖的阴谋的实现发生在所谓的圣巴尔托罗买(Bartholomaeus)的夜晚——即星期天(1572年8月24日)和以后几天,而一个被杀的人是科利尼(Coligny)。同时在巴黎和各省的城市(奥尔良 Orleans、布尔日 Bourges、里昂 Lyon,后来也在鲁昂 Rouen、图卢兹 Toulouse 等等)大约有4000到5000胡格诺人被杀害,甚至有更多人遇难。有这么多人被杀是因为除了国王派的军队和市政府的士兵以外也有一些残酷的或贪婪的暴民参与了屠杀和掠夺活动,而政府撒播“胡格诺派要推翻王家和政府”的谣言,所以很多人认为应该惩罚这种阴谋。虽然纳瓦拉的亨利(Henri de Navarra)和另一些贵族胡格诺派人士没有被杀,但他们被迫发誓放弃自己的信仰。

今天必定要严肃谴责在巴黎的“血案婚礼”(大约3000人被杀)。那次的大屠杀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犯罪。然而,这个惨案并不来自一种长期预备的计划,而是来自一个突然作的、激动的决定。为此负责任的完全是法国朝廷——这个朝廷认为可以具体实行马基雅维利(Macchiavelli)的政治原则。罗马宗座与此无关。比约/庇护五世(Pius V)教宗一方面很严格反对异端,但他要求用“公开和自由的方式”(aperte et libre)来对付他们,而不是用非法的方式。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他在1672年5月13日当教宗)根本不知道法国朝廷的暗杀计划。然而,当法国朝廷写报告说,叛徒和异端分子获得了正当的惩罚,而那个时候的罗马教廷表示很赞同——这是可以批评的。然而,罗马这些欢呼声主要不是赞美屠杀本身,而是针对公教看来要赢得的利益。这种态度也符合当时很普遍的心理。在宗教改革和公教改革的时期,“不宽容”(Intoleranz)是一个很普遍的态度。由于那些激烈的宗教战争的体验,人们的道德感变得很迟钝,而大部分的人都受了一种灾难性的“集体意识”的约束。这种“集体意识”认为,似乎可以不择手段地抵抗对方的宗教。这种态度甚至对阴谋和暗杀都会有相对的赞同态度。在那个时代也确实发生了很多这类的事,超过一般的情况。尤其是加尔文的党派人士都有激烈的报复意识,比如在苏格兰(参见关于诺克斯 John Knox 的记载,183.6),在英国(参见克伦威尔 Cromwell),在荷兰与法国。科利尼(Coligny)曾经赞美暗杀吉斯(Guise)公爵的行动(参见上文),认为这是法国最大的幸福,他原来知道人们要进行暗杀,但没有阻碍他们的行动。加尔文的继承人贝扎/伯撒(Beza)认为关于

“良心上有选择信仰的自由”的教导是“魔鬼的信条”(diabolicum dogma),他也赞美暗杀吉斯(Guise)公爵的事件,说这是神的报复,并赞扬杀手。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采取行动准备暗杀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菲利普二世(Philipp II)和奥地利的胡安(Don Juan d' Austria)或至少赞同这类的暗杀计划。在另一方面,英国的公教徒同样几次试图暗杀那个被绝罚的伊丽莎白(Elizabeth)女王,而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的国务秘书在1580年明确肯定了这样的计划,称之为“有贡献的项目”。类似的评价也适合于荷兰王威廉(William de Orania)于1584年的暗杀(参见184.2)、法国王亨利三世(Henri III)和亨利四世(Henri IV)的暗杀(1598年和1610年)以及英国1605年的“火药叛乱”(Powder - rebellion,参见183.4)。在这些具体的行动之外,很多人写文章在理论上谈论抵抗长上和暗杀独裁者的权利。西班牙的耶稣会会士马瑞阿纳(Juan Mariana,1624年去世)在一本献给西班牙王菲利普三世(Philipp III)的书中说自己个人的意见是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允许杀独裁者,并且提到法国亨利三世(Henri III)的暗杀(书名是《论国王和王权》*De rege et regis. institutione*, Toledo 1599, Mainz 1605)。当亨利四世(Henri IV)被暗杀后,巴黎政府于1610年命令烧毁这本书,而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Claudius Aquaviva)马上严格禁止会士们在言论或著作中支持这种教导。

182.4 巴黎大屠杀的目标是为消灭法国的胡格诺派,但这个目标并没有达到。虽然胡格诺派的影响被削弱,但却激起了他们全力奋斗的决心。所以战争再次爆发(第4、5次胡格诺战争,1572 - 1573年,1575 - 1576年)。法国的国王亨利(Henri III,1574 - 1580年)是一个没有道德原则的、无力的人,他被迫于1576年宣布了似乎完全的宗教自由。在第6次战争结束后发布的普瓦捷(Poitiers)敕令再次限制胡格诺派的权利:他们在全国有“良心上的信仰自由”,而贵族人士有表现信仰的自由(高级贵族的自由也涉及其臣民),而且在法国的75个管理区中都可以有一个城市公开举行胡格诺派的礼仪。第7次战争(1580年)没有改变这些规定。同时在内部的政治上有了逐渐的变化。为了保卫受威胁的传统信仰,1576年形成了一个“公教联盟”,即所谓的“神圣联盟”(liga sancta),它在人民群众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法国群众在这个时候因耶稣会和嘉布遣会的活动开始更热切地爱护罗马教会。

因为亨利三世(Henri III)没有孩子,而他最小的弟弟于1584年去世,所以法国

和欧洲各国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法国未来的国王是公教徒或胡格诺派的人呢？这是因为在亨利三世(Henri III)以外，当王的权利属于纳瓦拉的亨利(Henri de Navarre)——他于1576年再一次皈依了加尔文派。由于这种危险，公教的联盟于1584年再一次组织起来，他们的领导是亨利·吉斯(Henri de Guise)，他们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ipp II)结盟，目标是保卫公教的利益并排除纳瓦拉(Henri de Navarre)当法国王。公教联盟于1585年7月强迫亨利三世(Henri III)收回一切向胡格诺派作的允许和让步，并且宣布谁参与胡格诺派的礼仪，谁将面临死刑的惩罚。公教联盟和西班牙国王请求教会的协助，所以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通过1585年9月9日的诏书宣布，亨利·纳瓦拉(Henri de Navarre)是一位再次陷入了异端的人，他被绝罚，因此无法当王。然而，教宗保持很明智的态度，他没有进一步采取措施，虽然西班牙的国王激烈要求他这样做(参见175.3)。自从1585年以来，第8次——也是最危险的一次——胡格诺战争震撼法国，即所谓的“三个亨利的战争”。公教联盟与那位摇摆不定的法国王亨利三世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巴黎城起义反对国王。国王于1588年12月命一批杀手暗杀原来的同盟吉斯(Henri de Guise)公爵和他的弟兄兰斯(Reims)的总主教和枢机路易·吉斯(Louis de Guise)，这就意味着国王自己的命运保不住了。教宗要求他去罗马，在教会的法院受审，否则他将被绝罚。大部分的法国民众恨他们的国王亨利三世(Henri III)，蔑视他为一个独裁者和暴君。他已经逃难到巴黎的胡格诺派，而在那里一个狂热的公教联盟人士，道明会会士克莱蒙(Jacques Clement)于1589年8月1日刺杀了他。

182.5 根据传统的继位法，法国的王位此时属于亨利·纳瓦拉-波旁(Henri de Navarre - Bourbon)，即亨利四世(1589 - 1610年)。然而，战争尚未结束。亨利(Henri)无法克服公教联盟的人，因为他们不仅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ipp II)，而且也从教宗那里获得资金和士兵。关键的是他的宗教信仰，而他早已经向他的公教拥护者说过(1589年就有这种许诺)，他将要放弃加尔文派。在1593年7月25日，他在圣德尼(St. Denis)发誓放弃加尔文派信仰而接受公教信仰。他转变的动机显然是政治性的(他的名言是“巴黎值得举行弥撒”“Paris vaut bien une messe”)。此后，反对他的人越来越少，而巴黎城欢迎他当王。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八世(Clemens VIII)还犹豫一段时间，但于1593年9月17日收回绝罚的禁令。公教联盟完全解散。亨利(Henri)的政权再没有遭受任何震荡，法国成为一个公教大国，它的影响力继续上升，但西班牙却同时走向衰落。

长期的战争给法国带来了可怕的分裂,而恢复秩序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当时的胡格诺派大约占法国人口的十二分之一,而亨利四世(Henri IV)希望能够给予他们一个安全感,所以于1598年4月30日宣布了《南特(Nantes)敕令》。这个敕令承认公教为法国的统治性宗教信仰,并且要求在那些公教被镇压的地区恢复公教的教堂和教产,但那些“所谓改革的宗教”的信徒(指胡格诺派)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内心信仰的自由以及在很大的程度上也获得举行礼仪的自由,即在那些于1596/1597年多次举行过礼仪的地方,在每一个管理区的两个地点(除了巴黎和一些城市外)以及在贵族们的宫殿和家屋(大约3500个地方)。另外,胡格诺派的人有权利在政府那里任职,在法院中审理相关问题的审判员中要有胡格诺派人(所谓“混合法院”),而且他们要有200多个“避难所”(期限8年)。

最后的规定(“200个避难所”)当时看来是很重要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和平。然而,它也包含着一个威胁着法国统一性的潜在危险,因为改革宗具有良好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所以他们继续形成了“国中之国”,而他们在某些条件下也会和那些敌视法国的新教国度(英国与荷兰)合作。确实也发生过几次叛乱。因此,路易十三世(Louis XIII,1610-1643年)早已想改变这些情况。那位主张一种专制主义和严格的国家统一概念的黎塞留(Richelieu,1642年去世)枢机更不能容忍胡格诺派的种种特权——这个枢机于1624年任政府议会的首席,1629年任法国首相。他是一个冷静的“实权政治家”(Realpolitiker),有无限的抱负和不懈的精力,所以这位政治家和高卢主义者毫不犹豫地与瑞典的古斯塔夫斯·阿多夫(Gustavus Adolf)和德国的新教君主们联合,在三十年战争中尽力反对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参见181.2.3)——在这些计划方面,他的顾问仍然是一位巴黎的嘉布遣会会士,即若瑟/约瑟神父(Pere Joseph)。同时,黎塞留(Richelieu)在法国境内采取一切措施为了镇压胡格诺派的政治力量。当他们在若汉(Rohan)的公爵的领导下反叛这些限制他们权利的措施时(1625年)——他们也受到了英国的支持——黎塞留(Richelieu)攻克了胡格诺派的海上堡垒拉·若谢尔(La Rochelle)并且完全征服了他们(1628年10月)。他取缔了他们的政治特权,收回了他们的“避难区”,解散了胡格诺派的军营,但在1629年7月的《尼姆(Nimes)敕令》(Gnadenedikt von Nimes)中再次确认他们原来的宗教权利和公民权利。

在英国的天主教(到 1689 年);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天主教

183.1 英国国王爱德华六世(Edward VI)在他的国度中建立的教会制度无法长期存在。当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长女玛丽·都铎[Mary Tudor 亦称 the Catholic(公教的玛丽),1553 - 1558 年]继位时,她推翻了原有的制度。她是一个深信公教(天主教)的人,她的表哥是枢机波勒(Reginald Pole),而他当时正是宗座驻英国的大使。她致力于再次恢复英国教会和罗马的关系,而波勒(Pole)也尽力支持她。正如亨利八世(Henry VIII)采取了严厉的手段来镇压持有异议的人士一样,玛丽(Mary)也采用很严格的措施并恢复了那些针对异端人士的旧有法规。当时有 273 个新教人士和重洗派人士被处死,其中有 5 名主教,包括那位虚伪的克兰麦(Thomas Cranmer),他代替波勒(Pole)当总主教(1558 年去世)。很多人离开英国并在欧洲大陆受瑞士或德国南部的改革者的影响。玛丽(Mary)的严格措施部分是由于政治对手引起的(当时有阴谋和叛乱),部分也是因为公教信仰遭受粗暴的辱骂。这样的做法,甚至连一些公教信徒也认为太过分,并且很多臣民对她也很反感(称她为“残忍的玛丽”Bloody Mary)。另外,英国人也不喜欢她于 1554 年和卡尔五世皇帝的儿子菲利普结婚——这位菲利普不久后以“菲利普二世”登上西班牙的王座。在这样的条件下所进行的英国公教复兴运动根本无法成功,女王的逝世标志着这次复兴的结束。

183.2 下任领导是亨利八世(Henry VIII)和安·博林(Ann Boleyn)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58 - 1603 年),她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政治家,在她的领导下英国成为一个强国,并在法国和西班牙面前确保英国的地位。她似乎没有什么宗教激情,首先注重政治的利益。在她的姐妹玛丽(Mary)当王时,她只是表面上承认自己是公教徒,并且在加冕礼的时候也发誓要保持现存的宗教信仰。然而,她从一开始就公开地表现出对于公教(天主教)的反感。特别棘手的问题是:即英国的公教徒没有承认她继位的正当性,因为他们说,苏格兰的女王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才是正当的继位人。伊丽莎白(Elizabeth)公开恢复新教制度后,罗马的教宗保禄/保罗四世(Paulus IV)才表示反对她。英国议会于 1559 年宣布她为

“王国的最高统治者”(supreme governor),她的统治范围包括世俗和宗教的领域。她取消了弥撒,并通过1559年6月颁布的《一致性法令》(*Act of uniformity*)恢复了爱德华六世(Edward VI)的教会制度。一切国家公务员和教会的教士都被迫宣发“承认最高统治者”的誓言。在16位公教主教当中有15位拒绝这个誓词,结果他们被罢免。其中11位在经历长期刑罚后死于监狱。然而,在下层圣职人员中只有少数人有抵抗的勇气。曾任职于博林(Ann Boleyn)的本堂司铎帕克尔(Matthias Parker)现在成为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总主教,而整个教会的圣统制也被革新。这位神父按照爱德华六世(Edward VI)规定的礼仪被祝圣为主教,而他又祝圣一大部分的新主教。然而,教宗保禄/保罗四世(Paulus IV)于1555年宣布,爱德华(Edward)的新礼仪是无效的。

在安立甘教会(英国国教)中,人们依据伊丽莎白(Elizabeth)时期祝圣的圣职人员坚持说,他们的圣统制与宗徒/使徒们有联系(即确保了“从宗徒/使徒传下来的教会”)。教宗良/利奥十三世(Leo XIII)指定一个委员会并于1896年通过《宗徒/使徒的照顾》(*Apostolicae Curae*)的文献,在文献中,教宗宣称英国教会并没有保持这些联系(*Pronuntiamus et declaramus ordinationes ritu anglicano actas irritas prorsus fuisse et esse omninoque nullas*)。

183.3 伊丽莎白(Elizabeth)女王并没有就此结束针对公教的措施。她的目标是完全镇压天主教。她将爱德华六世(Eduard VI)的“42条”减少为38条(1571年后:39条),这些于1563年成为英国国教的标准信仰内容(信纲),而宣发“承认最高统治者”的誓词被扩展到一切下议院的成员、老师和律师以及所有被怀疑遵守旧信仰的人,后者如果两次拒绝发誓将被判处死刑。在早期,大部分的惩罚形式是罚款、没收财产或徒刑。教宗比约/庇护五世(Pius V)于1570年宣布对伊丽莎白(Elizabeth)实施绝罚,宣布其臣民不需要再服从于她。从此英国新颁布的刑法非常严格,很多人被判死刑。英国的公教徒被视为叛徒和卖国贼,他们受到迫害,被卷入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政治冲突中,经受一种残酷的刑法制度的种种苦痛。因为一些人图谋推翻伊丽莎白(Elizabeth)的政权,而另一些人想解放被逮捕的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所以女王对这些反对她的人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态度。所以公教信徒的人数不断下降也不足为怪。天主教的司铎时时处于生命的危险当中。在家中接受司铎的人将面临死刑的惩罚。为了确保英国公教徒的信仰生活,教会在国外建立了一些培养司铎的学校。约克(York)的大堂司铎阿伦(Wilhelm

Allen)于1568年在(法国北部的)杜埃(Douai)建立一个“英国学院”,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也于1579年在罗马组建了这样的学院。很多英国贵族家庭子弟在那里学习神学,学成后返回英国,悄悄地进行传教工作,很多时候他们知道他们将会被杀。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是很有学问的耶稣会会士坎皮翁(Edmund Campion),他原来在杜埃(Douai)学习,于1581年和两个同事一起被处死。玛丽·斯图亚特(Maria Stuart)于1587年被处死,而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ipp II)想为此进行报复,他派遣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来征服英国,但没有成功。当时,英国的迫害更加严厉,有100多人牺牲。在伊丽莎白(Elizabeth)的统治下前后有124位司铎和61位平信徒因信仰公教被处死。更多信徒在可怕的监狱中遭受多年的苦楚。如果有人不去参与安立甘会的礼拜(被称为“*recusantes*”),他们要付出很高的罚款。英国的国教不但给公教徒(天主教徒),而且也给其他的“持异议的”(不顺从国教的,*dissenter, nonconformists*)——即清教徒(*Puritanists*,亦称长老会)——造成很大的压力和痛苦。

183.4 在伊丽莎白(Elizabeth)逝世后,都铎(Tudor)王朝也随之灭亡,继承王位的是斯图亚特(Stuart)王朝——这个王朝有能力,但也有太多的激情和专制思想。第一个国王是苏格兰王詹姆斯六世(James VI),他1603-1625年当英国的詹姆斯一世(James I)王;他是那位不幸的玛丽·斯图亚特(Maria Stuart)的儿子,并曾经受了加尔文派的教育。英国的公教徒希望,他能够为他们带来一些宽松的因素,而詹姆斯(James)王在开始时也说过这样的话,但后来他并没有兑现他的诺言。他不仅没有收回宗教上的严格法律,反而更加严厉地实行它们。当时有一批头脑发热的人——大部分是贵族人士——有计划用火药将国王和国会一并炸毁(所谓的火药阴谋Gunpowder Plot,1605年11月5日)。然而,这个邪恶的计划被揭露,而那些有关系的人被处死,包括耶稣会的会长格尔内(Garnet),据说他也卷入其中。因此,英国公教徒的情况再次恶化。他们被要求宣布一种特别的“忠于国王的誓言”(oath of allegiance,1606年)。其中的誓词包括这样的说法:说教宗有权利弹劾某些国王或说臣民有权利弹劾一些被绝罚的君主——这些都是邪恶的和异端的教导。保禄/保罗五世(Paulus V)谴责这个“忠于国王的誓言”。英国的公教徒对于这个誓言的合法性的看法并不一致。国王詹姆斯(James)有人文主义和神学方面的研究兴趣,他亲自向贝拉明/拜拉明(Cardinal Bellarmin)枢机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替誓言辩护(1608年)。

在詹姆斯(James)的儿子查理一世(Charles I, 1625 - 1649年)的时代,清教(Puritanism)在英国的传播引起了严重的动荡。国王的妻子是一个公教徒,即亨利埃特·玛丽(Henriette Maria),她是法国王亨利四世(Henri IV)的女儿,所以在她的影响下国王个人对公教徒有比较温和的态度。但他的专制倾向,他对“高教会”(即安立甘会)的片面支持以及对清教的镇压使他与民众和议会院产生了致命的张力。在1642年爆发了革命和内战。查理(Charles)王被打败,长老会的教会制度被实践(1646年),而最后“无头的议会院”宣布这位顽固的国王是“独裁者、叛徒、杀手和国度的敌人”,并将他判处死刑,于1649年1月30日被斩首。英国被宣布为“共和国”(1649 - 1660年)。在1653年,那位天才式的组织者、将军和政治家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658年去世)以护国主(Lordprotector)的身份掌握了政权。他是清教徒独立党(Independants)或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s)的领导(参见185.3)。这位无情的实权主义者(Realpolitiker)和其他的清教徒一样是公教会和安立甘会(英国国教)的激烈敌人,毫无疑问他有诚恳的宗教情怀,但他的信仰比较像《旧约》时代那种粗壮的态度,而且充满了加尔文那种坚硬的精神。在他的任期内,英国在世界强国中的地位获得了明显的提升。他很残酷地克服了爱尔兰(参见下文,183.7)并且想组织欧洲的新教国度来共同对付公教的势力。英国人后来(见下文)放弃了清教的统治,他们恢复了国教和王位,但他们也保留了克伦威尔(Cromwell)这种严厉的苏格兰式的加尔文主义精神的一些因素。比如,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严格职业伦理和工作精神(参见168.3)主要来自这种传统。清教主义促进了旧有的社会关系的解体并且支持新的自由主义的经济精神,它为英国人的贸易精神和征服冲动(Merkantilismus und Eroberungstrieb)加上了一个宗教因素,即:英国人是“选民”。实际上,清教徒,包括克伦威尔(Cromwell)本人,是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争取者和先驱,虽然他们仅仅为新教信徒争取这种自由。

183.5 在1660年,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60 - 1685年)恢复了斯图亚特(Stuart)王朝的统治。英国人也很快恢复了1559年的《一致性法令》(“Uniformity Act”)以及安立甘会的国教制度(1662年)。清教徒重新被镇压为“不顺从国教者”(Dissenters)。查理二世(Charles II)王对于公教徒(天主教)有好感,并且在临终时加入了天主教。他的弟兄是约克(York)的公爵詹姆斯(James,即后来的詹姆斯二世王),而他早在1672年公开承认自己是公教信徒。然而,英国群众对于“教皇派”(Papists)有很多成见(他们的口号是“不要教皇”No popery)。1666年在伦敦发

生的大规模火灾被归罪于公教徒,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国王于1672年颁发一种“宽容敕令”,其中容忍新教的“持异议者”和公教徒,但英国的国会拒绝同意并于1673年要求国王签署所谓的《证明法案》(*Test Act*),这个法律要求一切公务员宣发忠于国王的誓,并承认国王为英国教会的领导,强迫他们在英国国教中领受圣餐并拒绝(公教的)“体变说”(Transubstantiation)。另外,一位传播谎言的人,欧茨(Titus Oates)发起了这样的谣言:声称公教徒的阴谋是暗杀国王并镇压新教。这个谣言引起的恐惧导致天主教徒被排除在国会上院和下院之外(1678年)。再一次有很多公教徒被捕入狱,大约有25个无辜的公教徒被处死,其中包括——根据虚假的见证被审判的——爱尔兰的大主教阿马赫(Armagh)的普兰克特(Oliver Plunket)。他于1920年被列为真福品,在1929年12月15日,总共有136位在1541-1680年间被杀的英国殉道者被册封为(天主教的)圣人/圣徒。

国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 1685-1688年)早已经加入了天主教。他想解放公教徒,不希望他们继续遭受那么大的压力。然而,他的策略不是很明智,并且实施的也太仓促,他没有注意到国会和英国的宪法,部分英国公教徒和罗马教廷也不赞同这种草率的做法。他于1687年在一个“宽容敕令”中取消了宗教问题上的一切刑法规定,允许那些不属于国教的信徒自由地举行礼拜,但这种法令马上引起新教徒上议院成员的阴谋。国王女儿玛丽(Mary)的丈夫是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他被邀请来英国,并于1688年11月在所谓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中推翻了他妻子的父亲詹姆斯二世(James II),自己以威廉三世(William III)的名字(与他的妻子一起)掌握英国的政权(1689-1702年)。詹姆斯(James)逃难到路易十四世(Louis XIV)领导下的法国,并于1702年去世。此后,英国又成为一个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度。威廉(William)于1689年宣发的“宽容法令”为新教的“持异议者”提供空间(除了索西尼派 Socinians,即反三一论者,之外),但公教徒们继续被镇压和迫害,虽然他们不再遭受死刑的惩罚。如果天主教的主教或隐修者被发现,将马上被驱逐出境。国王规定,一个公教徒不能当王。1673年的《证明法案》(*Test Act*)被重新肯定,一直持续到19世纪。

英国的议院继续宣布一些不利于公教徒的法律,比如1700年的一条法律规定:天主教徒不能通过继承或购买的方式获得财产;这样,一个公教徒的遗产归于最近的新教亲戚。为举行弥撒或创办学校,公教徒仍然要受无期徒刑的惩罚。控诉一个进行牧灵工作的天主教徒(司铎)可以获得很大的奖赏等等。这些令人恐惧

的规定于 1778 年才被部分取消,部分减轻——当时的美国独立战争带来了一些危险,这就使得英国政府转变方向。然而在 1780 年的伦敦仍然发生一些暴民殴打公教徒的事件。

183.6 如上所述(参见 171.5),苏格兰的教会的情况长期以来处于危机当中,它面临宗教上的转变。在 1557 年年底,某些新教贵族人士形成一个“盟约”(Covenant)来保卫“基督的团体”并无情地抵抗“魔鬼的团体”。“苏格兰的改革者”是一位讲道者,即诺克斯(John Knox,约 1505 - 1572 年),他是维斯哈特(Wishart)的学生(参见 171.5)。这位改革者具有奋斗精神,也很会煽动群众,而在日内瓦他全面接受了加尔文主义的严肃和严格精神。在 1559 年 5 月他回到苏格兰,毫不留情地推动人们破坏天主教(公教)传统。他公开宣称:人们有权利抵抗“不正义的”君主。在诺克斯(Knox)的影响下,很多圣像、教堂和隐修院惨遭毁灭。当执政的玛丽·吉斯(Maria de Guise,1560 年去世)——她受法国的支持——保卫传统信仰时,内战于 1559 年爆发。新教派依赖于英国的协助而获得胜利。在爱丁堡(Edinburg)的议会于 1560 年 8 月宣布一个加尔文派的“信纲”(所谓的《苏格兰信条》*Confessio Scotica*),规定那些举行弥撒或参与弥撒的人将被没收财产和驱逐出境,如果三次听弥撒则被处以死刑。当时他们也宣布教宗对苏格兰没有权力。他们也放弃了在英国保留的主教职位,并且非常严格地执行长老会的制度(牧灵者、长老和执事)以及改革宗(即加尔文宗)的礼仪。原来属于公教的教产大部分落入贵族人士的手中。

根据长期的传统,苏格兰的女王是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而 19 岁的她在丈夫弗兰西斯二世(Francois II)逝世后(1560 年 12 月)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接受政权。她是一位有才华的、令人喜欢的妇女,但生活上不严肃,并且太情绪化,她根本无法有效地对付苏格兰的重大问题。她个人虽是公教徒,但她不得不承认苏格兰已经发生了教会上的转变。诺克斯(Knox)是一个倾向于极端的人物,他谴责公教徒为“无信仰的人”和“拜邪神者”,他说弥撒是“拜偶像”——在这样的条件下玛丽(Mary)似乎也不能要求在自己的宫殿小教堂举行弥撒。她也无法控制那些有叛逆态度的贵族人士,他们的领导是穆瑞(Murray)伯爵,他是女王的同母异父弟兄。她于 1565 年和另一个亲戚,那位粗暴的、无能的但雷(Lord Henry Darnley)伯爵结婚,这次婚姻使她的情况更加恶化。两年后(1567 年 2 月 10 日)她的丈夫但雷(Darnley)被暗杀,而玛丽(Mary)三个月以内便和新教的波斯维尔(Bothwell)伯

爵结了婚,这个行为使她陷入了严重的错误中,因为波斯维尔曾参与了暗杀但雷的行动,所以她被控告她原来知道那些人要杀害她的丈夫,也被控诉为犯了通奸罪。诺克斯(Knox)要求处死她。民众的起义强迫玛丽(Mary)退位(1567年7月),将政权转给她一岁的小儿子詹姆斯(James,即后来的詹姆斯六世)。执政的人当时是穆瑞(Murray)。玛丽被捕入狱,但她后来逃到英国,在她表姐伊丽莎白(Elizabeth)那里寻求庇护和协助(1568年5月)。然而,英国的女王逮捕她,并将她再次投入监狱,使她遭受了19年逐渐严厉的徒刑。国外的人想解救她,但一切这方面的尝试均告失败。英国的政治策略要求处死她。她被控诉参与了巴丙顿(Babington)的阴谋(1586年)和杀害伊丽莎白(Elizabeth)的计划,并被审判,于1587年2月18日被斩首。她的性格在种种苦楚中受到净化。

自从1603年以来,苏格兰和英国是“君合国”(Personalunion,参见上文183.4)。虽然苏格兰的公教徒在詹姆斯六世(James VI,1567 / 1578 - 1625年)和他的继承人的统治下遭受很严厉的处罚,苏格兰境内仍然有一些公教徒。当然,这些坚强的信徒的人数逐年减少。直到18世纪,才略微呈现上升趋势。

183.7 自从12世纪以来,英国的统治范围也包括爱尔兰(参见第2卷,107.5)。然而,“绿岛”的部分地区在此以后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一种相对独立的状态。亨利八世(Henry VIII)于1541年宣布自己也是爱尔兰之王,他强迫爱尔兰也参与到教会分裂的问题中来。都柏林(Dublin)的议院于1536年承认国王的“最高地位”,而在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的时代也承认安立甘会(圣公会)和它的礼仪(1560年),但议院的这些规定并不代表民众的愿望。当时的议院成员大多是英国移民或这些移民的后裔。很多爱尔兰人领导早已经离开了议院,而公教的圣职人员并没有获得投票权。在爱尔兰也同样发生了很多针对教堂、隐修院或圣职人员的暴行。在都铎(Tudor)时代(1534 - 1603年)有83个教区司铎或修会圣职人员和26位平信徒因他们的信仰而被处死。然而,英国的一切“改革努力”全部落空。圣职人员和民众似乎都忠于他们传统的信仰,英国的干涉反而造就了他们的民族性和对英国的共同反感。因此,英国压迫了爱尔兰人200年之久,这种宗教 - 政治性的暴政可算是人类历史上最痛苦的经验之一。

英国人的目标是征服整个海岛,但这一目标直到1602年才得以实现,并且经历了无数的残酷战争。他们占领了60万英亩,再系统地开始将一些英格兰或苏格兰移民送到爱尔兰北部(乌尔斯特 Ulster)。英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于1605

年试图重新在爱尔兰建立圣公会,但民众以非凡的牺牲精神抵抗他。公教信徒不仅要照顾自己的圣职人员,还必须为英国的圣公会(安立甘会)交纳什一税和其他费用。在1641年,长期受压迫的爱尔兰人以恐怖的起义来反抗那些控制他们的人。当时有一大批英国殖民者被打死或驱逐。然而,在持续了11年的战争后,这次起义以非常残酷的镇压被平定。英国最能干的统帅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于1649-1650年指导了英格兰的军队(参见在Drogheda和Wexford发生的大屠杀)。英国人打算把爱尔兰人驱逐到西部的康诺特(Connaught)地区,但那是不毛之地。英国的殖民者要占领其他地区,当时有成千上万个爱尔兰人被送到“西印度”(即Antilles安的列斯群岛)当奴隶。同时,宗教的迫害和镇压也加剧,逮捕司铎的人将受到奖赏。几十年后,威廉三世(William III)王征服了那些继续为詹姆斯二世(James II)王奋斗的爱尔兰人,并向他们承诺宗教信仰的自由(1691年的里梅瑞克Limerick条约),但他没有兑现他的诺言。爱尔兰的土地再次被没收(一直到十一分之十的地),他们被系统地剥夺了种种权利,这使民众的生活十分坚苦,也使整个民族面临灾难。爱尔兰人没有权利当选议院成员,不能当公务员,不能从新教徒那里购买、继承土地,不能接受赠送的财产,也不能租地超过30年;他们没有权利建立学校;他们的教堂不可以有塔楼或钟楼;他们的海运被迫停止,一些“出口禁令”也破坏了他们的贸易。这些种种“惩罚性的法律”(Penal Laws)一直被严格执行到1750年,只有在1750年后,由于启蒙运动的影响才有了一些宽松。因为美国的殖民地和法国给英国造成了一些压力,所以至少最严厉的法律被取缔了:爱尔兰的公教徒于1778年获得继承租地的权利,1779年他们不再需要宣发“证明”誓言,也可以当公务员,1782年他们获得创办学校的权利,但需要圣公会主教的批准,1791年他们获得自由地举行弥撒的权利,1795年他们被允许在爱尔兰建立第一个培养司铎的修道院(在梅努斯Maynooth)。

荷兰地区的转变。在波兰、匈牙利和瑞典的宗教动荡

184.1 荷兰(尼德兰)的情况是这样的:勃艮第(Burgundy)的公爵“勇敢者”卡尔(Karl der Kuehne)的女儿玛利亚(Maria)成了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皇

帝的妻子,这样荷兰于1477年归于哈布斯堡(Habsburg)的势力范围。信仰上的改革在这里也很快受到传播,但在卡尔五世的时候,采取了一些严格的措施控制改革者。相当多的人被判死刑,大部分属于重洗派。在1555年,卡尔五世皇帝将荷兰的统治权交给他的儿子菲利普(Philipp II)——他后来是西班牙的王(1556-1598年)。当时,荷兰的新教(尤其是加尔文主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菲利普是西班牙人并肯定他的王权,他深信他有义务保卫公教和保卫信仰的一致性,但同时他也相信他应该在国度和教会内建立王权的专制统治。而且,他要在欧洲确立西班牙的领导地位。他的朝廷在16世纪下半叶成了公教改革的核心基地之一。法国、意大利和宗座都深受他的影响(参见175,176)。然而,他针对英国(参见183.3)和法国(参见182.2-5)的政策基本上都失败了。在荷兰,他的遭遇也许是最大的挫折。他有一种充满怀疑的封闭性格。荷兰人珍惜自己的特权,但他以中央集权的思想依据干涉这些特权,西班牙人在经济上剥削了荷兰,而没有让当地人获得高的官位——这一切都引起荷兰人的反感。表示不满的人包括(被称为“沉默者”的)威廉·纳骚(William of Nassau-Orange),他是荷兰、西兰(Seeland)和乌德勒支(Utrecht)的执政者;埃格蒙特(Egmont)伯爵,他是佛兰德(Flanders)的执政者以及侯恩(Hoorn)伯爵。除了政治的问题还有宗教上的煽动。尤其引起争论的是教宗保禄/保罗四世(Paulus IV)根据西班牙国王的请求于1559年进行的教区规划(原来有4个教区,其中3个总教区,1559年规定要有18个教区)。很多人也要求取缔卡尔皇帝的“宣令”(Plakate,即他的宗教法令)以及缓和异端裁判所。帕尔玛(Parma)的女公爵马格瑞塔(Margareta)是国王同父异母的姐妹,她在1559年后成为尼德兰的总督,她因民众的不满于1564年开除了她原来的政治顾问格兰维拉(Granvella)枢机——他是一位有才能的政治家和梅克恩(Mecheln)的总主教。但这个举动并没有带来平安,反而引起更多的非议。在1565年12月初,下层贵族在布鲁塞尔(Bruxelles)组织一个同盟,其目标是抵抗异端裁判所和宗教法令。反对他们的人称这个同盟的成员为“乞丐”(Geusen, gueux)。在城民和工人中间也有越来越多反对领导者的人。很多(新教的)宣教士来自日内瓦、法国和德国,他们在荷兰地区的讲演具有煽动性,并导致1566年8月在安特卫普(Antwerp)和其他城市发生的可怕破坏运动,其中毁灭了很多教堂和圣像。荷兰很多地区停止了传统的天主教礼仪。在1566年在安特卫普(Antwerp)举行的会议上,新教的人士组织了尼德兰的加尔文教会(《比利时信条》Confessio Belgica)。然而,新教徒有时候采

取的暴力行为和破坏行动使部分的人进行反思,所以政府镇压了这次起义。奥兰治(Orange)的公爵无法接受这种情况,所以他回到德国的家乡纳骚(Nassau)去了。

184.2 当时也许还能恢复秩序,但西班牙王菲利普二世(Philipp II)感觉到,人们抵抗他的统治,这就给他作为统治者的自豪感一些刺激。因此,他命令他最好将军阿尔瓦(Alva)公爵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到荷兰。阿尔瓦(Alva)作为国王的代理人,以最严格的手段处理了荷兰的问题。由于这一举动,帕尔玛(Parma)的女公爵马格瑞塔(Margareta)受到打击,因此她于1567年年底委屈地离开政治舞台。阿尔瓦(Alva)指定的“动荡议会”——民众称它为“血腥议会”——判处很多人死刑。那位忠于国王的勇敢将军埃格蒙特(Egmont)和侯恩海军上将(Admiral Hoorn)被审判为“叛徒”并于1568年被斩首。沉重的税务阻碍了贸易和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反对这种恐怖的制度,在很多地方出现了暴动(1572年)。此时,奥兰治(Oranien)的公爵发动独立战争,并公开承认自己对加尔文派是开放的(1573年)。阿尔瓦(Alva)被派回西班牙。在荷兰省和西兰省(Seeland),加尔文派迅速获得统治性的影响,称公教(天主教)为“拜偶像”并被禁止(1574年)。在1576年的“根特和约”(Genter Pazifikation)中,所有的13个(或17个)尼德兰地区的省决定共同抵抗西班牙人。然而,马格瑞塔(Margareta)的儿子法内塞(Alexander Farnese,1578-1592年)利用杰出外交技巧和军事能力为西班牙和为公教(天主教)确保了南部的诸省(即比利时)——在那里的居民多是罗曼人(即Wallones)。因此,1579年的乌得勒支同盟(“Union of Utrecht”)仅仅包括七个北方的省(即荷兰Holland、西兰Seeland、乌得勒支Utrecht、格尔登Geldern、格若宁根Groningen、弗里斯兰Friesland、奥贝尔依塞尔Oberyssel)。这些地区在1581年宣布独立并为自己规定了一个“代表-共和国”制度。共和国政府的领导者是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一直到他被暗杀为止(1584年)。此后,他的儿子摩里茨(Moritz/Maurice)当总督(1585-1625年)并继续领导他们与西班牙的战争,这期间时胜时败。最终,尼德兰共和国取得了自己的独立——它受英国的支持,并且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海商国和殖民地强国。同时,西班牙的光辉在“无敌舰队”(Armada)的灾难后(参见183.3)也开始衰弱。尼德兰于1609年获得了12年的休战条约,1621年又爆发战争,但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尼德兰的独立终极性地被承认。他们的国教是加尔文宗,只有信奉加尔文教的人才能够担任公职。公教徒的人数仍然是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但他们没有权利公开地举行礼仪,只能在家里祈祷。这种情况基本

上一直维持到法国革命。因为大部分的司铎被驱逐,圣统制被毁灭,教产被没收,所以公教的牧灵工作也面临很大的问题。尼德兰成了一个传教地区。自从1602年,乌得勒支(Utrecht)有一个宗座代牧,而这些宗座代牧照顾尼德兰的公教徒。与此不同,布拉班特(Brabant)和林堡(Limburg)省于1630年才加入了尼德兰的统治,而这些省的公教徒能够保持与当地的主教们的联系。不久后,一些修会(托钵修会和耶稣会)重新回到尼德兰,但又与教区司铎发生了一些纠纷(参见190.5)。

184.3 在波兰(参见170.4)王西格斯蒙德二世(Sigismund II August, 1548 - 1572年)的任期内,新教已经公开地被传播。当时的波兰的乡间贵族很强,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一致性,国王提名的主教和下层圣职人员在教育和道德纪律上也都有一些缺陷,而国王自己也有一段时间倾向于新教——这些因素都为新教的宣传提供有利的环境。在波兰西部地区,在初期主要有路德宗的影响。在1557年以后,路德宗在那些地区甚至获得完全的自由,但从1550年后,加尔文派也获得了很多波兰拥护者。尤其一位具有人文主义修养的波兰贵族拉斯克(Jan Laski)在1557 - 1560年间传播了加尔文主义。另外,由于施马尔卡登(Schmalkaldic)战争从波希米亚被驱逐的所谓的“波希米亚弟兄”(参见180.3)也来到波兰。这三个反对公教(天主教)的宗派于1570年在森多米尔(Sendomir)签订了一个共同的“圣餐契约”(Consensus Sendomirensis)。当雅格伦(Jagellones)王朝于1572年消亡时,波兰人选择一个新王,而新教人士此时(1573年)在华沙(Warsaw)要求这样的权利:贵族人士为自己和自己的臣民能够决定信仰(所谓的Pax dissidentium或Confederation of Warsaw)。不久后,在波兰也传播了反对三一论的索西尼派(Sociniani,参见185.4),这就加深了新教各派之间的分裂。

同时,公教的改革运动也已经开始。其中的主要推动者是宗座的大使郭门多尼(Commendone, 1563 - 1565年)以及他的朋友艾尔姆兰德(Ermland)的主教(1551年后)霍修斯(Stanislaus Hosius, 1579年去世)枢机。他于1565年在布蒙恩斯贝格(Braunsberg)创办了一所耶稣会学院(称Lyzeum Hosianum),而在它旁边又创办了(从1578 - 1798年)一所宗座的修道院,这个修道院为东北地区培养圣职人员。在其他的地方也开始有耶稣会的学院,比如在普尔图斯克(Pultusk)、雅罗斯拉夫(Jaroslaw)、维尔纳(Wilna)、波斯南(Poznan)、克拉考(Cracow)、冷贝格(Lemberg)等等。这样,波兰人也能够逐渐培养比较能干的圣职人员,能照顾贵族子女的教育,并且提高一般民众的宗教生活。在国王西格斯蒙德三世(Sigismund

III Wasa, 1587 - 1632 年) 的统治下——他同时也是瑞典的王(参见下)——公教的改革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其中最关键的人物之一是国王的宫廷讲道师, 耶稣会士斯卡格(Peter Skarga, 1612 年去世)。很多原来放弃了教会的贵族人士重新肯定他们的公教身份。国王拉迪斯劳斯四世(Wladislaus IV, 1632 - 1648 年) 在多恩(Thorn) 举行了一次“宗教谈论会”(1645 年), 想借此再次恢复与那些离开教会的人的关系, 但没有效果。那些“反三一派”(Sociniani) 的人于 1658 年被从波兰驱逐出境。在 18 世纪的波兰国王是一些来自撒克森的人, 即奥古斯都二世(August II, 1697 - 1733 年) 和奥古斯都三世(August III, 1733 - 1763 年), 他们个人没有宗教倾向。在他们的统治下, 那些异议分子被剥夺部分的权利, 但这引起普鲁士、俄罗斯和其他国度的干涉。这方面的争论一直到波兰国度的灭亡(1772/1795 年) 才结束。

因为在波兰的耶稣会士进行改革和宣教活动, 人们也开始注意与分裂的俄罗斯教会的合一以及与鲁塞尼亚(Ruthenia, 今天的乌克兰西部地区) 的俄罗斯信徒的合一, 因为当时波兰统治鲁塞尼亚。在 1595 年 Litauisch - Brest (= Brest Litowsk 布瑞斯特) 的主教会议上, 鲁塞尼亚(Ruthenia) 的主教们在基辅(Kiovia) 的大主教的领导下决定, 将要根据 1439 年的佛罗伦萨的协议(Decretum Florentinum, 参见第 2 卷, 144.1) 与拉丁教会合一。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八世(Clemens VIII) 批准和肯定他们愿望, 所以两个教会的合一在布瑞斯特(Brest) 的主教会议上被正式宣布(1596 年 10 月)。鲁塞尼亚(Ruthenia) 地区的教会被允许继续使用他们的礼仪, 而他们的司铎也可以继续结婚成家。然而, 一些人反对这种合一, 而俄罗斯教会感到嫉妒。那些主张分裂的人甚至于 1623 年在维特斯克(Witebsk) 暗杀了合一运动的主要推动者, 即波罗斯(Polozk) 的总主教孔泽维茨(Josaphat Kuncevic)。

184.4 在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f II, 1576 - 1612 年) 的时代, 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地区(Siebenbuergen) 在耶稣会的协助下经过了一个公教复兴运动。因为罗马尼亚地区的贵族人士组织一个起义, 政府需要在 1606 年的《维也纳和约》中为该地区的路德宗和加尔文宗信徒保证宗教信仰的自由, 而在 1645 年的《林茨和约》(Linzer Friede) 中也给匈牙利的新教徒同样的自由权利。格兰(Gran) 的总主教和匈牙利的首席主教帕斯马尼(Peter Pazmany) 枢机(1616 - 1637 年) 在恢复公教方面获得了比较大的成就。他自己来自加尔文宗的家族, 受了良好的教育, 也是一个杰出的讲演家, 所以他能够将 50 多个贵族家庭再次领回到天主教。他慷慨地支持高等教

育。匈牙利国会中多数的代表再次成为公教徒。在皇帝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 1658 - 1705 年)的时代,哈布斯堡的军队能够幸运地抵抗土耳其人(1683 - 1699 年的战争),这样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被解放并且更亲密地与哈布斯堡(Habsburg)帝国有关系,那时有一部分罗马尼亚的新教徒和希腊 - 东正教徒进入天主教。

184.5 通过古斯塔夫斯·瓦撒(Gustavus I Wasa, 1523 - 1560 年),瑞典成为一个新教国度(参见 170.2)。这个国王有两个儿子,第一个是埃里克十四世(Eric XIV, 1560 - 1568 年),他愿意在瑞典实行加尔文宗,但他是一个暴君,有时候精神不正常,所以于 1568 年被迫下台入狱。国会和路德宗的主教们后来(1577 年)决定要在监狱中毒死他。他的弟兄约翰三世(Johann III, 1568 - 1592 年)与波兰的加大里纳·雅格罗尼卡(Catharina Jagellonica, 她是信仰天主教的公主)结婚。主要是出于政治性考虑,这位国王想再次与传统的信仰达成合一,所以他与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进行谈判。教宗派遣几个耶稣会会士到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其中有很有学问、非常圆通的波塞维诺(Antonio Possevino, 参见 178.1a)。当时,他们在瑞典实行一种接近公教的礼仪(所谓的“红书卷”),而国王私下也加入公教会(1578 年 5 月)。然而,国王要求保持司铎的婚姻、平信徒接受圣血以及弥撒部分用本地语言,而罗马教廷没有允许进行这些改革。另外,由于约翰三世(Johann III)的政治盼望并没有实现,所以他的宗教热忱逐渐消失。他大概仅仅追求一种比较自由的“让步公教信仰”(freisinniger Kompromisskatholizismus),比较像卡桑德尔(Cassander, 参见 180.1)的主张。他的儿子是西格斯蒙德三世(Sigismund III, 1592 - 1604 年),他已经是波兰王(参见上文 184.3),而且他是一个坚决肯定公教会的统治者。然而,根据乌普撒拉(Upsala)的教会会议的要求,他在加冕礼之前(1593 年)必须承诺他将来不会影响瑞典国内“奥格斯堡信条”的拥护者。这位国王保护瑞典的公教徒,并规定一些地方可以再次举行公教礼仪,此后他回到波兰去了。他的叔叔卡尔,即索德曼兰德(Soedermanland)的公爵,被指定为执政者,但他是一位新教徒,所以他利用这个机会来完全镇压公教会并驱逐天主教的圣职人员(1595 年)。西格斯蒙德(Sigismund)在斯坦格布罗(Stangebros)的交战中被溃败(1598 年)并被弹劾(1599 年),他的拥护者遭受残酷的镇压,而他的叔叔以卡尔九世(Karl IX)的名字登上王座(1604 - 1611 年)。这样,瑞典的公教复兴运动结束了,路德宗的严格国教制度再一次被巩固。在卡尔的儿子古斯塔夫斯·阿多夫(Gustavus II Adolf, 1611 - 1632 年)的领导下,瑞典进一步成为北欧新教最重要

的强国——古斯塔夫斯(Gustavus)在三十年战争中成为德国新教的“救星”。当时,公教的司铎不能来瑞典,违反者将被判死刑。和丹麦一样,如果一个瑞典人加入公教,他的惩罚是驱逐出境和失去继承权。当时唯一的有公教礼仪的地方是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的公教国度的大使馆中,而瑞典人被禁止参与。古斯塔夫斯·阿多夫(Gustavus Adolf)的女儿克瑞斯提纳(Christina)后来加入了天主教(在1654/1655年),但这个事件对瑞典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在皈依之前,这个公主已经放弃了她的王权(参见187.4)。

185

关于路德宗的正统信仰的种种争论。新的新教教派

185.1 在梅兰希顿去世后(1560年),由他所引起的教义争论(参见169.1.2)在德国的新教地区继续刺激人们的思想几十年之久。当时出现了所谓的菲利普主义(Philippismus,亦称Kryptocalvinismus 潜加尔文主义),它看来是正统的路德信仰。在库尔撒克森(Kursachsen)的主要代表是梅兰希顿的女婿佩泽尔(Kaspar Peucer,1525-1602年),他在维滕贝格是具有威望的医学教授,同时也是选帝侯奥古斯都一世(August I,1553-1586年)的随身大夫。撒克森的公爵约翰·腓特烈二世(Johann Friedrich II der Mittlere)在他的地区颁布了一个严格的路德宗派的信仰书,即《魏玛驳斥书》(Weimarer Konfutationsbuch,1559年)。因此,库尔撒克森(Kursachsen)的神学家(Peucer等人)编写了一部包括很多梅兰希顿的文献和教导的文集,即《基督宗教教导集》(Corpus doctrinae christianae,亦称Philippicum或Misnicum,1560年)。这部著作成为库尔撒克森的标准文献。当选帝侯于1573年也管理撒克森地区时,他从耶拿(Jena)大学驱逐两个热烈支持路德宗的老师,即黑斯胡斯(Hesshus)和维甘德(Wigand),并镇压他们的拥护者。然而,不久后发生一个转变:一些人说服了选帝侯,使他明白他上了一些骗子的当,所以选帝侯逮捕了潜加尔文主义者(Cryptocalvinismus)的代表,首先是佩泽尔(Peucer),他在监狱中受苦,而另一些人被驱逐出境。这样,严格的路德宗再一次被恢复(1574年)。

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多人感觉需要找出一种“中间的路线”来结合种种分裂的新教教派。符滕堡的公爵克里斯托夫(Christoph,1550-1568年)早已在这方面作

出一些准备。“协和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后来是施瓦本(Schwaben)的神学家安德瑞埃(Jakob Andreae, 1522 - 1590年),他是蒂宾根(Tübingen)大学的教授和校长,并在库尔撒克森工作了几年(1576 - 1580年)。他受了撒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August)的委托并和布劳恩施维格(Braunschweig)的教会的总监督(General - superintendent)开姆尼茨(Martin Chemnitz, 见下文)以及另一些神学家一起在1576年在托尔高(Torgau)编写了一个新的“合一公式”,即所谓的《托尔高之书》(*Torgisches Buch*)。在1577年,他们在马格德堡(Magdeburg)附近的贝尔根(Bergen)隐修院中修编了这部书(即写成“贝尔根之书”,“协同公式”),并加上了三个传统教会的信经(《宗徒/使徒信经 *Apostolicum*》、《尼西亚 - 君士坦丁堡信经 *Nicaeno - Constantinopolitanum*》、《亚达纳修信经 *Athanasium*》)以及德国新教的早期“信条”(《信纲》,即《奥格斯堡信条》及其辩论书 *Confessio Augustana*、《施马尔卡登信条》*Schmalkaldische Artikel*、路德的大、小 Luther《教理书》*Katechismus*)。这部著作于1580年被正式发行,书名为《协同书》(*Konkordienbuch, Book of Concord*)。这种终极性的教义书——它强调各种“信经”的基础,但有时似乎把一些细节规定为“信条”——才正式构成了德国的路德宗教会。大多德国的新教徒接受这部书为正统的教导(Orthodoxie)。然而,这种使用经院哲学方法的神学所提供的确定性和科学性(wissenschaftliche Sicherheit)恰恰阻碍了全部新教的合一。一些公国和城市拒绝这个合一公式,另一些人转向加尔文宗(参见180.2)。在库尔撒克森的克瑞斯提安一世(Christian I, 1586 - 1591年)的统治下,潜加尔文主义(Cryptocalvinismus)死灰复燃,但在他逝世后再没有出现过。当时的主要推动者克瑞尔(Nikolaus Krell)宰相遭受严格路德宗人的厌恶,他入狱十年后被处死(1601年)。

当时的新教神学家要为路德宗的正统信仰提供一个学术性的基础,而这种科学性的基础使用经院思想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神学家是上面提到的开姆尼茨(Martin Chemnitz, 1586年去世,著作有《谈论特伦托大会议》*Examen Concilii Tridentini*, 4部分, 1565 - 1573年,《神学知识的来源》*Loci theologici*, 1591年)以及格尔哈德(Johann Gerhard, 1637年去世,曾在Jena耶拿当神学教授,他的《神学知识的来源》*Loci theologici* 9卷, 1610 - 1622年是正统派的系统神学的主要著作)。

185.2 在布劳恩施维格(Braunschweig)公国,上面的“协同书”没有被规定为标准的著作。在黑尔姆施特特(Helmstedt)大学任神学教授的卡利斯特(Georg Calixt, 1656年去世)主张一种寻求和平与沟通的思维,他不赞同一个坚硬的、排他性的正

统性。他进行教父学研究并游历过很多地方,所以他更多强调共同的因素,不强调三个基督宗教传统的分裂因素,而他想根据前五个世纪的信仰教导(所谓的五个世纪的共识 *consensus quinquesaecularis*)在不同派别之间进行对话和沟通。然而,在维滕贝格和其他地方的路德宗激进派认为这些努力是不能容忍的宗教混合主义(*Synkretismus*)与潜公教主义(*Kryptokatholizismus*)。卡利斯特(*Calixt*)参与了在托恩(*Thorn*)的宗教对话(1645年参见184.3),但此后发生一个激烈的论战,其中有一些人反驳他和他的拥护者(所谓的“宗教混合主义争论”*Synkretistischer Streit*)。似乎所有的德国神学家都参与这个论战,而它于17世纪末才结束。毫无疑问,卡利斯特(*Calixt*)作出了一些贡献:他反对一种狭隘的正统性,反对无建设性的神学争吵,他缓和了路德宗和加尔文宗之间的冲突,并且在部分有修养的新教信徒那里引起了对公教(天主教)的更全面理解。与此有关系的是这样的现象:当时有一些人加入了公教(参见187.3)。

这种对“正统性”的追求主要关注纯粹的教导和教义,但这容易带来一种徒有外表的“正当性”。然而,在新教的神学界中也出现了一些强调内在灵性生命的人,他们尽力支持与培养内心的信仰。当时甚至形成了一种完全灵性或神秘性的派别,而这种派别深受古代或中世纪和天主教思想的影响。比如撒克森牧师魏格尔(*Valentin Weigel*,1588年去世)的著作包含一些倾向于新柏拉图主义的因素,而魏格尔(*Weigel*)特别多继承了陶勒尔(*Tauler*)的思想。来自格尔里茨(*Goerlitz*)的鞋匠伯梅/伯麦(*Jakob Boehme*,1624年去世)是一个很有原创性的、但没有接受训练的思想家和神智论者(*Theosoph*)——他曾被称为“德国哲学家”(*philosophus Teutonicus*)。他的思想影响很深远,但其中有严格的二元论思想,并且他也反驳路德的“不计罪则称义”(*Imputationslehre*)。他多次谴责信徒们的“信仰缺乏生命力”的表现,因此当地教会有几次惩罚他。这些冥想或多或少会引导人们离开教会团体,但另一些人严格遵守教会的原则,比如阿恩特(*Johann Arndt*,1621年去世),他是一个正统的路德宗人士,最终在泽勒(*Celle*)当教会的监督(*Generalsuperintendent*)。他的名著是《论真正基督宗教四书》(*Vier Buecher vom wahren Christentum*,1605-1609年),其中首先从圣伯尔纳德(*Bernhard*)、陶勒尔(*Tauler*)和托马斯·肯璧斯(*Thomas a Kempis*)那里获得灵感,而这些书为路德宗的虔敬主义(*lutherischer Pietismus*,参见192)作了准备。在德国南部有一位作者努力提高信徒的道德生活,他的著作呈现出丰富的想象力,所以他被称为“基督宗教

的 Lucian 路西安”，就是斯图加特的朝廷讲道师和符滕堡教会的组织者安德瑞埃 (Johann Valentin Andreae, 1654 年去世)，他是安德瑞埃 (Jakob Andreae, 参见上文 185.1) 的孙子。他和另一些人编写一些奇特的神秘故事，即所谓的“玫瑰十字架故事” (*Rosenkreuzer Schriften*)。当时也有关于某一个“玫瑰十字架弟兄会”的谣言，这引起很大的争论，并且导致了后来的一些“泛智基督徒协会”的成立 (*pansophische christliche Sozietäten*)——这也间接导致了共济会 (*Freimaurer*) 的形成 (参见 191.2)。

185.3 通过 1559 年宣布的“一致性法令” (*Uniformity Act*)，伊丽莎白一世 (*Elizabeth I*, 参见 183.2) 要求英国国教实施统一的礼仪。然而，一些曾经去过苏格兰的英国新教徒，或一些曾经到欧洲大陆逃难的时候认识加尔文派那种非常简朴的礼拜方式——反对安立甘会的礼仪方式。他们激烈地反对圣乐 (在教堂中唱歌或弹管风琴)、反对十字架 (苦像)，反对司铎的礼服、节日等等。他们要求建立一个完全“纯粹的”和“符合《圣经》的”教会生活，要求不受国家的影响，他们要求除掉“教皇主义的酵母”的一切因素，所以他们约于 1566 年后被称为清教徒 (*Puritans*, 来自拉丁语的纯洁性 *puritas*)。然而，英国的国教拒绝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们遭受了严厉的迫害，很多讲道者被迫下台。因此，他们自从 1567 年以后开始建立自己的教会团体，这又引发了教会制度的问题。由于他们拒绝圣公会 (英国国教) 的主教制度 (*Episkopalismus*)，这样他们同时也成为长老派 (*Presbyterians*)：他们实行一个民主的教会制度并宣布这是“神律” (符合神圣的法律)。在这方面特别有影响的是贝扎/伯撒 (*Beza*) 的学生卡特赖特 (*Thomas Cartwright*, 1603 年去世)，他是教授和讲道师。由于这些清教徒反对国家的“一致性法令”，他们也被称为 *Nonconformists* 或 *Dissenters* (持异议者)。虽然伊丽莎白一世 (*Elizabeth I*) 和詹姆斯一世 (*James I*, 1603 - 1625 年) 千方百计地镇压他们，但他们仍继续存在。这些清教徒的特点是有良好的道德纪律，生活严肃，并且严格自制。然而，他们有时候也呈现出一些反面的因素，比如他们太严格或倾向于一种法利赛人式的骄傲。大约有 2 万名清教徒离开了英国并在北美建立了一些殖民地，其中最有名的是“清教徒移民始祖” (*Pilgrim Fathers*)，他们在 1620 年乘“五月花” (*Mayflower*) 号船到西方去。他们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在开始的阶段不容忍持异议的人，但逐渐采取宽容的态度。清教主义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这一点：保卫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

在查理一世(Charles I, 1625 - 1649年)的时代,英国的清教徒在苏格兰长老会的协助下甚至掌握了政权(参见 183.4)。然而,获得胜利的是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领导的独立派(Independents)或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s)党派——他们的基础是一种彻底的清教主义。这个党派放弃了传统的长老制度和“大会制度”(Synodalverfassung)并认为每一个“圣徒”的小团体(称 congregation)都是完全独立的。这种思想也包含着一些重洗派和灵性的因素(参见下文,浸信会)。当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于1662年恢复主教制度时,清教徒再次受到迫害。2000位拒绝在新的“一致性法令”(Uniformity Act)上签名的教士被迫离职和离开团体,其中有很多人入狱。只到威廉三世(William III)于1689年宣布“宽容法令”后(参见 183.5)才使清教徒和其他的新教“持异议者”(dissenters)宗教有了些自由,但仍然有所限制。另外,在1660年后,清教运动的吸引力和传播动力逐渐衰退。

在1630年和1640年之间,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教派,即浸信会/浸礼会(Baptists),在开始时他们只是很少的几个人,并且也没有明确的创始人。他们脱离了清教或公理会的团体,而他们的特点与门诺派(Mennonites)比较相似(参见 165.1)。他们主张儿童受洗无效,而只有成人完全进入水中受洗才有效。在1930年有1150万浸信会信徒,其中80%在北美。他们在北美也分为几个分支。他们于1934年才传入德国,1950年约有6万信徒。浸信会的人自称为“有信仰受洗的人”,他们严格遵守教会纪律,并且在海外进行传教。

185.4 在16世纪后半期的波兰和罗马尼亚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有组织的“反三一派运动”(参见 169.3),就是所谓的索西尼派(Sociniani)的教派。这个教派的名称来自他们的精神领袖索西尼/索西努斯(Faustus Sozzini / Socinus, 1604年去世),他来自锡耶纳(Siena)。他的叔叔索西尼(Laelius Sozzini, 1562年在苏黎世Zuerich去世)曾经表达了一些很自由的概念和著作,而他的侄子继承了这些思想,并从1579年到去世(1602年)在波兰地区传播这些“一神一位论”(Unitarismus)的思想。由于重洗派的传播,这种思想早已经进入了一些波兰新教团体。拉扣(Rakow)成为这个新兴信仰团体的核心地带,在那里他们也建立了一所高等学院。索西尼(Faustus Sozzini)编写了一部分教义书,即所谓的《拉扣教义书》(Rakowsche Katechismus, 1605年发行),此书成为该团体的信条著作。它仅仅承认唯一的“单一位格的神”;认为基督只是一个人,但应该受敬拜;他的死亡并没有赎罪的作用。诸圣事也仅仅是一些受重视的记号。在波兰的公教复兴运动(参见 184.3)使这些团

体走向没落和消亡(1658年)。被驱逐的人逃亡到德国、荷兰、英国、北美,尤其是罗马尼亚地区(Siebenbuergen),在那里这个教派继续存在,于1950年大约有6万信徒。在罗马尼亚地区,早在索西尼(Sozzini)之前,意大利人布兰德德拉塔(Georg Blandrata)——他1563年以来是约翰·西格斯蒙德(Johann Sigismund)王的随身大夫——和教会监督达味迪斯(Franz Davidis,1579年去世)在新教圈子中传播了“一神一位论”。这个信仰长期被镇压,但于1638年获得法律上的认可。

185.5 在17世纪初,在尼德兰(荷兰)的改革宗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争论,这个争论围绕着加尔文宗的核心信条,即“预定论”(praedestinatio)。早在16世纪末有一些讲道者在得尔夫特(Delft)提出堕落后预定论(infralapsarianismus)的观点,就是说神的预定安排是在人类堕落后才是有效的。那些严格的加尔文派人士反驳这个观点(他们被称为supralapsarians或antelapsarians,即“堕落后预定论者”)。具有权威性的人物是莱顿(Leyden)的神学教授阿米纽斯/亚米纽(Jacob Arminius,1609年去世),他更进一步地反对绝对的预定论,他认为神的预定论的基础是神的预先知识。他说,基督是为一切人死的,而上主的恩宠/恩典并没有“不可抗拒的效果”。当时有很多人支持他的观点,这些拥护者被称为阿米纽斯派(Arminians)。根据他们于1610年向荷兰与弗里斯兰西部地区的代表议院提交的“信经”(称瑞蒙斯特兰斯,Remonstranz),他们也被称为瑞蒙斯特兰特斯(Remonstrantes)。阿米纽斯(Arminius)的主要对手是戈马尔(Francis Gomarus)教授,而拥护他的人被称为戈马尔派(Gomaristes)。双方的争论由于政治因素加剧而引起,贵族人士和富有的城民阶层比较多支持阿米纽斯(Arminius)派,他们倾向于尼德兰共和国的一种贵族式的联邦制度。与此对立的是一个由一位总督领导的中央极权制度。因为当时的总督奥兰治的摩里茨(Moritz / Maurice of Orange)依赖于民众的支持,他投身戈马尔(Gomarus)的党派,所以他们占了上风。尼德兰共和国在多德瑞克特(Dordrecht)召开的教会大会(1618年11月到1619年5月)——也有一些来自英国、瑞士和德国几个公国的神学家参与了这个教会会议——谴责了阿米纽斯派(Arminianismus),所以有200多个阿米纽斯派的圣职人员被罢免,其中有80位被驱逐出境,包括他们的神学领袖埃皮斯科皮乌斯(Simon Episcopius),他是莱顿(Leyden)的神学教授。在那些阿米纽斯派的平信徒当中也有一些著名的人物,比如年老的奥尔登巴内菲尔德(Johann von Oldenbarneveldt),他曾经是荷兰省的议会议长(Syndicus),他被判为“叛国贼”并被斩首。著名的学者格劳秀斯(Hugo

Grotius)——他曾经是鹿特丹(Rotterdam)的省议会议员,被判无期徒刑,但不久后从监狱中逃跑。因此,加尔文派的正统信仰在尼德兰获得“唯我独存”的统治地位。然而,在摩里茨(Moritz)去世以后(1625年),那些被驱逐的阿米纽斯派的人被允许回国,而且在1630年他们获得宗教自由的权利。在1950年,他们仍然有21000名成员。

186

希腊教会和俄罗斯教会发展情况

186.1 自从土耳其人于1453年攻克了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之后(参见第2卷,156.2),东方的希腊教会的情况一直很艰难,虽然她的外在情况和法律地位并没有变,而且他们的宗主教在君士坦丁堡不仅有精神领袖的权力,而且也有世俗的司法权,即使如此,主教们仍无法较强有力地影响教会生活,因为土耳其人的“保护统治”不断施加压力,致使很多基督徒转向伊斯兰教。圣职人员和信徒民众都处于无知识、无教育、无学术修养的状态中。圣职人员似乎完全忽略了讲道,他们中有很多人很腐败。宗主教(Patriarch)的更替频率极高(比如在1625年到1700年间有50个宗主教),有几次这个尊位竟通过拍卖的方式让给了最有钱的人。穆斯林的苏丹会正式任命(Investitur)一个新的宗主教,但为了获得苏丹的支持需要先送给他豪华的礼物。因此,东方教会的主教成了苏丹和其官员(Vezire)的傀儡。虽然如此,但仍不能否认希腊教会从总体来看仍然完成了它的任务:它在东方的环境中保持了基督宗教和希腊教会的特征,和以前一样,民众和教会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

在16和17世纪,拉丁教会多次尝试和希腊教会签订一些合一条约。在这方面很积极的人是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他在罗马也建立了一个“希腊学院”(1577年)。1622年后,教廷的“传信部”也曾经为合一而努力,但这些努力所取得的成果甚微。希腊教会始终要确保它的独立性和封闭状态。他们也异口同声地拒绝接受额我略/贵格利(Gregorius)教宗修改的历法(所谓的Gregorian Calendar,1582年)。个别学者则通过学术著作推动了合一的进程,其中最杰出的人物可能是阿拉奇(Leo Allaci,1669年去世),他来自克欧斯(Chios)岛,长期在罗马当家庭老师,于1661年被聘请为梵蒂冈图书馆的秘书。

其他东方教会的一些努力也没有太大的成果。东叙利亚教会的宗主教和部分叙利亚信徒与罗马教会合一(1551年),但这个事件并没有长期的影响。在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的时代,教廷开始和埃及的信徒(被称科普特人 Kopten)进行一些合一谈判。在克雷孟/革利免八世(Clemens VIII)的时代,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宗主教加伯尔(Gabriel)的代表去罗马,在那里宣读了公教的信经并宣布自己服从罗马主教。然而,下任宗主教再次放弃与罗马的关系。宗主教约翰内斯十六世(Ioannes XVI, 1676 - 1718年)也曾经两次计划推动自己的教会与罗马签订合一的条约,但均告失败。

新教的神学家也想获得希腊教会的支持。因此,梅兰希顿于1559年向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约阿撒夫二世(Joasaph II)写了一封信并且加上奥格斯堡信条(Augustana Confessio)。另外,著名的蒂宾根(Tuebingen)希腊学家和历史学家克劳斯(Martin Crusius = Kraus)、神学教授安德瑞埃(Jacob Andreae, 参见185.1)、斯图加德的宫廷讲道师欧西安德(Lucas Osiander)和另一些人于1573 - 1581年间向耶勒米亚二世(Jeremias II)宗主教写了一些信,但毫无结果。后者在回信中(1576年和1579年)尖锐地谴责奥格斯堡信条(Confessio Augustana)并且表明,他在成义/称义说、七件圣事、弥撒祭礼、对圣人的尊敬、隐修者的圣愿等等问题上基本上都符合传统的公教(天主教)教导。他说,如果在这些事上提出什么新的改变,那都是亵渎。那位很有抱负的宗主教济利禄/区利罗·路加瑞斯(Cyrillus Lukaris, 1620 - 38年),他是一位来自克里特(Crete)岛的人和公教的严格反对者——他曾经在意大利进行研究并长期在波兰和立陶宛工作——于1629年发表了一个加尔文宗信条(双语的,即希腊语和拉丁语:Homologia, Confessio fidei)。这个“信经”在希腊教会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和反驳。济利禄/区利罗(Cyrillus)有几次被驱逐,最后苏丹判定他为叛国者并命令处死他,而他的尸体被投到海里(1638年)。1638年和1642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主教会议以及1672年在耶路撒冷——由多西特乌斯Dositheus宗主教主持的——召开的会议都谴责了济利禄/区利罗(Cyrillus)的“信经”并再次强调传统的正统信仰。

186.2 俄罗斯的国教(关于其开始,参见第2卷,83.4)在整个中世纪都属于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管辖。它的大主教的主教座原来在基辅(Kiova),但从1328年迁到新的首都莫斯科(Moscovia / Moscow)。15世纪的政治发展引发了俄罗斯教会脱离了君士坦丁堡。一方面,土耳其人占领了拜占庭帝国,而在另一方面俄罗斯人

自己在长期的解放战争中克服了蒙古人的统治——他们自从约 1250 年以来都受了蒙古人的管辖。莫斯科的大公伊凡三世 (Ivan III) 于 1472 年与最后的希腊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 (Constantinus XI) 的侄女佐埃·苏菲 (Zoe Sophie) 结婚, 并且他将拜占庭的两头鹰接画到自己的俄罗斯国旗上。从此以后, 俄罗斯人一直持有这样的信念: 他们的王国对于拜占庭有特属的权利, 因为在拜占庭没落后, 俄罗斯是正统信仰的保卫者, 而种种教会的权利从君士坦丁堡转向了莫斯科——后来的“亲斯拉夫人” (Slavophilen) 说, 莫斯科是“第三个罗马”。在号称“恐怖者”的伊凡四世 (Ivan IV) 的领导下 (1533 - 1584 年), 俄罗斯人消灭了蒙古人的统治, 而俄罗斯获得了全面的主权。从此以后, 大公自称“沙皇” (Czar, 来自古罗马的恺撒 Caesar)。教会也完全属于他的管辖下。不久后, 俄罗斯的教会也走向独立。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耶勒米亚二世 (Jeremias II) 于 1589 年提升莫斯科的大主教 (metropolita) 约伯 (Hiob) 为宗主教 (patriarch), 而其他的东方宗主教也同意这种做法。这就意味着, 俄罗斯的教会成为“自己有元首的”, “独立的” (autokephalos)。当时的莫斯科宗主教管理 4 位大主教 (metropolita)、6 位总主教 (archiepiscopus) 和 8 位主教 (episcopus)。

拉丁语的教会有几次想与俄罗斯教会合一。在波兰 - 俄罗斯战争期间, 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 (Gregorius XIII) 于 1581/82 年派遣耶稣会会士波塞维诺 (Antonio Possevino, 参见 184.5) 到沙皇伊凡四世 (Ivan IV) 那里当和平谈判员。俄罗斯的统治者虽然承诺将来要与西方教会合一, 但他的诺言没有兑现。俄罗斯的部分西部地区后来让给波兰, 而其居民大部分与拉丁教会合一, 参见《布瑞斯特协议》 (Union of Brest, 1595/1596 年, 参见 184.3)。此后出现某一个“虚假的 Demetrius 德梅特瑞乌斯”, 据说他是伊凡四世 (Ivan IV) 的儿子并在波兰接受了公教信仰。在那种“动荡的时期” (1604/1605 年) 他使一些人怀着希望: 俄罗斯将来会接受公教 (天主教) 信仰。教宗保禄/保罗五世 (Paulus V) 已经怀着这方面的期待, 但这仅仅是一个短期的潮流, 因为俄罗斯的圣职人员和民众不愿意和罗马合一。此后, 德梅特瑞乌斯 (Demetrius) 和许多波兰人被杀, 而新兴的罗曼诺夫 (Romanov) 王朝重新肯定了东正教的地位 (1613 年后)。基辅 (Kiova) 的大主教 (metropolita) 摩格拉斯 (Peter Mogilas, 1647 年去世) 于 1638 年编写了一本教义书 (书名《正教的信条》 *Confessio orthodoxa*, 有拉丁语和希腊语本), 其中认定正教 (东正教) 信仰与公、新教之间的差异。东方其他的宗主教们也批准了这个文献, 所以它在希腊 - 俄罗斯的教会中获得了“信经”般的权威性 (symbolisches Ansehen)。

第二阶段

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法国革命。

君主专制主义,国家教会和启蒙运动的时期(1648 - 1789 年)

概 论

1650 年左右,全欧洲的各种宗教战争都结束了,只有英国于 1688 年才决定了信仰。人们没能恢复原有的信仰上的合一。新教和公教的“管辖地区”都基本上界限分明。完全属于公教(或部分上)的国度是奥地利、巴伐利亚、尼德兰西部(即比利时)、爱尔兰,而在罗曼国家中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它们的巨大殖民地地区。在北欧和欧洲西北地区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新教联盟,部分上是路德宗,部分上是加尔文宗,包括丹麦、挪威、瑞典、东海各省、荷兰、英国、苏格兰以及法语的瑞士地区。在德国北部也有很多新教地区,但在其他的德国地区也有公教与新教地区并存,而在德语的瑞士、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地区也是这样。

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公教与新教的宗教力量都走向衰退,只有在很短暂的时期内还有个别的宗教热忱现象。原来为公教会结出了如此杰出的果实的改革热忱减低,对教会和宗教的兴趣降低,取而代之是冷漠主义(Indifferentismus)和宽容思想(Toleranzidee)。在另一方面,“国度”的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近代的国度体制和国家思想形成,而君主专制制度走向顶峰——尤其在法国,而法国成为当时欧洲最领先的和起示范作用的国度。因此,在似乎所有的地区都有“国度教会制度”、“国教制度”(Staatskirchentum),与此并行的是教会上的分裂主义(Partikularismus),就是说,根据某一个国度限制和控制该地区的教会——这是新教从一开始的做法,因为他们这样愿意尽量脱离教会合一的中心,即罗马教廷和宗座。这些努力在法国被称为高卢主义(Gallikanismus),在德国是费布若尼乌斯主义(Febronianismus)和约瑟夫斯主义(Josephinismus)。当时的教会一方面为了落实特伦托(Trento)会议的规定在各地的教区中进行很多细心的工作,但没有在内部形成一些新的、有创造力的思想,并且缺乏一些有感召力的领导人物——在早一些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如此多的有感染力的领导人物。对于外面来说,宗座似乎是无力的。情况变得更危险,因为从英国发起了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思想潮流,就是所谓的“启蒙运动”,它席

卷了全欧洲,并让信仰与理性、宗教和文化完全分裂——这种分裂在文艺复兴就开始了,而新教的改革更加强它。这就意味着近代的特征变得很明显。这种世界历史上有影响的转变的特点是:学术生活的独立性、各个民族逐渐离开启示的教导和教会、精神生活变得越来越主观、国度和法律、科学、经济、道德和教育的世俗化、自然科学的进步以及整个文化的“现世化”(Verdiesseitigung 或译“世俗化”)。自从18世纪中期,在新教的德国出现了一种极端的宗教主观主义,这也是启蒙运动的表现,但德国的古典唯心主义也带来某些与此对应的因素,借此能够部分上超过这种主观主义。在法国地区的教会生活仍然能够保持相当高的水平——虽然有内部的种种争论(杨森主义 Jansenismus、寂静主义 Quietismus)——但在18世纪,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走向一种高峰,它负面地影响了社会并使之面临革命。

第一章

宗座和天主教。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

187

宗座和教宗。合一的努力与皈依者。俄罗斯东正教会

历任教宗: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1655-1667年),克雷孟/革利免九世(Clemens IX,1667-1669年),克雷孟/革利免十世(Clemens X,1670-1676年),依诺森十一世(Innocens XI,1676-1689年),亚历山大八世(Alexander VIII,1689-1691年),依诺森十二世(Innocens XII,1691-1700年),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Clemens XI,1700-1721年),依诺森十三世(Innocens XIII,1721-1724年),本笃/本尼狄克十三世(Benedictus XIII,1724-1730年),克雷孟/革利免十二世(Clemens XII,1730-1740年),本笃/本尼狄克十四世(Benedictus XIV,1740-1758年),克雷孟/革利免十三世(Clemens XIII,1758-1769年),克雷孟/革利免十四世(Clemens XIV,1769-1774年),比约/庇护六世(Pius VI,1775-1799年)。

187.1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1648-1789年),教宗们的处境始终非常艰难。虽然当时的教宗们基本上都是很有资格的人——几个教宗是杰出的人物——但由于时代条件的不利因素,宗座的政治威望和教廷在教会中的权威性都被降低。欧洲的公教强国能够通过“排队权利”(Exclusive,参见176.3)影响了教宗的选举过程,而这些国度也越来越多地抵制教会的领导,并且多次利用政治上的优势来威胁宗座,其中最霸道的是法国那个“最有基督徒精神的王”路易十四世(Louis XIV)。君主专制的制度经常干涉教会内部的事务,而罗马教廷似乎无法抵抗这些干涉,就连耶稣会的解散,教廷也无法阻止,因为那些与波旁(Bourbon)王室有关系的国度(法

国和西班牙)要一起消灭耶稣会。这个关键的事件影响了克雷孟十三世(Clemens XIII)和克雷孟十四世(Clemens XIV)的任期,我们将要详细地谈论它(参见194);其他的教会政治上的争论(如高卢主义、杨森主义、寂静主义、费布若尼乌斯主义和约瑟夫斯主义)都将在别处论述(参见189、190、196、197)。另一个现象也反映出宗座的软弱无力:在一些王朝之间的战争后,统治者就重新瓜分某些地区,他们并没有尊重宗座的传统权利(比如封地主权等),而且他们也不关心宗座对此提出的抗议。自从17世纪末,整个情况变得对公教(天主教)不利,因为在欧洲占据领先地位的国度不再是法国或西班牙,而是新教的国度,如英国、勃兰登堡-普鲁士和与公教分裂的俄罗斯。比如勃兰登堡的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 1640-1688年)很有意识地实施一种拥护新教的政策,他与其他德国新教君主有联系,并且符合英国与荷兰的政策。在这个基础上,大帝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 der Grosse, 1740-1786年)建立了普鲁士——这个新兴的强国。

在18世纪初,当西班牙王朝更替时,罗马宗座也受很大的影响。西班牙的国王卡尔二世(Karl II, 1700年去世)是最后的属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的西班牙王。他没有孩子,所以他听从了教宗依诺森十二世(Innocens XII)的建议,并在遗嘱中指定路易十四世(Louis XIV)的一个孙子,即安茹的菲利普(Philipp de Anjou)公爵作为西班牙王权的继承人。下任教宗是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Clemens XI, 1700-1721年),即原来的阿尔巴尼(Giovanni Francesco Albani)枢机,是一位能干的、生活廉洁的人,他也同样在爆发的“西班牙继位战争”中(1701-1714年)支持法国,因为他担心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在意大利的影响将会太大。因此,皇帝约瑟夫斯一世(Joseph I, 1705-1711年)派遣军队去占领教会国的部分地区,这就引发了皇帝和教宗之间的战争(1708年),但这个战争很快就结束了——这也是历史上德意志皇帝和罗马教宗最后一次的军事冲突。虽然教宗声明要惩罚奥地利的领导,但皇帝并不理会这些威胁。克雷孟十一世(Clemens XI)被迫在一些秘密条约中承认皇帝的弟兄卡尔三世(Karl III)为西班牙之王。此时,西班牙的菲利普五世(Philipp V, 1701-1746年)——他实际上已经统治西班牙——与罗马教廷断交。他驱逐驻西班牙的教廷大使并断绝教廷从西班牙那里获得的收入。在乌得勒支(Utrecht)和约(1713年)和拉斯塔特(Rastatt)和约(1714年),奥地利(即卡尔四世Karl VI)获得比利时、米兰、曼托瓦(Mantova)以及教宗的传统封地那不勒斯和撒丁岛(Sardinia)。西西里岛被交给萨夫伊(Savoy)的公爵维克托·阿马德乌斯二世

(Victor Amadeus II), 并且宣布他为西西里之“王”。然而, 他于 1720 年被迫将西西里让给奥地利王朝, 替它获得撒丁岛。在给克托·阿马德乌斯(Victor Amadeus II) 的统治下, 在西西里王国又出现关于传统的西西里王权(Monarchia Sicula) 的争论(参见第 2 卷, 105.2), 而教宗本笃十三世(Benedictus XIII) 于 1728 年在双方受益的前提下暂且决定了这个问题。

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Clemens XI) 也和勃兰登堡的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 1688 - 1713 年) 起了冲突。当他在 1701 年 1 月 18 日被宣布为“普鲁士王”时——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 同意他这种做法——教宗提出强烈的抗议, 主要是因为这种头衔建立于普鲁士地区, 但该地区原来属于条顿骑士团(Ordo Teutonicus), 后来才被世俗化了, 所以从法律上可以提出疑问。然而, 教宗这种法律上的异议实际上并没有影响。教宗本笃十四世(Benedictus XIV) 已经放弃了这种“不承认普鲁士王”的政策, 而比约/庇护四世(Pius IV) 在 1788 年的文献中正式称呼他“王”(serenissime ac potentissime rex“最幸福的和强大的王”)。

通过波兰继位战争的影响(1733 - 1735 年), 意大利的政治情况再次发生转变, 而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十二世(Clemens XII, 1730 - 1740 年) 也只能当旁观者, 而无法抵抗他受到的损失。在维也纳和约(1735/38 年) 中, 奥地利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让给西班牙的波旁(Bourbon) 王室(即卡尔三世 Carlo III)——西班牙人此后统治该地, 一直到 1860 年。在美第奇(Medici) 家族消亡时, 罗兰的弗兰西斯·斯德望(Franz Stephan von Lothringen) 公爵获得了图斯卡尼(Toscana) 公国——这位公爵是皇帝女儿玛利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 的丈夫。因此, 图斯卡尼(Toscana) 一直到 1860 年属于奥地利的管辖。教宗的传统封地帕尔玛(Parma) 和皮亚琴察(Piacenza) 因法尔内斯(Farnese) 家族的消亡于 1731 年归于西班牙的王子(卡尔三世 Karl III), 即菲利普五世(Philipp V) 和伊丽莎白·法尔内斯(Elizabeth Farnese) 的儿子, 但于 1735 年又归奥地利的卡尔六世(Karl VI), 1748 年在亚琛(Aachen) 和约中再让给西班牙的波旁(Bourbon) 王朝(一直到 1860 年)。在这种困境中, 那位来自佛罗伦萨的科尔西尼(Corsini) 家族的克雷孟/革利免十二世(Clemens XII) 表现出非凡的明智和谨慎, 虽然他已经 78 岁, 在 1732 年后完全失明, 并且经常生病。当然, 很多事务他必须要请他的助手来办理。

187.2 在这个阶段中最杰出的教宗们是依诺森十一世(Innocens XI) 和本笃/本尼狄克十四世(Benedictus XIV)。依诺森十一世(Innocens XI, 1676 - 1689 年) 是

来自科摩(Como)的欧德斯卡尔基(Odescalchi)枢机,他的信仰体验深刻,意志力强,有很纯粹的正义感与坚定的毅力。他和路易十四世(Louis XIV)因“王权争论”和“驻地争论”(参见189.3.4)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另外,由于土耳其人占据了克里特岛(Creta,1669年),教宗面临很大的挑战。法国的国王当时和土耳其人保持秘密的关系,并且唆使他们攻击波兰和奥地利,而教宗无私地支持受到严重威胁的奥地利。教宗愿意结合那些基督宗教国度来共同抵抗土耳其这个长期的夙敌。虽然有法国的一些阴谋和敌意,但教宗还是能够在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1658-1705年)和波兰王约翰·索比耶斯基(Jan III Sobieski)之间达成一个联盟(1683年)。这样,德国和波兰的军队共同解放了被围攻的维也纳城,并于1683年9月12日战胜了土耳其军队——这次胜利的影响也许能够和732年在图尔(Tours)和普瓦捷(Poitiers)的胜利比较,当时有卡尔·马特乐(Carolus Martellus)迫使阿拉伯人撤退(参见第2卷,84.1)。不久后,奥地利的军队再一次占据(匈牙利的)欧芬(Ofen,1686年)并解散土耳其人在匈牙利的统治。对这些成就产生重要贡献的人是那位很有精神的讲道师马尔可斯·阿维阿诺(P. Marcus de Aviano,1699年去世),他是一位嘉布遣会会士,他是军队的宗座特使并鼓励士兵们。在后来的教宗们当中,尤其是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Clemens XI)强有力地支持奥地利人抵抗土耳其人;萨夫伊(Savoy)的欧根纽斯(Eugenius)王子在贝尔格莱德(Belgrade)和佩特瓦戴恩(Peterwardein,1715年)克服了土耳其的军队,而教宗对这些胜利的贡献应该说不小。

原博洛尼亚(Bologna)总主教兰贝提尼(Lambertini)枢机在经历了六轮选举后才被选为本笃/本尼狄克十四世(Benedictus XIV,1740-1758年)。他大概是历史上最有学问的教宗,尤其在教会法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他的几部教会法学著作仍然有学术价值(比如《主仆们列真福品和真福列圣人的过程》*De servorum Dei beatificatione et beatorum canonizatione*,1734/1738年;《论教区会议》*De synodo dioeclesana*,1748年)。他当教宗后全力支持学术和科学研究,与当时最重要的学者也有来往。他性格谦逊、平易近人,生活无可指责,行动谨慎,他考虑到时代的变化,但也不愿意违背宗座的尊严和种种权利,所以人们普遍地很尊敬和爱慕他,包括新教的圈子。奥地利的继位战争(1740-1748年)也影响了教会国,教宗最初采取一种中立的立场,首先承认巴伐利亚的卡尔七世(Karl VII,1742-1745年)为王,在他去世后承认罗兰-图斯卡尼(Lothringen-Toscana)的弗兰西斯一世(Franz

I, 1745 - 1765 年) 为德国皇帝——后者是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西亚 (Maria Theresia) 的丈夫。在 1748 年的亚琛 (Aachen) 和约中规定, 意大利的帕尔玛 (Parma) 和皮亚琴察 (Piacenza) 要归于西班牙的王子菲利普 (Don Philipp), 他属于波旁 (Bourbon) 家族 (见上 187. 1)。教宗与几个国度签订了一些“政教协约” (Concordata), 包括皮埃蒙特 - 撒丁 (Piemont - Sardinia, 1741 年)、那不勒斯 - 西西里 (Neapolis - Sicilia, 1741 年)、西班牙 (1753 年) 以及由于米兰 (Milano) 的缘故与奥地利签订协约 (1757 年)。在这些协约中, 教宗在一些方面作出了相当大的让步, 给予了这些政府相当大的权利。比如, 撒丁、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王们获得了在他们的领域可以指定似乎所有教会职位的人选的权力。另外, 葡萄牙的王获得了“最有信仰的王” (“Rex fidelissimus”) 的尊称 (1748 年)。教宗于 1741 年针对荷兰人的婚姻作了一个规定即 (《本笃规定》 *Benedictina declaratio*), 规定那些不是公教徒的婚姻与“混合婚姻” (即非信徒与信徒的婚姻) 有效, 虽然婚姻形式不符合特伦托 (Trento) 会议要求的形式。后来这种规定也适用于别的国度。本笃 (Benedictus) 教宗在很多领域中提高了教会的生活。关于节日和庆节的减少, 参见 188. 4; 关于他介入东亚礼仪之争和耶稣会的问题, 参见 177. 4b. e; 194. 2。

因为教宗们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越来越弱, 所以他们需要更多注意到教会国的管理。然而, 他们也无法长期地消除那些屡次出现的恶习 (公务员的腐败、资金短缺、司法制度的缺陷、治安问题)。教会财产的杰出管理者是亚历山大七世 (Alexander VII, 1655 - 1667 年), 他来自锡耶纳 (Siena) 的基格 (Chigi) 家族, 曾经在科隆充当宗座大使 (1639 - 1651 年), 对教会发展有贡献。然而, 因为法国大使在罗马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 教宗与法国发生令人痛心的纠纷 (1662 年)。此后,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 将宗座大使从法国驱逐, 占据属于教宗的地区, 即阿维尼翁 (Avignon) 和维乃辛 (Venaissin) 并威胁教宗说他将要率军侵入意大利。教宗最终必须服从国王的侮辱性要求, 签署了 1664 年的比萨 (Pisa) 和约。依诺森十一世 (Innocens XI, 1676 - 1689 年) 和依诺森十二世 (Innocens XII, 1691 - 1700 年) 努力控制教廷中那些令人不满的“职位买卖”恶习, 他们强调通过俭朴生活和节约管理方式善用教廷的资金。克雷孟/革利免十二世 (Clemens XII, 1730 - 1740 年) 在罗马建立伟大的建筑物。本笃十四世 (Benedictus XIV, 1740 - 1758 年) 尤其想提高臣民们的经济情况, 重新划出罗马城的管理区, 为罗马的贵族订立了一个新的规章制度。

很不幸,部分的教宗也染上了“重用亲戚”的老习惯,虽然在程度上没有以前那么强(所谓的“小规模的重用亲戚”,“kleiner Nepotismus”)。那位本来有崇高精神的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早在他的任期第二年(1656年)已经开始邀请他的一些亲戚从锡耶纳(Siena)到罗马,并给予他们很多收入高的职位或财产。那位老年的阿尔提耶瑞(Altieri)枢机在当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十世(Clemens X,1670-1676年)的时候请他的侄子帕路索·阿尔提耶瑞(Paluzzo Altieri)枢机负责种种事务。来自威尼斯的欧托波尼(Ottoboni)枢机后来当亚历山大八世(Alexander VIII,1689-1691年),也很照顾他的亲戚。然而,他的接班人依诺森十二世(Innocens XII,1691-1700年)——他来自那不勒斯的皮格纳特里(Pignatelli)家族——通过《罗马教宗应该》(*Romanum decet Pontificem*,1692年)诏书在制度上阻止这种在各方面都被谴责的恶习。此后只有个别的事件还暗示出长期恶习的痕迹,比如来自道明会的本笃/本尼迪克十三世(Benedictus XIII,1724-1730年),一个很虔诚,但没有政治经验的人,太过分地信任自己的秘书和后来的枢机科西亚(Coscia),但这个贪婪的人利用他的地位收受贿赂。在教宗的逝世后,人们反叛了这个没有资格的人。在克雷孟/革利免十二世(Clemens XII)的任期内,科西亚(Coscia)被剥夺枢机的尊位,被判入狱十年,并被要求作赔偿(1733年)。

187.3 在这个阶段中的最后一位教宗也很值得论述,他就是比约/庇护六世(Pius VI,1775-1799年),他是来自切塞纳(Cesena)的布拉西(Giovanni Angelo Braschi)枢机,一位具有修养的人,也有平易近人的风度。他在教会国中排除了彭提尼(Pontini)沼泽地区的水,提高了管理制度的效率,在罗马建立很多楼房,尤其完成了克雷孟十四世(Clemens XIV)开始的梵蒂冈博物院(所谓的 Museo Pio-Clementino)。他曾经在他那种具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宫殿中迎接了一些国王和君主的来访,但他也无法避免遭受其地位的压力。一些德国主教的费布若尼乌斯主义(Febronianismus)、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Joseph II)和图斯卡尼(Toscana)的利奥波德(Leopold)的革新热忱、那不勒斯-西西里(Neapolis-Sicilia)的费迪南四世(Ferdinand IV)的冷漠态度——他再不愿意承认教宗的主权——这一切都给教宗带来挑战 and 不安。虽然教宗在面临那些专制的政府时表现得很明智,很有尊严,但最终他被迫看到法国国度和教会的秩序被颠覆。在法国革命的时代,教宗失去了原来的管理地区,自己也被驱逐出境(参见198.5)。

187.4 在长期的宗教战争结束后,人们(尤其在德国)又想恢复一些合一的努

力,这一点也不会令人感到奇怪。在新教当中,卡里斯特(Georg Calixt)等人的“宗教混合”观点(参见185.2)准备了这方面的发展。当时的困境就要求不同的信仰平安地共存。宗教上的合一是一个属于各国的最高利益问题。因此,在17世纪中有一系列最崇高的人物,他们都考虑“合一”的问题,比如在新教方面有荷兰的学者与政治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645年去世,见其《论基督宗教的真理》*De veritate religionis christianae*),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和爱国人士莱布尼茨(Leibniz,参见193.1)以及汉诺威(Hannover)的政治顾问(Consistorialrat)以及Loccum的“隐修院院长”莫拉努斯(Gerhard Woter Molanus,1722年去世)——他是卡里斯特(Calixt)的学生。在公教(天主教)方面有莫(Meaux)的主教波舒哀(Bossuet,参见188.1;189.3;190.6)以及方济各会会士若哈斯(Christoph de Rojas y Spinola,1695年去世),他在1686年任奥地利维也纳-纽施塔特(Wiener-Neustadt)的主教并受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的委任,长期从事教会合一的工作,而汉诺威(Hannover)的朝廷也支持他。然而,虽然双方都有良好的愿望,但由于差异太大,所以谈判落空。公教(天主教)要求新教人士承认特伦托大公会议(Tridentinum)的规定,而这个条件确实形成了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

虽然时代已经变了,但传统的教会(公教会)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有相当多的有地位的或具有影响力的人士转向公教(天主教)。前面已经提到了布瑞斯劳(Breslau / Wroclaw)的医生与诗人安格鲁斯(Johannes Scheffler = Angelus Silesius,179.1)。在君主中最著名的人士是瑞典女王克瑞斯提纳(Christina),她是古斯塔夫斯(Gustavus Adolf)王的女儿和继承人(1626-1689年)。她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受过杰出教育并且有毅力的人,但她也有强烈的自由意识和自信,而且倾向于极端和暴力。在斯德哥尔姆(Stockholm)的耶稣会会士给予她天主教的教育,而她于1654/1655年皈依天主教,先秘密地,后来在因斯布如克(Innsbruck)公开地——半年前她放弃了王位。教宗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邀请她来罗马,所以克瑞斯提纳(Christina)于1655年年底去了“永恒之城”,此后再没有离开罗马,在余生的岁月里完全投身于科学、艺术、文学和与文人的交流中。然而,她的一些过分和奇特的要求与高额的花费也使教廷感到有些头痛。教宗亚历山大八世(Alexander VIII)在1689年为梵蒂冈图书馆购买了她的图书,其中包括很多宝贵的手抄本。

在德国贵族的皈依者中应该提到的人物是布劳恩施维格(Braunschweig - Lueneburg)的公爵约翰·腓特烈(Johann Friedrich,1651年);黑森-莱茵菲尔斯

(Hessen - Rheinfels)的伯爵恩斯特(Ernst),他是菲利普(Philipp von Hessen)的曾孙子,1652年皈依公教;撒克森 - 宰茨(Sachsen - Zeitz)的公爵克瑞斯提安·奥古斯特(Christian August,1689年皈依),他后来当拉布(Raab)的主教和(匈牙利)格拉恩(Gran)的总主教和枢机(1725年去世);他的表弟是撒克森那位奢侈的、无道德的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都二世(Friedrich August II,1694 - 1733年),他于1697年皈依公教,因为他要当波兰的王,而他的儿子腓特烈·奥古斯都三世(Friedrich August III)于1712年加入公教,他在撒克森建立公教的王室;当时最有威望的君主之一是布劳恩施维格 - 沃尔芬比特尔(Braunschweig - Wolfenbuettel)的公爵安东·乌勒瑞克(Anton Ulrich),他于1709年接受公教信仰;符滕堡的公爵卡尔·亚历山大(Karl Alexander,1733 - 1737年)在维也纳当皇帝的将军并于1712年加入公教;黑森 - 卡塞尔(Hessen - Kassel)的伯爵腓特烈(Friedrich)于1749年皈依公教。虽然撒克森、符滕堡和黑森的君主都接受了天主教信仰,但他们的皈依对于其臣民的信仰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参见181.4)。

在德国帝国内,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后,强制性地强迫人接受某一个信仰或驱逐持异议者的事件只是一些例外。这方面最著名的事件引起很多人的抗议,甚至引起外国人的抗议,就是新教徒被迫离开萨尔茨堡(Salzburg)地区的事件。这些地区无法用1624年当他们的“标准性”年号。当地的总主教费尔米安(Leopold Anton von Firmian,1727 - 1744年)也有君主的地位,而他严格禁止人们阅读路德的著作,也禁止新教徒的秘密聚会。因为这些措施没有全面的效果,而新教的农民甚至有挑衅行为,所以总主教于1731年10月31日宣布了一个法令,这样强迫大约4000个家庭(共22000个人)离开该地区。大部分的人移民到普鲁士东部,因为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欢迎他们去那里,而另一些人也移民到北美。

187.5 在那位很有才华的彼得一世(Peter I,即彼得大帝,1682 - 1725年)的领导下,俄罗斯东正教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位领导认为自己的国度在文化上落后于欧洲地区,所以他坚定地打开了俄罗斯的大门并使这个国度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因为莫斯科(Moscow)的宗主教(参见186.2)与他的专制计划有所冲突,他决定在哈德良(Hadrian)宗主教去世(1700年)后不提名一个新的宗主教,只指定一个代理人。在1721年他取消了宗主教的制度并为俄罗斯的教会规定一个新的制度。他模仿新教的教会监事会(Consistorium)并创立了最高的教会机构,即

“神圣的监事会”(Heiliger dirigierender Synod),这是一个委员会,由11到14个由沙皇提名的成员组成,其中有一些主教和其他的高级圣职人员,也有一个世俗的监督人——他是皇帝的代理人并且有作决定的权力。同时,彼得(Peter)大帝规定一切主教在地位上都是平等的,这样,原来的大主教(metropolita)和总主教(archiepiscopus)只成为尊称,而沙皇颁发这些尊称。大帝创立的新“皇帝统治教会制度”(Caesaropapismus)基本上原封不动地维持到1917年的革命前。莱布尼茨(Leibniz)曾经想促进教会的合一运动(1708年,1717年和1718年),而他也想在这方面影响俄罗斯的教会和彼得(Peter)大帝,但毫无结果。

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arina II,1762-1796年)的统治下,俄罗斯的权力地位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她本来是一个来自安哈尔特-泽尔布斯特(Anhalt-Zerbst)的新教公主,具有非凡的才华,向启蒙运动开放,甚至是一个思想上无规律的人(她崇拜伏尔泰 Voltaire),虽然她在表面上参与俄罗斯东正教的礼仪。叶卡捷琳娜毁灭了俄罗斯东正教的一切独立性因素。在她的任期内,信奉天主教的波兰被分裂(1772年、1793年、1795年),这样有几百万天主教徒进入俄罗斯。然而,这些公教徒面临很大的考验。虽然在分裂国土的条约中都有规定,无论是拉丁教会的公教徒或那些与罗马合一的鲁塞尼亚(Ruthenia)地区的信徒都有宗教自由,但这些诺言没有被兑现。俄罗斯政府用各种诡计和强制性手段来引诱那些与罗马合一的信徒脱离公教会,他们的教堂被交给俄罗斯东正教,各地的教区——除了波罗斯克(Polozk)教区以外——都被取缔,取而代之的是东正教的教区。只有很少一些堂区(大约200个)能够维持自己的礼仪。遵守拉丁礼的信徒遭受到一些镇压。为他们,在白俄罗斯地区的莫希雷夫(Mohilew)有一个总教区被创立(1782/83年)。关于耶稣会在俄罗斯-波兰的进一步工作,参见194.4。

虽然俄罗斯的教会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最终完全隶属于沙皇的统治,但她仍无法阻止许多教派的出现。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些教派是人民群众的一种反应,它们反对国对教会的控制,又反对东正教对宗教的过于形式化的理解。早期的俄罗斯教派的总称是拉斯扩尔尼基(Raskolniki,该名称来自raskol=分裂)。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斯塔若维茨(Starowerci,意思是“保持旧信仰的”)的教派,它大约出现在17世纪中期。当时的宗主教尼孔(Nikon,1652-1658年)是一个愿意采取行动的人,他在莫斯科举行了几次主教会议(1654-1656年)为了修改那些在某些方面有缺陷的礼仪书并改革一些习俗。然而,部分的人认为,这些改革文献是虚假的

或异端,所以引起分裂。那些“旧信徒”(Starowerci)大部分属于农民阶层或一般的城民,他们一方面顽固地坚持旧有的礼仪形式,另一方面厌恶那些“新的习惯”,比如刮胡须、抽烟、喝咖啡等。他们遭受严重的迫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的人数根据官方数字是450万,但实际上也许是4倍到5倍。这个教派分为几个派系,比如所谓的“有司铎的”(Popowzy)和“无司铎的”(Bezpopowzy)——后者选择了一些长老代替司铎(Popen)领导他们的祈祷。另一些教派出现在17或18世纪,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所谓的“灵性基督徒”的四个派系。两个团体强调一种“神秘知识”和热忱,就是所谓的“神人”或“鞭策者”(Chlysti),他们参与一些狂热的舞蹈,举行爱宴并用灵性的婚姻来代替肉身上的婚姻。那些斯扩普基(Skopzi)的创始人是一个叫塞里瓦诺夫(Seliwanow)的农夫,他们自称为“白鸽子”。其他两个派是一个灵性-理性的团体,即所谓的莫罗卡尼(Molokani,即“吃奶的”,约于1725年形成)——他们放弃外在的礼仪并违背着东正教的禁令在守斋期喝牛奶——以及所谓的“心灵奋斗者”(Duchoborzi,约于1740年形成)。在1824年后,在俄罗斯南部形成了“小时派”(Stundistae)的教派,他们是德国寂静主义的分支,而他们的名字来自“读《圣经》的小时”(stunda = Bibelstunde);他们后来有一部分与浸信会(Baptists)结合了。

188

学术和教育。修会生活。灵修和天主教的艺术

188.1 发生在特伦托(Trento)大公会议后的教会学术的美满崛起仍然维持很长时间,并且结出很优秀的果实。神学家们在很多学科中具有可观的成就,尤其在法国和意大利,在当时的德国没有太多神学家。只有在18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启蒙思想的影响,神学经过一种衰弱时期。

188.1a 在《圣经》研究和解经学(圣经诠释学, Exegesis)方面作出贡献的人物有司铎祈祷会(Oratorium)会士西满(Richard Simon, 1712年去世)以及本笃会会士卡尔梅(Augustin Calmet, 1757年去世),在护教学的领域中主要有司铎祈祷会会士托马森(Louis de Thomassin, 1619 - 1695年)以及法国莫(Meaux)的主教(1681年以来)波舒哀(Jacques Benigne Bossuet, 1627 - 1704年),他是第17世纪最优秀的

思想家和神学家之一,他在新教面前替公教进行辩护(参见1671年的《在诸问题中的公教教导》*Exposition de la doctrine catholique sur les matieres des controverses*,和1688年的《新教诸教会的历史变化》*Histoire des variations des eglises protestantes*);他反驳寂静主义(参见190.6),是一位教会政治家(187.4)和杰出的讲演家。还有阿夫拉基(Avranches)的主教于埃(Pierre Daniel Huet,1721年去世),他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和启蒙运动的批判者(参见《论证福音》*Demonstratio evangelica*,1679年)。

在信理学(教义学 Dogmatik)方面最杰出的人物可能是教区司铎图内里(Honore de Tournely,1729年去世)和道明会会士比卢阿尔(Charles Rene Billuart,1757年去世),在德国有那位曾经入耶稣会的施塔特勒尔(Benedictus Stattler,1797年去世),他在因格施塔特(Ingolstadt)任神学教授,并始终与康德(Kant)进行搏斗,他保卫了有神论(Theismus)以及公教信仰,而且没有排除辨别性的唯心主义(如莱布尼茨 Leibnitz、沃尔夫 Wolff)的启迪(参见他的《论证公教》*Demonstratio catholica*,1775年;《反康德》*Anti - Kant*,1788年)。那位有丰富精神生活的法国人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 - 1662年,参见190.2)留下了著名的《关于宗教的一些想法》(*Pensees sur la religion*),这等于是一个护教著作的残篇。

188.1b 神学家们很热心地培养伦理神学。不同道德哲学体系的拥护者彼此之间经常发生争论(参见178.1d),而这些争论有时候过于尖锐和顽强。教宗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1665年、1666年)和依诺森十一世(Innocens XI,1679年)谴责了松懈主义(Laxismus)的极端,而亚历山大八世(Alexander VIII)又于1690年谴责了严格主义(Rigorismus)的极端主张。过分的“案件思想”(Kasuistik)的缺点变得很明显。一方面,道明会和杨森(Jansen)主义的人(参见190)极力反驳盖然主义(Probabilismus),但耶稣会的人比较多支持这个观点(参见艾斯克巴 Antonio de Escobar y Mendoza,1669年去世,布森包姆 Hermann Busenbaum,1668年去世,拉克瑞亚 Claudius Lacroix,1714年去世,等人)。道明会会士更多支持比较严格的更安全主义(Tutorismus),比如孔基纳(Daniel Concina,1756年去世)和帕图基(Vincenzo Patuzzi,1769年去世)。这两个极端中间的调节立场是均衡盖然主义(Aequiprobabilismus),而这种观点的创立者是圣利果里(Alphonsus de Liguori,1787年去世,参见下文188.3)和奥古斯丁会会士阿莫特(Eusebius Amort,1775年去世),他来自巴伐利亚的波灵(Polling)隐修院,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也有批判精神。

188.1c 在教会法学的领域中也出现很多专家,比如法纳尼(Prosper Fagnani,

1678 年去世),赖芬施图尔(Anaclet Reiffenstuel,1703 年去世),施马尔茨格鲁贝尔(Franz Xaver Schmalzgrueber SJ,1735 年),那位比较高卢主义思想的比利时教授埃斯彭(Bernhard van Espen,1728 年去世)以及——比较注重历史性因素的——托马森(Louis de Thomassin,见上文)和兰贝提尼(Prosper Lambertini,即本笃十四世 Benedictus XIV,参见 187.2)。

188.1d 讲道学(布道学)尤其在法国结出最优秀的果实。最著名的讲道家是波舒哀(Bossuet,见上),费奈隆(Franc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enelon,1651 - 1715 年,参见 190.6),尼姆(Nimes)的主教弗雷谢(Flechier,1710 年去世),克雷蒙(Clermont)的主教马西奥(Massillon,1742 年去世)以及耶稣会会士布尔达路(Louis Bourdaloue,1704 年),他在巴黎当“国王的讲道师”。当时的德国——至少在表达方式方面——远远比不上那些杰出的法国人物,但德国有一些在百姓很受欢迎的“群众传教士”(Volksmisionare),比如那位“赤足奥古斯丁会”的会士亚巴朗·阿·桑塔·克拉拉(Abraham a Sancta Clara,1709 年去世,原名 Ulrich Megerle,他来自 Baden, Kreenheinstetten),他在维也纳当皇帝的朝廷讲道师,很有诙谐的原创性和幽默感。另一个讲演大师是嘉布遣会会士科衡(Martin von Cochem,1712 年去世),他的杰出祈祷手册和灵修著作也带给了无数的人平安与幸福。在意大利有耶稣会会士塞内里(Paolo Segneri,1694 年去世)和上面已经提到的阿维阿诺(Marco de Aviano,参见 187.2)。德国的普雷蒙特会会士(Praemonstratenser)格菲内(Leonhard Goffine,1719 年去世)的灵修著作《手册》(*Handpostill*)也非常有影响,被多次再版。

188.2 第 17 世纪的学者特别注重历史神学,而且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辉煌的成就。有最多突破性的著作的组织是法国的本笃会协会圣莫尔(“St. Maurus”,关于它的形成参见 172.3),他们的基地是巴黎附近的圣杰曼(St. Germain - de - Pres)。在 1648 年以后,尤其达什里(Dom Luc d’Achery,1685 年后去世)强调历史研究和学术活动的重要性。这些莫尔会会士(Maurines)才建立了历史资料研究的重要的协助性学科,比如古文字学/古文本学(palaeographia / paleography)、古文书学(diplomatica / diplomatics)、编年学(chronologia / chronology,参见第 1 卷,3)。他们澄清了历史学的方法和辨别文本的原则;他们编写很多典范性的教父学文集,并编辑很多巨大的文献丛书,这样为教会史、世俗史和文学思想史提供一个庞大的资料库。一直到今天,历史学还欠他们很多。

除了达什里(d’Achery)外,最重要的莫尔会会士(Maurines)是现代古文书学

的创始人巴比翁 (Jean Mabillon, 1707 年去世, 参见下文 188. 3)、瑞纳 (Thierry Ruinart, 1709 年去世)、马随 (Rene Massuet, 1716 年去世)、古斯坦 (Pierre Coustant, 1721 年去世)、桑特·马特 (Denis de Sainte - Marthe, 1725 年去世)、马滕 (Edmund Martene, 1739 年去世)、蒙弗肯 (Bernhard de Montfaucon, 1741 年去世)、撒巴捷 (Pierre Sabatier, 1742 年)、布开 (Martin Bouquet, 1754 年去世)。

在法国和其他的地方有很多学者效法莫尔会 (Maurines) 的学者, 他们也参与历史研究, 其中包括一些教区司铎和修会人员, 比如杰出的历史学家蒂勒蒙 (Sebastian Lenain de Tillemont, 1698 年去世)、弗勒里 (Claude Fleury, 1723 年去世)、亚历山大 (Natalis Alexander, OP, 1724 年去世) 和枢机主教奥尔西 (Guiseppe Agostino Orsi, OP, 1761 年去世)——关于这四个人, 请参见第 1 卷, 4.5。另外还有熙笃会会士乌格里 (Ferdinando Ughelli, 1670 年, 著有《神圣的意大利》*Italia sacra*, 参见第 1 卷, 3.6), 有奥古斯丁隐修会会士弗勒斯 (Henri Florez, 1773 年去世, 与他人合著《神圣的西班牙》*Espana sagrada*, 51 卷, 1747 - 1886 年) 以及德国的耶稣会会士汉西茨 (Markus Hansiz SJ, 1766 年去世, 著有《神圣的德国》*Germania sacra*, 但在 1727 - 1754 年间只出版 3 卷, 请参见格伯特所计划的“新的神圣德国”丛书)。

当时有很多人开始编写教会历代大公会议的文献丛书和其他的教会史资料文集, 也有一些古代历史学家、教父学家和文本鉴别家, 比如拉贝 (Philippe Labbe, SJ, 1667 年去世)、阿都安 (Jean Hardouin, SJ, 1729 年去世)、卢卡 (Lucca) 的总主教曼西 (Giovanni Domenico Mansi, 1769 年去世)——关于这三个人, 参见第 1 卷, 2.2; 来自汉堡 (Hamburg) 的霍尔斯特 (Lukas Holste / Holstenius, 1661 年去世), 他曾经当梵蒂冈图书馆的馆长, 还有巴卢泽 (Stephan Baluze, 1718 年去世), 奥地利梅尔克 (Melk) 隐修院中的本笃会会士佩斯 (Bernhard Pez, 1735 年去世) 和佩斯 (Hieronymus Pez, 1762 年去世) 弟兄, 意大利莫德纳 (Modena) 的图书馆人员穆拉托瑞 (Lodovico Antonio Muratori, 1750 年去世), 摩任 (Jean Morin / Morinus, 1659 年去世), 劳诺伊 (Jean de Launoy, 1678 年去世), 杜康格 (Charles Dufresne Du Cange, 1688 年去世), 塞勒耶 (Remigius Ceillier, 1761 年去世), 三个来自黎巴嫩 (Libanon) 的马若尼特 (Maroniti) 教会的弟兄, 尤其是阿塞马尼 (Joseph Simon Assemani, 1768 年去世) 和阿塞马尼 (Joseph Aloysius Assemani, 1782 年去世), 他们在罗马进行研究, 是杰出的叙利亚学家和礼仪学家。另外还有佩里加 (Alexius Pelliccia, 1771 年去世)、伽兰弟 (Andreas Gallandi, 1779 年去世)、马马基 (Thomas Maria Mamachi, OP,

1792 年去世)以及那些继续波兰都斯(Bollandus)工作的人(参见 178.1e)。

在三十年战争后,德国在经济和文化上长期处于一种困境当中,所以 17 世纪有科学水平的人才不太多。一个值得提到的在各方面都有研究的学者是耶稣会会士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80 年去世),他特别注重数学、自然科学和东方语言(写有关于中国的书,即著名的《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其中比较埃及文化和中国文化)。自从 18 世纪下半叶,启蒙思想对教会的学术产生负面的影响。在玛利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时期(1740 - 1780 年)的奥地利,在萨尔茨堡(Salzburg)的本笃会大学进行一种改革,它于 1741 年改进了传统的经院思想教育制度并更多强调《圣经》研究和历史研究(参见 195.3; 197.1)。在德国的圣·艾摩兰(St. Emmeram)和圣·布拉西恩(St. Blasien)两所深受莫尔会(Maurines)思想影响的本笃会会院中,修道者也转向历史研究和实际有用的研究,雷根斯堡(Regensburg)附近的圣·艾摩兰(St. Emmeram)的院长是弗尔斯特(Frobenius Forster,1762 - 1791 年)。位于黑森林地区的圣·布拉西恩(St. Blasien)隐修院的院长是贵族人士格伯特(Martin Gerbert,1764 - 1793 年),一位多才多艺的渊博学者(被称为“德国的马比翁”Mabillon)。他曾经去很多地方考察,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深厚的宗教信仰和教会情怀,在科学界享受很好的名誉。他在教会史、礼仪和教会音乐方面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又促进神学教学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方法论,更强调原始资料和协助性的学科。在他的隐修院中,他创造了一种学术协会,而这些学者能够面向巨大的任务,比如重新编写一个《神圣德国》(*Sacra Germania*)丛书。遗憾的是,他的隐修院于 1806 年被取缔,所以他们的庞大项目没能完成。

188.3 在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整个教会生活和教会精神逐渐地衰退,所以新兴的修会不太多,这也不会令人感到奇怪。法国的国王于 1669 年宣布一个敕令,其中禁止创立新的修会。当时建立的最重要的修会——它在组织和目标上相似耶稣会——是 Congregatio Sanctissimi Redemptoris = C. SS. Redemptoris,即“赎世主会”,它于 1732 年由亚丰·利果里(Alfonso Maria de Liguori,1696 - 1787 年)在意大利 Amalfi 附近的斯卡拉(Scala)创立。利果里(Alfonso de Liguori)于 1839 年被宣布为圣人/圣徒,1871 年宣布为教会圣师(doctor ecclesiae)。“赎世主会”的主要目标是平民的牧灵工作和青年教育,它也被称为“利果里会”。教宗本笃十四世(Benedictus XIV)于 1749 年批准它。圣亚丰/阿方索(Alfonso)自己当过主教一段时间(1762 - 1775 年当那不勒斯地区 S. Agata dei Goti 的主教),而他编写很多伦

理神学、牧灵神学和克修学的书,这样具有长远的影响(关于平衡盖然率 *Aequiprobabilismus*,参见上文 188. 1b)。该修会在创始人逝世后通过霍夫包尔 (Clemens Maria Hofbauer, 1751 - 1820 年)——他于 1909 年被列为圣人/圣徒,亦被称为“维也纳的宗徒/使徒”——传播到奥地利、波兰和德国南部地区。“至圣赎世主修女会”(或“赎世主修女会”)的默观式修女会早在 1731 年在圣亚丰·利果里 (Alfonso Liguori) 的协助下形成,1750 年被宗座肯定。

在一个新兴的修会中,中世纪最严格的克修精神获得了一种复兴,就是特拉普会,熙笃苦修会 (*Trappistae*)。其创始人是法国诺曼底 (Normandy) 地区的拉特拉普 (La Trappe) 熙笃会院的院长兰塞 (Armand Jean Le Bouthillier de Rance, 1700 年去世)。他先过了一个非常世俗化的生活,后来悔改入隐修院,而在 1664 年当院长后开始改革他的会院,不仅仅要求修士们一字一句地遵守本笃会和熙笃会的习俗,而且也要求——根据加都西 (*Cartusian*) 会的前例——不吃肉,长期保持静默,并且进行粗重的体力劳动。他不仅放弃了学术上的培养,而且认为隐修士的精神与学术工作是对立的,学术是成圣的阻碍(参见他的论文《成圣和隐修生活的种种任务》*Traite de la saintite et des devoirs de la vie monastique*,巴黎 1683 年)。然而,那位非常有学问的莫尔 (Maurine) 本笃会会士马比翁 (Mabillon, 参见上文, 188. 2) 反驳他,并在他的《隐修院中的研究》(*Traite des etudes monastiques*, 巴黎, 1691 年)中指出,隐修者也可以进行学术研究。特拉普会只有在 19 世纪获得比较大的传播,包括在法国以外(1950 年大约有 60 多个会院)。自从 1689 年以来也有特拉普修女会。

一个新兴的修会面对培养基督教教育的任务,就是 1681 年在兰斯 (Reims) 建立的“基督教学校弟兄会”(Brothers of Christian Schools, *Freres des ecoles chretiennes*, 亦称“拉萨会”)。他们的创始人是一位有牧灵热忱的圣职团成员,即圣拉萨尔 (Jean Baptiste de La Salle, 1719 年去世, 1900 年宣布为圣人)。他们获得很快的发展。他们的全部教育工作建立在法语之上,即代替了传统上用的拉丁语(因此一些人文主义者称他们为“无知的弟兄们”*Freres ignorantins*),这样就创立了法国的国家教育制度 (*nationale franzoesische Schule*)。他们的成员是平信徒,而不是司铎。

另一个新兴的修会是苦难会 (*Passionistae*), 亦称“主的圣十字架和苦难的赤足司铎会”。意大利的伟大群众传教士达内 (Paolo Francisco Danei), 即十字架的保禄/保罗 (Paolo a Cruce, 1775 年去世) 约于 1725 年在意大利图斯卡尼 (Toscana) 的

阿根塔若山(Monte Argentaro)创立这个修会。他们也获得相当广泛的发展。

在欧洲建立的亚美尼亚(Armenian)教会的修会是梅希塔瑞斯特(Mechitaristae)修会。他们的创始人是来自亚美尼亚的塞巴斯特(Sebaste)的隐修者梅希塔尔(Petrus Mechitar, 1749年去世),他于1795年在阿雷波(Aleppo)转向天主教(公教),并于1701年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这个团体。由于当地的人攻击他们,梅希塔尔(Mechitar)于1702/1703年将团体迁到摩瑞亚(Morea)半岛的摩顿(Modon)——这个地区当时属于威尼斯(Venezia),而他的团体在此接受了本笃(Benedictus)的会规(1711年)。然而,土耳其人又占领了该半岛,所以他们再迁移到威尼斯附近的圣拉撒若(San Lazzaro)岛(1717年),那成为他们的基地,一直至今日。他们培养亚美尼亚司铎,在亚美尼亚进行传教,并且研究亚美尼亚语和文化,在这方面具有重大贡献。自从1810年以来,维也纳也有一个独立的梅希塔瑞斯特(Mechitaristae)会院,并在巴尔干(Balkan)地区有几个分院。

从整体来看,当时的修会和隐修院的内在情况并不很好,虽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在德国南部的一些古老的本笃会隐修院中出现了新的学术生活和艺术创造。比如,1684年在巴伐利亚创立的本笃会协会在提高宗教生活和学术水平方面具有重大的贡献。在另一方面,有的修会被取缔,因为他们没有保持原有的精神,比如教宗比约/庇护五世(Pius V)在1571年取消了卑微会(Humiliati,参见117.3),而克雷孟/革利免九世(Clemens IX)于1668年取缔了耶稣阿提会(Jesuati,参见151.3c)。耶稣会的镇压(参见194)为整个教会带来很大的损失,而约瑟夫二世(Joseph II)没收了很多隐修院,为奥地利的修会生活带来很大的损失(参见197.2)。整个启蒙运动都反对隐修院传统。在“镇压耶稣会运动”中,法国政府在1767年后规定了如此严格的法令,以至于在20年内有400个法国隐修院关门了。很多修会团体,比如格兰德蒙特会(Grandmonte)、塞尔维提会(Serviti)、切莱斯提尼会(Coelestini)、布瑞吉达会(Birgittinae)、安东尼会(Antoniti)完全从法国土地上消失了。

188.4 法国的民众的信仰因“耶稣圣心祈祷”变得更丰富。虽然中世纪的德国神秘主义者——尤其是赫尔规塔(Helfta)隐修院中的修女们,参见第2卷,133.5——早已敬拜耶稣圣心,但第17世纪的圣厄德(Jean Eudes,参见172.4f)重新建立了这个传统。有最深影响的是圣玛利亚·阿拉扩克(Margareta Maria Alacoque, 1690年去世)于1673-1675年间的“神视和启示”(Visionen und Offenbarungen)。

这位撒雷斯会(Salesian)修女在法国的 Macon 附近的帕瑞·勒·摩尼阿勒(Paray-le-Monial)修女院生活,她后来在 1920 年被宣布为圣人/圣徒。虽然杨森(Jansen)主义者和约瑟夫斯(Joseph)派的人坚决反对这种“拜耶稣圣心”的习俗,但一些耶稣会会士,比如科隆比耶(de la Colombiere)和克若塞(Croiset)在天主教世界里广泛传播了这个新敬拜方式。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十三世(Clemens XIII)于 1765 年允许法国人在圣体圣血节一周后的星期五过一个特殊的节日:“耶稣圣心节”,而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于 1856 年规定这个节日应该是整个教会共同过的节日。有一点则是值得谴责的:对耶稣圣心的敬拜在法国受到了一种有“爱国倾向”的解释,这种现象在 1689 年早已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发生了。

大约于 1700 年,在意大利出现了尊敬圣母玛利亚的新方式:所谓的“五月敬礼”,就是在五月的周日下午去教堂祈祷。这个习俗在 1750 年后也传到法国和西班牙,教宗比约/庇护六世(Pius VI)支持它,而在 19 世纪,德国和其他的国度也欢迎这个习俗,在民众中非常受欢迎。

就庆节的秩序(即“教会礼仪年”)而言,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Clemens XI)于 1708 年宣布“圣母无染原罪”(12 月 8 日)为一个普遍的节日——这个节日原来只是地区性的,在奥地利(1629 年)和西班牙(1644 年)被规定为正式节日(亦参见第 2 卷,152.4)。在另一方面,教会的领导继续想减少一些庆日,因为它们太多。巴黎的总主教佩瑞菲斯(Hardouin de Perefixe)回应了路易十四世(Louis XIV)的建议并取消了 17 个教会节日。另一些法国主教也模仿他的榜样并在他们的教区内取缔了这些节日。根据 1727 年在塔拉格纳(Tarragona)举行的教省大会的申请,本笃十三世(Benedictus XIII)于 1728 年为西班牙允许在 17 个节日听弥撒后还可以去工作(所谓的“半节日”)。通过本笃十四世(Benedictus XIV),这种规定在 1748 年也扩展到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虽然有一些人提出尖锐的抗议。因教宗的批准,奥地利教会也同样于 1754 年“降低”了 24 个节日,所以人们可以早上望弥撒,白天工作。然而,维持这些“半节日”不太理想,所以克雷孟/革利免十四世(Clemens XIV)于 1771 年完全取缔了这些节日。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十四世(Clemens XIV)和比约/庇护六世(Pius VI)为巴伐利亚(1772 年)和普鲁士的公教地区(1775 年,1788 年)作出类似的规定或批准。

中世纪的守斋规律很严格(参见第 2 卷,100.2; 152.4),但在中世纪晚期已经有很多新规定来减轻这些负担,教宗们尤其为欧洲北部的人民宣布这方面的宽松

规则。因为第 17 世纪算为一种极端困境的时期(三十年战争),人们比较少注意到守斋的传统。在启蒙时期,有的人甚至想完全消除守斋的习俗。主教们认为,他们可以宣布一些普遍的豁免守斋规定(Fastendispens)。因为奥地利政府有这方面的请求,宗座于 1781 年允许奥地利人普遍可以在四旬期内吃肉,只有在周三、周五、周六以及在整个圣周不可以吃肉。因为几个宗徒/使徒的庆节被取消,所以在这些庆节之前的夜晚守斋(Vigilfasten)也被取消;为了弥补这些守斋日,教宗宣布将临期的周三和周五都是守斋日。

188.5 在教会艺术方面,1650 - 1750 年间的主流风格是巴洛克(Barock / Baroque)或高峰期的巴洛克,它的特点是光明灿烂、广大、豪华、隆重。这个风格后来——在意大利约于 1715 年,在德国于 1725 - 1750 年——转变为缺乏比例和内容的洛可可式(Rococo,大约 1715 - 1760 年)。这个风格纯粹是一种装饰品的风格,它后来受了古典主义因素的影响,这就被称为路易十六世(Louis XVI)的风格(约 1760 - 1790 年)。在 18 世纪的艺术中经常可以看到一种过分强调美丽效果、空虚技巧和不严肃的比喻的做法。比较优美的成果也有,尤其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在这些地区(德国南部和奥地利)的本笃会会院(还有其他的隐修院)愿意扩建他们的房子,它们受意大利和本地艺术家的影响并在各地建立了很多华丽的教堂和隐修院(比如外恩伽滕 Weingarten、外森奥 Weissenau、格特外格 Göttweig、梅勒克 Melk、欧托贝任 Ottobeuren、泽维法尔滕 Zwiefalten、维斯 Wies、内瑞斯海姆 Neresheim 等等)。这些教堂的内观和外观非常丰富,为绘画和雕像艺术提供很多机会。尤其受欢迎的是屋顶或穹顶上的庞大画图,多表达“神视的光荣”(visionary glory)。这些人歌颂了信仰的种种美妙和“见上主”的确定信仰,其中囊括现世和来世的一切现象,充满激情地用基督信仰来美化一切。在德国南部,巴洛克的美术在正式意义上成为一种具有感情的、高水平的民众艺术。

在当时的奥地利最杰出的艺术家是非希尔(Johann Bernhard Fischer von Erlach,1723 年去世)和希尔德布兰特(Lukas von Hildebrandt,1745 年去世),在德国南部的艺术家中有达米安(Kosmas Damian,1739 年去世)和阿撒姆(Egid Asam,1750 年去世)。基梅曼(Johann Baptist Zimmermann,1758 年去世)也同样来自巴伐利亚,而克诺勒尔(Martin Knoller,1804 年去世)来自蒂罗尔(Tirol)。在德国地区,最重要的洛可可式(rococo)建筑家是纽曼(Johann Balthasar Neumann,1753 年在 Wuerzburg 维尔茨堡去世),他建立了世俗的房子,但也设计了一些很有趣的教堂

(比如上法兰肯 Oberfranken 的十四圣人 Vierzehnheiligen 的朝圣教堂以及内瑞斯海姆 Neresheim 的隐修院教堂)。在上面(179.3.4)提到的意大利艺术家部分上还在巴洛克时期有创作。当时比较有名的是提埃坡罗(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 1770年去世),他为威尼斯(Venezia)的教堂画了很多生动的圣像。

189

法国在路易十四世的时代(1643 - 1715 年)。 胡格诺派被镇压,王权的争论和高卢主义的动荡

189.1 在“太阳王”路易十四世(Louis XIV)的长期任期内(1643 - 1715 年,在1661年后实行君主专制),法国无疑主导了全欧洲的政治和文化。法国的科学、文学和艺术发挥了其全盛时期,并对其他国度的精神生活都有指导性的作用。法国的公教(天主教)——她夸耀自己是西方教会的“长女”——也同样参与这个伟大世纪(grand siècle)的崛起。教会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地位的教士和思想家,比如波舒哀(Bossuet)、费奈隆(Fenelon)、布尔达路(Bourdaloue)等(参见188.1.2)。法国的学者和神学家当时都是第一流的,使法国的科学享有国际性的盛誉。然而,这个时期也有一些阴暗之处,因为路易十四世(Louis XIV)不仅是国度专制的完成者,而且针对教会也强调国王的权力是无限的,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冲突。

189.2 首先,路易(Louis)镇压了胡格诺派(Huguenots,即法国的加尔文派),他和当时所有的强国的领袖有同样的理念:政治上的统一也应该包括信仰上的统一。他(和当时绝大多数的法国人)也支持这样的原则:“一个王,一个法律,一个信仰”(Un roi, une loi, une foi, 参见 Eph 4:5 Heis kyrios, mia pistis, hen baptisma“一个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法国的圣职人员、宫廷中的耶稣会会士(国王的听告解司铎)以及蒙特诺女士(Madame de Maintenon, 1684年后是路易王的妻子)都很热切地支持这些“统一工作”。然而,国王不仅使用和平的方式来教导或说服加尔文派的人,并且不久后,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强制性的手段。胡格诺派人士的宗教自由和公民权利早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在1685年10月18日国王宣布要收回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 参见182.5)的规定。此时路易(Louis)王要求一切法国人认同公教信仰。那些外面来的新教传教士被迫在14天内离开法国,他们的“庙宇”要

拆除。不服从的法国人遭受惩罚,尤其是臭名昭著的“穿军鞋的使命”(即强制入军队)。虽有很多人服从,但只是表面上的。一些公教徒——包括教宗依诺森十一世(Innocens XI)和费奈隆(Fenelon)主教——谴责这样的做法,而他们的抗议是公正的,但国王认为他是“新的君士坦丁皇帝(der neue Konstantin)”,他并没有因这些批评感到不安。虽然有严格的出境禁令和监督,仍然有20多万胡格诺派人从法国逃走。他们将法国的精神文化和经济能力移植到荷兰、瑞士、英国和德国(尤其到勃兰登堡与黑森),并且在国外创立了一些特殊的“移民教会”(Eglises du Refuge)。部分留在法国的胡格派人士组织一些起义,比如那些卡米撒德人(Camisardes)在塞文山脉(Cevennes)的叛乱(1702/1709年),但这些都遭受残酷的镇压。不过在这一切迫害和镇压运动中,新教的信仰仍然悄悄地被保存(所谓的“沙漠中的教会”,参见《默示录/启示录》Rev 12:6)。只有在1750年后,对新教的镇压逐渐变得比较宽松,因为启蒙思想开始发挥作用。路易十六世(Louis XVI)在凡尔赛(Versailles)的敕令中(1787年)至少允许持异议者有法律上的保障。此后,法国的革命带来了完全的信仰自由和宗教朝拜的自由(1789年)。

受路易十四世(Louis XIV)的影响,萨夫伊(Savoy)公国的维克托·阿马德乌斯二世(Victor Amadeus II)公爵也于1686年禁止人们在境内举行改革宗的宗教活动。他镇压那些举起武器来抵抗的人。因此有2500多改革宗人士(瓦尔多派Waldenses)被迫于1698/1699年离开该公国,去了瑞士、黑森和符滕堡,参见第2卷,114.2。

189.3 由于“王之权”(la Regale, regalia)的问题,法国的路易十四世(Louis XIV)引起了一个重大的教会政治冲突,也引起了“高卢主义”和“高卢人的自由”的问题。自从12世纪以来,法国的国王对于法国大部分地区的教会(除了南部以外)都有一些特殊的权利(Regalia,参见第2卷,96.3)。根据这些权利,国王有权在教区空位时收取教区的收入并指定下任主教(但不包括堂区)。这种王之权(regalia)原来只是教会的一种让步,但早在14世纪(更多在16世纪)法国的律师们认为,这个权利是一个属于王室的正规权利(ius regis)。因为不断地有一些怨言,国王路易十三世(Louis XIII)于1641年放弃了空位教区的收入,将这些收入交给下任主教(作为“国王的礼物”)。这样,他就取消了财富性的“王权”(所谓的现世的王权regalia temporalis)。同时,他更坚定地要求所谓的“精神性的王权”(regalia spiritualis,即在空位时期,国王可以指定教区的继位人)。路易十四世(Louis XIV)

甚至于 1673 年 2 月通过一个法令宣布,这个权利是“基本的并不可转让的王权”,它对全国有效。法国的圣职人员长期以来都对国度政府有一种“屈服于国家”的态度,所以他们也接受这个新法律,虽然从法理的角度看,它是没有根据的。在 120 个法国主教当中只有两个主教拒绝接受这个新法规:阿雷(Alet)的主教帕维翁(Nicolaus Pavillon)和帕米耶(Pamiers)的主教考雷(Francois Etienne Caulet)。这两个人比较接近杨森(Jansen)的严格派(参见 190.2),但他们基本上都是良好的牧者。因为他们拒绝服从,所以遭受严厉的打击。

不久后,帕维翁(Pavillon)去世(1677年),而他的继承人作了让步。然而,在考雷(Caulet)的教区中发生了一个长期的搏斗。在考雷(Caulet)去世后(1680年),政府镇压拥护他观点的圣职人员:他的教区有两个主教堂司铎被驱逐,第三个,塞雷(Cerle),隐藏起来,他被判处死刑。

由于帕维翁(Pavillon)和考雷(Caulet)于 1677/1678 年向教宗依诺森十一世(Innocens XI)申诉,导致罗马教廷和法国政府之间发生了一个激烈的冲突。教宗向国王写的劝告和警告都是没有用的。法国圣职人员代表每十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大会,而在 1680 年 7 月的全国大会上公开地拥护国王并反对教宗的立场。法国圣职人员于 1681/1682 年在巴黎再次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聚会,他们依然支持国王的观点,承认“王之权”对整个法国地区都有效,但他们要求改变这个法律的一些太严格的细节,而在法律被执行时确实获得了一些让步。不过,一些主教以及——在更大的程度上——国王很不满意于教宗对法国教会内部事务的“干涉”,他们甚至说,教宗违背了 1516 年的“政教协议”的原则(比如在 Pamier 帕米耶教区的案件)。因此,巴黎的会议认为,他们应该根据“高卢主义”(Gallikanismus)的观点宣布一个基本的文献来澄清教宗对法国的权力的界限。自从 15 世纪以来,法国的君主也曾多次宣布了“高卢教会的种种自由权利”(参见第 2 卷,140.3; 144.2),而自从 16 世纪末,法国的律师和神学家(比如皮图 Pierre Pithou、里歇尔 Edmund Richer、迪皮伊 Pierre Dupuy)以及巴黎的政府很激烈地强调这些权利的有效性。在这方面很有影响的是巴黎大学于 1663 年作的评估,因为上面提到的巴黎圣职人员聚会于 1682 年 3 月 19 日基本上重复了这个评估。他们编写了《法国圣职人员关于教会权利的宣言》(*Declaratio cleri Gallicani de ecclesiastica potestate*),而其中有四条非常重要,即:

A. 教宗们从上主得到的只是灵性的权利。在世俗的事务上,国王和君主们不

需要服从任何教会的权威。因此,教宗不能靠自己的“钥匙权”来弹劾国王,也不能宣布臣民不需要服从于国王。

B. 宗座的权威受康斯坦茨(Constantia)大公会议文献的限制,这些规定说明大公会议的权威性并且长期有效,而不仅对当时的教会分裂情况有效(参见第2卷,142.2)。

C. 教宗权力的执行需要符合教会的法典。除此之外,高卢教会在传统上遵守的种种原则和习惯也必须继续有效。

D. 在决定信仰问题时,教宗具有优先的地位,但如果他的决定不符合整个教会的共识,他的决定也不能是不可以改变的(non irreformabile)。

这种宣言的编者是著名的讲道家波舒哀(Bossuet),即莫(Meaux)的主教(参见188.1a),他也参与了当时的会议。他和很多其他的人一样很有激情地崇拜路易十四世(Louis XIV)王的绝对王权,认为这是一种“神圣的”东西,但他仍然是一个有节制的高卢主义者。当时聚会的两个主席,巴黎的总主教阿莱(Harlay)和兰斯(Reims)的总主教勒特列(Le Tellier)则是比较激烈的高卢主义者。

189.4 绝大多数的法国圣职人员都赞同这个“高卢主义的规条”。很多耶稣会士的态度却摇摆不定,尤其是那位很有影响的拉谢斯(Pere de Lachaise),他是国王的听告解司铎。路易(Louis)马上颁发了一个敕令,其中宣布上面四条是普遍有效的教导,所以它应该如同一个法律被遵守,而一切将要当神学教授的人或愿意获得神学学位的人都必须拥护这些条规。因此,这件事在罗马教廷引起很大的动荡。教宗依诺森十一世(Innocens XI)提出抗议,反对这四条规定。当国王提名两个曾经参与过1682年会议的司铎为主教时,教宗拒绝承认他们为候选人。国王说,这种做法等于教宗违背“政教协约”并且禁止那些不支持“四条”的主教候选人向罗马教廷征取他们的批准书。因此,六年之内法国就有35个主教空位的教区。

除此之外还发生所谓的“驻地争论”。在罗马有各国大使的驻地,而每一个使馆周围的地区原来也享受了驻地的避难所的权利,但这种情况逐渐成为治安秩序的阻碍,所以教宗规定要取消使馆周围地区的避难权。所有的国度都同意,只有法国不同意。因为法国的新大使十分傲慢,教宗绝罚他并通知法国国王指出,由于他的行为他应该遭受“最后晚餐诏书”的谴责(1687年11月,参见175.1)。此时,国王路易(Louis)宣布要召开一个大公会议来反对教宗,并且于1688年占领了教宗在法国南部的领地,即阿维尼翁(Avignon)和维乃辛(Venaissin)。教宗去世之后,

国王在法国民意的影响下才将这些地区还给了亚历山大八世 (Alexander VIII, 1689 - 1691 年), 并且放弃了法国使者在罗马的特权。

在其他的问题上, 双方不太容易达成共识, 更是因为亚历山大 (Alexander) 教宗在一个简函——《在许多中》(*Inter multiplices*)——中宣布 1682 年的宣言和国王的权利都是无效的 (1690 年 8 月)——这个简函是由前任教宗准备的, 但它没有在神学上禁止“四条”的内容。然而, 因为国王担心这个争论会有不良的后果, 并且由于法国的政治地位在欧洲的列强中越来越弱, 所以路易 (Louis) 做了让步。他向教宗依诺森十二世 (Innocens XII, 1691 - 1700 年) 承诺他将要收回“执行 1682 年的法令”——这四个高卢规条没有被收回——并且允许那些被提名的主教向罗马请求批准书。那 16 位参与了 1682 年的会议的主教候选人必须一一向教宗写道歉信, 其中表示他们后悔所发生的事 (1693 年), 此后教宗才批准他们当主教。此时, 双方的冲突基本上解决了, 并且法国教会走向分裂的危险被消解了。然而, 国王的权利仍然存在。因为法国政府始终支持“高卢主义”, 这种思想也继续影响了法国人一直到 19 世纪, 并且也影响了其他的国度 (如尼德兰、德国、奥地利、图斯卡尼 Toscana)。法国国王实际上采取的政策也是高卢主义, 这不仅意味着教宗的地位被削弱, 而且也导致了另外一个现象: 法国的教会与专制的法国国度有了太密切的关系, 这种关系在法国革命时结出了灾难性的后果。

190

法国及荷兰的杨森主义。寂静派

190.1 在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 的时代, 法国的宗教生活和教会生活因杨森 (Jansen) 主义的争论受到很大的震动——这些争论是 16 世纪时关于恩宠争论的延续 (参见 178.2), 而且也表明加尔文的思想在相当的程度已经渗透进了公教 (天主教) 的神学和灵修中。这些争论的发起人是杨森 (Cornelius Jansen / Jansenius), 他是鲁汶大学的神学教授, 后也成为 (比利时) 伊普尔 (Ypres) 的主教。在他去世时 (1638 年), 他留下了多年学术工作的成果, 即著名的著作《奥古斯丁或论奥古斯丁针对 Pelagius (白拉奇/伯拉纠) 派和 Massilia (马赛) 派关于人性的完整性、缺陷和补救的教导》[*Augustinus seu doctrina S. Augustini de humanae naturae sanitate*,

aegritudine, medicina adv. Pelagianos et Massilienses, Lovanii (鲁汶)1640年]。在这本书中有一些早已被罗马谴责的巴伊乌斯(Michael Baius, 参见178.2a)的观点——即:人性完全腐败,人无法抵抗神的恩典等——再次被表达出来。相当多的热心读者很欢迎这部著作,部分在尼德兰,而更多在法国。尤其是作者的同学,来自法国南部的迪维基耶(Jean Duvergier de Hauranne, 1643年去世),他是圣区兰(Saint-Cyran)隐修院的院长,是一位具有远大抱负和热烈性格的人,他想根据重新发现的奥古斯丁主义来革新整个教会生活。如果想到当时法国的宗教生活的表面化、世俗化以及精神性生活的缺乏(尤其在法国高层社会),那么迪维基耶(Duvergier)等人的愿望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教廷《禁书名单》的委员会于1641年禁止杨森(Jansen)的著作,而乌尔巴努斯八世(Urbanus VIII)于1642年颁发的诏书《在强大的》(*In eminenti*)再一次禁止了它。爱好那书的人认为,这种禁令是针对圣奥古斯丁的教导本身,他们认为保卫杨森(Jansen)等于保卫奥古斯丁这位伟大的教父。除了迪维基耶(Duvergier)以外,在这方面的主要人物还有著名的巴黎大学博士安东·阿诺德(Antoine Arnauld, 1612-1694年),他是司铎和神学家;还有在巴黎的严格的熙笃会隐修院波尔若亚(Port-Royal)的女院长安格里克·阿诺德(Angelique Arnauld, 1661年去世),她是安东·阿诺德(Antoine Arnauld)的姐姐,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有类似情怀的人是所谓的“隐居者”、“隐修者”(solitaires),这是一些来自法国贵族,甚至王家贵族的人,他们在凡尔赛(Versailles)附近的草原波尔若亚(Port-Royal des Champs)生活,过着一种默观、学习、教学的生活。杨森(Jansen)派的主要对手是耶稣会会士,而那些“圣奥古斯丁的学生”谴责耶稣会会士,认为他们在恩宠论上是半白拉奇/伯拉纠(Pelagius)派(Semipelagianismus)的人,而在伦理神学上是“宽松主义者”(Laxismus)。由于具体的牧灵问题,双方的冲突变得更尖锐,因为在1643年阿诺德(Arnauld)——此后他是杨森(Jansen)派的首脑——在他的文章《论频繁领圣体》(*De la frequente communion*)中反对信徒多次领圣体,但这恰恰与耶稣会支持的观点相反——他们劝人们多领圣体。阿诺德(Arnauld)对于恩典和补赎有严格主义(Rigorismus)的理解,他根据古代基督宗教的忏悔和补赎习俗提出非常严格的标准:获得告解圣事(和好圣事)的罪赦以及领圣体都有严格的要求。阿诺德(Arnauld)的著作传播很广,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巴黎政府也支持杨森(Jansen)派的人,因此他们继续保卫伊普尔(Ypres)主教的种种观点,圣味增爵/万桑(Vincent de Paul, 参见172.4d)联

合了 88 位主教向罗马宗座写信,要求罗马决定五个来自《奥古斯丁》书的命题——这五个句子早一些也被送到巴黎大学神学系那里。在长期的谈论后,教宗依诺森十世(Innocens X)于 1653 年 5 月 31 日颁发了《有机会》(*Cum occasione*)诏书,其中谴责这五个句子为异端,分别是:

1. 由于缺乏恩典/圣宠,人们——包括义人在内——无法遵守上主的部分诫命。
2. 现世的人无法抵抗内心的恩典/圣宠。
3. 人的功德或缺乏功德的前提条件只是外在的自由(即不受物质上的强制),而不是内在的必然性。
4. 当那些半白拉奇/伯拉纠(Pelagius)派的人说,人的意志力能抵抗或能服从恩宠时,他们是错误的。
5. 如果说,基督是为一切人去世的,这是半白拉奇/伯拉纠(Pelagius)主义的错误。

190.2 有的人希望宗座的决定能够结束这场争论,但这只是一个幻想。一方面,杨森(Jansen)派的人也尊敬宗座的决定,因为他们现在也肯定这五个句子为“异端”。但在阿诺德(Arnauld)的领导下,他们说这些命题并不能代表杨森(Jansen)的教导。另外,他们开始区分法律问题(*quaestio iuris*)和事实问题(*quaestio facti*),就是说,教会关于某一个信条的决定是不能错误的(比如这些句子是否异端的问题),但如果涉及一个纯粹的事实性事件(比如某某神学家是否确定地表达了某个观点),教会不能要求人们在内心上的同意,只能要求他们保持尊敬的沉默(*silentium obsequiosum*),所以马上又出现新的争论。在激烈的争论后,阿诺德(Arnauld)和 60 个同样不愿意服从的博士被巴黎大学(Sorbonne 索旁)开除(1656 年)。同时,一些人很尖锐地谴责耶稣会的伦理神学观点。那位才华横溢的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和护教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 - 1662 年,参见 179.1; 188.1a)与杨森(Jansen)派和波尔若亚(Port - Royal)隐修院有特殊的关系(他的姐姐在那里),此时他的《致外省人书》(*Lettres provinciales*, 1656 - 57 年)严厉地批评了法国上层人士的腐败,但他同时也歪曲了耶稣会的决疑法(Kasuistik)。这部著作中的讽刺效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于 1657 年被列入《禁书名单》,而法国国王于 1660 年在法国境内禁止了它,但都无法控制其长期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在法国的公共舆论中——甚至在全欧洲的民意中——耶稣会的名声遭受了很大的冲击。

教宗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谴责杨森(Jansen)派的那些诡辩式的解释,并宣布这五条就来自杨森(Jansen)的书并根据杨森的理解被否定(1656 年)。虽

然如此,很多法国学者不愿意服从,他们也没有接受法国圣职人员大会于1657年提出的“服从公式”以及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的服从要求(1664年),虽然国王路易十四世出于政治目的在1660年后也同样反对杨森(Jansen)主义并规定谁不签署“服从公式”,谁就失去自己教产的收入。在波尔若亚(Port - Royal),那些顽固的修女受到惩罚,而巴黎的总主教于1664年宣布,她们的隐修院将受到禁罚(interdictum)的惩罚。

一些法国主教,即阿雷(Alet)、安捷(Angers)、波维(Beauvais)和帕米耶(Pamiers)的主教,向他们的圣职人员发布了一份牧函,要求他们在教会的“事实上问题上”保持沉默(1665年),但这又带来新的纠纷。克雷孟/革利免九世(Clemens IX)于1667年完成了一种协调规定,这样至少在外表上达成共识(所谓的“克雷孟和平”)。上述四位主教也签名,但他们在口头上并在一个秘密的文献中表达了他们内心的信念(1668年)。教宗则满意于他们公开的说法并于1669年1月19日宣布了一个和好的文献,以此肯定这一时的和平,虽然很多人不满意于这种和平。

法国人在思想上的分裂没有结束。在暗地里,杨森(Jansen)主义仍然有很多拥护者,甚至还获得更多新的支持者。因此发生了一些小的冲突,比如莫尔(Maurines)学者所出版的奥古斯丁著作(1679/1700年)受到耶稣会和他们的朋友们的攻击。然而,人们此时的主要兴趣转向“国王之权”(regalia)和“高卢主义”(Gallikanismus)。在这个争论中,恰恰一些接近杨森(Jansen)主义的主教很勇敢地反驳了“国度绝对统治教会”(Staatsabsolutismus)的观点(参见189.3)。

190.3 在18世纪初,关于杨森(Jansen)的争论死灰复燃,震撼了法国教会几乎30年之久。在1701年夏天发生所谓的“良心案件”。当时有40个巴黎大学教授宣布,如果一个人坚持尊敬的沉默(silentium obsequiosum),他仍然应该可以获得告解(和好圣事)中的罪赦。几个法国主教,包括波舒哀(Bossuet)以及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Clemens XI)于1703年谴责了这种说法。根据国王路易十四世(Louis XIV)的请求,教宗在1705年7月15日宣布了一个诏书(《主的葡萄园》*Vineam Domini*),其中说“尊敬的沉默”是不足够的,人们需要“口服心服地”放弃杨森(Jansen)这五个句子。然而,这部诏书没有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在1705年聚会的法国全国圣职人员的大会——他们倾向于“高卢主义”——虽然接受了这个诏书,但同时宣布说,教宗们的规定对普世教会没有约束力,除非当地的主教团也肯定宗座的规定。教宗很尖锐地反对这种说法,但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草原波尔

若亚 (Port - Royal des Champs) 的修女们 (所谓的“教会的母亲们” *Meres d' Eglise*) 说她们只能接受教宗的诏书, 如果能加上一个小条规。因此, 她们的隐修院再一次被禁罚 (1707 年), 而法国政府于 1709 年 (在教宗的同意下) 取缔了该修院, 房子和教堂都被拆除 (1710/1712 年)。

190.4 同时, 那些反对杨森 (Jansen) 主义者的人的注意力转向另一点。那位很有修养的司铎祈祷会会士 (Oratorian) 凯内尔 (Paschasius Quesnel, 1634 - 1719 年)——他和一些其他的杨森 (Jansen) 派的人逃难到比利时 (1684 年)——自从 1671 年出版了关于福音书的《伦理反省》(*Reflexiones morales*), 这本书有几个版本, 发行量不小, 但其中有很多杨森 (Jansen) 主义的观点。虽然这部著作甚受欢迎, 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 (Clemens XI) 于 1708 年谴责它。当时的巴黎总主教和枢机诺阿耶 (Louis Antoine de Noailles) 原来是沙龙 (Chalons s. M.) 的主教并于 1695 年曾经批准和推荐了《伦理反省》的发行。现在他被要求收回这种批准, 但他始终很犹豫, 没有行动。因此, 根据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 的要求, 罗马教廷再一次检举这个引起争论的著作。罗马教廷长期谈论的结果是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 (Clemens XI) 发表的诏书《独生子》(*Unigenitus*, 1713 年 9 月 8 日)。这部诏书谴责了凯内尔 (Quesnel) 著作中的 101 个句子。其他的国度都承认这个诏书的有效性, 但在法国关于诏书是否有效的争论死灰复燃。因为如果断章取义地来看部分的被谴责的命题, 它们似乎表达正统的信仰, 所以诺阿耶 (Noailles) 总主教虽然收回了他原来的批准, 但与另外七位法国教会的长上一起拒绝接受诏书, 但没有作更多解释。在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 逝世后, 那个浮轻的、不支持教会的奥尔良的菲利普 (Philippe de Orleans) 公爵执政 (1715 - 1723 年), 因此反对罗马派获得更大的支持。根据“高卢主义”的精神, 四个法国主教反对《独生子》诏书并呼吁召开一个大公会议 (1717 年)。诺阿耶 (Noailles) 枢机、巴黎大学、南特 (Nantes) 大学、兰斯 (Reims) 大学以及几百个教区司铎、修会司铎和许多平信徒支持这四个主教的要求。这样, 法国分裂为“接受者” (acceptantes) 和“申诉者” (appellantes) 两派。全国处于很大的混乱中, 而教会分裂的危险越来越大。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 (Clemens XI) 在 1718 年 8 月 28 日的诏书《牧者职位》(*Pastoralis officii*) 宣布那些“申诉者”被绝罚。然而, 此时又有很多人, 包括诺阿耶 (Noailles), 认为这个新的诏书也是无效的, 所以说他们并没有被绝罚。在 1720 年才发生一个关键的变化。政府规定《独生子》(*Unigenitus*) 为国家法律, 并且采取措施来镇压不接受它的人。在

一些诡辩后,诺阿耶(Noailles)枢机于1728年10月也无条件地接受了它(他于1729年去世)。大部分的“申诉者”也跟着枢机的前例接受了它。那些仍然坚持杨森(Jansen)主义的人现在传播了一些奇迹式的治病事件、神魂超拔体验(Ekstasen)以及“神视”(Visionen)——据说这些事都发生在一个支持杨森(Jansen)主义的执事,即巴黎的方济各(Francois de Paris, 1727年去世)的墓地、在巴黎的梅达都斯(Medardus)教堂和周围的房子那里。这些热忱派的人被称为惊厥派,震撼派(Convulsionnaires)。不过,这种狂热主义的余波无法阻挡杨森(Jansen)主义的崩溃。由于教会和政府的合作,作为教导和社会党派的杨森(Jansen)主义都被逐渐克服,虽然它的严格主义在灵修和克修生活中还有长期的影响,而它经常与“反耶稣会”和“反罗马宗座”的倾向有关系。遗憾的是,这个运动本有的强大宗教力量后来陷入一种没有建设性结果的强词夺理态度和教派式的隔绝主义中(eigensinnige Rechthaberei und sektiererischer Separatismus)。值得提到的还有本笃十四世(Benedictus XIV)于1756年的决定:唯独那些公开地和引起争论地拒绝《独生子》(Unigenitus)诏书的人不被允许接受终傅圣事。

在18世纪,杨森(Jansen)主义也传到意大利。在本笃十四世(Benedictus XIV)的时期,甚至有的罗马人也拥护了它;然而,在这里支持它的人主要是那些反对耶稣会的那些人,它在民众舆论上也为耶稣会的解散埋下了伏笔。

190.5 由杨森(Jansen)主义引起的争论,使法国的教会有一段时间处于分裂的危险之中。这个分裂在荷兰发生,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在荷兰还有另一些比较关键的因素发挥作用,比如老一代的教区司铎和后来进入的耶稣会传教士之间的冲突(参见184.2)。在尼德兰地区,杨森(Jansen)主义相当普遍;许多杰出的代表,比如阿诺德(Arnauld)、凯内尔(Quesnel)等人由于在法国受到镇压,所以逃到荷兰。在1702年,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Clemens XI)罢免任荷兰教会的宗座代牧科德(Peter Codde, 1710年去世),因为他被怀疑与杨森(Jansen)主义有关系,而郭克(Theodor de Cock)代替他。然而,尼德国政府以及很多公教司铎提出抗议,郭克(de Cock)于1704年被迫离开荷兰。因为这种冲突的发生使得荷兰教会没有主教,也不能举行主教主持的礼仪,所以乌得勒支(Utrecht)的教区的代表们——他们是旧的总主教区的司铎团(alte Metropolitan - kapitel)的正式继承人——于1723年选择了教区长斯滕欧芬(Cornelius Steenoven)为总主教,然而,由于他们没有事先上报罗马教廷,所以罗马没有承认他们这个行动。这种情况就导致了教会的分裂。

斯滕欧芬(Steenoven)请一个被罢免的法国传教主教(名为瓦勒特 Varlet)祝圣他,但本笃十三世(Benedictus XIII)于1725年罢免斯滕欧芬(Steenoven)并宣布他的选举是无效的。然而,这个主教顽固地抵抗罗马教廷。他的第三任继承人在新教政府的同意下恢复了原来的哈林(Haarlem)教区和德文特尔(Deventer)教区(1758年)并使它们属于乌得勒支(Utrecht)总教区。荷兰的分裂教会一直到20世纪仍然存在,但在1950年也只有12000个信徒,他们分为30个堂区。德国的旧天主教派(Altkatholiken)很快与乌得勒支(Utrecht)的杨森(Jansen)主义者联系,并与他们形成一个“同盟”(1889年)。

190.6 在中世纪晚期的西班牙已经出现了所谓的“照明的”、“照亮的”(Alumbrados),他们的思想是一种没有辨别性的神秘主义,而异端裁判所曾经很严厉地镇压过他们。在17世纪下半叶又出现了一些虚假的神秘主义的运动,其主要代表是莫利诺斯(Michael Molinos,1628-1696年),他从1663年生活在罗马,并在教会的圈子中享有很好的名誉,是听告解司铎和精神导师。他于1675年编写了一部广泛流传的、译成许多语言的著作,即《灵性导师》(*Guia spirituale*),其中说精神生活和灵修生活的目标是让灵魂在上主面前达到一种如此完美的平静和安静,以至于人甚至不会渴望永恒的幸福,也不会渴望美德或成圣,所以人自己的一切行动和追求都被放弃。在这种被称为消亡、“无我”(annihilatio)的状态中,灵魂再不会犯罪,虽然人在表面上也许看来违背天主的诫命或教会的规定。口头上的祈祷、克修活动或与诱惑的奋斗都是多余的,是无用的。这种关于默观生活的理论不久后普遍被称为寂静主义(Quietismus),而且也在很多地方受欢迎。因为莫利诺斯(Molinos)有很多朋友并且与许多人有信件来往,他的影响也不小。然而,他的生活和思想引起人们的怀疑,所以他于1685年被捕入狱,而异端裁判所的法案结果是:他个人道德生活上有重大的缺陷。依诺森十一世(Innocenx XI)于1687年发表的诏书谴责他著作和信中的68条句子。他收回了这些句子后被判无期在隐修院中生活(1696年去世)。他的一些拥护者,比如佩特汝基(Petrucci)枢机也被惩罚。

在法国也有一些寂静主义的拥护者,主要是一个很虔诚的寡妇,即莫特·古翁(Jeanne - Marie de la Motte - Guyon,1648-1717年),她倾向于夸大其辞且满怀激情。她的灵修导师是一个巴纳伯会(Barnabiti)的司铎拉孔(Francois Lacombe),他的著作是《内心祈祷的分析》(*Analyse de l'oraison mentale*,1686年)。这两个人在法国传播了寂静主义。他们主张对于上主的爱必须是最纯粹的、没有别的兴趣的

(amour desinteresse),这种爱排除对赏善罚恶的考虑,而且它不仅仅是某一个具体情况的态度,而应该是长期的精神状态。然而,他们的著作被禁止。拉孔(Lacombe)于1687年被捕入狱,死在狱中(1699年)。莫特·古翁(Motte - Guyon)女士也有几次入狱。在巴黎附近的伊西(Issy)举行的神学谈论会上(1694/1695年)在波舒哀(Bossuet)主教的主持下用30条原则来阐明天主教关于“神秘主义神学”的观点。然而,这个问题的继续发展引发了法国两个最伟大的主教之间的冲突。波舒哀(Bossuet)强烈地反对寂静主义思想,并于1697年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献《关于祈祷精神状态的牧函》(*Instruction pastorale sur les etats de l' oraison*)。然而,坎布瑞(Cambrai)那位具有崇高精神的主教费奈隆(Fenelon)于1697年也发表了一篇论文,即《圣人有关内在生活之原则的说明》(*Explication des maximes des saints sur la vie interieure*),其中保护了他敬仰的“女先知”以及她关于“对天主的无私爱慕”的教导。此后波舒哀(Bossuet)很尖锐地反驳他,嘲笑他说这是一个“新的蒙塔努斯(Montanus)和一个新的普瑞斯切拉(Priscilla)”。这个争论引起很大的风波,国王路易十四世(Louis XIV)和他的妻子蒙特诺(Madame de Maintenon)也加入,而且他们反对费奈隆(Fenelon)。国王也请教宗作出决定,而依诺森十二世(Innocens XII)于1699年在长期犹豫后宣布,费奈隆(Fenelon)著作中有23个句子是“引起争论的并且是冒失的”。费奈隆(Fenelon)马上说他完全接受教廷的决定,这样这个争论才告结束。

第二章 启蒙运动和新教

191

启蒙运动。其形成与在英国、法国的传播

191.1 基本上,整个中世纪是一个没有信仰怀疑的时期。只有在中世纪末期,在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时代,教义和教会上的稳定归属感才开始有所松懈。那些宗教改革者虽然在宗教信仰的个人主义下反对传统的教会制度,但他们和他们的拥护者始终坚持基督信仰的基本信条。当时的公共舆论和民众的思想完全受基督信仰各种概念的影响。然而,当这些宗教战争和信仰引起的争论结束时,当不同信仰派别之间的差别没有那么尖锐时,当自然科学的一些新的发现改变了传统的世界观时,在受过教育的圈子中逐渐有很多人染上了一种批评、冷漠或对启示真理的怀疑态度。年轻一代的人文主义者所传播的只是一个浮浅的道德教育(seichter Moralismus),宗教改革者否认教会的权威性,他们和他们的拥护者支持“自由研究”的原则,而这一切都有思想和文化上的后果。这个新的人生观的代表自称他们的运动为启蒙运动(Eclaircissement / Enlightenment / Aufklaerung,参见康德的说法:“人脱离他自己制造的无知状态”)。在开始的时候,这个新的世界观仍然保持着一种节制的态度,它对“信神”的概念并不怀着什么敌意。然而,后来它直接反对启示的宗教,进而走向宗教上完全的冷漠,到理性主义、不可知论、自然主义和物质主义。这种世俗化的过程不仅包括宗教和道德,而且也深入改变了一切与世界观有关系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的领域,比如政治思想、法学、经济、社会秩序、教育和学术。在这一切领域中,将来只允许有“理性”和“自然”单独地和自主地为自己规定标准和原则。当时,人们追随的是“自然的宗教”。一切存在方式的支配者是自主的、自律的、有自我意识的人。

启蒙运动的开始是在 17 世纪的英国;从那里,它传到法国以及到欧洲各地,包括德国。虽然启蒙运动为宗教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但它也为人类文化带来了一些重大的进步或至少促进了这些进步。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似乎都有一种“人道主义”的态度(*humanitaere Einstellung*),这就帮助消除了一些恶习,如“巫婆热”和对“巫婆”的迫害、农奴制度、法院中的残酷习俗(拷打被取消)。启蒙运动消除了一些迷信的概念或习俗(虽然有时候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并且减少人们“追求奇迹”或“轻信”的倾向。启蒙运动对教育工作和办学运动有良好的影响,同时改革了教学制度。对于犹太人的宽容也是其中一个因素,而在如此多的宗教冲突之后,在法律上许可异己信仰的存在,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成果之一,虽然另一些因素,比如英国的独立派(*Independents*, 参见 185.3)的出现,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启蒙运动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政治文献是美国的宪法(1787 年,1791 年)。

191.2 被视为近代经验主义的创始人是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培根(*Francis Bacon*, 1626 年去世)。他严格地区分理性和启示、信仰和知识,并针对经院思想传统提出一个新的科学理想,就是系统地、无成见地研究大自然。他描述“人的世界”为一个充满幸福的境界,与神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另一个人进一步地反对传统的学院哲学,就是法国天主教徒笛卡儿(*Rene Descartes / Cartesius*, 1650 年在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去世)。因为他思想的出发点是一个基本的、系统的怀疑,他于是创立了那种哲学的批判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传统,同时他对自我意识的肯定(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又为近代的唯心主义思想铺路。他原本是耶稣会会士们的学生,后来也在教会的圈子中获得了一些拥护者,包括一些耶稣会会士。那位去过很多地方旅游的赫伯特·谢布里(*Lord Herbert of Cherbury*, 1648 年去世)在 1624 年的论文《论真理》(*De veritate*)和其他著作中创立了一种“自然的宗教”,即所谓的“自然神论”(Deismus),它的真理标准只有理性,而这种思想也放弃了“特殊的启示”(即作为神的话的《圣经》)和“世界的统治”(即“天佑”)这样的传统观念。根据谢布里(*Cherbury*)的说法,一切人天生地就有这种“理性的宗教”的五个基本因素(所谓的 *notitiae communes*):神的存在;敬拜神的义务;追求美德和虔敬的义务;忏悔罪行和愿意改进的愿望;相信此世和来世的赏善罚恶。他说,一切超过这些原则的东西都是一些僧侣团对于原始宗教的歪曲。那位来自犹太传统的史比诺萨(*Baruch de Spinoza*, 1677 年去世)不久后进一步地发展了笛卡儿(*Descartes*)的思想,他尖锐地批评《圣经》的启示,提出一种“一即一切”的思想并限制宗教为一

种爱慕和宗教情怀。自从 18 世纪末,他对德国的思想界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在英国有很多人顺着赫伯特(Herbert)的思路提出了一些新的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体系,这些与基督教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距离;特别有影响的人物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1679 年去世),他倡导一种自然主义的单一论。他个人没有信仰,不仅仅看大自然为一种机械,而且也把人和国度视为一种机器。他提出“世俗国主”的概念,认为教会完全消融于这个国度。在 17 世纪末,英国有信仰自由(1689 年)和印刷自由(即传播自己思想的自由,1694 年),这就支持那些 Freethinkers(自由思想的人——这是他们的自称,因为他们反对官方的国家教会或强制性的教会制度)。著名的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1704 年去世)进一步发展了培根(Bacon)的经验主义。虽然他是一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他对基督宗教有好感,在他那种“理性的超自然主义”中,启示、奇迹与默启/灵感默示(inspiratio)都能成立,参见他的主要著作《基督宗教的合理性》(*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1695 年)。他要求对别人要有宽容的态度,但又排除无神论者(因为他们不能发誓)以及公教徒(因为他们自己不宽容)。比较彻底的自然神论者是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1713 年去世),托兰德(John Toland,1722 年去世,参见他的《非神秘的基督宗教》*Christianity not mysterious*,1696 年),廷德尔(Matthews Tindal,1733 年去世,他的《基督宗教和宇宙一样古老》*Christianity as old as the creation*,1730 年,成了自然神论的主要著作)及其他一些人。在 1750 年,英国的自然神论已经过了它的高峰时期;那位持异议的神学家拉德内尔(Nathanael Lardner,1768 年去世)和另一些人很热切地替启示中的信仰作辩护,所以有神论再一次变得重要一些。另外,循道派,即卫斯理宗(Methodism,参见 193.3)的觉醒运动也影响了很多英国人。自然神论的形而上学是非常理性的,但经验主义的完成者休谟(David Hume,1776 年去世)又尖锐地批评这种思想。然而,他自己却陷入怀疑论中,因为根据他的说法,一切宗教研究的结果是怀疑,而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神”和“灵魂不朽”不是值得严肃对待的概念。他的哲学对康德有很深远的影响。

那些在英国流动的“自由思想”的因素在共济会(Freemasons)的秘密组织中获得了一个结合点。共济会 1717 年在伦敦形成,当时有圣保禄/保罗(St. Paul)大堂几个建造队的成员组织一个“大的聚会点”(Grossloge),而那些不是工人的人也可以参与。他们继续使用了旧的石匠符号。安立甘会的司铎安大森(James Anderson)制订了他们协会的制度规章(1723 年),其特征是一种自然神论和自然

主义。他们协会的主要目标是培养人道主义和博爱的精神。这个协会也迅速传播到欧洲大陆,在很多地方有分会:1728年在马德里,1732年在巴黎,1733年在佛罗伦萨,1735年在里斯本、海牙、罗马,1737年在汉堡,1740年在柏林,1742年在维也纳等等。他们协会有一种神秘的气氛,由此吸引了很多人。在盎格鲁-撒克逊和北欧国家的共济会人士基本上都坚持对神的信仰(虽然他们很多时候只处于一种浮浅的、模糊的自然神论),但在法国和罗曼国度的共济会人却公开地反对教会和宗教信仰,也多次反对君主制,因此具有革命性质。教宗们曾几次禁止人们加入该会,先是克雷孟/革利免十二世(Clemens XII)在1738年的诏书《杰出的》(*In eminenti*),晚一些是良/利奥十三世在他的通谕《人类》(*Humanum genus*,1884年)。虽然如此,在启蒙时期有不少公教徒,甚至一些圣职人员,加入了共济会,因为他们想该会能够推动人类进步,能克服“迷信”等等。该会在1950年大约有400万到500万会员,其中四分之三在北美。德国的分会在1933-1935年间在纳粹主义时期被解散,但在1945年后被再次成立。

191.3 启蒙运动在法国的影响是最具灾难性的。通过启蒙运动,第18世纪成为“法国历史上最违背基督精神的,也是最不符合法国的时代”[法国人F. Brunetiere(布吕内捷)语]。在准备或支持启蒙运动的因素当中有杨森主义(Jansenismus)——它使那些有修养的人的宗教生活产生一种冷漠的态度;另一个因素是凡尔赛(Versailles)宫以及所有的高层社会的不道德生活和轻浮态度。圣职人员部分上也受到高层社会的腐败的影响,所以他们无法提供充分的抵抗。在17世纪的神学获得了一个美好的进步发展,但18世纪的法国神学却处于一种衰退和萧条状态中。

对于理性主义发出第一个冲击的是胡格诺人培尔(Pierre Bayle,1706年去世)的《历史批判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1695/1697年),这是一个多次被引用的辞典,但作者否定地批评基督宗教的信仰和教会。那位查理·孟德斯鸠(Charles de Montesquieu,1689-1755年)在他的《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1721年)中用很巧妙的幽默来讽刺种种政治、社会和教会的情况。通过他的主要著作《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1748年),他成为现代自由主义国家概念之父——这部著作赞扬英国的宪法制为典范。在18世纪下半叶那些“自由思想者”(libres penseurs)或“强大的心灵”(esprits forts)的反对基督宗教世界观进入越来越多的社会圈子,尤其渗透了贵族人士和有修养城民的思想。这是可能的,因为部分

启蒙运动者有杰出的文笔。另外,狄德罗(Diderot,1784年去世)和达兰贝尔(d'Alembert,1783年去世)编辑一个很大的《百科全书》(28卷,还有7卷补充,巴黎,1751-1780年)。这部《百科全书》很巧妙地罗列当时的一切知识,但在世界观上,它对基督宗教有消极的批判和否定。因此,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都被称为“百科全书派”,因为他们都参与了 this 庞大的项目。在这些人当中,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具有特殊的地位;他是一个很有才华,但品德不高尚的人。他去了英国一段时间(1726-1729年),此时接受了自然神论,并且很有意识地断开自然神论与基督宗教和教会的一切关系,这样在他的众多著作中以玩世不恭的挖苦精神嘲笑和讽刺一切高尚的和珍贵的价值。他的座右铭是“消除那个邪恶的”(Ecrasez l'infame,他指的是教会,因为当时的教会太不宽容)。另一个法国人也相当公开地宣布了无神论和物质主义,比如拉梅特里(Lamettrie,1751年去世,著有《人的机械》*L'homme machine*,1748年),爱尔维修斯(Helvetius,1771年去世,著有《论精神》*De l'esprit*)以及那个从法尔茨移民的霍尔巴赫(Baron de Holbach,1789年去世,他的《自然的体系》*Systeme de la nature*,1770年似乎成了无神论的《圣经》)。对于启示真理没有太多敌意的一个学者是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他来自日内瓦的一个胡格诺派家庭,但在一段时间至少在外表上认同公教信仰(1728-1754年)。他的贡献是克服那种片面强调理性的思想,他发现人的情感也是一个力量,包括对宗教的情感。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仍然是启蒙和自然主义的传播者。他的“信经”仅仅包括对于神、自由和灵魂不朽的信仰。他认为真正的宗教是对美和善的爱慕。他的这种“自然的”、“没有误解”和没有具体信条的基督宗教在他的著作中得到表达,尤其是在《新爱洛伊斯》(*La nouvelle Heloise*),1761年,《爱弥尔或论教育》(*Emile ou de l'education*,1762年)——这包括一位萨夫伊(Savoy)司铎的信仰表述——以及《忏悔录》(*Confessions*,1770-1778年)。在他的《民约论或论正当政治的一些原则》(*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1762年)中他很有激情地论述人民的主权和民主的概念。借此他对欧洲的社会和政治革新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卢梭(Rousseau)和其他的启蒙作家为法国大革命准备了理论上的基础,他们提供了一个很有感染力的口号,而当法国革命的领导者利用这些座右铭时,广泛的群众被卷入这个运动之中。

虔敬派和新教在德国、英国的觉醒运动

192.1 在宗教改革时期形成的新教团体早在它们被创立一百年之后就面临僵化为纯粹的“正统性”的危险,尤其是路德宗。人们很普遍地抱怨爱心的缺乏、道德纪律的丢失、流派的分裂以及国度式的“政治与教会合一”的压力。一些严肃的人物意识到,需要激活新教,需要更强调个人的信仰体验,需要更多的内在化以及需要基督徒的行动与积极的生活(参见 185.2)。当时,虔敬主义(Pietismus)肩负了这种激活新教的任务,还有与它有关系的觉醒运动,它在尼德兰、德国和英国发挥作用。这些信徒培养了一种积极的、有感情的、严格符合《圣经》的信仰生活,就是一种“行动的基督宗教”(praxis pietatis),这种信仰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站得住。他们也曾多次引用了宗教改革以前的一些公教(天主教)克修形式或神秘主义神学概念。然而,因为这个运动的特征仍然是主观的,所以它没能留在新教的“国教”(Landeskirche)制度内,而促使多个新的教会团体出现。

192.2 宗教生活的深化运动首先出现在尼德兰的改革宗教会中;这也可以视为虔敬派的预备。在17世纪30年代以后,乌得勒支(Utrecht)的神学教授富特奇乌斯(Gisbert Voetius,1676年去世)组织了一些特殊的灵修聚会来培养所谓的宗教生活上的认真(praecisio)。步其后尘的是他的学生罗登斯坦(Jodocus van Lodenstein,1677年去世),他在乌得勒支(Utrecht)当讲道师以及那位来自法国南部的拉巴迪(Jean de Labadie,1674年去世),他原来是耶稣会会士的学生,当过公教司铎,再加入改革宗,并且在改革宗开始了一个新的传教方针,即所谓的隔绝主义、分开主义(Separatismus)。不久后,这种团体式的基督宗教信仰(虔敬主义)也传播到德国北部,在那里很容易被接受,因为在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后,民众在宗教和道德上处于困境,所以他们渴求一些比较有营养的灵性食粮,而当时的正统新教传统则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在那些地区,阿恩特(Johannes Arndt,1621年去世)牧师和教会监督(参见 185.2)也准备了虔敬主义的土壤。

虔敬主义(Pietismus)的真正创始人是一个来自阿尔萨斯,即法德边界.(Alsace)的人,即施佩纳(Philipp Jakob Spener,1635 - 1705年),他在法兰克福

(Frankfurt am Main)当牧师和长上(1666年),后来在德累斯顿(Dresden)当宫廷讲道师(1686年),最后在柏林(Berlin)的尼克莱教堂(Nikolaikirche)当牧师(1691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义导师(Katechet)和牧灵者。他受到拉巴迪(Labadie)的鼓励,从1670年开始举办一些讲解《圣经》的灵修聚会(所谓的Collegia pietatis),因为他要在充满腐败的世界中至少拯救一些小圈子的人(所谓的“教会中的小教会”,ecclesiola in ecclesia)。参与这些聚会的信徒被嘲笑为“虔敬者”(Pietisten),这就是该运动的名称来源。施佩纳(Spener)于1675年出版了他那本著名的并引起了很多反驳的著作《虔敬的渴望》(*Pia desideria*),其中以《圣经》为基础试图勾勒出一个改革计划,要改进神学教学制度、讲道方式、教义教学方式以及整个教会生活。在莱比锡的年轻教师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1727年去世)和安东(Paul Anton,1730年去世)根据施佩纳(Spener)的榜样也举办了一些很受欢迎的“圣经学习班”(Collegia biblica,自从1689年),但因此与莱比锡大学的神学系以及与本城的牧师们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他们禁止这些聚会(1690年),而撒克森的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三世(Johann Georg III)也于1691年开除了施佩纳(Spener)。此时,施佩纳(Spener)被召到柏林,而弗兰克(Francke)和安东(Anton)能够在刚刚创立的哈雷(Halle)大学开始任教(1693/1694年)。这样,他们的虔敬运动继续发展,虽然正统的路德宗很激烈地反对它,但虔敬主义再无法被镇压。在哈雷(Halle),弗兰克(Francke)于1695年后创办了一所穷人和平民学校,一所学院和一所孤儿院,这些逐渐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体系(所谓的弗兰克创立的机构Franckesche Stiftungen)。在虔敬主义者当中的一位比较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是阿诺德(Gottfried Arnold,1714年),他在他的《客观的教会史和异端史》(*Unparteyische Kirchen- und Ketzerhistorie*,1699年,实际上它不是很“客观”)中很谨慎地研究了“真正的和真实的”基督宗教的种种表现,尤其是在异端人士、神秘主义者和神智论者(Theosophen)那里。除了在撒克森和勃兰登堡之外,虔敬派还在黑森-达姆施塔特(Hessen-Darmstadt),在下莱茵地区(比如特尔斯特根Gerhard Tersteegen,1769年去世,写过圣歌和灵修著作),在东弗里西亚、波美恩、普鲁士东部、瑞士等地区有所发展,尤其在符滕堡它走出一种很接近民情的方向,一直影响到今天。“施瓦比亚地区虔敬主义之父”是教会监理会会员本格尔(Johann Albrecht Bengel,1752年去世),他编写了一部很受欢迎的《新约引导》(*Gnomon Novi Testamenti*,1742年)。

虽然虔敬主义不能(也不愿意)影响整个路德宗教会,但它还是在强调严肃精神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它要求每一个人过一个有宗教情怀的生活和作积极的善行。在那些在哈雷(Halle)的虔敬派人士中间也出现了第一批新教的海外传教士,而其他的新教团体在19世纪之前很少注意到海外传教的任务,甚至在原则上都反驳了这个任务。然而,在另一方面,虔敬派的灵修方式在很多时候也表达了一些狭窄的和严格主义的因素,它对真正的生活问题很陌生,而这种制度在个别的地方导致教会制度的解体,甚至导致一些极端的、狂热的做法或引起不良的流派之间的对立。虽然虔敬派没有这个意图,因为它很强调主观的宗教情感并且反对一种空洞的教条上的正统性,所以它也同样准备了启蒙思想。

192.3 在英国和北美出现了一个很热忱的觉醒运动,就是贵格会/公谊会(Quaker)。他的创立人是一个鞋匠,即福克斯(George Fox, 1624 - 1691年),他深信自己有特殊的光照和召叫,从1648年成为一个先知和巡回讲道师,在英国各地聚集了一些“朋友们”(Friends,即“公谊会”)和“光明之子”。在他们的聚会中,他们有神魂超拔的体验,所以人们称他们为震荡者(Quaker)。他们没有正式的信条和圣事,对他们来说,最关键的是“内心的光”,即耶稣直接的光照。这种光照决定信仰、讲道的职责以及礼仪。因为末世已经来到了,贵格派拒绝现有的教会团体。他们的重点放在实际的灵修,严格的诚实态度,最俭朴的生活方式上,他们反对兵役、死刑、誓言、什一税和各种娱乐。苏格兰的巴克利(Robert Barclay)于1676年在他的《真实基督宗教神学的辩护》(*Theologiae verae Christianae Apologia*)中用某种体系来表达贵格会的神学思想。虽然这个教派在开始的时候遭受严格的镇压(福克斯自己入狱八次),但仍然有很多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威廉三世(William III)于1689年宣布的宽容法令带给他们自由。福克斯自己曾经去美国传播他的信仰(1670/73年),而贵格会后来在美国获得了最大的传播。佩恩(William Penn, 1644 - 1718年)于1682年在美国创立了以他命名的“公谊会国度”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 应译“佩恩夕法尼亚”),这个地区为所有的殖民者保证宗教自由。此后,这些公谊会的人分裂为不同的派系。他们在1950年的英国有2.5万人,在北美有12万信徒。他们特别重视社会工作和慈善工作并有觉醒和坦诚的态度。

192.4 另一个特殊的虔敬主义团体是伯爵青岑多夫(Zinzendorf, 全名 Nikolaus Ludwig Graf von Zinzendorf, 1700 - 1760年)创立的,就是赫尔恩胡特弟兄会(Herrnhuter Brüdergemeinde)。青岑多夫(Zinzendorf)伯爵从青年时期就热切爱慕

施佩纳(Spener)的“心之宗教”(Herzensreligion)与“心之教会”(Herzenskirche),他于1722年允许那些受公教改革镇压的摩拉维亚弟兄(亦称“波希米亚弟兄”,参见148.6)居住在他自己的地区,就是在欧贝拉希茨(Oberlausitz)的胡特贝格(Hutberg)。这个小村子变成小城镇赫尔恩胡特(Herrnhut)的发祥地,它是来自各处的虔敬主义者和独立团体(Separatisten)的避难之地。由于青岑多夫(Zinzendorf)的热心、奉献精神和他的组织能力,这些思想都不一致的团体形成了一个“革新的弟兄会”(1727年),而且他们也没与本公国的路德宗发生冲突。在这个弟兄会中有一个路德宗、改革宗和摩拉维亚“方式”(“Tropus”),而三个方式都被视为不同的教育方式,都要走向完美。来自柏林教会的亚布伦斯基(Daniel Ernst Jablonski)是摩拉维亚弟兄的“长老”和“主教”,而他于1737年祝圣青岑多夫(Zinzendorf)为弟兄会的主教(但他没有司法权),所以青岑多夫(Zinzendorf)继续领导了该团体并在一些遥远的旅游中为他的事业工作。在长期的犹豫后,弟兄会于1748年在撒克森国被承认为合法的团体。以赫尔恩胡特(Herrnhut)为基地,他们在欧洲和美洲创立了很多新的团体。一些传教士早于1732/1733年便去了巴哈马群岛和安的列群岛(Westindies)以及格陵兰(Greenland)。他们一直到今天仍在进行很多传教工作。他们于1950年的人数是6万5千人,分布在德国、英国和美国(所谓的“摩拉维亚教会”)。他们认为,基督宗教的核心是基督通过十字架上的死拯救了人们,而且信徒必须对救世主怀着一种无条件的、孩子般的信赖(1741年的“特殊盟约”Spezialbund)。属于弟兄会的人根据性别、年龄、单身或婚姻身份被分为一些“群体”(Chor),他们的纪律很严格。他们教会(和每一个团体)的领导权属于“长老会”,这个“长老会”选择司铎、执事和“辅祭员”(Akolythen)。他们的礼仪方式包括讲道、祈祷、歌唱以及圣餐。除此之外,他们也恢复了一些古代教会的习俗,比如弟兄之亲吻、洗脚礼和爱宴(Agape)。为个人的灵修,他们通过抽签的方式找出《旧约》的一些经文。青岑多夫(Zinzendorf)的继承人施潘根贝格(August Gottlieb Spangenberg,1792年去世)改变了早期赫尔恩胡特(Herrnhut)教会的一些太狂热的做法。他的著作《弟兄会的信仰的理想》(*Idea fidei fratrum*,1779年)成了弟兄会的教义基础。

192.5 与欧洲大陆的虔敬主义有关系的运动是18世纪在英国发动的循道宗/卫斯理宗(Methodismus),它后来发挥了很大的传教力量。这个宗教团体有意识地与英国国教形成一种对立,因为当时的英国国教在宗教和道德上缺乏精力。卫斯

理宗的摇篮是一个学生协会,即所谓的圣洁会(Holy Club)——这个学生协会是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1707-1788年)在1729年在牛津大学建立的,其目标是培养道德和虔敬的心,而他的哥哥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年)以及那位很有口才的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年)也加入该会(1735年)。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原来是安立甘教会的司铎,后来他比他的弟弟更有影响。根据“圣洁会”成员那种很有秩序的生活(所谓的 *methodus vitae*),同学们讽刺地称他们为“循道者”(Methodists)。卫斯理弟兄与赫尔恩胡特(Herrnhut)弟兄会的接触以及他们的突然“皈依”(1738年)使得他完全投入于“觉醒讲道”中(*awakening preaching*)——原来怀特菲尔德(Whitefield)早一些在英国和北美已经很成功地进行了这种讲道。因为英国国教禁止他们在教堂中讲道,所以这些充满热忱的人开始举行露天讲道(1739年),经常有成千上万个听众,而因为安立甘会现在也拒绝给他们送圣餐,他们为那些“觉醒者”的“协会”(societies)建立了一些独立的教堂,先在伦敦(London)和布里斯托尔(Bristol),后来逐渐脱离了英国国教,成为“持异议者”。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是这个独立的教会团体的灵魂人物和组织者。他的助手是平信徒,他指派他们进行讲道和管理教会团体,后来也亲自立他们为牧师。早于1740年他便离开了赫尔恩胡特(Herrnhut)的团体,因为他认为“皈依”(conversion)是突然发生的、拒绝罪恶的体验,而这个皈依发生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一般在一些“忏悔痉挛”之后),但青岑多夫(Zinzendorf)的观点与此不同。不久后(1741年),卫斯理也离开了怀特菲尔德(Whitefield),因为后者遵守严格的加尔文派的预定论,但卫斯理和阿米纽斯(Arminius)派一样(参见185.5)拒绝这些观点。在别的方面,卫斯理宗基本上保持安立甘会的教导。他们在英国和美国——怀特菲尔德(Whitefield)多次北美传教——获得迅速的发展,而在19世纪,在欧洲大陆也形成了相当多的循道宗团体(在德国、瑞士等地)。在1950年,循道宗总共有3000万信徒。在美国的主流卫斯理宗再次接受了“主教”的制度,但除了这个主流以外还至少有20多个不同的卫斯理宗的派系。卫斯理宗很重视社会慈善工作和海外传教。

192.6 一种奇怪的、情绪化的现象是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的自然哲学家斯维登堡(Emanuel von Swedenborg,1688-1772年)创立的所谓的“新教会”。在1745年的复活节,他体验到一个“神视”(vision),此后他认基督要他建立“新耶路撒冷”的教会(根据《启示录》Rev 21:2)。他是改革宗的教导的反驳者,并在很多

的著作中(《天界的秘密》*Arcana coelestia*, 1749/1758年,《真正的基督宗教》*Vera christiana religio*, 1771年,等)通过幻想出了一个半理性主义的、半神智论-神秘主义的宗教体系。这个体系完全消融了基督信仰的基本原则,只有洗礼和圣餐被保存为圣事。在斯维登堡(Swedenborg)去世后,在英国、美国和世界各地形成了一些“新教会”团体,他们于1950年约有2万信徒。

德国新教中的启蒙运动。宗教文学、音乐和艺术

193.1 在17世纪的德国新教地区,一般来说人们都还保持着那种在教义和教会具有约束原则的世界观(*dogmatisch und kirchlich gebundene Weltanschauung*)。在神学上,严格的正统派占主导地位。然而,通过那种强烈情绪化的和个人化的虔敬主义(参见192),人们对于精确表达的教导公式的兴趣逐渐衰退。自从17世纪末,德国也开始了启蒙运动,部分是根据本有的推动力,部分是来自外面的刺激。第一个推动了德国精神复兴的人物是那位渊博的政治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1646-1716年),他也对天主教(公教)表示敬意并热心促进教会合一运动(参见187.4),虽然在内心上,他与任何教会团体都保持距离。他深信基督信仰的种种奥迹可以和自然科学知识结合,自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想化的思想体系,即“预定和谐”(包括神正论 *Theodizee*、单元论 *Monadologie*),但他也向理性主义作出了让步,所以他也算为启蒙运动的先驱之一。启蒙思想的一个更强烈的攻击来自律师和哲学家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 1728年去世),他在莱比锡与哈雷(*Halle*)活动并想根据法国的前例创造一种独立的和世俗化的德国的教育制度。他使用理性的武器来反驳对权威的信仰和宗教上的约束,反对不宽容的态度和“扣上异端帽子”的人。他很勇敢地提出一种新的自然法理论(*Naturrechtslehre*),认为自然法是在伦理学和启示宗教之外的一个独立的科学。最早在德国提出自然法理论的人是普芬多夫(*Samuel Freiherr von Pufendorf*, 1694年去世),参见他的著作《论自然法和万民法》(*De iure naturae et gentium*, 1672年)。因为托马修斯(*Thomasius*)有效地反对了那些“巫婆法案”和法院使用的拷打,他对人类的进步作出了一些贡献。当时,英国启蒙运动提出的新国度论也在德

国获得最广泛的传播——根据这个理论,国度的目标完全是现世的,而在另一方面,国度也有权利来监督和管理教会组织(所谓的“关于神圣事务的权利”*ius circa sacra*)。

在哈雷(Halle)任教的哲学家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754年去世)一方面传播了莱布尼茨(Leibniz)的思想,同时将它庸俗化,他已经离开了启示信仰相当远,因为他让读者相信,连在生命最高的问题上,理性的决定也是关键的。那些虔敬主义的人控告他,所以普鲁士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于1723年罢免了他的职务并从哈雷(Halle)驱逐了他,但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于1740年再次召回他。沃尔夫(Wolff)的影响很长远。在国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1740-1786年)的时期内,德国的启蒙运动达到了高峰——这个国王(称“Philosoph von Sanssouci”,“柏林无忧宫的哲学家”)自己崇拜了“自然神论”并吸引了一些法国的自由思想家(如拉梅特里 Lamettrie,伏尔泰 Voltaire)来他的宫廷,但他又认为应该让每一个人“根据他自己的方式”(nach seiner Facon)获得幸福。大多德国启蒙主义者对于启示和宗教没有敌意,他们至少在表面上与基督宗教和教会都保持着一些联系。在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当中很普遍有影响的是——一种浮浅的、讲伦理道德的群众哲学,它的有效传播者是两个柏林人,即犹太人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86年去世)和书商尼古拉(Friedrich Nicolai,1811年去世),他是《普通德国丛书》(*Allgemeine deutsche Bibliothek*)的编者。

193.2 德国古典文学的领先人物是莱辛(Lessing,1781年去世)、赫德尔(Herder,1803年去世)、维兰德(Wieland,1813年去世)、席勒(Schiller,1805年去世)和歌德(Goethe,1832年去世),虽然他们的思想彼此之间有一些差距,但基本上都信奉一种“单一的-理想主义的世界观(‘一切在神内’)以及一种人道主义宗教”(monistisch - idealistische Weltanschauung (Pantheismus) und einer Humanitätsreligion)——这种世界观拒绝了作为启示的基督宗教,或最多仅仅从美学的角度来理解它。因此,启蒙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德国人。公教(天主教)长期都很谨慎地保护了欧洲的团体传统(abendlaendische Gemeinschaftstradition),但此时的文人开始脱离这个团体传统,那种“新人文主义”和传统的信仰之间产生了一道鸿沟。从1750年到1830年的阶段被称为“德国的唯心主义”时期,它受了新教思想的影响,但毫无疑问,这个阶段也继续依靠传统的基督宗教遗产。“德国的唯心主义”也已经在几个方面超越了启蒙主义思想那种太浮浅的“庸俗理性主义”

(Vulgär - rationalismus),因为它也注意到人情和意志力的活生生力量,并试图从广泛的精神生活来理解宗教以及为诗学和历史学中的民俗因素和民族概念提出更好的解释[参见赫德尔 1784 - 1791 年的《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的一些概念》(*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在谈论哲学基础问题方面,具有突破性影响的人物是在柯尼斯堡(Koenigsberg)生活的康德(Immanuel Kant, 1724 - 1804 年)。他早期投入于沃尔夫(Wolff)的理性主义,但后来用哲学的“批判”代替了它(参见他的《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1781 年)。

康德认为,我们无法认识“事物本身”(das “Ding an sich”)。因此,理论上的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而传统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也是不足够的。然而那些基本的信念——如“神的存在”、“自由意志”和“灵魂不朽”——被确保,因为他们现在是“实践理性的假设”,它们是我们的道德意识的无法回避的要求(参见《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1788 年)。康德认为,宗教的核心内容是符合理性的、自律性的伦理道德,就是为了它本身实现的道德律。根据这个目标需要重新解释《圣经》和基督宗教的信条。伦理道德是根据“绝对命令”(“你的行为原则随时也应该能够成为普遍立法的准则”)完成自己的义务。对于具体的基督宗教和启示,康德保持拒绝的态度。他和启示信仰的对立最明显表现在他的《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Vernunft*, 1793 年),这部著作受到维尔内尔(Wöllner)文化部部长的谴责。由此可见,康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性主义者。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以惊人的精力保卫了一个理想主义的世界观的基础,他既反对冷漠的传统主义和无味的启蒙主义,也想推动人们努力地在内心灵活地理解那些超性的真理。他的思想体系在德国的大学中获得了非常广泛的传播,并对整个 19 世纪的新教哲学发挥了很强劲的影响,所以有人(比如鲍尔生 Fr. Paulsen)曾经称他为“新教的哲学家”,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

193.3 在德国新教内部发生一种启蒙运动,其中一个先驱者是来自霍尔斯坦(Holstein)的克努特森(Matthias Knutsen),他认为《圣经》只是“一些故事的书”(Fabelbuch)并于 1674 年在耶拿(Jena)试图组织一个自由思想人的教派,即所谓的“良心的人”(Conscientiarii)。在 17 世末(即 1685 - 1695 年间),汉堡的律师和博士米勒尔(Johann Joachim Mueller, 参见第 2 卷, 124. 4)撰写了臭名昭著的著作《论三个骗子》(*De tribus impostoribus*, 亦称 *Compendium de imposturis religionum*),书中反驳基督宗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在 18 世纪的德国新教地区,理性主义获得了

更大的发展,它在这些地区中引发了彻底的“圣经批判”和“信条批判”(Bibel- und Dogmenkritik)。那位反对启示的施米特(Lorenz Schmidt)出版了一个新的《圣经》译本(第1部分,《摩西五书》Pentateuch,1735年),这个译本引起了很多争论。那位漫不经心的艾德尔曼(Johann Christian Edelmann,1767年去世)曾经写了很多书来反驳教会和基督信仰为“无知的产物”和“司铎的谣言”。不久后,汉堡(Hamburg)的东方学教授莱马鲁斯(Hermann Samuel Reimarus,1768年去世)写了他的著作《为理性敬拜神者的辩护》(*Apologie oder Schutzschrift fuer die vernuenftigen Verehrer Gottes*,1744年后);在他去世后,莱辛(Lessing)于1774/1778年出版了其中的7个部分,改名为《无名人士的沃尔芬比特勒残篇》(*Wolfenbuettler Fragmente eines Ungenannten*)。这部著作根据伏尔泰(Voltaire)和英国自由思想者的态度批评《圣经》中的奇迹叙述和“被启示的宗教”,这种批评是充满憎恨的、浮浅的批评,尤其描述耶稣的复活为宗徒/使徒们的有意识的骗局。这部书的发行引起了“正统派”和“启蒙派”之间的激烈论战。莱辛(Lessing)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多次表达了他的自然神论和一种“世界居民的冷漠精神”(weltbuergerlicher Indifferentismus),比如在他的著名剧本《智者纳坦》(*Nathan der Weise*,1779年)和在他的论文《人类的教育》(*Die 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es*,1777/1780年)中都有体现。

在大学界那些“新理论”(Neologie)的代表当中,首先要提出的是圣经学家艾尔内斯提(Joh. August Ernesti,1781年去世,他在莱比锡 Leipzig)以及米卡艾里斯(Johann David Michaelis,1791年去世,他在格丁根 Goettingen),还有教会历史学家泽姆勒(Joh. Salomo Semler,1791年去世)——他在哈雷(Halle)任教并被称为“理性主义之父”以及施皮特勒(Ludwig Timotheus Spittler,1810年去世)在格丁根(Goettingen)。他们的学校培养了很多有类似思想的人物,其中有那个轻浮的、缺乏道德的巴尔特(Karl Friedrich Bardt,1792年去世),他曾经一段时间在哈雷(Halle)当神学教授,但他成为德国启蒙的肆无忌惮的人(“enfant terrible”),最后他走向不折不扣的自然主义。甚至在教堂的讲道台上,当时的信徒能够听到理性主义和无味的道德说教,所以启蒙运动成为一个影响着群众的力量,虽然它并没有获得“垄断地位”。普鲁士王腓特烈·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于1788年回应文化部部长维尔内尔(Christoph von Wöllner)的要求而颁发的敕令规定,在礼仪、讲道和教学方面必须符合传统的信条,否则应受惩罚。不过,这个法令没有起到很大的效果,所以在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执政时,它被撤销,而

维尔内尔(Wöllner)被罢免(1798年)。

193.4 在新教的传统中,宗教文学和诗歌很受重视,尤其在路德宗和虔敬主义者当中。最杰出的宗教诗歌的作者是柏林的家庭教师和讲道者格尔哈特(Paul Gerhardt,1676年去世)。与他的诗歌有内在联系的著作是布瑞斯劳(Breslau/Wroclaw)的医生安格鲁斯(Angelus Silesius,即Johann Scheffler,他后来转向公教,参见179.1)那些充满宗教情怀的诗歌。他们两个人的诗歌在公教和新教的教会中都长期受到欢迎。克罗普斯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年)为德国诗学带来新春,他的圣经史诗《默西亚/弥赛亚》(*Der Messias*,1748/1773年)很积极地表达了宗教信仰,这个作者也写过教会圣诗。那位勇敢的克劳蒂乌斯(Matthias Claudius,1815年去世)的《万德斯贝克通讯》(*Wandsbeker Bote*,1770年后)也有很多读者,它肯定一种简朴的《圣经》-信仰(schlichter Bibelglaube)。作为圣乐的作曲家,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年)获得不朽的荣耀。他在莱比锡的托马斯学校(Thomasschule)当领唱,并写了一些管风琴著作、歌曲和《耶稣受难曲》,这些都表示出巴洛克(Baroque)和新教礼仪的精神。另一个著名的音乐家是来自哈雷(Halle)的亨德尔(Georg Friedrich Haendel,1685-1759年,他长期在英国生活,也在那里去世),他是祈祷曲(Oratorium,参见172.4a)的无与伦比的大师。因为新教的改革者反对宗教画像和对圣人的尊敬,所以在新教的传统中,教会的美术没有良好的土壤。然而,那位才华横溢的画家伦布兰特(Rembrandt,1606-1669年)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创造了一些伟大的宗教艺术作品,其中能够发现德国人的个人主义与荷兰人的加尔文派思想。

第三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天主教

194

耶稣会受镇压并被取缔(1773年)

194.1 毫无疑问,在200年的历史过程中,耶稣会在它的一切活动领域中(牧灵、海外传教、教育以及神学研究)为天主教(公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749年时耶稣会已有39个省、669所学院、众多小会院以及22600位会士,其中有一半是司铎。在影响力和重要性方面,耶稣会超过了一切其他的修会。然而,这种权力和影响力也带来了一些危险,因为部分耶稣会会士太过自信或追求很高的地位,他们有时甚至对宗座没有恪守原有的服从义务(参见“高卢主义”的历史,189.4;以及“适应本地文化的争论”,177.4b.e)。很多人也嫉妒或憎恨这个具有影响的修会,尤其是那些启蒙者和反对教会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耶稣会是天主教最有力的支撑,所以他们反对抵抗它。耶稣会也确实掺和了一些政治问题,并且与那些比较古老的修会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纠纷。耶稣会在高等教育的领先地位以及他们那些坚固不变的、保守的教育方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反对。对于该修会的反感逐渐传到了罗曼国度(即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朝廷和政府圈子——这些人也受了启蒙思想的影响,所以大约在1750年后出现了一种名副其实的“消灭耶稣会的战争”,结果导致耶稣会迅速被取缔——该修会不应该有这种悲惨的结局。

194.2 毁灭耶稣会的风暴最早发生在葡萄牙。当时的葡萄牙,是那个软弱和不道德的国王若瑟一世(Jose I Manoel,1750-1777年)执政的时期,他的大臣蓬巴尔侯爵(Marquis de Pombal),是一个很有抱负的自由思想者,并操控着政治。他反对贵族和圣职人员,认为他们是国王专制和“进步”的阻碍因素。他尤其主张,葡萄牙这段时期中的一切灾难都要归罪于耶稣会。在南美洲那些所谓的“耶稣会国度”

中所发生的事提供一个借口来镇压耶稣会(参见 177.2)。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巴拉圭南部重新划定界线,所以当地有 7 个并居区(Reductiones)的基督徒印第安人(共 3 万人)被迫移民(1750 年),这种做法表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一种独裁式的任意性。然而,这些印第安人举起武器抵抗(所谓的“并居区战争”),他们战败(1765 年)。蓬巴尔(Pombal)说印第安人的领导是耶稣会会士,所以这种抵抗也要归罪于耶稣会;他很系统地诽谤耶稣会,这样煽动群众和影响公共舆论反对该修会。葡萄牙政府给宗座压力,所以本笃十四世(Benedictus XIV)指定撒尔达纳(Saldanha)枢机去葡萄牙视察耶稣会,但这个枢机又是蓬巴尔(Pombal)的亲戚。他于 1758 年影响了里斯本(Lisboa)的宗主教宣布耶稣会“由于不合法的贸易关系”而禁止耶稣会会士们讲道或听神功(听告解)。不久后,国王在一次暗杀事件受伤,而蓬巴尔(Pombal)利用了这个机会,说耶稣会参与了这个阴谋并在全葡萄牙和殖民地地区残暴地镇压了耶稣会(1759 年)。耶稣会的财产被没收,很多会士入狱好几年,几百个会士被流放在意大利的海岸地区,而那位年老的马拉格瑞达(Malagrida)神父甚至被判为“叛国罪”和“异端人士”,而被处以死刑(1761 年)。

194.3 不久后,法国的公共舆论也开始反对耶稣会。耶稣会在法国的敌人最多,争斗也最激烈。杨森(Jansen)派的人不断反驳耶稣会。自由思想者和共济会,大臣奎塞(Choiseul)和路易十五世(Louis XV, 1715 - 1774 年)的情妇和密友蓬巴杜侯爵夫人(Marquise de Pompadour)都推动了推翻耶稣会的运动。不幸的是,耶稣会神父拉瓦勒特(Lavalette)的事件在公共舆论上产生很不好的印象。这位神父是耶稣会财务负责人。他在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加入了一些不顺利的贸易项目。修会拒绝为他付出 150 万里弗赫(livres),但通过巴黎政府的判断,耶稣会被迫付出这个巨额(1761 年)。此后,无数的人开始恶意地攻击耶稣会。大多法国主教都替耶稣会进行辩护,而在巴黎有 116 个耶稣会司铎宣布他们都拥护“高卢主义”的原则,都是为了保护修会不受攻击,但都没有用。国王自己想挽救耶稣会的法国省会。他建议要指定一个“耶稣会法国监督”,这样创立一个比较独立的“法国耶稣会”,但耶稣会的总会长利基(Lorenzo Ricci)和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十三世(Clemens XIII, 1758 - 1769 年)都拒绝这个建议,后者说:“他们应该保持现在的样子,否则就不应该存在。”(Aut sint ut sunt aut non sint)在 1762 年 8 月巴黎政府宣布在法国的耶稣会被解散,而那个软弱的君主在一些犹豫后也支持这个法令(1764 年 12 月 1 日)。和葡萄牙一样,修会的财产被国家没收了。个别的耶稣会会士被

允许在主教的指导下继续作牧灵工作。

194.4 这样,耶稣会已经失去了两个很重要的分支。克雷孟/革利免十三世 (Clemens XIII) 继续很热心地保护该修会,在《宗徒的牧灵任务》(*Apostolicum pascendi munus*) 诏书中再次肯定耶稣会,提出它的贡献并反驳那些出于憎恨的控诉。然而,其他的波旁(Bourbon)王室也开始镇压耶稣会,把会士驱逐出境。卡尔三世(Karl / Carlos III, 1759 - 1788 年),由于受到共济会成员阿兰达(Aranda)大臣唆使,开始在西班牙和各殖民地镇压耶稣会(1767 年)。在同一年中,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亚的年轻王费迪南四世(Ferdinand IV)——他是卡尔(Karl / Carlos)的儿子——也镇压了耶稣会(或说他那个无所不控制的大臣塔努基 Tanucci)。好几千个耶稣会会士被迫上船,他们被送到意大利的教会国。当教宗克雷孟十三世(Clemens XIII)于 1768 年 1 月因为一些教会权利的纠纷向帕尔玛(Parma)的公爵费迪南——他是 Karl III 卡尔三世的侄子发表了一封提醒他的文献(“提醒”*Monitorium*)时,这个公爵也同样镇压和驱逐了耶稣会会士。此后,波旁(Bourbon)家族的政权共同反对教宗:他们占领教会国的部分地区(比如在法国的阿维尼翁 Avignon 和维乃辛 Venaissin, 在意大利的贝内文特 Benevent 和彭特克沃 Pontecorvo)。他们共同要求教宗收回他的“提醒”文献并且在全教会范围内马上取缔耶稣会(1768/69 年)。

不久后(1769 年 2 月 2 日),克雷孟/革利免十三世(Clemens XIII)逝世。此后的教宗选举的核心问题是耶稣会的取缔。后来,枢机们选择了甘伽内里(Lorenzo Ganganelli)枢机(即克雷孟十四世 Clemens XIV, 1769 - 1774 年),他是一个虔诚的、有学问的方济各会会士。他在这个迫切的问题上保持着一种节制的态度,但他认为,根据教会法的原则和目前的情况,取缔这个修会不是不可能的事。法国最支持的是贝尼斯(de Bernis)枢机,而甘伽内里(Ganganelli)曾经向他说过,取缔耶稣会是可能的。当然,在当选后,他想回避或至少延迟这个艰难的决定。为了讨好君主们,他于 1770 年停止那种“宣布《最后晚餐》的诏书”的习惯(参见 175.1),并且尽量奉承他们,但这一切都没有用。波旁(Bourbon)国度的政府们不断威胁他,而教会担心将会出现教会分裂的情况,所以他通过 1773 年 7 月 21 日的简函《主和拯救者》(*Dominus ac Redemptor*)而取缔了耶稣会。教会提出的理由是上述的一些抱怨和控诉,又说耶稣会在现在的情况中无法结出那些应该结出的果实,耶稣会已经成了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冲突的原因,如果耶稣会继续存在,则教会内部也很难保持长

期的和平。耶稣会会士获得允许加入其他的修会,但不能当会长,或他们可以留在自己的会院,在主教的指导下继续作牧灵工作。耶稣会的取缔的理由是不是很足够——这个问题在教会内也曾经受到了不同的解释和答案。无论如何,耶稣会的取缔意味着,教会自己遭受了很大的冲突,尤其是在教育和在传教工作方面。

耶稣会取缔命令的执行甚至在教会国也带来了一些不公平的行动。比如,总会长利基(Ricci)和另一些会士被捕入狱。虽然人们没有发现他的任何罪行,利基(Ricci)一直到他去世(1775年)那一天仍被关在罗马的天使堡垒(Castel d'Angelo)。他在临终时还说,自己和修会是无辜被害的。部分的耶稣会会士抵抗取缔的命令。教宗自己也接受了一些不符合公教会精神的谴责和辱骂。由于俄罗斯的女皇加大里纳二世(Catharina II)禁止人们宣布教宗的“取缔令”,所以在“俄罗斯-波兰”(即白俄罗斯)地区的耶稣会实际上继续存在和工作——在1783年,教宗比约/庇护六世(Pius VI)表现他赞同这个事实。在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领导的普鲁士和西里西亚(Silesia)地区也有类似的现象,甚至一直到1776年。这两个能干的君主知道,耶稣会会士是杰出的教育家,因此他们不想关闭最好的学院。

195

德国天主教中的启蒙运动

195.1 启蒙运动并没有局限于德国的新教地区,并且也席卷了德国西南部的公教地区,虽然在程度上因地而异。在这方面公教的神学也要担负一部分的责任,因为公教神学教育在一些方面落后或僵化。在奥地利,教会的情况很需要改进,而约瑟夫二世(Joseph II)的改革热忱为启蒙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条件。一些德国作者——他们那些肤浅的著作早已被遗忘——推波助澜地为启蒙运动工作。此时,法国自由思想家的著作被大规模地介绍,在莱茵河的东岸地区,这些著作有很多热心的读者,因为法国的习俗和教育在当时的德国成了文化界的标准。部分德国圣职人员,甚至一些主教,属于共济会,虽然历代教宗和公教政府们都禁止人们加入。在巴伐利亚出现一个相似共济会的协会。因格施塔特(Ingolstadt)大学教会法典教授怀斯豪普特(Adam Weishaupt,1748-1830年)于1776年创立了所谓的“被照亮

者”的协会(Illuminaten - orden),其目标是“抵抗司铎骗子和政客们”。很多人加入了这个协会,包括在巴伐利亚之外。巴伐利亚的选帝侯卡尔·特欧多尔(Karl Theodor,1777 - 1799年)从1785年强制性地镇压了这个协会,虽然选帝侯自己的生活因缺乏道德纪律、因他的奢侈和浪费负面地影响了公教的复兴运动。然而,该协会的一些看法在很有学问的人或公务员的圈子里继续存在。除了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地区以外,启蒙运动的思想尤其传播入莱茵地区的三个总教区(科隆、美因茨、特里尔)以及维尔茨堡。那个时代的教会领导人的决定多次受了启蒙思想的影响,并且在贵族们的宫廷以及在各地的公教大学都有很多神学家支持启蒙运动。

当时有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的弟兄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 Franz von Oesterreich)选帝侯当科隆的统治者,他同时也是明斯特(Münster)的主教(1784 - 1801年),是一个很虔诚的、有良心的主教,但在教会政治问题上,他也受了当时时代的影响。在美因茨(Mainz)当主教的人是艾尔塔勒(Friedrich Karl Joseph Freiherr von Erthal)选帝侯,他同时也是沃尔姆斯的主教(1774 - 1802年),他公开地支持新的思想潮流以及费布若尼乌斯(Febronius)主义(参见196.2)。在维尔茨堡(Wuerzburg)有他的弟弟艾尔塔尔(Franz Ludwig von Erthal)当领导,他同时也是班贝格(Bamberg,1779 - 1795年)的主教。在特里尔当主教的人是一个怀有善意的、但思想不独立的选帝侯,即克雷孟·文策老斯(Klemens Wenzeslaus),他同时是撒克森的公爵和奥格斯堡的君主主教(Fuerstbishop,1768 - 1802年)以及艾尔万根(Ellwangen)隐修院的院长。

当时的新兴大学是波恩(Bonn)大学(1786年创立),在那里有一些教授传播了启蒙主义的思想,比如黑德里希(Philipp Hedderich,1808年去世,一位方济各会会士和教会法学家)、德瑞斯[Thaddaeus (Joh. Anton) Dereser,1827年去世,一位加尔默罗会会士和圣经解释学家]以及施乃德(Eulogius Schneider,一位方济各会会士,美术的老师);后者的生活律很轻浮,并于1791年被开除,后在斯特拉斯堡加入了革命党派以及雅各宾俱乐部(Jacobines),但最终于1794年在巴黎被斩首。在美因茨有伊森比尔(Lorenz Isenbiehl,1818年去世,一位圣经学家)以及布劳(Felix Anton Blau,1798年去世,哲学教授和信理学家),他是最进步的启蒙者之一;在维尔茨堡(Wuerzburg)有欧贝蒂尔(Franz Oberthür,信理学家和教父学老师,1831年去世)以及贝格(Franz Berg,教会历史学和教父学教授,1821年去世),后者显然已经放弃了公教信仰的教导。在符滕堡地区,公教会的公爵们卡尔·尤金(Karl

Eugen, 1744 - 1793 年)和他的弟兄腓特烈·尤金(Friedrich Eugen, 1795 - 1797 年)的宫廷也成为启蒙运动的基地。在那里当宫廷司铎的人包括上面提到的施乃德(Eulogius Schneider, 1786 - 1789 年,在他去 Bonn 之前)。以及维克麦斯特(Benedict Maria Werkmeister),一位本笃会会士,曾经当内瑞斯海姆(Neresheim)隐修院院长,后来很长时间领导了符滕堡的公教会生活(1807 - 1823 年)。这一切公教人士,无论是主教或神学家,都推动了启蒙思想。

195.2 关于德国地区的公教(天主教)启蒙运动(katholische Aufklaerung)的性质和影响,我们无法下很清楚的判断,因为这不是一个一致性的运动,它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的。在公教信徒当中只有很少几个人支持一种明显否定信条的和抵抗教会的理性主义。而且,这些极端的人士在广大的群众中没有更多的影响力,因为群众想保持传统的信仰和种种虔敬的习俗。然而,相当多的人(无论在圣职人员或受过教育的平信徒当中)愿意至少在某些方面支持启蒙思想,但他们也不想放弃信仰和教会的种种机构。他们反对那些超自然的因素,对教会没有太大的热忱,他们淡化了信条和道德并为冷漠主义(Indifferentismus)铺路。这样,宗教有被淡化为道德说教的危险。大部的教授似乎完全从“高卢主义”和“约瑟夫斯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教会历史和教会法律。有的学者用理性主义的角度来解释《圣经》。他们讽刺经院思想(Scholastik),虽然他们没有认识经院思想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在哲学教育方面,他们多次利用了康德的思想,因为他们相信,如果区分信仰和知识为宗教是有好处的。只有很少几个人很热切地和成功地抵抗了这种思想,比如上面提到的(188.1a)原先当过耶稣会会士的施塔特勒尔(Benedikt Stattler)。

启蒙运动带来的因素基本上要反对神的启示和超自然的世界,而与此有关系,但也有区别的是那种更明显的“改革运动”——它在教会的实际生活中更突出;这些改革在一种比较广泛的意义上也被称为“启蒙”。它包括教会的制度和纪律,礼仪和民间的灵修,宗教教育和圣职人员的培训。当时,很多人失去了教会上的合一意识,而罗马主教的首席权也没有受重视。这些圈子经常以公开的怀疑态度去面对罗马宗座,他们想降低宗座的权力,想提高主教和国度的影响力。这些人主张让世俗权力在很大的程度上监督教会,并应该创立一种尽可能独立的、尽可能属于国度的教会制度(参见 196, 197)。他们不再想谈论不同的权力的范围,并在实际行动上他们混合了各种公教和新教信仰。在讲道和教义教导方面也有类似的改革倾向。他们想恢复礼仪的简朴特征,要尽可能从礼仪那里除掉一切象征性的和神秘

的因素。这些启蒙者都不喜欢朝圣活动和教会团体的游行,大赦传统和平信徒的弟兄会,各种祝圣和降福活动,某些群众性的祈祷,比如敬拜耶稣圣心的集体祈祷以及共同念玫瑰经(rosarium)——启蒙者认为,这些似乎都是一些过分的表现或不良的习俗。他们要镇压拉丁语为礼仪的语言,有的人也要求在弥撒中取消拉丁语。有的人进一步要求取消司铎的独身制以及取消那些被视为“狂热主义的避难所”的隐修院。自从18世纪中期,很多期刊和书籍以及某些政府机构都发表了这样的概念:要没收那些“多余的”教会财产和隐修院地产——这就是世俗化(Saekularisation,1803年的没收教产运动)的预兆。

195.3 由此可见,启蒙运动为德国的公教地区的宗教思想和教会生活带来了很严重的损失,更多因为这些影响一直到19世纪仍发挥作用。然而,如果有人认为启蒙运动是一个消极的或错误的方向,那也是不对的。一般来说,启蒙运动对于政治生活和文化的进步都有一些好的影响(参见191.1),而德国西南地区的公教启蒙也有积极的一面。一些对教会有好感并且有深切信仰的人也参与了某些改革,这一点应该让我们反省。这些人想抵抗宗教中的形式主义和外在化,反对民间普遍存在的迷信、魔术热、奇迹热和巫婆狂热,他们希望人民主动地参与礼仪,减少太多的庆节和休假日(参见188.4),并且通过创立新的堂区提高牧灵的水平。更有价值的是当时的教育努力——当然,此时的教育制度开始直接隶属于国度政府,教育被视为“政治的东西”(Politicum),很多教会人士致力于提高教育制度,培养教育学以及系统地发展儿童的宗教教育。在那些缓和的启蒙者当中——比如在康斯坦茨教区的主教维森贝格(Wessenberg,参见201.2)的领导下——出现了很多具有修养的司铎,他们是热心的牧灵者、杰出的讲道者和优秀的教义导师(Katecheten)。在高等教育机构当中,本笃会(以及另一些修会)的隐修院学校先开始回应时代的要求,他们更强调“实用学科”和历史学,部分上有杰出的成果(参见188.2)。人们普遍地更开放地面对现代的自然科学。神学的教学制度当时在很多方面失去了与伟大历史和当时环境的联系,所以一些人也开始准备神学教学制度的改进。奥地利的特蕾西亚教育改革(Theresianische Studienreform,参见197.1)也带来了一些可取的改革,并且再一次强调要研究神学知识的具体资源(即古代文本、《圣经》和教父的著作)。从总体来看,在1789年之前的德国已经开始出现宗教复兴和公教恢复运动的萌芽。

德国地区的主教主义。

费布若尼乌斯(Febronius)和《埃姆斯纲领》(Emser Punktation)

196.1 不仅有启蒙运动的思想,而且还有“高卢主义”和“主教主义”的思想也从法国传入德国的公教地区。这些思想的主要介绍者是埃斯彭(Zeger Bernhard van Espen,1728年去世),他是鲁汶大学的教会法学教授。他的著作和他的学生在莱茵河(Rhein)以东的地区获得了很强的影响,虽然他的著作早在1704年以及后来多次被划入《禁书名单》。类似于法国的“高卢主义”(或Staatskirchentum,“国度办教会”)的制度首先在奥地利被模仿,就是在玛利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和约瑟夫二世(Joseph II)的时期(1840-1890年,参见197),但在德国地区中,那些地位最高的主教们成为主教主义(Episkopalismus)的捍卫者,他们主张减少宗座的权利,同时强化主教的权利——宗座的权利要么直接被执行,要么通过一个宗座大使间接被执行。在这种倾向中必须注意到一些特殊的因素,就是自从1448年的《维也纳政教协议》(Wiener Konkordat,参见第2卷,144.4)以来,德国人对于宗座怀有一种反感,而“德国的负担”(参见gravamina,161.1;162.2)在宗教改革时期没有受到适当的处理,并且个别的宗座大使过分地限制德国主教的权利并且掌握着这些权利。因此,德国的主教采取了一些反对措施,尤其在莱茵河(Rhein)的选帝侯主教们(即美因茨、特里尔和科隆的总主教)。他们的不满发泄于1673年的抱怨信中,其中提到年税、教产收入问题以及主教候选人的检察。总主教们说,在这一切问题上,德国的教会受比较恶劣的待遇,远远不如法国的教会和西班牙的教会。然而,1673年的文件所表达的批评仍然保持某种节制。

在1742年的皇帝选举时——巴伐利亚的卡尔七世(Karl VII)想当皇帝——德国人再次提出“德国的负担”(Gravamina)这问题。因此,特里尔那位很有修养的副主教亨特海姆(Johann Nikolaus von Hontheim,1701-1790年)——他是埃斯彭(van Espen)的学生——,决定要更进一步地研究德国的问题以及与整个教会制度的关系。他的研究成果于1763年出版,就是《尤斯丁·费布若尼乌斯的“论教会的制度和罗马教宗的合法权力”》(Justini Febronii De statu ecclesiae et legitima potestate Romani Pontificis liber singularis)这部著作包含了法国和比利时的“主教主义者”和

“高卢主义者”的原则,但使用它们于德国的情况。

具体的内容是这些:为了再次赢得信仰上被分裂的信徒们,首先需要引导教会回到古代原有的制度中去。这样,主教们和地方教会的聚会应该获得原来的权利——这些权利在后来的历史过程中被剥夺了。他说,应该界定罗马教宗的首席权;教宗不能说是“不可错误的”,而他对教会也没有一种专制的、无条件的管理权。那种无条件的管理权宁可说属于主教们或属于一个主教大公会议。如果教宗的规定和纪律上的法令在全球的教会中被接受(明文的或默认的接受),如果教宗的规定在个别的国度教会和教区中被接受,它们才有约束力。圣伯多禄/彼得(Petrus)的继承人在主教们当中只有“荣誉上的首席权”(primatus honoris);在本质上,他的种种权利只限于那些与监督纪律和保持信仰正统性的任务有关系的权利,因为教宗需要确保教会的合一与团体(监督和指导的首席权 primatus inspectionis et directionis)。然而,那些不属于教廷“本质上的”种种权利——它们后来通过伪依西多尔(Pseudoisidorus)的著作(参见第2卷,87.4)错误地落入教宗的手——这些权利应该还给主教们,包括批准和罢免主教的权利、在别的教区任命教会的职员、教宗的保留规定、免于当地主教的特权、豁免等等,这些都应该还给主教们,否则主教们应该夺回这些权利。该书的作者建议用以下的方式来回收主教们的权利: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一个自由的普遍的主教会议、教省会议和国度会议,主教们与地方君主的联结行动,使用主教对教宗规定的批准权(Placet)和滥用权利的申诉(apellatio ab abusu)等等。

196.2 亨特海姆(Hontheim)的著作被多次印行,也被译成别语言,所以它获得很大的影响力,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并为德国教会带来严重的危机,因为这些费布若尼乌斯(Febronius)的思想直接符合那个时代的“国度办教会”倾向。克雷孟/革利免十三世(Clemens XIII)早在1764年就将这部书划入《禁书名单》中,并呼吁德国的主教们采取措施来镇压这部书。然而,德国的主教们只是相当犹豫地或部分上地服从这个命令。科隆、特里尔和美因茨的总主教们甚至于1769年12月在科布伦茨(Koblenz)让一些代表在亨特海姆(Hontheim)的指导下编写一个被称为“阿维撒孟塔”(Avisamenta)的备忘录,它包括31条,而基本上都反映出费布若尼乌斯(Febronius)的精神。在这样的条件下,亨特海姆(Hontheim)先公开地否认他写了该书,后来拒绝收回他的种种说法。只有当他的总主教,特里尔的选帝侯克雷孟·文策老斯(Klemens Wenzeslaus),也劝他时,他于1778年向罗马写了一封“收

回信”。然而,他于1781年又发表了一份《自己收回信的解释》(*Commentarius in suam retractionem*),其中很明显地坚持原来的基本概念。

196.3 几年后,关于宗座大使的争论提供了一个契机:此时德国人想具体实现费布若尼乌斯(Febronius)的思想。当时,巴伐利亚的选帝侯卡尔·特欧多尔(Karl Theodor)向教廷申请要为自己的地区在慕尼黑建立一个宗座大使馆,而比约/庇护六世(Pius VI)于1785年派遣了佐利欧(Zoglio)任巴伐利亚第一任宗座大使。因此,科隆、特里尔和美因茨的总主教以及萨尔茨堡(Salzburg)的主教科罗瑞多(Hieronymus von Colloredo)伯爵感到不安。他们担心这个宗座大使将会扩展他的权利,这样便会影响他们的管理范围。因此,他们联合起来,计划共同编写一个关于德国教会改革的改革纲领,以便重新确立德国教会与罗马教廷的关系。约瑟夫二世(Joseph II)皇帝鼓励他们这样做。因此,一些代表在1786年夏天在埃姆斯(Bad Ems)聚在一起开会,他们的主席是美因茨的副主教海梅斯(Heimes)。他们共同谈论将要提出的要求,他们讨论的结果便是所谓的《埃姆斯纲领》(Emser Punctuation,1786年8月25日)。这个纲领继续发展上面提到的《科布伦茨(Koblenz)的备忘录》并在23条中提出一种“德国国教”的轮廓线,这就符合了费布若尼乌斯(Febronius)和约瑟夫二世(Joseph II)的想法。他们要求取缔这些“豁免规定”(Exemptionen)以及所谓的“五年权”(Quinquennalfakultaeten,即教宗交给主教们的一些五年有效的权利)。另外,他们要求取缔不同宗座大使的司法权(这些大使的权限当时彼此有冲突),要求教宗的诏书和简函需要主教的批准(Placet)才有效,并要求本地的纠纷要在本地的法庭中受审理。关于教会纪律的部分提出一系列的牧灵、礼仪和隐修院的彻底改革。最终,他们请皇帝在两年后组织召开一个德国地区的主教会议为了解决德国人的“负担”。

196.4 不久后,德国的主教意识到,他们无法执行这些要求。莱茵河地区的总主教们主动地要采取措施,但科隆的宗座大使帕卡(Pacca,1786-1794年)——他很圆通地保卫了宗座的权利——向各教堂的司铎写了一封尖锐的信来反对主教们。虽然皇帝正式撤销了这封信,但此时那些隶属总教区的教区拒绝服从他们的总主教们。部分的主教甚至提出抗议,比如施派尔(Speyer)的主教林布格(August Graf von Limburg-Stirum),但这大概不是因为他喜欢罗马的首席权,而是因为他担心总主教的权利的扩展会降低自己的权利。美因茨的总主教艾尔塔勒(Karl Joseph von Erthal)当时又与罗马教廷联系——当时有属于新教的普鲁士国充当中

介人——并请罗马恢复“五年权”的制度。此后,特里尔的总主教也作出让步,也是因为皇帝不继续很坚定地支持他们的行动。这些总主教建议他们去罗马并在教廷谈判驻德国大使的问题,但比约/庇护六世(Pius VI)在1789年11月的文件中拒绝这个计划。因此,整个事业都搁浅了。虽然在下次的皇帝选择(1790年和1792年)时,他们再次提出这些观点,但法国革命的爆发和敌对军队的侵入很快使德国人暂且放弃这些问题。此后,1803年的教产充公(Saekularisation)运动,带来了那些教会国,即主教当君主的国度(geistliche Staaten)的消亡,这样那些主教主义和“国度办教会”的努力已经都没有基础。

197

国度教会和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和约瑟夫二世 (Joseph II)时期在奥地利进行的种种教会改革。 皮斯托亚(Pistoja)的主教会议(1786年)

197.1 在一切德国的公国和王国中,奥地利王朝的领土(Kronlaender,即大约今天的奥地利)成为现代宗教概念和国度与教会关系的“试验地区”。这个教会政策的新时代早在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1740-1780年执政)的时代就开始——她有虔诚的信仰并忠于教会。当时的政策是形成一个公民社会并改进王国的管理制度——这个管理制度的效率很低——,所以奥地利政府也落实一系列改革,但这些改革也都多少反映出当时的启蒙思想。奥地利的隐修院很多,甚至太多,所以政府规定不能再增加隐修院的数目或它们的财产;隐修院的财产管理要接受政府的监督,进入隐修院的人不可以在24岁以前宣发圣愿,圣职人员的“免税制度”被取缔,教宗宣布法令需要先获得政府的批准(Placet),而24个教会的传统节日被取消(参见188.4)。国度政府创立一个国办的“禁书审查”机构。很有影响的项目是高等教育的改革,当时人们要排除教会(耶稣会)在教育方面的影响。他们先重组各地大学的机构(1752年),其中很重要的人是皇帝的随身大夫斯维滕(Gerhard van Swieten),他是一个拥护杨森(Jansen)派的尼德兰人,激烈反对耶稣会。此后,那位思想上比较自由的本笃会隐修院院长饶滕施特饶赫(Stephan Rautenstrauch)于1774/1776年改进了神学的教学制度。虽然他们的教育目标——“让圣职人员成为国度的公务员”——相当可疑,但这个改革也有益处,因为新的教

学制度更强调神学的文本研究和种种协助神学的学科。比如在耶稣会的学校中,教会史并不被重视,而在新的教学制度中,教会史、教父学和牧灵神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在1774年颁布的小学教育制度法令是比较保守的,它确保了教会的种种权利。

基本上,在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的领导下进行的种种改革都没有引起很大的抵抗,因为这个高尚的女皇尽可能争取了宗座的批准和认可。然而,这个时期已经准备了奥地利那种灾难性的“国度办教会”制度。这种“以国办教”的主要代表是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的儿子(1765年后与她共同执政),即约瑟夫二世(Joseph II),还有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索嫩菲斯(Joseph von Sonnenfels,1817年去世),尤其是宰相考尼茨(Wenzel Anton Fuerst Kaunitz,1794年去世)。

197.2 在成为独立的君主后(1780-1790年),约瑟夫二世(Joseph II)主要想根据普鲁士的榜样来改变奥地利,使之成为一个以中央为核心的、管理严密的国度。这位领导本来有崇高的思想,也有人道主义的倾向,但他不理解教会的使命——教会要是各民族的一种独立的教育者和指导者——而更多受了启蒙主义对理性的依赖的影响,他接受了这些新的自然法和国度法律的种种理论——这些理论无限地扩大了国度的权力范围,并根据“领土主权”的思想也要管理和统治教会。皇帝的顾问是那位自由主义者和费布若尼乌斯(Febronius)的支持者考尼茨(Kaunitz),所以约瑟夫二世(Joseph II)深入干涉了教会的管理范围,而且他的行动是很片面、仓促和专制的,他并没有考虑到历史上逐渐形成的机构和权利。他自从1781年以来迅速地发表了一系列的改革敕令,其中恢复君主对宗座文献的批准(“Placet”),把这个批准权扩展到主教们宣布的法令;皇帝取缔了圣职人员的法律特权,他告诉主教们说他们有权利可以自己豁免那些婚姻障碍,禁止主教们直接与罗马教廷有来往,禁止圣职人员向罗马申诉,切断修会人士与国外会长的关系。从1782年以来,皇帝命令要取缔大约600个隐修院(这是奥地利总数的三分之一),先是那些“默观式”的隐修院(即不进行牧灵、教育或慈善工作的隐修院),后来也有其他修会的团体(尤其是方济各会的隐修院)。由于这些取缔的隐修院收缴的资金被投入于所谓的“宗教基金”,它被用于教会的、慈善的和教育性的项目。在1783年,皇帝也解散了很多民间的宗教性弟兄会,并用一个新创立的“慈善行动弟兄会”来代替它们。约瑟夫(Joseph)皇帝是宗教宽容思想的坚定拥护者,他于

1781年宣布一个宽容法令(Toleranzpatent),其中带给路德宗信徒、改革宗信徒和那些与公教没有关系的希腊教会人士公民的权利和宗教自由(他们被允许私下进行宗教活动)——这种宽容法律在历史上是第一个这类的规定。

当时的政府还采取了很多其他措施,比如:各教区的界限被重新规划,并使之符合政府各省各县的界限。有几个新的教区被创立,而牧灵工作的地点被增加(单独在维也纳市内他们当时就创立了31个新的堂区)。另一个规定要求定期监察每一个堂区的财政。皇帝自己规定,哪些教区的修道院要取缔,并在维也纳、佩施特(Pest)、帕维亚(Pavia)、弗里堡(Freiburg)和鲁汶创立一些“全国修道院”,而每一个“全国修道院”又有一个“附属修道院”:在格拉茨(Graz)、欧尔姆茨(Olmouc)、布拉格(Prag)、因斯布汝克(Innsbruck)和卢森堡(Luxemburg)。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这种制度上的改变为教会能够带来一些好处,但修道院的老师大多都是一些启蒙运动者。约瑟夫(Joseph)甚至也干涉了教会的礼仪制度和敬拜方式,所以普鲁士的大腓特烈(Friedrich der Grosse)曾经讽刺他,称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总管堂”(“Erzsakristan des Heiligen Roemischen Reiches”)。

197.3 很多奥地利主教和圣职人员长期以来都习惯于服从国度政府,所以他们顺从皇帝的种种改革计划。但另一些人不愿意接受皇帝的管约束束以及那种不顾及宗教感情的无情干涉。维也纳(Wien)的总主教米格西(Migazzi)枢机以及匈牙利的首席主教(Primas)巴提亚尼(Batthyani)枢机,即格兰(Gran)的总主教,都提出很坦然的反对意见。那个有崇高精神的比约/庇护六世(Pius VI)于1782年春天亲自去了维也纳为了阻止约瑟夫(Joseph)的改革狂热,但均无结果。考尼茨(Kaunitz)很严厉地拒绝谈判。约瑟夫(Joseph)也去了罗马觐见教宗(1783年12月),但同样没有结果。更激烈的抵抗来自比利时的主教们,他们的主要代表是梅克恩(Mecheln)的主教弗兰克贝格(Frankenber)枢机。最终比利时人组织了一个反叛活动,各社会阶层的代表们宣布比利时独立。因此,约瑟夫(Joseph)皇帝在临终时(他于1790年2月20日去世)承认他的改革计划失败了。他的弟兄和继承人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1790-1792年)在比利时地区收回了一切改革规定。但是,比利时于1792年已经被法国统治。在奥地利帝国的其他的地区,人们还取缔了那些“全国修道院”以及关于礼仪(弥撒)的烦琐规定。然而,所谓的约瑟夫主义(Josephinismus)的影响在奥地利一直到1850年,而且对德国西南地区各国(巴伐利亚、符滕堡、巴登)都发挥了深远的影响。

197.4 在利奥波德二世 (Leopold II) 当皇帝之前,他曾经是意大利托斯卡纳 (Toscana) 的大公爵,与他的弟兄约瑟夫 (Joseph) 表现了一种类似的、不健康的改革热忱。当然,在那里的教会情况也确实很需要改革,但这位君主没有和罗马联系就作出决定,以致造成混乱。在开始的时候,利奥波德 (Leopold) 还保持着某种节制,仅仅管理那些稍微涉及教会的事,但后来他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了教会内部的事务,并于 1786 年为托斯卡纳 (Toscana) 的圣职人员写了一部“规章” (Reglement), 其中总结并发展他的改革。他要求教区的会议和全国主教会议都批准他的种种改革。然而,在这个公国的 18 个主教当中只有很少几个支持他的建议,其中最热心的是皮斯托亚 (Pistoja) 和普拉托 (Prato) 的主教利基 (Scipio de Ricci), 他是耶稣会总会长 (参见 194.3.4) 的侄子,但也拥护杨森 (Jansen) 主义和“高卢主义”。在他的指导下,皮斯托亚 (Pistoja) 教区会议在 1786 年 9 月决定了一系列的彻底改革措施。他们接受了 1682 年“高卢主义”的那些“四条” (参见 189.3) 并且推荐凯内尔 (Quesnel, 参见 190.4) 关于《圣经》的著作,同时取消敬拜耶稣圣心的祈祷,放弃大赦,弥撒献仪和种种税务,也放弃了避静和群众学习班 (Exerziten und Volksmissionen)。他们要取消一切修会,只有一个新兴的修会,而这个新的修会要根据波尔若亚 (Port - Royal) 的模样建立。然而,在佛罗伦萨 (Florentia) 的全国主教会议上 (1787 年 5 月), 所有的主教们 (除了利基 Ricci 和另外两个主教外) 都反对那些改革。利奥波德 (Leopold) 很不高兴,他解散这个会议并擅自继续他的改革。因为他于 1790 年当皇帝,在托斯卡纳 (Toscana) 发生了一些变化。当他离开意大利时,利基 (Ricci) 必须因民众的愤怒逃跑,他于 1791 年退位。此后大部分的改革法令被收回。在 1784 年 8 月 28 日的诏书《信仰之主》 (Auctorem fidei) 中谴责了皮斯托亚 (Pistoja) 会议提出的 85 条规定,且利基 (Ricci) 不能再当主教。但他于 1805 年才服从于教廷 (1810 年去世)。在别的意大利地区也有个别爱戴杨森 (Jansen) 主义的圣职人员。

第三阶段

近代教会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个人主义和宗教主观主义的深厚影响力
社会逐渐脱离基督信仰(1789 - 1914 年)

概 论

教会历史比较近期的阶段可以从法国革命这一灾难性事件算起。这个革命是一次非常大规模的政治转变。它意味着前面发展的结束以及一些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开端,但就要完全隔绝过去的历史。法国的君主制、封建主义和教会都被毁灭。一直到19世纪中期始终有一些革命性的冲击,它震动了那个本身就不安定的欧洲。那些新的理念似乎凯旋式地传遍了各地,就是民主的理想、宪法制度、国会主义(Parlamentarismus)以及民族主义(Nationalismus)。在德国发生的教产充公(Saekularisierung)意味着具有1000年历史的德国教会制度和旧的德国帝国的崩溃。宗座很难通过一些政教协议(Konkordate)和条约(Konventionen)来恢复和整理德、法及各国政府和圣座之间的关系。后来的浪漫主义(Romantik)逐渐克服启蒙运动的种种概念,而在德国的公教意识和教会意识日趋恢复,所以从1830年以来,教会成功地进行了一种解放自己的斗争,不愿意再受国度的管制约束——对于复原时期(Restorationsepoche)的大多数政治家来说,这种管制约束是理所当然的。在新教的种种教会内,理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被限制,而正统的信仰再次受到强化。但在另一方面,浪漫主义对于文化发展的宗教性评价,恰恰在这些圈子中导致一种精神性的世俗化过程和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在神学当中,“自由研究”以及“无羁绊的批评”的原则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并且导致进一步的分裂;在这一方面,当时处于自我解体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起了一种促进分裂的作用。

自从19世纪中期,在自然科学和控制大自然方面的巨大进步,贸易和交通的惊人发展,为国际经济生活带来了一个新的情况,为教会和基督信仰在“现代”的世界中创造了一些比较艰难和不利的条件。虽然世俗的文化和文明完成了很杰出的成就,但自由主义、实证主义、物质主义和一元主义(Monismus,即不承认精神世界的存在)以及国际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都减少了基督徒的团体精神(christlicher Gemeinschaftsgeist),这种令人担忧的发展非常明显。欧洲和美洲世界的人越来越

清楚地分为两个大的派系：信徒和无信仰的人，肯定自己信仰的人和“新的外邦人”（Neuheiden，虽然这两个之间有时候不能分的太绝对），自然主义世界观的拥护者和基督宗教文化观的支持者。技术上的进步本来有“统一整个世界”的倾向，但在19世纪的时代，各国的政权是集权式的，所以这种合一没有发挥作用，而教会在各国中的历史发展呈现出很多不同的路线，这种多样性是史无前例的。

一些令人感到鼓舞的现象也有。越来越多人忽略了基督信仰，但同时这个信仰也表现其惊人的生命力，而在外表上（地理上），信仰获得了非常大的扩展，这种扩展只能与16世纪的扩展比较。在天主教方面，那些反教会和反基督信仰的种种力量恰恰造成了公教的统一信仰、牧灵者和民众的信任与合一、信徒对教会和宗座的坚定不移拥护以及在慈善工作方面的热切努力。当时的一些严重的挑战是教宗的世俗权力消失，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度的教会遭受政府的镇压以及教会内发生了一些分裂和教派——但这一切挑战基本上都不能阻碍公教会在梵蒂冈第一次大会议后（1870年后）的辉煌复兴。这个复兴的表现是杰出的教宗们的种种创举和良好行动、全球性的宣教工作、非常盛行的修会生活和平信徒协会的活动。然而，基督信仰的种种原则越来越多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被排除出去，“人心受自然主义思想的污染”，这就为西方文化带来了非常大的危险。当时的人们不断赞美现代文化，他们似乎认为现代文化要不断地往前发展，但于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好像是对“现代主义”的讽刺。1914年那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意味着世界史和教会史上的一个新的阶段将要开始。

第一段

从法国革命到 19 世纪中期(1789 年到 1850 年)

种种革命的时代和部分复原的时代

第一章 天主教会

198

在革命时期的法国和比约六世(Pius VI)教宗(1789 - 1800 年)

198.1 “旧制度”本身有的种种缺陷、专制制度在经济上的错误政策、自由思想者和共济会的分裂工作、贵族人士的轻浮和不道德等因素,为法国革命作了铺垫,但引发了革命的直接原因是国库空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 1774 - 1792 年)决定召开一次大会——在 1614 年后,没有一个法国国王召集过这种大会——他在凡尔赛(Versailles)宫聚集了三个阶层(贵族、圣职人员和城民)。在这次大聚会(1789 年 5 月 5 日)开始,人们马上暴露出不满情绪。政府没有能力控制情况,态度摇摆不定,没有主见和行动方向。第三阶层(城民,平民)开始控制大会,他们决定重新规定自己是“国会”,要为法国确立一个新的宪法。这些民主性要求来自卢梭(Rousseau, 参见 191.3)的思想,而北美的独立战争(1776 年之前)也广泛传播了这些民主理想——也有相当多的圣职人员支持这种民主思想。法国代表的运动不久后走向无节制的极端,人民群众陷入一种盲目狂热的状态。

法国的教会也受这种变化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圣职人员属于有特权的阶层,而法国人当时普遍地怀疑和憎恨那些有特权的人。在很多人的眼中,当时的法国教会是腐败的旧制度的主要支撑者,而且教会的巨大额财产(教会大约拥有法国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也诱使人们占领这些财产和地产。那些百科全书派的人逐渐掌握了控制权,他们想消灭教会,还要消除基督信仰。

198.2 早在 1789 年 8 月 11 日——“国会”已经取缔了封建制度和阶层的特权——他们也取消了教会的“什一税”,并在同年 8 月 27 日宣布了人权和公民的权利,其中在第 10 条中宣布无限的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那些圣职人员为祖国的好处交出了用教堂中多余的银子而做成的工具或器皿。不久后(1789 年 11 月 2 日),一个代表,即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他是奥顿(Autun)的主教,但在思想上完全世俗化的、有抱负的——建议教会要交出整个法国的教产,使国度政府处理它。大会采纳了他的建议,但他们也规定,国家需要负责宗教活动的经费、教士的生活费以及针对穷人的慈善工作。在 1790 年 3 月 13 日,“立宪大会”取缔了各种宗教性的修会团体和协会,除了那些进行医疗工作、教育工作和科学研究的修会之外。那些反对教会的倾向在当时已经非常强大,所以在 1790 年 7 月 12 日宣布的“圣职人员的公民宪法”(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它受了一些古老的“高卢主义”思想的影响——深深地改动了法国现有的教会情况。根据这个新的规定,法国原有的 134 个教区(包括科西嘉岛 Corsica 在内)重新被划分为 83 个教区,这些教区完全符合法国的省和县。每一个省或县的政治代表将要指定该地区的主教,总主教要根据教规祝圣主教,而主教们要祝圣司铎,没有牧灵者的堂区被取缔。这一切改变的目的显然是毁灭一切历史上形成的教会秩序,要求法国教会完全成为一个国度政府管理的教会,并似乎要完全断开法国圣职人员与罗马的关系。立宪大会又宣布了一个教会方面的规定:那些任职的圣职人员必须发誓要拥护和遵守这个“圣职人员的公民宪法”,在 1790 年 11 月一切圣职人员都被要求宣发这个誓言。国王虽然愿意保护教会,但他很柔弱。教宗劝他不要同意革命派的要求,但国王认为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他于 1790 年 12 月 26 日肯定了这新的秩序。

这些规定在法国的教会中引起非常可怕的分裂和混乱。大约有 2 万 5 千到 3 万个圣职人员宣发了这个誓(这似乎是教区司铎的一半和一切圣职人员的三分之一),率领他们的是亨利·格瑞挂(Henri Gregoire)神父和塔列朗(Talleyrand)主教

以及大约 100 个圣职人员代表。然而,多数的法国圣职人员(约 6 万到 7 万司铎)以及所有的教区主教(除了 4 位以外)都拒绝发誓,而且得到大部分民众的拥护。这样,法国分裂为两个教会:那些发誓者或“合宪的”圣职人员(*assermentés*)的教会以及那些拒绝发誓者(*insermentés, refractaires*)司铎的教会。教宗比约六世(Pius VI)很犹豫,在长时间的等待后于 1791 年 4 月 13 日通过一个简函谴责了“圣职人员的公民宪法”,因为它建立在异端的思想之上;教宗要求那些发过誓的圣职人员必须在 40 天以内收回他们的誓言,否则被撤职,而很多法国司铎现在确实收回了他们的承诺。教宗也宣布那些根据新的规定举行的主教选举等都是无效的。然而,教宗的谴责导致教会国失去了处于法国的阿维尼翁(Avignon)伯国和维乃辛(Venaissin)伯国,这些地区在 1791 年 9 月以后不再属于教会国的管理。

198.3 在 1791 年秋天,所谓的“立法国会”代替了原来的“立宪大会”,它想用武力来镇压抵抗的圣职人员。那些拒绝发誓的司铎被逮捕入狱,并被审判要驱逐出境(到 1793 年 4 月就有 3600 多个司铎被驱逐)。立法国会取缔了所有的修会,禁止圣职人员穿着特殊的服装,最终说要驱逐一切不发誓的司铎。这样大约有 4 万个圣职人员被迫离开家乡和祖国。其他的欧洲国家似乎都很友好地接待了他们,属于新教的英国就接受了大约 4000 个法国司铎。在那些岁月时发生了很多残酷的暴力行为,其中最可怕的是 1792 年 9 月初在巴黎一些监狱中的大屠杀,大约 1400 个“囚犯”被杀害,其中有 223 个司铎。罗马教廷于 1926 年宣布其中 191 个被杀的人是殉道者,将他们奉为真福。在法国一些省会发生类似的屠杀案,人们就模仿了首都的榜样。

从 1792 年 9 月到 1795 年 10 月,法国最极端的人(所谓的 *la Montagne* 蒙田)领导了“国度大会”(Nationalkonvent),而他们推翻了政治权威。早在“国度大会”掌权第一天(1792 年 9 月 21 日),他们就废除了君主制,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因此,路易十六世(Louis XVI)——他和他的家人自从 1792 年 8 月就已经被关闭在巴黎的圣殿(Temple)中——被控诉为“国家和民族的叛徒”,于 1793 年 1 月 21 日被处死,而 9 个月以后,他的妻子,那位生活比较轻浮、但也有高尚精神的奥地利的玛丽亚·安托内特(Maria Antoinette de Austria)也被处死。如同巴黎一样,在法国各省也有很多反对共和国的人被斩首;在一些地方,那些受害者一批一批地被枪毙或淹死。政府放松了离婚的条件,并开始规定世俗法律上的婚姻。他们又取消了圣职人员的独身制度——由于纪律的放松,部分的圣职人员早已侵犯了独身的要求。

因为在旺代(Vendee)地区发生起义,而在第一个“联盟战争”(1792-1797年)中发生一些错误,所以政府有时候采取了最充满暴力的措施。他们似乎想消除整个基督宗教历史,所以他们取缔了基督宗教的历法,并用共和国的历法(开始于1792年9月22日),他们用“星期十”(Dekadi)来代替“主日”,用共和国的庆节来代替基督宗教的节日(1793年10月3日的规定)。最后,“国度大会”通过1793年11月7/10日的法令正式取消了基督宗教,并隆重地宣布了“理性和自然的宗教”,就是无神论。那位支持宪法的巴黎总主教格贝尔(Gobel)和另一些圣职人员表现得很软弱,他们宣布放弃自己的职位并承认全国性的对“自由和平等”的崇拜。他们在巴黎的圣母院和其他的巴黎教堂和法国其他地区的教堂举行了一些亵渎性的礼仪,其中使用“理性的女神像”等。很多教堂被改成仓库或牛棚。法国的教会再也没有任何权利,谁都可以加害教会的人。那些拒绝发誓的司铎们必须悄悄地在暗地里举行礼仪和施行圣事,且时刻面临死亡的危险。教会的组织制度似乎完全解体。

198.4 然而,这种全面的无神论的统治是无法忍受的,因为它完全是无秩序的,所以无法长期持续。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在1794年春天镇压了那些雅各宾派(Jacobines)的极端分子(埃贝尔 Hebert、丹东 Danton、德穆兰 Desmoulins,都于1794年被处死)。根据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的申请,国会规定要承认一个最高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死(1794年5月8日),但同时他们继续残酷地杀害一切被怀疑支持国王的人或圣职人员。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自己也被斩首(1794年7月28日),而一些比较有节制的人开始执政,所以那种恐怖的统治结束了。新的领导也允许再次打开那些还没有被充公的教堂。那些没有发誓的司铎们也被允许举行弥撒,只要他们发另一种誓言:即服从于共和国及其法律(但“圣职人员的公民宪法”现在不再属于共和国的法律)。因此,很多被驱逐的人能够回国。当然,在“五人执政”的Direktorium(1795-1799年)时期也发生了很残酷的事。一些圣职人员被处死。在1797年又发生一个打击:几百个司铎被押送到圭亚纳(Guayana)岛或到另一些海岛上。政府尽力支持一个新兴的“自然神论的教派”,他们自称为“爱神爱人会”(Theophilanthropes),因为政府认为这个教派将能代替正统的教会。政府想再次执行“共和国的历法”,也等于是反对基督宗教的传统和思想。然而,到了1798年大约有4万个法国堂区恢复了礼仪生活。对于基督宗教的攻击在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 1769年出生于阿雅克修 Ajaccio)的时代才结束了,这位年轻

的将军在意大利战胜了他的对手们,并在“冬月 18 日”(即 1799 年 11 月 9 日)推翻了法国那个“指导者”(Direktorium)的政府——他们很弱并失去了人们的爱戴。拿破仑(Napoleon)让人宣布自己为“第一个执政官”,任期为十年。他的外交部部长是那个圆滑、没有良心的塔列朗(Talleyrand),他完全放弃了他的宗教职位,并于 1803 年结婚。在 1802 年的“政教协议”(参见 199.1)中,基督宗教传统上的主日再次被肯定,而在同一年法国政府禁止那些爱神爱人会(Theophilanthropes)的礼仪。然而,共和国的历法于 1805 年才被废除。

198.5 因为法国共和国在第一个和第二个联盟战争(1792 - 1797 年,1799 - 1802 年)中能够多次战胜外国的对手,所以那些革命性的思想更容易传播到欧洲各地。在那些被征服的国度——荷兰、比利时、莱茵河以西的德国、瑞士、意大利北部、那不勒斯——法国人都致力于介绍他们革命的种种制度。在尼德兰地区(所谓的 Batavian Republic),这一点为天主教是有利的,因为改革宗现在失去了它的优越性,但在其他的地区(比如在比利时),公教会(天主教)遭受了严重的迫害。意大利和宗座也因着这些转变而面临很大的挑战。拿破仑先征服了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此后于 1796 年又侵略了教会国,因为比约/庇护六世(Pius VI)支持那些与法国敌对的国度,而且法国的政府(Direktorium)要求罗马赔偿,因为一位法国大使的秘书——巴塞维尔(Basseville)——于 1793 年在罗马被杀了。教宗无法抵抗,所以他被迫签订博洛尼亚(Bologna)的休战条约(1796 年 6 月 23 日),其中规定教宗将阿维尼翁(Avignon)和维乃辛(Venaissin)割让给法国,赔偿 2000 万法郎,并且交出很多珍贵的艺术品和手抄本。在托林提诺(Tolentino)的和平条约中(1797 年 2 月 19 日),法国还要求教宗割让罗马纳(Romagna)地区,进而要求 1500 万法郎的“战争费”。法国人在罗马的一些活动想在那里推广革命,而拿破仑的弟弟约瑟·波纳帕特(Joseph Bonaparte),即法国在罗马的大使,也参与这些活动。在一次暴动中,法国的将军蒂佛(Duphot)被杀(1797 年 12 月 28 日),这就给了法国政府机会让贝捷(Berthier)将军占领罗马并宣布“罗马共和国”。那位 80 高龄的教宗比约/庇护六世(Pius VI)被宣布退位,他被驱逐,被押送到意大利中北部。他于 1799 年 8 月 29 日在罗纳河(Rhone)附近的瓦林斯(Valence)去世,终于结束了几年的痛苦和考验。

比约七世(Pius VII)和拿破仑(Napoleon)。 与法国的政教协定(1801年)

199.1 在比约/庇护六世(Pius VI)去世后,需要选出新教宗,但因为法国人占领了罗马,枢机们在威尼斯(Venezia)——在奥地利人的保护下——进行了这个选举,3个多月后,他们选出了本笃会会士卡拉蒙提(Chiaramonti)枢机,他原先是伊莫拉(Imola)的主教,取名比约/庇护七世(Pius VII,1800-1823年)。他温和宽仁,但也很坚定,具有毅力。同时,奥地利人和那不勒斯军队共同从意大利大部分地区中驱逐了法国人,所以教宗不久后能够返回罗马。他提名选举会的秘书为国务卿枢机,就是那位政治能力很强的孔撒维(Hercules Consalvi,1757-1824年),他完全投身于教廷中的种种服务。教廷马上面临很艰巨的任务,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在马任格(Marengo)战胜了奥地利军队(1800年6月14日),因此法国人再一次成为意大利的主宰者。拿破仑自称为“第一个执政官”,实际上就是法国的统治者。他赞成法律革命的种种思想,自己本来对宗教保持着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但又不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对他来说,宗教只是一个政治因素。然而,他意识到唯独基督信仰才能够成为欧洲的伦理基础以及社会结构的纽带。因此,拿破仑认为,他必须解决民众的内在分裂,同时需要结束法国教会那种无法描述的混乱局面。另外,他还想通过教会的协助为自己的暴政加以合理化与巩固。他于1800年6月5日在米兰(Milano)面向圣职人员作了一篇著名的讲演,其中说他深信任何国度需要宗教信仰的支撑,而且他愿意在法国与教廷之间建立友好的关系。不久后双方开始谈判,但问题很多。一方面有那些“发过誓的”法国主教们,还有“自由思想的人士”以及保王派(他们想恢复原有的王朝),而在另一方面,拿破仑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并且公开表达他那种“高卢主义”观念。在开始的时候,双方的谈判没有结果,因此“第一个执政官”向罗马发表“最后通牒”,所以教廷的国务卿孔撒维(Consalvi)亲自去了巴黎,而罗马教廷作出很大的让步。法国的政教协定(共17条)签订于1801年7月15日。这个协定再次为法国教会提供法律基础,当然远远离开了原有的特权和崇高地位。这个政教协定有效一直到1905年的“政教

分立”规定。1801年的协定为19世纪的其他政教协定起了典范的作用,因为它已经考虑到现代社会的新条件。

该政教协定包括这样的规定:至公的、从宗徒/使徒传下来的宗教,即罗马天主教是绝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可以自由地和公开地信它,但需要遵守国度的治安规定。法国的教区将要重新规划(将来要有60个教区,其中有10个总教区)。一切现在任职的主教,无论发过誓没有,都被迫辞职,而“第一个执政官”将要提名新的主教,教宗有权力根据教规祝圣他们。一切圣职人员需要宣发忠于政府的誓。教会必须放弃那些在革命时期中失去的教产,但国度因此为圣职人员提供“相称的工资”(traitement convenable)。主教们必须与当地政府一起重新规划各教区和堂区以及提名堂区的司铎们。“第一个执政官”在罗马教廷那里具有原来政府的一切权利和特权。

199.2 此后,在法国的教会礼仪和教会生活被恢复了,虽然没有造成教会的全面分裂,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由于拿破仑的专横,在执行协定时出现了更大的问题。虽然他曾经承诺不会提名发过誓的主教,但他还是指定了10位发过誓的主教。同时,拿破仑悄悄地命人编写77条“有机条款”(Organic Articles)。这些“有机条款”与政教协定一起在1802年4月18日(复活节)被宣布为国家法律,似乎这些“条款”也是政教协定的一部分,也是经过罗马教廷的同意。实际上,这些条款完全受“高卢主义”思想的影响,它们在很多地方违背政教协定的规定,也违背教会法的原则。因此,教宗提出抗议并宣布说21个“有机条款”是无法接受的,但拿破仑不理睬他。

“有机条款”包括这样的规定:教宗和外国主教会议的一切规定和文献都需要经过国度政府的批准;修道院的老师必须遵守1682年的“高卢教会的规条”(Gallican Articles);法国只允许有一个、政府批准的《教会要理书》;在法国举行主教会议需要政府的批准;教宗大使去法国或在法国境内居留需要政府的批准;由教会法院可以申诉到政府的法院;区分那些管理比较大地区的“总本堂神父”(cure)和人数众多、工资很低、容易被撤职的“辅助司铎”(desservant),等等。

另一个困难来自法国的老主教。他们大部分都居住在法国以外并且没有发过誓,其中大约一半的主教出于“忠于国王”或“高卢主义”的态度拒绝辞职,所以教宗必须撤销一部分主教的职位,这样的事情在教会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只能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理解。同时,这种做法也表明,宗座对法国的主教具有史无前例的

权力。两个不愿意服从的主教拉拢一些信徒——尤其在里昂和普瓦捷 (Poitiers)——拒绝承认“政教协定”，这样造成了所谓的“小教会”(Petite Eglise)的教会分裂。这个分裂的教会团体也深受杨森(Jansen)派思想的影响。其拥护者不多，他们在1847年后根本没有司铎，后逐渐回归于罗马教会。在1803年，拿破仑与圣座为“意大利共和国”(包括伦巴第地区和教会国的北部地区)也签订了一个类似于法国的政教协定，但又用一些后来加上的“条款”将它淡化(1804年)。

199.3 “第一个执政官”的贪婪和暴力不久后再次导致了与宗座的严重冲突。拿破仑于1804年5月让法国人选他为有世袭权的皇帝，因此他邀请比约/庇护七世(Pius VII)来巴黎给他傅油以及举行加冕礼。教宗很犹豫，但最后还是去了，并于1804年12月2日在巴黎的圣母院大堂中为皇帝傅油，然而拿破仑却自己给自己加冕。比约/庇护(Pius)教宗怀着坚定的希望认为会获得一些好处，比如他希望拿破仑此后会收回一些“有机条款”以及会还给教宗教会国的沦陷地区。然而，教宗的预计是错误的，皇帝仅仅作出很小范围的让步，比如他允许一些修会再次活动(仁爱修女会，味增爵会以及1703年形成的“圣神/圣灵协会”)，他恢复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修道院以及取缔了法国共和国的历法。皇帝甚至想在法国拘留教宗(让他住在阿维尼翁 Avignon 或巴黎 Paris)，这样使他完全成为他的政治工具，但比约/庇护(Pius)教宗已经预先采取了措施：他早已签一份“留在法国等于辞职”的文件，所以皇帝必须让他返回罗马(1805年4月)。教宗一旦回到罗马，拿破仑便要求他解除他弟弟耶柔米·波拿帕特(Jerome Bonaparte)的婚姻(他的妻子是一位基督新教的女士，即帕特森 Miss Patterson)。由于教宗没有回应这个要求，所以令皇帝感到不满。在第三个“同盟战争”(1805-1807年)的开始，拿破仑不顾教宗的中立性，马上让法国军队占据安科纳(Ancona)的堡垒并向教宗提出这样的要求：将法国的一切敌人(俄罗斯人、英国人和瑞典人)从教会国驱逐出境并拒绝他们的船只在教会国的港口登岸。

199.4 法国的皇帝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 1805年12月2日)战胜了他的对手并毁灭意大利南部的波旁(Bourbon)王朝(即费迪南四世 Ferdinand IV)，同时规定自己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帕特(Joseph Bonaparte)成为那不勒斯的国王。因为教宗比约/庇护(Pius)提醒他宗座对于该地区有古老的主权传统，皇帝威胁他说要取消教会国，而且将教会的部分地区交给了一些法国人(塔雷让宰相 Talleyrand 和贝纳多特 Bernadotte 将军)。这个来自科西嘉岛(Corsica)的新贵已经

自高自大地自称为“查理曼的继承人”，因此也是“罗马的皇帝”和教会国的主宰。他憎恨教廷的国务卿孔撒维(Consalvi)并强迫他退位(1806年6月)。因为教廷拒绝拿破仑的新要求——这些要求都是无节制的——所以在法国人米欧里斯(Miollis)将军的领导下于1808年2月2日入侵罗马。两个月后，四个属于教会国的地区都被划入意大利王国。拿破仑于1809年5月17日在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皇宫(Schoenbrunn)颁布了一个敕令，其中取消了丕平(Pippin)和查理曼(Carolus Magnus)的赠予，并规定整个教会国都要与法国帝国合并。比约/庇护七世(Pius VII)早就准备了“绝罚诏书”，现在则公开绝罚那些“伯多禄/彼得(Petrus)遗产的强盗、他们的长上、支持者、顾问和执行者”。此后，教宗在1809年7月5-6日的夜里在魁瑞纳里斯(Quirinalis)宫殿里被逮捕，被押送到靠近法国边界的萨沃纳(Savona)港口，而任副国务卿的帕卡(Pacca)枢机被关入皮耶蒙(Piemont)地区的菲内斯特瑞勒(Fenestrelle)堡垒。其他的枢机们都被送到巴黎，以便更容易监督他们；只有最老的或患病的枢机们被允许留在意大利。在巴黎，皇帝于1810年4月2日举行婚礼，他要和奥地利弗朗茨一世(Franz I)的女儿玛利亚·路易斯(Maria Luise)结婚，但在27个枢机中有13个拒绝参与婚礼(包括孔撒维 Consalvi)，因为拿破仑原来的妻子是约瑟菲尼·得·波阿内(Josephine de Beauharnais)，而只有巴黎的总主教的法院宣布解除第一次婚约，而教宗并没有这样做——唯独宗座有解除婚约的权力。因此，拿破仑“撤销”了这些枢机的职位(称他们为“黑枢机”)，又剥夺了他们的收入并两个两个地驱逐他们到法国的一些城市。

199.5 在萨沃纳(Savona)被拘留的教宗比约/庇护(Pius)也遭受很多折磨。他不被允许与他的顾问和枢机见面，所以他拒绝按教规任命那些皇帝所提名的新主教。因此，他受到很多侮辱，甚至被剥夺书、笔、墨水与教宗的戒指。因为这个冲突的延续，导致没有主教的教区越来越多，所以拿破仑决定不经过教宗的同意就指定那些新的主教。遗憾的是，法国的高级圣职人员似乎很少抵抗皇帝这些做法。在拿破仑的叔叔费施(Fesch)枢机(他是里昂的总主教)的主持下，法国的主教们(也包括6个德国主教在内)于1811年6月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主教会议。在法国政府的压力下，他们在一次附加性会议的决定中说，如果教宗不能在六个月内任命那些被提名的候选人，那么宗主教(metropolita)也有批准新主教的权力。他们派遣一个由五个“红的”(支持政府的)枢机组成的委员会到萨沃纳(Savona)那里，而这些枢机成功地要求比约/庇护(Pius)写一个简函表示同意(1811年9月20

日);教宗只要求将要以教宗的名义任命主教们就可以。虽然如此,拿破仑仍然不满足;他宣布 1801 年的政教协定无效,并解散了巴黎的主教会议。当法国军队侵略俄罗斯时,身患重病的教宗于 1812 年 6 月被送到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宫殿。法国人在冬天寒冷的俄罗斯遭受了可怕的损失,皇帝刚刚回法国就于 1813 年 1 月在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开始与教宗谈判一个新的“政教协定”并暂时规定了 11 条(1813 年 1 月 25 日)。根据这些新规定,教宗可以居住在意大利或法国,每年将有 200 万法郎的收入。他将要按照全国主教会议的建议任命法国的主教们,但只有对巴黎地区 6 个教区和另外 10 个教区具有全面的任命权;其他教区的主教将被皇帝任命。皇帝还提出很多其他的没有迟度的要求,而比约/庇护(Pius)教宗坚定地拒绝同意;教宗同意上面提到的几条也只是因为他直接受威胁并且身体很弱。教宗签名后,拿破仑马上命人在全法国的教堂宣布这个“枫丹白露的政教协定”(Concordate de Fontainebleau),因此很多枢机重新获得行动的自由,他们开始回到教宗那里去。此时,教宗比约/庇护(Pius)在良心上感觉到非常不安,尤其是因为他的签名意味着他间接地放弃了教会国。因此,他于 1813 年 3 月 13 日亲自写了一个文件,其中收回他在 1 月份作的让步,并且邀请皇帝重新开始谈判。然而,这些谈判没有实现,因为拿破仑的势力已经开始迅速崩溃。教宗又被送到萨沃纳(Savona),在那里于 1814 年 3 月获得释放。欧洲的同盟国战胜了拿破仑,所以他于 1814 年 4 月 11 日在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被迫退位。教宗比约/庇护(Pius)于 1814 年 5 月 24 日罗马民众的欢呼声中光荣地返回罗马城。当拿破仑于 1815 年 2 月底从厄尔巴岛(Elba)逃走时,教宗还得短期地在热那亚(Genoa)避难,但“一百天的皇帝政权”很快就过去了。此后拿破仑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St. Helena)并在那里去世(1821 年 5 月 21 日),而教宗以崇高的精神一直关注那个战俘。拿破仑是影响世界史的天才人物,但教宗却在道德上占上风(moralischer Sieger),因此 19 世纪时的人都非常尊敬教宗。

199.6 在 1815 年 6 月,战胜了法国的欧洲列强在维也纳召开了一个大的会议,而在这个会议上,那位再次任教廷国务卿的孔撒维(Consalvi)依赖他的外交技巧而似乎能够恢复教会国原来的范围,只把阿维尼翁(Avignon)和维乃辛(Venaisin)让给法国,而费拉拉(Ferrara)的部分地区让给奥地利。教宗和他的顾问很认真地开始恢复教会国中的秩序,因为长期的战争和法国人的勒索和掠夺造成了混乱。虽然他们要重新恢复原有的制度,他们也保留了法国人带来的部分改革,因为这些改

革有助于管理和司法制度的一致性。遗憾的是,意大利再不能恢复国内的平安。在学者的圈子里有很多人反对教会的统治和君主们的专制。这些危险的态度形成了煤炭党(Carbonari)等秘密组织。与他们针锋相对的是所谓的“神圣信仰者”(Sanfedistae),他们严格保卫传统的信仰。教宗比约/庇护七世(Pius VII)于1814年再次建立了耶稣会,作为罗马宗座的重要支撑(参见207.6)。教廷也和许多国度签订了非常重要的政教协定和协约,比如和法国(1817年)、巴伐利亚(1817年)、皮耶蒙特-撒丁岛(Piemont-Sardinia,1817年)、那不勒斯(1818年)、俄罗斯(为了处理波兰地区的公教徒的情况,1818年)、普鲁士和德国南部各国(1821年)。这些协定说明各国中的教会与政治的关系。这些政教协定被认为是一种克服革命倾向的成就,因为它们再次肯定社会上和教会中的至高权力。另外,这些政教协定也意味着,在欧洲人的心目中,教廷和宗座再一次获得更高的认同,教宗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教会管理不可动摇的核心。

200

德国教会的世俗化运动(1803年)

200.1 德意志帝国在18世纪末是由大约300个国度和小国组成的,其中有很多直接隶属帝国的教会管理区(reichsunmittelbare geistliche Territorien即由主教管理的地区)。德国人很快受到法国革命的影响。因为1789年国度大会的种种决定意味着在阿尔萨斯(Alsace)和罗兰(Lorraine)地区的德国君主失去他们的封建权利,两国之间马上发生了冲突。从1794年起,法国人占领了莱茵河(Rhein)西岸,这就意味着,科隆、特里尔和美因茨总主教和选帝侯以及施派尔(Speyer)和沃尔姆斯的君主主教在那里的统治结束了。根据法国人1802年的政教协定,特里尔和美因茨失去了宗主教(metropolita)的特征,而科隆教区被取消,但亚琛(Aachen)成为(新的)教区,一直到1821年。

第一次同盟战争的结局很不幸(奥地利和普鲁士共同抵抗法国,但无法战胜拿破仑,1792-1797年),而这次战争的经费主要由德国教会承担。这种赔偿方式先规定于法国和普鲁士1795年在巴塞尔签订的灾难性和约,而奥地利的皇帝弗兰茨二世(Franz II)在意大利乌迪内(Udine)附近的坎波·弗米欧(Campo Formio)与法

国签订和约(1797年10月),其中也有规定说要用教产来赔偿。在第二个同盟战争(1799-1802年)中,奥地利的皇帝又被战胜,所以他被迫在卢内维尔(Luneville)的和约(1801年2月9日)中以德意志帝国的名义将莱茵河(Rhein)以西的全部地区都让给法国——那里他们正式决定要用教会的财产作出赔偿。该和约第7条规定说,那些在莱茵河以西地区有财产的德国世袭君主们必须在莱茵河东边地区中获得赔偿(即德国南部的教会财产和隶属帝国的城市交给他们)。

200.2 一个特殊的“帝国委员会”承担了这个规定的落实,就是一个由8位德国国君组成的委员会(称为“帝国委员会”Reichsdeputation)。实际上,关于各地区的重新规划的决定是在巴黎作的;德国的领导在巴黎和“第一个执政官”拿破仑和他的宰相塔列朗(Talleyrand)进行过很多特殊的谈判。德国各地的君主们通过无耻的贿赂和乞求确保自己将要获得很多教产。最后,1803年2月25日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签订的“帝国委员会规章”(RDHS, 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ss)结束了这些问题——皇帝于1803年4月27日确认了它——,但这些“规章”远远超过卢内维尔(Luneville)和约的范围:这似乎等于是德国教会全面剥夺财产,也就是一个普遍的“世俗化”(Saekularisierung),即教会的财产和地产被没收。自从大腓特烈(Friedrich d. Gr.)和约瑟夫二世(Joseph II)的时期,德语的媒体曾经讨论过了这种“世俗化”(参见195.2)。根据“帝国委员会规章”(RDHS)第34条,一切大堂圣职团的财产和一切主教的领土都得转给君主们,而最关键的一条是第35条:“各地的隐修院和修道院……归于当地的君主的自由管理和充分使用,一方面是为了举行礼仪、进行教育或创办其他的公益事业,另一方面是为了补充自己的收入,但条件是君主要照顾大堂的装饰……以及当地圣职人员的工资。”

德国教会曾经是全世界最富裕的教会,但现在它失去了1719平方英里(其中大约有316万居民),也就是说教会每年大约失去了2100万金币(Gulden)——这还不包括失去的隐修院。教会的损失涉及三个在莱茵河(Rhein)的选帝侯的领土(即美因茨、特里尔、科隆)、萨尔茨堡(Salzburg)总教区以及另外18个教区、大约80座直接隶属帝国的隐修院和200多个隐修院。唯独奥地利地区是一种例外,因为弗兰茨二世(Franz II)皇帝满足于接收特伦托(Trento)和布里森(Brixen/Bressanone)隐修院的领土权,但他没有没收各地隐修院的财产。两个公国依然被保留,但几年后,它们也被充公,就是条顿骑士团的地区——它的会长(Hochmeister)是奥地利的大公爵安东·维克托(Anton Victor)以及雷根斯堡

(Regensburg)隐修院(Hochstift)。后者被归于受拿破仑青睐的达尔贝格(Karl Theodor von Dalberg, 1744 - 1817年)手中,他怀有启蒙者的思想并任美因茨总主教和康斯坦茨主教。达尔贝格(Dalberg)获得很多头衔,比如他成为选帝侯、帝国宰相、德国教会的首席主教(Primas von Deutschland),而雷根斯堡(Regensburg)于1805年被规定为“总教区”。医院骑士团(Malteserorden / Hospitaller)的财产没有被没收,因为这个修会在战争中照顾了受伤的人。一般来说,德国的君主们所得到的远远超过他们原先失去的,比如普鲁士获得五倍、巴登七倍、符滕堡四倍(包括很多隐修院如 Ellwangen、Zwiefalten、Schoental、Comburg 以及很多原先隶属帝国的城市)。隐修院被没收的方法在很多地方用了很粗暴的做法,真令人感到愤怒,尤其巴伐利亚的宰相蒙格拉斯(Maximilian Joseph Graf von Montgelas, 1799 - 1817年),他不顾及人们的感情(他属于照亮者的协会 Illuminati)。当时的世俗化运动意味着,隐修院的隐修者被赶走,或被迫接受一个很少的生活费,宝贵的礼服(祭披)和圣杯、圣物、手抄本和书籍被销售或扔掉,古老的教堂被亵渎或被放弃,很多教堂倒塌或被拆除,很优美的隐修院成了军兵营、监狱或精神病院。

200.3 这种“不可思议的违法行为”(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特赖奇克 Treitschke 语)对德国的天主教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而这些后果部分上一直到今天都有影响。德国教会在外部教产上从来没有经过如此重大的转变。许多教区的组织结构和具有千年历史的联系被毁灭,很多大堂圣职团被解散,教会的管理制度被阻挠。除了在奥地利之外(以及除了下层的教会职位外),德意志帝国地区的教会似乎失去了一切物质资源,在完成种种任务方面它依赖于政府的支持,圣职人员成了有工资的公务员(besoldete Staatsdiener)。当然,教会从来没有放弃某些权利,比如那些被没收教产的国度不仅仅在道义上有照顾教会的义务,而且这也是法律上的规定。国度必须照顾教区的需要,包括其中的机构(大堂圣职团、修道院等)以及其中的堂区,同时也需要照顾教会的一切需要。这样,国教制度,或译“国度办教会”(Staatskirchentum)的制度成为比以前更明显的、更有害的,尤其是在那些许多公教徒成为新教君主臣民的地区。另外,“世俗化”(教产没收运动)的间接后果是原来在信仰上形成了一个一致性整体的地区走向一种“多种教派平等”的国度(参见RDHS“帝国委员会规章”第63条关于容忍异议分子和他们公民权利的规定)。此后,新教的代表在帝国议会中占多数,而在整个德意志地区,他们的政治影响更大;普遍的帝国概念消失,而新的概念是“一致的民族国家”(geschlossener

Nationalstaat); 奥地利被从德国驱逐 (Hinausdraengung Oesterreichs aus Deutschland), 而普鲁士开始占主导地位。现在, “神圣德意志罗马帝国”终于失去了它作为宗座和教会的保护者的作用, 而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的“天主教皇帝传统”必要衰落, 因为它的最重要支撑者——许多地区的主教兼君主(geistliche Fuersten)——已经不存在了。针对这种情况, 奥地利的皇帝弗兰茨二世(Franz II)于1806年8月6日宣布放下德意志帝国的皇冠。对公教(天主教)来说, 一项非常难受并无法恢复的损失是18所由教会创立和举办的大学以及很多教会办的隐修院高中学校以及其他的教育机构都被没收。因为教会在经济上变得很弱和穷困, 所以它再也无法继续维持很多学术机构、艺术项目、教育工作和慈善工作。公教徒的孩子从此以后很难有机会获得高等教育或比较有影响的官员地位。

200.4 虽然存在这一切损失和恶性后果,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新局面的一些好处。“世俗化”取缔了很多再也无法生存的微小国度, 这样它创造了地区的新规划以及德国后来统一的可能性。另外, 因为那些主教不再是世俗的君主, 再也没有众多财富, 所以在精神上改革德国教会就少了一个障碍。从此以后, 德国贵族的统治地位结束了, 当主教或大堂圣职的人不一定是贵族人士, 平民也有机会在教会内当领导。正如帕卡(Pacca)枢机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 德国获得了比较不富裕的, 但更虔诚的、更有光明的主教, 这些主教放弃了原有的“主教团至上”思想或“高卢主义”思想, 他们投身于那些教会内的工作——即原来经常被忽略的工作。回应时代的要求, 下层圣职人员比较多被民主化并参与社会和政治, 同时需要更密切地符合教会与教会的制度。现在一系列的恶习自然而然地失踪了——这些恶习自从特伦托(Trento)大公会议以来都无法完全解决, 比如高级教会职位的“积累”(即一人兼职几个位职)、预先保留职位的传统(Exspektanzenwesen)、堂区归入某一个隐修院以及隐修院的豁免权(Exemption)等等。

201

德国和瑞士教会的重新组织

201.1 由于拿破仑发动的战争和“世俗化”运动的发展, 使德国教会遭受很大的打击, 所以它首先需要组织上的复兴。在拿破仑执政的时期, 莱茵河(Rhein)以

西的地区被包括在法国的政教协定之内。为莱茵河(Rhein)以东的地区,“帝国委员会规章”(RDHS)第62条作出了一些管理该问题的规定,但因为时代条件不允许,他们无法落实这些决定。首先,个别君主要求通过一系列的“管理法令、宪法规章和宗教法令”来以“政府办教会”的方式来整理自己国度的宗教问题。在部分德国国度也有关于宗教自由的法律以及天主教徒享受平等公民权利方面的法律,这部分来自拿破仑的劝勉,部分是自发的。几个德国南部的政府想拥有自己的“政教协定”,尤其是巴伐利亚。巴伐利亚的选帝侯(或称“国王”)是马克西米连·约瑟夫(Maximilian I Joseph, 1799 - 1825年),而他的宰相蒙格拉斯(Montgelas, 参见200.2)很仓促地并不顾一切地根据启蒙主义的专制思想改变了巴伐利亚的政治制度。然而,在“神圣罗马帝国”还存在时,罗马教廷更愿意签订一个为全帝国有效的政教协定。德国的君主和首席主教达尔贝格(Dalberg)也同样想筹备一个“全帝国政教协定”。然而,1803/1804年在维也纳和雷根斯堡(Regensburg)进行的谈判揭露一些不可调节的矛盾,而因为“德意志罗马帝国”于1806年结束了,所以这种计划也落空了。现在拿破仑要求根据法国的协定的模式签订一个针对德国西南地区的政教协定,因为该地区在拿破仑的指导下建立了所谓的莱茵同盟(Rheinbund, 1806年)。因此,教廷大使根格(Annibale della Genga, 即后来的Leo XII良/利奥十二世)在1806 - 1807年间与巴伐利亚进行的政教协定谈判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另外,蒙格拉斯(Montgelas)那种启蒙主义和“国度办教会”的态度构成了巨大的障碍。教廷大使还在斯图加特与符滕堡的国王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的政府人员进行更有希望的谈判,但拿破仑命令中断这些谈判。然而,“莱茵河同盟”的政教协定也没有形成,主要是因为比约/庇护七世(Pius VII)受压力并在萨沃纳(Savona)被关闭近五年(1809 - 1814年)。新的战争与和约(如和约Bratislava / Pressburg, 1805年,维也纳Vienna和约,1809年)又带来了领土上的变化,所以教会作固定规章的时间尚未成熟。

符滕堡的公爵即后来的国王腓特烈(Friedrich)是一个很专制的统治者,他早于1802/1803年便想获得罗马的批准,想在艾尔万根(Ellwangen)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教区,并希望奥格斯堡的辅主教霍很罗赫(Franz Karl von Hohenlohe)当其主教。在1808/1809年和1811年他又请罗马教廷建立一些教区,但没有成功,所以他于1812年在艾尔万根(Ellwangen)创立了一个代牧区(Generalvikariat)以及一个神学院(所谓的“腓特烈大学”)以及一个培养司铎的修道院。原来的五个教区(包括

康斯坦茨 Konstanz) 的信徒逐渐都被归于这个代牧区。在 1816 年, 比约/庇护七世 (Pius VII) 确认了这个代牧区, 并提名凯勒尔 (Joh. Bapt. Keller) 为代牧, 祝圣他为主教。通过威廉一世 (Wilhelm I) 王, 在艾尔万根 (Ellwangen) 的学院于 1817 年归入了蒂宾根 (Tuebingen) 大学, 成为其中的神学系, 而同时这个代牧区以及修道院被迁到若滕堡 (Rottenburg)。在 1806 年有一个“天主教司议会”, 它以国王的名义实行国王对地方教会的权利。在 1807 - 1823 年间, 这个被称为“天主教教会议会” (Katholischer Kirchenrat) 受了维克麦斯特 (Werkmeister) 的影响——他是一位极端的启蒙主义者和支持约瑟夫主义的人 (参见 195. 1)。

201.2 同时, 德国教会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在 1814 年只有五个教区有主教, 1817 年只有三个。在维也纳会议 (Wiener Kongress, 1814 年 9 月到 1815 年 6 月) 上, 人们想长期地整理欧洲中部的国家和教会情况, 该会议的指导原则是统治权的合法性以及政治上的恢复。在场的教廷国务卿孔撒维 (Consalvi) 以及原来的主教君主的代表万伯德 (Franz von Wambold, 即沃尔姆斯 Worms 的大堂司铎) 和施派尔 (Speyer) 的赫非瑞克 (Joseph Helfferich) 很坚定地要求恢复原来的德意志帝国并且归还那些被没收的教产, 但他们的努力没有成果, 因为财富的吸引力太大。只有教会国被恢复 (参见 199. 6)。康斯坦茨教区那位具有威望的教区长维森贝格 (Ignaz Heinrich Freiherr von Wessenberg, 1770 - 1860 年), 一位“主教团至上主义者” (Episkopalist)、 “国度办教会” 的支持者以及支持启蒙思想的改革者, 充当他的主教达尔贝格 (Dalberg) 的代表和顾问; 他认为应该签订整个德国同盟与教廷的政教协定。这个计划意味着建立了个民族性的德意志教会, 它的首席主教将是达尔贝格 (Dalberg), 而这个教会与罗马没有密切关系, 却更多受国度政府的影响。然而, 维森贝格 (Wessenberg) 在维也纳会议上没有得到支持, 而罗马坚决地反对了他们那些费布若尼乌斯 (Febronius) 思想。因此, 德国的教会问题仍没有获得良好的处理。“德国同盟文献” 中只有一条 (第 16 条) 涉及宗教生活——这一条是维森贝格 (Wessenberg) 坚定要求的——及规定, 德意志同盟诸国和地区的不同基督宗教派别不应该影响公民们的民法权利和政治权利。

值得注意的还有另一点, 即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那些胜利君主在第二次克服拿破仑后回应了亚历山大一世 (Alexander I) 沙皇——他深受情绪化的虔敬派的影响——的要求并于 1815 年 9 月 26 日在巴黎签订了“神圣同盟” (Heilige Allianz)。参与神圣同盟的人承诺他们是“同一个基督宗教民族的弟兄和肢体”, 他

们将要培养宗教、和平与正义并要采纳基督宗教的神圣诫命为最高的统治原则。虽然似乎所有的欧洲君主都加入了这个同盟,但这些原则实际上并没有被落实,它只是一个优美的理念,但缺少生命力。无论如何,人们再次转向宗教,这一点与启蒙时期的宗教贫乏形成明显的差异。当时的人们再次重视宗教,这个现象也有利于公教(天主教)。

201.3 德国教会的重整最终还是归于个别国度与教廷的谈判。首先,巴伐利亚政府于1817年撤职了蒙格拉斯(Montgelas),这样获得了良好的结果。巴伐利亚政府的代理人是驻罗马圣座的黑菲林(Kasimir von Haeffelin)主教。1817年6月5日为国度和教会的关系提供一些基本的原则。

根据这些规定,巴伐利亚王国中的公教会享有一切来自神律和教会法的权利和特权(第1条)。整个地区分为两个总教区,即慕尼黑-弗赖辛(Muenchen-Freising)总教区(包括Augsburg、Passau、Regensburg)以及班贝格(Bamberg)总教区(包括Wuerzburg、Eichstaett、Speyer)(第2条)。国王和他的继承人有权提名主教们,教宗按教规任命他们。另外,国王指定部分的大堂圣职团人员(第9条)。主教们在管理自己教区方面不受限制,他们有司法权,可以与罗马自由来往,并在信仰教导和道德教导方面可以监督公共教育制度;主教们指导教区的修道院(第12、5条)。巴伐利亚政府承诺,它将要为教区、大堂圣职团以及各地修道院提供足够的资助,但不会归还那些被没收的教产(第4条);将要建立一些隐修院(第7条)。

这个政教协定被签订后开始有一些新教徒和自由主义派的公教徒提出抗议。因此,巴伐利亚政府为确保自己的主权,所以他们将这个政教协定作为1818年5月26日的“宗教法令”的附加物,那时候才公布了它。然而,这个法令与政教协定却在几个方面有明显的冲突。比如它再次恢复国王的“批准权”(Placet)以及所谓的因滥用权利而回到政府(Recursus ab abusu)。符合当时的新政治局面,但违背教会法的规定是完全的良心自由以及三个基督信仰派别在民法和政治上的平等。宗教法令还说,三个信仰也应该彼此尊敬等等。因此罗马教廷很不满意,因为这些规定等于是巴伐利亚人违背了原来的盟约,他们想默默地建立“国度办教会”的制度。在巴伐利亚的公教徒中有很多激烈的争论。几个圣职人员拒绝发誓拥护宪法。然而,宗座在长期的谈判后表示能够容忍巴伐利亚政府的做法,虽然不能支持它。国王于1821年9月21日在特根塞(Tegernsee)宣布,宪法并不是要强迫人们在良心上接受某些概念;发誓拥护宪法仅仅针对公民关系;另一方面,政教协定为国度法

律的部分,它有效并且需要被恪守。这些说法至少在外表上恢复了社会上的平静。当然,法令和政教协定之间的巨大差异并没有因此就消除。对具体的管理生活来说,巴伐利亚人更多采纳“宗教法令”,少注意到“政教协定”。

201.4 普鲁士王国早已在奥地利继承战争(1740年后)以及通过波兰的划分获得了一些天主教地区(即 Schlesien、Westpreussen、Ermland、Posen),而通过“世俗化运动”和维也纳会议,它也在西部获得很大的天主教地区(如 Paderborn、Muenster、Rheinlande 地区),这些公教地区大约包含普鲁士 40% 的人口。1794 年颁布的普鲁士普遍国法(Preussische Allgemeine Landrecht)允许每一个公民有“完全的信仰自由和良心上的自由”,但普鲁士王的传统监督权对公教也被施用,似乎与新教一样。公教徒(天主教徒)被容忍,但这基本上是出于政治利益(Staatsraeson)的考虑。在莱茵兰德(Rheinlande)和威斯特伐伦(Westfalen)的公教民众在很多地方对新的普鲁士政府有一些怀疑。政府的统治具有官僚主义的特征,又多次为新教徒提供优惠,所以政府不能赢得民众的拥戴。公教会在普鲁士地区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它处于解体的状态,迫切需要关注。在五年的谈判后——谈判人物是普鲁士使者,著名历史学家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和孔撒维(Consalvi),双方至少关于教会的外在法律关系达成共识,其结果是比约/庇护七世(Pius VII)的通谕(Zirkumskriptionsbulle)《论灵魂们的得救》(*De salute animarum*, 1821 年 7 月 16 日)。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 1797 - 1840 年)颁布它为国度法律,但“不影响国王的主权”。

根据这些规定,两个总教区(或教省)被创立:科隆总教区(包括 Trier 教区、Muenster 教区和 Paderborn 教区)以及格内斯尼亚 - 波茨南(Gnesen - Posen, 包括 Kulm 教区)。Breslau / Wroclaw 和 Ermland 仍然是有豁免权的教区。各大堂的圣职团获得了选出主教的权力,但教宗的简函《关于信徒》(*Quod de fidelium*)同时规定他们必须先明白候选人的特点,只能选择一些受国王支持的人。各教区获得了足够的资助,这是为世俗化没收的一种赔偿。

汉诺威(Hannover)王国一直到 1837 年与英国国王有“一君主统治两国”(Personalunion)的关系,而普鲁士(Preussen)于 1866 年占领它。教宗良/利奥十二世(Leo XII)在长期的谈判后宣布了他的《罗马教宗的考虑》(*Impensa Romanorum Pontificum*, 1824 年 3 月 26 日),其中恢复了古老的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教区和奥斯纳布吕克(Osnabrueck)教区并宣布它们为“有豁免权的”。在选择主教方

面,政府获得所谓的“爱尔兰否决票”,就是说政府可以在教会的候选人中排除那些比较不受欢迎的人,但至少得保留三个候选人,否则不能按照教规选出主教。

居住在其他的北部或中部地区的德国公教徒被分配为属于临近的教区或属于宗座代牧的管理权。比如奥尔登堡(Oldenburg)公国于1831年加入明斯特(Muenster),在维赫塔(Vechta)获得了一个独立的办事处。自从1763年以来,撒克森公国(或“王国”)有一个宗座代牧。第三个代牧被祝圣为一个名义主教(Titularbischof,1816年),而后来有很多这样的“名义主教”。

201.5 在德国的西南地区要克服特别大的困难,因为这是启蒙运动与“国度教会”的核心地区。在1818年春天,符滕堡、巴登、黑森与纳骚(Nassau)的代表们在法兰克福(Frankfurt)的一次会议中谈论与罗马教廷的协定的“基本原则”——主持会议的人是万根海姆(Karl August von Wangenheim)——但这个会议完全被费布若尼乌斯(Febronius)和约瑟夫二世(Joseph II)思想渗透。这些代表编写了一部送到教廷的文献(所谓的Deklaration宣言),又写了一个秘密文献(即“有机规章”Organisches Statut)。在两年的艰难谈判后,比约/庇护七世(Pius VII)于1821年8月16日宣布了他的诏书《预先照顾》(Provida solersque),其中创立了弗赖堡教省(Freiburger Kirchenprovinz,亦称Oberrheinische Kirchenprovinz(莱茵上游教省),其总教区是弗赖堡(Freiburg,包括Baden和Hohenzollern地区)以及若滕堡教区(管理Wuerttemberg地区)、美因茨教区(管理Hessen - Darmstadt)、Fulda教区(管理Kurfurth和Sachsen - Weimar)以及Limburg林堡教区(管理纳骚Nassau和法兰克福Frankfurt)。在这些教区中只有美因茨和富尔达(Fulda)是有古老传统的教区。弗赖堡(Freiburg)代替那个被取缔的康斯坦茨教区。然而,这个诏书的执行还需要很长时间。其中一个问题是主教候选人的选择,因为各国的政府想采取他们于1820年编写的秘密文献(原来的《有机的规章》Organisches Statut,后来被称《教会实际政治》Kirchenpragmatik),并且以不诚实的方式要求主教候选人都发誓拥护这个文献,但教廷无法接受这种做法。教廷于1827年4月11日发表的续篇诏书《归于主的羊群的照顾》(Ad dominici gregis custodiam)中的规定澄清主教的选举制度、通知教廷的程序、大堂圣职团的任命、根据特伦托/特利滕(Trento)会议的规则创办修道院(第5条)、主教们与罗马的自由来往、主教的司法权(“依照教规与教会目前的纪律”)(第6条)等问题。在1827年5月27日发表的《神圣事务》(Resacra)简函中,针对主教选举的问题,大堂圣职团受到与普鲁士人一样的劝免:要排

除那些“比较少受欢迎的人”(personae minus gratae)。然而,各地的政府没有全部发表这个“续篇诏书”,他们省略了第5、6条,并加上“国度主权被保存”的条件。波尔(Bernhard Boll, 1827 - 1836年)成为弗赖堡(Freiburg)的总主教,凯勒尔(Johann Baptist von Keller, 1828 - 1845年)成为若滕堡的主教——罗马教廷拒绝了维森贝格(Wessenberg)和在蒂宾根(Tuebingen)当信理教授的德瑞(Drey)。巴登政府的顾问布尔格(Joseph Vitus Burg, 1829 - 1833年)成为美因茨的主教。

201.6 法国革命也影响了瑞士地区,并导致政治和教会组织的改变。法国军队于1798年侵占瑞士,这就意味着公教(天主教)的教产遭劫掠,教会受压力(比如圣加伦隐修院被取缔等等)。教宗的大使被驱逐,但在另一方面也有相反的影响,比如在加尔文的城市日内瓦人们再次恢复了公教的礼仪。维也纳会议(1815年)规定,在日内瓦州的公教徒曾多为20个乡间堂区,他们应该属于洛桑-日内瓦(Lausanne - Geneva)教区,该教区的基地在弗赖堡(Freiburg, 1819年)。德国南部的康斯坦茨教区的部分地区属于瑞士,而在那里进行改革的人是维森贝格(Wessenberg)教区长(见上, 201.2),他虽怀好意,但却为教会造成损失,所以比约/庇护七世(Pius VII)于1814年划出这个属于瑞士的地区,使格德林(Goeldling von Beromuenster)在那里充当宗座代牧。后来,这个地区归入库尔(Chur)教区(1819年)、那个新立的圣加伦教区(1823年)或巴塞尔-索洛图恩(Basel - Solothurn)教区(1828年)。根据新的规划,巴塞尔教区包括很多州:巴塞尔Basel、伯尔尼Bern、索洛图恩Solothurn、卢塞恩Luzern、楚格Zug、阿尔高Aargau、图尔高Thurgau。除了这四个教区以外,瑞士还有一个古老的教区,即处于瓦莱(Wallis)州的西昂(Sitten / Sion)教区。

在瑞士教会内,人们(和德国教会一样)逐渐克服了启蒙主义的影响,重新开始恢复宗教生活。然而,一种倾向于“国度办教会”和“自由思想者”的反对派攻击教会,而这种攻击因内部政治冲突加剧。几个自由主义的州于1834年在巴登会议(Badener Konferenz)上恢复了一种严厉的约瑟夫主义思想(即“国度办教会”)。在阿尔高(Aargau)州人们甚至解散了一切隐修院(1841年),但因为公教徒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所以三个修女院再次被恢复。在卢塞恩(Luzern)州早就有耶稣会会士,而该州于1844年委任耶稣会举办弗赖堡(Freiburg)的神学系,此时自由派组织了一些侵略该州的志愿军军团。因此,七个公教(天主教)的州于1845年结合起来共同保卫他们的权利,共同抵抗外面的干扰。不过,七个公教州的联盟在1847年11

月战败。此后,他们被迫交付很高的赔偿,宗教自由被限制,而且很多隐修院被镇压。1848年和1874年的“联邦宪法”,耶稣会和类似修会被禁止在瑞士有会院,他们被禁止在学校和教堂中发挥任何影响。在1848年,洛桑-日内瓦(Lausanne - Geneva)的主教马瑞雷(Stephan Marilley)公开抗议那些反对教会的法律,因此他被捕入狱,甚至被驱逐出境长达八年之久。

202

1850年以前的教宗:利奥十二世(Leo XII)、比约八世(Pius VIII)、 额我略/贵格利十六世(Gregorius XVI)和比约九世(Pius IX)

202.1 比约/庇护七世(Pius VII)的继承人也面临很多困难,因为有一部分人想恢复传统的古老情况,而另外一些人却非常激烈地要求实行新的方式。因此,枢机团中也分为两个派别。比约/庇护七世(Pius VII)基本上是一个温和的“改革者”,而驻德国的宗座大使根格(Annibale della Genga,参见201.1)则属于“保守派”,现在后者被选为良/利奥十二世(Leo XII,1823 - 1829年)。他首先继续推动教会在不同国度中的重整与重组,在这方面也完成了某种成果,达到了一个终点。在教会国的统治方面,他获得了“热烈派”(Zelanti)的支持——这个“热烈派”的影响越来越强大,他们想尽可能恢复原来的状态。教宗良/利奥十二世(Leo XII)以严格的惩罚来控制共济会(Freemasons)和煤炭党(Carbonari)的秘密活动。利奥十二世(Leo XII)也于1825年庆祝了一个大禧年。

下任教宗是比约/庇护八世(Pius VIII,1829 - 1830年),他属于意大利的卡斯提留尼(Castiglioni)贵族,具有崇高的理想、学问渊博,也有良心,但他的任期只有20个月,所以他无法完成比较重要的事务。他让那位能干的国务卿阿尔巴尼(Albani)负责世俗的事务。在他的任期内发生了英国的“公教徒解放运动”(参见204.5)以及巴黎的“7月革命”(参见204.1)。他也针对普鲁士的“混合婚姻争论”而采取了关键性的措施(参见203.3)。

202.2 在比约/庇护八世(Pius VIII)以后,属于卡马尔多里(Camaldoli)隐修会的卡佩拉瑞(Cappellari)枢机被选为教宗,取名为额我略/贵格利十六世(Gregorius XVI,1831 - 1846年),他受过良好的神学教育和教会法培训,生活简朴廉洁,严格遵守教会的规律,但在政治上没有经验,而且不太理解世俗社会(weltfremd)。当时

在教会国的不同地点爆发了一些叛乱(1831/32年),而教宗只有依赖于奥地利的协助才能够镇压这些暴动,结果是奥地利人占领了博洛尼亚(Bologna),法国人占领了安科纳(Ancona)7年之久。从此以后,意大利人越来越强烈地憎恨所谓的奥地利人(Tedeschi)的统治。教宗的军队能够控制后来的(1843年/1845年)暴动。欧洲列强于1821年已经向教廷作出一些建议来改革教会国的制度,而在1831年他们以“备忘录”的形式又重复这些建议,但教宗和他的国务卿贝尔内提(Bernetti)和兰布西尼(Lambruschini)都不愿意进行一些比较重大的改革,比如让平信徒在教会国中当高级政治领导,让各地社区有自治权等等。因此,在管理和司法制度上的重大缺点没有被解决,甚至变得更恶劣。当时的新交通工具是火车,新发明是晚上在街头上用的“煤气灯”,但这些新的工具在教会国中被禁止。教会国负的债也越来越多。意大利的“统一运动”逐渐变得很强烈,但教会反对和排斥这个“统治意大利”的倾向。拥护“统一”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来实现他们那种“觉醒”(risorgimento或译“崛起”)的理想。一个激进的党派是“青年意大利”(La Giovane Italia),创立于1831年,其创始人和领导是热那亚(Genoa)的律师马志尼(Guiseppe Mazzini,1872年去世),这个党派根本上就是革命性的和反对教会的。这个党派在全意大利地区建立一些秘密俱乐部,他们都想推翻“独裁者”。圣职人员部分上也受了革命性思想的影响。那些温和的爱国主义者(所谓的“新威尔夫派”Neuguelfen)想结合教宗制度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比如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诗人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1873年去世)、司铎-哲学家乔贝尔提(Vincenzo Gioberti,1852年去世)和罗斯米民(Antonio Rosmini,1855年去世)、政治家巴尔伯(Cesare Balbo,1853年去世)和阿泽留(Massimo d'Azeglio,1866年去世);他们都追求一种全意大利的联邦制度,其主席应该是教宗,而皮埃蒙特-撒丁尼亚(Piemont-Sardinia)应该承担国防任务。意大利人的统一意识越来越强烈,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所以不能阻碍他们统一起来。

我们将在别处叙述额我略/贵格利十六世(Gregorius XVI)如何坚定地(并且有所成功地)保卫了教会的自由权利,比如在普鲁士的专制制度(参见203.3)中和在俄罗斯(参见204.8)。他以同样的精力去反对冷漠主义(Indifferentismus)和自由主义的潮流,于1832年8月发表了《我们惊讶》(*Mirari vos*)通谕(参见207.1)并谴责了拉梅内斯(Lamennais,1832年)、波坦(Bautain,1834年)、赫尔梅斯(Hermes,1835年),参见204.2;208.2。这位教宗热切地注意到美术和学术工作,而且很重

视传教工作(参见 206)。

202.3 意大利的教会国已经面临一次革命,变动将会一触即发。此时来自马斯太-费瑞提(Mastai-Ferretti)伯爵家庭的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 1846-1878年)被选为教宗;他原来是伊莫拉(Imola)的主教,1840年升为枢机。仅仅两天之内,枢机们选出他当教宗。他的态度比前任教宗更自由一些,具有感动人的爱心和仁慈。他马上采取新的政治路线并尽量回应人们这些合理的要求,即允许更多自由以及重新组织教会国的政治体系。他为很多政治犯宣布特赦,缓和媒介的检察。他为罗马城创立了一个公民宪法,允许平信徒当部长,最后于1848年3月14日宣布一个“两会院”的政治体系,其中有一个会院的成员由教宗提名,第二个会院的代表由人民选举。在这两个会院之上还有枢机团的“元老院”(Senat)。这些改革引起了普遍的赞美与喜乐,但它们来得太晚,已经无法阻碍“革命年”(1848年春天)席卷全欧洲的暴风式浪潮。民众——部分上是因为秘密组织的人系统地煽动他们——提出了其他的、过分的或无法满足的要求。在1848年4月,皮埃蒙特-撒丁尼亚(Piemont-Sardinia)的国王卡尔·阿尔伯特(Carlo Alberto)向奥地利宣战,但教宗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教宗当时支持一个“全意大利关税同盟”,但他没有想到意大利的统一所造成的具体后果可能会是一些什么,所以他在一些犹豫后拒绝参与反奥地利的“神圣解放战争”,这样他迅速地失去了那些爱国者圈子的拥戴。教宗提名的总理若西(Pellegrino Rossi)伯爵在国度代表会议的开幕式那天被暗杀(1848年11月15日),教宗自己在奎瑞纳里斯(Quirinalis)宫中避难并受到暴民的围攻和威胁。为了确保自己的自由,教宗伪装后于1848年11月24日逃到那不勒斯地区的格塔(Gaeta)。在罗马有一个宪法委员会宣布成立共和国(1849年2月9日),而政府的最高领导是马志尼(Mazzini)、萨菲(Saffi)和阿梅里尼(Armellini)。革命派在罗马的众多教堂和隐修院中的骚乱令很多人感到愤怒。教宗呼吁欧洲列强协助他,而在强烈的斗争后,法国军队在乌迪诺(Oudinot)的领导下占领了罗马城(1849年7月)并恢复了教宗的统治。比约/庇护(Pius)于1850年4月返回罗马,他致力于治疗这次政变所引起的伤痕,但他和那位属于严格保守派的国务卿安托内里(Giacomo Antonelli, 1848-1876年)枢机再不愿意支持任何“宪法制度”。他们基本上恢复了古老的专制统治,但在省、县级的管理制度中也允许相当多平信徒参与其中。为了保护教宗,一个法国军团继续保留在罗马(1849-1870年)。奥地利人毁灭了卡尔·阿尔伯特(Carlo Alberto)的军力并继续占领意大利教会国北

部的部分地区(到1859年为止)。卡尔·阿尔伯特(Carlo Alberto)退位,而他的儿子维克托·埃马努尔二世(Victor Emanuel II, 1849 - 1878年)继位。

203

公教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复兴。与国度教会的搏斗

203.1 在19世纪的德国公教会(天主教)在外部经过了一种重新组织的过程,而同时在内部和思想方面——虽然这里遇到很多挑战——也同样经历了一种精神上的创新和再生,这种复兴属于近代教会史上最突出的、最有吸引力的现象之一。当时很流行的“浪漫主义”(Romanticism,词根中有“罗马”,译者注)对宗教思想的复兴具有重大的影响,因为在那种冷淡的启蒙思想后,“浪漫主义”再次唤起了对宗教和教会的渴望。原来的真实传统已经崩溃了,而浪漫主义创造了一个新的、人工的传统,它重新肯定和深入理解天主教(公教)的中世纪以及它的巨大文化成就。这样,一些新教信徒也返回到他们的“母亲教会”(Mutterkirche,即公教)那里。19世纪的公教复兴运动部分上也继承了公教启蒙运动(katholische Aufklärung即受启蒙主义思想影响的公教研究)的一些宝贵的理念;其中发挥推动作用的人首先只是个别的圣职人员和有学问的平信徒,尤其在威斯特伐伦(Westfalen)、巴伐利亚、施瓦本以及在莱茵河中游地区。在明斯特(Muenster),那位崇高的女公爵格里琴(Amalie von Gallitzin, 1806年去世)聚集了一些朋友和学者,这个协会自称“神圣家庭”(Familia sacra),其成员包括杰出的宗教教育家和教理专家欧弗贝格(Bernhard Overberg)、教区长菲尔斯滕贝格(von Fürstenberg)、伯爵斯托尔贝格(Friedrich Leopold zu Stolberg, 他于1800年转入天主教;关于他的《教会史》,请参见第1卷,4.7)以及教会历史专家卡特康普(Theodor Katerkamp)教授。为了保卫公教信仰,在巴伐利亚有一些人于1814年创立一个协会(所谓的“联盟”Konfoederierte),他们的指导者是维尔茨堡(Wuerzburg)的副主教茨伊尔克尔(Gregor Zirkel, 1817年去世)。在兰斯胡特(Landshut)大学和慕尼黑(Muenchen)大学也聚集了一些年轻的公教思想家。他们的带头人是虔诚并慈祥的牧灵神学家和社会伦理学家塞勒(Johann Michael Sailer, 1751 - 1832年),他曾在迪林根(Dillingen)和兰斯胡特(Landshut)教授神学,后来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任大堂圣职人员并被祝圣为主

教。在跨越和超过启蒙主义和深化德国南部的宗教生活方面,他的贡献也许是最大的,虽然他和他的著作被多次怀疑。来自莱茵兰德(Rheinland)的格雷斯(Joseph Görres, 1776 - 1848年)才华横溢,他曾经在慕尼黑充当世界史教授(1827年后),他是一个杰出的出版家和热忱的爱国者,他经历过革命的“狂飙时期”,此后坚定地卫护了教会的精神和保守的政治理论。在美因茨活动的人包括杰出的克尔马(Jos. Ludwig Colmar)主教(1818年去世)和一些神学教授,如利伯曼(Liebermann)和瑞斯(Räss)——后者与魏斯(Nikolaus Weis)一起在当地的神学院创办了《公教徒》(*Der Katholik*)的杂志(1821年)。这些人物的共同热忱是完全献身于教会,而这种精神唤醒了很多人。在蒂宾根(Tuebingen)的天主教学派(所谓的“蒂宾根学派”)的创始人是德赖(Drey)、默勒(Möhler)与希尔施尔(Hirscher, 参见208.1)。这个学派在实证的历史研究方面完成了很大的工作,以此帮助人在世界观上跨出启蒙主义的困境,再次恢复了一个真正的公教性的教会观——启蒙主义思想似乎完全失去了这种正规的教会概念。这样,蒂宾根学派大大强化了公教信徒的信心和自我意识,对整个德国公教复兴运动具有强大的影响。

法国的浪漫主义(参见204.2)也有一些因素传入德国,比如公教徒们要积极地介入公共生活,要更密切地与罗马保持联系,这就是一个坚定的奋斗精神的萌芽,即是“政治性的公教主义”,有人后来用那个容易被误解的词越山主义(Ultramontanismus)来形容它。不久后,公教的协会传统(Vereinsleben)再次获得良好的发展,而修会生活也走向繁荣的时期(参见207.5.6)。在这个公教复兴运动中,平信徒的角色比较突出,远远超过以前的程度。

203.2 这个新的精神首先出现在巴伐利亚,即在路德维希一世(Ludwig I, 1825 - 1848年)的统治内。这位高尚的君主原来是塞勒(Sailer)的学生并支持浪漫主义的思想,同时他也不愿意放弃国度对教会的保护权和监督权。他比他的前任国王更公平地、更友善地对待了教会,尤其是在阿贝尔(Karl von Abel)当宰相的时期(1837 - 1847年)。他允许主教们自由地和罗马教廷有来往(1841年),很慷慨地支持教会创立和恢复一些隐修院,又招聘一系列能干的公教神学家,如格雷斯(Görres)、德林格(Döllinger)、默勒(Möhler)、菲利普斯(Phillips)、任格塞斯(Ringseis)、赫弗勒尔(K. von Höffler)来慕尼黑(München)大学(在兰斯胡特Landshut的大学于1826年被迁移到慕尼黑)。在慕尼黑的格雷斯圈子(Görreskreis)通过讲演和著作很有灵感地、又有勇气地保卫了天主教(公教)的世

界观,并抵抗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科隆的教会争论时,格雷斯(Görres)发表了 他的《阿塔那修斯》(Athanasius),这就意味着慕尼黑在当时的公教德国中拥有领先的 地位。

国王路德维希(Ludwig)也为圣职人员的哲学和神学培训建立了一些学院(所谓 的 Lyzeum)并在基督宗教艺术方面也有贡献,有新建立的教堂(如慕尼黑的 Bonifatiusbasilika),也修缮一些古老的、有历史意义的教堂(比如雷根斯堡 Regensburg、班贝格 Bamberg、施派尔 Speyer 的大堂)。巴伐利亚的教会生活逐渐上升,因为一些能干的主教指导它,其中最杰出的可能是瑞撒克(Karl August Graf von Reisach,1869 年去世),他先当艾克施特特(Eichstaett)的主教(1836 年),后成为慕尼黑-弗赖辛(Muenchen-Freising)的总主教(1847 年)和教廷枢机(1855 年)。由于所谓的洛拉-蒙特斯(Lola-Montez)事件,国王必须于 1848 年 3 月退位,此后 有一个比较自由主义的政府引导巴伐利亚;当时,在弗赖辛(Freising)聚集的巴伐 利亚主教于 1850 年 10 月和第二次于 1853 年向政府写了一个备忘录,请求他们落 实政教协定以及取缔 1818 年的宗教法令,当时的政府也确实作出一些让步(1852/ 1854 年)。

203.3 在普鲁士发生了所谓的科隆教会争论(Koelner Kirchenstreit),一个事件 的发生帮助教会摆脱了国度的羁绊。在普鲁士地区,世俗权力的影响尤其涉及公 教与新教混合的婚姻。普鲁士的“普遍国法”(Allgemeines Landrecht,参见 201.4) 片面地强调新教的立场,而国王于 1803 年 11 月 21 日的敕令规定,混合婚姻的孩子 “都必须受父亲信仰的教育,而在这方面不可以有夫妻之间的其他契约”。这个 法律起先只在东方的省份有效,而在那里的婚姻一般都受教会的无条件祝圣。然 而,在 1825 年 8 月 17 日,普鲁士国王和政府扩展这个法律的有效性,使之包括西 部的莱茵兰德(Rheinlande)和威斯特伐伦(Westfalen)——很多新教的公务员和将 军被指派到那些公教地区——这就引起当地人的抗议。根据教会法的原则(公教 婚姻的条件是孩子应该受公教教育),很多圣职人员拒绝祝圣混合的婚姻,而罗马 宗座在几年后也明确地肯定他们的这种做法。比约/庇护八世(Pius VIII)的简函 《从今年》(Literis altero abhinc anno,1830 年 3 月 25 日)决定,如果混合婚礼的夫妻 不承诺以公教的教义教导孩子,那么公教的圣职人员只能被动地参与这个礼仪。 然而,普鲁士政府没有通知主教们关于这个简函的事,并且想影响罗马宗座改变这 些规定,但没有效果。因此,普鲁士人采取另一个措施。科隆的总主教施皮格尔

(Ferdinand August Graf Spiegel, 1824 - 1835 年)本来是一个在管理和组织教会方面很有贡献的人,但驻罗马的普鲁士使者布恩森(Christian Josias Ritter von Bunsen)影响他签订一个秘密契约(1834年6月),这个契约据说解释教廷的简函,但实际上是根据以往的老做法歪曲地解释了它。属于科隆总教区的其他教区(特里尔 Trier、明斯特 Muenster、帕德波恩 Paderborn)也同意这个契约,并且同样发表了一些牧灵通信,其中禁止圣职人员在婚姻前要求夫妻承诺以公教教义教导孩子。然而,情况很快变了。施皮格尔(Spiegel)的继承人是原来在明斯特(Muenster)当主教的德若斯特·菲舍灵(Klemens August von Droste - Vischering, 1835 - 1845 年)。因为他很严厉地反对那些拥护神学家赫尔梅斯(Hermes, 参见 208. 2)的人,所以他与普鲁士政府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混合婚姻方面,他先回避作出决定,甚至不愿意知道那个秘密契约的准确内容。同时特里尔的主教霍梅尔(Hommer)在临终时收回了他的支持,所以罗马教廷才知道真正的情况(1836年11月)。布恩森(Bunsen)原来否认这些主教们写过这样的牧函,说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但他的欺骗行为最终被暴露无遗。在1837年9月,科隆的总主教决定作战。他宣布,如果那种契约不符合教宗的简函,他就要根据教廷的简函行事。政府想劝他并建议他退位,但这个总主教坚持他的立场,因此他以“违背诺言及革命性活动”的名义被逮捕(1837年11月20日)并被押送到明登(Minden)堡垒当囚徒。这种不可思议的暴行(所谓的“科隆事件”)以及总主教的毅力留给公教世界很深的印象,而且也唤醒那些不冷不热的人和冷漠的人。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六世(Gregorius XVI)向枢机们演讲时提出正式的抗议(1837年12月10日)。格雷斯(Joseph Görres)写了一部《阿塔纳修斯》(Athanasius, 1838年1月),其中以激烈的愤怒语气尖锐地谴责了普鲁士的不宽容。明斯特(Muenster)和帕德波恩(Paderborn)和以前特里尔的主教一样宣布他们放弃那个“契约”。因此,普鲁士政府必须让步,因为在西部的人都非常不满。此后,政府允许圣职人员至少可以“谨慎地询问和了解”混合婚姻孩子的教育;如果有疑问,当地的主教可以作决定(1838年1月)。

同时,东方的主教们也一样在混合婚姻方面要求天主教的权利,只有那位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布瑞斯劳(Breslau/ Wroclaw)的主教塞德尼茨基(Leopold Graf Sedlnitzky),但他不久后被劝退位(1840年),并后来(1862年)在柏林当国王的顾问、并转向新教。波森(Posen - Gnesen)的总主教杜宁(Martin von Dunin)同样很坚定地拥护教会的原则,所以他被宣布撤职,并且被关入科尔贝格(Kolberg)堡垒

(1838年10月)。整个教区都穿上了丧服,直到他被解放为止。

203.4 在新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 1840 - 1861年)的统治中,普鲁士的教会争论迈进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位国王对宗教的意义有更深入的理解,同时也有比他那位严谨拘泥的父亲更具有正义感,所以这位“浪漫主义者之王”诚心追求教会内的和平。他放弃了那些违背良心的要求并允许被流放的波森(Posen - Gnesen)总主教再次返回自己的教区。国王也亲自向科隆总主教德若斯特·菲舍灵(Klemens August Droste - Vischering)表示致敬。那位杰出的主教盖斯尔(Johann von Geissel)成为科隆总主教的继承人。现在教会也在别的地方享有善意的待遇。政府取消了对教廷文献的“批准”权。在此之前,主教们只能通过政府与罗马教廷有来往,但1840年以后,主教们可以自由地与罗马保持联系,而普鲁士的文化部(Kultusministerium)组织一个公教分部和新教分部来商榷教会的种种事务(1841年)。普鲁士政府与教廷签订了一个文献,其中规定混合婚姻的问题完全由当地主教来解决。政府放弃了更多的干涉。在1848年的革命暴风后,普鲁士获得了一个宪法(1848年12月只是暂且的,1850年1月则是终极性的),而其中第15条规定,无论是罗马公教还是新教都有权利独立地整理和管理其事务。因此,公教在普鲁士获得很大的自由权利(似乎超过德国任何其他的地区),并且在各方面都经历了一个美好的发展和崛起。由于一次短暂张力冲突,在普鲁士的代表会院中形成了一个“公教党派”(1852年),就是1858年后被称为“中央党”(Fraktion des Zentrums)的党派。

203.5 在普鲁士国内,教会的问题有所好转,但在西南德国地区“国度办教会”的思想此时还继续存在。在那里的主教们除了祝圣权以外似乎没有什么别的权利。他们与圣座的来往被中断,教会的一切活动都被监督和控制。那些与“高莱茵教省”有关系的政府们在1830年1月30日发表了一个包括39条的“法令”,其中讨论“国度对公教会的保护权和监督权”,就是早在1820年准备的《教会实际政治》(Kirchenpragmatik, 参见201.5)。这些规定包括:一切教廷的文献,包括纯粹宗教性的文献,都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政府要管理教会的财产;如果圣职人员滥用自己的权利,国度法院将要审判他们。另外,各地政府不仅提名自己领土中的主教,而且也分配教产或资源。比约/庇护八世(Pius VIII)通过简函《他来到》(Perveniat, 1830年6月30日)提出抗议,并呼吁主教们确保教会的权利,但在这方面没有很多具体的行动。有一些热心的公教平信徒——如符滕堡的男爵霍恩斯

太恩(August von Hornstein)、巴登的男爵安德劳(Heinrich von Andlaw)以及弗赖堡的法学教授布斯(Franz Josef Buss)——有时候在政府的代表会和公共社会上提出一些要求、抗议教会遭受的控制或要求教会的自由权利,但没有多大效果。因为恰恰在巴登和符滕堡地区有相当多的圣职人员依然支持启蒙主义和约瑟夫主义(即维森贝格 Wessenberg 的主张),所以各地的政府更不愿意改变他们的态度,1820 年代和 1830 年代的“反独身制争论”在这方面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同时,那些地区的主教们不愿意坚持公教的权利,因为他们怕政府会采取一些措施。只有在库尔黑森(Kurhessen),主教瑞格尔(Adam Rieger, 1831 年去世)和富尔达(Fulda)的大堂圣职团坚定地卫护了教会的利益,所以政府顾及到他们的合法权利。教会打算取缔富尔达(Fulda)的教区学校并在马尔堡(Marburg)大学建立一个公教神学系(1831/1833 年),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完成这个计划。公教会在吉森(Giessen)大学创办了一个神学系(为黑森和美因茨地区),只能很困难地维持其存在,而后来美因茨的主教克特勒(Wilhelm Emanuel von Ketteler, 1850 - 1877 年)在美因茨的修道院中创办了一所神学学校,所以在吉森(Giessen)的学院又被关闭(1851 年)。

混合婚姻的问题在德国南部也同样引起怨声以及引发了教会与政府之间的争论,虽然不像普鲁士那样激烈(比如在 Tuebingen 蒂宾根的 Mack 教授的案件等等)。然而,在“科隆事件”的鼓舞性影响之下,自从 1830 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解放教会,不使它受国度的全面控制或官僚制度的拘束。若滕堡的主教克勒尔(Johann Baptist von Keller, 1845 年去世)本来是一个比较软弱温和的“政府办教会”主义者,但因为罗马教廷劝勉他,他于 1841 年在符滕堡的议会中提议要求教会的“自治权”,即宪法规定的但政府实际上拒绝给予管理自己的权利。虽然没有人能反驳他提议的合法性,但结果还是微不足道。其中一个原因是,主教的大堂圣职团在姚曼(Ignaz von Jaumann, 1862 年去世)的领导下放弃了他们的主教——姚曼(Jaumann)是一个真正的约瑟夫主义者和维森贝格(Wessenberg)的朋友,也是政府的顾问。

203.6 因此,在德国的西南地区需一些新的和更大的努力来争取教会所需要的行动自由。尤其主教们——他们原来都各自为政地奋斗——必须结合起来,共同采取一些措施。这个转变是从 1848 年开始的,因为这个“革命年”结束了德国君主们的专制制度和“警察国家”。在法兰克福的全国大会(1848/1849 年)上,德国

人规定“德意志民族的基本权利”，其中也包括——至少在原则上——各宗教团体的自治权(Autonomie)。在开始的时候甚至有很多公教代表要求——根据比利时和北美的先例——分开国度和教会。因为这个民主的时期强调印刷自由和结社自由，所以公教信徒也努力利用这些新的自由。在1848年10月的美因茨开始一个新的传统：德国的“公教徒日”(Katholikentag，参见207.5)，而在1848年10-11月，德国的主教团第一次在维尔茨堡(Wuerzburg)召开会议，当时的主席主教是科隆的盖斯尔(Geissel)主教。这个会议发表了一个“备忘录”，其中异口同声地要求各地的政府为公教会提供充分的自由和主权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关于这个要求引起什么后果，请见下文(关于普鲁士，参见203.4)。

203.7 受“世俗化运动”(教产没收运动)影响最小的地区是奥地利，因此奥地利不需要大规模的“重新整理教会”的努力，只需要重新规划各教区的范围即可。然而，启蒙主义和约瑟夫主义的“国度办教会”思想在这里有更长期的影响，超过德国其他地区。那位似乎威力无比的首相梅特尼赫(Klemens Metternich)——他在弗兰茨一世(Franz I, 1792-1806年为德国皇帝，1806-1835年奥地利皇帝)和费迪南一世(Ferdinand I, 1835-1848年)皇帝时指导政治39年之久(1809-1848年)——也是德国启蒙运动的孩子，他在全欧洲都有政治影响力并反对自由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倾向(民族主义指当时奥匈帝国一些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译者注)。他的政治路线是一种保守主义和恢复原来情况，他认为这样虽然不能回避欧洲的灾难性分裂，但至少可以推迟它。他首先从理性的角度和国度利益的观点来看宗教。因此，教会受到善意的待遇，但在官僚制度中也受管制。

在那个时期出现了一个很杰出的人物，就是来自赎世主会(Redemptoristen)的圣霍夫包尔(Klemens Maria Hofbauer，参见188.3)，即“维也纳的宗徒/使徒”(在维也纳1802-1820年)。他是讲道家、听告解神师、教会生活的组织者并在很多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具有威望的人物以及思想家和作家都属于他的朋友圈子，比如很有才华的文学评论家和宗教哲学家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诗人维尔纳(Zacharias Werner)以及政治理论家和经济学家米勒尔(Adam Mueller)——这三个人都来自德国北部，都皈依了天主教(公教)。

1848年的“革命年”最终冲破了“警察国家”的枷锁，而梅特尼赫(Metternich)被推翻。1849年的宪法文献规定，每一个合法的教会都有自治权和管理教务的权利。奥地利的主教们于1849年春天在维也纳聚集并向政府提出他们的要求。他

们的领导是施瓦森贝格(Friedrich Joseph von Schwarzenberg, 1885年去世)枢机——他是萨尔茨堡(Salzburg)的总主教, 1850年后是布拉格的总主教——以及饶舍尔(Joseph Othmar von Rauscher, 1875年去世)——他原先是塞考(Seckau)的主教, 1853年当维也纳的总主教, 1855年升为枢机。那位年轻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皇帝(1848-1916年)取消了政府的“批准(Placet)权”, 允许主教们自由地与罗马有来往并承认主教们在管理教会纪律和礼仪方面的权利。通过饶舍尔(Rauscher)总主教的努力, 奥地利于1855年8月18日和罗马宗座签订了一份政教协定, 它坚决放弃约瑟夫主义的传统并在很多方面向教会的要求让步。然而, 由于奥匈帝国内政的复杂情况、由于许多民族的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系的反教会潮流, 有的人怀疑某些规定的合适性, 比如在教育制度方面——这些怀疑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合理的。另外, 奥地利的自由派和新教徒从一开始就抵抗这些规定, 所以政教协定的规定始终没有完全执行, 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也无法持续下去。

204

在德国以外的公教会

204. 1 19世纪法国的政治历史和教会史呈现出一种多彩和不安的图景。在拿破仑被推翻后, 属波旁(Bourbon)王朝的路易十八世(Louis XVIII, 1814-1824年)登上宝座。他马上开始与罗马宗座进行谈判, 要恢复在革命以前的教会秩序。这些谈判的成果是1817年6月11日的政教协定, 它取缔了1801年的协定并恢复了1516年的契约(参见第2卷, 157. 6)。然而, 由于法国的议院没有同意它, 所以拿破仑在法国规定的教会情况基本上得以延续。教区的数目增多到80个, 其中包括14个总教区, 后来还有坎布瑞(Cambrai, 1842年)和任内(Rennes, 1859年)。除此之外, 一些大堂团体和修道院被建立, 而一些修会获得了法律上被认同的地位。另一些宗教团体也逐渐在法国内定居, 而且它们被容忍。

然而, 恢复原状(Restoration)的运动为法国并没有带来长期的政治稳定。在革命时期长大的那一代人在很多方面继续坚持伏尔泰(Voltaire)和卢梭(Rousseau)的观点, 对他们来说这次恢复原状的运动来得太突然。除了中产阶级以外还有所谓的“第四个阶层”(der vierte Stand)也反对贵族人的统治, 就是工人——他们在社

会上感到不满足,而这个工人阶级经过迅速的增长。另外,那些“高卢主义”的倾向也仍然存在。路易十八世(Louis XVIII)的弟弟和继位人是查理十世(Charles X, 1824 - 1830年),他严格遵守教会的原则,但当控制印刷自由并解散第二个议院时,1830年7月发生了所谓的“7月革命”,查理十世(Charles X)被推翻,而奥尔良(Orleans)的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 1830 - 48年)成为法国人的王。这个革命在开始的时候——至少在巴黎——具有一种反对教会的倾向。然而,情况有所好转,而在1848年的2月革命中——这时法国又成为“共和国”——教会更多被视为一种有节制的自由化运动的促进者。巴黎的总主教阿夫瑞(Affre)想在法国的巷战缔造和平,但被射死。拿破仑一世(Napoleon I)的一位侄子,即路易·波纳帕特(Louis Bonaparte, 1848 - 1852年)的统治很快就发展到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 1852 - 1870年)的“第二个帝国”。他与教会和圣职人员基本上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以明智的策略利用宗教,使他成为国度的一个栋梁,但他同时也向自由主义作出一些让步。然而,他提供的自由带来这样的后果:各种修会和教会团体(部分是传统的,部分是新兴的修会,参见207.6)获得很好的恢复。公教的协会生活(Vereinsleben)经历了一个美好的发展,高卢主义的倾向被克服。在1858年后,皇帝与皮埃蒙特·撒丁(Piemont - Sardinia)的密切关系使他的政治反对罗马宗座。

204.2 法国的政治制度几次经过转化和改变,这种现象也反映出人民中间的许多强烈的政治和社会上的冲突。如上所述,法国革命和启蒙主义在宗教上也带来了深深的分裂。除信仰以外,冷漠主义、明确的不信和对宗教的敌对态度也发挥了作用,而且不仅是在那些比较富有的城市居民(“中产阶级”)中,而且也在乡间的农民中。一系列杰出的、具有口才和写作能力的人怀着火热的心,他们愿意积极地恢复基督宗教在当时人眼中的名誉,愿意重新激活宗教精神。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沙托布里昂(Vicomte Rene de Chateaubriand, 1768 - 1848年),他的名著是《基督宗教的天赋》(*Genie du Christianisme*, 1802年);来自萨伏伊(Savoy)的伯爵麦斯特(Joseph de Maistre, 1756 - 1821年)——他坚定地保卫教宗的权利、宗座的中央管理权以及教宗的不可错误性(《论教宗》*Du pape*, 1819年以及《论高卢教会与教宗的关系》*De l' Eglise gallicane*, 1821年,两个著作早于1822年译成德语);政治家波纳德(Vicomte Louis de Bonald, 1840年去世,参见208.2d),而在年轻一代中有隐修院院长拉梅内(Felicite de Lamennais, 1854年去世)和杰贝(Gerbet,他后来当Perpignan的主教,1864年去世),还有道明会会士拉科代尔(Henry Lacordaire, 1801

-1861年)以及耶稣会会士拉维南(Ravignan,1858年去世)——两个都是著名的讲演家,伯爵蒙塔伦贝尔(Charles de Montalembert,1810-1870年)与伯爵法卢(Alfred Falloux,1886年去世);奥扎南(Frederic Ozanam,1853年去世,参见207.5)以及奥尔良(Orleans)的主教迪庞卢(Felix Dupanloup,1878年去世)。然而,一切努力都不能完全消除革命时期的长期无序状态的后果——这种无政府状态曾经影响着国度和教会。另外,工人阶层离开教会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和普遍。只有很少数的法国公教徒注意到社会的贫富不均问题,他们只是更多地愿意进行慈善工作或最多当某些工人的保护者(Patronat),而不愿意按照正义原则去改变工作关系和工作条件,他们也似乎没有参与拟定公平法律的工作。

上面提到的部分人物,比如拉梅内(Lamennais)和他的朋友(杰贝 Gerbet、拉科代尔 Lacordaire 和蒙塔伦贝尔 Montalembert),即所谓的民主派公教徒或自由主义公教徒,在他们的杂志《前途报》(*L' Avenir*,1830年后)中要求各民族的无条件政治自由,并且认为分开教会与国度是必需的。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六(Gregorius XVI)在他的通谕《我们惊讶》(*Mirari vos*,1832年8月15日)谴责了这个观点。此后拉梅内(Lamennais)离开了教会(参见他1834年的《一个信者的话》*Paroles d' un croyant*),他逐渐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思想的人而且一直没有与教会和好。自从1834年,那位很有激情的出版家维优(Louis Veuillot,1883年去世)成为法国极端“反自由主义”公教派(所谓的“越山主义者”Ultramontanists)的领导。维优(Veuillot)也是一家很大的日报(《宇宙报》*L' Univers*)的主编。

还应该提到的是这一点:那些具有信心的公教徒们尤其要求学校教育的自由,因为国度对教育的垄断始终支持无神论的传播。在这种搏斗中,公教徒们(天主教徒)在蒙塔伦贝尔(Montalembert)和法卢(Falloux)的领导下也获得了一些美好的成就。法国政府先为小学允许教会办私立学校(1833年的法令,即Loi Guizot),此后为初中和高中学校给予教育自由(1850年的法令,即Loi Falloux),在第三个共和国时期也为各大学允许教育自由(1875年)。很多宗教团体(修会)在教育方面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

204.3 在1808-1813年间,西班牙受拿破仑和他的弟弟约瑟·波纳帕特(Joseph Bonaparte)的统治——后者原是那不勒斯的王。在这个时期,法国革命的思想也传入西班牙。当时人们落实了加的斯(Cadiz)的自由主义宪法(1812年),大部分的隐修院被取缔,而宗教裁判所被取消。在西班牙的独立战争成功后,属于

波旁(Bourbon)王朝的菲迪南(Ferdinand VII,1814 - 1833 年)能够登上他祖先的宝座。他恢复了西班牙原有的教育制度。然而,因为他也恢复了国王的专制、贵族和圣职人员的特权,所以他无法建立长期稳定的制度。1820 年爆发了一次革命,而这个变动也有反教会的特征。隐修院部分上被再次镇压,耶稣会会士被驱逐,教会的财产被没收。那些提出抵抗的圣职人员或拒绝为恢复的宪法发誓的圣职人员被投进监狱、被驱逐或处以死刑。此后,国王依赖于法国的军事协助再次恢复王朝的统治,并严厉镇压他的对手。然而,因为菲迪南第四次与他的侄女——那不勒斯的公主玛丽亚·克瑞斯提纳(Maria Christina)结婚(1829 年),并且取缔了撒里安(Salian)法律,于是,便恢复了古西班牙的法律——根据这个法律女儿们也有继承权,所以他自己挑起了近 50 年的混乱局面,而教会也因这些混乱遭受压力。国王于 1833 年去世,此时他三岁的女儿伊撒伯尔(Isabella)被宣布为女王(1833 年,1843 - 1868 年),而玛丽亚·克瑞斯提纳(Maria Christina)摄政,但巴斯克(Basque)地区和阿拉贡(Aragon)支持菲迪南的弟兄卡洛斯(Don Carlos)为正当的国王(卡洛斯五世 Carlos V),这就引起长达 7 年的内战(所谓的 Carlistae 战争,1834 - 1840 年)。在伊撒伯尔的王国中,那个反对教会的自由主义再次推动了一个镇压教会的运动。所有的男修会的隐修院都被取消,女修会的修院只保留很少几个,整个教会财产被宣布为属于国家的(1837/1838 年)。圣职人员遭受很大的压力。有主教的教区逐渐减少,到 1841 年只有六个。当巴伦西亚(Valencia)的公爵纳瓦斯(Narvaez)在 1843 年推翻了暴君艾斯帕特若(Espartero)将军的统治时,情况才有所好转。西班牙通过一个政教协定规定与宗座的关系(1851 年,附加规定与 1859 年签订)。这个协定宣布,天主教信仰是西班牙唯一的合法的宗教。当时在提高精神生活方面特别有贡献的人是哲学家和辩护家巴尔梅斯(Jaime Balmes,1810 - 1848 年)以及政治家科尔特斯(Juan Donoso Cortes,1853 年去世),他是天主教的传统派和比较保守的社会教导和政治教导的杰出代表。

204.4 葡萄牙在 19 世纪的历史演变与西班牙的发展很相似,都有一些不太理想的变化:当法国人入侵葡萄牙时,国王(来自 Braganza 家族的约翰六世 Johannes VI)和朝廷逃难到巴西(1807 年)。巴西这个巨大的殖民地离开“母国”:彼得(Dom Pedro)王子于 1822 年被宣布为巴西的皇帝。在约翰六世(Johannes VI)1826 年去世后,王家分裂为两派:大部分的人支持他的第二个儿子弥格尔(Dom Miguel,1826 - 1834 年),但彼得(Dom Pedro)皇帝说葡萄牙的统治应该属于他自己 7 岁的女儿

玛丽亚(Maria de Gloria),而他于1833/1834年依赖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帮助确实也夺取了其弟兄的政权——弥格尔(Dom Miguel)被迫离开葡萄牙。教会本来与弥格尔(Dom Miguel)有比较多关系,所以它现在遭受镇压7年之久。各地的隐修院被取缔,教产被没收,主教们被撤职,很多圣职人员被关入监狱。在1840年后,情况有一些改进,但严格的“政府办教会”的制度继续存在。大部分的民众与教会有隔阂,共济会的影响很大,它甚至影响了部分圣职人员和主教;大多圣职人员没有受过好的教育。在政治上,葡萄牙完全依赖于英国。

204.5 在英国的天主教徒长期遭受镇压,但北美的独立战争(1775 - 1783年)和法国革命为他们带来了一些改进。首先,在英格兰和爱尔兰地区的公教徒获得宗教自由、办学的权利、当律师和小官的权利(1791 - 92年)。不久后,在爱尔兰的公教徒也获得了主动的投票权以及在军队中当上校的权利(1793年)。同时,在苏格兰的公教徒获得了第一个“减轻法令”(reliefbill),这样他们不再因天主教信仰而受惩罚。当时的首相皮特(William Pitt)想为爱尔兰提供更多权利,但乔治三世(George III,1760 - 1820年)阻碍了这种计划。那位具有口才的律师欧科内尔(Daniel O'Connell,1775 - 1847年)——他被称为“解放者”——在1823年后在爱尔兰发起了一个庞大的群众运动(他创立了“公教协会”Catholic Association),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公教徒成为全英国地区内的完全平等公民。公教的主教们被要求签署一个宣言(1826年),其中说教宗的不错误性和宗座在世俗事务上的权利并不属于公教的信经,此后英国的上议院和下议院都接受公教徒们的平等待遇(1829年)。这样,公教徒可以任官,可以在议院中当代表,可以获得一切国家尊位,除了当英国和爱尔兰的首相或当爱尔兰的总督之外。1838年的“什一税”法令取缔了爱尔兰公教徒向新教圣职人员提供的税——这些税多次引起纠纷。然而因为爱尔兰的土地完全掌握在新教的地主手中,所以那些不独立的爱尔兰佃农仍然处于穷困中。在1845年和1847年的饥荒年代大约有200万爱尔兰人移民到北美、英国和澳大利亚,有几十万人饿死。在1845年,爱尔兰的天主教获得一个新的权利:它可以有财产。一位爱尔兰的嘉布遣会神父,即马修(Theobald Mathew,1856年去世),在1838年后在一般民众当中推动戒酒并获得良好的效果——酗酒的恶习相当普遍。

在19世纪初,英国天主教徒的人数本来很少(约7万信徒),但这个数字获得迅速的增长,不仅仅是因为爱尔兰移民到英国,而且也是因为一些属于新教的英国

人加入了公教,尤其是一些受过教育的上层人士。当然也有相当多的人从公教转向新教。原来的镇压无力状态现在都改变了,教会有新生命和新精力。这种崛起与英国安立甘教会内部的一种接近公教会的运动有关系,就是1833年以来从牛津发起的“小册运动”、“单张运动”(Tractarianism,亦称“普西主义”Puseyism和“礼仪主义”Ritualism,参见209.2)。这个运动导致很多新教徒皈依公教。其中的灵魂人物是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年)、曼宁(Henry Edward Manning,1808-1892年,1851年皈依公教),他们与伦敦的宗座代牧维斯曼(Nicholas Wiseman,1802-1865年)一起是英国公教徒的主要代言人。最有影响力的是纽曼(Newman),他先深入地研究了古代教会教父思想,并于1845年转向并加入公教。不久后,他在罗马被祝圣为司铎,加入司铎祈祷会(Oratorium)并将圣内里(Philipp Neri)的团体介绍到英国。教宗良/利奥十三世于1879年提名他为枢机。他是英国教会最有才华的思想家,19世纪最杰出的英国文学家之一,他结合哲学家的敏锐、心理学家的深度、神秘神学家的虔敬以及诗人的精美。英国的公教会在英国社会上受到几百年的严重蔑视,而纽曼(Newman)个人的努力以及他的辩护性著作在一定的程度上恢复了公教在英国的名誉,虽然纽曼(Newman)的具体计划没有实现——他投身于让英国公教徒与全国的教育和文化接轨。

到19世纪中期,从公教的角度来看,英国算为“传教地区”,但因为有这种新的发展,教宗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很勇敢地试图为60万-70万个英国公教徒(当时的英国总人口是1800万)再次建立一个圣统制。虽然有一些狂热分子在街头上喊“不要教皇制”(No Popery),虽然国会甚至采取了抵抗措施(比如禁止“主教”头衔),但教宗当时创立了威斯特明斯特(Westminster)总教区(即伦敦)以及12个属于它的教区。第一个总主教兼枢机是维斯曼(Wiseman),他的继位人是曼宁(Manning,1865年,他于1875年被提名枢机)。因为英国很快变成一个工业国度,所以曼宁(Manning)也要面对很大的社会上的任务。

204.6 法国人在所谓的“巴塔维亚共和国”(Batavische Republic,即尼德兰)宣布的“宗教自由”(参见198.5)在1815年的宪法受到再次的肯定。在此之前,维也纳会议规定要结合荷兰与比利时,使它们成为一个王国,而其国王应该是威廉一世(Wilhelm I,1815-1840年)——这个统治者来自纳骚-奥兰尼亚(Nassau-Oranien)家族。然而荷兰人与比利时人在性格、习俗和宗教信仰方面有很多差别,所以这种结合并不太合适。另外,公教徒们与改革宗的人享有同样的公民权利并

且构成了三分之二的人口,但公教徒们仍然面临了一些不完全公平的待遇。引起冲突的因素是教育权的问题。政府于1827年与宗座签订了一个条约,但这也并没有带来什么改进。巴黎的“七月革命”为比利时人提供了一个机会,因此他们在1830年8月到10月间脱离了尼德兰,此后比利时在那位来自撒克森-克堡(Sachsen-Koburg)的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 1831-1865年)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1831年的比利时宪法提供了充分的宗教自由、教育自由和言论自由,国度和教会被分开,但国度承担教会礼仪方面的资助。这个宪法有相当明确的自由主义倾向,但梅克恩(Mecheln)的总主教斯特克斯(Sterckx,他1838年当枢机)劝勉额我略/贵格利十六(Gregorius XVI)容忍了这个宪法。公教在比利时境内获得非常大的自由空间,而且它充分地利用了这个空间,因为教会创办了许多学校、隐修院和慈善机构。在总主教的所在地梅克恩(Mecheln / Malines)他们于1834年创办了一所自由的天主教大学,它于1835年迁到鲁汶,在那里获得良好的发展。这所大学后来成为新经院哲学与教会史研究的重要基地。因为除了那些有坚定信仰的公教徒外,在比利时也有很多无信仰的人和自由派的人(共济会),所以也经常发生一些冲突。

在荷兰地区的公教徒占全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威廉一世(Wilhelm I)的时代,他们继续受到一些镇压,只有在他的儿子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40-1849年)的时代,情况才有所改善。1848年的种种事件使他们改写宪法,这再次提供宗教信仰的保障。教宗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于1853年恢复了在宗教改革时期被毁灭的圣统制,他再次建立了乌得勒支(Utrecht)的总教区和4个属于它的教区(Herzogenbusch, Breda, Haarlem, Roermond);在1955年还加上两个教区:格罗宁根(Groningen)和鹿特丹(Rotterdam)。

卢森堡(Luxemburg)是一个很小的,似乎完全信天主教的公国。它一直到1890年与尼德兰有“一君主统治两国”的关系。它于1840年成为宗座代牧(名义主教是劳任特 Laurent, 1841-48年),1870年被提升为独立的教区。

204.7 在北欧国家中,丹麦最早放弃了那种不宽容的“国度教会制度”。1849年的新宪法规定完全的信仰自由,而国内的公教徒在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上完全平等。然而,当时的公教徒在丹麦只有600到700个。挪威一直到1905年与瑞典有“一个君主统治两国”的制度;1845年的“异议分子法令”为那些不信国教的人提供信仰自由。瑞典于1779年和1781年至少为那些在国内居留的外国人(驻瑞典的外交官)提供宗教自由。罗马在1783年创立了一个宗座代牧区;然而,对瑞典人

来说,那些严厉的反对公教信仰的法令仍继续有效。

204.8 公教在俄罗斯和波兰的近代发展历史真是一个苦路。波兰被分裂的事件为那些后来属于俄罗斯的公教徒具有严重的后果(参见 187.5)。俄罗斯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arina II)的儿子保禄/保罗一世(Paul I,1796-1801年)不继续镇压公教徒们,并为两个礼仪的公教徒提出一个新的组织制度。为那些与罗马合一的天主教徒(所谓的 Unierte,即鲁塞尼亚 Ruthenia 的教会),他恢复了原来的教区波罗斯(Polozk)、卢斯(Luzk)和布瑞斯特(Brest),而为那些属于拉丁礼的天主教徒,他肯定原先的总教区莫希雷夫(Mohilew,其总主教府在圣彼得堡 St. Petersburg),并规划五个属于它的教区,同时新创立华沙(Warzawa)教区。除此之外,在1800年他创立了一个“公教协会”(基地在圣彼得堡 St. Petersburg),它却完全以“国度管理教会”的方式工作。保禄/保罗(Paul)的儿子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1801-1825年)沙皇从整体来看对公教徒也很公平。他倾向于一种热切的虔诚态度(他是“神圣同盟”的主要推动者,参见 201.2),甚至自己想加入公教;他是否在临终时接受了天主教是一个具有争论的问题。在1818年,华沙(Warzawa)成为一个总教区,也是波兰首席主教的主教府,而7个教区属于它的管辖。然而,亚历山大(Alexander)的弟兄尼克劳斯一世(Nikolaus I,1825-1855年)是一个残酷的暴君,他完全继承叶卡捷琳娜的政策并要镇压和同化“合一教会”的信徒。通过欺骗和暴力,他也似乎达到了这个目标。那些生活在立陶宛(Lithuania)和白俄罗斯的鲁塞尼亚(Ruthenians)信徒被剥夺他们的圣统制,他们的教堂、隐修院和修道院和财产被没收,那些抵抗的司铎和隐修者被关入监狱或被送到西伯利亚。也有几个殉道事件。立陶宛那个具有抱负的西马斯克(Joseph Siemaszko)主教——他是1828年创立的“合一教会协会”的主席——以及白俄罗斯与布瑞斯特(Brest)的主教们在一次在波罗斯(Polozk)召开的主教会议上(1839年2月)在1300个圣职人员面前宣布,他们都要加入俄罗斯的东正教。这样,罗马教会少了160万信徒。拉丁教会也遭受了很多痛苦。1830年和1831年发生波兰人的起义——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六世(Gregorius XVI)并没有支持它——给俄罗斯政府机会采取更严厉的镇压措施。教宗在1842年的文献中针对俄罗斯公教徒受镇压而正式提出抗议,而当沙皇于1845年12月去罗马时,教宗亲自接见他并严肃地谴责了他。因此,沙皇于1847年与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签订了一个政教协定。然而,这个协定在俄罗斯没有马上被公布,只有在亚历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 1855 - 1881 年)的任期内,它于 1856 年以一种歪曲的形式被公布,所以它基本上只是没有效果的文字。

205

在北美、中美和南美的教会

205.1 在北美的人口中,皈依基督信仰的印第安人很少——在盎格鲁 - 撒克逊人居住的北美地区中,原住民逐渐被消除。在 19 世纪有众多欧洲人移民到北美,而其中有很多公教徒,所以美国获得相当多的公教徒。加拿大本来是法国的殖民地(参见 177.2),但在残酷的战争后,它于 1763 年归于英国(“巴黎和约”)。当时的加拿大的白种人口只有 7 万,似乎都是法国公教徒。新政府开始想镇压公教信仰,但在 1774 年宣布信仰自由(“魁北克宽容敕令”,1774 年)。在 1829 年,公教徒获得了完全平等的权利,与当时的英国一样。在加拿大的公教会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因为也有很多来自爱尔兰的移民,所以魁北克的教区提升为总教区(1819 年),原来的宗座代牧区不久就成为教区,而新的教区被创立,其中有一些又成为总教区。

公教会在美国的广大地区的增长更令人感到惊奇,教会的基地在马里兰州(Maryland)。在英国的公教徒被镇压,所以一位加入了公教的人,伯爵巴尔的摩(George Calvert Baltimore)和他的儿子们塞西尔(Cecil)和利奥纳德(Leonard)离开英国,在海洋的对岸寻找一个新的家乡。他们于 1632/1634 年创立了马里兰州这个殖民地,它的名字来自英国的公教女王亨利埃特·玛丽亚(Henriette Maria),她是查理一世(Charles I)的妻子。英国的耶稣会会士陪同了第一批公教“朝圣者”(Pilgrim Fathers),而一直到 18 世纪末,北美的殖民地教会的牧民者似乎都是耶稣会会士。公教徒也在别的地区定居,但在开始的阶段,他们的人数并不多。虽然马里兰州的州议会于 1649 年宣布一个“宽容敕令”并为一切基督宗教提供自由,但公教徒仍然遭受了很多困扰,因为那些新教移民(清教徒、安立甘会人士和路德宗信徒)不久后在本州占了多数人,所以他们规定了一些严厉的法律来控制公教徒(剥夺公民权,双重的税收,禁止举行弥撒,禁止办学)。在好几个其他的地区(比如在安立甘会的弗吉尼亚 Virginia),新教异议分子、公教徒和犹太人都被拒绝定居。马

萨诸塞(Massachusetts)是由清教徒管理的地区,他们规定如果有一个公教司铎或耶稣会会士返回他们的州,他就被处以死刑。公谊会(贵格派 Quaker)人佩恩(W. Penn)创立的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 参见 192.3)是一个例外,因为公教徒在那里被容忍,至少到佩恩(Penn)去世之前(1718年),此后公教徒在那里也同样被驱逐。13个联合的美国邦国抵抗英国的主权并共同为自己的独立作战(1775 - 1783年),其中有公教徒和新教徒一样投入财产和性命,这就为宗教自由铺路。1787年的美国宪法(参见 191.1)在第6条中规定,如果一个人要有公共职位,不能有“信仰考查”(religious Test)为前提条件,这就意味着英国1673年的“宗教考查法令”(Test act, 参见 183.5)被取缔了。另外,1789年的全国议会规定要分开国度和教会;1791年的全国议会决定要禁止一个“有特权的宗教”,禁止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聚会自由的任何阻碍。当时在美国的公教徒大约有3万人。从教会来看,他们属于伦敦的宗座代牧,但此时他们获得了自己的教会管理制度,他们直接隶属罗马的传信部。卡若尔(John Carroll, 1735 - 1815年),一位耶稣会会士并出生在马里兰州(Maryland)的人因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建议于1784年已经被提名为美国宗座代牧,1789年他被提升为新兴的巴尔的摩(Baltimore)教区的主教。他的主要关注点是召开一个教区会议,在乔治敦(Georgetown)创办一个学院以及创办一所修道院——他使一些从巴黎被驱逐的苏尔比斯(Sulpiciani)来指导该修道院。其他的修会和一些从法国被驱逐的司铎也来到美国。

205.2 没有人想到,美国在19世纪会获得如此大的进步,而那种建立在英国 - 美国文化基础之上的公教生活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崛起。20年后教会已经必须建立4个新的教区(波士顿 Boston、纽约 New York、费城 Philadelphia、巴德斯敦 Bardstown),而巴尔的摩(Baltimore)成为总教区(1808年)。然而,一些新的国度也加入了美国同盟,其中包括一些原来由西班牙(或墨西哥)占领和开发的地区(比如佛罗里达 Florida、德克萨斯 Texas、新墨西哥 New Mexico 和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所以美国的范围扩大很多,新来的移民也越来越多,包括从爱尔兰、德国,后来也从斯拉夫地区和意大利来的人。这样,教会的教省需要增加,在1850年已经有6个总教区。当然,发展和组织一个如此广阔地域以及由如此多民族形成的教会团体是不容易的事,需要在圣职人员和信徒方面作出很大的牺牲,更是因为美国联邦中的公教徒完全依赖于自己的投入。国家政府为他们提供的只是信仰自由的保护,但没有给予什么具体的资助,甚至有时候也没有保护信徒的权利。教会

不断地需要解决一些组织上的问题。因此,在北美教会中发展了非常丰富的“会议”生活。1829年在巴尔的摩(Baltimore)召开了第一个教省主教会议,而在1849年之前又有另外6个这样的会议。教会的领导需要在各个方面作出回应各种需要的决定(比如规定圣职人员的培养、牧灵工作、教产、学校、教材、修会、信徒协会等等)。虽然很多移民因缺乏司铎不能享受良好的牧灵照顾,但从整体来看,美国教会还是很恰当地完成了组织教会的任务。公教会也能够巧妙地适应美国人这种“志愿者”的制度和他们的民主意识。有时候出现了“平信徒统治教会团体”的危险,但这个问题也得到解决。

205.3 在拉丁美洲(即中美和南美),公教从一开始进入这些地区时就是“国家宗教”,一直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失去控制为止。与北美不同,本地人(印第安人)没有被残酷地消灭和杀死,而大部分的原住民接受了信仰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传人的文化。然而,白人与当地人的结合对白人的道德生活和文化水平有负面影响。遗憾的是,殖民地的原来主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很少注意到殖民地本身的好处,他们主要视那些地区为可以剥削的资源,所以他们为这些地区仅仅提供很有限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北美的先例和法国革命思想的影响也在南美洲引发了一个很大的独立运动(1810-1825年,其主要英雄是玻利瓦尔 Simon Bolivar,他被称为“解放者”,el Libertador,1830年去世)。教宗比约/庇护七世(Pius VII,1816年)强调西班牙国王在中美和南美的权利,而良/利奥十二世(Leo XII)在1824年的诏书中重复这种说法,但教宗后来(1827年)仍然直接和那些新兴的共和国联系,因为要为那些空位的主教座提名一些主教。然而,这些国度与罗马教廷需要进行很长的谈判,教廷才决定要放弃西班牙原有的“保教权”并愿意根据新的情况重新组织教会在那些新国度的制度。

在自由战争出现的独立国度是:中美的墨西哥 Mexico、危地马拉 Guatemala、洪都拉斯 Honduras、萨尔瓦多 Salvador、尼加拉瓜 Nicaragua、哥斯达黎加 Costa Rica、巴拿马 Panama 以及南美的委内瑞拉 Venezuela、哥伦比亚 Columbia、厄瓜多尔 Ecuador、秘鲁 Peru、玻利维亚 Bolivia、智利 Chile、巴西 Brazilia(它一直到1889年是帝国,参见204.4)、阿根廷 Argentina、巴拉圭 Paraguay、乌拉圭 Uruguay。这些国度似乎都在脱离祖国(“母国”)时马上为自己规定一个共和国制度。墨西哥在1824年成为共和国,在此之前伊图比得(Augustin de Iturbide)将军于1822年被宣布为皇帝,但1823年被推翻,不久后被杀。后来,法国的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1852

-1870年)支持奥地利的大公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当墨西哥皇帝(1864年),但这种计划早在三年后就失败了(马克西米连于1867年6月19日被胡亚雷斯派的人射死)。

在大部分的中美和南美国度中,党派和国家之间的战争、内战和革命从来没有中断过。在那些国家中,共济会也有很多团体,而这个组织一般都是革命性的和反对教会的。因此,公教会在这样的情况中的命运是多变的,而且很多时候是比较悲哀的。如果一个自由党派的人掌握政权(比如阿根廷的若萨斯 Manuel Rozas,1835-1852年)教会的财产一般会被没收,隐修院被镇压,耶稣会被驱逐,教会婚姻制度被取消等等。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能说明很多问题——是牧民者和隐修士(他们的人数也根本不够)的教育、修养和纪律在很多方面不高,所以一般民众的宗教生活和教会生活没有很高的水平,或被外教人迷信所掩盖。当地的主教府包括丰富的地产,这就多次在新主教提名时引起了教会和国度权威之间的争论。向外教人宣教的工作也被忽略。

206

公教的传教工作

206.1 天主教(公教)的传教工作在启蒙主义运动时期和法国革命时期(尤其是因为耶稣会的取缔)经历很大的衰弱和退化,但自从19世纪20年代以来,它获得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崛起,因为当时的欧洲人再次珍惜宗教生活和教会。世界交通前所未有的发展、新地区的发现、许多引起众人瞩目的探险旅程、欧洲列强在海外地区的不断殖民化,尤其是修会生活的恢复和蓬勃发展——这些因素都促进了传教工作。额我略/贵格利十六(Gregorius XVI)以来的教宗们以及比约/庇护七世(Pius VII)于1817年恢复的“传信部”都很关注传教工作的进展。不同的古老或比较新的修会,首先是重新建立的耶稣会,派遣了很多传教士到海外各个地区;另外还有一些新兴的修会,他们部分上完全投身于传教工作(参见207.6;218.1)。巴黎外方传教会和罗马的传信部学院培养了很多传教士。在一切传教国中有最突出贡献的民族——无论是从传教士人数或从投入的资源来看——是属于公教的法国。传教工作和宣教的努力越来越多成为整个教会民众的任务。为了唤起人们的

传教执忱以及在精神和物质上支持传教士,一些传教协会被组织起来了,尤其是两个庞大的国际性的传教协会,即 l'Oeuvre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 援助传教会,1822 年在 Lyon 里昂建立的,总部在 1922 年后迁到罗马)以及 l'Oeuvre de la Sainte - Infance(Society of the Holy Childhood 圣英协会,1843 年在巴黎)。除此之外还有奥地利的利奥波德传教协会(Leopoldinen - stiftung,1829 年成立)、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传教协会(Ludwig - Missionsverein, 1839 年成立)以及亚琛(Aachen)的方济各·沙勿略协会(Franziskus - Xaverius - Verein,1841 年成立)。

206.2 当然,传教工作也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其中最重要的是:新教传教协会的竞争——它们具有更多的钱,更多受国度的支持;殖民地列强之间的冲突和竞争;政治利益和民族主义与传教工作的混合(这一点尤其在法国人那里经常发生);个别欧洲国度和海外国家对于教会的敌意;那些在传教区工作的白种人(他们是公务员、士兵和商人)对于宗教的冷漠主义、不信或缺乏伦理道德。在某些地区也发生了残酷的迫害运动;许多传教士和新皈依者为信仰殉道。

206.2a 印度和越南:葡萄牙人在印度的统治自从 17 世纪以来逐渐受到属于新教的英国人的限制(东印度公司 East India Company)。因为缺少有能力的圣职人员,那些旧的教区走向衰落。本地的果阿圣职人员似乎都不注意到向外教人的传教任务。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六世(Gregorius XVI)为属于英国人的地区建立了两个宗座代牧区并宣布它们独立于果阿,同时他取缔了一些久已没有主教的教区(1834 - 38 年)。葡萄牙强调它的古老保教权并拒绝承认这些改变,虽然它自己没有完成教务上的任务。这就引发了长期的争论,即所谓的“果阿教会分裂”,平信徒们也加入了这个论战。果阿的主教开除了那些来自传信部的传教士并夺取了他们的教堂。只有葡萄牙与宗座于 1857 年签订的协定才稍微改进了这些关系。在海岛斯里兰卡(Ceylon)上,教会的发展更好;英国人在那里宣布了宗教自由(1806 年);1830 年大约有 3 万个基督徒,而在 1834 年科伦坡(Colombo)的宗座代牧区被创立。

越南王国在 1802 年由东京和交趾支那的结合而形成。在 19 世纪的部分的时期,越南的统治者残暴地镇压了基督宗教,有很多司铎和平信徒为信仰牺牲性命。这些教难的主要原因是对外国人的憎恨以及对于法国征服政策的反感。然而在 1850 年仍然有大约 50 万越南公教徒,他们大部分都是通过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

士而接受信仰的。

206. 2b 中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在嘉庆皇帝（1795 - 1820 年）的时代，中国的基督徒受到了严厉的镇压和迫害。之后也有很多的官员，在个别的地区压制传教活动。剩下的传教士在 1800 年也为数不多，所以中国这个重要的传教地区始终处于一种被放弃的状态。直至 1842 年欧洲的列强（鸦片战争 1840 - 1842 年）强迫“天朝”向西方人开放，情况有所转变。不久后传教事业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额我略/贵格利十六世（Gregorius XVI）增加了中国的宗座代牧区，即从 3 个增加到 12 个。

日本在 19 世纪下半叶才让基督宗教有所发展。一位在中国皈依的韩国人于 1784 年将基督信仰介绍到韩国，但这个新的宗教马上遭受残暴的镇压，其牧灵者都被杀害。这个教难断断续续维持了 80 年之久，而在 1827 年、1839 年、1846 年与 1860/1873 年特别严厉。几百个韩国人成为殉道者。在 1925 年 7 月 5 日，教宗宣布 82 个韩国殉道者（32 个男人，其中 3 个法国传教士，50 个妇女）为圣人/圣徒，这些殉道者都在 1839 年和 1846 年的教难中死去。韩国的宗座代牧区在 1837 年被交给巴黎外方传教会，1850 年有 11000 多韩国公教徒。

整个亚洲的信徒一半的人都在属于西班牙的菲律宾。自从 19 世纪初，他们的人数不断增长，一方面是通过自然的人口增长，另一方面是由于西班牙几个修会的努力工作，所以在 1850 年有几百万个信徒，他们属于马尼拉（Manila）的总教区以及 5 个隶属马尼拉的教区。

206. 2c 阿富利加/非洲（Africa）：阿富利加/非洲的北部地区似乎完全属于伊斯兰教及其文化，而基督宗教的传教工作在那里似乎始终面对无法克服的困难（参见第 1 卷，45. 3；第 2 卷，127. 5）。在埃及、的黎波里，利比亚首都（Tripolis）及摩洛哥（Morocco），方济各会会士们培养了公教信徒的团体，但他们工作的效果并不大。法国在 1830 年占领了阿尔及利亚（Algier），此后地中海就没有海盗，同时也为传教工作创造比较有利的条件。由于来自法国的移民，阿尔及利亚的基督徒人口逐渐增长。在 1838 年，阿尔及利亚成为一个教区。就本地人民而言也有一些改变。原来的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从伊斯兰教转向别的宗教，就得处以死刑；这个法律被改变，但阿拉伯人对基督信仰仍然不太感兴趣。另外，法国政府在这方面阻碍了传教工作并出于政治原因而支持伊斯兰教。

阿富利加/非洲的中南地区在 19 世纪的岁月中才被深入研究；欧洲列强将它

分为他们的殖民地区。在那里居住的那些黑人民族很多都属于拜物教 (Fetischismus)。在 16 和 17 世纪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地区开始的传教工作 (参见 177.3) 被继承,但那些剩下的传教成果很小。通过额我略/贵格利十六 (Gregorius XVI) 的划分,属英国的“好希望角”地区 (1837 年) 以及苏丹 (Sudan, 1846 年) 成为宗座代牧区。在同样的时期,在阿富利加/非洲的西岸地区 (塞内加尔 Senegambia、利比里亚 Liberia、几内亚 Guinea、达荷美 Dahomey、加蓬 Gabun) 以及在东部的海岛 (马达加斯加 Madagascar、塞舌尔 Seychelles、留尼汪 Reunion、毛里求斯 Mauritius) 都出现了很多传教点,但只有在 19 世纪下半叶,这些传教活动才开始有更大的影响和范围。

206.2d 法国人、葡萄牙人与荷兰人在 16、17 世纪发现了澳大利亚,但这个地方在 19 世纪才获得政治上和教会历史上的意义。自从 1788 年,英国人利用这个海岛作为囚犯的殖民地。由于来自英国和爱尔兰的移民,这个国度逐渐成为完全欧洲化的,而且也开始有相当多的公教徒。新教政府在开始的阶段不允许有公教的司铎,但自从 1829 年以来 (英国人的公教徒在那一年获得平等权利),澳大利亚的教会获得迅速的发展。在 1834 年,澳大利亚与塔斯马尼亚 (Tasmania) 成为一个独立的宗座代牧区,不再属于毛里求斯 (Mauritius)。教廷于 1842 年创立了悉尼 (Sydney) 总教区以及两个属于它的教区:阿得雷德 (Adelaide, 为澳大利亚南部) 以及霍巴特 (Hobart, 为塔斯马尼亚 Tasmania)。不久后还有其他的教区被创立。1844 年他们召开了第一个澳大利亚教省主教会议。然而,澳大利亚的教会很少向本地的原住民进行传教。与此不同,在太平洋的众多群岛上开始有热切的传教活动,但基督新教的传教士来得比公教的还要早。比克普斯 (Picpus) 传教会和玛丽亚会 (Maristae, 参见 207.6) 的传教士很成功地在夏威夷 (Hawaii, 1827 年)、塔希提 (Tahiti, 1834/36 年)、马奎撒斯群岛 (Marquesas - Archipelago, 1836 年)、太平洋中区地区 (Central - Oceania, 1837 年) 以及新西兰 (New - Zealand, 1838 年) 进行传教,而法国的殖民地统治帮助他们。

206.2e 由于中美和南美洲地区的教会处于困境中,当地的原住民在宗教方面没有被照顾,但在北美 (美国) 地区,一些传教士从 19 世纪 20 年代以来向印第安人进行传教,而且部分上获得了很优秀的成就。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可能是比利时耶稣会会士德·斯美特 (Peter Johannes de Smet, 1873 年去世),他在 1840 年后在山区中对印第安人进行传教工作。

公教内的生活：法律关系、纪律、礼仪、 基督宗教的艺术和灵修、修会生活

207.1 由于法国革命和德国世俗化运动的影响(没收教产),公教(天主教)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法律地位和外在处境发生很大的变化。教会几乎失去了它的一切财产并在经费方面依赖于国度。但在另一方面,教会不再需要关注某些世俗问题,它可以专心地投身于宗教性的服务(参见 200.3.4)。在此之前,在提名主教和在教会高级职位方面,欧洲的贵族人士获得了优先的考虑,而从 19 世纪以来,贵族人士不再有优势,这并不是一个错误的做法。然而,不仅教会没有了特权,而且在广大的社会上圣职人员也逐渐失去了他们的特权:法国人的圣职人员在法国革命一开始就放弃了什一税以及圣职免于纳税的制度(参见 198.2),而什一税逐渐在一切地区被放弃了。同时,圣职人员原来属于教会法院的管理,但现在他们的事件也逐渐属于世俗的法院。罗马宗座并没有承认新秩序的基本原则,但在当时的一些政教协定文献中多次出现这样的一段话:“符合时代的条件”(temporum ratione habita)。由于在国家法律的框架中无法严格执行教会的法律,所以教廷需要“宽容”(“tolerari posse”)与“忽视”(“dissimulare”),除非某个问题涉及神圣法律(ius divinum)。正如 1801 年的法国政教协定所规定,“国教”制度在似乎一切国度中被放弃,而不同宗教团体在国度中的平等对待(Paritaet)成为普遍的规律,公教会也无法对这种做法提出抗议。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六世(Gregorius XVI)非常尖锐地反对了普遍的良心的自由(参见其《我们惊讶》*Mirari vos*:“说每一个人在良心上自由,这是一个荒谬的和错误的原则,或更好说,这是梦话呓语”*absurda illa ac erronea sententia seu potius deliramentum, asserendam esse ac vindicandam cuiuslibet libertatem conscientiae*),但在几乎所有的国度的法律中,这个良心自由都被写进去,而在那些公教徒占少数人的地区,公教会也依赖这个原则受益,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样,公教会也利用了民主运动来肯定其合法权利。

一般来说,圣职人员在 19 世纪的社会地位、精神教育和道德水平都获得了可观的提高。圣职人员也比以前更愿意聆听和服从教会的长上。法国最可敬的本堂

神父当时是维亚纳/维安尼(Jean - Baptiste Vianney, 1786 - 1859 年),他在里昂附近的阿莱斯(Ars)工作(1925 年被宣布为圣人)——他是不懈牧灵工作的杰出榜样。平信徒们也比以前更拥戴教宗、主教们和司铎们,他们在公共社会中也更勇敢地保卫了教会的权利。在法国(以及在德国和其他的国度)有一些杰出的平信徒神学家,他们一方面热烈爱慕教会,也有良好的知识和品德。在提高教会纪律方面,一些国家的圣职人员多次举行教区会议和教省会议(比如法国和美国);在德国和奥地利,自从 1848 年以来都有定期的主教会议,其影响良好。通过许多政教协定,教会的中央权威和罗马教廷的首席权得到了明显的表达。虽然不是所有的公教徒都赞成麦斯特(de Maistre)的观点(参见其书《论教宗》*Du pape*, 1819 年,参见 204. 2),但宗座声誉和教宗的权威性在这个阶段中获得了明显的提高。

207.2 在 19 世纪上半叶,教会在纪律方面呈现出更大的宽容性,尤其是对于平信徒来说。教会此时很少公开地绝罚一些人,也进一步放松了守斋的规定,主要是因为考虑到不同的信仰传统的逐渐混合。吃肉的斋戒(尤其在德国)逐渐只限于一年中的周五、圣灰周三、圣周的周四和圣周六。教会的传统节日和庆日因法国革命被完全推翻了(参见 198.3)。因此,教会在重新规定节日的时候必须作出很大的让步。通过卡普拉拉(Caprara)枢机使者的规定(1802 年 4 月 9 日),法国除了主日以外仅仅保留了四个特殊的庆节,即:圣诞节、基督升天节、圣母升天节以及诸圣节;另一些节日(如主显节、圣体圣血节、圣伯多禄/彼得和保禄/保罗节、教堂的主保节日)都被挪到主日。这种规定为当时的法国有效,包括荷兰和莱茵河以西的地区,甚至包括卢森堡、比利时与荷兰的林堡(Limburg)。针对普鲁士,教宗良/利奥十二世(Leo XII)规定 1788 年(参见 188.4)的制度也要在科隆教省中有效(1828 年)。然而,在其他的方面,德国与其他国度的节日存在相当多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那么多政治上的和教会中的转变,但古老的“巡逻法院”(Sendgericht, synodus, 参见第 2 卷,95.3)的遗迹在德国西南部依然存在。在新教的教会(比如在符滕堡和黑森)在 17、18 世纪也有一些类似的“谴责罪人的教会大会”(Kirchenkonvente mit Ruegemeistern)。德国富尔达(Fulda)的主教普法夫(J. L. Pfaff)甚至在 1835 年试图要重新推广这种“巡逻法院”的制度,但似乎没有什么影响。

207.3 虽然在 19 世纪初的阶段中,教会在礼仪和敬礼方面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但为了更隆重地举行神圣的礼仪人们做了很多事,这样完成了更多的一致

性,因为虽然特伦托(Trento)的大公会议作了很多这方面的规定,但在很多地区仍然存在了一些差异。恢复了法国隐修传统的人士是那位来自法国索勒姆(Solesmes)的本笃会会士盖朗热(Prosper Gueranger,1805 - 1875年),他通过其著作进行了一个长期的奋斗,要镇压一些有地区特色的礼仪并强调使用罗马的礼仪(参见他的《礼仪制度》*Institutions liturgiques*,三卷,1840 - 1851年,《礼仪年度》*L'Annee liturgique*,9卷,1841 - 1866年,1875 - 1880年有德语译本)。盖朗热(Gueranger)的奋斗获得了胜利,只有里昂保持了原有的古老礼仪,米兰(Milan)还继续使用自己的安博罗修斯(Ambrosian)礼仪,而一些在 Toledo 的教堂使用本地的摩扎拉伯(mozarab)礼仪(参见第2卷,98.1)。然而,在1914年前无法发挥一种民众礼仪运动,因为当时的思想多受自然主义的影响,而人们强调的虔诚更多是个人的灵修体验和情绪化的灵修。盖朗热(Gueranger)院长和他隐修院中的波提耶(Pothier)和摩奎柔(Mocquereau)修士对于齐声圣歌与圣乐(Choralgesang)的发展也有贡献。就复调(polyphone)圣乐来说,慕尼黑的艾特(Kaspar Ett,1847年去世)与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普若斯克(Karl Proske,1861年去世)放弃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参见179.5)那些没有深度的或太世俗化的歌调并再次注重古典时期的著作,这样他们开始在教会音乐中推动一个健康的“复原”(Reaktion)和改革运动。

207.4 公教的宗教崛起在教会艺术方面也受到了明显的表达。人们开始放弃那种理性的古典主义(nuechterner Klassizismus)和被视为“外在化的”巴洛克风格(虽然巴洛克并不都是那么浮浅的)并再次珍惜中世纪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成了19世纪初艺术家的榜样和楷模,尤其是哥特风格——有人甚至说哥特风格就是最典型的基督宗教风格;参见法国的蒂克(Eugene Viollet - le - Duc,1879年去世)和德国的瑞克斯佩格(Augustin Reichersperger,1895年去世)。很多老教堂受到符合原来风格的恢复或被完成(如科隆的大堂,1824年,1842/1880年)。另一些新的建筑引人注目,如慕尼黑的博尼法修斯大殿(Bonifatius - Basilica,1835 - 1850年)。雕刻艺术的复兴者是来自威尼斯的卡诺瓦(Antonio Canova,1757 - 1822年),他结合了古典的优美与基督宗教的精神(著作有教宗们的雕像等)。丹麦人托瓦尔森(Bertel Thorwaldsen,1770 - 1844年)在外在的完美形式方面还超过了他(参见哥本哈根 Kopenhagen 的“祝福人的耶稣”像)。真正具有宗教感情的基督徒雕塑家是威斯特法伦地区的阿克特曼(Wilhelm Achtermann,1799 - 1884年),他的主要著作是明斯特(Muenster)的圣母悼念耶稣(Pieta)和“耶稣被从十字架取下来”。浪漫主义

尤其为宗教绘画带来很大的激励。德国当时出现的画家学派是所谓的路加弟兄(Lukasbrueder)或纳匝勒派(Nazarener),他们一方面了解民间的感情和历史,另一方面又热爱公教的中世纪和意大利高峰文艺复兴时期的完美理想——这种画家协会是由奥维尔贝克(Friedrich Overbeck, 1789 - 1869年, 1813年皈依了天主教)和科尔内留斯(Peter Cornelius, 1783 - 1867年)与沙多夫(Wilhelm Schadow)和维特(Phil. Veit)一起于1810年在罗马创立的,而这些人以及其他的画家(如Ed. von Steinle, Jos. Fuehrich, Heinrich Hess, Joh. Schraudolph)在慕尼黑、蒂塞尔多夫、维也纳和法兰克福继续发展这个学派。在这里也应该提到一个很可爱的浪漫派画家,即慕尼黑的施温德(Moriz von Schwind, 1871年去世),他画了很多传说故事和童话题材,还有圣伊丽莎白(Elisabeth)在瓦特堡的生活。

207.5 在19世纪上半个世纪,公教的宗教生活仍然有一段时间受到了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个影响就是对信仰和灵修的贬低。然而,人们逐渐获得了更坚强的信仰意识和更主动的态度,无论是在圣职人员或在平信徒那里(参见203)。这种态度转变的具体表现有:人们愿意更多接受圣事,他们参与精神性的活动(避静)、群众宣教活动、朝圣以及虔诚的协会,人们愿意为慈善项目捐献,尤其注重各地教堂的维修和美化,愿意帮助穷人和进行传教,并提高青年的宗教教育。同时,修会生活也走向一个新的高峰时期,一般的信徒很拥戴教会中的长上和领导。在个人的灵修上,信徒们特别尊敬基督圣体、耶稣圣心以及圣母圣心。天主教(公教会)以及“基督宗教徒结合”的思想在浪漫主义(Romantik)时期以及在后来的时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教会以外的人也被吸引,所以在德国有很多人转向或皈依了公教会,尤其是一些受过教育的人士和属于上等阶层的人(关于英国参见204.5)。从总体来看,公教在社会舆论中的良好名声被恢复,所以在那些公教新教混合的地区开始有各方面的建设性合作,包括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这种公、新教的融汇是前所未有的,而它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出现了很多混合婚姻(参见203.3 - 5)。

在前面已经提到了一些从新教转向公教的人物,比如斯托尔贝格(Stolberg, 参见203.1)伯爵、施雷格尔(Fr. Schlegel)、维尔内(Zacharias Werner)和弥勒(Adam Mueller, 203.7)以及奥维尔贝克(Fr. Overbeck, 参见207.4);除了这些以外值得注意到的人还有公爵安哈特·克滕(Friedrich Ferdinand von Anhalt - Coethen, 1825年皈依)以及他的妻子、政治学家哈雷尔(K. L. von Haller, 1820年皈依)、法学家雅

尔克(K. E. Jareke, 1824 年)和菲利普斯(G. Philips, 1828 年)和包姆斯塔克(Reinh. Baumstark, 1869 年)、新教神学家克尔特(E. Von Hurter, 1844 年皈依)和雷梅尔(H. Lämmer, 1858 年)、历史学家格夫瑞尔(A. Fr. Gfrörer, 1853 年)和克罗普(Onno Klopp, 1873 年)、女诗人韩塞尔(Luise Hensel, 1818 年)与女伯爵 Ida Hahn - Hahn(汉, 1858 年)。

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平信徒的参与也是一个新的特征。很多平信徒,包括一些有学问有财富的信徒,开始积极参与教会生活并在公共社会中替教会的权利进行辩护。然而,这个新的时代是“群众的时代”,所以如果一个人想完成某一件大事,他需要与志同道合的人结合起来,这样形成了很多公教协会(在德国称 Vereine, 在法国则称 oeuvre),这些协会包括了一切宗教性的、社会慈善性的或高等教育和文化性的活动。这些协会意味着民主概念与宗教热忱结合了,并为那些愿意协助教会的人开启了一个广阔的活动范围。

除了那些在上文(206.1)提到的传教协会以外,在这里还应该列出这些协会:那位崇高的欧扎南(Ozanam)1833 年在巴黎创立的味增爵(Vincentius)协会(参见 204.2)以及伊丽莎白协会(Elisabethenverein, 1840 年在特里尔 Trier 创立,他们探访病人或帮助穷人),在波恩的波若梅欧协会(Borromaeusverein, 1844 年创立),它的目标是传播良好的读物并在乡间创办民间图书馆;比约/庇护协会(Piusverein, 1848 年创立)——它的目标是获得宗教自由以及振奋基督徒的精神,其创始人是美因茨的大堂司铎雷宁(Adam Franz Lenning);这个协会又在 1848 年发展“德国公教协会大会”,这个大会从此以后似乎每年都聚集在一起,后来被称为“公教日”(Katholikentag)。另外还有 1846 年在艾尔贝菲德(Elberfeld)创立的公教学徒协会(Gesellenverein),杰出司铎科尔平(Adolf Kolping, 1865 年去世)在 1849 年后在科隆组织了 这个协会。帕德波恩(Paderborn)有一个博尼法修斯协会(Bonifatiusverein),它关注海外德国信徒的牧灵需要,并 1849 年因德林格(Doellinger)的推动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创立,它的首任主席是斯托尔贝格 - 维斯特海姆(Joseph zu Stolberg - Westheim)伯爵。

207.6 在革命和世俗化的暴风后,对教会的恢复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是修会传统的复兴。在 19 世纪上半叶,修会运动对宗教精神和教会生活的复苏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法国的拿破仑早已(1807 年)恢复了仁爱修女会的合法性。这个修女会迅速扩散到全世界,它是人数最多的公教修女会,并且有极好的影响。教宗比

约/庇护七世(Pius VII)于1801年在俄罗斯地区恢复了耶稣会,在1804年为西西里岛恢复了它,而于1814年8月7日通过《一切教会的关注》(*Sollicitudo omnium ecclesiarum*)诏书为全世界恢复了耶稣会,因为他深信,那些“具有经验和精力的教会推动者”为19世纪也有重要的贡献。这个修会不久后就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并在具有能力的若特汉(Joh. Phil. Roothaan,1829-1853年)总会长的指导下在教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了作用。自从1850年,意大利的耶稣会会士在罗马出版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杂志,即《公教文明》(*La Civiltà Cattolica*)。另一些修会团体也逐渐恢复了他们原来的会院或创立了新的会院。在路德维希一世(Ludwig I)王的时代,巴伐利亚在1830年后恢复了几所本笃会隐修院。在法国,索勒梅(Solesmes)隐修院的院长盖朗热(Gueranger,参见上文207.3)成为本笃会修道运动的恢复者(1837年)。从巴伐利亚的梅滕(Metten)和瑞士的艾恩西登(Einsiedeln)本笃会传到北美(1846年和1854年)。

当时的新兴修会大多都起源于法国,它们主要投入于教会内和教会外的传教、教育与青年的培养工作。在此只能列出一部分的修会:

207.6a 法国的古德任(Abbe Pierre Jos. Coudrin)在巴黎于1805年创立了“比克保士二心传教会”(耶稣玛利亚圣心传教司铎会 Picpus Society of Missionary Priests of the Holy Heart of Jesus and Mary),而比约/庇护七世(Pius VII)于1817年批准了这个修会;他们在德国也有几个会院。

207.6b 法国的主教马泽诺德(Eugen de Mazenod,1861年去世)于1816年在马赛(Marseille)创立了无玷圣母献主会[Oblates of the Immaculate Virgin Mary (OMI)],他们在德国富尔达(Fulda)附近也有一个会院。

207.6c 所谓的玛丽亚会,玛利亚司铎会(Maristae)于1824年由科林(Abbe Jean Claude Colin)在里昂附近的贝雷(Belley)创立。他们的会宪靠近耶稣会的会规。

207.6d 耶稣圣心修女会(Dames du Sacre - Coeur)主要负责女孩子的教育,特别是上层女子的教育,于1800年在巴黎由圣巴拉特(Magdalen Sophie Barat,1865年去世)创立。这个修女会获得迅速的发展,她们于1960年代大约有140个会院,分布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她们的会宪与耶稣会的会宪相似。

207.6e 善牧修女会(Women of the Good Shepherd),于1835年由“避难修女会”(参见172.4f)因圣Maria Euphrasia Pelletier(佩雷捷,1868年去世,1940年宣布

为圣人)的努力形成;她们的母院在安杰(Angers),同样获得迅速的发展,并为那些堕落的女子提供良好的服务。

207.6f“公教传教会”的修会一般被称为帕罗提会(Pallottines),因为真福帕罗提(Vincent Pallotti,1850年去世)于1835年在罗马创立了他们,同时也创立了一个修女会(帕罗提修女会)。它们的目标是青年教育、向民众传教以及海外传教。德国的帕罗提会会士(他们的会院在林堡Limburg)在1890年以后在德国的殖民地喀麦隆(Camerun)传教。

207.6g另一个法国女修会是穷人的小姐妹会(Petites Soeurs des pauvres),1840年由许甘(Jeanne Jugan)在不列塔尼(Bretagne)的圣塞尔凡(St. - Servan)创立,她们的目标是照顾老人,办理老人院,不久后她们获得良好的发展,深受欢迎。与她们有关系的是神贫婴儿耶稣姐妹会(Sisters of the poor Infant Jesus,1848年创立),她们的创始人是卢森堡的主教劳任特(Johannes Theodor Laurent)和真福费伊(Klara Fey,1894年去世),她来自亚琛(Aachen)。

207.6h在西里西亚地区的尼撒(Nyssa / Neisse)有一个医疗修女会于1842年被创立,就是圣伊撒伯尔的灰衣修女会(Grey Sisters of St. Elisabeth)。

207.6i被称为接升会(Assumptionists)或圣母被接升天奥古斯丁会(Augustines of the Assumption of Mary)是一个遵守奥古斯丁(Augustines)会规的团体,他们主要支持天主教生活、传播宗教知识并重新联合分裂的教会团体。法国尼姆(Nimes)的教区长阿尔松(Em. d'Alzon)于1845年创立了这个修会,他们主要在公教印刷品方面工作,比如在巴黎创办了《十字架》(La Croix)等报纸和刊物;他们也在东方和阿富利加(Africa)的传教区工作。

207.6j被称为尼德布伦修女会(Niederbronner Schwestern,原名“至圣救世主修女会”)的团体于1848年由艾平格尔(Elisabeth Eppinger,1867年去世)在阿尔萨斯(Alsace)的尼德布伦(Niederbronn)创立,她们传播到德国、奥地利和法国各地。

208

教会的学术传统。神学上的错误主张和宗教分裂。希腊教会

208.1 很多神学院、公教大学与隐修院学校在革命和世俗化的时代被解散或

毁灭。更有杀伤力的毁灭是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在教会学科中所产生的破坏。因此,19世纪初的任务是再次重建教会的神学教育制度,并以尊敬的态度继承传统的知识。同时,当时的学者需要进一步地面对信仰与知识的难题,不仅仅需要卫护个别信条,但需要唤起信仰意识,需要有效地保卫教会存在的本身以及基督宗教的全部特征;这是因为那些有修养的人当时深受宗教上的怀疑精神与无信仰的影响。在法国出现了一系列的杰出人物(参见 204.2),部分是平信徒,部分是圣职人员,他们很热心地投入于这种工作。在英国的公教会中,那位皈依了天主教的纽曼(Newman,参见 204.5)逐渐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哲学家与护教学者。在意大利有一个学问渊博的枢机,即耶稣会会士麦(Angelo Mai,1854年去世),他一生中发现了并出版了很多教父学方面的文献,在西班牙有巴尔梅斯(Jaime Balmes,参见 204.3),他是一个深受欢迎的出版家与哲学家,也是一位公教司铎。在教会的学术的整个领域中,19世纪的德国有更多贡献,尤其是在历史学与实证的学科方面。其中一个原因是,几所大学保留了它们的古老神学系,比如弗赖堡(Freiburg)、维尔茨堡(Wuerzburg)、布瑞斯劳(Breslau/Wroclaw)、慕尼黑(Landshut - Muenchen),而另一些大学又建立了新的神学系,比如蒂宾根(Tuebingen)、波恩及明斯特(Muenster)以及布劳恩斯堡(Braunsberg)的神哲学学院。这些学院都成为神学这个科学(theologische Wissenschaft)的杰出培训中心并为公教思想及天主教生活的复兴具有伟大的贡献。同时,各教区的修道院首先注重牧灵者的训练——在这些修道院中,部分德国地区以及罗曼地区(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几乎培养了它们的一切司铎。在德国地区,大学的神学系更多与新教及现代科学有关系,但这一点并没有威胁信仰,宁可说这成为保卫信仰的刺激。在那些有关教会自由的争论中,有修养的平信徒与圣职人员有良好的合作并彼此信任的关系,而这种融洽关系的基础是双方在高等学校以及在大学中受了同样的教育。奥地利也同样始终在各地大学(如维也纳Wien、格拉茨Graz、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布拉格Prag)都有自己的神学系,而在路德维希一世(Ludwig I)的时代,巴伐利亚政府建立了五所神哲学学院,都是为了培养圣职人员。除此之外,一个主教于1843年在艾克施特特(Eichstaett)创立了一所学院。当时的主要学术中心是蒂宾根(Tuebingen)、慕尼黑(Muenchen)与弗赖堡(Freiburg)大学的神学系。蒂宾根(Tuebingen)的天主教神学派的创始人是德赖(Drey)、默勒(Möhler)与希尔施尔(Hirscher),后来的继承者是库恩(Kuhn)、黑弗勒(Hefele)等人。这个学派的主要方向是一种历史学和辨别文献学的立场。它

重新发现教会是一个活生生的团体,并在德国神学的历史上应该有光荣的地位。该学派自从1819年发行的神学期刊《神学季刊》(*Theologische Quartalschrift*)是最古老的仍然存在的神学期刊。在慕尼黑,德林格(Döllinger)在好几十年中就是最有权威性的领导人物,无论是在神学方面或在教会政治方面。在弗赖堡(Freiburg),两个施瓦本(Schwaben)人,即施陶登迈尔(Staudenmaier)与希尔施尔(Hirscher)是教会科学的最杰出复兴者。

208.1a 在圣经学和圣经解释学方面具有杰出贡献的人物是弗赖堡(Freiburg)的胡格(Leonhard Hug,1846年去世)、蒂宾根(Tuebingen)的赫布斯特(Joh. Georg Herbst,1836年去世)与波恩的肖尔茨(Johann Martin August Scholz,1852年去世)。在当时,护教学与基本神学逐渐变成一些独立的学科,而在这方面有贡献的是蒂宾根(Tuebingen)的德赖(Joh. Bapt. Drey,1853年去世),在思辨信理学方面(spekulative Dogmatik)最有影响的是在蒂宾根(Tuebingen)、吉森(Giessen)和弗赖堡(Freiburg)任教的施陶登迈尔(Franz Anton Staudenmaier,1856年去世)、蒂宾根(Tuebingen)的库恩(Joh. Ev. Kuhn,1887年去世)、波恩的克莱(Heinrich Klee,1840年去世)以及利伯曼(Franz Leopold Liebermann,1844年去世)——他先在美国因茨的修道院任教,后来在斯特拉斯堡当教区长,当时有一些人复兴了经院思想,而他是其中之一。在公教哲学方面具有巨大贡献的人物是那位充满灵感的德廷格尔(Martin Deutinger,1864年去世),他在狄林根(Dillingen)和慕尼黑(Muenchen)任教并与德国的观念主义(唯心主义)进行对话。牧灵神学与教育学的杰出人物是在狄林灵(Dillingen)、兰斯胡特(Landshut)与雷根斯堡(Regensburg)活动的塞勒(Johann Michael Sailer,参见203.1)——他更多注意到圣经学,而在当时有很多神学家不太重视圣经方面的研究。另一个牧灵神学家是那位充满激情的施瓦本人希尔施尔(Joh. Bapt. Hirscher),他在蒂宾根(Tuebingen)和弗赖堡(Freiburg)任教(1865年去世)。教会法研究和法律史学研究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其中有影响的人物是波恩的瓦尔特(Ferdinand Walter,1879年去世)以及在慕尼黑与维也纳活动的菲利普斯(George Philips,1872年去世)。

208.1b 当时尤其被重视的学科是与历史神学有关系的学科,即:教会史、教父学、教义史学(即信理学历史学,Dogmengeschichte)以及信经研究、信纲学(Symbolik)。历史神学在公教徒们心中恢复了传统意识,同时也恢复了在启蒙时期退化的“教会是上主的机构”这样的概念。从新教转向公教的斯托尔贝格

(Friedrich Leopold zu Stolberg)伯爵(1819年去世)与明斯特(Muenster)的卡特坎普(Theodor Katerkamp,1834年去世)编写了一些相当好的(虽然不全面的)“教会通史”著作(参见第1卷,4,7),但在这方面最有贡献的人是默勒(Johann Adam Möhler,1796-1838年)——他在蒂宾根(Tuebingen)及慕尼黑(Muenchen,1835年)当教授。他的最有灵感的著作——大概是有意识地反驳麦斯特(de Maistre)的名著《论教宗》(*Du pape*,参见204.2)写的——是1825年出版的《教会的合一或公教的原则》(*Die Einheit der Kirche oder das Prinzip des Katholizismus*),而他最著名的著作是《信经学:根据公开的宣认信仰的信经文献阐明公教和新教在信条上的差别》(*Symbolik oder Darstellung der dogmatischen Gegensätze der Katholiken und Protestanten nach ihren öffentlichen Bekenntnisschriften*,1832年)。这大概是从贝拉明(Bellarmin)和波舒哀(Bossuet)以来最有思想内容的、保卫公教教导师体系的著作——这个体系在18、19世纪曾受了很多批评。在默勒(Möhler)去世后,德林格(Ignaz von Döllinger,1799-1890年)成为德国历史神学最领先的人物,他在慕尼黑(Muenchen)当神学教授,并在圣卡耶丹(St. Cajetan)修院当院长(Stiftspropst)。他属于格雷斯(Goerres)的协会(参见203.2),并后来也在教会政治方面发挥了长远的影响并想结合信仰的精神与现代的科学知识。关于他后来的思想发展(1860年后),请参见212。在教会历史研究方面似乎有同样大的影响的人是黑弗勒(Karl Josef Hefele,1809-1893年),他1869年后当若滕堡的主教(参见212.2),他曾经编写一部共有7卷的《主教会议史》(*Conciliengeschichte*,参见第1卷,2.2)以及其他的著作。来自西里西亚(Schlesien)的泰内尔(Augustin Theiner,1874年去世)属于司铎祈祷会(Oratorium)并在1855年后当梵蒂冈档案室的主任(1870年被撤职);他出版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历史研究资料书。

208.2 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公教的哲学与神学必须面对和讨论德国的观念主义(唯心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恢复纯正的公教思想。这个重大任务中能在长期搏斗后获得正当的解决,其中也有个别的人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不会令人感到奇怪。在当时神学论战的极端的和错误的主张中,下列的比较有影响力:

208.2a 赫尔梅斯(Hermes)及赫尔梅斯(Hermes)学派。赫尔梅斯(Georg Hermes,1775-1831年)在1818年后在波恩当教义学(信理学)教授,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具有深厚信仰、无可指责的品行与杰出的教学能力的人;他试图结合公教神学与德国哲学。根据康德(Kant)和费希特(Fichte)的思想,他认为应该可以从一

种实际的怀疑(positiver Zweifel)出发,而通过克服这种怀疑也能够克服怀疑主义。他认为可以视基督宗教的一切信条为“实践理性的假设”并依赖哲学推理完全确定地证明一切信条。然而,他说不要按照经院神学的方式理性地分析或阐明教会的信理。拥护赫尔梅斯(Hermes)的学者很多,尤其在波恩、布瑞斯劳(Breslau)和特里尔的学院。然而,他的理论太强调人的理性的能力,而且他忽略了基督信仰那种“启示特征”(Offenbarungscharakter),所以早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反驳他。赫尔梅斯(Hermes)主义的主要对手是那位学问渊博的,但不太认同某个具体教会的司铎宾特林(Anton Joseph Binterim),他在蒂塞多夫(Duesseldorf)附近的比克(Bilk)工作(1855年去世),他曾经向驻慕尼黑(Muenchen)和布鲁塞尔(Bruxelles)的宗座大使写过一些谴责别人的信和不太客观的报告,因此造成教会政治上的一些混乱。在赫尔梅斯(Hermes)去世后,奥地利的宰相梅特尼克(Metternich)劝勉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六世(Gregorius XVI)谴责赫尔梅斯(Hermes)的思想,而教宗于1835年9月26日发表了《最尖锐的》(*Dum acerbissimas*)简函,其中说赫尔梅斯(Hermes)离开了“教父们的王道”。科隆的总主教德若斯特·菲舍灵(Klemens August von Droste - Vischering,参见203.3)和他的接班人盖塞尔(Joh. von Geissel)很严厉地反对了那些拥护赫尔梅斯(Hermes)思想的神学教授和牧灵者。这个争论引起的纠纷逐渐平静下来。

208.2b 于1826年后在慕尼黑大学当“思辨神学”(spekulative Theologie)教授的平信徒与哲学家巴德尔(Franz Xaver von Baader,1841年去世)深受伯梅(Jakob Boehme)那种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参见185.2),同时也受了谢林(Schelling)和另一些当代哲学家的影响。他提出了一个“神智论”的思想体系(theosophisches System),其中从一个主观主义的角度来解释(或歪曲地阐明)研究与信仰的关系、三位一体的信条、创世论的信条以及其他的信仰内容。他也放弃了罗马的宗座,但在临终时他收回了这些说法。

208.2c 与赫尔梅斯(Hermes)一样,奥地利的哲学家和教区司铎龚特尔(Anton Günther,1861年在维也纳去世)也太强调人的理性的能力。这位神学家属于圣霍夫包尔(Klemens Maria Hofbauer)的圈子(参见203.7)并为奥地利的公教复兴运动具有重大的贡献。他的教导和学派在奥地利和德国获得了很多具有能力的拥护者和友人。龚特尔(Günther)的思想从笛卡儿(Descartes)出发,所以他认为人的理性具有能力依靠自己就能够掌握信仰的种种奥迹;他说,哲学恰恰是“一个理想的考

验,帮助人们认出真正的神学的内容(die ideale Probe ueber das reale Fazit der Theologie)”。他不参考经院思想并拒绝它。教宗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于1858年谴责他的教导,而他的著作被列入禁书名单;龚特尔(Günther)马上接受了宗座的谴责并服从它。

208.2d 相反极端主张是所谓的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us),其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哲学家和政治家波纳德(Vicomte de Bonald,1840年去世)以及在斯特拉斯堡当哲学教授的波坦(Abbe Bautain,1796-1867年)。这些学者认为,人的理性思维根本无法认识神,所以一切精神性价值、道德上的原则和社会的秩序都来自“启示”及“圣传”(传承)。因为斯特拉斯堡的主教与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六世(Gregorius XVI)介入了,波坦(Bautain)被迫放弃他的教导(1835年,1840年)。

208.3 在当时的德国出现了一个教派式的运动,即所谓的“德意志公教主义”(Deutschkatholizismus),而引发了这个运动是因为德国人于1844年恢复了一个老传统,即有的信徒喜欢去特里尔朝圣,因为在那里保存着“基督的外衣”(Rock Christi)。针对这种朝圣活动,来自西里西亚(Silesia)的劳拉希特(Laurahuette)的副本堂神父任格(Johann Ronge,1887年去世)向特里尔的主教阿诺迪(Wilhelm Arnoldi)写了一份讽刺和嘲笑那些尊敬圣髑的人的信。当时,任格(Ronge)早已经因为一些极端的言辞被撤职。支持任格(Ronge)的人包括一个同样早已被谴责的教区长,即杰斯基(Johann Czerski,1893年去世)以及许多与公教会有某些隔阂的信徒。他们在布瑞斯劳(Breslau / Wroclaw)、施内德摩尔(Schneidemuehl)以及在其他地方建立了“基督宗教-公教的”团体。这些自称“德意志公教徒”(Deutschkatholiken)早于1845年3月在莱比锡举行了一个“教会大会”(Kirchenkonzil),其中宣布唯独《圣经》是信仰的准则,并且放弃了宗座的首席权、听告解的圣事、圣职人员的独身制度、大赦、对圣人的尊敬、守斋、朝圣,他们仅仅承认圣洗与圣餐(包括领圣血)为圣事;他们又提出一种德国式的弥撒经,其中放弃了传统的感恩经(Kanon)。由于新教的人支持他们并因任格(Ronge)的宣传和传单,这个教派有进一步的发展。他们于1847年在柏林(Berlin)召开了第二次教会大会,据说当时已经有259个堂区、88个圣职人员与6万个信徒属于这个教派,其中一半的人在西里西亚(Silesia)。由于1848年的事件,他们后来在全德国自由地活动。然而,这个教派早就走向衰弱,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太缺乏内容。任格(Ronge)自己支持理性主义,他甚至否定基督的神性。各地政府都怀疑他们,因为

在他们提出很多极端的政治标语。后来,大部分的“德意志公教徒”在 1859 年与新教的“光明之友”运动(“Lichtfreunde”)合并了,这是一个宗教上比较自由的教派。只有在撒克森地区还继续存在一些团体,一直到 1918 年。

在法国也出现一个类似的运动(称“法国公教会”Eglise catholique francaise),但在影响上远远不如德国的教派。法国的沙特尔(Abbe Ferdinand - Francois Chatel)大约于 1831 年在巴黎创办了这个运动,它传入了 30 个省。这个教派也同样放弃了罗马教宗、告解(和好)圣事、拉丁语的弥撒、守斋与独身制;他们的信仰教导倾向于理性主义。然而,法国的警察局在 1842 年已强制性关闭了沙特尔(Chatel)的“圣殿”(“Temple”);这个领导原来自称为“法国首席主教”(Primas Galliens),但他于 1857 年孤独地去世,当时已经没有拥护者。

208.4 希腊人与希腊的东正教会在 19 世纪也同样遭受土耳其人的严厉镇压。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的宗主教是土耳其政府的一个官员,他完全受苏丹(Sultan)的控制。然而,土耳其帝国在政治上逐渐分裂,这就导致政府向那些非穆斯林人作出了一些让步。这种政策同时也结束了原来的“宗主教的全球性权威”(ecumenical patriarchate,即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统治一切东方教会),因为在 1821 - 1829 年的解放战争中,希腊人——在英国、俄罗斯与法国的支持下——争取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在巴伐利亚(Bavaria)的奥托一世(Otto I, 1832 - 1862 年)的统治下,希腊(Hellas)王国的教会于 1833 年宣布自己为独立的,自己有元首的(autokephalos),就是说不再属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的宗主教,但一直到 1950 年,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才承认希腊教会为“独立的”。1833 年不久之后,国家完全统治教会。他们的领导是雅典(Athens)的总主教(metropolita)以及由五个成员与一个政府派的总管构成的神圣的会院(Holy Synod)。同时,塞尔维亚(Serbia)于 1830/1832 年也为自己的地区组织了一个比较独立的管理制度,并于 1879 年宣布自己的教会为自己有元首的(autokephalos, 不属于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olis 的宗主教)。

第二章 新教各教会

209

各地的新教教会,尤其在德国、英国和北美。

信仰上的合一与分歧。不同的教派。向内的宣教,向外的传教

209.1 在启蒙运动时期,德国的新教生活也处于一种低谷的状态,但那些反对法国人的爱国战争带来了一种崛起,并且在宗教和道德上也带来了某些复兴。人们再次有虔敬主义(Pietismus)的倾向;而所谓的浪漫主义(Romantik)引起人们再次注意到信仰的种种奥迹,使人们再次有宗教感情和宗教体验的可能性,虽然浪漫主义(Romantik / romanticism)首先只是一种艺术和文学上的运动。尽管很多人再次开始尊重多年被蔑视的宗教因素和信仰的奥迹,但仍然存在着很多差异,甚至可以说在神学界与平信徒们那里,在怀着教会意识且有正统信仰的人与那些自由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虽然在这里也有很多等级与差别。尤其很多有学问的人都充满怀疑,他们在很多方面批评传统的信仰。对很多19世纪的自由派新教徒(他们被称为“新新教徒”Neuprotestanten)来说,新教信仰的意义似乎仅仅是一种一般的宗教情怀或文化精神,这一点与公教徒的态度不同,并且与那些“久新教徒”(Altprotestantismus)有很大的差异,因为那些传统的新教徒尽力要保卫“宗教改革者的遗产”。

与宗教情怀的恢复同时有另一个运动,就是要在不同新教派别创造比较友好的关系。虔敬派(Pietismus)因启蒙运动早就减少了与德国路德宗和改革宗在教导上的差异。新教徒们非常兴奋地庆祝了“三百年宗教改革”的纪念(1817年),而纳骚(Nassau)公国在同一年宣布新教各派的合一教会(Union);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亲自要求在普鲁士也推动新教的合一,而在

后来几年内,一些其他的国度(如黑森、莱茵法尔茨、库尔黑森、巴登)也走向合一,部分上在管理、礼仪和教义上完全新教的合一(teils als Verwaltungs-, teils als Kult-, teils als Konsensunion)。然而,普鲁士政府于1822年规定的教会制度不久后又遇到激烈的抵抗——各教派的自我意识又变得比较强大。尤其 Silesia(西里西亚)地区的新教徒提出异议(所谓的“教会制度争论” Agendenstreit, 1822 - 1841 年)。虽然有人被捕入狱或被撤职,传统的路德宗(Altlutheraner)很坚定地肯定自己的立场,所以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 1840 - 1861 年)马上收回了强制性的合一规定并允许在普鲁士创立一个独立的“福音路德宗教会”(Evangelisch - Lutherische Kirche),它在布瑞斯劳(Breslau)有自己的管理委员会(1841 年)。在别的方面,普鲁士在 19 世纪的 20 年代已经充分执行“国君当最高的主教”的制度(landesherrlicher Summepiskopat)。回应着来自符滕堡的要求,普鲁士的国王于 1846 年召集了 27 个德国新教团体的领导(Abgeordnete von 27 Kirchenregierungen)来柏林开会——国王的目的是结合一切德国新教团体。然而,这个“德意志福音教会大会”(Deutsch - evangelische Kirchenkonferenz)没有产生什么具体的结果。在柏林的“普遍全国教会大会”提出来的“合一信条”是波恩的著名神学家尼切(K. I. Nitzsch)编写的,所以人们将它称为尼切信条(Nitzschaenum,与“尼西亚信条”同音),但这个信条因向自由主义作了太多让步,导致那位遵守传统基督信仰的国王不支持它。根据 1850 年的新宪法,他们任命一个新的“福音教会委员会”(Evangelischer Kirchenrat),它不再受政府的指导,仅仅要对国王负责。

一些人尝试通过一些自由的协会组织德国或德国以外的新教徒,而这些努力也获得了一定的成果。1832 年在莱比锡创立的古斯塔夫·阿多夫协会(Gustav - Adolf - Verein)逐渐传遍全德国地区,它的主要目标是支持那些在德国或奥地利地区处于困难中的新教团体。在 1914 年之前,这个协会获得募款的金额达到 1400 万德马克。那位在苏格兰创立了“自由教会”的神学家查尔默斯(Thomas Chalmers)推动在伦敦(London)建立了一个更大的协会,即福音协会(Evangelical Alliance, 1846 年成立)——该协会要包括全世界的新教教徒。然而,这个运动在几十年后又失去了它原有的动力。查尔默斯(Chalmers)也在英国教会的社会工作起了开拓者的作用。在 1848 年有一些虔诚的新教神学家在维滕贝格聚集,他们决定要创立一个“德国福音教会协会”(Deutscher Evangelischer Kirchenbund),但这个想法没有实现。新教也每年举办了一个“教会日”,而在 1848 年创立的“内部宣教委

员会”(Zentralausschuss fuer die Innere Mission)指导这个“教会日”。自从德国克服了法国的控制后,新教的人士多次谈论创立一个“全帝国福音教会”(evangelische Reichskirche),特别推动这种计划的人是布恩森(Christian J. von Bunsen,参见203.3)和教会历史学家哈泽(Karl Hase,1845,1849年),但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遇到挫折。

209.2 在英国的安立甘会(圣公会)中,那种不宽容的“政教合一”制度被突破,而那些异议分子和持不同意见的人(nonconformists, dissenters,即所谓的“自由教会”的人)也获得机会当公务员或政府官员,能够进入国会,因为英国政府于1828年废除了所谓的“考查法律”(Test acts),而1829年的“解放法案”(“Emancipation Bill”)特别为公教徒规定同样的权力(参见204.5)。因为“高教会”(High Church)陷入了相当深的世俗化,所谓的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亦称小册运动 Tractarianism,普塞主义 Puseyism)等于是对于这种世俗化的强烈回应。很多安立甘会人士对于自己那种僵化的传统感到不满意,所以他们渴望与欢迎一种来自古代教父精神的复兴。这种运动的人强调信条与圣事、圣统制是从宗徒/使徒传下来的以及教会独立于国家,这就是安立甘教会的“公教基础”(katholischen Grundlagen der anglikanischen Kirche)。这种运动的核心是牛津大学,而它的精神上首脑是神学教授纽曼(John Henry Newman,参见204.5)与普西(Edward Pusey,1800-1882年)。他们在1833-1841年间编写那些广泛被阅读的时代小册(*Tracts for the times*,因此该运动又称小册运动 Tractarianism),而他们的观点传入社会的各个阶层。由于普西(Pusey)主义,这个运动产生一个特殊的教会性的表现,就是所谓的礼仪主义(Ritualismus),即他们特别重视恢复传统的隆重礼仪,在美丽的教堂中丰富地布置了祭坛,有庄严的祭衣、灯、香炉,而他们在很多地方也恢复了传统的“听告解”(Ohrenbeichte,即单独向司铎告罪)与对圣人的尊敬,他们重视隐修传统、司铎的独身制与公教会的节日,甚至恢复了至圣圣体节。这种倾向于罗马的运动由于其拥护者的热忱而真正革新了安立甘教会,但又引起另一些人的激烈反驳,尤其是严格加尔文派,即所谓的福音派或低教会派(Evangelical or Low Church Party),他们的拥护者主要在社会中间的阶层。因为在那些“小册运动者”中有很多人坚持了他们的原则,所以他们正式皈依了公教会(天主教),尤其是最有威望的人。纽曼(Newman)、但普西(Pusey)继续留在安立甘教会内。第三个教会派别又与这两个派形成对立局面——它也同样在1830年代开始出现——是所谓的宽广教会派

(Broad Church Party)。它受了德国批判神学思想的影响并提出一种很宽容的、理性主义的基督宗教信仰,与第 17 世纪的宽容主义(Latitudinarismus)的主张有很多类似之处(参见《牛津论文与书评》*Oxford Essays and Reviews*,1860 年)。

209.3 如上所述(参见 205.1),美国没有“国教”,而且政府与教会的分开是美国宪法中的一个规定。那些在 16、17 世纪在美国形成的殖民地教会团体(比如清教徒、公理会、浸信会、贵格宗与循道宗,参见 185.3; 192.3.5)大多都在他们自己家乡遭受了镇压与迫害,所以他们在美国的自由空间中倾向于尽可能地发展宗教上的个人主义。虽然新教分裂为很多教派(denominations),但很多美国人完全离开了任何公开的教会传统,从总体来看,社会的基督宗教特征与各教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仍然被保存。美国新教的特征是平信徒的突出地位、定期出现的“觉醒运动”(所谓的 revivals)以及热切地关注实际的社会工作(比如内部传教和外部宣教、反对奴隶制度、戒酒运动、反对极端的资本主义现象等)。

209.4 除了以前提到的教派,在英国和美国又出现一些新的教派,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上述的“觉醒精神”以及对世界末日的期待(所谓的现代的千年主义,moderner Chiliasmus)。这些教派在 1850 年以后部分上也传到欧洲大陆,尤其到德国。其中最重要的教派是这些:

209.4a 自从 1830 年以来,那位属于长老会教会的讲道家伊尔文(Edward Irving,1834 年去世)在伦敦创立了伊尔文教会(Irvingians,亦称大公使徒教会 Catholic Apostolic Church)。这个教派大约与第 2 世纪的蒙塔努斯(Montanus)教会(参见第 1 卷 34)相似,因为伊尔文(Irving)强调神恩(如说语言 glossolalia 等)以及主的再度来临就在眼前,他的来临则会开始千年的统治;伊尔文(Irving)又恢复了古代教会的使徒/宗徒职位、先知和福音作者(“圣史”)和牧者(或“天使”)的职位。他又派遣了“12 个使徒/宗徒”到社会中去。此后,伊尔文(Irving)的教派接受了一些天主教(公教会)的习惯。这个教派在德国也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甚至有一位神学教授也加入他们了,即马尔堡(Marburg)的提耶施(Thiersch)教授(1850 年)。在 1907 年有一个新的分支从他们发展出来,就是所谓的新伊尔文派(Neu - Irvingianer)或新使徒教会(Neu - Apostolische Gemeinde),他们在 1953 年大约有 40 万个信徒。他们特别强调在教会中继续发挥作用的使徒/宗徒职位。与这个教派有关系的是达尔必教派(Darbysts)或普利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他们的创立人是安立甘会的圣职人员达尔必(John Nelson Darby,1880 - 1882 年),他于

1828年脱离了国教并成为(尤其在普利茅斯 Plymouth)很活跃的教派的领导人,这个教派的精神是“末世性的热烈主义”。然而,他们与伊尔文(Irving)派不同的一点是,他们放弃任何教会组织,因为他们说任何教会职位都违背基督信仰的精神。达尔必(Darby)在欧洲大陆也传播了他的教派,尤其在说法语的瑞士地区、德国(Elberfeld、Stuttgart、Tuebingen)以及到北美。不久后,这个运动分裂为几个彼此有冲突的派别。

209.4b 所谓的“最后时期圣者的教会”(Latter - Day Saints),即摩门教(Mormons)的创立人是那位没有受过教育并倾向于热忱主义的斯密约瑟[Joe (Joseph) Smith, 1805 - 1844年],他们的先知是摩门(Mormon)。据说一批以色列人移民到美国去,而他们的先知摩门(Mormon)写下了一些记载,斯密约瑟(Smith)将这些资料编为《摩门之书》(*The Book of Mormon*, 出版于1830年)。这个教派的拥护者在俄亥俄(Ohio)、密苏里(Missouri)和伊利诺斯(Illinois)州都被当地民众驱逐,那位“先知”斯密约瑟(Smith)和他的弟弟希任(Hyrum)在监狱中甚至被一些暴民枪毙(1844年)。摩门教的人在一个维持两年的“长征”中往西部去并在犹他(Utah)州在大盐湖定居。他们的新领袖是一位木匠,即杨百汉(Brigham Young, 1877年去世),他是摩门教的“梅瑟/摩西(Moses)”,他以盐湖城(Salt Lake City)为核心建立了一种“神权 - 共产主义的”团体制度。在1852年,摩门教的人宣布“一夫多妻”是宗教上的义务,但只部分上执行这个制度。美国联邦政府多次禁止这种规定,而从1882年后,一夫多妻制度受到强烈的镇压。摩门教的宗教信仰是一种大杂烩,其中也包括一些极端的和离奇观念。他们与伊尔文(Irving)教派一样地强调恢复使徒/宗徒的神恩以及千年主义。然而,他们似乎已经不是一个基督宗教的教派,处于正统信仰的边缘。他们不久后也在欧洲作了很多传播并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大约有2万拥护者(1950年)。在全世界他们据说有100万信徒(1960年)。

209.4c 复临会(Adventists)也是一个来自19世纪20和30年代的大觉醒运动的美国新兴教派。当时,那位皈依了浸信会的农夫米勒(William Miller, 1782 - 1849年)在1831年后宣布了主的再度来临,并说基督在1844年3月21日或10月22日将要来到人间;很多人听从他并且在1844年后——在米勒指的日期没有发生什么——也保持了原有的信仰。然而,他们分裂为六个教派,其中所谓的复临安息日(Seventh - Day Adventists)是最重要的(1956年大约有100万信徒)。他们认为

庆祝主日是“外教人的亵渎行为”并庆祝星期六为安息日；他们强调只有成年人能够领受圣洗，有“洗脚”的礼仪以及要求信徒交纳什一税。因为他们随意解释《圣经》并积极地进行传教工作，他们获得了很多信徒。在他们的宣教中，他们也多次攻击公教会（天主教）。

209.5 新教对于海外传教工作长期有一种保留的甚至反对的态度（参见 192.2）。法国的胡格诺派（Huguenots）在南美洲曾经试图传教，但没有成功。然而，在 17 世纪有一些新教人士开始注意到宣教工作的重要性；其中一些有推动作用的因素是荷兰的殖民政策以及耶稣会的传教士在尼德兰的改革宗那里的传教成就。在德国，伟大的哲学家莱布尼茨（Leibnitz）推动了传教思想；哈雷（Halle）的虔敬派人士在 1706 年去了马来群岛；来自赫恩胡特（Herrnhut）的传教士在 1732 年后到了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以及格陵兰。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Kopenhagen）在 1714 年创立了一个传教学院，为丹麦的殖民地培养了一些传教士。在英国，循道宗（Methodism）带来了强烈的传教兴趣。自从 18 世纪末，欧洲列强的世界贸易与他们的殖民主义政策与新教的传教工作的崛起是平行的。主要的推动力量来自英国和美国。德国的影响晚一些，因为在那里需要先恢复比较热切的教会生活；那位很有影响的神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参见 210.1）也曾经为了解传教工作的意义提供一种更良好的解释。此时出现了一系列私人的传教协会，他们的工作领域包括整个世界，尤其是印度、波利尼西亚、太平洋以及阿富利加（Africa）的南部和西部地区。

在 1850 年以前创立的最重要的传教协会是：英国浸信会的传教会（1792 年创立）、伦敦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s）的传教会（1795 年）、安立甘会的英行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1799 年成立）以及卫斯理宗/循道宗（Wesley - Methodist）的传教会（1813 年）；在北美是波士顿（Boston）的 American Board for Missions（ABFM，美部会，1810 年成立）以及浸信会、循道宗和长老会的传教协会；在德国有 7 个传教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巴塞尔的传教会（巴色会，1815 年创立）、柏林的宣教会（巴陵会/柏林会，1824 年成立）以及在巴门（Barmen）创立的礼贤会/莱茵会（Rheinische Mission，1828 年）。

在新教中那些试图再次赢得离开教会的人以及社会上的慈善工作一般被称为“向内传教”（“Innere Mission”，Fr. Luecke 吕克第一次于 1842 年使用这种说法）。在这方面，苏格兰的神学家查尔默斯（Th. Chalmers，参见上文 209.1）等于是一个

先驱者,而在德国展开了广泛并具有良好影响的工作是汉堡(Hamburg)的神学家维歇恩(Johann Heinrich Wichern,1808 - 1881年),他也被称为“向内传教之父”。他深深地体验到当时社会的需要并于1833年在汉堡(Hamburg)附近的霍恩(Horn)创办了一个拯救孩子的教育机构(称为艰难之家 Das Rauhe Haus)——它为许多类似的机构在德国和德国以外成为一种典型和模范。弗利德纳(Theodor Fliedner)牧师于1836年在蒂塞尔多夫(Duesseldorf)附近的凯塞斯维特(Kaiserswerth)创立了一个“女执事协会”,她们作护理、医疗或类似服务;这个机构和它的分支协会在1960年代大约有4万5千个女执事。德国新教的代表于1848年在维滕贝格创立了一个“向内传教”的核心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从1849年以来每年举行了一个特殊的会议,其中讨论向内传教的问题。

“向内传教”的特殊领域是“圣经协会”与“书报会”(Bible and Tract societies)。最大的这样的协会是1804年在伦敦创立的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BFBS,“大英圣书公会”);不久后有很多分会与它合并,比如在巴塞尔(Basel, 1804年)、柏林(Berlin, 1805年)、斯图特加德(Stuttgart, 1812年)与纽约(New York, 1816年)。在1960年以前,“大英圣书公会”印刷了5亿多本《圣经》或《圣经》的部分文献,并将它译成800多种语言或方言。虽然人们都会敬佩这个巨大的贡献,但我们无法知道效果是否符合如此大的投资和工作,因为“圣经协会”印刷的《圣经》本始终不包括任何“来自人的”因素,所以也没有解释。在1799年的伦敦有新教人创立了一个“书报会”,其目标是传播各式各样的宗教文献,而在德国后来也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书报会。

210

新教神学,尤其在德国

210.1 在整个19世纪中,新教的人士对哲学和神学怀着非常大的兴趣,尤其在德国。他们最大的成就是在圣经学、教会史和信理学史(教义史, Dogmengeschichte)的领域中。启蒙主义在很多方面退回了传统的信仰,而在启蒙主义时期后自由研究的原则获得了充分的实现。因此,神学思想的发展是多样的和多变的。各种思想的代表出现,从最严格的正统派到最极端的左派思想。德国

的观念主义(唯心主义)哲学(参见 193.2),尤其康德(Kant)的批判思想,对神学家的思想指向发挥了深远的影响。罗曼蒂克(浪漫主义)的主观主义强调一种更有感情的、神秘的宗教情怀。在康德以后的观念主义(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们,比如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814 年去世)、谢林(Friedrich Wilhelm Schelling,1854 年去世)与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831 年去世)一方面因为都反对启蒙主义具有一些共同点,但他们也都与基督宗教的启示和教会的教导有多少冲突,因为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都倾向于泛神论。虽然如此,德国的观念主义(唯心主义)对德国的新教人士(部分上也对公教思想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很多新教的神学家也支持与拥护了这种哲学,比如在柏林(Berlin)任教的马海内克(Ph. K. Marheineke,1846 年去世)拥护了黑格尔(Hegel)的哲学,一直到那位来自施瓦本(Schwaben)的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74 年去世)以令人感到恐怖的方式暴露了这种思想与基督信仰的矛盾。他在他的《耶稣生平的批判研究》(*Leben Jesu kritisch bearbeitet*,1835/1836 年,1840 年第 4 版,1924 年第 22 版)宣布《圣经》的基督观念只是一个神话,即信徒团体的宣传的成果(*Erzeugnis der absichtslos wirkenden Gemeindedichtung*);在他的《基督宗教的教义》(*Christliche Glaubenslehre*,1840/1841 年),他又溶解了一切基督宗教的信条,使之成为哲学概念。最终他表现出一种泛神论,并接近物质主义(参见 1872 年的著作《旧信仰与新信仰》*Der alte und der neue Glaube*)。在波恩当神学老师的鲍尔(Bruno Bauer,1882 年去世)在开始的时候属于黑格尔(Hegel)右派,但后来他对《圣经》的批判甚至超过施特劳斯(Strauss,参见 1839 年以后的著作)并且成为一个愤怒的论战家和纯粹的无神论者。教会的人士对这样的极端主张提出抗议,这就证明当时也有很多具有学问的、坚定保卫信仰的人士;无论如何,自由派的神学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种神学的主要代表是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与鲍尔(Ferdinand Christian Baur)。

210.1a 曾经在哈雷(Halle)和柏林(Berlin)当过神学教授的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 - 1834 年)——他也是一个杰出的讲演家——可以视为新教现代神学的奠基人(Begründer der modernen protestantischen Theologie)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新教的“教父”,他一方面准备所谓的“文化新教”(Kulturprotestantismus),另一方面他指出 19 世纪神学的真正目标:寻求对耶稣基督的理解。他的主要著作是《论宗教:向轻视宗教的有识之士进言》(*Ueber die Religion, Reden an die Gebildeten unter ihren Verächtern*,1799 年)、《独言》

(*Monologe*, 1800年)、《根据信义宗的原则论基督信仰》(*Der christliche Glaube nach den Grundsätzen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 1821/1822年)、《全集 30卷》(*Saemtliche Werke in 30 Bänden*, 1835-1865年)。虽然早期的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在启蒙主义的影响下放弃了一切“不符合时代的”信条,甚至放弃了神的人格(*die Persoenlichkeit Gottes*)和灵魂的不死,但晚期的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也始终没有完全摆脱自然主义的立场,但他对当时代的“无信仰”态度仍然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他受了康德、浪漫主义(Romantik)和费希特(Fichte)的影响,并在一些讲演中以热切的、语重心长的语气赞扬了宗教为“对于无限者、永恒者的直接感觉,即绝对的依靠感”(unmittelbares Gefühl der schlechthinigen Abhaengigkeit von dem Unendlichen und Ewigen)。他视基督为救世主,因为在基督内,这种“对神的意识”(Gottesbewusstsein)是最活生生的,而这样基督对人类有一种解放性的影响。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完全隔开了信仰和知识,想这样结束两个领域之间的古老冲突。根据他的看法,神学的任务是研究不同宗教创立人的原始体验,尤其要说明在基督宗教的教会中的宗教体验。他说,那些信条只不过是“基督徒的虔诚情怀的表达”(Auffassungen der christlich frommen Gemütszustaende),这些表达都符合它们的时代,因此都是主观的、不同的。因此,信理学(Dogmatik, 系统神学)是一个历史性的学科。然而,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强调了基督宗教在历史上的延续性以及教会的必然性。他的思想体系对新教神学后来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虽然后人在很多方面改变或纠正了他的考虑。

210.1b 那位在蒂宾根(Tübingen)任教的神学教授鲍尔(Ferdinand Christian Baur, 1792-1860年)以及他创立的蒂宾根历史批判学派(Tübinger historisch-kritische Schule)深受黑格尔(Hegel)的辩证法的影响。鲍尔(Baur)曾经批评施特劳斯(Strauss)说,他撰写了一部基督新教的历史书,但没有系统地辨别《新约》的福音书文献。鲍尔(Baur)认为,他的主要工作是科学地研究早期教会以及信条的历史发展(Dogmengeschichte, 信理学史)。他对于《新约》的正经、正典(Kanon)的看法非常消极:他想只有保禄/保罗(Paulus)四个大的书信与《启示录/默示录》(Rev)来自宗徒/使徒们。早期教会的历史主要有两个对立的力量进行搏斗,就是保禄/保罗派和犹太派(Judaismus, 就是伯多禄/彼得派 Petrinismus)——这种批判被称为倾向辨别(Tendenzkritik)。因为鲍尔(Baur)非常系统地“从发展观点”看教会历史,他长期地激励并影响了(新教和公教的)教会史和信理史研究。当然,他的

学生在多方面调整了他的理论。与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观点一起,鲍尔(Baur)的理论成为19世纪的自由新教神学(libérale protestantische Theologie)的基础。

210.2 另一些神学家愿意保持和复兴宗教改教者的纯粹教导,就是所谓的正统(orthodoxe)神学学派,但他们彼此之间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那些倾向于虔敬派或观念论的(pietistisch - idealistisch)思想家被称为“醒悟神学家”、“心灵神学家”(Erweckungs -, Pektoraltheologen),主要有柏林(Berlin)的教会史学教授内安德(August Neander, 1789 - 1850年),还有孟德尔(David Mendel, 一位受洗的犹太人)以及两位圣经解释学家,即哈雷(Halle)的托卢克(August Tholuck, 1877年去世)与蒂宾根(Tuebingen)的贝克(Johann Tobias Beck, 1878年去世)。那种严格保持信义宗信条的学派的主要代表是在Berlin任教的亨斯滕贝格(Ernst Wilhelm Hengstenberg, 1802 - 1869年)与埃尔兰根(Erlangen)的霍夫曼(Joh. Christian Konrad von Hofmann, 1810 - 1877年),后者是埃尔兰根学派(Erlanger Schule)和所谓的新路德派(Neu - Lutheraner)的首脑。

一方面,基督徒相信,《圣经》是上主启示的圣书,但在另一方面,19世纪的学者开始对《圣经》的文献进行辨别性的研究(所谓的“批判”);所谓的协调神学(Vermittlungstheologie)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沟通——一些现代化的和传统的因素同时影响了这种“协调神学”,尤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影响对它很深远。属于这种方向的学者有乌尔曼(Karl Ullmann, 1865年去世)、尼切(Karl Immanuel Nitzsch, 1868年去世)、米勒尔(Julius Müller, 1878年去世)、多尔纳(Isaak August Dorner, 1884年去世)、那位具有创造力的若特(Richard Rothe, 1867年去世)和那位在耶纳(Jena)当教会史教授的哈泽(Karl Hase, 1890年去世)等人物。

210.3 在德国以外的新教神学没有形成如此多的学派和研究方向。在大部分的地区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传统的正统神学(它以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出现)。只有瑞士与荷兰的人比较多受德国自由神学派的影响。一个孤独的、思想很深的思想家与作家是丹麦的神学家齐克果(Søren Kierkegaard, 1813 - 1855年)。他以非常精彩的口才指出那种官方的、乐观主义的、爱好文化的基督宗教与当时丹麦的“国家教会”有很多缺陷。他坚定不移地要求一种很严格的、克修的、内在化的,但也是完全个人主义的基督宗教信仰,要求每一个个人需要作信仰上的存在上的选择和决定(existentielle Entscheidung)。他也强调“信仰的悖论”(Paradoxie des Glaubens, 即信仰表面上违背理性)。他的影响很大,一直到今天。

第二段

从 19 世纪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850 - 1914 年)。
天主教的集中与强化。世俗化在国度、社会和文化中的深化

第一章 天主教会

211

1850 年后的比约九世(Pius IX)。意大利和教会国的消失

211.1 自从比约九世(Pius IX)的改革尝试失败以后(参见 202.3),在教会国的情况越来越不利。意大利的爱国者本来有这样的梦想:教宗能够成为一个“意大利诸国同盟”的领导人物,或意大利将成为一个共和国,但这些想法都无法实现,所以爱国人士希望那个正在崛起过程中的皮埃蒙 - 撒丁(Piemont - Sardinia)王国——其国君是维克托·埃马努尔(Victor Emanuel II, 1849 - 1878 年)——能够完成“建立新意大利”的任务。在这个小王国中,1848 年以后的教会政策是特别自由主义的、反对教会的。耶稣会被驱逐出境,“民事婚姻”(Zivilehe, 亦译“公证婚姻”)代替了“教会婚姻”,教会法院被取缔,圣职人员的部分特权被取消,而且很多默观(contemplative, 即不作社会服务的)修会的隐修院被关闭。当时撒丁王国的首相加富尔(Camillo Cavour, 1852 - 1861 年)伯爵使用一个模棱两可的标语来减少或取消教会的一系列传统权利和自由权利,即“自由国度中的自由教会”。实际上,这

个标语美化了国度对教会的严厉控制。加富尔(Cavour)全心投入于两个工程:从意大利地区驱逐奥地利人,并且统一意大利;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政治家,但他使用的手段有时候不是很正规的,他甚至与一些秘密组织和革命者保持联系。在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 1853 - 1856年)结束之后,加富尔在巴黎会议(Congress of Paris, 1856年)上就提出了“意大利的问题”。因为意大利无法自己完全国家统一的工作,他首先想得到法国政府的支持。他于1858年7月和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在普伦比耶(Plombieres)会谈并建立盟约和决定要向奥地利宣战,这个战争于1859年为皮埃蒙(Piemont)带来了伦巴第(Lombardia)地区。此时,教宗建议奥地利的军队要从教会国中撤退,但这马上导致一些叛乱:在罗曼纳(Romagna)地区、翁里亚(Umbria)和其他的地区都爆发了起义。人们宣布教宗的统治应该结束,并且要求与皮埃蒙-撒丁(Piemont - Sardinia)王国合并,这样形成统一的意大利王国。教宗对那些夺走教会国的人宣布绝罚,但这个措施已经无效。皮埃蒙(Piemont)在那些新获得的地区中也执行其反对教会政策。自从1866年以后,在整个意大利王国继续实践了更多反对教会的措施:教产被没收充公、政府建立了一些没有宗教教育的世俗化学校等等。在1859年,托斯卡纳(Toscana)、莫德纳(Modena)和帕尔玛(Parma)公国的民众都宣布他们拒绝原来的统治者并加入了新的“意大利联盟”。那个最混乱的地区是罗曼纳(Romagna,即意大利东北部),它完全脱离了教宗的统治。那个具有爱国精神,但狂热地憎恨教会的加里波第(Guisepe Garibaldi)于1860年与他的“红衫军”征服了西西里(Sicilia)和那不勒斯并推翻了意大利最后的“外国”君主波旁(Bourbon)王弗兰西斯二世(Francis II)。加富尔要求教宗解雇教宗军队中的外籍士兵,但教廷国务卿安托内里(Antonelli)拒绝这个要求,所以撒丁国的军队开始占领翁里亚(Umbria)和其他的教会国地区。拉摩谢(Lamorciere)将军领导的教宗的军队(所谓的“钥匙兵”)在卡斯特菲达多(Castelfidardo)被打败(1860年9月18日),而那些原来属于教宗的行省中举行人民投票;此后维克托·埃马努尔(Victor Emanuel)占领这些地区并让人宣布他为意大利之王(1861年1月)。

211.2 这样,教会国三分之二的地区都被夺走了,剩下的只是罗马城和“伯多禄/彼得遗产”(Patrimonium Petri)的最古老的部分,但因为这个小的教会国需要承担整个地区的债务,它似乎无法继续生存。皮埃蒙(Piemont)向教宗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和安托内里(Antonelli)继续坚持他们的“Non

possumus”(“我们不能”即“我们无法同意”)。这时法国的军队仍然保护了罗马城。加里波第(Garibaldi)于1862年要在阿斯普罗蒙特(Aspromonte)侵袭罗马城,但他失败了。在1864年9月的协议中,意大利政府向法国保证意大利将来不会攻击教宗当时仍然统治的地区,并要保卫它不受外来敌人的侵略。不过,意大利政府没有遵守这个条约。皮埃蒙(Piemont)于1867年悄悄地支持加里波第(Garibaldi)和他的志愿军队再次攻击教会国,但教宗和法国的军队在门塔纳(Mentana)战胜了他(1867年11月3日)。最终,德国和法国的战争导致教会国的终结。法国政府从罗马的西维塔维加(Civitavecchia)召回法国的军队,而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的统治在塞旦(Sedan)交战后崩溃了(1870年9月2日)。皮埃蒙(Piemont)的人利用了这个机会并于1870年9月20日在短暂的炮火袭击后占领了罗马城,包括梵蒂冈地区——德国的使者阿尔能(Arnim)鼓励他们这样做。教宗对此提出正式的抗议,因为这是圣座的剥夺。占领者又在举行一个人民投票运动,这样将他们的行动合理化了。教宗宣布这些攻击者与他们的唆使者受绝罚,但都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在1871年6月,罗马成为意大利王国的首都,而奎瑞纳里斯山(Quirinalis)成为国王的宫殿。因此,宗座与意大利国王之间的冲突走向顶峰。在所谓的“保证法令”(1871年5月31日)中,意大利政府要擅自管理圣座的情况。其中意大利国承认教宗的身份是不可侵犯的以及承认教宗的主权,将要每年交给教宗325万里拉为一种固定的年度金,规定教宗可以居住和利用梵蒂冈和拉特兰(Lateran)的宫殿以及在安尔班(Albano)湖的甘多夫(Castel Gandolfo)别墅以及周围的地区。国度又保证教宗可以自由地和不受干扰地执行他的精神职责。教宗可以自由地提名意大利的主教,而主教们不需要对政府宣发什么服从誓言,政府也不要求“准备权”(Placet)。教宗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于1871年5月17日拒绝了 this “保证法令”并且从第二年也拒绝政府给的“年度金”,因为接受它似乎等于承认政府对罗马的占领。教宗相信,公教信徒不会忘记他,而各地的信徒确实和以往一样捐赠一些钱(所谓的“伯多禄奉金”),这样教宗能够在经济上弥补教会国的损失。从此以后,教宗是“梵蒂冈的俘虏”,而“罗马问题”是意大利国度中的疼痛伤口。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的继承人一直到1929年不断抵抗1870年的暴力性违法行为(brutale Rechtsverletzung)——这种暴行结束了维持1000年的教会国。教宗们以及整个公教世界也继续要求一种符合圣座尊严和独立性的赔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梵蒂冈与奎瑞纳里斯(Quirinalis,即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这一点在很大

的程度上要归罪于意大利政府,因为在那个时期多次发生了一些反对教会的暴行,包括在罗马城内。在这样的条件下,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于1874年再次确认了早于1868年宣布的圣座法院的法令《不适当》(*Non expedit*),其中禁止了意大利的公教徒参与意大利王国的政治性选举,但这一点当然间接支持那些极端的党派。然而,在1876年他至少允许信徒们参与省政府的选举和各城的选举。那些怀着善意的信徒仅仅通过慈善工作或通过“公教协助组织”(Opera dei Congressi cattolici, 1874年成立)有机会在社会上赢得一些拥护公教的人士(而无法组织一个公教政党)。

211.3 在教会内部的事务上,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的任期也带来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在他的领导下,罗马成为全世界公教会管理的核心与集中点,超过历史上任何时代。罗马与教宗成为全世界信徒在思想和感受上的枢点。教会的管理制度的中央化以及每一个主教依赖于罗马主教、依赖于教廷——这种现象在当时变得越来越明显;这种发展是必然的,因为启蒙运动释放了很多“离心”的和“解散的”力量,这些理念和力量反对权威性,所以它们引起了一个相反的运动。教会的权力的集中化早在1801年的法国政教协定中受到表达(参见199.1)。当时的教会组织和传教工作有很大的进展,比如在英国、荷兰的圣统制再次被建立(参见204.5.6),而很多新的教区(132个)与总教区(29个)被创立了,还有很多代牧区和监牧区;教廷与很多国度签订了一些政教协定,比如与俄罗斯、西班牙、奥地利、符滕堡、巴登以及与一些南美国家(参见203.7; 204.3.8; 214.1; 217.4)。当时的重要事件是“新经院哲学”或“新士林神学”(Neuscholastik)的形成(参见220.1)。新经院哲学的推动者主要是耶稣会的会士们,而通过比约/庇护九世(Pius),这个修会受到支持并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耶稣会也特别强调教宗的权力是普遍的。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使用了他的最高教导权,在这方面他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教宗。在1849年他向世界上所有的主教寄出一些问卷,此后在1854年12月8日的诏书《不可言说的天主》(*Ineffabilis Deus*)宣布圣母玛利亚(Maria)无染原罪是公教会的一个信条,虽然在中世纪曾经有一些人很激烈地反驳了这个观点(参见第2卷,145.2)。另外,他在1864年宣布了《以多么大的操心》(*Quanta cura*)通谕,而在通谕的附录中加上了所谓的《错误的提要》[*Syllabus (errorum)*],将这些寄给一切主教。这个《提要》(*Syllabus*)列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主要的错误”,即泛神论、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冷漠主义(*indifferentismus*)、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还有

很多关于政治与教会关系的问题——这些曾经在个别的教廷文献中受到谴责。《提要》的最后一句话是：“说罗马教宗能够或应该接受和同意进步、自由主义与现代文明,这也是错误的。”这个《提要》在某些自由派的圈子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通谕等于教宗向整个现代文化宣战。然而,与早一些发表的教廷文献一样,这份通谕仅仅反对那些违背着天主启示的现代文明因素,并没有全面否定现代性。

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于1869/1870年举行了第20届大主教会议,就是“第一届梵蒂冈会议”,这是在19世纪教会史上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参见212)。教宗晚年还必须经历很多的困难与忧虑:意大利政府的仇恨和侵略、老派天主教会(Altkatholiken)的分裂(参见212.2-4)、普鲁士德国的文化战争(参见214.4)以及瑞士的文化战争(参见215.2)。在好几个国度当时有一种反对教会的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年迈的教宗在很多《训谕》(allocutiones)中有力地保卫了教会的种种权力。在长达31年7个月的任期后——这是教会史上最长的教宗任期——,86岁的他于1878年2月7日去世,信徒们的拥护与爱戴始终围绕着他。

212

第一次梵蒂冈会议(1869/1870年)。老派天主教会

212.1 教宗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最早在1864年12月(即宣布《提要》*Syllabus*之前两天)就私下告诉了枢机们他想在罗马召开一个普遍的主教会议(“大公会议”)——这是在特伦托(Trento)大公会议之后300多年以来的第一个大公会议。在1867年,教会隆重地庆祝了两个大宗徒(伯多禄/彼得和保禄/保罗)殉道1800周年的大庆,当时有很多主教与信徒聚集在罗马,教宗公开宣布了他的“大公会议”计划。在1868年6月29日他发表了召开会议的诏书《永恆大父的独生子》(*Aeterni Patris Unigenitus*)。他也向东方那些分裂的教会团体以及向新教的人寄了一些邀请信,但他们没有回应。教廷宣布,该会议的主要目标是统一整个世界的公教会,使它共同面对当时的错误思想并彰显真理以及在一系列的问题上讨论教会的纪律,使之符合新的时代条件。然而,很多人因将要召开的大公会议的预报而感到不安。耶稣会的杂志《公教社会》(*Civiltà Cattolica*)于1869年2月发表了一

篇文章,其中说大公会议首先要规定教宗的不可错误性(infallibilitas),而且可以预期大多主教异口同声地会支持这种教导。这篇文章引起了更多议论与不安。在德国有一位渊博的教会历史学家德林格/多林格(Ignaz von Döllinger,参见208.1b),他成为反对“教宗不可错误性”的运动的领导;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是《教宗与大公会议》(*Der Papst und das Konzil*,以笔名Janus在1869年发表)以及《罗马的书信》(*Römische Briefe*,以笔名Quirinus在1869/1870年发表)。巴伐利亚的总理霍亨洛赫(Chlodwig von Hohenlohe)公爵甚至试图影响欧洲各国的政府采取行动来反对那种来自大公会议的“危险”。德国的主教团于1869年9月在富尔达(Fulda)发表了一份牧函,其目的是让德国信徒平静下来,但其中有多数的主教认为,在“教宗的不可错误性”方面作出什么定断的“时机不太恰当”。

在多方面的准备后,教宗于1869年12月8日在伯多禄/彼得(Petrus)大殿中召开了会议,在场的有投票权的代表有700多人,包括276名意大利主教、84名法国主教、41名西班牙主教、48名来自奥匈帝国的主教、17名德国主教。他们选择4个委员会,使它们分别讨论有关信仰、纪律、修会以及东方礼和传教事务的问题以及整理大会中的代表所提出的种种申请。这4个委员会完成了很大的神学工作(bedeutende theologische Arbeit)。在普遍的大会中,代表们仅仅就一些法令文献投票并宣布这些文献。大公会议面临很多提议与法令草案(所谓的schemata)。早在第三次大会中(1870年4月24日),大会异口同声地接受并宣布了信仰方面的宪章《论公教信仰》(*De fide catholica*),其中阐明基督信仰的基本教导并谴责无神论、理性主义、物质主义、泛神论、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us)等等。

212.2 然而,占具最多精力、时间和注意力的问题是“教宗不可错误性”的论点。无论是在大公会议或大公会议以外的世界,这个问题都被激烈讨论。由于480个大会代表人物的提议,“不可错误性”这一点被列入《论基督的教会》(*De ecclesia Christi*)这个草案(schema),而大会于1870年3月6日将要处理这个草案。关于这个文献的争论从5月一直继续到7月,并且是很激烈的讨论。大会分裂为两派:大多数的人认为大公会议作出这个教导的定义是合适的,而且是必要的。然而,在那些反对者的少数派中也有许多很有威望的人,其中很多德国主教(13名,包括黑弗勒、克特勒、丁克尔、谢尔、梅尔克斯等等)、奥匈帝国的主教(如饶舍尔、施瓦森贝格、西莫尔、施特若斯马亚等等)、法国的主教(迪庞卢、达波伊、马瑞特等等)以及一些美国主教。然而,只有很少的人(比如德国主教黑弗勒和克特勒)出

于一些神学内容上的理由反对这个定义,大部分的反对者的理由是“不合时机”(Opportunitaetsgruende)——他们认为,宣布教宗不可错误性会恶化国度与教会的关系,会引起人们对教宗的攻击,会导致那些离开了(公)教会的人的更大隔阂,甚至会导致公教会内部的分裂。德国若滕堡的主教黑弗勒(Hefele)认为需要提出霍诺留斯(Honorius)教宗的前例(参见第1卷,59.2.5)作为一种反对的理由(著作*Causa Honorii Papae*, Neapolis 1870年)。然而,反对派的努力没有取得效果。大会于1870年7月13日的投票已经表明,绝大多数的代表支持这个信条(451名支持,88名反对,62名“条件地支持”)。教宗允许了任何代表随时可以离开会议,所以57个属反对派的人离开了大会(其中有12个德国主教),而在第4次大会上(1870年7月18日)有533个代表投“同意”(placet)的票,只有两个人投反对票(non placet),但他们马上服从于多数人的意见。教宗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在同样的大会中确认和宣布信仰方面的宪章《论基督的教会》(*De ecclesia Christi*,开头为“永恒的牧者”Pastor aeternus)。德国帕德波恩(Paderborn)的主教马丁(Martin)曾经对于编写这份文献有特殊的贡献。它分为四章,其中说明教宗职权的创立、持续存在、意义和本质以及教宗的不可错误性。教宗的权力被规定为直接的、最高的司法权,这个权力针对整个教会,包括信仰、道德、纪律与教会管理问题(所谓的“全面的监督职”Universalepiskopat),这就等于高卢主义和弗布若尼乌斯(Febronius)主义的观点被终极性的否定(第3章)。在第4章中的主要句子宣布,教宗关于信仰和道德方面正式(ex cathedra)宣布的决定都是不可错误的,这是由于(教宗)自己的权威,而不是出于教会的共识(ex sese, non autem ex consensu ecclesiae),所以教宗的正式规定也是不可改变的(irreformabiles),这是上主所启示的信条。

此时,大公会议实际上刚刚开始进行工作,因为从51个草案(schemata)中,主教们才决定了两个;在那些涉及纪律问题的草案,他们仅仅讨论了4项,但没有完成决定。虽然如此,1870年7月18日那次重要的大会同时也是最后一个聚会,因为第二天(7月19日)爆发了德法战争,所以很多主教被迫回家。皮埃蒙(Piemont)的军队于1870年9月20日侵占罗马城(参见211.2),这样那人数不多的留下的主教似乎无法继续开会。在1870年10月20日教宗宣布要中断大公会议,在“比较适当的时期”继续召开会议。因此,该会议无法继续谈论《论基督的教会》(*De ecclesia Christi*)文献中的其他重要观点。

212.3 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在信理学史(教义学史)上、制度法律上与教会

政治上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不同的神学学派的碰撞通过上主的照顾导致一个为教会具有益处的事业。通过信条规定关于教会的教导、“全面的监督职”(Universalepiskopat)以及教宗教导权的不可错误性——这些定义实际上是几百年的发展的自然结果(der naturgemaesse Abschluss einer durch die Jahrhunderte gehenden Entwicklung),在形式上具有最大的约束力,但同时也在两个极端观点中显示走出明智的节制(weise Maessigung zwischen den Extremen)。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以及后来的发展都清楚表达当时的情况,即教会的合一与团结、宗座的道德权威上升、教会的核心具有力量并能够终极性地克服离心倾向和“主教主义”(episkopalistische)的倾向、教会的管理体制是以罗马教廷为核心的。在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以后的教宗们的立法行动基本上只完成梵蒂冈会议已经计划的项目,一直到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对教会法典的重整。甚至在大会议结束时发生的痛苦事件——教会国的结束——也有好的一面:教宗不需要继续承担那些政治性和管理性的任务,他可以更自由地并更成功地投入于教会内的宗教问题,这就是他的主要任务。

212.4 伴随着该会议的议论也并没有马上平息。那些属于少数派的主教们都接受了大会的规定:最后的德国主教是黑弗勒(Hefele),于1871年4月10日,在其他的主教中,最后接受“不可错误性”的人是达克瓦尔(Djakovar)的施特若斯马亚(Strossmayer)主教,于1872年12月26日。虽然他们在他们的教区中都宣布了这个新的信条,但一些政治家认为,通过“教宗不可错误性”,国度与教会的关系还是发生了变化。奥地利政府还在1870年撤销了1855年的政教协定(参见215.1);其他的国度,尤其是普鲁士与一些瑞士州采取很尖锐的措施来镇压教会,这些后来导致了所谓的“文化斗争”。更不幸的是这样的事实:相当多的圣职人员和平信徒,尤其在德国与瑞士,反对“不可错误性”的教导并造成“老派天主教”(Altkatholizismus)的教会分裂。

这些信徒自称“老派天主教徒”(Altkatholiken),而他们的首脑是那位著名的、对教会具有贡献的慕尼黑神学家德林格(Döllinger,参见上文,212.1)。他和他的学生菲德里希(Johannes Friedrich)呈现出一种坚决不让步的态度,所以慕尼黑的主教谢尔(Gregor von Scherr)于1871年4月绝罚了这两个人。在1872年还有一系列其他的教授也遭受同样的惩罚,因为他们支持德林格(Döllinger),而其中部分的人也是贡特尔(Anton Günther)的学生(参见208.2c):布瑞斯劳(Breslau)神学院的

Baltzer、Reinkens 和 Weber 教授,波恩的 Hilgers、Langen、Reusch 和 Knoodt 教授,布劳恩斯贝格(Braunsberg)的 Michelis 和 Menzel 教授。那些反对梵蒂冈会议的人在开始的时候仅仅提高抗议,但在 1871 年 9 月在慕尼黑召开的“老派天主教徒”的会议上,这些信徒决定要建立自己的教会,虽然德林格(Döllinger)试图劝阻他们。其中起推动作用的人物是来自布拉格(Prag)的法学家和教会法学学者舒尔特(Joh. Friedrich von Schulte),他在 1873 年以后在波恩,于 1914 年去世。个别的地区建立了一些“老派天主教”的堂区,他们先请乌得勒支(Utrecht)的杨森(Jansen)派教会(参见 190.5)的总主教罗斯(Loos)来举行坚振礼,但不久后老派天主教的“大会”选择了自己的一位主教,即来自布瑞斯劳(Breslau)的神学教授芮恩肯斯(Joseph Hubert Reinkens),他在荷兰祝圣主教(1873 年)。普鲁士、巴登与黑森政府都承认他为“公教的主教”,因为在“文化斗争”中,他们视老天主教派为自己的同盟。在普鲁士与巴登也有法律规定,让老派天主教徒有权利一起使用公教的教堂、墓地并让他们分享当地的教产(1874/1875 年)。为了避免争论,教廷禁止公教徒们与老派共同使用教堂,所以在个别的地方那些老派的人甚至单独拥有某些教会,如果他们的人数比较大。这个运动尤其在巴登南部有相当大的传播——在那里存在着很多来自约瑟夫主义(Josephinismus)和维森贝格(Wessenberg)的因素,它们与“老派天主教”有关联。老派天主教的出发点只是神学上的抗议,但他们后来(类似于那些 Deutschkatholiken 德意志公教徒,参见 208.3)进行了一些改革,而这些改革与新教有相似性:他们取消了办告解(和好圣事)的义务,取消守斋的规定(1874 年),放弃了玛利亚无染原罪的教导,放弃司铎独身制(1878 年),在弥撒允许使用部分德语,后来全用德语(1879/1888 年)。然而,这些改革在他们教会内部也遇到一些反对者,尤其司铎独身制的取缔引起很多人的不满,特别是那些优秀的教会成员。德林格(Döllinger)后来在社会上没有继续支持这个运动,但他也没有与公教会和好,于 1890 年去世。老派天主教会缺少宗教上的热忱和力量,所以它逐渐走向没落,尤其是因为在“文化斗争”(1872 - 1887 年)结束后,政府逐渐停止支持他们。在 1879 年他们仍然有 5.3 万信徒,1956 年才 4 万,虽然纳粹党支持他们。老派天主教曾经试图与安立甘会以及与希腊东正教合一,但仅仅与前者有某种成功(Interkommunion,共同领圣体/圣餐)。他们于 1889 年和荷兰的杨森(Jansen)主义者达成比较密切的联系。他们的主教府与教会管理中心在德国的波恩。

在德国以外,由于反对梵蒂冈会议的信条而形成分裂的现象尤其在瑞士很突

出。在瑞士还存在着很多老启蒙主义的思想。他们于 1875 年也同样形成了自己的教会团体,所谓的“基督公教会”(Christ - katholische Kirche)。这个运动的支持者主要是伯尔尼的新教政府(参见 215.2),它于 1874 年在伯尔尼大学创立了一个老派天主教神学系,这个神学系至今仍然存在,而在德国波恩的老派天主教神学系于 1901 年关闭(或说它变成一个教授的职位)。属于该神学系的赫尔左格(Ed. Herzog)——他原来在卢泽恩(Luzern)是神学教授——于 1876 年被祝圣主教,他的接班人(1924 年)是库瑞(A. Küry)。瑞士老派天主教与德国的老派天主教的内在发展很相似。在 1935 年,瑞士的老派天主教共有 3 万信徒,分配在 40 个教会团体。

于 1879 年在法国创立的分裂教会团体(称“高卢公教会”Eglise catholique gallicane)没有很大的影响。它的创立人是原先当加尔默罗会会士(Carmelita)罗孙(P. Hyacinthe Loyson),他在日内瓦当老派天主教神父,于 1912 年去世。他曾经(从 1863 - 1869 年)在巴黎的圣母院大堂是一个著名的讲道家,但在去世的时候,他那种“脱离罗马的”教会只有 300 个成员。

213

教宗良/利奥十三世(Leo XIII)和比约/庇护十世(Pius X)

213.1 在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后又有一位任期很长的教宗,他指导教会 25 年之久。虽然有一部分枢机认为,不应该在处于困境的罗马召开选择教宗的会议,但枢机们仍然聚集并早在第三天(1878 年 2 月 20 日)就选择了 68 岁的罗马教廷财务总管枢机佩基(Gioaccino Vincenzo Pecci),他来自阿纳尼(Anagni)附近的卡皮内托(Carpineto),曾经在意大利当过教廷使者,在布鲁塞尔(Brussels)当过教廷大使,1846 年成为佩鲁加(Perugia)的总主教。他被视为“中间道路”的代表人物,取名良/利奥十三世(Leo XIII, 1878 - 1903 年)。他有高深的修养,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文学家(写过拉丁语的诗),在思想上很灵活,具有政治能力,在行动上谨慎、宽和,同时也是一个有真正领导风度的人物,毫无疑问在近代教宗史上他算为一个光辉灿烂的人物。他的国务卿枢机雅克比尼(Lodovico Jacobini, 1880 - 1887 年)与兰波拉(Mariano Rampolla, 1887 - 1903 年)也是很能干的外交家,所以教宗良/利奥

(Leo)的教会政策比较成功,他有远见,也有圆通的沟通能力,而在他的任期内,罗马宗座在教会内享有权力,在社会上有普遍的影响和道德权威性。在他上任的时候,很多国家的教会都处于困境之中,但通过良/利奥(Leo)的外交技巧,情况有所改进;教宗既承认现代的民主政治体系,又愿意与各地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仅与意大利王国他——虽然很渴望沟通——无法和好,因为受共济会影响的意大利政府对教会怀着敌意。罗马的暴民和群氓也曾多次向圣座表示出他们的憎恨。当罗马市长的犹太人纳坦(Nathan)也曾侮辱了教宗。良/利奥十三世曾经尝试私下与意大利首相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进行沟通,但法国的外交人士阻碍了这种努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宗没有改变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的禁令:意大利的公教徒不可以参与政治活动(ne elettori, ne eletti“不可以投票,不可以当选”,参见211.2)。教宗良/利奥(Leo)也无法影响“教会的长女”法国离开近年以来的反教会政策,也不能结合法国的公教徒共同面对挑战——他们在政治立场上有很大的分裂(参见216.1.2)。在教宗的任期结束的时刻,法国又面临国度与教会的分裂状态。甚至在那些传统上属于公教会的国度中,那些反对教会的共济会人士取得了一些胜利,比如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反过来,更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教宗良/利奥(Leo)在普鲁士-德国结束所谓的“文化斗争”(参见214.4)。连那些非公教圈子都承认和尊敬他的智慧和正义感;其中一个证据是,当德国与西班牙争论,西太平洋中的加罗林群岛(Caroline Islands)应该属谁管辖时,德国首相俾斯麦(Bismarck)建议让教宗作决定,而教宗的裁决使双方感到满意(1885年)。教宗两次(1888年和1903年)在梵蒂冈接见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但意大利政府从1870年以来禁止那些公教国度的领导正式来罗马觐见教宗。当良/利奥(Leo)过他的司铎50年金庆和70年钻石庆(1887年和1897年)时,几乎全世界的统治者和国度都表示热切的祝贺并送礼;唯独意大利没有表态。

213.2 在教会内部,良/利奥十三世的影响也很大。教会的圣统制增加,248个新教区和总教区被创立,48个宗座代牧区和监牧区被建立,而在海外的传教工作得到大力支持(参见218)。教宗继续进行在梵蒂冈大公会议后被中断的改革工作,他还特别注意到通过一些纲领性的“通谕”(encyclica)说明天主教对基督徒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政治参与等问题。这样,他想建立教会与现代世界之间的正当关系,并且呼吁了公教徒积极参与文化政策与社会福利政策。他也受了专制传统的影响,反对个人主义对社会关系的消解,又反对当时社会主义的一切集权倾

向；他认为，国度与教会的理想关系不是严格分开双方，而是双方协力合作。作为“万民的导师”（*Lehrer der Voelker*），教宗很明智地并且相当开放地在他的文献中阐明了很多重要问题，如教会与文明的关系、基督徒的政治体系、公民权利的来源、真正的和虚假的自由、工人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参见他 1891 年的通谕 *Rerum novarum*《新事》），社会主义和共济会的种种危险、基督徒的民主制度、婚姻的神圣性、信仰中的合一等等。他也注重培养公教会的灵修生活（圣体圣事、尊敬耶稣圣心、玫瑰经、第三修会等），并为教会科学（神学）提供宝贵的激励。在 1879 年的通谕《永恒之父》（*Aeterni Patris*）中，他推荐圣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为哲学和神学中的导师并通过一些具体的措施支持新经院思想的崛起（参见 220.1）。为了培养与监督对《圣经》的研究，他于 1902 年创立了教廷的“圣经研究委员会”。他支持历史研究并于 1881 年开放了梵蒂冈的档案室，欢迎各国历史学家（包括新教的人士）来图书馆进行研究。教宗良/利奥十三世几乎到他生命最后的几天都保持了精神上的精力与能动性，于 93 岁去世（1903 年 7 月 20 日）。

213.3 在那位对政治有强烈兴趣的教宗后，枢机们于 1903 年 8 月 4 日选择了一位更多重视宗教和牧灵问题的人，即比约/庇护十世（*Pius X*, 1903 - 1914 年，1954 年被宣布为圣人/圣徒）。在此之前，他是枢机与威尼斯（*Venezia*）的总主教萨托（*Guiseppe Sarto*），来自特瑞维索（*Treviso*）附近的瑞斯（*Riese*）的一个很穷的家庭。他的座右铭是“在基督内重建一切”（*Instaurare omnia in Christo*），而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纯正的教会教导、抵抗那威胁信仰的因素、改革教廷的管理制度，尤其在圣职人员和民众中恢复真正的宗教精神。有人曾经说，比约/庇护十世是托伦托（*Trento*）大公会议以来最重要的改革教宗。他认为“现代主义”（*Modernismus*）等于是现代思想中的错误的总称，所以很严格地反对它（参见 220.3），又谴责基督徒民主运动的离奇表现（比如意大利的穆瑞 *Romolo Murri*，参见 220.3；法国桑捏尔 *Marc Sangnier* 的《犁沟》*Sillon*，参见 216.3）。教宗有崇高的理想，他的精力始终没有消退，他规定很多法律，这样影响教会生活各个领域，而这些法律的目标尤其是促进牧灵工作。他当教宗之后不久（1904 年）就预先公布将要重整教会法典。他任命了一个由一些枢机、教会法律专家与神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来准备编写一个新的法典。他们工作的初果是教宗的一系列改革法令。因为在 1903 年的教宗选举发生了一个不理想的事件（奥地利政府使用传统的“排除权”（*Exclusive*）来反对兰波拉枢机 *Rampolla*），教宗重新规定选择教宗的制度并严厉禁

止世俗权力的干涉(参见 176.3)。1908 年 6 月 29 日发表的《明智考虑》(*Sapienti consilio*)的法令继承西斯图斯五世(*Sixtus V*, 参见 175.3)的改革并重新组织罗马教廷。教宗于 1909 年创立教廷的官方报纸,即《宗座公报》(*Acta Apostolicae Sedis*),又针对婚姻发表了新的规定(《不随意》*Ne temere*, 1907 年 8 月 2 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提高牧灵服务、宗教教育、教区修道院的教育以及意大利的神学研究(1906 年/1908 年)。他创立一所宗座大学来加强《圣经》研究,就是所谓的 *Biblicum* (*Pontificio Instituto Biblico*)宗座圣经学院,它从 1909 年以来附属于额我略大学(*Gregoriana Universita*)。教宗委任本笃会(在后来的枢机伽斯奎 *Gasquet* 的指导下)编写一个有辨别文献注脚的拉丁通行本(*Vulgata*)的《圣经》版本(参见 175.3;他们于 1926 年出版《创世记》)。另一些改革是针对敬拜和礼仪的问题,比如《日课》的重编(1911 年)以及关于法定节日的规定(1911 年,参见 219.2)。教宗邀请信徒更频繁领受圣体(1905 年),发表关于儿童领圣体的文献(1910 年),又注重圣乐的培养(1903 年的“自动诏书”*motuproprio*)。为了更尊敬圣体圣事,并为了强化宗教上的团结意识,不同的国度举行了一些“全球圣体大会”(Eucharistic World Congress),而教宗都派遣他的使者参与这些大会。教宗在罗马册封了一系列圣人和真福品。

213.4 在教会政治方面,比约/庇护十世的任期没有那么顺利。这位虔诚的教宗缺少前任教宗的外交才能与圆通的政治技巧。比约/庇护十世的国务卿是那位才 38 岁的西班牙枢机瓦尔(*Merry de Val*, 1903 - 1914 年,1930 年去世)。就教廷与意大利的关系而言,比约(*Pius*)先继续良/利奥(*Leo*)的政策,但不久后他因回应当时的情况而有所改变。一方面他在原则上没有收回 1868 年的《不合当》(*Non expedit*, 参见 211.2)诏书,但他允许公教徒们在特殊的情况下参与国会选举,如果这样能够阻碍一些反对教会的人当选,但条件是当地教区的主教的同意(1905 年)。早在 1903 年,法国分开了国度和教会,这一点为教会造成很大的痛楚(参见 216.1 - 3)。葡萄牙于 1911 年也效法这个先例,这就等于这些国度正式表达了它们反对教会(参见 216.7)。教宗比约/庇护(*Pius*)预先意识到将来会爆发一个很大的战争,而在临终时他还经历了这次战争的开头。他因战争的巨大暴力和流血感到非常悲伤,于 1914 年 8 月 20 日去世。他的仁慈、朴实与虔诚灵修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

从 1850 年到 1914 年的德国公教会。文化斗争及其后果

214.1 那种革命的年代(1848 年,即“革命年”)普遍地为人民群众的权利铺张一条路,这就意味着在德国西南部的教会也有发展的空间,因为在那里的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以及严格的国度官僚制度仍然很强。民主精神符合当时教会的需要,而在 1848 年后,各种民间协会、有政治观点的媒介以及德国公教徒的社会运动有全面的发展和发挥(参见 219.5)。在 1848 年,德国的主教们在维尔茨堡(Wuerzburg)聚集(参见 203.6),不久后莱茵河上游地区的主教们在 1851 年 3 月在弗赖堡(Freiburg)召开了一个会议。他们的共同备忘录文献面向各地政府并要求恢复主教们对教育的权利、对雇用圣职人员的权利、管理教务和纪律的权利、创办学校和隐修院的权利、指导宗教教育的权利以及管理教产的权利。因为政府的回答不令人满意,主教们在 1853 年 6 月在弗赖堡(Freiburg)的主教团会议上写了一个更详细的备忘录——主要是由克特勒(Ketteler)主教编写的。同时,主教们采取实际行动并马上实行了一些核心的权利(当地政府不允许他们执行这些权利)。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做法激化了双方的冲突,因为各地政府方面继续坚持它们原有的立场。弗赖堡(Freiburg)的总主教维卡利(Hermann von Vicari,1842 - 1868 年)是一位严格遵守教会立场的老主教,所以在一段时间有警察人员监督他。在 1853 年 11 月,他绝罚那些属于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教会委员会”(Oberkirchenrat)的公教徒以及那位监督他的警察人士,因此被控告为“威胁公共秩序”,并在 1854 年 5 月在他的主教府中被关起来 8 天之久(所谓的巴登教会争论, Badischer Kirchenstreit)。然而,这位老主教的勇气给很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此时的德国政府们觉得它们应该严肃地与公教会进行谈判。这样,它们与教会签订了一些“协定”(Konventionen),但因为各地政府议院中多数的人都属于自由派,这些协定发挥的作用不是很长期的。

214.1a 在黑森 - 达姆施塔特(Hessen - Darmstadt)公国,那种倾向于保守派的政府(首相是达尔维克 Dalwigk)早在 1854 年 8 月和美因茨的主教克特勒(Wilhelm Emanuel von Ketteler,1850 - 1877 年)达成一种暂且的共识——克特勒(Ketteler)是

19世纪最杰出的德国教会领导者之一,也是基督精神与社会服务思想最有力的旗手(Bannertraeger des christlich - sozialen Gedankens)。当时,政府至少回应了主教最迫切的需要,即针对任职权、神学教育权、放弃政府批准权、教产管理权的问题。由于自由派的敌意,主教于1866年放弃了1854年的契约,但这个行动基本上没有动摇国度与教会之间的良好关系。在纳骚(Nassau)公国,政府在1853年与林堡(Limburg)的主教布鲁姆(Peter Joseph Blum,1842 - 1884年)发生冲突,但在1861年政府与主教签订了一个协议文献。普鲁士于1866年合并了纳骚(Nassau),从此以后,这个公国的教会政策与普鲁士的政策是一样的。

214.1b 在符滕堡地区,由于公教的蒂宾根学派(Tuebinger Schule)的影响(参见208.1),在圣职人员和公教信徒民众中开始有一种新的公教意识出现。各地的公教力量开始集中起来。政府在1854年1月与若滕堡的主教利普(Joseph Lipp, 1848 - 1869年)签订了一个合约,但罗马教廷拒绝批准它。此后在罗马有长期的谈判,而由于威廉一世(Wilhelm I,1816 - 1864)的介入,符滕堡政府与圣座在1857年4月8日达成一个对教会相当有利的共识并签约(当时的德国代表是礼仪部长吕梅林Gustav von Ruemelin)。然而,新教的人士从一开始激烈反对这个协定,而国会于1861年3月拒绝它。此后国家擅自规定政教关系(1862年1月30日的法令),其中保留了原有协定的主要内容,但仍然肯定国度对教会的主权。但因为政府在执行法律时表现对教会的尊敬,国内的教会享受平安的岁月。只有在1868年发生了短期的不安(所谓的若滕堡动乱Rottenburger Wirren),这时的论点主要是圣职人员的培养。

214.1c 德国巴登的政府于1859年6月28日在一系列谈判后与罗马教廷签订了一个政教协定,其中承认总主教有权利自由地指导教会的事务,但也为国度政府留下一些权利。然而,新教徒和一些自由派公教徒煽动人们反对这个协定,所以上院和下院都放弃了它(1860年3月和5月),这样国度擅自规定有关的法令(1860年10月9日)。虽然,此后又爆发了新的冲突,主要是因为办学的问题,而在那个极端怀有“政府办教会”思想的尤利(Julius von Jolly)首相(1866 - 1876年)的指导下,这些动乱变得更多。在95岁的总主教维卡瑞(von Vicari)去世后(1868年),政府阻碍了教会任命一个新的主教,所以弗赖堡(Freiburg)没有总主教14年之久。巴登于1870年强制性地执行“公证婚姻”(Zwangszivilehe),而于1876年在“文化斗争”中执行强制性的Simultanschule(即Gemeinschaftsschule,公学)。

214.2 如上所述(参见 203.4),在普鲁士的公教会处于一种比较有利的情况,超过德国联盟的其他地区。教会生活获得很优美的发挥。对政府来说,教会也没有引起任何抱怨或忧虑,正如国王威廉一世(Wilhelm I,1861-1888年)于1866年曾公开说过。然而,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1866年)和法国(1870/1871年)——当时有一些人认为这意味着新教征服了天主教——,并于1871年1月18日创立了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此后不久发生很大的反弹。与其他的国度不同,德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与19世纪的国家主义结合了起来,而因为黑格尔(Hegel)的思想被接受,这种自由主义早就有反对教会的倾向。这种自由主义思想想恢复普鲁士原来的“国度教会”制度。公教与新教之间的和平状态因“文化斗争”遭受灾难性的动摇。因为一些人激烈反对所谓的《提要》(Syllabus,参见211.3)以及梵蒂冈会议对教宗不可错误性的说法(参见212),所以自由派的人利用这个机会控诉教会为“落后的”和“威胁社会平安的”,又说“越山主义”,公教保守派(Ultramontanism)威胁新德国帝国和皇帝(据说皇帝靠近新教)。反对教会的目标是再次夺取教会在近几年中享受的自由权利、破坏教会的坚固组织结构以及让政府完全控制和统治教会。这种教会政治上的搏斗显示出关于对教会本性的误解;它分裂德国,形成了两派。这次冲突的影响更深远,因为它同时也是两种世界观的搏斗,而早在1873年有人说(第一个人是维尔霍夫 Rudolf Virchow),这是一场“文化斗争”(Kulturkampf)。毫无疑问,该冲突的主要负责人和领导者是德国的首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大公,他先是普鲁士的总理,后来当德意志帝国的首相。他的忠实拥护者是文化部部长法尔克(Adalbert Falk,1872-1879年)以及德国的自由主义爱国党派。在俾斯麦(Bismarck)那里,他行动的主要动机是政治性的:他反对德国的公教徒在普鲁士国会中的党派,即所谓的中央党(Zentrum,参见203.4)——这个党派在1870年获得新的力量,因为它反对“小德国”的概念,又反对古老的普鲁士政治观念。自从1871年以来,这个“中央党”也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中,而俾斯麦(Bismarck)认为这个党派不仅是一切反对新帝国的人聚集点,而且也是罗马教廷在德国的政治工具。俾斯麦(Bismarck)的反公教政策也许也涉及一些外交问题:他的反公教运动可能想赢得意大利与俄罗斯为同盟,又想要隔离奥地利与法国的“教廷政治”(Kurialismus)。

214.3 普鲁士政府文化部(Kultusministerium)的天主教分部于1871年7月8日被取消,这是文化斗争的开始。由于“老派天主教”的问题,政府与一些主教有冲

突,这就使情况变得更激烈。此后德国政府迅速宣布一系列的控制教会的法律,即所谓的“讲道台法令”(Kanzelparagraph,1871年12月,这是巴伐利亚建议的法令)、普鲁士地区的学校监督法(1872年3月)以及全帝国的“耶稣会法律”(Jesuitengesetz,1872年7月4日)——这个法律规定要解散耶稣会在德国的一切会院,同时也要解散与耶稣会“相似的”修会团体,即赎世主会(Redemptorists)、拉匝禄会(遣使会)、圣神司铎会(Vaeter vom Heiligen Geist)以及耶稣圣心修女会(Sacre Coeur Sisters)。文化斗争的高峰是四个普鲁士的“五月法律”(Maigesetze,1873年5月11-14日),这些规定针对圣职人员的基本教育和任职、教会的管理问题、为教会事务建立一个王家法院、教会法的局限性以及离开教会的问题。这些新的法律的目标是毁灭教会的圣统制并使教会成为一个“国度办的教会”(nationale Staatskirche),而这些规定如此严峻以至于需要改变1850年的宪法,因为宪法确保教会的独立性和自治(自我管理权);普鲁士政府于1873年改变这些宪法条规,但于1875年完全取缔了原有的宪法。那些不服从的主教们被判罚款或入狱。政府宣布撤职科隆的总主教(梅尔克斯 Melchers)、格内斯纳-波斯南(Gnesen - Posen / Gnezna - Poznan)的总主教(勒多霍夫斯斯 Ledochowski 伯爵)以及四个教区的主教(即帕德波恩 Paderborn、布瑞斯劳 Breslau / Wroclaw、明斯特 Muenster、林堡 Limburg 的主教)。政府于1874年和1875年再次加剧了“五月法律”,想方设法消除任何人的抵抗,所以普鲁士的领导宣布了一个违背道德的“面包篮法”(1875年4月)以及取缔一切修会(1875年5月,除了照顾病人的修会以外)。政府又支持“老天主教派”,收回“圣职人员免于兵役”的特权,并且宣布一个非常严格的“驱逐出境法律”(Expatriierungs - Gesetz,1874年5月)。政府于1875年2月规定,婚姻必须是公证婚姻(Zivilehe,即符合德国法律,不需要符合教会法)。教宗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于1875年2月5日发表了《从来没有的》(Quod numquam)通谕,其中说普鲁士-德国的法律规定如果违背上主建立的教会的制度,就等于是无效的(irritas)。普鲁士-德国政府的回应是加剧种种反对教会的法律。

在国际上,俾斯麦(Bismarck)没有成功,因为其他欧洲国度并没有与他一起反对罗马,但一些德国国度模仿了普鲁士的先例:巴登(Baden,1872/1876年)、黑森-达姆施塔特(Hessen - Darmstadt,1874 - 1875)、撒克森(Sachsen,1876年)。在巴伐利亚(Bayern),首相卢茨(Johann von Lutz)的政府因国王路易二世(Ludwig II,1864 - 1886年)的自由主义态度而采取一种反对梵蒂冈的立场,这个政府尽力支

持老派天主教,收回了原来(1852年)给予主教们的种种权利,并宣布1818年的宗教敕令(参见201.3)为标准文献,以此管理巴伐利亚的教会事务。这些措施曾经被称为“潜移默化的”文化斗争,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退步,再次想恢复18世纪那种启蒙主义的“国度办教会”制度,一直到卢茨(Lutz)首相下台(1890年),这种思想才有所变化。与此不同,符滕堡在动荡的德国中似乎为一个“和平绿洲”,这是因为其国王卡尔一世(Karl I,1864-1891年)爱好和平,也是由于若滕堡的主教黑弗勒(Karl Josef von Hefele,1869-1893年)的努力。然而,主教几次向政府申请要允许开办一些男性隐修院,但政府始终拒绝这个要求。

214.4 文化斗争在普鲁士-德国教会造成的损失非常大。在1878年,12位主教中只有4个还能任职,各地教区办的学校和修道院被关闭了,大约1000个堂区被“关闭”,缺乏正常的牧灵生活,几百个司铎被驱逐出境。虽然政府尽力执行种种反对教会的法规,但各地圣职人员和教民的抵抗力是无法克服的。只有很少几个人是例外[所谓的“爱国司铎”(“Staatspfarrer”)和“爱国信徒”(“Staatskatholiken”)],但大多数的人忠于教宗、忠于主教团,而在文化斗争的过程中,他们的抵抗力还越来越强大。公教的协会(Vereine)经历了一次重大的飞跃,德国的“中央党”(Zentrum)获得的选票一年比一年多,因为它的领导人能干并且有坚定的信念,比如原来当过汉诺威(Hannover)首相的温特霍斯特(Ludwig Windthorst,1891年去世)、马林克若特(Hermann von Mallinckrodt,1874年去世)、August和瑞赫斯佩格(Peter Reichensperger)弟兄(1895年、1892年去世)。德国人普遍渴望平安,反对这些动荡。国度政府的权威受损失,社会民主党也越来越强大,还有一些无政府论的运动,比如1878年有几个针对威廉一世(Wilhelm I)皇帝的暗杀尝试。此时,俾斯麦(Bismarck)从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转向保守的政策。他意识到,需要有一个健康的社会福利制度(soziale Gesetzgebung)才能够阻止社会主义的扩展。这一切政策上的转变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文化斗争”,而当时(1878年)被选的新教宗也使得德国政府更容易采取新政策。教宗良/利奥十三世认为在德国重建教会的和平是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所以他向普鲁士政府作了尽可能多的让步。德国政府先与慕尼黑的教廷大使(马塞拉 Masella)以及维也纳的教廷大使(雅克比尼 Jacobini)进步谈判,后来撤职法尔克(Falk)部长(1879年)。此后,俾斯麦(Bismarck)逐渐开始收回文化斗争的种种法律规条。通过三个针对教会的新法规定(1880-1883年),至少可以维持有序的教区管理制度,又可以开始在那些被

“关闭”的堂区中有牧灵生活。在 1881 年到 1886 年间一些德国教区获得了新的主教：特里尔 (Trier, Felix Korum 任主教, 1921 年去世)、富尔达 (Fulda, 郭普主教 Georg Kopp, 1887 年当布瑞斯劳 Breslau 的主教, 1893 年提升为枢机, 1914 年去世)、奥斯纳布吕克 (Osnabrueck)、帕德波恩 (Paderborn)、布瑞斯劳 (Breslau)、科隆、格内斯纳 - 波斯南 (Gnesen - Posen)；在 1882 年, 普鲁士人重新派遣一个使者到梵蒂冈 (即施勒泽 K. von Schlözer)。俾斯麦 (Bismarck) 也计划在柏林 (Berlin) 创立教廷大使的使馆, 但德国皇帝反对这个计划。原来的总主教梅尔克斯 (Melchers) 和勒多霍夫斯基 (Ledochowski) 辞职, 他们在罗马任教廷枢机。

虽然有这样的转变, 那些“五月法律”基本上仍然有效。只有当俾斯麦 (Bismarck) 和良/利奥十三世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友好的时候 (参见关于加罗林群岛 Caroline Islands 的争论, 213.1), 普鲁士政府才直接与圣座进行谈判, 要与教廷签订一种和平条约。德国政府与教廷需要有一种“共存方式” (Modus vivendi), 但又得排除中央党 (Zentrum) 的影响, 而富尔达 (Fulda) 的主教郭普 (Kopp) 在这方面有特别大的贡献。通过两个新的法律 (1886/1887 年), 政府的“教会法院”被取缔, 学习神学的学生的“文化考试”被取消, 而在修道院的学业 (在某些条件下) 被政府再一次承认。另外, 大部分的修会再次被允许在德国活动, 举行弥撒或施行其他的圣事被普遍宣布为不受惩罚的, 而主教向政府的“报告义务” (Anzeigepflicht 即任命新职位的报告) 被限制: 只有在那些长期的教会职位方面, 主教有“报告义务”。教宗良/利奥 (Leo) 自己称 1887 年 4 月 19 日的和平法律为“和平的大门” (aditus ad pacem)。在 1880 年到 1887 年间, 巴登与黑森也一步一步收回了那些反对教会的法律, 而一些长期处于空位的主教座获得了新的主教: 弗赖堡 (Freiburg, 1882 年, 欧尔宾 Johann Baptist Orbin 总主教) 以及美因茨 (Mainz, 1886 年, 哈夫内尔 Paul Haffner 主教)。

214.5 这样, 普鲁士 - 德国对于公教会的攻击因公教徒的团结精神和牺牲精神被击退——政府这种攻击针对教会的自由, 甚至要消灭公教会在德国的存在。19 世纪德国 (甚至全欧洲) 最伟大的政治家 (俾斯麦 Bismarck) 的教会政策失败了, 他被迫收回他原先的政策。虽然教会在法律权利方面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但从道义来看, 教会获得了胜利 (moralischer Sieg), 这种发展再次表明教会具有不可毁灭的生命力。公教徒们的信心也因这个胜利得到强化, 德国的公教徒也因此更深入地感觉到, 他们与罗马宗座有很多联系。今天的历史学家大多承认, 从政府的角度

来看,文化斗争也同样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教会来说”(克劳斯 F. X. Kraus 语),因为这个斗争包括一些不公平的法律,所以几百万德国公教徒对政府不满,教会人士也被阻碍参与比较高级的文化工作,而且阻碍公教徒具有一种真正的爱国精神(echtes Staatsgefühl)。文化斗争的结局也意味着,国会式的民主制度克服了“父母官式的国度”(Obrigkeitsstaat);国度政府的权威被震动,而这次搏斗的主要受益者则是社会主义运动(die sozialistische Bewegung)。

自从 1890 年代,只有部分的文化斗争法律被逐渐收回。比如,天主教的神学学生不需要服兵役(1890 年 2 月),圣职人员的“驱逐法律”被取缔(1890 年 5 月),普鲁士政府向某些教区交出那些“禁止金额”(“Sperrgelder”,1891 年),赎世主会与圣神司铎会再次被合法化(1894 年),而禁止耶稣会的法律的第 2 条(针对驱逐或逮捕耶稣会会士)被收回(1904 年),但整个耶稣会法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被取缔(1917 年 4 月 19 日)。

214.6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1888 - 1918 年,1941 年去世)的任期对德国天主教来说基本上是一个和平的时期,教会也经过一个健康的成长阶段。虽然皇帝是一个坚定的新教徒,但他有时候也对公教会表示有兴趣及尊敬。斯特拉斯堡大学于 1902 年建立一个天主教的神学系。然而,一些天主教徒——尤其在普鲁士——抱怨,因为教会的影响受到限制,在公务员群体中新教和天主教的人数不平衡,部分德国国对天主教不宽容,而在东部地区有一种推广新教的政策,教会在学校的影响力一步一步被减少。这些抱怨也确实是有根据的。中央党在 1900 年后多次在国会中提出来的“宽容法案”(Toleranzantrag)没有通过,而普鲁士那种比较保守的小学法律(1892 年)也没有被接纳。教宗比约/庇护十世在 1910 年的“波若梅欧(Carlo Borromeo)通谕”关于宗教改革和德国的新教徒说了一些尖锐的话,这就引起一些波浪,但不久后德国人能够恢复平静。在 1900 年后,公教会内的一些争论和运动则造成更大的不安,比如关于所谓的“改革天主教运动”(Reformkatholizismus,1897 年后,见 220.3)的争论、天主教会的文学创作(1898 年后)、中央党的性质(1906 年)、倾向于保守的“柏林派”与比较自由的“科隆派”(或 Moenchchen - Gladbach 明兴格拉德巴赫派)的冲突——它们谈论是否可以允许跨越教会派别的基督徒工会(1906 年后),而比约/庇护十世于 1912 年 9 月 24 日在他的《个别的》(Singulari quadam)通谕中决定可以允许多种信仰的工会。最激烈的争论围绕着现代论(Modernismus,参见 220.3)以及它的对手,所谓的整体论

(Integralismus)——后者谴责公教徒对现代情况的任何让步或适应,哪怕只是方法上的适应,并且多次以无情的怀疑态度反驳任何持不同意见的人,将他们说成“异端派”等等。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在他的第一个通谕中(1914年11月1日)就谴责了这些“过分公教”的表现(Ausschreitungen der Überkirchlichkeit)。

215

在奥地利和瑞士的公教会

215.1 在奥地利,公教会的情况早在1860年以后就再一次恶化了。贝斯特(Beust)首相领导的政府于1868年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取缔了1855年政教协定(参见203.7)的条款(比如婚姻法与学校方面的规定)。当时,林茨(Linz)的主教儒迪格(Franz Joseph Rudigier,1884年去世)发表了一个提出警告的牧函,所以他被判入狱,但因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1848-1916年)的大赦被释放。在1870年7月奥地利政府宣布,1855年的协定是无效的,因为“签订协约的对象改变了”(指教会在1870年的梵蒂冈会议后“改变”了)。1874年的“五月法律”再次完全排除教会的影响,国度擅自规定教会的事。教宗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和一些主教提出抗议,但都无效。然而,因为这些法律没有被严格执行,社会上的动荡被避免。教会在社会上获得了相当大的自由空间,这一点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归功于奥地利皇帝本人。

自从1872年以来,在奥地利的老派天主教在一些城市中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而在1897年以后,它因所谓的“离开罗马运动”(Los-von-Rom-Bewegung)获得更多成员。在那些没有受到良好的牧灵照顾的地区(尤其是波希米亚北部、下奥地利Niederösterreich和施太尔马克Steiermark的工业化地区)有人煽动群众离开公教会,而新教德国送资金,又派遣讲道师和分发传单,这样支持公教徒“脱离罗马”。由于这些煽动,大约有2万公教徒转入老派天主教,而大约5万人加入了新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有6万人改变信仰。自从1902年,公教会的抵抗力因博尼法修斯协会(Bonifatiusverein)和学校协会(Schulverein)等组织被加强。一位男爵,即福格尔桑(Karl Freiherr von Vogelsang),于1870年后发起的群众运动后来成为基督徒-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 Partei),而教宗良/利奥十三世很支持这个运动。

几个教区举行了一些教区会议(1908年),但在受过教育的人当中,反对教会或冷漠的态度仍然很普遍。在很多情况下,由犹太人掌握了印刷媒介和金融市场。

215.2 在自由的瑞士(参见201.6)地区,教会政治方面的搏斗在1870年后加剧。在瑞士联盟政府中,似乎没有公教徒的代表。联盟的宪法于1874年被改写,其中强调国对教会的主权,再次从整个瑞士领土上排除耶稣会和相似的修会并禁止创立隐修院或恢复原有的隐修院。驻卢泽恩(Luzern)的宗座大使于1874年2月被迫离开瑞士。关于1875年后的老派天主教在瑞士的传播(或说“基督公教会的分裂”Christkatholisches Schisma),请参见212.4。在日内瓦、巴塞尔和伯尔尼州发生了一些反对公教的暴动(所谓的“瑞士文化斗争”)。

教宗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于1873年使日内瓦地区脱离洛桑(Lausanne)教区并成立一个宗座监牧区,但新任命的主教(梅米欧德 Kaspar Mermillod)被驱逐出境。该州的公教教堂一步一步被交给老派天主教。在巴塞尔州的神学院被取缔(1870年),主教拉哈特(Eugen Lachat)被撤职,因为他谴责了一些反对梵一会议的圣职人员,主教于1873年被迫离开索罗顿(Solothurn),而他的大堂圣职团也被解散(1874年)。那些属于伯尔尼侏罗(Berner Jura)地区的圣职人员也遭受同样的命运,如果他们继续拥护了自己的主教。伯尔尼的新教政府逐渐将公教会的教堂都交给了老派天主教。罢免了一些(60名)堂区司铎并驱逐他们,又于1874年从外面请来50个“爱国神父”(“Staatspfarrer”)——他们多半是一些堕落的司铎。虽然联盟政府在1875年年底介入并强迫他们收回了“驱逐法令”,但公教会仍然在很多地方没有正规的教堂,司铎们必须在一些仓库或类似的地方举行礼仪。公教会在各地的教堂很缓慢才被归还教会。在1884年的秋天,巴塞尔教区再次被恢复。教宗良/利奥十三世提名那位曾经被罢免的主教拉哈特(Lachat)为提契诺(Tessin)州的宗座监牧,这个地区从米兰和克莫(Como)教区分出来,与巴塞尔结合,在1888年后成为卢格诺(Lugano)教区。教宗提名索罗顿(Solothurn)的菲亚拉(Friedrich Fiala)为巴塞尔的主教。在1883年,日内瓦和洛桑(Lausanne)再次被结合,而梅米欧德(Mermillod)被任命为主教;他特别注重天主教的社会工作,并于1890年升为枢机主教(1892年去世)。虽然如此,日内瓦的政府还有一段时间继续保持它的反教会态度,但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平安的局面。在伯尔尼侏罗(Berner Jura)州的情况也是类似的。州政府取缔了部分留下的“文化斗争”法律,比如于1917年取缔了天主教堂区中的“游行禁令”。

非常重要的是一个现象：自从 1880 年代，瑞士公教会内部的生活都有明显的提升，公教徒的信心被强化。公教学校、公教协会、公教的社会工作和慈善工作都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弗里堡(Freiburg)于 1889 年创立了宗教改革以后瑞士第一所(即唯一的)公教大学，而这个大学有国际的性质。在初期的困难后，这所大学也在国外被重视。它的神学系交给道明会管理(1890 年)。在那里，“公教大学生协会的国际联盟”(Intl. Arbeitsgemeinschaft der katholischen Studentenverbaende, Pax Romana“罗马和平”)诞生于 1921 年。瑞士的公教徒于 1907 年在卢泽恩(Luzern)举行了第一个“公教日”。日内瓦州于 1907 年，而巴塞尔城于 1911 年分开国度与教会，而这些新规定对公教会没有造成损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罗马教廷进行慈善工作(Kriegshilfsarbeit)，为此在首都伯尔尼建立了一个教廷代表处，它于 1920 年成为一个正式的大使馆。然而，禁止耶稣会在瑞士活动的法令始终没有被收回。

216

在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度的公教会

216.1 法国在 1870/1871 年的战争后相当迅速地恢复原来的力量，只是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被迫下台(1870 年 9 月 4 日)。“第三共和国”的政府在开始的时期对宗教和教会怀着好感，因为战争的痛苦与巴黎公社(Commune of Paris, 1871 年 3-5 月)的残暴使人们反省所发生的事——在“巴黎公社”运动中，总主教达波伊(Darboy)与 62 名人质(部分圣职人员，部分平信徒)全被枪毙。然而，在法国的冷漠主义和无信仰非常普遍，尤其那个东方学家和历史学家勒南(Ernest Renan, 1892 年去世)的著作《耶稣生平》(*La Vie de Jesus*, 1863 年)以及另一些描述早期教会历史的书都传播了这种无信仰的态度。法国的君主派的复古运动失败了，所以共和派左派和反对教会的共济会极端主义者逐渐占上风。早在 1877 年共和派领袖甘必大(Leon Gambetta)在法国国会中说出这样的标语：看，圣职主义这个敌人！(“Le clericalisme, voila l'ennemi!”)。在教育部部长菲瑞(Ferry)和贝尔特(Bert)的指导下，法国政府充满憎恨地开始进行一个镇压公教会的“文化斗争”，为公教会造成很严重的损失。那些于 1875 年才创立的自由的公教大学于 1879 年又被剥夺

授予学位的权利。根据 1880 年 3 月的法令,在法国的一切耶稣会会院和耶稣会办的学校都被解散,而其他的国家不承认的修会团体被要求在三个月以内向政府申请批准书。261 所男修会的会院被取缔了。另一些法律规定(1880 - 1883 年)要求圣职人员服兵役,取缔了军队牧灵和医院牧灵服务,要求墓地和法院的“平信徒化”(Laisierung / laicization 世俗化),简化离婚的手续,并取消了星期天为公共休息日。政府支持义务的、免费的并世俗化的教育制度,因此在国家学校中排除了任何宗教教育,并且圣职人员和修会人士被禁止任教(1882/1886 年)。遗憾的是,法国公教内部的分裂为反对教会者的措施铺路。虽然教宗良/利奥十三世在他于 1884 年、1890 年和 1892 年发表的通谕中提醒法国的信徒,虽然在阿尔及尔(Algier)的拉维日里(Lavigerie)枢机是一个良好的榜样,但很多信徒,尤其那些来自贵族的主教、司铎和来自某些修会团体的人不愿意忠诚地接受共和国的政治体系。因此,那些反对教会者很容易可以使用“镇压共和国的敌人”这样的借口来迫害教会本身。

216.2 虽然如此,教会在法国的公共生活中仍然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法国的修会团体很多,而它们创办很多学校,也有很多协会。因此,自从 20 世纪初,法国政府又开始攻击各种修会,尤其那些参与教育工作的修会。根据 1901 年 7 月 1 日的“协会法律”,那些没有获得政府批准的修会都被镇压,不久后也有部分原来被承认的修会也遭受镇压。最终,一切修会被禁止参与教育工作,政府于 1903/1904 年规定这些修会需要在 10 年内取缔它们的一切学校(当时的法国大约有 1 万所这样的学校)。修会财产被没收,但国度收益不大,因为那些没收者自己占领很多财产。掌握政权的党派的最终目标越来越明显:要全面的“世俗化”(“Laisierung”),也就是说,目标是让国度和社会完全脱离基督信仰。因此,在法国国会中几乎每年都有人提案要求分开国度和教会。政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反对这种提案,而议院中大多数的人也同样拒绝它,但不久后发生了关键的转变。在良/利奥十三世任期的结尾时期,法国和罗马教廷因提名主教的问题而发生冲突(是否法国政府可以“提名”或“任命”,即 *nominavit* 或 *nominavit nobis*)。法国总统卢贝(Loubet)于 1904 年 4 月去访问意大利政府,而教宗比约/庇护十世向此提出抗议,因为这种行动侵犯了那些公教政府的传统规律。此后教宗比约/庇护十世要求两位法国主教来罗马说明这件事,但法国政府在康贝(Combes)首相的指导下宣布政教协定被侵犯了,所以法国与 1904 年 7 月停止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关系并在议会提案要分开国度和教会(1904 年 10 月)。虽然教宗、法国的主教和那些仍然怀着教会意识的法国

居民提出抗议,但议院(341比233票)和上议院(Senate,179比103票)都接受了这个提案(1905年7月3日和10月6日)。1905年12月9日的分裂法令确保人们的普遍信仰自由和崇拜自由,但它禁止国度或地方政府支持任何一个宗教团体;这个法令规定将来可以建立一些“文化协会”(associations culturelles),这些“文化协会”可以管理那些纯粹属于教会的财产,也可以在国度的监督下使用宗教场所。

216.3 这样,法国的天主教会被剥夺作为公共社会承认的组织的权利,公教会的地位被压抑为一个“私人协会”的地位,而这个“协会”要符合国度规定的和监督的框架。部分法国公教徒认为,应该接受政府的规定并适应新的条件。然而,比约/庇护十世不仅通过1906年2月11日的《我们很强烈》(*Vehementer nos*)通谕谴责了法国的法令,并且也在另一个文献(《严肃的任务》*Gravissimo munere*,1906年8月日)中禁止建立那些“文化协会”,因为它违背教会法律;教会认为主教们应该创立一些合适的组织。法国教会的一切教产被没收(包括主教的居住地、修道院、司铎的住所)。然而,布瑞安(Briand)首相的政府看到这些措施引起很大的动荡,部分的人民抵抗政府的措施,所以政府于1907/1908年允许教会继续使用各地的教堂,而教会的礼仪根据普遍的协会法律是合法的。由于法律上缺少稳定的基础、资金的缺乏以及司铎人数很少,法国教会的处境非常困难。然而,这些灾难在另一方面对公教徒们具有一种净化和强化的作用。以前教会对广大群众失去了影响力,但现在又恢复了部分的影响,而在比较大的城市和受过教育的阶层的年轻人那里,宗教精神再次被提高。人们也愿意为教会、学校和慈善服务作出很大的牺牲,真令人佩服。部分的修会学校能够以私人学校的形式再次开办。作为学术活动的神学也同样呈现出令人感到鼓舞的局面。现代主义(Modernismus,参见220.3)以及一种极端民主的倾向(即桑尼尔 Marc Sangnier的《犁沟》*Sillon*)造成很严重的问题。比约/庇护十世于1910年谴责了后者,而桑尼尔(Sangnier)马上接受了教会权威的决定。在教会与国度的分离后,教宗完全独立地提名主教们,不考虑到法国政府,而法国的主教则指定各地的司铎。

216.4 英国的公教会在重新建立圣统制以后(参见204.5)获得了良好的发展。长期的皈依运动使几百个很有学问且信仰虔诚的人加入公教会,包括圣职人员和平信徒。教宗良/利奥十三世于1896年宣布安立甘会(圣公会)圣职人员的祝圣是无效的(参见183.2),这个事件带来一定数量的衰退,但不久后又有一些皈依者。虽然英国的教会面临很多问题,但其内部生活很活泼。英国的法律倾向于自

由主义,这种基本的制度为各修会、学校和协会的发展都有良好的影响。对英国公教会的精神性发展具有特别大的贡献的人物是纽曼(John Henry Newman,参见204.5)——他属于司铎祈祷会(Oratorium),而良/利奥十三世提升他为枢机主教。威斯特明斯特(Westminster)的总主教曼宁(Manning,1865-1892年)枢机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也因为在伦敦工人阶层中进行社会工作而普遍受到尊敬。他的接班人是沃恩(Herbert Vaughan,1892-1903年)总主教,此后有布尔恩(Francis Bourne,1903-1935年),这两个人也被提升为枢机主教。曼宁(Manning)曾经影响了罗马教廷禁止英国的公教学生进入那些属于安立甘会的大学,即牛津和剑桥(Cambridge)大学,但沃恩(Vaughan)请教宗良/利奥十三世收回这种禁令(1893年)。比约/庇护十世于1911年规定伯明翰(Birmingham)和利物浦(Liverpool)为总主教区,而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于1916年在纽波特-卡迪夫(Newport-Cardiff)为威尔士(Wales)建立了英国第四个教省。这些新的教区没有影响威斯特明斯特(Westminster)总主教的特殊荣誉,他仍然算为英国的首席主教(Primas)。当国王乔治五世(George V,1910-1936年)继位为王时,王家改变了誓词中一些可能会得罪公教徒的说法。

在苏格兰地区的公教会获得增长,其中一个原因是那些来自爱尔兰的移民,所以逐渐发展到50万人。因此,良/利奥十三世于1878年恢复了原来的老圣统制:他创立了两个总教区,即圣安德烈-艾丁堡(St. Andrews-Edinburgh,包括四个属于它的教区)以及格拉斯格(Glasgow)。在爱尔兰,英国政府继续回应了公教居民的迫切愿望。在英国首相格莱斯顿(Gladstone)的任期内,爱尔兰的高派教会脱离与政府的关系(1869年)。全爱尔兰的中央修道院在梅努斯(Maynooth),这个巨大的位于都柏林(Dublin)教区内的神学院也获得了很大的资助。在都柏林(Dublin)创办的第一所自由的公教大学(1851-1858年)却因缺少资助不能坚持——它的首任校长是纽曼(Newman)。政府于1908年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爱尔兰大学,它有三个学院(在都柏林Dublin、克科Cork、盖勒维Galway)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公教会的特征。

216.5 在比利时发生激烈的冲突,主要是因为学校的问题。当时的自由派政府(1878-1884年)于1879年宣布了一个新的教育法,其中规定小学教育应该是普及的,但禁止其中的宗教课程。因而,公教徒们提出强烈的抗议;他们到处创办了一些自由的公教学校。在1884年的选举,公教的党派再一次获得多数票,并且

一直到1919年在国会和政府中占有多数。与罗马原先中断的关系被恢复,而学校的问题得到一种自由式的解决。在比利时的修会和修女会经历了特别好的发展。在鲁汶/卢万(Louvain / Löwen)的公教大学是很有威望的,它也成了公教精神生活的重要核心之一(参见220.1)。然而,在比利时也有相当多共济会人士和拥护一种极端的、反对宗教的社会主义人士。

荷兰王国的政府基本上属于自由主义,一般也有保守的倾向,所以当地的公教会呈现出令人感到鼓舞的进步和发展。德国和法国的文化斗争驱逐很多修道人士,而他们当中有很多来荷兰,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因为荷兰政府规定国家创办的学校在宗教上应该是“中立的”,所以荷兰的公教徒也作出很多奉献为了创办许多私立学校。自从1889年,荷兰政府资助了教会办的小学,而自1905年后,政府也资助那些高级的教会学校。荷兰的社会服务和慈善工作、协会组织以及公教的印刷媒介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216.6 于1868年在西班牙爆发的革命以及女王伊撒伯尔的被推翻带来了新的政治动荡和教会的灾难。然而,波旁(Bourbon)王朝再次被恢复,而伊撒伯尔的儿子阿方索十二世(Alfonso XII, 1875 - 1885年)登上宝座,此后情况再次变得比较平静。1876年的宪法文献称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罗马宗教为西班牙的国教,为那些非公教徒也提供信仰自由与崇拜自由,但他们不可以有公开的宗教活动(在1910年有更温和的规定)。新教的人在西班牙进行一些相当激烈的宣传活动,但没有比较大的成果。在女王玛丽亚·克瑞斯提纳(Maria Christina de Austria, 1885 - 1902年)以及她的儿子阿方索十三世(Alfonso XIII, 1902 - 1931年, 1941年去世)的长期任期内西班牙的宗教情况基本上没有变化。在那个时候,西班牙的外交政策比较失败,1898年与美国的战争导致西班牙失去了古老的殖民地古巴(Cuba)、波多黎各(Puerto Rico)以及菲律宾(Philippines)。在西班牙内部,社会和教会中的缺点越来越明显。公教徒们缺乏团结精神,而在1898年的失败后,都有一定的失落感。因此,那些放弃了祖先的宗教遗产的改革者说,西班牙需要迅速地与欧洲的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接轨(schneller Anschluss an den europaischen Liberalismus und Positivismus),而这样的主张使那些改革者赢得各大学教授的保护,也赢得了青年学生的爱戴。根据法国的先例,西班牙的自由党多次攻击了公教会的种种修会(这些修会大概确实太多),尤其是在卡纳勒哈(Canaleja, 1910 - 1912年)当首相时,而政府想修改1851年的政教协定。然而,西班牙避免直接触犯罗马

教廷或断绝关系。令人担忧的是,在西班牙东部的工业城市地区传播了一些革命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而工人的不满情绪有时候被泄露,比如当革命人士菲瑞尔(Francisco Ferrer)于1909年在巴塞罗那(Barcelona)被处死时,发生了一些暴动(包括教堂和隐修院被捣毁,圣职人员被暗杀等)。

216.7 大多西班牙民众仍然怀着宗教感情或拥护教会,但在邻国葡萄牙的情况是较为不利的(参见204.4)。教宗良/利奥十三世于1881年重新规划了教区的范围,部分上也减少了教区的数目(三个总教区,即里斯本 Lisboa / Lisben、布瑞格 Braga 和厄沃拉 Evora 以及9个教区)。但是,教会的圣职人员和信徒民众的种种问题无法有大规模的改进。关于那些针对东印度保教权的争论,请参见218.2c。国王卡罗斯一世(Carlos I)以及王子路易·菲力波(Louis Philippe)在1908年2月1日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暗杀了,而比较年轻的儿子马努厄尔二世(Manoel II)王在1910年10月被推翻,人们宣布成立葡萄牙共和国(Manoel 于1932年在英国去世)。新的政权马上镇压了公教会的各种修会,他们驱逐了耶稣会并没收其财产。他们在1911年4月20日以最严厉的言辞宣布要分开政治和教会,而且强暴地剥夺了教会的权利和财产。教宗比约/庇护十世在他的通谕《不久以前》(*Iam dudum*,1911年5月24日)提出抗议。葡萄牙于1913年完全中断与教廷的外交关系。因为发生如此多的动荡,葡萄牙始终没有获得平安的日子。

216.8 在欧洲北部的几个国度中始终有很少几个公教徒,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数通过皈依和移民逐渐增长(丹麦于1955年大约有27000名公教徒,即全人口的0.7%,挪威大约4600个人,即0.1%;瑞典约2万,占全人口的0.3%)。宗座于1868/1869年为丹麦和挪威创立了一些宗座监牧区,它们于1892年提升为“宗座代牧区”,并于1953年和瑞典的代牧区(1782年创立)一起成为正式的教区。除此之外还有挪威中部和北部的代牧区。冰岛于1923年从丹麦分裂出来,1929年成为一个宗座代牧区。教会内部的生活相当活跃,如果考虑到外在条件的困难。在丹麦的公教修会能够自由地发展,它们创办一些学校(并且获得政府的资助),也投入于医疗服务。他们的贡献在社会上受到肯定和承认。在丹麦具有威望的诗人和作者尤根森(Joh. Joergensen)于1892年皈依了公教会。

在挪威的法律于1897年允许修会人士在国内工作(耶稣会会士在1956年后)。一些杰出的挪威皈依者是那位学问渊博的神学家和牧师克罗格·滕宁(Knud Krogh - Tonnin,1900年皈依公教,1911年去世)以及才华横溢的女作家温塞

特(Sigrid Undset,1925年转向公教,1949年去世)。

瑞典于1860年才取缔了那些严格禁止人们离开路德宗的法律(转向公教意味着被驱逐或失去继承权等)。此后,那些持不同信仰的人也被允许形成自己的团体,而于1870年他们也被允许当公务员和官员。瑞典的公教徒从国度那里不接收任何资助,但他们必须向国家教会纳税。一直到1951年,公教的修会和隐修院都被禁止。

芬兰政府于1921年规定宗教信仰上有自由。公教会于1955年创立了赫尔辛基(Helsinki)教区(公教徒只有2100个人,即全人口的0.05%)。

216.9 在俄罗斯地区,拉丁教会以及与罗马合一的教会(参见204.8)继续受到很大的压力,在尼古拉一世(Nicolaus I)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1855 - 1881年)也是这样。在波兰于1863年又发生一次起义,而俄罗斯政府就利用这个机会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几乎所有的隐修院被镇压,很多司铎和隐修者被驱逐出境(1863/64年),1847年的政教协定被取缔,而俄国政府中断了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关系(1866年)。政府规定唯独俄罗斯语是合法的教学语言以及宗教礼仪的语言(1869/70年)。与罗马合一的希腊教会的人可能遭受更严厉的待遇,他们的最后教区(Chelm / Cholm 教区)于1875年被迫加入俄罗斯东正教(该教区共有26万信徒)。一些虚无主义者(Nihilisten)于1881年暗杀了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而在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1881 - 1894年)的任期内,至少对拉丁教会来说发生一些微小的改善。在1882年12月,沙皇与良/利奥十三世签订了一个新的政教协定,其中给予波兰的主教们大赦并允许重新开办波兰的修道院。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关系于1894年再次被恢复,而1882年的协定后来在某些规定方面被补充(1897年,1907年)。然而,俄罗斯东正教的圣会议(Holy Synod)的至高监督者波贝多诺谢夫(Constantin Pobjedonoszew,1880 - 1905年)坚信传统俄罗斯的观念,所以他始终想执行教育制度和教会制度的俄罗斯化(Russification),并且用各种办法来镇压俄罗斯公教徒和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只有1905年的革命表面上才结束了那种不宽容的“国度与教会合一”(Caesaropapism)制度。尼古拉二世(Nicolaus II)沙皇(1894 - 1917年)于1905年4月17/30日宣布了一个“宽容敕令”(Toleranzukas),其中收回那些针对离开国教者的惩罚以及针对向皈依者行施圣事的惩罚。沙皇于1905年10月17/30日的宣言一方面是一种新的宪法,另一方面为所有的国民提供信仰自由。因此,东正教的垄断在原则上结束了。这种转

变的结果马上显示出来了:从1905年到1910年间大约有23万个强制性入东正教的信徒再次转回罗马公教,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属于俄罗斯西部地区。然而,俄罗斯东正教的圣会议要求再一次限制宗教上的宽容,而且一些东正教的主教通过一些管理手续又控制人们的自由。

在波兰的公教会自从1903年因所谓的玛利亚生活派(Mariaviti)教派而被困扰。这些人说他们要真正效法玛利亚的生活(参见他们的名称玛利亚 Maria - 生命 vita)。据说,一个寡妇郭斯罗斯卡(Maria Kozłowska, 1922年去世)见了一些神视和听了一些启示;郭瓦爾斯基(Joh. Kowalski)神父推动这种运动并创立了一个修女团体和司铎协会。然而,这些团体的观念具有过于情绪化的观点,所以罗马教廷于1904年禁止它,但这个教派因而脱离了罗马教会。教宗比约/庇护十世于1906年绝罚了那些留下的成员,但它继续在波兰和立陶宛民众中传播,俄罗斯政府也承认它并支持它(据说,该教派于1911年仍然有20万个成员)。在1909年,这个教派与老派天主教结合了,而郭瓦爾斯基(Kowalski)在乌得勒支(Utrecht)被祝圣主教。另外,在约于1900年在美国的波兰移民中间形成了一种“波兰教会”(polnische Nationalkirche),它也带着老派天主教的特征并在20世纪初也传播到波兰地区本身。波兰政府于1946年正式承认这个“波兰教会”,同时也承认“玛利亚生活派”。那些“玛利亚派”的信徒热切地进行很多社会工作,但他们的宗教发展越来越走向波兰民族主义以及封闭的教派思想,所以老派天主教的人于1924年断绝与他们的关系。此后,“玛利亚派”的人数迅速下降(1956年只有33000个人)。

217

在北美、中美和南美的公教会

217.1 在北美的公教会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参见205.1.2),而在19世纪下半叶也继续维持了这种迅速的增长。因此,北美的教会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组织的整体,它在人数和内部生命力已经超过了某些欧洲国度的公教会团体。因此,北美的教会地区于1908年后不继续算为“传教地区”,不再属于传信部的管理,而直接属于宗座。当时,加拿大已经有8个总教区,包括20个教区以及大约225万公教徒,大多是法国人的后裔。1959年的加拿大则有700万公教徒(总人口为

1600万),分为15个总教区和39个教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传教区以及4个主教区(Exarchate)——这些“主教区”针对自从1891年来的20万乌克兰(Ukraina)移民,他们是属于与罗马合一的东方教会。加拿大和美国的制度一样:教会与政治分开了。教会的生活很活泼,而在加拿大的修会团体也很多。他们于1851年在魁北克(Quebec)举行了第一个教省大会,1911年举行第一个全加拿大主教大会。加拿大有三所公教大学,即在魁北克(Quebec)的拉瓦尔大学(Laval - University,1852年创立),在渥太华(Ottawa,1866年创立)和蒙特利尔(Montreal,1876年创立)。

217.2 美国(United States)的公教会的发展更令人注目:美国在1850年有6个总教区,1900年14个,1959年26个总教区(即“教省”),1850年有27个教区,1900年有69个,1959年有114个教区。美国的公教徒的人数在1955年大约为4600万(等于全人口2亿多的23%);除此之外,菲律宾在1946年以前也属于美国,而在那里也有1600万公教徒。因为美国的新教分裂为很多派别,天主教是美国最大的基督宗教团体。因为巴尔的摩(Baltimore)的主教座是最美国古老的主教座,所以巴尔的摩的总主教于1858年被提升为“美国的首席主教”(Primate)。纽约(New York)的总主教麦克罗斯基(McCloskey)于1875年成为美国第一位枢机主教,而那位极勤奋的巴尔的摩(Baltimore)的总主教吉本斯(James Gibbons,1921年去世)于1886年被提名为美国第二个枢机。1950年,美国有4位枢机主教。良/利奥十三世于1892年在华盛顿(Washington)建立了一个固定的宗座代表处(Apostolische Delegatur),但美国的宪法不允许将它变成一种正式的大使馆。美国的主教于1852年、1866年和1884年在巴尔的摩(Baltimore)举行了一个全国性的主教会议,这些会议对于教会组织的完善、学校的创立、牧灵工作的进步、公教印刷事业以及各种公教协会都有重大的影响。根据后面两次会议以及罗马教廷于1916年和1919年的决定,全美国的主教的提名过程应该是这样的:总主教们在他们的教区进行一些调查并每两年寄一些候选人的名单到罗马,而罗马教宗根据这些名单提名新的主教。在1959年,美国各地的教区修道院共有94所。在罗马和鲁汶/卢万大学也有一些美国司铎学院。1926年在芝加哥(Chicago)举行的世界感恩祭大会(eucharistischer Weltkongress)有100多万人参加,其中能够看到美国公教会的种种组织和团体,真令人佩服。信徒们的慈善服务和奉献也很大,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在1958年美国有139000个新皈依者,而且美国教会也有相当多的默观式的或严格的隐修院,比如特拉普会(Trappists),这一切都说明美国教会极具

生命力。

217.3 当然,美国教会始终没有缺少一些争论和困难。在那些移民中间,由于宗教上的冷漠态度、混合婚姻与(在初期阶段)缺少正规牧灵,很多人没有良好的信仰生活。虽然在美国联邦中基本上都有宽容和“平等对待”(Paritaet)的原则,但某些控诉、下层群众的暴动或极端爱国主义者的敌意仍然针对公教徒们。属于后者是所谓的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 1845年后)以及那种采取暴力行动的“三K党”(Ku - Klux Klan, 1866年后, 1915年后)。为了保卫和支持公教的利益,在1882年形成了所谓的“哥伦布骑士团”(Columbus Knights),这是一个有自己特殊仪式的平信徒团体,1953年有86万成员。美国教会的繁荣的原因有这些:一方面,牧灵者(被称为“父亲”,“Father”)与民众保持密切联系,修会和协会众多,而且美国人在教育界方面有很大的投入和热忱。因为国家创办的学校没有宗教课(宗教上是“中立的”),所以美国的公教徒作出很大的牺牲,这样能够创办并经营1万多所小学(“堂区学校”)、2000多高中学校以及几百所学院(colleges, academies),还有23所公教大学,尤其著名的是首都华盛顿(Washington)的公教大学(1889年创立)。

北美的公教会需要在一些很特殊的条件下生活与工作,所以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奇特的、与一般公教习俗不同的现象,这一点不会令人感到奇怪。在19世纪的80和90年代有很多人谈论所谓的“美国主义”/“美国论”(“Americanism”);这种思想要求公教思想应该在很多方面符合现代文化,并且要求注重美国人的特征,就是在灵修方面更强调个人因素和个人的特点,降低或减少权威因素和权威性原则,更重视人的自然美德和主动性,重视人向物质财富的追求,并且对持不同信仰的人要有很大的宽容。这种“美国论”思想的主要代表之一是赫克尔(P. Isaak Thomas Hecker, 1888年去世),他曾经创立了圣保禄会(Society of St. Paul, 1858年),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新教徒的皈化。另一个支持“美国主义”的人是圣保禄/保罗(St. Paul)的总主教爱尔兰(John Ireland, 1918年去世)。教宗良/利奥十三世于1899年在他的简函《仁慈的见证者》(Testem benevolentiae)谴责一些太极端的主张,不久后关于“美国论”的波浪再次平静下来。另外,一些美国信徒也有某种过于保守的整体论(Integralismus)的倾向。

另一个问题是那些外来的移民的“美国化”,尤其是来自德国和意大利移民的问题。为了保护移民,一些公教徒——尤其在德国林堡(Limburg)商人卡亨斯里(Cahensly, 1923年去世)的推动下——创立了所谓的“来福协会”

(“Raphaelsverein”),这个协会希望(参见1890年的备忘录)每一个国度派遣一个主教的代表到美国(或其他海外地区),这样更好地照顾移民。然而,美国人认为这种要求侵犯他们的爱国心。罗马教廷早一些允许在美国可以有不同语言的堂区,但教廷反对进一步的要求。在美国也有很多移民司铎和传教会修女,而他们也尽力协助建立各地的教会团体。一个修会特别照顾在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就是斯卡拉布瑞尼(Scalabrini)修会——它于1887年由皮亚琴察(Piacenza)的主教斯卡拉布瑞尼(Giovanni Scalabrini)创立。那位于1946年被册封为圣人/圣徒的卡布瑞尼(Francesca Cabrini)女士(1917年去世)也在照顾意大利移民有特别大的贡献。虽然美国教会的成就很可观,而公教会在美国社会上的地位相当好,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难题,而未来的发展也包含一些挑战。关于北美的传教工作,参见218.2。

217.4 在中美和南美地区大部分的国度中,政治的情况很混乱,而公教会的地位不令人感到满意(参见205.3),虽然这些国度在名义上似乎都是“公教国家”。教宗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与一系列南美洲国度签订了政教协定(1853-1862年),其中肯定公教为“国教”,但这些协定在执行方面有很大的缺陷,而几个国度的政府其先宣布了一些反对教会的法律。

在厄瓜多尔(Ecuador)出现了一个怀着教会精神的总统,即莫瑞诺(Garcia Moreno,1861-1875年),他算是该国家的复兴者,于1863年与罗马教廷签订了政教契约,又邀请一些修会来厄瓜多尔(Ecuador)传教,但他于1875年被暗杀。不久后,首都基多(Quito)的总主教杰卡(Checa)在1877年的圣周五被毒死。此后该国的“文化斗争”似乎都没有中断过。

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教会的情况有所改进。教宗良/利奥十三世在各地建立宗座大使馆(在1960年有19个这样的机关在拉丁美洲),而且很多欧洲的司铎和修会努力工作,很多新的教区、公教学校和协会被创立。1934年的“世界圣体大会”举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1955年的大会举行在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这些大会都表明当地的人对信仰有热烈的兴趣(虽然这种情绪比较容易煽动起来)。在一定的程度上,那种反对教会的革命精神衰退了。那些称为“ABC国度”的情况是比较好的,就是阿根廷、巴西和智利,虽然在后两个国度中国家和教会都被分开了。在阿根廷的总统庇隆(Peron)发生一次很短暂、但剧烈的教难(1955年),但不久后教会的和平又被恢复。教宗良/利奥十三世于1899年5-7月在罗马举行了一个“全拉丁美洲主教会议”,这个会议很重要,它为当地的圣职人

员的教育和纪律作出一些规定。罗马教廷于 1858 年已经创立了一所“南美洲学院”。

整个拉丁美洲于 1958 年有 420 个教会管理区(“教区”),大约有 1 亿 8000 万公教信徒,还有 400 万新教徒和 300 万 - 400 万外教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政治压力比较大,而美国的新教团体在 1916 年以后组织起来了,他们——尤其是一些教派——有丰富的资金并进行广泛的宣传和传教。虽然还没有发生过一些大规模脱离公教会的事件,但大部分的公教信徒实际上没有牧灵者(1965 年总共只有 4 万个司铎),而且大多信徒的宗教教育水平很低,所以他们不会有很大的抵抗力,如果他们面对新教派来的 3 万多传教士和他们的助手。虽然在 1945 年到 1968 年间有 18 所公教大学创立于拉丁美洲,而于 1955 年创立的拉丁美洲主教团可以集体地面对种种问题,虽然有很多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司铎在南美服务,但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问题、教育问题,需要迫切地以基督精神来进行一些社会改革。自从 1961 年以来,德国公教的“愿它来临”(Adveniat)运动也为此募捐。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拉丁美洲两个最大的国度的教会史。在墨西哥(Mexico),印第安人总统胡亚雷斯(Benito Juarez, 1861 - 1872 年)的统治开始一个敌视教会的时期:各地的教堂被掠夺,教产被充公,主教们被驱逐,穿圣职人员的衣服被禁止。法国的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建立奥地利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在墨西哥的皇位(1864 - 1867 年),但不久后这个尝试全面崩溃了。在 1874 年组织的墨西哥政府严格分开教会和国度,并且禁止在学校中的宗教教育。在那位精力充沛的将军迪亚斯(Porfirio Diaz, 1877 - 1881 年和 1884 - 1911 年)的统治下,墨西哥内部的情况变得比较稳定,而教会也能够再次巩固自己的地位,虽然仍然存在着很多文化斗争的法律。马德若(Madero)于 1911 年推翻了迪亚斯(Diaz),这就意味着新的混乱、无政府状态和内战;除此之外,卡兰萨(Carranza, 1915 - 1920 年)总统不久后严厉地镇压和迫害教会。

在巴西(Brazil)的官方宗教是天主教(公教),但一个受了共济会影响的政府于 1873/1874 年宣布了一系列反对教会的法律。那些反对这样规定的主教们被迫害。在 1889 年 11 月,一个军事集团推翻了伯多禄/彼得二世(Dom Pedro II)皇帝的政权(1840 - 1889 年)并宣布成立巴西共和国。新的宪法于 1891 年规定国度和教会的分裂,但因为教会可以保持它的财产并获得了行动自由,它的情况还算相当好。牧灵照顾有所提高,宗教生活上升,这一点也归功于欧洲的传教修会(尤其是德国

的)。巴西的圣统制有很大的增长:1850年只有一个总教区和9个教区,1957年则有20个总教区和100多个教区和独立的监牧区。教会于1929年在罗马创立了一所“巴西学院”。然而,教会仍然缺少司铎,本地的圣职人员不够。这个巨大的国度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传教区。除此之外还需要照顾那些来自欧洲的移民。新教的人大多是一种移民,于1955年才算为总人口的3.3%。

218

天主教的传教工作

218.1 公教会的传教工作获得了很辉煌的发展,这个发展持续在整个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自从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以来,所有的教宗都特别重视传教工作。从人数来看,目前(1968年)大约有10万个(公教)传教士,他们照顾3000万新皈依的信徒。传教的方式随着全球地理上的开发和文化上的平均化(kulturelle Ausgleichung / cultural equalization)而变成了更全面的、更个人化的和精神化的(umfassender, individueller und geistiger)。这个时期的传教成就需要更多时间,但大多情况下,传教成果比以前的时代有更长期的影响。那种“适应方式”,即适应印度、中国、日本和非洲人的思维方式今天也被视为很迫切的问题。教宗良/利奥十三世和他的继承人尤其重视本地司铎的培养和重用(包括使他们当主教),这样想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在传教士人数和投入的资金方面,法国仍然处于第一位,尤其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然而,比利时、荷兰、爱尔兰、意大利、德国与美国在20世纪也完成了很大的任务;同时,传统的传教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这方面有所衰退。在德国,新兴的传教兴趣大约在1820年开始广泛地影响公教民众,这就导致一系列新的传教协会和修会的成立(参见下文),但也准备了一个新的学科的崛起,就是传教学/传教学(“Missionswissenschaft”),第一个教授座建立于1910年。除此之外还有“传教医学”方面的努力。两次世界大战对传教工作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参见230)。

几乎所有的在19世纪创立的新兴修会(参见207.6; 219.6)都参与海外传教工作,而部分的传统修会也参与其中。新兴的“传教修道院”(Missionsseminar,即培养传教司铎)也同时出现,比如在米兰(Milano, 1850年),在里昂(Lyon, 1856年),

英国的弥尔 - 希尔会 (Mill - Hill, 1866 年), 帕尔玛 (Parma, 1895 年), 美国的玛丽诺会 (Maryknoll, 1911 年) 等等。

除此之外还形成了很多新的传教修会 (部分是由于两个会的结合而形成的), 比如圣神会, 亦称黑衣会 (Fathers of the Holy Spirit, 1848 年在巴黎成立, 1864 年传入德国, 1872 年因文化斗争驱逐, 1894 年再次被允许, 他们的传教院在德国的 Knechtsteden); 至圣耶稣圣心传教会 (Missionaries of the Sacred Heart, 1854 年在法国的 Issoudun 创立, 德国的会院 1897 年在 Hiltrup 建立); 圣母圣心会 (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1862 年在比利时的 Scheutfeld 成立); 白衣神父会 (White Fathers / Peres Blancs, 1868 年由阿尔及尔 Algier 的总主教拉维基里 Lavigerie 创立 (参见下文 218. 2b), 他们专门针对阿富利加 (Africa) 地区并在德国的特里尔有会院; 圣言会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亦称 Steyler Missionaries, 因为他们的母院在荷兰的斯太尔, 于 1875 年由充满热忱的德国司铎圣 Arnold Janssen 成立, 他于 1909 年去世; 圣言会不久后也传到奥地利和美国); 至圣耶稣圣心司铎会 (Priests of the Most Holy Heart of Jesus, 1877 年于 St. Quentin 成立, 在德国也有会院); 在 Natal 的玛利亚希尔 (Marianhill) 的德国特拉普会士 (1882 年成立); 巴伐利亚欧提连 (St. Ottilien) 的传教本笃会会士 (1884 年或 1887 年成立)。19 和 20 世纪的传教修会几乎也都有一些“姐妹修女会”, 因为在海外地区和属于穆斯林的地区中, 妇女们的皈依非常重要, 而在这方面需要妇女 (修女) 的协助。

原先已经形成的一些平信徒协会也来协助传教工作。新创立的平信徒协会有这些: 德国公教徒的阿富利加协会 (Afrikaverrein deutscher Katholiken, 1888 年成立, 1920 年解散); 圣伯多禄业会 (Opus S. Petri, 1889 年在法国 Caen 成立, 1920 年迁到罗马, 它资助传教地区的神学院的创立和经营); 圣伯多禄·克拉维协会 (St. Petrus - Claver Sodalitaet, 其基地在罗马, 1894 年创立); 德国公教妇女和少女的传教协会 (Missionsvereinigung katholischer Frauen und Jungfrauen Deutschlands, 1893 年创立); 司铎传教协会 (Unio Cleri pro missionibus, 1916 年在米兰创立, 不久后有广泛的传播); 德国大学生传教会 (deutscher akademischer Missionsbund, 1910 年在 Muenster 明斯特创立); 美国学生十字军运动 (Student's Crusade, 1918 年成立); 德国的医学传教协会 (Verein fuer aertzliche Mission, 1921 年成立, 在维尔茨堡 Wuerzburg 有传教医疗研究所, 1922 年成立); 所谓的 Miva (传教交通协会 Missions - verkehrs - Arbeitsgemeinschaft, 1927 年成立); 科隆的传教工作协会 (Missions -

Werkbund)等等。公教徒为传教捐的资金在1913年大约有160万到200万德国马克。

218.2 公教会在世界上的传教活动大约呈现出这样的蓝图：

218.2a 在伊斯兰教地区和希腊教会地区的传教努力处于非常艰难的状态；穆斯林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东正教的信徒对公教有一些敌意，所以传教士主要照顾当地的信徒团体，照顾教会的圣所，并进行一些慈善工作。1914年分布在近东地区的公教徒和与公教合一的信徒大约为75万。在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 1856年)后，土耳其政府说基督徒与其他的公民可以有同样的权利，但仍然发生一些暴动和残酷的迫害行动：在大马士革(Damascus)和黎巴嫩(Lebanon)地区的马若尼特(Maronites)信徒于1860年被德鲁兹派穆斯林(Drusen)迫害，而亚美尼亚(Armenia)的基督徒于1895/1896年和1909年遭受集体屠杀。自从16世纪以来，法国在近东地区有一种“保教权”(虽然法国多次从政治的角度利用了这个特权)，而宗座在1888年还承认了法国这个保教权，但因为法国(在1905年)分裂教会和国体，法国这种特殊任务失效，虽然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于1926年允许法国在近东的代表具有某些礼仪上的特权。在1862年，教宗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为东方教会的问题创立了一个教廷部门，而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提升这个部门为独立的枢机委员会并建立了一所东方研究院。良/利奥十三世很热忱地想吸引东方人，提高东方合一教会的圣职人员的地位并使他们与罗马有更多关系，同时保持他们自己的礼仪方式。他在罗马建立了几所培养东方司铎的学院。很多修会(尤其是法国的)支持教宗的努力，他们也创立了一些学校和慈善机构。在这些组织中，法国耶稣会会士在叙利亚的贝鲁特(Beirut)创办的圣若瑟/约瑟大学(St. Joseph's University, 1875年建立)有特殊性的地位。在埃及大约有2万个科普特信徒(Copts)与罗马教会合一，而良/利奥十三世为他们创立了一个特殊的宗教区(Alexandria教区)，1968年有三个教区(共7万信徒)属于这个宗教区。一些意大利的和法国的嘉布遣会会士(Capuchians)工作在阿贝西尼亚(Abyssinia,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地区以及在格拉(Galla)部落的山区，他们也获得良好的成就，特别是那位杰出的宗座代牧马塞亚(G. Massaia)主教(1846-1879年, 1884年当枢机)。在巴勒斯坦地区也有一些传教活动，其中有“德国圣地协会”(Deutscher Verein vom Hl. Lande)，它于1895年形成。威廉二世(Wilhelm II)皇帝于1898年交给它在耶路撒冷的熙雍/锡安山的一块地(Grundstueck der Dormitio B. Mariae Virg.)，而该

协会在那里建立了一所教堂和隐修院,交给贝任(Beuron)的本笃会会士。

218.2b 欧洲人在阿富利加/非洲(Africa)的西北地区越来越多(尤其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所以公教信徒也比较多(1951年已经有200多万),但在本地人的传教工作因种种困难非常缓慢(参见206.2c)。在1867年,阿尔及尔(Algier)成为总教区,属于它的管辖有另外两个教区(即奥兰Oran和君士坦丁Constantine)。原来任法国南锡(Nancy)的主教,拉维基里(Charles Lavigerie,1882年提升枢机,1892年去世),成为阿尔及尔(Algier)的总主教。他尽力推广基督信仰和文明教育,又在消除奴隶买卖活动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他创立了“白衣神父会”和“白衣修女会”(参见上文,218.1),而这些传教士至少能够吸引2000个属于柏柏尔(Berber)部落的人进入教会,并组织信徒团体。在1881年,法国对突尼斯(Tunis)有统治权,此后那些法国和意大利移民也获得比较全面的牧灵照顾,而拉维基里(Lavigerie)于1884年同时被提升为迦太基(Carthago)的总主教和全阿富利加/非洲(Africa)的首席主教(Primate)。在1930年,全世界的圣体大会举行在迦太基(Carthago)。另一个传教士是属于特拉普会(Trappist)的查理·得·福科(Charles de Foucauld),他在阿尔及尔(Algier)南部地区过了一个隐修者的生活并在穆斯林中间进行传教;他于1916年被当地的图阿雷格(Tuareg)杀死。

在19世纪的70和80年代,阿富利加/非洲(Africa)的中南部被殖民强国分配,而公教的传教工作在这些黑人地区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拉维基里(Lavigerie)枢机推动的反奴隶运动带来很多黑人的爱戴。在另一方面也有很多阻碍传教工作的因素:难受的气候、本地人分裂为无数的部落和语言、某些部落的迟钝和无序、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强烈推广(1880年/1898年在苏丹发生的马赫迪Mahdi起义)。因此,投入的大量精力并不一定产生相应的结果。无论如何,在某些地区有很多本地人加入了教会,比如“圣神司铎会”在东阿富利加地区有成就,而“白衣神父”在“大湖地区”也相当成功[乌干达Uganda曾称为“阿富利加最杰出的教会”,于1954年有176万受过洗的公教徒;22位年轻的乌干达殉道者于1885/1886年为基督牺牲性命,他们于1922年被宣布为真福品(beatii)。]圣母圣心会在比利时的殖民地刚果(Congo)也有很好的进步,法国的耶稣会会士工作在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德国的特拉普会在南非的纳塔尔(Natal)服务;不同的其他的传教修会工作在德国以前的殖民地:在多哥(Togo):圣言会,在喀麦隆(Cameroun):帕罗提会(Pallotti);在坦桑尼亚(Tanzania)有圣欧提连(St. Ottilien)的本笃会会士。与此相比,新教的传

教活动在南非有更大的影响。

218.2c 在印度地区,教廷与葡萄牙那种长期的司法争论(参见 206.2a)于 1886 年通过政教协定解决了。现在可以建立印度的圣统制。果阿的总主教成为东印度的宗主教(Titularpatriarch),属于他的教区有 4 个,共有 33 万信徒。在 1910 年,不列颠的印度王国分为 8 个教省。那些与罗马合一的托马斯基督徒(参见 177.4b),即属于叙利亚-马拉巴尔礼仪的信徒(大约 45 万人)在 1923 年获得了自己的圣统制(Ernaculam 总教区和 3 个教区)。除此之外还有大约 35 万个没有与罗马合一的托马斯基督徒。

印度天主教的传教事业自从印度融入不列颠世界王国以后(1858 年)处于一种相当有利的情况。基本上,政府坚持它所承诺的宗教自由原则。印度人分裂为无数的民族、语言和宗教,还有很多严格分开的种姓,而其中的伊斯兰教徒是 7000 万。因此,传教士们特别重视和培养间接的传教方式,即通过教学、培养、慈善工作准备人们接受基督。应该受赞美的机构是德国耶稣会会士于 1868 年在孟买(Bombay)创立的圣沙勿略学院(St. Xaver - College)。那些皈依教会的印度人大多数都来自比较下层的社会阶层;然而,在马都拉(Madura)工作的耶稣会会士也在婆罗阶层(很受尊敬的阶层)中也有相当大的成就。

218.2d 就越南而言,残暴的教难没有结束(参见 206.2a),而在 1885/1886 年仍然有几千个信徒被杀。法国人于 1884 年占领了越南的南部地区、柬埔寨(Cambodia)、老挝(Laos)和东京支那,而英国人于 1885 年占领缅甸,此后有比较多的平安与安全。然而,法国政府对教会的敌意为传教工作造成很大的阻碍。1930 年的越南地区有 120 万公教信徒,而进行牧灵工作的大多都是本地的司铎。除此之外,另一些地区加起来也有 30 万公教徒,即泰国、英国的马六甲以及印度尼西亚(荷兰政府于 19 世纪初才允许了公教传教士进入)。

218.2e 在亚洲地区,菲律宾是唯一的公教人口占多数的国度。因为美国 and 西班牙发生战争,而美国于 1898 年合并了菲律宾,公教会的情况变得很不利。大部分的西班牙修会司铎被迫离开菲律宾,而本地的司铎很少,所以出现严重的司铎空缺。一些美国来的教派传入菲律宾,而且美国人执行他们自己的制度(国度和教会分裂),也施行那种没有宗教教育的教育制度。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迷惑了很多人的教派,就是阿格里派(Aglipay)司铎推动的运动(这个教派于 1902 年离开公教会,大约有 10 万人)。教宗良/利奥十三世于 1902 年整理菲律宾的教会制度并在马尼

拉(Manila)建立一个宗座代表处。教宗于1910年再创立了4个教区并派遣新的传教士到菲律宾。虽然如此,菲律宾的司铎仍然很缺乏,而那些已经受过洗的菲律宾人不一定都在内心上接受了名副其实的基督精神。

218.2f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同时也被西方视为亚洲最重要的和最有前途的传教地区。在1857-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被迫在《北京条约》(1860年)中允许国人有宗教自由,又允许传教士在内地有居住的权利,并且要作出赔偿和归还没收的教产。在华的公教会传教士享受了法国的保教权。虽然有部分的官员反对教会,但在华的传教工作仍得到很大发展。另外,民众对基督徒和外国人的敌意也有几次爆发,比如在“天津教案”(1870年)以及“义和团起义”(1900年)——后者导致很多传教士的伤亡,而几千本地的基督徒丧命。每年都有很多新人加入教会,在1910年代每年大约10万人。然而,在满人的政权被推翻后,中国人宣布成立中华民国(1911年),但此后整个国度陷入严重的动荡和长期的政治变动中。一方面,新的宪法确保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且不再继续要求官员参与对孔子的敬拜,但另一些因素阻碍了传教的进展:长期的内战、一些好高骛远的将军的政变、越来越强的爱国主义运动、军阀四起,还有很多自然灾害,如洪水、饥荒、传染病等。虽然如此,很多修会和传教会全面投入于传教的工作。他们也更多注意到办学的重要性。法国的耶稣会会士在1903年在上海的徐家汇创立了一所大学(震旦大学,Aurora),而美国的本笃会会士于1925年在北京建立了一所公教大学,1933年由圣言会的传教士接管(即所谓“辅仁大学”,原名为北京公教大学)。

218.2g 在200多年的封闭状态后,日本在19世纪下半叶向外国世界开了大门。在这200年当中,基督宗教仅仅过了一种“地下墓穴”式的存在(关于一些老日本信徒在1865年被发现的事件,参见177.4d)。日本在1856年后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签订了一些契约,因此有一些港口是向外国人和传教士开放的。在1867-1870年间发生了严重的迫害教会运动,但因为西方各国提出相关的要求,日本政府于1873年和1876年取缔了那些反对基督信仰的种种惩罚和禁令。1889年的宪法确保全面的宗教自由。日本民族是有才华并且勤奋的民族,他们非常热忱地接受了欧洲的文明并使他们的中世纪般的封建国度成为一个现代的文化国家和一个强国,但日本人很缓慢地接受了基督信仰。其中一些发挥作用的因素是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他们对宗教的国家化概念(nationale Auffassung von Religion)、他们的强烈家庭意识和传统意识、佛教的影响、与西方实证主义思想的接触、许多日本人

的物质主义思想倾向等等因素阻碍了迅速的发展。然而,良/利奥十三世能够在1891年创立东京总教区以及三个属于它的教区(大阪 Osaka、长崎 Nagasaki 和 Hakodate)。在1933年,日本总人口是6500万,其中有10万公教信徒和17万新教徒。自从1913年,德国的耶稣会会士在东京指导一所公教大学,而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承认这所大学。

日本于1904年占领韩国,1910年合并了它。在韩国的教会获得了很好的发展,虽然韩国的信徒经历了长期的教难。只有在19世纪末以及在日本人的时代,基督信仰享受了比较大的自由。在1936年有12万公教徒和21万新教徒在韩国,而全国的人口则是2100万。除了一些法国的传教士之外还有来自德国欧提连(St. Otilien)的本笃会会士(1909年以来)在韩国服务。

218.2h 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群岛上,公教会的传教事业有良好的发展,虽然它在19世纪才开始(参见206.2d)。一些阻碍传教的因素是本地人的教育水平低、与公教竞争的新教团体来得早并且人数多、法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干涉等等。在1950年大约有35万公教徒在那些地区,在新几内亚有圣言会的传教士,在玛里安(Marian)群岛和加罗林群岛(Carolines)有德国的嘉布遣会传教服务。一位属于比克保(Picpus)会的传教士,即达弥·得·菲斯特(Damian de Veuster)从1873年到1889年以英雄般的勇气在莫罗开岛(Molokai,属于夏威夷)为那些患麻风病人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218.2i 在澳大利亚的公教会经历了最令人感到惊异的发展。1820年的澳大利亚只有2000名公教信徒,但在1955年大约有200万个。然而,这个教会似乎完全是白人的教会和欧洲人的教会(大部分是爱尔兰人);那些人数仅仅达6万的原住民过一种游牧的生活,向他们进行传教的尝试不多。澳大利亚的教会分为6个总教区(悉尼 Sydney、墨尔本 Melbourne、阿德雷德 Adelaide、布里斯班 Brisbane、佩思 Perth、塔斯马尼亚 Tasmania 的霍巴特 Hobart)以及20个教区。除此之外还有新西兰(New Zealand),它与澳大利亚一样属于英国的统治,在那里有一个总教区(惠灵顿 Wellington)以及3个教区,共有26万个信徒,其中有5000个毛利人(Maori)。国度和教会的分开致使公教徒们必须靠自己的钱维持教堂和学校。他们的教会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普遍被尊敬的地位。教育活动和各种协会繁多。自从1885年,在悉尼(Sydney)有几次举行全澳大利亚的主教会议。悉尼(Sydney)的总主教莫冉(Patrick Moran,1911年去世)成为第一个澳大利亚的枢机主教(1885年)。1928年

的全世界圣体大会在悉尼(Sydney)举行。

218.2k 在美洲的传教地区很大,从阿拉斯加(Alaska)的冰山一直到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北部和南部的情况大不一样。在北美洲,来自欧洲的移民驱逐和消灭了印第安人,剩下的只有很少几个部落。在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中有4.1万个公教徒(OMI = 圣母献主传教会照顾他们)、3.5万新教徒和2.4万非基督徒。在1962年的美国大约有50万印第安人,其中12.9万公教徒。由于西方人在17和18世纪送很多黑人奴隶到美国,所以1960年的美国大约有1800万黑人,其中600万新教徒,但只有70万公教徒;其他的黑人没有基督信仰或属于某些教派。美国在1865年放弃了奴隶制度,所以黑人的地位在社会和经济上有改进,而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几百万黑人从美国南部迁到北部。因为种族歧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减低,传教的工作也受阻碍。

在中美和南美地区,属于公教的殖民大国西班牙与葡萄牙对当地的居民怀着比较宽容的态度,所以在那里仍然生活大约1500万印第安人,仅仅在墨西哥有460万印第安人。大多印第安人接受了基督信仰(公教信仰),虽然部分上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参见177.2; 205.3; 217.4)。只有小部分的印第安人与混血人仍然没有接受基督信仰,在中美地区大约50万人,在南美地区同200多万。主要有一些欧洲的修会和传教会在那里进步传教工作;他们遇到的困难主要是地区的辽阔和长远的距离、气候的难以适应、部分印第安部落的分裂和素质差、许多白人的腐败和反对宗教的情绪。

219

教会内的生活:

制度、纪律、礼仪、艺术、灵修、种种协会和修会

219.1 如上所述(参见212.3),教会的组织结构在梵蒂冈第一次会议上获得了最高的肯定,因为教宗被称为“全面的监督者”(Universalepiskopat),而且他的教导被称为“不可错误的”;这就意味着,一切分裂主义的和主教团主义的倾向被克服。约在1850年后有另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中央制度的全面形成,就是教会追求整理和组织一切成员,使他们都顺从上主规定的元首,并且在罗马教廷集中全教会的

管理。教会内用这种方式来强调领导权可能包含着这样的危险：太强调法律思想并且忽略个别民族的特征；然而，当时的情况强迫了教会集中组织一切力量来抵抗那些增多的现代性概念的破坏性影响。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教会法的某种“灵性化”或“脱政治化”，因为教会现在更强调精神性的任务和宗教任务，超过以前的时代。上文已经提到了良/利奥十三世和比约/庇护十世的杰出组织工作和改革行动（参见 213）。虽然罗马宗座失去了世俗的统治权，但恰恰在这个时期享受了很大的权威性与精神权力，超过过去几百年的情况。当时的教宗们也能够面对一些非常大的挑战，比如法国和其他国度强制性地分裂教会和国度。教宗比约/庇护十世（Pius X）在上任后马上面对了教会法典的新编工作（参见 213.3）。在 13 年的准备后——渊博的教会法典专家加斯帕里（Pietro Gasparri, 1907 年提名枢机，1914 - 1930 年任国务卿）指导这些准备——，新的《天主教法典》（*Codex Iuris Canonici*）由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于 1917 年的圣神/圣灵降临节正式颁布，第二年生效。这部法典很成熟，它结合一种保守的基础与健康的进步概念，为强化教会的合一与教会生活都有良好的影响。教廷早在 1917 年建立一个枢机委员会专门来权威性地解释这部法典的种种规定。在后来几年中的“政教协定”文献也都尽力符合新法典的标准。这部法典仅仅在 1922 年和 1946 年因新的教宗选择规定而被改变；很多补充性的教廷文献则说明一些具体问题。这部新法典在全世界上都被接受，没有人反对它。它与 1931 年的教学改革（参见 220.1）共同促进了教会法学的崛起，所以一些大学创立了一些新的研究机构（教会法学系，如慕尼黑 Munich 大学于 1947 年）。

219.2 教会的纪律和礼仪的制度在这个时期也经历一些相当大的变化和改革。尤其那位伟大的“牧灵教宗”比约/庇护十世在这方面有圣人般的热忱和令人敬佩的精力（213.3）。他在 1908 年的“劝勉”（*Exhortatio*）中向所有的圣职人员发表了感动人的劝告，呼吁所有的圣职人员过一种真正符合司铎的生活。1911 年的日课改革强调每天的祈祷（四周的圣咏/诗篇），不仅仅重视圣人/圣徒的纪念日。在新的《教会法典》中，守斋的习惯（1250 - 1254 条）以宽容的精神被处理，但特殊的赦免规定（*spezielle Indulte*）仍然被保留。降临期的守斋习俗（参见 188.4）被全面放弃。在领圣体之前守斋的习惯本来很严格，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很多宽免规定，而在 1953 年这个问题根据现代的情况重新规定。教会的惩罚（*excommunicatio* 绝罚、*interdictum* 禁罚和 *suspensio* 圣事停止罚）被限制，而且很少

针对平信徒,很少公开宣布,参见比约/庇护九世(Piux IX)于1869年发表的诏书《宗座的节制》(*Apostolicae Sedis moderationi*)和1917年的法典(2241-85条)。1907年8月2日的法令《不要随意》(*Ne temere*)要求整个公教会的信徒使用统一的婚姻形式与订婚形式;另一个法令(《最大的关注》*Maxima cura*,1910年8月20日)规定司铎们的撤职和调职问题。通过1911年7月2日,教宗比约/庇护十世(Piux X)为整个教会创造了一个新的庆日制度(“瞻礼年”)。一方面他要尽可能消失差异性,另一方面他要适应现代经济的需要(工作时间长),所以他限制法定节日的数目:除了每周的主日以外只有8个法定节日,即:圣诞节、元旦(1月1日)、主显节、基督升天节、圣母升天节、圣母无原罪节、圣伯多禄/彼得和保禄/保罗(*Petrus et Paulus*)以及诸圣节。1917年的法典还加上了圣体圣血节以及圣若瑟/约瑟(*Joseph*)节。教宗还说,如果在某个地方教会不庆祝这10个节日中的某一个节日也不要作什么改动,应该先问教廷。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x XI)于1925年创造了一个新的节日(“基督君王节”)即在10月的最后主日。教宗本笃十四世(*Benedictus XIV*)于1748年为西班牙、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允许司铎们在“追思亡者节”和圣诞节那一天举行三台弥撒,而本笃十五(*Benedictus XV*)于1915年使整个教会享受这种例外规定。另外,比约/庇护十二世(*Pius XII*)也同样热衷于礼仪的改革,他于1945年命令要为日课作出《圣咏集/诗篇》的新翻译。1955年的改革的目标是一个比较简明的日课本。在1955年,教宗规定圣周的周六的复活节庆祝要挪到周六的晚上或下午。另外,在主日开始有晚上的弥撒(这个习惯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受推动),而在某些条件下这个习惯也被保留。

由于比约/庇护十世的礼仪改革,在德国(1914年以前)出现了一种很有前途的礼仪运动,它首先恢复了古代基督宗教的“团体礼仪”概念,其目标是让圣职人员和民众更接近弥撒的客观性救恩奥迹。这个运动的基地与核心是玛利亚·拉赫(*Maria Laach*)的本笃会隐修院,在那里的修士很热心地培养了礼仪学(*Liturgiewissenschaft*)。尤其公教的学术联盟(*Katholischer Akademikerverband*)和公教青年运动(*Kathol. Jugendbewegung*)很支持这个运动。在维也纳附近的克罗斯特纽堡(*Klosterneuburg*)的奥古斯丁会隐修院在帕尔施(*Pius Parsch*,1884-1954年)的领导下成为一个“民众礼仪”运动的核心。在法国、比利时、荷兰及其他国度也有类似的运动。另外也出现了一个“圣经运动”(核心在德国的斯图加特*Stuttgart*),它表现出公教徒对《圣经》的热烈兴趣,这个兴趣一方面来自参与礼仪,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公教徒受了新教徒的影响。

219.3 在教会艺术方面有许多新发展。教会的圣乐根据“大传统的精神”(im Geiste der grossen Tradition)的革新尤其在德国结出了美好的果实。很多地方创立一些“则济利亚协会”,最有影响的也许是巴伐利亚司铎维特(Franz Xaver Witt, 1888年去世)创立的“德语各国则基利亚协会”(Allgemeiner Caecilienverein fuer die Laender deutscher Zunge, 1868年创立)。其他的国度也模仿了这种“圣乐协会”。在培养额我略/贵格利音乐(Gregorian Choral)方面,除了法国的索勒梅(Solesmes, 参见207.3)以外,德国的贝任(Beuron)隐修院(见下)以及其分支修院都有很大的贡献。教宗比约/庇护十世(Piux X)规定要全面改革教会的圣乐并且要恢复合唱圣乐(Choral)的原来形式(1903/1904年)。在现代音乐的大师当中——他们也创造了一些宗教音乐作品——有一位说德语的匈牙利人,即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1886年),他写了一些弥撒曲和清唱曲(oratorium);奥地利人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 1824-1896年)是音乐天才,他依赖传统信仰的宝库给予的灵感,又使用一切现代的表达方式来创造不巧的作品(弥撒曲、安息曲、赞主曲 Te Deum 以及第150首圣咏/诗篇);巴伐利亚的雷格尔(Max Reger, 1873-1916年)是“反对标题”(Kontrapunkt)音乐的大师,也是巴赫(J. S. Bach)以来最伟大的管风琴作曲家。

在美术方面,很多新教堂被建立或被装饰,很多人创造一庄严的宗教性作品。在德国出现了“德国基督宗教艺术联合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uer christliche Kunst, 1893年在慕尼黑建立),他们很成功地培养了独立的创作风格。建筑风格在大多情况下还模仿了传统的古老风格,但在20世纪的岁月里逐渐发展到一种符合现代人感觉的风格,当然在这种“现代风格”中,那些强调客观性和冷静的因素也许太多。战争破坏了很多教堂,所以艺术家们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华。宗教绘画也受了时代思想的影响。拿匝勒派(Nazarener)的浪漫主义仍然在一定时期内有所影响(参见207.4),比如参见德格尔(Ernst Deger, 1885年去世)、Andreas Mueller(1890年去世)和Karl Mueller(1893年去世)、伊滕巴哈(Franz Ittenbach, 1879年去世)、塞茨(Ludwig Seitz, 1908年去世,他成为罗马宗座画廊的指导者)。此后,现实主义,写实主义(Realismus)和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us)以及后来的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us)也影响了宗教绘画,在这里当然发生了两个因素的碰撞:无羁绊的个人主义以及教会礼仪的客观需要。罗马圣部(Hl. Officium)于1952年发表了一篇文件,其中反对艺术走向极端或侵犯宗教感情,并且强调艺术本来的任务,即

加强圣堂的尊严、促进信仰和内心的反省。每年在玛利亚·拉赫(Maria Laach)和贝任(Beuron)举行的“工作聚会”让一些现代艺术家接触教会礼仪,而1932年在罗马创立的真福天使(Beato Angelico)学院(由道明会管理)也有同样的目标。在这方面,贝任(Beuron)的绘画学派有特殊的地位。他们的创始人是冷兹(P. Desiderius Lenz)神父(1928年去世);这个学派强调严肃的礼仪式的和神圣的姿势,庄严的规模,温柔的和谐及神秘的感觉,对许多公教民众发挥了深远的影响,但在后来的阶段也走入一种僵化和狭窄的形式化。这个学派的主要作品是贝任(Beuron)、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和布拉格(Prague)的壁画。

219.4 对公教(天主教)在19和20世纪的灵修表现作概括性的描述很难。公教徒对于宗教(教会)生活的参与程度在不同的国度是很不一样的。很多人——尤其在大的工业化城市中的人——受了现代思想的冷漠主义和无信仰的影响,他们很容易失去与宗教和教会的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有相当多人被一些不正规教派(Sekten)吸引,这一点令人担忧,但在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充满安慰鼓舞的因素。

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教宗们不断呼吁牧灵者加强和加深牧灵工作,而他们的劝勉也有所结果。从整体来看,积极参与的公教徒的生活比以前更活泼,也更是以基督为核心,超过以前的时代。教宗比约/庇护十二世于1947年发表了《上主的中介者》(*Mediator Dei*)通谕,其中强调对礼仪的正确观念(参见上文219.2)以及礼仪和个人信仰的关系。自从1900年,尤其是在两次大战中间,所谓的“公教人”(der “katholische Mensch”)在社会上获得了比较突出的地位;有的人也说,这是“公教会与文化的重新相遇”,虽然公教会在现代的社会中对有学问的人似乎比较有吸引力。在很多地方举行“群众传教运动”(Volksmissionen),很多人参与避静,包括平信徒。自从1881年举行的“国际的圣体大会”(eucharistische Kongresse)很辉煌地表达出基督信仰的核心奥迹以及教会的统一性。平信徒的传教使命和“公教进行会”(Catholic Action)的思想很活跃。公教的民众出版物和灵修书很多,虽然内容的深度不都符合出版物的数量。最有天赋的大众化作家是弗赖堡(Freiburg)的牧灵神学家施托尔茨(Alban Stolz,1883年去世),他的《现世和来世的日历》(*Kalender fuer Zeit und Ewigkeit*,1858-1884年)及其他的著作很杰出。在这个教会史阶段也出现了很多人引起注目的皈依、显现、神视、崇高的神秘体验、残酷的殉道事件、英雄般的圣洁——这都是教会最好的辩护(die beste Apologie der Kirche)。在现代的

圣人/圣徒当中,非常受欢迎的是那位年轻的加尔默罗(Carmelite)修女里修的特蕾沙/小德兰(Theresa de Lisieux,1897年去世,1925年列为圣人)。信徒们尊敬圣体圣事、耶稣圣心和圣母[即玫瑰经、五月敬礼、圣母会、到圣母堂的朝圣,尤其到比利牛斯山中的露德 Lourdes(1858年以来)以及到葡萄牙的法提玛(Fatima,1917年后)等地]——教宗们从良/利奥十三世以来都很热切支持这些活动。教会与共同庆祝那些“大喜年”,比如1900年,1950年(和2000年),借此表示全世界与罗马保持联系。在1950年的大喜年,教宗正式宣布了这个信条:圣母灵魂和肉身被提升到天堂(Assumption)。教宗宣布1954年为“圣母年”,要靠圣母的榜样来复兴信仰和灵修。

当然,在信仰表现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尤其在欧洲南部的国度。比如,教廷需要不断谴责一些过分的表现(Exaltation)、寻求奇迹的态度(Wundersucht)、追求轰动新闻(Sensationslust);因为现代技术使得旅游变得很简单,所以很多朝圣运动、大会开会、协会聚会等活动容易陷入于形式主义,这不会令人感到奇异。法国的作者和骗子塔克西尔(Leo Taxil,1907年去世)关于共济会写了一些非常离奇的“揭露”——据说他们崇拜魔鬼(所谓的Palladismus),而自从1885年有很多公教徒都相信他的宣传,一直到塔克西尔(Taxil)于1897年自己揭发了他的骗局——这是一个可耻的事件。

219.5 公教徒组织了很多“协会”(associations, Vereine),而这些协会的目标是宗教性的、慈善性的、文化的或社会性的(参见207.5);这些协会组织受益于民主精神、结社自由和国会主义(Parlamentarismus,即集体决定的精神)。这种“协会”倾向甚至在有的方面走向极端,可以说有太多组织,而正常的牧灵工作受影响。然而,在德国和其他国度的“文化斗争”充分表明这一点:共同信仰的人结合起来并组织一些协会来卫护信仰的权利是必然的结果,而且这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公教会的慈善协会以及那些提高下层民众生活的组织有特别重要的位置。美因茨的主教克特勒(Ketteler)在他的六篇针对社会问题的讲道稿中早在1848年呼吁了德国的公教徒完成他们的社会任务并且在他的名著《劳动者的问题与基督信仰》(*Die Arbeiterfrage und das Christentum*,1864年)中提供这方面的基本原则。在此以后,社会上的问题并没有减少,但公教会也始终没有停止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进行慈善工作,又通过社会组织减轻很多人在经济上的困境。在希特勒(Hitler)的时期,德国公教会的社会服务似乎完全被消除,在二战后也仅仅部分上被恢复。在法国,那

些崇高的伯爵得·蒙(Albert de Mun,1914年去世)是公教会社会思想的旗手,但他的同胞们并没有太支持他。教会的人在法国和在别的地方太多注意到迫切的政治秩序问题,因而忽略了真正的社会需要(man uebersah vor der Notwendigkeit der Schaffung einer politischen Ordnung die eigentliche soziale Frage),所以教会也必须为“19世纪的巨大失败”——即工人阶级脱离教会——负责任。教宗良/利奥十三世一直到比约/庇护十二世的种种社会通谕和宣言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清楚的目标和新的推动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些“工人司铎”(Arbeiterpriester),他们的目标是再次赢得工人阶级,尤其是法国的工人。教宗比约/庇护十二世于1954年整理他们的会规。

除了在上文(参见207.5)提到的协会以外,当时还形成了许多新的组织和团体:

219.5a 培养宗教和教会生活的协会:尤其是那些在206.1和218.1列出的传教协会,它们传入很多国度。还有圣乐协会(参见上面219.3)、圣衣和圣物协会(Paramentenvereine)以及帕德波恩(Paderborn)的温夫瑞德协会(Winfriedverein,1920年成立),它推动了基督信仰的合一。

219.5b 那些“慈善组织”注意到病人、孩子和青年的需要,保护少女(1897年以来有国际的组织),照顾社区,协助牧灵工作,又关注无保护的旅客、找工作的人(在火车站)、失业者和无住宅的人、囚徒、老弱者;部分的协会推动戒酒运动(1926年成立的十字架会 Kreuzbund),照顾公教移民(来福会 St. Raphaelsverein,1871年)和德国在国外的留学生(圣若瑟会 St. Josephsverein);有支持公教学生的大阿尔伯特会(Albertus - Magnus - Verein,1898年成立)和女学生的希尔德加德会(Hildegardis - Verein,1907年成立)。自从1897年以来德国的公教慈善协会通过维特曼(Lor. Werthmann,1921年去世)的努力结合为“德国明爱会”(Deutscher Caritasverband,总部在弗赖堡 Freiburg,在那里也成立一所“慈善工作研究院”,1925年)。在1934年形成了一个国际的明爱会(Caritas Internationalis),它的总部于1951年迁到罗马。城市牧灵者索嫩晒恩(Dr. Karl Sonnenschein,1929年去世)在柏林(Berlin)和明兴-格拉德巴赫(Moennen - Gladbach)推动了一个协助学生的运动。

219.5c 还有一些注意到民众教育、科学和文化教育的协会:在温特霍斯特(L. Windhorst)的推动下,“公教德国的民间协会”(Volkverein fuer das katholische

Deutschland)于1890年被建立,它的目标是支持基督徒的社会秩序并提高公教徒的教育水平(1914年这个协会有80万成员,1932年则38万)。与它有关系的是“德国公教妇女联盟”(Katholischer Deutscher Frauenbund,1903年成立),还有“公教学校会”(1911年)、“格瑞斯会”(Goerresgesellschaft,它关注公教德国的学术界,1876年成立,第一个主席是哲学教授赫特林 Georg Freiherr von Hertling,1876-1919年)以及奥地利的良/利奥协会(Leogesellschaft,1892年成立)。一系列国度都重新组织公教会的报刊事业,德国在这方面有“奥古斯丁协会”(1878年成立)。公教的报纸经历了相当好的发展,虽然在中立的或反对教会的报纸面前,公教的期刊的力量显得还是很薄弱的。最大的公教日报是《十字架报》(*La Croix*),它于1879年成立在巴黎。在1952年的德国,一切公教期刊的综合发行量大约在900万册。

219.5d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职业性的协会或公教行会:青年会,男、女青年会(比如 Quickborn,1910年成立,Hochland,1917年成立,Neudeutschland,1919年成立,Deutsche Jugendkraft,1920年成立等等);有学徒协会、工人会、女工人会(1928年有全德国性的女工会),士兵协会、水手会、商人会、教师会、大学生会、妇女和母亲会、员工会、学者会(公教学者协会,1913年在科隆建立)等等。在1948年形成了“德国公教青年协会”,它结合了一切公教男女青年会;原来每年举行的德国“公教大聚会”(Katholikenversammlung)逐渐成为这一切协会的“阅兵仪式”,又反过来影响了这些协会。上述的德国协会中有很多传播到别的国度或与国际的世界有联系。一切公教协会的目标是“公教进行”(Katholische Aktion)的伟大目的,就是说要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保卫和实现公教的价值观和种种原则。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推动了这种“公教进行会”。

219.6 在公教会的慈善工作、社会任务和文化传播方面,各个修会的贡献特别大。在整个19一直到20世纪,修会有稳步的发展。一系列新的修会团体被创立,一些被放弃的或受破坏的隐修院再次有人入住。在第一次大战争后的几年当中甚至可以说有“隐修运动的春天”。那些比较老的修会也不断恢复纪律和克修精神并加深他们的工作。比约/庇护十世早已宣布了一些针对修会的新规定,而1917年的新法典(487-672条)又澄清了关于修会的事务。教宗良/利奥十三世于1893年结合了各地的本笃会的隐修院为14个分会(Congregationes),但保持了每一个隐修院的独立性;从此以后,本笃会有一个“主席院长”(Abt-Primas),他有权利去视察各地的会院,而第一个“主席院长”是来自马瑞足(Maredsous)的郝丁(Hildebrand

de Hemptinne, 1893 - 1913 年)。这个“总会长”住在罗马的国际本笃会学院圣安瑟伦学院(Sant' Anselmo)。本笃会在 1957 年有 200 所隐修院,包括 12561 个成员。德国的贝任(Beuron)分会包括 14 个男、女会院。母院贝任(Beuron,在 Donau 多瑙河上游流域)成立于 1863 年,它和它的分院都强调礼仪、圣乐合唱以及教会艺术。

在 19 世纪,熙笃会(Cistercians)也建立一些新的会院,但整个修会在 1960 年仅仅包括 44 所会院。那些属于严规熙笃会(即“Trappist”特拉普会,参见 188.3)的会士自从 1892 年也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修会,并有自己的总院长,1951 年有 64 所会院。

方济各会守规会(Franciscan - Observants)本来分为四个系列(参见 172.3),但良/利奥十三世于 1897 年将它们结合为一个单一的“修会家庭”,共同的名称是“小兄弟会”(Ordo Fratrum Minorum),它于 1949 年共有 14401 位司铎。

耶稣会在 1850 年后获得了特别大的增长,虽然有一些国度镇压和驱逐它。1959 年的耶稣会大约有 34300 成员,其中有 18000 个司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分为三个会省,可算为耶稣会最强大的地区之一。

关于新兴的修会只能提到三个(关于传教修会,参见 218.1):

219.6a “圣方济各·撒勒斯/撒肋爵(Francis de Sales)的司铎祈祷会”,亦称“撒肋爵会”(Salesians,亦“慈幼会”或“鲍斯高会”)是于 1859 年在意大利都灵(Turino)成立的。他们的创始人是那位怀着高尚精神的“青年使徒”鲍斯高(Don Giovanni Bosco, 1815 - 1888 年,1934 年宣布为圣人)。该修会的目标是男孩子的教育和培养,尤其针对那些处于困境中的男孩。“慈幼会”传到欧洲很多国度(1919 年到德国)和美国。自从 1875 年,他们也在海外进行传教(尤其在南美的巴塔哥尼亚 Patagonia)。

219.6b 来自德国巴登的教区司铎尤尔丹(Joh. B. Jordan)于 1881 年在罗马创立了 Society of the Divine Saviour(SDS“救世主会”,亦称“apostolic and Catholic teaching society”,即“使徒的公教善导会”)。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讲演和著作传播信仰。他们在很多欧洲国度有会院(在德国 10 个),并且与救世主修女会(1888 年成立)一起也在海外进行传教。

219.6c 另一个新兴的修会是圣母圣心爱子会(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Sons of the Heart of Mary, 1849 年创立),亦称克拉瑞提安会(Claretians),因为他们的创始人是西班牙的教区司铎克拉瑞特(Antonio Maria Claret, 1807 - 1870 年)。他们在教

会内部和外部进行传教工作,在德国南部也有几个会院。

219.7 那些“世俗会”(institutum saeculare,“基督徒生活团”)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似乎也是很有前途的。教宗比约/庇护十二世于1947年为他们规定基本的规律。这种新的方式想通过一些“半隐修院的”形式适应新的时代,但同时追求隐修者的完美生活,因为他们努力遵守三个福音劝谕(即贞洁、神贫和服从)。“世俗会”的成员完全留在他们自己的世俗工作中。第一个这样的“世俗会”是1928年在西班牙创立的主业会(Opus Dei)。在1954年前,罗马教廷终极性地承认了5个“世俗会”,暂且地承认了另外7个(包括于1926年在德国守恩施塔特 Schöstatt 创立的玛利亚姐妹会)。

220

教会的学术著作。各种神学主张。现代主义

220.1 教宗们——尤其良/利奥十三世——热心支持的神学研究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德国的公教会在1860年在神学上比法国强,但因为法国也建立许多公教大学(所谓的 Institutes catholiques,比如在巴黎 Paris、图卢兹 Toulouse、昂热 Angers、里昂 Lyon 和里尔 Lille,1875年),法国的神学逐渐也赶上,法国人尤其在实证的历史神学产生了很杰出的果实。在罗马有几所宗座大学,他们主要培养了经院哲学和经院神学。在20世纪,他们也开始重视历史神学(historische Theologie),比如额我略/贵格利大学(Gregoriana)于1922/1923年建立了一个教会历史系和传教学系。最繁荣的公教大学(似乎都有神学系)在比利时的鲁汶/卢万(Louvain / Leuven / Löwen,参见204.6),瑞士的弗里堡(Fribourg / Freiburg,参见215.2),美国的华盛顿(Washington,参见217.3),意大利的米兰(Milano),即1920年创立的“耶稣圣心大学”,荷兰的内伊梅根(Nijmegen / Nimwegen,1923年创立)。大约20所公教大学属于比约/庇护十二世于1949年恢复的“公教大学联盟”。在1846年后,德国公教也想建立一所公教大学,但始终没有成功。另外,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Salzburg)——它已经有一个被国家承认的神学系——也从1884年以来有计划建立一所公教大学。自从19世纪上半叶,德国和奥地利的大学一方面努力培养神学学生,另一方面又热心地投入于神学研究工作(关于“老派天主教”一时在几个

神学系引起的危机,请参见 212.4)。受了这些神学系的支持和激励,巴伐利亚建立的公教学院(Lyzeen)和一些德国教区的学院(在艾希施泰特、富尔达、美因茨、帕德波恩和特里尔)建立的学院也经历了一个光荣的崛起。在科隆的教会于1922年创立了一个大阿尔伯特学院(Albertus - Magnus - Akademie),它专门研究经院哲学,后来承担出版大阿尔伯特(Albertus)的著作。1917年的《天主教法典》(参见第1365条)要求所有的司铎候选人(即修道生)必须经过两年的哲学和四年的神学研究,但执行这种标准在某些地方当时比较困难。教廷创立了一个特殊的机构(Congregatio "De seminariis et universitatibus studiorum")来监督神学院和大学中的神学研究。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通过1931年5月24日的法令《诸学科之主》(*Deus scientiarum Dominus*)重新整理各大学和学院中的神学和哲学教学制度来统一学院结构、学历、教学方法以及授予学位的制度。他于1936年在罗马创立了一所“宗座科学学院”(Papal Academy of Sciences)并且从各国邀请学者来参与;这所学院主要针对数学和自然科学。

在1850年前后,在教会的科学(即神学)方面发生一个重要的转变:启蒙主义忽略的经院思想(Scholastik,经院哲学和神学)再次经历一个崛起。这种“新经院派”(Neuscholastik / Neo - Scholasticism)的先驱和开拓者在意大利主要有耶稣会会士佩若内(Perrone)、弗兰泽林(Franzelin)、利贝拉托瑞(Liberatore)和帕尔米耶里(Palmieri)以及教区司铎三塞维瑞诺(Sanseverino)和道明会会士齐里亚拉(Zigliara)。在罗马生活的德国耶稣会会士克罗伊特根(Joseph Kleutgen,参见其《前人的神学》*Theologie der Vorzeit* 3卷,1853/1860年)将这些运动传播到阿尔卑斯山脉(Alpes)的北边。在德国有很多神学家继承他的观点,如克勒孟(Franz Jakob Clemens,1862年去世)、舍茨勒尔(Constantin von Schätzler,1880年去世)、海因瑞克(Johann B. Heinrich,1891年去世)、牟方(Christoph Moufang,1890年去世)、哈夫内尔(Paul Haffner,1899年去世)、施托克勒(Albert Stöckl,1895年去世)和他们中最有才华的、思想最敏锐的,即在科隆任教的舍本(Matthias Joseph Scheeben,1888年去世)。部分的神学家——比如龚特尔(Anton Günther)和他的学派(参见208.2c)——拒绝了经院思想,而在各大学的神学系占有主导地位的思想方向还是“历史批判思想”(historisch - kritische Richtung),尤其在蒂宾根(Tübingen)的神学系和学派那里(埃哈德 A. Ehrhard 曾称之为“古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学派的新版”*Schola Antiochena rediviva*)。两个神学派甚至进行尖锐的争论,比如蒂宾根(Tübingen)的

系统神学家库恩(Kuhn)与克勒孟(Clemens)和舍茨勒尔(Schäzler)谈论过“自然与恩宠”、“知识与信仰”、“哲学与神学”的问题。他们于1863年在慕尼黑在德林格(Döllinger)的指导下举行了一次公教学者大会,但没有达成共识。然而,新经院派的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在1879年,教宗良/利奥十三世发表了《永恒之父》(*Aeterni Patris*)通谕,其中规定哲学家和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黄金智慧”在克服现代主义的种种错误方面是最好的工具,并于1880年提升他为公教学校的主保(参见213.2)。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的人必须僵硬地传下托马斯的教导,而需要考虑到现代的问题和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做出很大努力的尤其是鲁汶/卢万(Leuven)的学派,它的领头人是梅西耶(Desire Mercier,1882年任哲学教授,1906年为梅克恩主教,1907年枢机,1926年去世)。很多思想家和神学家——大多属于德国地区——开始研究经院思想的历史,这个领域也很重要,比如维也纳的维尔纳(Karl Werner)、在罗马的埃尔勒(Franz Ehrle SJ,1922年当枢机,1934年去世)和德尼夫勒(Heinrich Seuse Denifle OP,1905年去世)、在慕尼黑的格拉布曼(Martin Grabmann,1949年去世)、平信徒哲学家赫特灵(Georg von Hertling,1919年去世)与鲍姆克尔(Klemens Bäumker,1924年去世)以及在鲁汶/卢万的武尔夫(Maurice de Wulf,1947年去世)——他有很多学生。但是,他们似乎还没有提出一个能够和谐地结合新的和旧的因素的整个个性体系。哲学和神学研究的许多成果能够在众多神学期刊的文章中看到——在这些期刊中有部分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有的则最近才创立。自从1890年以来,德国和法国也出版了很多大规模的神学大百科全书和“文集”或“全集”,这也证明有很多人参与这种精神运动。公教的学者也曾经举行了一些国际性的会议,比如1888年和1891年在巴黎,1894年在布鲁塞尔(Bruxelles),1897年在瑞士的弗里堡(Freiburg),1900年在慕尼黑,但此后没有继续进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举行了一些针对特殊神学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比如针对托马斯主义、圣母论等等)。

19世纪的神学思想和神学知识传播的特点有这些:高级神学教育的基地越来越多,神学著作的国际化以及有意识地消除那些(来自启蒙主义的)理性主义因素。20世纪上半叶的神学发展的特点则是:坚决地执行历史方法,使用批判精神和辨别精神,意识到信条发展中的种种问题,与物质主义和进化主义进行对话,但这种对话只在部分上有护教的性质。两个大战的灾难以及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us)

的出现导致神学更注重人本身,更强调神学的牧灵服务,更关注人的处境(但这种思想也隐含着一些危险,比如相对主义)。

220.2 各种神学学科的重要代表人物大约有这些:

220.2a 在解经学/释经学/圣经诠释学(Exegese)方面:在蒂宾根(Tuebingen)任教的山茨(Paul Schanz,1905年去世)和贝尔瑟(Joh. Ev. Belser,1916年去世),在波恩任教的考伦(Franz Kaulen,1907年去世),在慕尼黑的西肯贝格(Jos. Sickenberger,1945年去世),德国耶稣会会士科尔内利(Rud. Cornely,1908年去世)、克纳本鲍尔(Jos. Knabenbauer,1912年去世)以及胡格劳尔(Franz v. Hummelauer,1904年去世,他曾经在巴黎出版一个大的《圣经研究教程》*Cursus Scripturae Sacrae*,1885/1912年)。在道明会的会士指导在耶路撒冷的“圣经学院”(Ecole biblique)是拉格朗日(Marie - Jos. Lagrange OP,1938年去世)创立的研究机构。耶稣会会士在罗马指导“圣经学院”(Institutum Biblicum,参见213.3),自从1927年以来,这个学院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分院。

220.2b 在护教学/基本神学(Apologetik)方面:也许整个19世纪最辉煌的天主教学者与护教士是英国的纽曼(Newman)枢机(参见204.5);除他以外还有赫廷格尔(Franz Hettinger,1890年去世)与舍尔(Hermann Schell,1906年去世)在维尔茨堡任教,山茨(Paul Schanz)在蒂宾根,施米德(Alois Schmid,1910年去世)在慕尼黑任教,古特贝勒特(Konstantin Gutberlet,1928年去世)在富尔达(Fulda),魏斯(Albert M. Weiss,1925年去世)在瑞士的弗里堡(Freiburg)任教。

在信理学/教义学/系统神学(Dogmatik / systematic theology)方面:几位上面提到的新经院派(Neo - Scholasticism)的代表,如佩若内(Giovanni Perrone,1876年去世)、弗兰泽林(J. B. Franzelin,1876年当枢机,1886年去世),帕尔米耶里(Domenico Palmieri,1909年去世),克罗伊特根(J. Kleutgen,1883年去世),舍本(M. J. Scheeben),海因瑞赫(Joh. B. Heinrich),还有耶稣会会士佩施(Christian Pesch,1925年去世)以及比优(Louis Billot,1911年枢机,1931年去世)以及在蒂宾根(Tuebingen)大学任教的库恩(Joh. Ev. Kuhn,1887年去世)以及在布瑞斯劳(Breslau / Wroclaw)大学的波勒(Jos. Pohle,1922年去世)。

220.2c 在教会史、教父学与古代教会史(基督宗教考古学)方面有最热烈的研究,而在这个领域中的进步也是最大的;其早期“元老”是德林格(Döllinger)与黑菲勒(Hefele,参见208.1b)。此后的重要人物是:在维尔茨堡(Würzburg)的赫尔根若

特(Joseph Hergenröther,1879年为枢机,1890年去世),在弗赖堡(Freiburg)的克劳斯(Franz X. Kraus,1901年去世),布吕克(Heinrich Brück,1899年当美因茨主教,1903年去世),德尼夫勒(Heinrich S. Denifle OP,他曾经任宗座档案室管理人员,1905年去世),冯克(Franz X. Funk,他在蒂宾根 Tübingen 任教,1907年去世),格瑞萨尔(Hartmann Grisar SJ,他曾在因斯布鲁克 Innsbruck 与罗马工作,1932年去世),格勒(Emil Göller,他在弗赖堡 Freiburg,1933年去世),埃尔勒枢机(Franz Ehrle SJ),埃哈德(Albert Ehrhard,他在波恩 Bonn 教书,1941年去世)。在德国以外的重要教会史学家是法国的枢机皮特拉(Jean B. Pitra OSB),他在教父学方面很有贡献,迪申纳(Louis Duchesne,1922年去世),他曾在巴黎和罗马工作,眼光非常敏锐,并且为法国的教会史研究起了开拓者的作用(参见第1卷,4.8)。他的学生是巴蒂福尔(Pierre Batiffol,1928年去世),并且他曾经指导了在图卢兹(Toulouse)的公教学院(Institut catholique)。另外还有杨生(Johannes Janssen,1891年去世),他是宗教改革时期的专家,在法兰克福 Frankfurt 任教以及保禄斯(Nikolaus Paulus,1930年去世)。两个重要的平信徒学者也应该被重视,因为他们继承了罗马从16世纪以来进步的考古学研究和历史研究,就是若西(Giovanni Battista de Rossi,1894年去世),他研究了地下墓穴并被称为“基督宗教考古学之王”,还有帕斯托尔(Ludwig Freiherr von Pastor,1928年去世),他曾经是杨生(Janssens)的学生,曾在因斯布鲁克(Innsbruck)任教,后来在罗马指导了奥地利历史学院(Österreichisches Historisches Institut)。

220.2d 在伦理神学和牧灵神学方面:林森曼(Franz X. Linsenmann,他在 Tübingen 任教,1898年去世),塔尔霍费尔(Valentin Thalhoffer,曾在慕尼黑和 Eichstätt 工作,1891年去世),普若布斯特(Ferdinand Probst,他在 Breslau 工作,1899年去世),克里格(Kornelius Krieg,他在 Freiburg 任教,1911年去世),勒姆库尔(Augustin Lehmkühl SJ,他在 Valkenburg 工作,1918年去世),克普勒尔(Paul Wilhelm v. Keppler,他于1899年当若滕堡的主教,1926年去世),毛斯巴赫(Joseph Mausbach,他曾在 Münster 工作,1931年去世)曾经是一位渊博的讲道家和艺术评论家,梅恩贝格(Albert Meyenberg,他在瑞士 Luzern 工作,1934年去世),施泰恩比赫尔(Theodor Steinbüchel,他在慕尼黑工作,1949年去世)。在教会法方面的重要人物是:科伯(Franz Quirin von Kober,他在 Tübingen 工作,1897年去世),维也纳的舍瑞尔(Rudolf von Scherer,1918年去世),维恩茨(Franz X. Wernz SJ,他曾经当耶

稣会总会长,1914年去世),弗瑞森(Joseph Freisen,他在维尔茨堡工作,1932年去世),还有慕尼黑的埃赫曼(Eduard Eichmann,1946年去世)。

220.3 当时发生很多神学上的争论,整个气氛很活跃,但教会的长上也曾经需要几次反对某些人的错误主张。在慕尼黑任教的哲学教授弗若沙梅尔(Jakobus Froschammer,1893年去世)认为,科学根本不依赖于启示,他也否认教会的权威性,所以于1857年和1862年被谴责;此后他完全离开了教会。有的学者提出了所谓的存有主义(Ontologismus),就是说,他们认为人可以直接、直观地认识神,持此意见的有意大利的乔贝尔提(Gioberti)和罗斯米尼(Rosmini,参见202.2),比利时的拉佛瑞(Laforet)和乌巴斯(Ubaghs),法国的法贝(Fabre)、于格宁(Hugonin)和格拉特里(Gratry)。圣部(信理部)于1861年和1866年谴责这种说法,而在罗斯米尼(Rosmini,1855年去世)去世几十年后还有教廷的文献谴责了他著作中40条命题(1887年)。在1900年前后爆发了关于“改革公教主义”(Reformkatholizismus,它和“美国主义”很相似,参见217.3)的论争。这种改革思想在德国的代表是克劳斯(Fr. X. Kraus)、舍尔(H. Schell)、埃尔哈德(Alb. Ehrhard)、米勒(Jos. Mueller)、格如普(Georg Grupp)、冯克(Phil. Funk),而在意大利有佛格萨若(Ant. Fogazzaro,1911年去世),他曾经写了名为《圣者》的小说(1906年列入禁书单)。在英国的宗教哲学家许革尔(Friedrich von Hügel,1925年去世)也属于这些比较开放的思想家。这些天主教徒当时面对了一种过于紧张的整体主义(Integralismus),他们认为,公教会应该更多适应现代的文化,这样能够提高它的威望,也可以消除种种“落后的因素”。然而,他们也提出某些过分的主张。德国的舍尔(Schell)热衷于谈论“教会与进步”关系的问题,但他的四部著作于1898年被列入禁书名单。他接受了教会长上的谴责。

比这些倾向更令人担忧的是20世纪初在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公教哲学和神学中出现了一种“理性主义的潮流”,这种倾向不久后被称为“现代主义”(Modernismus)并遭受批评。这种思想的根源是Kant(康德)的不可知论,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内在性宗教和情绪化宗教概念(参见193.2;210.1a)以及现代历史观的“进化主义”(Evolutionismus)。那些现代主义者认为,个人的宗教意识是启示和教会的裁判者和标准,他们说信仰的信条仅仅是一些可以改变的象征,而宗教真理本身是无法认识的。这些观点等于是一个新的异端邪说,而自从1907年以来,比约/庇护十世非常坚决地抵抗他们,实际上也相当成功地镇压了它们。

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在法国巴黎的公教学院 (Institut catholique) 的圣经解释学 (exegese) 教授卢瓦西 (Alfred Loisy, 1857 - 1940 年) 以及在昂热 (Angers) 修道院任教的乌丹 (Albert Houtin, 1927 年去世)；在英国有原来当耶稣会会士的提勒尔 (George Tyrrell, 1909 年去世)，而在意大利有几个司铎，即穆里 (Romolo Murri)、弥诺基 (Salvatore Minocchi) 和弗拉卡西尼 (Umberto Fracassini)；在德国的代表主要是慕尼黑的施尼策尔 (Joseph Schnitzer)、在布劳恩斯山 (Braunsberg) 的科赫 (Hugo Koch) 以及恩格特 (Thaddaeus Engert)。罗马教廷的圣部于 1907 年 7 月 3 日在《怨天尤人》(Lamentabili sane exitu) 训令中提出一个新的《提要》(Syllabus)，其中谴责了 65 条命题——这 65 个句子大多来自卢瓦西 (Loisy) 的著作，涉及圣经解释学 (exegesis) 和信理历史 (history of dogma)。教宗比约/庇护十世于 1907 年 9 月 8 日发表的通谕《牧放主羊》(Pascendi dominici gregis) 反对“现代主义”的“思想体系”，认为这种思想倾向是“一切异端的汇积池”并采取措施来镇压它。同样的教宗在他的“自动诏书”《圣礼的指导者》(Sacrorum Antistitum, 1910 年 9 月 1 日) 中要求一切司铎候选人在接受六品之前发“反现代主义”的誓言，而一切在牧灵和教育中工作的司铎也必须宣发这个誓。然而，那些在德国国度办的大学任教的神学教授没有被要求宣发这种誓，这样避免了政治和教会之间的碰撞。只有很少几个司铎拒绝发誓。现代主义的领导人物被禁止任教，而部分的人也离开了教会，所以“现代主义运动”很快就失去了动力。卢瓦西 (Loisy, 于 1908 年 3 月 7 日被绝罚) 以及乌丹 (Houtin) 在此以后不仅离开了教会，而且他们完全放弃了有形可见的基督信仰 (positives Christentum)。与公教改革运动 (Reformkatholizismus) 和现代主义的镇压有关系的思想倾向是所谓的整体论 (Integralismus, 参见 214.6)。此后还有一些神学家的著作被谴责或禁止，这也和现代主义争论不无关系，比如德国神学教授维提格 (Joseph Wittig) 在布瑞斯劳 (Breslau) 被谴责 (1925 年)，赫恩 (Johann Hehn) 在维尔茨堡 (Wuerzburg) 受谴责 (1925 年)，意大利的宗教历史学家博纳尤蒂 (Ernesto Buonaiuti) 在罗马被谴责 (1921 年和 1924 年被绝罚)。来自法国任内 (Rennes) 的提尔梅 (Joseph Turmel) 神父曾经利用 14 个不同的笔名来发表他的现代主义著作，始终否认这些文章是他写的；他于 1930 年被绝罚。

在 1918 年 (第一次大战) 后，在德国和法国的神学中曾经出现了一些恢复“改革公教运动”的因素，但没有长期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尤其在法国)，学者们面对了“存在主义”的思想，所以有一些人提出了一个“新神学” (Theologie

Nouvelle)理论,对于传统的神学怀着批判的态度。他们想在现代思想中为神学确保一个席位,所以他们要适应那个动态的进化主义(dynamischer Evolutionismus)和存在主义,但走得太远,所以他们降低了信理/信条的绝对性(Absolutheitscharakter der Dogmen),降低了教会的教导权的权威性以及整个系统神学的地位。针对这种“信理上的相对主义”(dogmatischer Relativismus),教宗比约/庇护十二世在1950年的通谕《人类》(*Humani generis*)中建议要支持一种和谐的适应方式,即让古典的神学和教会哲学的方法和形式逐渐一步一步地适应温和进化论的现代思想(kontinuierliche Anpassung in Methode und Form an die modernen Gedankengaenge des gemaessigten Evolutionismus)。

第二章 第19世纪的思想史和社会变化。 新教和希腊、俄罗斯的教会

221

反对教会和反对基督宗教的思潮：

自由主义、物质主义、存在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

221.1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个历史阶段中,公教经过了一次崛起,但这种现象不能隐瞒另一个事实:从整个思想和文化发展趋势来看,欧洲人大约从1850年以来离开了教会并且离开了有形的基督宗教(positives Christentum)是一个强有力的运动,甚至可以称之为一个放弃基督的“有组织的集体滑离”(organisierter Massenabfall von Christus)。自从基督宗教进入了人类历史以来,这是规模最大的并且挑战最大的内在的转变和解散过程。公教(天主教)也处于现代文化发展之中,无法避免受其消极影响。为了拯救宗教信仰的神圣价值,教会似乎退缩到一个

周围被攻击的堡垒之中,并要在这个堡垒集中精力,以最紧密的方式(在教宗的指导下)抵抗各种分散性的力量。

这种情况为基督信仰和教会是不利的,而造成这种消极态度的主要原因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主义培养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Subjectivism und Individualismus),在19和20世纪能够看到这种个人主义的最极端表现。受其影响的思想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us),它是一种世界观和政治党派,强调个人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无羁绊自由,无论是在政治、社会、经济或宗教方面。这种思想来自理性主义,因为它拒绝任何超过人的理性的权威的约束,首先反对宗教或教会的权威性;自由主义认为精神性的创造具有自己的规律,而一切文化领域都是自律的。早期的自由主义曾经支持教会抵抗国度的控制,因为教会同样追求了自由权利,但在1850年后的自由主义变得越来越不宽容,它尽力削弱教会和家庭、学校、艺术和科学的影响,甚至想完全取缔教会的地位,不承认教会在国度以外是一个独立的,有自主权的团体。这就引起了很多严厉的搏斗:在普鲁士-德国、奥地利、法国和其他国度的文化斗争,强制性地分裂国度和教会(在法国、葡萄牙以及几个拉丁美洲国度)。极端的自由主义的目标是整体社会彻底“世俗化”,而在法国这个目标似乎被达到了。教宗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的《提要》(Syllabus,1864年)和第一次梵蒂冈会议谴责了作为一种世界观的自由主义,而良/利奥十三世及他的接班人的伟大通谕都说明教会与文化、国度和社会的正当关系。

221.2 在哲学方面,观念论,唯心主义(Idealismus)衰退了之后,人们过分高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成就,这样出现了一些新反对宗教启示的思想体系,尤其是不承认灵魂和精神体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us),它仅仅承认那些属于经验的“具体”(positive)事实,这样的事实才可以成为我们的认识的对象;实证主义反对任何形而上学。它的创始人是法国的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年),而英国的米尔(John Stuart Mill,1873年去世)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903年去世)进一步发展这种思想;在意大利和德国也开始有实证主义者。否认基督神性的勒南(Ernest Renan,参见216.1)和自然主义小说的大师左拉(Emile Zola,1902年去世)都属于这种思想流派。严谨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82年去世)的研究成果——获得了一种反对宗教的解释,而很多人以一种狂热的情绪传播了这些反对宗教的思想。实际上,不可知论(Agnostizismus)——它也是一种实证主义——成为很多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世界观,而通过很多期刊和杂志被传

播;许多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开始接受这种思想。近现代的历史主义(Historismus)倾向于进化论和相对主义,所以它也一样帮助创造一种“价值观的混乱”(Anarchie der Werte)。这种纯粹的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在物质主义(Materialismus)中获得了特别离奇的表达。物质主义的主要创立者是德国19世纪中叶的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1872年去世)、佛格特(Karl Vogt,1895年去世)、摩勒硕特(Jakob Moleschott,1893年去世)和毕希纳(Ludwig Büchner,1899年去世)。甚至那位新教的神学家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参见210.1)最终走向这种没有安慰的世界观(他曾经说过“我们再不是基督徒”)。在19世纪末,那个来自耶纳(Jena)的植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1919年去世)以一种自吹自擂的方式非常广泛地传播了这种物质主义思想,同时也激烈地攻击了基督信仰(参见他的《世界之谜》*Weltraetsel*,1899年和其他的著作)。

一种悲观主义的和基本上反对教会的哲学更进一步加深了思想上的迷惑状态,比如舒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860年去世)及其接班人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1906年去世,参见其《无意识的哲学》*Philosophie des Unbewussten*,1869年)的哲学。在巴塞尔任教的古典语文学家和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900年去世,在1889年后患精神病)宣布要“转换一切价值”,并要用“超人”的伦理来代替基督宗教所谓的“努力伦理”(Sklavenmoral)。在20世纪初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当时已经有人说:“欧洲仅仅在名义上是基督宗教的地区”(“Europa ist nur mehr dem Namen nach christlich”)。有人认为只有两个大的敌对的派系:信徒和无信仰的人,为基督奋斗的人和反对天国的人。信仰和无信仰之间的搏斗始终很激烈。中世纪所创造的有基督信仰特征的文化团体(christliche Kulturgemeinschaft),而在19世纪中,这种文化团体所保存的因素也面临完全的解体。有的人甚至说,“西方的没落”就在眼前[参见历史哲学家施彭格勒(Oswald Spengler)1918年的名著《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无神论的最积极传播者于1906年在海克尔(Haeckel)的领导下组织了“德国一元论协会”(Deutscher Monistenbund,1911年后在欧斯特瓦德 Wilhelm Ostwald的指导下)。在欧洲各国都有很多世俗的“自由思想协会”(Freidenkerorganisationen),它们在国际上也有联系并且很激烈地反对基督宗教,尤其是公教会。教会的另一种对手是以多种形式出现的神智论(Theosophie)、神智论(Anthroposophie,主要代表是施泰纳 Rudolf Steiner,1925年去世)以及隐秘主义

(Okkultismus)——这些离奇的教导吸引很多人并且使人们脱离教会的思想和传统的宗教生活。

在那些具有比较深远追求的人中出现了某种渴望宗教和精神性生活的趋势,而在哲学的领域中也发生了“形而上学的某种重生”(Wiedergeburt der Metaphysik, 参见 Peter Wust 于 1920 年写的书),但更强有力的思想有另一种新的发展:针对片面的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有人开始重新评价“生命”,即视生命为一种真实的存在以及具有创造力的存在。这种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的一个倾向于自然主义的分枝受了尼采(Nietzsche)的影响并认为生命是对存在的无限快乐(unermessliche Urlust am Dasein),也是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他们不愿意谈论一切在生命以上的因素或作为生命之基础的因素。这种思想与那些来自法国和英国(格比诺 Gobineau 和张伯伦 H. St. Chamberlain)的种族主义思想结合,并在德国“第三帝国”的纳粹主义获得了灾难性的发展和政治影响。与此不同,法国的贝格森(Henri Bergson, 1941 年去世)——他来自一个犹太人家庭——宣布了另一种“生命哲学”,他强调创造性的生命、精神价值和自由,并且越来越接近基督信仰。他影响了法国哲学界更多注意到精神的独立性问题。他的学生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后来走向教会和托马斯主义(Thomismus)的哲学。

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深深地动摇了一切基础性价值,所以这种“生命哲学”越来越多成为一种注意“处于危险中的生命”的思想,即人生是被挑战的,被怀疑的。这种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us)也能够从帕斯卡尔(Pascal)、齐果果(Kierkegaard)和纽曼(Newman)的生活体验中找到一些灵感,它拒绝抽象的思维和绝对的思想体系,更多强调个人的存在,而只能通过生活理解个人。“害怕”的体验成为一种澄清存在的方式;这里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一种浓厚的悲观主义。德国的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方法上排除关于神的论述,而法国的萨特(Jean Paul Sartre)直接否定神的存在,但马塞尔(Gabriel Marcel)认为,人的存在需要“参与”才能发挥。人的真正存在是“投入”和“被召唤”,这不仅仅要求人与别人有关系,但也强调与神的关系。信仰就是智慧的冒险(吴斯特 Peter Wust, 1940 年去世)。

221.3 第 19 世纪的时代在整个历史上是最“困顿”的时期,因为社会上的苦难(贫富不均)是巨大的,因此物质主义和反对基督宗教的力量变得如此强大。工业化和机械化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当时的资本主义太过功利,而在欧洲出现了一些大城市——这一切引起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作为政党的社会主义。他反对自由主义

的思想,因为自由主义误解了经济生活中的道德因素,想无限地增加自己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是法国的伯爵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 1760 - 1825年),他的目标是让财产归于社会,让社会合理地分配共同工作的成果,这样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不久后,他思想的继承者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 1809 - 1865年)提出一个很彻底的座右铭:“财产就是偷窃”(1840年),另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家是英国的欧文(Robert Owen, 1858年去世),德国的马克思(Karl Marx, 1818 - 1883年)、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95年去世)和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 1864年去世,与马克思一样是犹太人)。在1849年后,马克思(Marx)在伦敦过一个被驱逐者的流亡生活,但他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是《资本论》*Das Kapital*, 1867 - 1894年),并于1864年建立了第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早在1848年,马克思(Marx)和恩格斯(Engels)共同发表了《共产主义宣言》(亦译《共产党宣言》)。基本上,“共产主义”就是支持集体的经济制度,反对私人经济的制度。只有在1950年代,在俄罗斯发生了一种分裂,即那些温和的(“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以及恪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的)“共产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国家和民族处于非常大的困境,所以一种比较极端的社会主义推动了内战和无产阶级的统治,而这个运动在俄罗斯(参见229和232)、德国以及一些亚洲地区也获得了强烈的支持。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曾经于1937年发表了一个谴责共产主义的通谕(即《论无神论的共产主义》*De communismo atheo*)。在1918年12月,“德国共产党”成立,它也加入了1919年在莫斯科创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另一个运动是国际的“无政府主义”运动(Anarchismus, 在俄罗斯以前被称为虚无主义 Nihilismus),它基本上否认任何权威,反对任何法律,并多次与共产主义结合。这种无政府主义党派的创始人是俄罗斯革命者巴枯宁(Michael Bakunin, 1876年去世)。这个党派提出“行动的宣传”,它谋略和进行对很多国王和统治者的暗杀,使全世界的人感到恐怖。

在19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发表了很多宣言、讲演和著作,他们也进行很多组织工作,所以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奥地利、瑞士、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获得了相当大的传播。德国的李卜克内希(Wilhelm Liebknecht)和倍倍尔(August Bebel, 1840 - 1913年)于1869年创立了德国的社会民主劳动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从此以后,很多属于所谓的“第四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人提出了“阶级斗争”的标语,就是说无产阶级的人(工人)在原则

上要反对“有产阶级”(即 Bourgeoisie)。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在世界观方面完全接受了孔德(Comte)的实证主义和费尔巴哈(F Feuerbach)的自然主义,它的经济理论的基础是一种物质主义的和无神论的历史观。因此,19和20世纪的社会主义成为反对教会、反对基督宗教和反对宗教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很多参与该运动的人仅仅出于经济或政治的考虑参与社会主义,他们不一定接受了它的整个世界观。德国社会主义的《哥塔纲领》(Gothaer Programm,1875年)和《爱尔福特纲领》(Erfurter Programm,1891年)宣布宗教是个人的事,但实际上这个党派对宗教怀着敌对的态度,要求完全分开国度和教会,又要求学校的世俗化。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使很多人认为,信仰和教会是一种落后的、因现代科学淘汰的立场,又是“未来理想国”的强大阻碍。很多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自那些放弃了教会的新教徒的行列,但在工业区和大城市中也有几千个公教徒加入了社会主义运动。德国政府曾经反对它(1878年的法律,1881年以来的社会福利新法律等等),德国的公教也有所回应(参见219.5),德国新教有一个“基督徒社会运动”(christlich - soziale Bewegung,参见222.2),但德国的社会主义党仍然成为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党派,在1912年的大选它获得425万票(34.7%),1919年甚至获得1150万票(37.7%)。因此,它的影响在共和国制度中越来越大,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增加。当时的教会(公教和新教)仍然是君主制度和“有产阶级”国度(monarchischer und buergerlicher Staat)的支持者,而社会主义进行很多反对教会的宣传,所以在德国和奥地利发生很大的“退教运动”,在第一次大战后,这个运动更强大,尤其影响了新教(1919-1930年间约有210万信徒退教),但也对公教造成影响(1919-1930年间有43万退教者)。与此同时有另一些宣传,比如鼓励火葬运动,而离婚率也上升。根据1925年的统计,德国人口为6240万,其中有24万人属于所谓的“世界观团体”,而114万人说没有宗教,但在1933年的6520万人中已经有240万没有信任何宗教的人。(1987年的西德仍然有42.9%公教徒和41.6%新教徒,原来的东德则于1990年有47%新教徒,7%公教徒和46%“没有宗教或其他”的人,译者注。)

基督新教,尤其在德国、英国和北美。 内部的生活、种种教派及其神学

222.1 虽然一些人曾经想跨越新教内部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和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继续存在。在 1860 年后的德国,新教内部的冲突甚至加深,但那些小的团体更多愿意加入一些比较大的组织。

属于比较自由派别的新教信徒在海德堡(Heidelberg)的律师布伦奇利(Joh. Kaspar Bluntschli)和哥塔(Gotha)的施瓦兹(Karl Schwarz)的领导下在 1863 年建立了“新教协会”(Protestantenverein)。它的目标是“在福音的自由内以及根据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发展的趋势而恢复新教会”,但这个协会有时候否定基督信仰的超自然特征,所以官方教会曾经几次罢免了一些属于这个“协会”的牧师。属于“新路德协会”的人于 1868 年在普鲁士聚集,召开了“普遍的福音派/路德宗会议”,但没有开展什么工作。在 1873/1875 年形成了所谓的“具体的联盟”(Positive Union,亦称 Hofpredigerpartei“宫廷派”),它的领导人是克格尔(Rudolf Kögel, 1896 年去世)以及施托克尔(Adolf Stoecker, 1909 年去世),这个派别在柏林(Berlin)的教会管理机构中长期有关键的影响力。在同样的时期(1875 年)还形成了哈勒(Halle)的“福音联盟”(Evangelische Vereinigung,就是所谓的 preussische Mittelpartei“普鲁士中央党”),其推动者是拜施拉格(Willibald Beyschlag)教授。一些改革宗的信徒于 1884 年在马尔堡(Marburg)创立了“德国改革宗联盟”(Reformierte Bund fuer Deutschland),他们的目标是“保护及培养改革教会的财宝”。那些属于里奇尔(Ritschl,参见下文 222.7)派的自由派新教徒根据拉德(Martin Rade)在马尔堡(Marburg)出版的杂志《基督宗教世界》(*Die christliche Welt*),于 1892 年(1903 年)创立了“基督宗教世界的友人”的协会(Freunde der christlichen Welt)。那些立场更靠左派的新教徒于 1905 年创立了“福音自由之友”(Freunde evangelischer Freiheit)的协会。另一方面,那些严格遵守路德宗教的信徒于 1908 年脱离了“普遍的福音/路德宗会”并在莱比锡建立了一个“路德联盟”。在 1911 年一些信徒在巴门(Barmen)创立了“公开宣布基督信仰的德国福音派联盟”(Deutsche Evangelische

Volksbund fuer oeffentliche Mission des Christentums), 1912 年形成了“圣经与理解的实际协会”(Positiver Verband fuer Bibel und Erkenntnis)。在 1900 年以后又有一些追求同合一的倾向,这就导致“德国福音教会委员会”的形成(1903 年)。当时发生了“宗徒/使徒信经争论”(Apostolikumstreit),这个争论是由哈纳克(Adolf Harnack)教授的一个宣言发动的,因为他于 1892 年在柏林(Berlin)谈论《宗徒/使徒信经》的有效性。第 6 届“普鲁士普遍大会”于 1909 年规定一个针对“圣职人员教导有问题”的法律(所谓的“异端法律”)。两个牧师因为这个法律受到惩罚(即 Jatho 和 Traub, 1911/1912 年),但这些案件在自由派新教徒中引起了激烈抗议。

222.2 虽然德国的新教徒中间有很多张力和冲突,但在面对公教(天主教)时,他们还是一个统一的战线,这一点可以从 1817 年、1883 年和 1917 年的“庆祝路德大会”中看出。早一些建立的古斯塔夫-阿多夫协会(Gustav-Adolf-Verein)照顾在国外的新教徒(参见 209.1),而一个新的协会,即“福音同盟”(Evangelischer Bund)在 19 世纪末开始也有类似的活动。这个“福音同盟”由拜施拉格(Beyschlag)、尼波尔德(Nippold)和利普修斯(Lipsius)建立于 1886/1887 年,以抵抗公教(天主教)为目标。组织这样的同盟的背景是“文化斗争”的结局,因为很多新教徒感到失望,或因公教的复兴而感到害怕。这个同盟在信条上比较松散,但更多反对“越山主义”,并且支持在奥地利进行的“脱离罗马运动”(参见 215.1)。在 1915 年这个同盟大约有 51 万成员。在 1900 年一些新教徒在艾森阿赫(Eisenach)甚至组织了一个“在公教中传播福音协会”(Gesellschaft zur Ausbreitung des Evangelium unter den Katholiken)。

遗憾的是,在第一次大战前几十年中,很多新教徒离开了基督信仰,尤其在工人阶层和在大都市中的信徒,他们部分上完全退出教会(参见 221.3),部分上仅仅在名义上属于教会或怀着一种普通人道主义-理想主义的人生观。因此,对于内部的宣教成为很重要的任务(参见 209.5)。在这方面,德国和英国的新教徒也非常投入,他们要用基督的精神来充满整个社会生活。然而,在这方面,新教与国家的密切关系经常被视为一种阻碍。维歇恩(Wichern)提出的观点在后来的时期被继承,其中最突出的是波德尔施文格(Friedrich von Bodelschwingh, 1831-1910 年)牧师的工作,他在比勒费尔德(Bielefeld)附近的贝格勒(Bethel)创办了一些典范性的慈善机构(在 1872 年后)。很多协会针对不同职业的人和不同身份的人,这些协会也或多或少都有宗教特征,也参与“对内”的传教工作。因为很多人的经济情况

非常困难,而社会民主党越来越强,所以德国新教创立一个回应这个问题的组织,就是“基督徒社会运动”(Christlich - soziale Bewegung),它的杰出领导人物是柏林(Berlin)的宫廷讲道家施托克尔(Adolf Stoecker),他是一位活动家、讲演家和政治家。他得到柏林(Berlin)的经济学家瓦格纳(Adolf Wagner,1917年去世)的支持并于1878年创立了“基督徒 - 社会劳动党”(Christlich - soziale Arbeiterpartei)。自从1890年以来,德国新教徒每年举行了一个“福音 - 社会大会”(Evangelisch - sozialer Kongress)。这个运动受瑙曼(Friedrich Naumann,1919年去世)牧师的影响并越来越多走向民主和国家社会运动,因此施托克尔(Stoecker)离开他们并于1897年创立了比较保守的“教会 - 社会大会”(Kirchlich - soziale Konferenz)。自从1929年以来,“基督徒民众服务”(Christlicher Volksdienst)也尽力唤起新教徒徒的社会良心和政治良心。

222.3 德国的新教分裂为自由派和保守派,还有很多别的派系,而瑞士、荷兰与斯堪的纳维亚的新教传统也呈现出类似的分裂。在不同的程度上有“正统派”(Orthodoxie)、“宗派主义”(Konfessionalismus,比如路德宗、加尔文宗)以及自由主义(Liberalismus)之间的张力和搏斗。各地的教会管理机构都担心三个问题:脱离教会的人越来越多;一些新的教派出现;而社会主义运动给教会很大的压力。在瑞士地区,日内瓦州于1909年和巴塞尔城(Basel - Stadt)于1911年执行了“分开国与教”的政策,但对教会似乎没有表现出敌意。在荷兰,严格的加尔文派在神学家、讲道家和政治家克伊波(Abraham Kuyper,1837 - 1920年)的领导下很成功地抵抗了自由主义。克伊波(Kuyper)于1880年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创立了一所自由的大学,又于1886年创立了一个独立的“荷兰 - 改革宗教会”。

英国人的民族性结合于三个因素:强烈的自由意识、对权威的尊敬以及保持古老的传统因素。因此从整体来看,在那里的宗派冲突没有像德国的争论那么激烈。然而,在三个大派系——高教会派(High Church)、低教会派(Low Church)和宽广教会派(Broad Church,参见209.2)——之间似乎没有桥梁,而一半的英国人不属于英国国教(安立甘教会),而是属于“自由教会”(free churches)或一些教派(sects)。这些“自由教会”追求的目标是让安立甘教会脱离政治的约束,而在威尔士(Wales)已经完成了这种政策。另外,所谓的安立甘公教思想(Anglo - catholicism)和礼仪派(Ritualism)在很多团体中获得了一定的影响,虽然有暴民的暴行和一些法律措施,但这种运动是无法镇压的。属于这种运动的人甚至建立了

一些安立甘教会的隐修院和修女院。早期的“皈依公教运动”(conversion movement)也继续存在,但人数不太大,而在将来的时期大概也不会有大批英国人加入公教(天主教)。很多人投身于社会工作和慈善工作中,在这方面耗尽了爱心与精力。

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在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传统和德国新教之间出现了一种隔阂。英国人原来就反对欧洲大陆的路德宗,这种反感变得更深一些。自从1662年以来,英国教会没有再修改过他们的《公祷文》(*Book of Common Prayer*, 参见171.4),所以在20年代出现很激烈的争论;上议院接受《公祷文》的修改方案,但下议院两次反对它(1927年和1928年),因为据说这种修改有“接近罗马的倾向”。英国国教也想修改他们的教会法律(教会法典),但在1948年这个尝试被激烈地拒绝,因为有人说,这又是“教会的罗马化”。在印度南部出现了一个新的教会,即“印度南部教会”(1947年,参见231.4),而英国国教于1955年部分上允许其教徒和这个教会有共餐,但这个事件引起“安立甘公教徒”(Anglo-catholics)的抗议,这样又进一步扩大了安立甘教会内的自由派(多数人)和“公教派”(少数人)之间的分裂。

自从1867年以来,英国教会(安立甘会)的主教们大约每十年在伦敦的兰贝斯官邸(Lambeth-Palais,即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伦敦的官邸)聚会。在第一个“兰贝斯会议”只有部分的英国主教参加,但后来似乎所有的主教都参加;第9次“兰贝斯会议”举行在1958年,第1968年的会议创立了一个“安立甘顾问会”(Anglican Consultative Council),而在1978年的会议有440个英国主教参与。这些“兰贝斯会议”都发表一些通信(encyclical letters),但它们没有法律上的效力;虽然如此,它们对于教会内部生活具有重要的权威性,可以说它们是教会内在生活的一种标准。

在苏格兰(Scotland),所谓的“苏格兰自由教会”(Free Church of Scotland)于1843年脱离了改革宗的苏格兰国教,但于1929年再一次与苏格兰国教结合。

222.4 在20世纪初,大约40%的美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但在20世纪末这个数字降低,在2000年大约有45%新教徒和22%公教徒(天主教徒)。那些属于某种教会的新教徒分为大约220个宗派(denominations亦译“教派”),就是一些宗教团体,他们彼此之间有活跃的竞争局势。相对最大的团体是浸会(Baptists,1958年:2040万人,2000年:4500万人)和循道宗(Methodists,1958年:1220万人,2000年:1245万人),但浸会和循道宗都分为好几个分支。此后有路德宗(Lutherans,1958

年:610 万人,2000 年:990 万人),长老会(Presbyterians,1958 年:340 万人,2000 年:722 万人),圣公会(Episcopalians,即支持安立甘教会的信徒,1958 年:280 万人,2000 年:215 万人);联合基督教会(United Church of Christ,1958 年:210 万人),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s,1958 年:120 万人),和归正宗,改革宗(Reformed Churches,1958 年:30 万人)等等。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五旬节派教会(Pentecostal Churches)在美国非常活跃,在 2000 年大约有 2622 万信徒。

美国人的思想很实际,所以他们重视伦理道德的问题和任务。教育制度很发达,而且社会上有很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在各教会中,平信徒的角色很重要。很多人愿意为教会作出惊人的奉献或牺牲。美国一方面越来越多走向世俗化,而国家的教育制度排除宗教教育,很多人曾经谴责了这一点。然而,基督信仰(尤其有新教特色的基督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深厚的影响力。那些属于不同派别的新教徒在非新教徒(天主教徒)面前还是觉得有某些契约和团结精神。在 20 世纪也有一些“合一运动”,那些分裂的团体想形成比较大的联盟。比如他们形成了很大的共同的青年团体(YMCA =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男青年会,和 YWCA 女青年会)。那些属于加尔文宗或循道宗的比较大的教会加入了 1908 年创立的新教联盟(Feder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它马上提出了一种社会性宣言,但在信仰方面和礼拜形式方面允许充分的自由。这个联盟在 1950 年成为全国新教大会(National Council),有 30 多个新教团体属于它。这个联盟在两次大战时期以及在 1950 年后在欧洲和亚洲很多地区为那些受苦的人进行很多慈善工作。然而,一些信徒认为,这种“社会工作的福音”等于是一种太乐观的浮浅化(optimistische Verflachung),所以在辩证神学(dialectical theology)的影响下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反对运动(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 Pentecostalism 五旬节派的增长)。

222.5 除了那些早期形成的教派(sects)以外——其中在欧美最盛行的是浸会(Baptists)、循道宗(Methodists)、新使徒会(Neuapostolische Gemeinde)和复临会(Adventists)——还出现了一些新兴的教派。它们大多属于所谓的“觉醒运动”(Awakening Movements, Erweckungsbewegungen),它们的特点是:热忱的情绪、对末日来临的期待、主动的(或咄咄逼人的)传播和宣传。

222.5a 所谓的圣殿会(Templergesellschaft,亦称德意志圣殿 Deutsche Tempel)是来自施瓦比亚的雷翁贝格(Leonberg)的霍夫曼(Christoph Hoffmann,1885 年去世)成立的。他于 1853 年开始聚集他的拥护者,使他们形成“属于上主的民族”

(所谓的“耶路撒冷友人”Jerusalemfreunde)。他们于 1868 年开始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在那里创立了几个很旺盛的农业殖民区(比如在海法 Haifa、雅法 Jaffa、撒若纳 Saronna、耶城 Jerusalem)。他们的信仰教义是相当理性主义的(unitarisch,一神一体论)。属于这个教派的人不多,1960 年大约有 2000 名信徒。

222.5b 在 1865 年(以及 1878 年),那位讲道师布思/卜威廉(William Booth, 1829 - 1912 年)和他的妻子凯特琳·布思(Catherine Booth, 1829 - 1890 年)在伦敦创立了救世军(Salvation Army),其目标是提高被忽略的人和社会下层人的宗教素质。卜威廉(William Booth)自己成为救世军的第一个“总司令”,并从 1880 年以后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的“将军”(officers)、“士兵”(soldiers,包括音乐师、歌手,也包括妇女,即所谓的“哈利路亚姑娘”Halleluja - girls)到北美、法国、德国以及其他的国度。这些“征服运动”也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救世军在 1959 年共有 16966 个团体,他们在 86 个国家服务,有 26887 个“将军”以及 21 万协助者。虽然他们以一种比较奇怪的表现出面,但他们在大都市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工作和慈善工作,具有很大的贡献(他们反对酗酒、妓院,照顾穷人、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和难民等等)。在救世军那里,信仰的教导不很重要,而教会的圣事被视为无关重要的。对他们来说,“罪人的悔改”是最重要的,他们也使用一些强硬的或从心理学来看比较粗暴的方式来引导人们改过迁善。他们的主要传播工具是《呐喊》(*The War Cry*)。救世军于 1916 年开始在中国工作。

222.5c 另一个教派是科学派(Scientists,亦称基督宗教科学派 Christian Science),他们虽然自称“基督宗教科学派”,但实际上离基督信仰已经很远。美国的玛丽·贝克·艾迪(Mary Baker Eddy, 1910 年去世)创立了它。她在其著作《科学与健康》(*Science and Health*, 1875 年出版)中说,只有精神性的东西才是真实的,物质不是一个实体,而任何疾病都能够通过一些精神性的措施(尤其通过祈祷)获得治疗(所谓“因祈祷治病”)。所谓的“罪”仅仅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即关于世界、神和人际关系的思想错误,而如果人人都有良好的认识和教育,就能够克服“罪”。这种教导的基础是一种纯粹属于自然主义的和泛神论的世界观。“科学派”传播很远,也传入德国,在 1930 年大约有 2100 个地方教会团体。在另一些宗教协会中,基督信仰更是一个纯粹外在的装饰品,而这些协会也有相当多的拥护者,即通灵会(Spiritismus)、隐秘主义(Okkultismus)、神智论(Theosophie,比如布拉特瓦特斯基 Madame Blavatsky 和欧尔科特 Colonel Olcott 于 1875 年在纽约创立了一个“神智论

协会”)以及人智学(Anthroposophie,参见 Rudolf Steiner 和他的团体)。

222.5d 另一个新兴的教派也是来自美国,即圣经研究者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Bible Students Association,在1931年以后,他们自称为耶和华见证人会(Jehova's Witnesses),他们的创立人是拉塞尔(Charles T. Russel,1916年去世)。这是一个理性主义的、情绪化的教派,他们期待着基督的再度来临,先说基督要在1874年来,后来说是1914年和1925年。这个教派反对传统的教会团体,又主张一种和平主义。通过他们对《圣经》的随意解释,他们在战争时期和二次大战以后的时代迷惑了很多人。他们通过口头上的宣传、印刷品和电台的广播似乎传遍全世界,1955年大约有52万成员,其中5万人在德国。

222.6 新教徒在海外宣教方面非常努力,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新教徒。在外在的机构和资金的投入方面,新教徒在这方面远远超过公教徒(天主教徒)。但新教的历史学家也承认,在内部和外部的统一性、在教士的培养水平、在教宗热忱与奉献精神方面,公教(天主教)的传教士更强。令人感到遗憾的事实是这一点:新教与各种教派与公教(天主教)的竞争在很多地方构成一个重大的阻碍,妨碍了双方达到共同的目标,即外教人的皈依。自从20世纪初,有人想结合那些大的新教团体,使它们形成一些跨越宗派的传教组织。于1910年在爱丁堡(Edinburgh)举行的世界宣教大会上共有3000多新教传教士参加,他们来自世界各地。该大会的主持人穆德/莫特(John Raleigh Mott),而他的标语是“在这一代中向全世界宣布福音”(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在1924/1927年间,新教徒大约每年捐2400万德国马克来资助海外的传教。当时的英国有20个传教会,北美有19个传教会,德国和瑞士总共有25家传教会。

德国于1884年也成为一个殖民大国,此后德国新教也开始有更多宣教的精神。当时有一些新的传教会被创立,即纽克赫宣教会(Neukirchener Missionsgesellschaft,1882年),普遍福音新教宣教会,即“同善会”(Allgemeiner evangelisch - protestantischer Missionsverein,1884年),在柏林和德意志东阿富利加宣教会(Bethel - Bielefeld 的 Mission fuer Deutsch - Ostafrika,1884年),立本责信义会(Liebenzeller Mission,1899年),德国的“行医传教协会”(1909年)——他们在蒂宾根(Tuebingen)有一个热带医学研究所——等等协会。大部分德国宣教会在1922年结合形成德意志福音会宣教会(Deutsch - evangelischer Missionsbund)。

新教的传教士在印度、中国、日本、韩国、印尼,在太平洋群岛、阿富利加/非洲

的南部、西部和东部都获得了可观的成就。马达加斯加(Madagaskar)岛的女王拉纳沃罗二世(Ranavolo II)于1869年加入新教。在北美的黑人人口中有400万人在19世纪加入了新教。

222.7 新教的神学继续在神学和各个领域中发挥了很广泛的、硕果累累的研究工作,尤其在圣经学和历史研究方面。当然,不同的学派之间也有很大的分裂,不同的派系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参见210)。很有影响的学派是里奇尔(Ritschl, 1822-1889年)的学派。里奇尔(Albrecht Ritschl, 1822-1889年)曾经在波恩和格廷根(Goettingen)当神学教授。这个学派的思想在近代新教(Neuprottestantismus)的形成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除了里奇尔(Ritschl)派以外还有“宗教历史学派”(religionsgeschichtliche Schule)——很多其他的学派和古老的宗派都接受了“宗教历史学派”的一些方法和研究成果。

里奇尔(Ritschl)的出发点是极端的蒂宾根学派(Tuebingen Schule, 参见210.1b),但他后来放弃了这个研究方向并在他的主要著作《基督信仰关于成义及和好的教导》(*Die christliche Lehre von der Rechtfertigung und Versoehung*, 3卷, 1870-1874年)中发展了一种继承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传统的体系,但加上了一些历史批判因素并强调《圣经》的话语。虽然里奇尔(Ritschl)并没有放弃理性主义,但他说他的解释等于是耶稣的纯粹福音,同时也是正确的路德宗思想的一种表现。在他的著作中,里奇尔(Ritschl)很彻底地分开神学和哲学并且将形而上学从神学中驱逐。他认为一个人的宗教体验是首要的因素,但他又排除神秘主义(Mystik),称它为一种基督宗教以外的现象。正统的新教徒(die Orthodoxie)以及那些历史批判者(即鲍尔Baur学派)都非常激烈地攻击了里奇尔(Ritschl)的新兴学派,但它仍然获得了很多拥护者,在1914年以前,在种种自由派神学派中是最有威望的学派。那些支持协调神学(Vermittlungstheologie)的学者后来大多成为里奇尔(Ritschl)学派的人。其主要的期刊是《神学文学报》(*Theologische Literaturzeitung*, 1876年后)和《基督宗教世界》(*Christliche Welt*, 参见上文, 222.1),而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纳克(Adolf Harnack, 1888-1930年, 1914年以来称 von Harnack, 因为被提升为贵族)。他的确是一位一流的学者,在教会历史、教父学和信理史(教义史, Dogmengeschichte)的领域中有非常多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深入研究原文,另一方也善于表达他的观点,著作累累。因为他的《信理史教程》(*Lehrbuch der Dogmengeschichte*, 3卷, 1886-1900年)以及他的讲课稿《基督宗教的本质》(*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1900年,多次加印)都呈现出一种神学上的自由主义,很多人也攻击和谴责他。他在柏林任教,而他的继承人霍尔(Karl Holl, 1926年去世,他原来在蒂宾根)也是一个有深入研究的人,尤其在教父学和改革史(路德)方面。

在那些比较传统的和正统的(orthodox - konservative Gruppe)新教神学家中也有一些非常能干的科学家和研究者,我们这里只提到两三个人:在莱比锡任教的教会历史学家豪克(Albert Hauck, 1845 - 1918年),他编写的巨著是《德国教会史》(*Kirchengeschichte Deutschlands*, 5卷, 1887/1920年,未完成);在埃尔兰根(Erlangen)的察恩(Theodor von Zahn, 1933年去世)是一名杰出的圣经诠释学家和教父学家;而在蒂宾根(Tuebingen)的著名解经学家是施拉特(Adolf Schlatter, 1938年去世)。在柏林(Berlin)工作的泽贝格(Reinhold Seeberg, 1935年去世)被认为是所谓的“现代 - 实证神学”的领导人。

到了19世纪末,从Ritschl(里奇尔)学派的左翼中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就是宗教历史学派(religionsgeschichtliche Schule),它有时候也被称为新自由派(jungliberale Schule)。他们继承格廷根(Goettingen)东方学家拉加德(Paul de Lagarde, 1891年去世)和波恩的古典语文学家乌泽内(Hermann Usener, 1905年去世)的思想。这个“宗教历史学派”不强调基督信仰的启示为一种标准的信仰或具有约束力的准则,而认为在历史的大流中,基督宗教和其他的宗教一样也只是一个因素。他们依赖现代的宗教心理学来说明基督宗教的形成,即:它是一个“混合信仰的因素”(synkretistische Größe),因为基督信仰结合了犹太教与希腊化文化。这个学派的领导人是宗教哲学家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 1923年去世),他从新唯心主义的哲学出发,想通过“宗教上的基点”(das religioese Apriori)为现代宗教观建立一个基础。自从20世纪初,在新教神学中发生了某一个转变;学者们再一次开始对于形而上学的问题和思辨性的问题怀有兴趣(参见231.3)。

新教神学家的工作成果大部分也在众多神学期刊中得以保存了,除了期刊以外还出现一些大百科全书和神学工具书。在这方面比较著名的是赫尔佐格(J. J. Herzog)编的《新教神学与教会百科全书》(*Realenzyklopaedie fuer protestantische Theologie und Kirche*, 21卷, 1854 - 1868年),第三版由豪克(Albert Hauck)编(21卷, 1896 - 1908年,包括索引和两个补充本)以及由希勒(Fr. M. Schiele)与察纳克(L. Zscharnack)编写的《在历史和现今时期中的宗教》(*Die Relig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1909 - 1913年,5卷),第三版由伽林(K. Galling)修订(1956 - 1962

年,6卷)。

在德国以外的新教学者的神学研究比较有限,但他们也完成了一些杰出的学术工作并培养了很有能力的学者。比如在英国进行圣经文献鉴别工作的人是牛津大学的霍特(F. J. A. Hort,1892年去世)、韦斯科特(B. F. Westcott,1901年去世);在《新约》的解释和教父学方面的专家是剑桥的莱特富特(J. B. Lightfoot,1889年去世,他最后成为Durham的主教)以及牛津的特纳(C. H. Turner,1931年去世)。几个荷兰神学家非常彻底地使用批判理论来分析《新约》的文献。普遍宗教史的重要代表是尚特皮(P. D. Chantepie de la Saussaye,1920年去世),他在莱顿(Leiden)任教。

223

东正教:希腊 - 俄罗斯教会

223.1 巴尔干半岛的基督徒民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受着土耳其人的强制性统治,但在19世纪下半叶这些基督徒民族逐渐被解放了。由于俄罗斯 - 土耳其战争(1877 - 1878年)以及根据柏林会议(Berliner Kongress,1878年)的决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以及黑山(Montenegro)成为独立的公国(罗马尼亚于1881年成为王国,塞尔维亚于1882年)。保加利亚先成为一个必须向伊斯坦布尔纳税的王国,但后来(1908年)也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Bosnia)与黑塞哥维尼亚(Herzegowina),并于1908年合并这两个地区。然而,巴尔干地区的政治情况始终处于变动不安的状态中。其中发挥灾难性作用的因素是一些“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即斯拉夫民族统一思想)的宣传和阴谋。

就教会政治而言,罗马尼亚(1865/1885年)和塞尔维亚(1879年)模仿了希腊王国的前例并脱离了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的“普世宗主教”(ecumenical patriarch),他们成立了独立的(autokephale)国度教会,但教会都受国度政府的统治,这一点是一个恒久的现象。在1870年,苏丹为保加利亚的教会提供一个处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的主教管理区(exarchate),这就意味着保加利亚教会将走向独立。因此,君士坦丁堡的“普世宗主教”(ecumenical patriarch)开除了保加利亚的教会(1872年),而这两个教会团体于1945年才和好。1912/1913年的巴尔

干战争进一步地减少了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管理范围,他在整个东方教会(或称“希腊教会”、Anatolian Church“安纳托利亚教会”)仅仅有名誉上的主席地位。在1930年,东方教会(不包括俄罗斯教会)大约有2800万信徒,他们分为20个“独立教会”(autokephale Kirchen),即具有自己宗主教的教会。只有希腊的教会有比较丰富的精神性生活。在那里也出现了一种学术比较高的神学,部分上依赖于英国和德国的新教神学。然而,一般的牧灵圣职人员的教育很有限。圣职人员要掌握的知识仅限于具体的礼仪知识。由于希腊政府于1923年宣布了一个新的宗教法律,政府对教会的控制才有所松懈。希腊教会对罗马教会的态度始终很不友好。在某些时期(1861年,1907年)有罗马教会与保加利亚教会合一的希望,但最终没有成果。教宗良/利奥十三世于1894年曾经邀请了普世宗主教安提摩斯七世(Anthimos VII)来罗马,但遭到这位宗主教的拒绝。关于罗马与东方教会的合一以及关于天主教(公教)在东方的传教工作,参见218.2a。

古老的东方教会团体(或各国的教会)一般都处于很可怜的情况。关于库尔德斯坦(Kurdistan)的聂斯托利教会(Nestorian,大约有3万信徒以及15万与罗马合一的信徒),请参见第1卷,54.5。原来与他们有关系的是所谓的托马斯基督徒(Thomaschristen),即印度的教会,他们现在大部分都与罗马合一,另一部分在17世纪转向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ismus,参见177.4b,218.2c)。其他的分裂的东方教会也属于“基督一性论”(参见第1卷,55.5),就是叙利亚教会、科普特教会(即埃及教会)、阿比西尼亚教会(即埃塞俄比亚教会)以及亚美尼亚教会。

叙利亚教会(亦称雅各伯教会,jakobitische Kirche)共有10万信徒在叙利亚、库尔德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他们的宗主教(patriarch)的主教府在叙利亚的很斯(Hins)。

埃及的科普特(Koptische / Coptic)教会大约有250万信徒,他们的宗主教(即亚历山大里亚宗主教)的主教府在开罗。

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的教会(参见第1卷,42.6)大约有700万信徒,他们的宗主教称为“父亲”(Abuna),主教府在亚的斯亚贝巴(Addis - Abbeba),他在1948年脱离了亚历山大里亚宗主教的管理权并成为一个独立的宗主教。

亚美尼亚的教会(亦称gregorianische / Gregorian教会)的情况相对比较好,但在第一次大战时他们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受了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的镇压(参见230.2a),所以他们今天只有300万信徒,大多分散在全欧洲、埃及和美洲。他们的

最高领导者是两个“普世主教”(Katholikos),一个在埃德施米亚德新(Edschmiadzin),一个在希斯(Sis)。大约12万亚美尼亚教会信徒与罗马合一了。在他们遭受镇压时,英国和美国帮助他们,并且在他们中间宣教,所以大约有4万亚美尼亚新教徒。

关于那些“与罗马合一的东方基督徒”(unierte orientalische Christen),罗马教廷的“东方教会部”(Congregatio pro Ecclesiis Orientalibus)于1932年出版了一个仔细统计的研究文献。根据该资料,这些合一的信徒共有820万,其中516万儒特内人(Ruthenen),他们生活在格里西亚(Galizia)、匈牙利、北美和南美洲。合一的主教有57名,再加上8名教区长和34个名义主教。合一教会共有28个男修会和41个女修会。罗马教廷于1929年开始编写他们的教会法,并于1957年颁布“教会宪法”的部分。

223.2 东方教会第二个大分支是俄罗斯东正教。它和希腊教会有共同的信经(信纲)、礼仪及敬拜制度,但自从1589年以来,它是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的(参见186.2)。它也在整个19世纪是“国教”和“民族的教会”(Staats- und Nationalkirche)。沙皇有至高的自主权,而他也是正统信仰的最高保卫者。俄罗斯东正教的圣会议(Holy Synod)是沙皇的有力工具,对于持其他信仰的人很不宽容且十分严厉(尤其针对公教徒,但部分上也针对东海地区的新教徒)。被称为“神圣的”俄罗斯始终对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国家采取了一种“保卫者”和“主保”的角色。虽然俄罗斯民族有很深的宗教情怀,但因为外在的压力很大,所以俄罗斯教会的内部生活也不很兴旺。有人想推动一些教会内的改革,而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于1861年取缔了那些农奴法律,这一点为教会也有好处,但从总体来看,很多缺陷没有被处理,尤其是因为“圣会议”的长期总管波贝多诺谢夫(Constantin Pobjedonoszew,参见216.9,他从1880年到1905年任部管)引导了俄罗斯教会的命运,而他认为,教会必须与国度保持最密切的结合,所以他坚固地抵抗一切改革努力。俄罗斯东正教的贡献是它在东部地区(尤其在西伯利亚)在穆斯林和非基督宗教地区传播了福音——当时有很多俄罗斯人被送到东方,他们开垦了这个辽阔的地区。早在1840年,东正教在堪察加(Kamtchaca)建立了一个教区。在1870年,东正教创立了一个传教组织(“东正教传教会”),而这个组织逐渐统一领导传教工作。很多教派(尤其是“分裂教派”Raskolniki,参见187.5)在各地活动。官员和上层人士的普遍腐败影响了国度的凝聚力,而人民的愤怒在一些无政

府主义运动(参见虚无主义 Nihilismus, 221. 3)和残暴的暗杀中发泄出来。

在19世纪的俄罗斯出现了几个影响了全欧洲的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Fedor M. Dostoevski, 1821 - 1881年)写过感动人的小说,通过他的著作,他成为“真正俄罗斯精神”在文学和出版界中的代言人,他也保卫了俄罗斯的正统信仰,抵抗“西方来的腐败”。伯爵托尔斯泰(Leo Tolstoj, 1828 - 1901年)同样也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小说作家,但在1877年以后,他成为一个情绪化的理想主义者和很有信心的社会改革者。他反对任何具体的宗教或教会,反对战争、国度和个人财产,并且认为福音的核心是爱人并过一种自然的、朴素的生活。在很多哲学性的及宗教的或道德说教的著作中,他想宣传这些观点。虽然俄罗斯东正教的圣会议于1901年开除了他,但仍然有很多人拥护他的主张。他是俄罗斯共产主义的一个铺路者。另一个人是宗教哲学家索洛维耶夫(Wladimir Solowjew, 1853 - 1900年),他有一种独特的直观性和神秘主义倾向。在一些深奥的思辨性探索中,他阐述教会是“基督的宇宙性奥体”,并深信东方将要给失去信仰的西方一些启迪。他在1896年加入了天主教并在一生最后几年中强调各个教会合一的重要性,又肯定了罗马主教的首席权(参见他的《俄罗斯与普世的教会》*La Russie et l' Eglise universelle*, 巴黎1899年)。

1905年的革命为俄罗斯带来了很大的转变。沙皇尼古拉斯二世(Nicolaus II)宣布的宪法允许宗教信仰的自由,但这种宽容原则仅仅部分上被执行(参见216. 9)。

根据1909年的调查,属于欧洲的俄罗斯地区(非西伯利亚)的人口共为1亿3119万,其中有1350万公教徒(840万在波兰地区),650万新教徒以及500多万犹太人。其他的俄罗斯人(大约1亿)似乎都属于俄罗斯东正教。

第四阶段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 梵蒂冈大公会议(1914 - 1962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意义和影响力。

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

224.1 在19世纪末很多人都有一种预感,即在欧洲将会爆发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而在1914年夏天确实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它被称为“世界战争”,是因为英法俄联盟反对中欧国家(德国、奥地利),而且似乎全世界的国度(志愿地或强制性地)都加入了这场战争,而且一些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摩洛哥与黑人、印度人、越南人和中国人都被送到欧洲的交战地区。由于敌人的压倒性力量、经济上的困难与饥荒的苦痛,德国、奥地利和它们的同盟国在四年的战争后被打败。关键的时刻是美国于1917年的介入。美国人本来是中立国,但他们为确保一些物质性的利益,所以也加入了战争;然而,威尔逊(Wilson)总统用一种似乎有宗教性质的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来为此进步辩护。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副作用与后果来看,它在世界历史和教会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是19世纪的灾难性发展的结果并揭露出了一些严重的、久已存在的精神性的和社会性的危机。这个战争又影响了全世界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教会)情况。虽然各种宗教和宗派没有引起了这个战争,但战争的深层原因是世界观的差异,就是各国各民族在近代放弃了信仰,它们脱离了基督教的理想和团体精神,同时有意识地转向物质上的财富并肯定一种违背基督精神的“民族自私风气”(unchristlicher nationaler Egoismus)。那种反宗教的世界观煽动的(或至少支持的)世界大灾难也产生了可怕的后果:技术文化的巨大自我消灭,无情地攻击敌对民族和个别的人,大约有1000万人死于非命(仅在德国就有200万亡者),有2000万受伤者,而饥荒、流行病和穷困影响了无数人的生活。战争的另一个后果是民族之间的激烈憎恨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基础的动摇。这样,大战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革命性的年代。

在开始的阶段,几乎所有的国家却燃起了一种爱国情绪和民族激情,而这又强化了人们的宗教和教会生活,尤其在德国。因此,人们更多去了教堂,而公教徒更多地领受了圣事。很多人表现出互助精神,他们都愿意作出奉献。在军队或军事

医院中服务的随军牧灵者很受欢迎。那些原来敌对的党派和宗派暂且保持着平安的状态,他们共同面对外在的敌人。由于法律要求,在法国和意大利甚至有许多圣职人员也手拿武器参加了战争,而法国的牧灵工作因此受到阻碍。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法国的教会历史学家博德里亚(Alfred Baudrillart, 1859 - 1942 年)——他是巴黎公教学院(Institut catholique)的院长——率领一些法国公教徒进行一种宣传性的攻击;他们说只有德国要为这次战争负责任,又说德国是公教会最大的敌人,但德国的公教徒强有力地反对这种说法。这次战争的真面目被双方的宣传隐瞒或歪曲。那些属于 Entente(英、法、俄三国协约)的国度说它们通过这次战争要卫护各民族的道德权利、人权和民族独立自主。在另一方面,德国在纪念宗教改革那一年(1917 年)片面说,这个战争是为了保卫改革的种种价值。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诚心地追求和平,所以他呼吁人们应该怀着一种寻求和平的心(参见下文,224.5),但他的劝勉无效。战争维持的越久,各民族的牺牲和困境也就越大,那时人们才意识到战争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德国内部在政治上的“统一战线”瓦解了,原有的宗教热情变成了冷漠或对教会的憎恨,很多人倾向于暴动或革命。战争在人们的道德素质方面造成重大的损失:世界的舆论因谎言的宣传被扭曲,人们的心灵变得很粗暴无情,对于个人财产的概念变得很模糊,那些“胜利者”表现出一种令人厌恶的享乐主义,而淫乱行为也很普遍。

224.2 在开始的阶段,“英法俄协约”的领导人只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即: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削弱甚至毁灭德国,但四年战争的结果远远超过这个目标,它为整个欧洲文化圈带来了灾难。在 1917 年 2 月的俄罗斯爆发了一场革命,而这个变动不久后落入社会主义派的手中。沙皇尼古拉斯二世(Nicolaus II, 1894 - 1917 年)太弱,没有主张,他被推翻(1918 年 7 月他和全家人在西伯利亚被枪毙)。俄罗斯人宣布成立共和国,而在 1917 年 11 月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即布尔什维克派)在列宁(Lenin)的领导下夺取了政权。他们组织了一个“无产阶级专制”(苏维埃,即工人和军人的委员会),但当时也发生很残酷的暴行。从此以后,俄罗斯实现了一种极端的共产主义,整个社会经历多次的震撼与动荡不安,而苏联的目标是“世界革命”(参见 232)。在德国和奥地利也有一些革命性的现象,而传统的君主制度崩溃了。英国和美国利用一些怀着共济会思想的移民(这些移民来自奥匈帝国的各地民族)并通过这些人从内部解散了这个“多瑙河帝国”,因此奥匈帝国分裂为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三大块,而另一些地区分给意大利(Südtirol 南提若勒、

Triest 的里雅斯特和 Istrien 伊斯特瑞亚)、塞尔维亚 - 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波兰。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皇帝于1916年11月去世,而他的孙侄子与继承人是年轻的卡尔皇帝,但被迫下台(1922年去世)。在1918年11月,德意志帝国也开始执行一种社会主义革命,德国各个邦国都宣布共和国制度。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放弃了统治权并离开德国去荷兰(1941年去世)。这样,西方(英美)国家传播的主民原则似乎获得了全面的胜利。实际上——正如在一百年以前的维也纳大会一样——胜利者严重地侵犯了传统的历史条件和各民族的自主权,这样埋下了将来动荡与争议的种子。

早在1915年,当意大利加入战争时,西方国家决定将来不要让圣座参与和平谈判。因此,两个强制性的和平条约(即1919年6月18日的凡尔赛条约 Versailles,针对德国,与1919年9月10日的 St. - Germain 圣日耳曼条约,针对奥地利)都不能说是正义的条约,它们也违背了基督宗教国度之间的团结精神,正如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所谴责的那样。这样,这些和约都不能确保长期的秩序和平安。原来属于德国的阿尔萨斯 - 罗兰地区(Alsatia - Lothringia / Elsass - Lothringen)转让给法国,波森(Posen)、西普鲁士地区和部分西里西亚地区转让给重新建立的波兰,北施莱斯维格(Nordschleswig)转让给丹麦,而这一切变动都为教会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参见226.1)。德国也被迫放弃一切海外的殖民地,还有其他的物质上的巨大损失。实际上,这些和平条约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继续开战”,因为德国被要求交出无法付清的巨大赔款,法国长期占领了莱茵地区并于1923年不顾一切地侵略了鲁尔区(Ruhrgebiet)。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再也不能被视为国际政坛上的主体,它们仅仅是国际政治的“对象”(Objekt)。尤其法国想方设法恢复拿破仑的“欧洲军事领导权”概念。在德国各城市和国邦发生了共产主义的起义和叛乱。通过1919年8月11日在魏玛(Weimar)宣布的新宪法,德国的政治能够稍微稳定下来。经济生活遭受极大的困扰,由于战争的赔款使德国人民变得比较穷困,而货币大大贬值。

随着外在的崩溃,精神上的和社会上的解散和巨大的解体过程也开始发生。战争以后的道德生活呈现出严重的缺陷:人们开始追求粗糙和浮浅的享受,家庭制度被瓦解,纪律不高,羞愧感缺乏,很多人脱离了教会,不承认权威,而一些党派和利益集团的不断争吵也破坏了公共生活。虽然这些混乱的情况在几年以后有所改进,但在1930年开始爆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经济危机,而这个危机为几百万

人带来了失业的问题。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也越来越多地影响了胜利国,并且引起人们的普遍担忧及恐惧。

224.3 各民族希望,1919年因威尔逊(Wilson)总统的推动而创立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the Nations,总部在日内瓦 Geneva)将为此带来一些改进,但这又让很多人感到失望。首先,那些战败国被排除在外,所以国际联盟更多被视为一种“镇压战败国的工具”或保持现有情况的措施,而不是一个最高的、中立的、符合基督宗教万民法的、保持和平的权威性机构。后来似乎所有的国度都加入国际联盟(奥地利1920年,德国1926年/1933年,苏联1934年——这是因法国的推动,虽然很多国度当时反对俄罗斯那种不顾一切的政治措施和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只有美国和一些小国(包括梵蒂冈)没有加入。虽然国际联盟曾经有一些好的尝试,但基本上无法为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因为大部分的民族当时都被自私的心态与对别人的敌意所迷惑,国际联盟无法控制大家都认出的主要问题,就是军事竞赛——教宗们一次又一次劝勉人们控制这种恐怖的竞赛。德国和意大利从国际联盟退出以后与1937年和日本签订了一个条约来共同抵抗布尔什维克主义,但这个条约也纯粹来自一种权力策略。

224.4 那些政治强国有意识地排除了基督宗教并认为基督信仰应该仅限于牧灵工作和准备人面对死亡,这样它们想避免基督信仰对社会问题的批判。虽然如此,在当时的精神生活仍发生了一些改进。人们不再盲目地相信技术和经济的自律或自满自足,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魅力已经消失了,很多人意识到,单独依赖人的理性就无法解决人类的问题。过去阶段的文化乐观主义(Kulturoptimismus)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和美梦,而人们再次开始追求一些稳定的及永恒的价值。在哲学中,人们更多放弃了主观主义并转向一些客观的、不理性的与形而上学的因素(新唯心主义,Max Scheler 舍勒的现象学派)。在宗教的领域中,人们更重视团体感和固定规律的约束力,同时也重视信条和教会、《圣经》和礼仪,虽然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个“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和“神智论”(theosophy)的潮流席卷了欧洲和美国并吸引了很多人。在伦理学和经济学方面,人们明确意识到,自由主义的laissez aller(即“let go”,放任主义)是一个有害的政策,同时有另一些概念普遍受到肯定,即: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以及一切真正文化需要有传统和“土壤”(Bodenstaendigkeit aller echten Kultur)。在政治方面(尤其在那些1918年后受惩罚的国度中)出现了破产的国会民主制度的危险对手,就是“专制政府”(“元首”

Führergedanke)的概念——这个概念将来又为全世界带来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

224.5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也为教宗指出了他的主要任务。枢机们于1914年9月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选择了博洛尼亚(Bologna)的总主教得拉·基耶撒(Giacomo della Chiesa)——他来自热那亚(Genoa)的贵族家庭——为教宗,他当时60岁并以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为名(1914-1922年)。他曾经在良/利奥十三世和兰波拉(Rampolla)枢机的领导下在教廷国务部服务过,在教廷管理和外交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技巧,在大战时期他迫切需要这些能力,同时他始终关注宗教和牧灵上的种种任务。他提名弗拉塔(Dom. Ferrata)枢机为国务卿,但他不久后去世(1914年10月),所以那位知识渊博的教会法律学家加斯帕里(Gasparri,参见219.1)当国务卿。

在四年的战争中,教宗本笃(Benedictus)始终坚定不移地保持中立的态度,虽然列强(尤其是法国)要求他支持他们。当然,双方因这种中立不太高兴并多次对此作了一些不正确的解释。教宗不断呼吁停止作战,这是和平的声音,因为在他看来这个战争等于是“文明欧洲的自杀”。他很热切地呼吁各民族和政府寻求一种公平的和约,尤其通过1917年1月的“和平照会”。教宗很失望地意识到,这一切努力没有效果,此后他更热心地投入于减轻战灾的工作。梵蒂冈成为“第二个红十字会”(罗曼·罗兰 Rom. Rolland 语)。教宗本笃(Benedictus)早在1914年就已创立了一个“战俘办公厅”,它成为一个关于战俘和失踪人的大资料库和咨询处。教宗也替那些被驱逐的人以及替那些在食粮封锁区中受饥饿的平民说话。在结束战争后,本笃(Benedictus)利用每一个机会帮助人们走向真正的和平或治疗战火留下的伤痕。实际上,宗座的道德权威和国际影响上升了,比如在战争开始后英国与荷兰马上在罗马教廷建立了一些使馆,很多别的国度也同样开始恢复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甚至法国也在1921年派遣了一个大使到罗马。在另一方面,罗马教廷的情况变得很复杂,因为意大利于1915年春天(圣神/圣灵降临节)也参与了战争。虽然意大利政府原来保证说教廷的外交不应该受影响,但普鲁士、巴伐利亚和奥地利驻梵蒂冈的大使们被迫离开罗马,还有一些德国主教也必须离开梵蒂冈和意大利。意大利政府严重地阻碍了教廷与“中间国”(德国和奥地利)的沟通,这就需要重新强调“罗马问题”的迫切性。教宗的国务卿加斯帕里(Gasparri)枢机宣布(1915年6月15日),教宗认为这个“罗马问题”不能通过武力解决,也不能依赖于“保证法规”的国际化,而应依赖于意大利人民的正义感。同时意大利政府在秘密的伦敦条

约上(1915年4月26日,第15条)已经要求它的同盟国在将来的和平谈判中排除宗座的任何代表,也不能让教宗谈论或决定一切与战争有关系的问题。在1920年5月23日的通谕《和平是上主的礼物》(*Pacem Dei munus*)中,教宗说由于时代的变化并且因为各个民族的友好关系太重要,他将放弃一些针对公教国家的国王或公教国家总统来梵蒂冈的严格规定(参见213.1;216.2)。因此,当下任教宗接待了比利时国王(1922年)和西班牙国王(1923年)时,教廷要求的仪式也比较简单。因为本笃(Benedictus)教宗很明智和宽容,所以战争以后的意大利政府也开始走近宗座。当时的意大利社会很不稳定,所以在意大利司铎斯图尔佐(Don Luigi Sturzo,1871-1959年)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意大利人民党”(Partito popolare italiano),它不久后在国会获得了很多席位,而教廷也允许这种发展。这样,一直到良/利奥十三世都被恪守的,由比约/庇护十世减轻的“不可以参与”原则(*Non expedit*,参见213.1.4)实际上被放弃了。因为这种新发展,公教(天主教)在意大利的公共生活上获得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原来的“反圣职主义”和共济会思想相对衰退一些。

教宗本笃(Benedictus)继承推动了教会内部的改革工作,如果当时的困难条件允许这样做。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事件是完成及宣布了从比约/庇护十世开始修编的、1917年宣布的《天主教法典》(*Codex iuris canonici*,参见219.1)。我们上面已经提到教宗当时反对所谓的整体论(Integralismus,参见214.6)。另外,这个教宗也很成功地致力于恢复因大战受严重损失的传教事业(参见230.1)。为了促进神学教育,教廷创立了一个枢机部来管理修道院和大学的神学院中的教育(1915年)。各东方教会的事件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教宗于1917年又创立了“东方教会部”以及一个东方学院(参见218.2a)。这位具有重大贡献的教宗突然在1922年1月22日去世。

225

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比约/庇护十二世(Pius XII) 和若望/约翰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

225.1 在枢机们开会的第五天,他们宣布米兰总主教拉提(Achille Ratti)枢机

被选为新的教宗,他取名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1922 - 1939年)。

拉提(Ratti)1857年出生于蒙察(Monza)附近的德西欧(Desio),他原是米兰著名的安波罗修斯图书馆(Ambrosian Library)的管理人,并作过一些学术性的历史研究工作。1914年他成为艾尔勒(Franz Ehrle)的继承人并管理梵蒂冈的图书馆,1918年到1920年在波兰当宗座视察员和教廷大使,并于1921年被提名为米兰总主教及枢机主教。

这位新教宗思想敏锐、行动彻底、精力充沛、耐心十足,并且信仰深厚、有勇气以及一种爱好活动的乐观精神。这样,他能够在教会和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权威性地指出方向,能够在现代的社会中适当地显示出宗座的世界上的使命。在他的第一个通谕《哪里隐秘》(*Ubi arcano*,1922年12月23日)中,他宣称自己将继续比约/庇护十世和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的政策和理想,并提出他的座右铭:基督的平安在基督的王国中(*Pax Christi in regno Christi*)。这样他宣布1925年、1929年和1933年为神圣的“大喜年”并规定了一个新的节日(基督君王节),同时把人类奉献给耶稣圣心(参见219.2)。通过1922年的通谕,教宗创立了——尤其为意大利很重要的——“公教进行会”(Actio Catholica),这个运动呼吁一切公教平信徒——不分年龄、地位或性别——参与教会的使命,就是要以基督的精神革新整个社会,但不要介入政治生活。

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将很多人列入圣品,比如有里修的小德兰(Theresa of Lisieux,参见219.4)、卡尼修斯(Petrus Canisius)、厄行(Johannes Eudes)、维阿内(Vianney)、贝拉明(Bellarmin)、贝纳德特·苏比鲁(Bernadette Soubirous)、鲍思高(Don Bosco)、康拉德·冯·帕斯汉(Konrad von Parzham)、费谢尔(John Fisher)、莫尔(Thomas Morus)、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等等。他也宣布很多人被列入真福品。他的通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其中清楚地保卫人的尊严和基督徒的精神。比如,在通谕《那位神圣的教育者》(*Divini illius magistri*,1929年)和《贞洁婚姻》(*Casti connubii*,1930年)中,他反对现代的一些错误思想并要求保持具有基督徒精神的教育及婚姻。在另一个通谕中(《向公教司铎》*Ad catholici sacerdotii*,1935年),他为现代司铎的职务勾勒出一个轮廓线,并在良/利奥十三世的《新事》(*Rerum Novarum*,参见213.2)通谕发表40年之后,他发行一个很重要的通谕,就是《四十年》(*Quadragesimo anno*,1931年),其中试图描绘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在1937年他发表了两个抵抗迫害与攻击的文献,一个指责

无神主义的共产主义,另一个针对在德国的公教会(《以心急如焚的关怀》*Mit brennender Sorge*,参见 228.3)。当时,教廷进一步完善了教会的圣统制,因为很多新的总教区、教区、宗座代牧区和监牧区被创立。教宗也采取一系列促进海外传教工作的措施(参见 230)并继续注意到与东方诸教会团体的合一(参见 232.1)。这位具有学术修养的教宗慷慨地支持科学和技术,他创立了一个“宗座科学院”(Papal Academy of Sciences,1937年),在罗马建立了一些新的学院,在各地支持创办公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的努力并通过一份法令(1931年)规定整个世界的天主教神学和哲学研究的制度(参见 220.1)。

225.2 在战争后期,各国与教廷的关系很复杂,所以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的外交工作很重要。虽然他意识到1918年后的和平状态是很脆弱的,但仍一直警告人们不要再次动武(甚至通过广播电台发表这方面的呼吁),他相信教会能够帮助巩固新的国际关系制度,教会应该参与欧洲的和平文化建设。通过一些新的协定,他想管理那些处于混乱状态的教会情况,要为信仰自由而奋斗。这些问题也包括学校的宗教教育。虽然当时签订的协定和条约后来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被取消,但它们还是帮助执行新教会法典的基本原则。教廷的国务卿加斯帕里(Gasparri,1934年去世)枢机和他的接班人帕切里(Eugen Pacelli,他在1930年以前在柏林当教廷大使,此后任国务卿,参见 226.1)协助教宗与很多国签订了一些政教协定,比如与拉脱维亚(1922年)、巴伐利亚(1924年)、波兰(1925年)、立陶宛(1927年)、罗马尼亚(1927年和1929年)、普鲁士(1929年)、意大利(1929年,见下文)、巴登(1932年)、奥地利(1933年),与德意志帝国(1933年)以及与南斯拉夫(1935年,但没有执行)。因此,有人说这位教宗的任期等于是一种“签订协定的时代”(参见 226.2-4)。除此之外,教廷与捷克(1926年)、法国和葡萄牙(1928年)以及与厄奎多(1932年)也签了一些新的条约。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墨西哥与西班牙的教会遭受了严重的迫害,经历教难的痛苦(参见 227,232)。

毫无疑问,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在教会政治上的最重大突破是“罗马问题”的解决以及宗座与意大利王国的和好——这一点归功于教宗个人的能力、他的勇气,但也归功于他的节制及温和态度。这种和好是可能的,因为意大利的“元首”(Duce)和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在1922年10月掌握了政权,不久后取缔了一切其他的党派。在这种法西斯主义中,黑格尔(Hegel)有关“绝对的国度”的教导首次被实践;法西斯派从一开始就反对民主、自由主义和共济会,并且

对教会采取一种友好的态度,虽然与教会也发生了一些小冲突。当然,对法西斯主义来说,教会主要是一种民族因素和文化因素。此后,小学的宗教教育再次成为义务性的,圣职人员免兵役,一些随军司铎被提名,而在各地的学校、医院和法院中,人们再次挂上一些十字架。一些曾经被没收的教堂和隐修院归还教会,而公教会的节制受到法律上的承认和肯定。墨索里尼(Mussolini)也很清楚意识到,与宗座的和好能够为意大利带来外交上的强化和国内情况的平静。在长达两年半的谈判后,宗座和意大利政府签订了“拉特兰条约”(1929年2月11日),这个条约结束梵蒂冈和意大利政府60多年以来的冲突。该条约恢复了教宗的主权,但教宗的领土不再是罗马城,而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梵蒂冈国(Citta del Vaticano“梵蒂冈城”)。教宗被承认为一个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人物,他有派遣使者和接见大使的权利。同时,教宗承认意大利王国和萨伏伊(Savoy)王朝,承认其首都为罗马(这就意味着教宗承认原来教会国的世俗化)。除了梵蒂冈城以外,这个条约还规定一些外在地区的“不可侵犯性”,这就包括罗马的主要教堂和大殿,比如拉特兰教堂(Lateran)、圣玛利亚大殿(S. Maria Maggiore)、圣保禄大堂(S. Paul)、某些教廷部门的宫殿或大楼以及卡斯特尔·甘多夫(Castel Gandolfo)别墅。与拉特兰条约一起,圣座与意大利政府还签订了一份“政教协定”,其中肯定公教会为意大利的国教,确保主教们的牧职权及其自由权利,保护基督徒的婚姻、有基督精神的学校以及各种修会(但教区司铎和修会圣职人员被禁止参与政治党派或参与其活动)。原来的反对教会的法律被取缔。在一个特殊的经济条约中,双方规定宗座应该获得一种弥补在过去遭受的损失赔偿,即应该获得17亿5000万里拉。

拉特兰条约以及梵蒂冈与意大利政府协定的世俗意义很明显。在中世纪形成的“教会国”一直存在到1870年,但这个历史阶段在1929年终于告一段落,所谓的“罗马问题”获得了一种“终极性的和不可收回的解决”(参见拉特兰条约,第26条)。这也同时意味着教会法律进一步的灵性化(参见219.1),宗座的宗教任务和牧灵任务成为关键的,世俗的和政治性的利益降低了,而罗马教廷享有普遍被承认的道德尊严,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这些条约在1947年被收入意大利的宪法,但这种“意大利与公教会的和好”也不一定能改变意大利社会,使之成为一个“天主教国家”。在1929年后不久,就青年教育的问题法西斯派和公教会之间发生了一次争论。双方达成共识并于1931年共同规定,公教会的各种青年会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宗教问题和教育任务。

虽然 1929 年的条约并没有完全取消原则上的冲突,但在 30 年代发展某种彼此信任与合作的关系,尤其是在 1935/1936 年的“埃塞俄比亚战役”中,因为这个战争部分上被视为一种“传教运动”,所以意大利的主教和圣职人员很热心地捐献银子和金子来支持祖国。只有当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接受了纳粹党的种族主义时(1938 年),年老的教宗才感到愤怒。

225.3 在长达 17 年的具有贡献的任期后,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于 1939 年 2 月 10 日去世,而他的接班人(1939 年 3 月 2 日当选)是 63 岁的帕切里(Eugenio Pacelli)枢机,他取名比约/庇护十二世(1939 - 1958 年)。当时的选举过程在一天内就结束了,而且帕切里(Pacelli)枢机是前任教宗的国务卿——他当选似乎是一种违背传统的现象。他的宗教信仰深厚、学问渊博、具有非常丰富的政治经验,同时也有罗马人的威严和平易近人的气质。

帕切里(Pacelli)出生在罗马,从 1901 年为教廷国务院工作,1917 年当驻德国慕尼黑的宗座大使,1920 年到柏林,同年提名为枢机,1930 年为国务卿,所以他参与了教会的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的谈判,尤其参与政教协定的谈判。

教宗比约/庇护十二世提名原来在伯尔尼和巴黎任教廷大使的马里欧尼(Maglione)为国务卿,但他于 1944 年去世。此后教宗没有再次任命另一个国务卿。

从一开始,教宗比约/庇护十二世便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在后来的 6 年中,这个战争消耗了教宗的大部分精力。教宗比约/庇护十二世(Pius XII)想利用教会的一切道德权威在最后的时刻能阻止这个冲突的爆发。他想通过一个大会议调节国际的冲突,但德国和波兰反对这种想法,所以会议无法召开。教宗也想阻止意大利参与战争,但他的努力在 1940 年 6 月后也同样失效,意大利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另外,教会使用外交手段要早一点结束战争,但都没有效果。教宗也提出一个纲领来建立真正的、公平的和长期的和平,尤其通过他的“圣诞节讲演”传播了这些思想。很多人肯定了教宗这些追求和平的努力,包括美国统治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他在第二次战争期间曾派遣了一个代表到罗马教廷。然而,教宗始终非常严格地保持一种中立的姿态,在德国攻击了俄罗斯后也是这样的。教宗很成功地试图保护罗马城不遭受列强的空军袭击或其他毁灭,但他没能保护本笃会的母院卡西诺山(Montecassino)——列强的空军完全炸毁了这个古老的隐修院。教宗在拯救意大利文物方面具有不朽的贡献,同时他也接受了 5000 多名犹太人进入罗马的教堂和隐修院,这样拯救了他们的性命,不让纳粹党和法西斯

派的人杀害他们。然而,他也与那些极权制度(纳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保持联系,这样想保持一些机构,因为他希望通过这些机构他能继续为犹太人服务。因为他没有公开地谴责犹太民族遭受的毁灭,所以他在死后曾经受了严重的批评,但他没有提出公开的抗议只是因为他想避免更大的灾难。

虽然教宗多次呼吁人们不应让平民遭受伤害,对各地的城市和农村的空军袭击越来越强烈。梵蒂冈早在战争的第一天就创立了一个寻找失踪者和战俘信息中心,而这个服务中心前后回应了1100万相关的问题。宗座的慈善机构在战后时期的困境中在欧洲很多国家中组织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有爱心的服务,尤其帮助难民与被驱逐的人、远东的灾区以及自然灾害的灾区。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很多移民,教宗要求取缔各种入境的限制规定,并于1952年专门发表一个针对移民牧灵照顾的通谕。他反对列强宣布德国人民为战争的“集体责任”(Kollektivschuld Deutschlands)并派遣了一个宗座视察员到德国,他于1950年成为宗座驻德大使,这样帮助了德国共和国迈出政治上的第一步。教宗没有承认奥德尔-尼斯河(Oder-Neisse)的分界线,这一点当然引起了波兰的不满(参见229.4)。

除了减轻物质上的困境,教宗也致力于创造欧洲人内心中的正义感及各民族的无私合作精神。他反对任何自私的爱国主义并认为,欧洲共同体或欧洲各民族的联盟有助于拯救基督宗教文化的种种价值。虽然教宗没有加入联合国,因为他需要保持中立性,但在某些非政治性的联合国部门中,他派遣了一些代表,并在欧洲共同体的大会上也有梵蒂冈的观察员。

在教会内部的工作方面,比约/庇护十二世也同样有重大的贡献和影响。他在1946年与1953年提名很多(总共56位)新的枢机主教,其中很强调教会的国际性。这样他消除了意大利人在枢机团中占多数的古老传统并更多重视欧洲以外的公教徒。在他的任期内又有很多新的政教协定,尤其是与葡萄牙及西班牙的全面协定(参见227.6)。比约/庇护十二世很勇敢地反对战争后“极权国度”的种种限制,但也尽力反对一切只有名义上与罗马有关系的“国度教会”的形成。教宗在无数的讲演、文献、牧函与宣言中谈论和澄清了很多迫切的世界观问题,包括经济制度问题、社会生活以及普通科学上的问题。在1951年的传教通谕中,他要求传教士尽力尊敬其他习俗与传统。通过一些针对礼仪年的规定他想凸显出复活节的核心地位,又注意到牧灵的需要(参见219.2)。另一些文献谈论圣经学、教会论、

礼仪运动以及“新神学”(参见 220.3)。教宗也特别关注东方教会的基督徒。他对现代牧灵工作是开放的,并且改革了隐修会的一些制度(尤其是默观式的修会),又创立了“世俗会”(参见 219.7),这样创造了新的传教方式。通过“一个至圣的教会”(“Una Sancta”)的谈论会,他也为保护公教信仰的内容提出一些指导性原则(参见 231.4)。作为教会的最高教导者,他于 1950 年 11 月 1 日隆重地宣布了圣母身体与灵魂都被接升天的信条(拉丁原文: *Mariam expleto terrestris vitae cursu fuisse corpore et anima ad caelestem gloriam assumptam*)。教廷于 1946 年向世界上所有的主教送出了相关的问卷,结果主教们似乎全部都支持这一些信条;实际上,第一次梵蒂冈大会早已经想决定这一点。教宗规定,1954 年应该是纪念 1854 年宣布的“圣母原染原罪”的“圣母年”,同时他也将比约/庇护十世列为圣人。关于当时在罗马伯多禄/彼得大堂下面进行的考古研究,参见第 1 卷,10.3。

在比约/庇护十二世的任期内,罗马的宗座在国际上的威望获得了一个新的高度。在 1950 年,教宗在教会的崇高地位特别突出,因为 1950 年被宣布为“圣禧年”,而当年去罗马的朝圣者的人数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禧年”。

225.4 在帕切里(Pacelli)教宗(即比约/庇护十二世)去世时,教会历史上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所谓的“向外开放”(Aggiornamento)政策——这种政策的影响与结果现在还不能作全面的评价。

枢机们开会并早在第四天已经选择了一个新的教宗,就是来自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农民家庭的润卡利(Angelo Guiseppe Roncalli),他取名若望/约翰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1958 - 1963 年)。当时已 77 岁的新教宗曾经在保加利亚的索非亚(Sofia)、伊斯坦布尔(Istanbul)及雅典当过教廷大使,也曾经在法国当大使 9 年之久,最后他成了威尼斯(Venezia)的宗主教(patriarcha)。他有父亲般的仁爱,非常慈祥地对待所有的人,但同时也很勇敢地面对新的情况并意识到当代的需要。在 1959 年,他宣布将要在梵蒂冈举行一个大公主教会议——比约/庇护十一世及十二世(Pius XI 和 XII)也曾经想过举行这样的大会议。为了准备这个大公会议,他于 1960 年在罗马根据传统形式召开了一个教区主教会议,改革了礼仪,扩大了枢机团(并继续将它国际化)以及创立一个“基督徒合一促进委员会”,任命耶稣会枢机贝亚(Augustin Bea)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在 1961 年的圣诞节,教会正式邀请了大约 2500 名代表人物来参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并于 1962 年 10 月 11 日召开会议。除了主教们也有一些由教宗提

名的神学家参与会议,又有一些非天主教(公教)的基督宗教团体和教会的代表。一个核心准备委员会当时支持 73 个方案。在第一个会期,大会只能谈论其中 5 个方案,但未能作决定。由于会议的进展太慢,教宗任命一个特殊的委员会来减少谈论的内容,所以后来只有 13 个方案(参见 233)。

教宗若望/约翰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在会议第一个会期后去世了,但他的死亡不能阻碍他所推动的“教会重新反省自己”(die neue Selbstbesinnung der Kirche)的过程。他的接班人是米兰的门提尼(Montini)枢机,即保禄/保罗六世(Paulus VI),他决定要继续召开这个大会议。

226

公教会在德国和奥地利

226.1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大战之后,德国遭受了很大的压力与痛苦。当时的情况也严重地影响了公教会。它通过凡尔赛(Versailles)和约失去了一些天主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参见 224.2),因为斯特拉斯堡与梅斯(Metz)归于法国,而东边的格涅斯诺-波斯南(Gnesen-Posen)及库尔姆(Kulm)被列入波兰;在这些地区有 450 万公教徒,只有 190 万新教徒,所以德国公教徒的人口从 1914 年的 36.7% 降到 1925 年的 32.3% (总人口在 1914 年是 6740 万,1925 年则为 6240 万)。通过 1918 年 11 月的革命,极端的社会主义派掌握政权,所以教会看来也要受新政权的镇压,因为它被视为旧制度的拥护者。然而,德国的公教徒们以及他们的政治代表力量(即中央党 Zentrum)很努力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所以在 1919 年 8 月 11 日的“魏玛宪法”(Reichsverfassung von Weimar)中,德国能够在崩溃的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度,而宗教的地位在这个国度中也有所保障。针对教会的宪法条目来自社会民主党与有产阶级党派之间的调节。这些规定意味着教会与国度部分上要分开。原来的“国家对于教会的主权”原则上并没有取缔,但变得比较宽松。一方面,国度宣布自己独立于各种宗教信仰团体并且还谈所谓的“世界观协会”也与传统的宗教团体有同等的权利。然而,国度在另一方面也尊敬历史上形成的组织以及这些宗教组织的传统权利。对公教来说,“魏玛宪法”还带来了另一些好处,因为有的邦国倾向于不容忍公教会或想提出一些离奇的新规定,但这个宪法

阻止这些不宽容倾向。

魏玛宪法也论及宗教、宗教团体、教育和学校。一切公民都有充分地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国度保护他们的宗教生活(第135条)。德国没有国教,各个宗教团体继续是公民的法人(有纳税权等);各种宗教团体独立地管理它们的问题,但他们都必须遵守普遍有效的法律规定;宗教团体的职位和任命是它们自己的事,国度或地方社会团体不得介入(137条)。根据法律、契约或法律权利,国度政府不向各个宗教团体提供资助,而让各邦国处理这些资助。各宗教团体对于它们的礼仪场所、教育机构或慈善机构的财产权及其他权利被保护(138条)。星期天以及其他国度承认的节日继续是休息日并要为人民的灵性生活服务(139条)。如果父母提出这样的要求,各地区团体可以建设具有他们信仰教育的小学,如果这一点不阻碍正当的教学生活(146条)。除了在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世俗)学校之外,宗教教育是一个正当的课程与教育项目。这个课程必须符合当地的宗教团体的原则,同时国度具有监督权。各大学的神学系要继续保存(149条)。

这个宪法为德国的教会提供更大的行动自由的空间,所以教会可以很自由地任命各个职务的负责人,而许多教会团体也获得了无羁绊的发展。很多修会和修女会在原来被禁止的地区创立了一些会院或恢复了古老的(曾经被放弃的)隐修院。普鲁士驻梵蒂冈的使馆于1920年被转化为一个全德国的使馆。驻德国的教廷使馆早先在慕尼黑,但在1920年后柏林也有一所使馆。那位自从1917年在慕尼黑活动的大使帕切里(Eugenio Pacelli,参见225.3)迁到柏林,不久后他享有很大的威望,他很杰出地保卫了公教会在德国的利益。几个普鲁士大学开始创立所谓的“世界观教授职位”(Weltanschauungsprofessuren),而德国各地的大学组织了公教的大学生牧灵工作。宗座于1921年为撒克森邦国恢复了古老的迈森(Meissen)教区,作为一种豁免的教区,它的主教府在鲍岑(Bautzen,参见201.4)。那个从德国分裂的格丹斯(Danzig)共和国于1922年获得了一个宗座代牧,于1925年成为一个豁免的教区,主教府在格但斯克(Danzig / Gdansk)附近的欧里瓦(Oliva)。创办基督宗教学校的问题不久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魏玛宪法(Weimarer Verfassung)第146条规定小学制度有全国统一的规定,但因为各信仰与宗教团体没有统一,这个规定无法执行。在战争后期,教会内部的生活以及公教传统对学术界、文学和艺术的影响逐渐强大,这令人感到鼓舞。有人曾经称这种现象为“教会在灵魂们内的复兴”(“Wiedererwachen der Kirche in den Seelen”)或说当时有“隐修及礼仪的春

天”(“monastischer und liturgischer Fruehling”,参见 219.2.6)。青年运动(比如“奎克波恩”Quickborn、“新德国”Neu - Deutschland 及其他青年会)、学者协会以及避静运动都想在它们的领域中让平信徒更多参与教会的生活,即推动“公教进行会”(Catholic Action,参见 219.5d; 225.1)。这些社会化的运动在德国公教会中很重要,因为它们不让教廷政治问题变得太重要。虽然在一些杰出的初期努力后发生某一种退步,但从整体来看,教友们很成功地为国度和教会奉献自己的精力;但是从某些方面来看,德国的公教徒仍然是一种封闭的团体。

226.2 因为魏玛宪法只是提出了一些普遍的原则,所以德国公教会的法律关系仍然需要重新规定。另外,原先的政教协定的有效性和使用范围因 1918 年的革命变得不确定,而德国地区的改变也要求教会改变教区的界线。魏玛宪法呈现出一些倾向于全国统一管理的因素,所以教廷想与全德国签订一个政教协定,而德国因萨尔问题(Saarfrage)也想与教廷签订条约,但几年的谈判因巴伐利亚与普鲁士的抵抗而失败。然而,教廷能够与个别邦国完成一些契约,即与巴伐利亚(1924 年 3 月 29 日)、普鲁士(1929 年 6 月 14 日)以及与巴登(1932 年 10 月 12 日)。这些条约为公教信仰即礼拜提供国度的保护,又规定各教区组织和经费问题、教区主教的任命问题、圣职人员的教育问题(在大学的公教神学院或在主教办的修道院)、各大学的神学教授的聘任问题以及主教对神学教育的监督问题。巴伐利亚保存了原有的教区和教省。在普鲁士地区,帕德波恩(Paderborn)与布瑞斯劳(Breslau / Wroclaw)被提升为总教区,所以普鲁士分为三个教省,即科隆总教区(包括亚琛教区 Aachen、林堡教区 Limburg、明斯特 Muenster、奥斯纳布鲁克 Osnabrueck、特里尔 Trier),帕德波恩(Paderborn)总教区(包括富尔达 Fulda 与希尔德斯海姆 Hildesheim 教区)以及布瑞斯劳(Breslau / Wroclaw)总教区(包括柏林 Berlin、艾尔姆兰德 Ermland 和施耐德米勒 Schneidemuehl 教区)。莱茵上游教省是弗赖堡(Freiburg)总主教,但因为林堡(Limburg)与富尔达(Fulda)此后被划入普鲁士,弗赖堡(Freiburg)仅仅管理若滕堡与美因茨教区。

关于任命主教的问题,这些协定有如下的规定:教宗根据巴伐利亚主教团每三年提供的候选人名单以及根据有关的教区的特殊建议名单提名某些教区的新主教。在普鲁士,普鲁士的主教们以及某个教区的大堂圣职团提供候选人名单,罗马教廷根据这个名单选择三个人士,而该教区的大堂圣职团从这三个人以自由的、秘密的方式选择他们的新主教或总主教。在普鲁士,大堂的圣职团必须确认,普鲁士

政府从政治上能够接受当选的人,而在巴伐利亚,宗座要从巴伐利亚政府获得候选人的肯定。与巴伐利亚及巴登的协定为各修会提供管理自由及随地定居的权利。巴伐利亚的政教协定更强调公教的利益,因为它确保普通小学与老师培育的公教信仰特征,并为公教提供在一切学校中监督宗教教育的权利。另外,巴伐利亚与巴登保证继续会有一些大学的哲学系和历史系会有“公教世界观”的教授职位(即慕尼黑、维尔茨堡、弗赖堡大学)。

226.3 奥地利-匈牙利帝国的分裂及解体形成了一系列彼此不太友好的国度(参见 224.2)。这种发展为公教会来说是一个特别严重的打击。1919 年的圣日耳曼(St. - Germain)条约创立了一个奥地利共和国,而其中的教省被限定为两个,即维也纳(Wien / Vienna)总教区(包括林茨 Linz 教区和圣波尔滕 St. Poelten 教区)以及萨尔茨堡(Salzburg)总教区(包括古尔克 Gurk 教区及塞考 Seckau 教区)。1934 年的奥地利有人口 676 万,其中有 90% 的公教徒(610 万)以及 19 万犹太人。由于受当时的“离开罗马运动”的影响,新教徒的人数上升为 27 万,而无信仰的人为 10 万。在第一次大战后,奥地利的社会情况与德国一样悲哀;经济上的萧条,道德上的滑坡,群众感情的激化与极端化。奥地利的社会党(Austromarxismus)滥用了它对政府的广泛影响,这样使政府在婚姻法与教育制度上采取一些反对教会的措施。一些“自由思想者”在维也纳系统地组织了一个“退教运动”。然而,基督宗教社会党(christlich - soziale Partei)的领袖塞佩尔(Ignaz Seipel, 1932 年去世)神父后来任总理(1922 - 1924 年与 1926 - 1929 年),而他很巧妙地在外部和内部巩固了奥地利的政治局面,并能够限制那些反对教会的倾向和流派。后来的奥地利总理多尔夫斯(Dollfuss, 1932 - 1934 年)与舒施尼格(Schuschnigg, 1934 - 38 年)同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和德国的纳粹主义;他们支持一个建立在社会阶层的、有基督精神的联邦制度(christlicher Bundesstaat auf staendischer Grundlage),但他们的计划失败了。一些纳粹党人士于 1934 年暗杀了多尔夫斯(Dollfuss)。舒施尼格(Schuschnigg)曾经想恢复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但也无法实现这个梦想(梵蒂冈于 1935 年表示反对这种计划)。然而,多尔夫斯(Dollfuss)于 1933 年 6 月 5 日和教廷签订了一个新的政教协定。在 1927 年,“公教进行会”开始在奥地利发挥作用,它致力于恢复或组织内在的生命力。

1933 年的政教协定为教会提供了内部事务的管理自由,为主教任命问题作出一些类似于德国的规定,又规定圣职人员的培训、教会的财产管理、修会的法律地

位、随军牧灵工作、国家节日等等。针对公教徒之间的婚姻,政府承认教会法院的决定并肯定现有的教育规定(在国家办的学校有道德和宗教教育,而教会负责作为必修课的宗教教育)。然而,这个协定也支持有不同信仰的教育制度。

227

公教会在其他欧洲国度

227.1 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和苦难。在重建社会方面,公教会的精神力量是不能缺少的。因为法国的公教徒从战争的开始就表现出特别大的爱国精神——有的人甚至怀有沙文主义(盲目的民族主义 chauvinistisch)的情绪——教会在社会舆论中的威望得以提升,并发挥影响。国度对教会的态度变得更加友好。那些“平信徒法律”(即反对圣职人员的法律)没有被严格执行。很多修会人士被允许回国,他们能够创办一些私人学校或在医院中服务。教宗于1920年宣布贞德(Jeanne d'Arc)以及其他一些法国人为圣人/圣徒,法国人非常热烈地欢迎对这些伟大人物的肯定。在1921年,法国与圣座恢复外交关系。虽然在1925年的选举后,左派的人占多数,所以法国的国会又反对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但法国的上议院主张继续保持与罗马教廷的关系。那些“宗教协会”(Kultusvereine)不能成立(参见216.3),但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于1924年在他的通谕《至大至深重》(*Maximum gravissimumque*, 1924年1月18日)中允许那些新组织的、受教会指导的教区协会——政府也承认这些协会,所以政府和教会进一步走向一个双方接受的共识(modus vivendi)。另一些合作措施是教廷在1921年后在提名主教之前应该请求巴黎政府的意见(是否有政治性的忧虑)。教廷于1926年为法国在近东的代表允许一些礼仪上的荣誉,这一点也促进了双方的关系。法国的国会于1929年决定要再次允许一些传教修会与修女会在法国活动。法国的外交部部长拉瓦尔(Laval)于1935年到梵蒂冈拜见教宗,而帕切里(Pacelli)枢机以教廷使者的身份去了露德(Lourdes)、里修(Lisieux)与巴黎,这都进一步地巩固了双方的友谊。然而,在20世纪的法国一直存在着传下来的反圣职人员的情绪,而在法国相当普遍的共产主义也很支持这种情绪。罗马教廷很担心在法国的王朝派与超民族主义派(hypernationale)的“法国进行会”(Action française)的活动,

这个运动的领袖是实证主义者毛拉斯 (Charles Maurras) 与文学家斗德 (Leon Daudet), 而他们要求恢复一个强大的、有严格君主制度的法国——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教会人士支持他们, 但他们的民族主义违背着基督精神 (unchristlicher Nationalismus), 所以比约/庇护十世早就批评他们, 而比约/庇护十一世 (Pius XI) 于 1926 年和 1927 年正式谴责他们。一些法国主教和神学家很犹豫地接受了教廷的决定, 而比约/庇护十二世在 1939 年才收回了罗马教廷的禁令, 因为法国教会的代表宣布他们将服从教宗的观点。

在传教工作和修会生活方面, 法国的贡献仍然是最大的。但很多教区严重缺乏司铎。神学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并达到一定的高度。公教进行会也吸引了很多人。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 一些年轻人开始放弃老一辈人的自由主义和反圣职主义。通过凡尔赛 (Versailles) 和约, 法国获得了阿尔萨斯 - 罗兰 (Alsace - Lorraine), 而在这些省有 140 万公教徒。在那个地区中, 老的拿破仑协定 (法国人称之为 *regime concordataire*) 仍然有效。斯特拉斯堡与梅斯 (Metz) 的德国主教必须被法国主教代替 (1919 年)。法国曾经在 1924 年和 1936 年试图在阿尔萨斯 - 罗兰地区推行反圣职运动 (Laizismus), 但当地的圣职人员、平信徒 (包括公教人民党) 都提出勇敢的抵抗。

227.2 中间的国度 (德国及奥地利) 于 1916 年恢复了波兰为一个独立的国度, 当然, 这一点在他们被战胜以后才被完成, 但很多人认为, 波兰的“复活”等于是历史上的公道和正义的行动。大多数人也想, 这个行动为公教会是有利的, 虽然这个新的共和国始终面临着重大的内部和外部挑战。很多人怀着这样的希望: 波兰将会和以往一样成为公教和欧洲文明的坚定堡垒并能够面对东方的侵袭,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毁灭了这种希望。虽然 1921 年的波兰宪法为公教会提供了一个优先地位, 但有人也曾经试图推行世俗化的教育制度或通过土地改革没收教会财产。波兰仍然在 1925 年与教廷签订了一个政教协定, 其中为教会保证必要的宗教自由和种种权利 (不管语言的判别)。对拉丁礼公教徒来说, 该国家分为五个教省 (即格内斯诺 - 波斯南 Gnezno - Poznan、华沙 Warszawa、维尔纳 Wilna、林贝格 Lemberg、克拉科夫 Krakow) 以及 15 个教区 (其中新兴的是罗哲 Lodz、龙泽 Lomza、贞斯托赫瓦 Czenstochowa 和卡托维兹 Katowice)。那些属于希腊语公教礼的信徒形成一个总教区 (林贝格 Lemberg) 与两个教区。属于亚美尼亚礼的公教徒有一个总教区 (林贝格 Lemberg)。除此之外, 该协定也规定主教的任命权和司铎的提名、

圣职人员的培养、公开学校中的宗教教育、教产的管理以及圣职人员的工资。该协定没有涉及自由城市格但斯克(Danzig / Gdansk, 参见 226.1)。

早在 1918 年,人们在卢布林(Lublin)创立了一所公教大学,并于 1920 年在华沙大学创立了一个公教神学系。很多新的隐修院被建立。公教进行会有所影响。然而,反对教会的人也采取很多措施。所谓的玛利亚维特(Mariaviti)教派(参见 216.9)以及那个从美国带进来的“波兰民族教会”甚至有时候受到政府的支持。对教会来说,一个很大的困难是波兰民族的沙文主义,波兰人对那些割让地区的少数德国的人不宽容态度以及对于加里西亚(Galizia)的乌克兰(Ukraina)人的镇压——在那里的波兰人也激烈反对东正教和与罗马合一的东方教会人士。

在 1930 年,波兰的人口是 3110 万,其中有 1960 万罗马公教徒,340 万合一的鲁塞尼亚人(Ruthenes),有 380 万东正教信徒、290 万犹太人以及 84 万新教徒。

在波罗的(Baltic)海边的拉脱维亚(Latovia)共和国 1918 年有 190 万公民,其中有 45 万公教徒,而 1922 年 5 月 30 日的政教协定规定了公教会的种种权利。在 1918 年,里格(Riga)教区被恢复,并于 1923 年被提升为总教区;1937 年,里包(Libau)教区创立。里格(Riga)大学也创立了一个神学系。拉脱维亚(Latvia)与圣座保持外交关系。甚至那个新教徒占 95% 人口的爱沙尼亚(Estonia)也于 1933 年建立一个宗座使馆。

立陶宛(Lithuania)共和国的人民 80% 属于公教(总共有 220 万居民),而 1927 年 9 月 27 日的政教协定澄清该国的教会问题。教会于 1926 年已经创立了一个总教区(郭诺 Kowno / Kaunas),由 4 个教区组成。立陶宛也派遣一个代表到梵蒂冈,而宗座的代表长期在郭诺(Kowno)。因为波兰在 1920 年后占领了维尔纽斯(Vilnius / Wilna),立陶宛与波兰有很大的冲突,同时也有内部的争论。因为立陶宛政府一时不友善地对待了公教的一些机构,所以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冲突。

227.3 因为奥匈帝国的分裂形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即波希米亚(Czechoslovakia)共和国,1930 年的人口为 1470 万,其中大约有 1140 万公教徒。捷克政府从一开始对公教会没有好感。另外,一种过分被强调的爱国情绪、极端的宗教流派(它们部分上还受了中世纪胡斯 Hus 思想的影响)以及一些不恰当的改革导致很多信徒离弃了教会,尤其是在捷克民族当中。居住在波希米亚的德国人(320 万)和斯洛伐克人(250 万)还比较多地保持了原来的信仰。在 1930 年大约有 85 万人没有信仰,而约 100 万人属于一个分裂的教派,即“捷克斯洛伐克国教”

(Tschechoslowakische Nationalkirche)。这个“国教”是1920年通过一种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司铎协会(名为耶德诺塔 Jednota)而成立的,他们主张放弃司铎的独身制、用本地语言举行礼仪、教会管理制度的民主化以及信义上的比较自由的解释。然而,罗马教廷拒绝这个协定的申请并于1920年1月15日通过圣部的敕令绝罚那些改革者。因为政府支持这个分裂教派,它在捷克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层中间获得了相当多拥护者——捷克的知识分子在宗教方面已经没有生命力。这个教派的领导者是一个“宗主教”(Patriarch)以及三个主教。在1925年,捷克举行了一个纪念胡斯(Hus)的庆祝大会,这一点引起很多争论,而驻布拉格(Praga)的宗座大使离开了捷克。双方似乎断交了,但在1928年又能签订一个条约,其中解决了主要的障碍。在1938年,捷克解体了,当时教会和政府之间关于各教区的经费问题的谈判还没有结束。捷克的公教会也进行一个反对无信仰和背教的运动,但没有统一的计划或行动。

227.4 南斯拉夫(Jugoslawien / Yugoslavia)是原来的塞尔维亚(Serbia),但现在也有一些新的地区属于它:斯拉沃尼亚(Slavonia)、波斯尼亚(Bosnia)、达尔马提亚(Dalmatia);1931年的人口是1400万,其中有680万东正教徒、520万罗马公教徒、4.6万与罗马合一的东正教徒以及150万穆斯林。虽然希腊东正教不再是“国教”,而宪法规定,一切宗教都有同等的权利,但公教会处于一种相当危险的困境(在奥地利哈布斯堡 Habsburg 王朝执政时,公教曾经享受了优惠的待遇)。塞尔维亚于1914年和梵蒂冈签订了政教协定,但由于战争没有执行它。因为贝尔格莱德(Belgrad)政府有中央化的倾向,公教徒们在学校、宗教教育和协会方面受到一些限制,只有在很长的、断断续续的谈判后,政府于1935年再次签订了一个政教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各教区的界限、主教们的提名方式以及古老斯拉夫语言在礼仪中的使用。虽然南斯拉夫的国会已经同意这个协定,但因为东正教提出激烈抗议,政府于1938年年初再次收回这个方案。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罗马尼亚(Romania)获得了很多新的地区(Siebenbuergen, Bukowina, Bessarabia, Ostungarn, Banat),当时的人口是1800万,其中有1260万东正教徒,140万公教徒(大多是匈牙利人和德国人)以及大约100万犹太人。因为希腊东正教具有一种统治地位,但公教仍没有很大的行动自由,虽然在法律上一切宗教都是平等的。在很长的谈判后,政府与圣座在1927年签订了一个协定,但它于1929年才被执行。1930年6月30日的宗座法令规定每一个教

区的范围,包括拉丁礼教会以及与罗马合一的东正教教区的教区。拉丁教会的人属于布加勒斯特(Bukarest)的总主教的管理,他的总教区包括4个教区,而那些与罗马合一的东正教徒的大主教(Metropolita)的主教府在弗格拉斯(Fogaras - Alba Julia),也有4个教区。

227.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1916年)以及在后来的时期,爱尔兰人很激烈地争取“自治”(homerule),甚至要求完全独立于英国。当时的民族党派新芬党(Sinn Fein,1905年创立)也采取了一些应该谴责的暴行并且创造了一种“潜在的内战”状态。然而,爱尔兰人的顽强奋斗最后成功了。1921年12月6日的“伦敦条约”承认爱尔兰为一个属于不列颠帝国的共和国(除了北部的乌尔斯特Ulster地区外,在那里的新教徒占多数),而爱尔兰于1937年成为独立的共和国(Eire)。虽然公教(天主教)本身没有参与这些起义并谴责了暴动和流血行为,但政治的变化深深地影响了公教会,因为它现在能够在这个人口92%属公教的国度中推动一种符合公教利益的独立建设政策。然而,北部地区的争论大概还需要很多努力才能解决,而爱尔兰的传统恶习(党派分裂Parteiwesen)也需要一步一步改善。在爱尔兰的天主教是完全自由的,而在学校中有宗教教育。1937年的新宪法承认教会的婚姻法。在1932年,在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Dublin)举行世界圣体大会。爱尔兰今天仍然有很多传教士圣召。

英国政府于1926年取缔了最后的反对公教徒的法律规定(对游行的禁止、在教堂以外穿圣职人员服装等规定)。唯一的禁令是公教徒不能当国王和大法官(Lord Chancellor)。在1937年,英国新王上任发誓,但在誓言中再不称自己为“信仰的保卫者”(指“新教信仰的保卫者”)。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和诗人也提高了公教信仰的名誉。一个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运动是1940年的“精神之剑”(Sword of the Spirit)运动——当时威斯特明斯特(Westminster)的枢机主教辛斯利(Hinsley,1935 - 1943年)在英国其他教会团体的协助下反对法西斯主义并推动欧洲在基督信仰的基础上要复兴,并肯定教宗比约/庇护十二世的和平计划。公教的教育制度在英国获得良好的发展。公教徒在各大学中也发挥了多一点的影响。在1958年的英国大约有1400所公教学校(共有36万学生),但350万公教信徒需要作出很大的牺牲才能够维持这么多学校。自从1938年以来,罗马教廷在英国有一个大使。自从20年代以来,英国每年有1万到1.2万人皈依了公教。

227.6 西班牙原来是公教的核心地区,但在20世纪为教会造成很大的忧虑。

20 年代的情况走向一个政治社会危机,而国度和教会都无法经得起这个考验。在将军里维拉(Primo de Rivera)的军事政府(1922 - 1930 年)后发生一个革命(1931 年 4 月)。西班牙成为一个共和国,而国王阿方索十三世(Alfonso XIII)被迫逃往国外。君主制度的崩溃意味着公教会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外支柱。那些反对教会的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人士利用了这个机会并占领、破坏或烧毁一些隐修院和教堂(1931 年 5 月)。国会中多数的人是左派的,他们发动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斗争。因此,耶稣会于 1932 年 1 月被取缔,它的财产被没收,其会士被驱逐出境。西班牙的新宪法模仿法国的制度,分开教会与国度,所以国度不再为圣职人员和礼仪场所提供任何资助。在 1933 年 5 月颁布的“出口法律”是一种充满憎恨的法律规定,大大降低教会的地位,视教会和修会作为一种仅仅被允许的、但应该受政府严格监督的协定。教会房产被视为“国有财产”,而修会团体被禁止进行任何教育工作,无论是私下的或公开的——虽然在当时的西班牙 50% 的人仍然是文盲!教会完全受当地政府的控制,无论举行游行、送圣体或举行葬礼游行,都需要一些特殊的批准和允许。西班牙的主教团和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在他的通谕中于 1933 年提出抗议,因为教会遭受很大的损失和不公平的待遇,并且呼吁公教信徒使用一切合法的措施来弥补过去犯的 error 并为教会争取自由。此后西班牙和圣座的关系有所好转(但马德里 Madrid 政府的过分要求阻碍了关于新协定的谈判),不过 1936 年的选举又肯定左翼党派地位。此时又发生了一些野蛮的暴动,很多隐修院和教堂受到攻击。由于一个民族军事党派的起义,于 1936 年 7 月爆发了内战,而在 1939 年春天,将军佛朗哥(Franco)获得胜利并以独裁者的方式领导西班牙。在那些被共产主义者占领的地区中,很多教会财产马上被毁,大约有 2 万教堂遭受毁灭,11 位主教和 7000 多教区司铎和修会神父被杀害,还有很多修女、修道生和平信徒被杀。外国视西班牙的内战为一种有代表性的“小范围的世界革命”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模式。梵蒂冈在两年后才承认获得胜利的元首。

在结束内战后,元首佛朗哥(Franco)致力于重建这个不幸的国度,而他有意识地愿意继承一些公教传统。因此,反对教会的法律被取缔,各修会可以再次工作。因为很多教区没有主教,教廷与佛朗哥(Franco)签订了一条协约(1941 年)。西班牙的宗教法院(Rota)被恢复,而于 1953 年双方签订一个政教协定,其中为西班牙公教确保一个特殊的地位(这一点也符合传统的法律):公教被宣布为“西班牙民族的唯一宗教”,而非公教团体的公开礼仪被禁止(但私下的礼仪没有被禁止)。

非公教徒也不可以进行任何宣传。西班牙公教会这种特殊的地位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但也令人担心。西班牙于1941年创立一个“神学研究核心委员会”,因此使西班牙神学逐渐走向一个新的崛起。司铎和修会人员的圣召也大量增加。很多年轻的司铎被派遣到南美洲传教,这一点体现了当时的传教精神。在西班牙仍然有共产主义的潜在影响,所以解决社会上的贫富不均问题是一个重大的任务。另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教会与政府过分接近的现象。

在葡萄牙的“文化斗争”(参见216.7)于1918年缓和了一些。国度和教会分裂的规定被减轻,而政府恢复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呼吁葡萄牙的公教徒承认共和国并参与公共生活。教会于1926年在里斯本举行了一个全国性的主教会议。撒拉匝(Salazar)总理(1933年上任)致力于协助教会,因为他想建立一个符合基督信仰的社会制度。然而,他那种独裁式的政权与主教团有一些摩擦。主教们主张,葡萄牙宗教生活的恢复应该归功于法提马/法蒂玛(Fatima)的信息——这个地方在1917年后迅速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朝圣地。很多葡萄牙知识分子和工人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冷不热,而且上层人士和下层百姓之间的差距太大,这方面需要努力工作。宗座于1928年和葡萄牙政府就东印度地区签订了一个条约(参见218.2c),而在1940年葡萄牙本身与梵蒂冈签订了一个政教协定,还有一个传教方面的条约,加上一个关于限制果阿教区的条约(参见230.2c)。

227.7 在墨西哥(Mexico)的教会经过几十年的悲剧性考验,而公教徒们为此也应该承担部分的责任。90%的墨西哥人名义上是公教徒,但他们长期以来没有坚决投入精力来提高印第安人和混血人口的政治、社会和教会条件。在卡兰萨(Carranza,1915-1920年)总统的任期内开始一个公开镇压公教会的斗争(参见217.4)。1917年的新宪法提出一些法律,而根据这些法律似乎可以合法地镇压甚至毁灭教会。某些国外的力量也支持这种镇压,所以造成很激烈的教难,不久后成为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反对任何宗教的斗争。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个教难虽停止了,但反对教会的法律在1958年仍然没有被取缔。

在1917年的宪法中,一切修会被禁止,教产和各地的教堂被宣布为国有财产,一切外国司铎被驱逐,而本地的司铎受到法律的严格控制。卡勒斯(Calles,1924-1928年)总统是一个极端的社会主义者,又属于共济会,所以他很严格地执行各种反对教会的法律。很多教堂、公教学校、隐修院和修道院被关闭,被允许进行牧灵

工作的司铎人数根本太少。外国人被驱逐,而一些主教也被驱逐出境。教会规定不要继续举行礼仪。在内地也发生了一些起义,但都没有结果。大约有 5300 个公教徒被杀死,而这些殉道者包括一些主教、司铎、平信徒[参见比约/庇护十一世 Pius XI 于 1926 年 11 月 18 日发表的通谕《不公平的压力》(*Iniquis afflictisque*)]: 在 1929 年 6 月,墨西哥政府对教会作出某种让步,所以教会再次允许在墨西哥举行弥撒。然而,在 1931 年年底教难重新燃起。政府执行一种无神论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制度。国会决定驱逐所有的主教。教产全部被没收,各地的修道院被关闭,但美国的公教徒在墨西哥边界为该国创立了一个修道院。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于 1932 年和 1937 年为这一切事情表示悲痛并呼吁公教徒们保持信仰。只有在卡马乔(Camacho, 1940 - 1946 年)总统下,似乎所有的墨西哥教堂才重新被打开并能逐渐恢复正常的礼仪。虽然很多墨西哥人在宗教方面完全失去了灵感,但另一些圈子和部分公教信徒仍有很活泼的信仰。

在中美的危地马拉(Guatemala)共和国有共济会的强大影响,所以在 1871 年以来似乎不断处于“文化斗争”的状态,尤其在 1922 年后,这是欧瑞拉纳(Orellana)总统的时代。外国的司铎和修会被驱逐出境,公教的学校被关闭,总主教被驱逐等等。然而,在 1926 年开始有一个很成功的公教运动,而在 1928 年后,国度与教会签订了一个条约。不过,只有 1954 年的政变才为该国的教会带来更大的自由。

在厄瓜多尔(Ecuador)也有类似的情况。自从 1876 年以来,一种敌视教会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占主导地位。在阿尔法罗(Alfaro, 1895 - 1901 年)总统的任期内,各修会的人员被驱逐出境,教产被没收,主教和司铎被驱逐。1904 年的法律规定教会和政府要分开,但这种规定没有被全面执行。1906 年的宪法为宗教自由提供保障。1927 年的法律禁止外国司铎在厄瓜多尔工作,但政府在 1937 年与梵蒂冈签订了一个新的协定。不同的修会仍然在那里工作,他们尤其注重印第安人的地区。

纳粹主义和教会

228.1 在 1933 年,德国的纳粹党掌握了政权,这就意味着一个灾难性的转变。

不仅是德国的灾难,而且也为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教会带来了灾难。纳粹党是由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年)创立的,而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凡尔赛(Versailles)和约与1930年的经济危机——影响了很多德国人的思想,这个党派很快成为一种世界观,甚至成为一种“准宗教”(Ersatzreligion),它在各方面要求德国人拥护这个运动,甚至要吸收德国人的灵魂和精神生命(“Totalanspruch auch auf die Seele des deutschen Menschen”)。这个党派的基础是一个违背基督信仰的种族主义——它要求保卫和支持“北方人种”的理想价值。他们说要保护日耳曼人,但这也同时是对人类的“神圣特质”的崇拜。在这样的基础上再不可能有真正的宗教自由和一种符合自然法的伦理学,虽然纳粹党说他们的立场是“实证基督宗教的立场”(der Standpunkt des positiven Christentums),而希特勒的书《我的奋斗》强调纳粹党在公教和新教中是中立的。

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他规定马上重新选国会,而纳粹党获得44%的选票,它与德国民族党构成一个联盟,获得了国会中绝对多数,这样开始所谓的“第三帝国”,这个“帝国”放弃魏玛(Weimar)的历史阶段并宣布要恢复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光荣伟业。纳粹党马上在全德国各邦国掌握政权。他们强制性地“统一了”(所谓的Gleichschaltung)社会生活和大众媒介并传播国家极权主义的思想;他们公开表示要反对民主和国会传统,尤其反对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其他的外国势力——这大概也包括了天主教(公教会)。因此,德国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被镇压,其他的党派也被镇压,包括“中央党”(Zentrum)——不久前德国那位能干的总理布里宁(Bruening,1930-1932年)曾经属于中央党——这些党派被迫自我解散。

德国的主教们早就清楚认出来这个新的运动在宗教上的错误观点并禁止公教徒加入这个新党派或加入其半军事组织,违背者要面临教会的惩罚(绝罚)。此时,希特勒在1933年3月23日的政府宣言中宣布他认为“两个基督宗教团体(即公教和新教)是保护民族文化的最重要支柱”,他说不会侵犯教会的权利,将要尊敬教会与各国之间的条约并要与罗马教廷发展友好的关系。此后,德国的主教们收回了他们的禁令,并呼吁德国公教徒帮助建立这个新的国家制度,但他们没有收回对纳粹主义错误主张的谴责。当时出现了一个“德国公教徒工作协会”,它想推动一种支持纳粹党的运动,但它没有维持多久。

因为德国政府在外交上需要一种成就,所以它开始与罗马教廷进行谈判,要全

面管理和规范化公教会在德国的法律关系。在1921年的一个草案的基础上,德国的副总理帕佩恩(Papen)与教廷国务卿帕切里(Pacelli)枢机进行谈判,而帕切里(Pacelli)邀请卡斯(Kaas)司铎(他原来是德国中央党的领袖)以及弗赖堡(Freiburg)的总主教格罗贝尔(Konrad Gröber)参与谈判。早在1933年7月20日双方在罗马签订了一个协定,而在同年9月10日它被执行。这个全德国政教协定(Reichskonkordat)是1448年的“维也纳条约”(参见第2卷,144.4)以来第一个这样的(为全德国地区有效的)政教协约,而根据其前言它要长期管理有关的问题,并要巩固与强化双方的友好关系。罗马教廷始终更优先地对待一个全国性的协定,超过与各邦国的协定,而当时的历史发展就是一个统一的德国的建立,各邦国开始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根据比约/庇护十二世的话(1947年7月19日),这个协定的是“一个尝试,即确保各邦国的协定,在有效范围和内容上作出一些扩展,同时面临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未来”;同时教会意识到德国新政府的危险性,但它想用法律的固定形式至少约束或控制这个新的政治力量。在内容上,这个协定远远超过魏玛(Weimar)的宪法(参见226.1)并意味着某种框架,它保持与巴伐利亚、普鲁士和巴登的原有规定,并为它们作补充。除此之外,它也包括那些尚未与教廷签订条约的德国地区(第2条)。

全德国的政教协定共34条,即:德意志帝国确保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公教会公开举行礼仪的权利。在普遍的法律的界限内,公教会有权利独立地管理和决定自己的事务,并可以在其职责范围内为其成员宣布一些有效的规定(第1条)。与以往一样,在德国首都设有宗座的大使馆,而德国也派遣一个代表到罗马教廷(第3条)。圣座可以完全自由地与德国主教、圣职人员及公教信徒沟通,而德国主教们或其他的教区人士也同样可以很自由地在一切牧灵问题上与信徒们沟通(第4条)。在进行其宗教工作时,德国的圣职人员享受与公务员一样的保护,以免个人侮辱或牧灵工作中的干扰(第5条)。圣职人员及修会人士免于承担公共职务的义务(第6条)。圣职人员的圣衣或修会人士的会服不得滥用;没有资格而使用了这些服装的人受惩罚,与滥用军装的人一样(第10条)。公教目前在德国境内的教区范围和组织被保存。建立一个新的教区需要教廷与该邦国进行谈判。教会可以自由地创立或转换一些职位,如果这一点不涉及国家资助(第11-12条)。在原则上,教会可以为一切教会职位自由地任命一些人,不会有国家政府或地方社区的介入,除非与某邦国有特殊的规定。在宣布任命新的总主教、新的主教或具有继承权

的副主教之前,罗马教廷要先通知该邦国的领导并确认没有政治的考虑反对这个人(第14条)。在新主教上任之前,他们向该邦国的政府代表(或向德国总统)宣发一种服从政府的誓言(第16条)。各修会和宗教协会在创立、建立会院、牧灵工作、教育工作或医护工作方面可以自由行动,自由管理他们的财产,不受政府的限制(第15条)。公教会那些公法法人机构、协会或组织根据普遍法律规定都具有财产权。如果国对公教会的资助——根据传统、契约或法律的资助——需要终止,双方及时要创造友好的对话环境(第17-18条)。在国家办的大学的公教神学系被保存。它们与教会官方的关系要符合各邦国与梵蒂冈的协定,并要符合教宗于1931年发表的《诸知识之主》(*Deus scientiarum Dominus*)法令以及与此有关的1932年的规定(第19条)。教会有权利创立特殊的哲学和神学学院来培养圣职人员。在普遍有效的法律的界限内,这些修道院和教会高中学校的创立、指导和管理唯独属于教会官方的权威(第20条)。在小学、职业学校、中学和高等学校的公教宗教课是正规的课程,并要依照公教会的原则教授。在宗教课中要根据基督信仰和基督道德精神而培养爱国精神、公民的责任感和社会的义务意识。在聘请公教宗教老师需要主教与邦国政府之间的沟通。公教会可以继续保持它所创办的学校(Bekenntnisschulen),并且将来还可以创办新的公教学校。在一切公教小学中只能聘请有公教信仰的老师。各种修会和协会可以在普遍法律的框架内创办与指导私人学校。修会人士任教时需要符合一般的聘请规律(第21-25条)。德国军队有随军牧灵者,而圣座要与德国政府沟通以提名一个军队主教(第27条)。那些在德国领域内不属于德国民族的公教徒应该在礼仪、宗教课与教会活动方面可以适当地使用他们的母语,他们要受的待遇应该符合德国人在国外的待遇(第29条)。在主日及庆节时要在各教堂中为德意志帝国和德国民族的幸福作祈祷(第30条)。那些完全投入于宗教性的、文化性的或慈善性的工作的公教机构受教会的管理,而国保护它们的设备与它们的工作。那些也投入于社会性的或职业性的工作的公教组织也享受同样的保护,如果它们的行动不涉及政治(第31条)。由于德国的特殊情况,并且就这个协定所保护的公教的种种权利而言,圣座规定要禁止圣职人员和修会人士加入任何党派或为某党工作。德国政府保证也要针对其他的非公教圣职人员(即基督教牧师)执行这个禁令。这份禁令不影响教会对于信仰和道德教导的宣布和解释。

228.2 很多人希望,1933年的政教协定能带来德国政府与教会之间的和平关

系,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梦想。德国政府并没有执行协定的种种规定,反而开始很狡猾地利用一切宣传工具来反对和镇压信仰,尤其使用“系统地篡改历史”(systematische Geschichtsfaelschung)的手段来反对教会。政府提出“教会的脱政治化”和“脱宗派化”(Entpolitisierung der Kirche / Entkonfessionalisierung)的标语,这样在社会各个层面一步一步消除教会的影响,公教的出版物被镇压,教会报纸受控制,公教的协会被限制和禁止,公教会的庞大组织一个一个被解散,它们的财产和房产被没收,甚至教会的慈善机构(Caritas)也逐渐受到控制。政府尤其注意到青年和各种青年会。协定有关保持和创立公教学校的规定被取缔,因为当地政府给父母们很大的压力或恐逼他们,使他们投票反对教会学校等。从符滕堡和巴伐利亚开始,全德国都强制性地执行了“公学”(Gemeinschaftsschule),而在1939年的法律规定不可能有教会创办的学校。属于修会的教师被迫离开学校。隐修院学校受限制,后来所有的隐修院学校都被关闭。慕尼黑大学的神学系在1939年也被关闭,只是因为教区主教福尔哈贝尔(Michael Faulhaber,1952年去世)反对某一个新教授的聘请。宗教老师都被要求发誓忠实服从“元首”(即希特勒),这一点也从内部削弱了政教的协定。谁不发誓就不被允许进入学校。政府想毁灭圣职人员在民众的威望,所以他们针对某些司铎、修士或修女起诉,说他们违背法律或有淫秽行为,并且无度地夸大和宣传这些人的“罪行”。纳粹党的反闪族主义(反犹太主义)谴责了《旧约》,但这种谴责也反对《新约》,特别是反对保禄/保罗(Paulus)的文献——这就直接违背基督信仰的内容与核心。那些非雅利安(Arian)人遭受恐怖的迫害,包括那些属于犹太民族的基督徒。几百万非雅利安人进入了集中营和毁灭营(Vernichtungslager)。与犹太人一样,那些患精神病的人或残疾人也被集体杀害。很多司铎、修会人士以及在社会上有影响的平信徒被逮捕;另一些人在纳粹党的一些“清理活动”(Saeuberungsaktion)中被枪毙,比如柏林公教进行会的领导克劳森内尔(Erich Klausener)和“基督君王协会”的创始人梅兹格尔(Max Metzger)。原来任符滕堡邦国总统的波尔兹(Eugen Bolz)被处以死刑。政府反对教会,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党说,这个问题要在战后才“解决”。然而,在这个年代,圣职人员始终受到镇压,而教会的自由受到限制。政府利用战争为借口,占领了许多隐修院、修道院,禁止教会报刊的发行,限制礼仪,也限制敲钟。在战争结束时,仅在达豪(Dachau)集中营中就有261位德国公教圣职人员。

228.3 这个斗争不仅威胁着教会的自由,而且也威胁了整个基督宗教文明,但

因为这个斗争的进行都披着“合法性”的外衣,所以唯一的抵抗方式是主教们的抗议,他们呼吁信徒们忠实遵守信仰的原则并努力教导人们。在抵抗政府对信仰的歪曲、对教会自由的侵略以及抵抗政府的无度犯罪,公教和新教的领导及圣职人员形成某种“统一战线”。在应该如何反对政府的措施这一问题上,主教们有不同的看法;其中特别明智的人物是柏林的主教普瑞辛(Konrad von Preysing)、慕尼黑的主教福尔哈贝尔(Faulhaber)枢机(他作很勇敢的演讲,谈论“犹太人、基督徒与日耳曼人”)以及明斯特(Muenster)的主教加伦(Klemens August Graf Galen,1945年被提名枢机,1946年去世)——他反对杀害残疾人(“不值得保护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加伦(Galen)也曾经针对政府高官若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的反基督宗教的思想(《20世纪的神话》*Mythus des 20. Jahrhunderts*)发表了一个科学性的反驳文献(《研究神话》, *Studien zum Mythus*),其中彻底地揭露了若森贝格(Rosenberg)的历史错误和篡改。由于这样的抵抗,政府组织了一些反对教会的游行,主教们遭受辱骂,被威胁将要杀他们,或被迫离开教区,比如若滕堡的斯普若尔(Sproll)主教被驱逐。

罗马圣座也采取一些行动来减轻在德国发生的教难。虽然教宗决定不要公开收回1933年的协定或公开谴责犹太人遭受的灭绝,因为他担心这样的措施将会引起更大的灾难(参见下文228.5)。虽然教宗在1933年到1936年间向德国政府提交了34份外交照会,其中严厉谴责国度的集权制度,但都没有结果。因此,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于1937年3月4日通过《以心急如焚的关怀》(*Mit brennender Sorge*)公开地面向德国社会以及全世界。虽然政府有严厉的监督,这个通谕似乎在所有的德国教堂中都被宣读,所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其内容涉及教会政治,教宗抗议政府通过“扭转的解释、歪曲、违背和侵犯”政教协定。另一部分涉及宗教信仰的问题,其中详细地论及和批评纳粹党的种族歧视、关于“血和土”的神话、“为民族有利的就是法律”的原则、关于脱离罗马而建立德意志国教会的运动等等问题。教宗呼吁司铎们和平信徒保持忠信,并要恢复真正的和平。此后,德国政府笼统地谴责了教廷违背了双方的协定,但教廷反驳这种控诉。双方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但德国政府又不敢放弃政教协定。

228.4 由于奥地利和捷克的部分地区被并吞,所以德国形成一个“大德意志帝国”,又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进行管理(所谓的 *Protektorat Boehmen - Maehren*),这就意味着反对公教会的措施已经远远跨越了原来的德国地区。在其

范围最广的时候,大约有 5000 万公教徒(全国人口的一半多一点)以及大约 50 个教区都遭受了纳粹党的严重侵略。这种教难的范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1939 - 1945 年)更大,因为虽然教宗致力于保持和平,但德国政府出于一种帝国主义的企图而发动了战争,德国的军队迅速统治了似乎整个欧洲大陆,除了西班牙半岛以外。

在维也纳的枢机因尼策(Innitzer, 1875 - 1955 年)的领导下,奥地利的主教们在奥地利被占领时说教会将要与新的统治者合作,但要求“充分保留上主的权利和教会的权利”。虽然有这种表态,但在奥地利的教会情况很快不仅和德国一样,而且更加恶化,因为政府认为 1934 年的政教协定已经失效。希特勒政府的宣传部马上反对公教,这样在 1938 年已经有 25 万信徒退教,尤其在维也纳。公教会的协会、组织和私人学校都被镇压,教育制度被“脱离信仰化”(entkonfessionalisiert),而在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大学的神学系被关闭(它曾在 1858 年被创立,并交给耶稣会);在萨尔茨堡(Salzburg)大学的神学系也同样被取缔,而在那里建立的一所“公教大学”的筹备资金被没收。很多隐修院被关闭,大约 6000 个修女被驱逐,而纳粹党的婚姻法与世俗婚姻(即公证婚姻)被强制执行。在 1939 年,国度对教会的资助也停止。

在苏台德山区(Sudetenland,即波希米亚地区),那些属于德国民族的圣职人员和平信徒早已经组织了一种“统一战线”来反对捷克文化,所以他们很欢迎“大德国”的到来。德国政府马上执行了反对教会的种种法律,捷克政府和梵蒂冈于 1928 年签订的条约被视为无效的,而政府停止对教会的一切资助。在捷克地区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地区有几百位捷克司铎被逮捕,73 位在集中营死去。甚至布拉格(Praga)的枢机总主教卡斯佩尔(Kasper)也有几次被逮捕。教会的慈善机构被占领和没收。因为捷克人失去了主权,民族主义和“捷克国教”的影响就更大,而更多人怀着一种很极端的思想(beschleunigte die Radikalisierung der Geister)。

在德国 - 波兰边界地区(所谓的 Wartheland),教会在 1940 年后受了一种私人协定的待遇,甚至礼仪和牧灵工作也遭受了很严重的控制。

在 1940 年被吞并的阿尔萨斯 - 罗兰(Elsass - Lothringen)以及在卢森堡(Luxembourg)地区,德国政府宣布传统的条约和来自拿破仑时期的政教协定是无效的。梅斯(Metz)的主教被驱逐到法国,斯特拉斯堡的主教被禁止进入他的教区,大堂被关闭,公教的学校被关闭,而梅斯教区最后被取缔。

228.5 在德国军队所占领的地区,新的统治者也进行很多反对教会的措施。圣职人员提索(Jozef Tiso)在斯洛伐克表面上建立了个公教政府,但这个政府也被迫执行种族歧视的政策。在克罗地亚(Croatia)的公教民族感觉到他们现在摆脱了东正教的统制,他们创立了自己的法西斯政府。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受了“第三帝国”(即德国)的控制。在匈牙利的反犹太主义特别强烈。教会建立了一个协会来帮助那些接受洗礼的犹太人,但这种运动也遭受政府的镇压。在那些被逮捕的人中也有匈牙利的枢机明斯曾提(Mindszenty)。

在波兰的公教会经历了一个真正的殉道时期。波兰的东部地区在1939年被让给苏维埃俄罗斯,而在1940年,波罗的海各国(Baltic States)也被让给俄罗斯。普鲁士西部地区、瓦特高(Warthegau)和西里西亚(Silesia)北部地区被并入德意志帝国。波兰核心地区(在1200万居民有900万公教徒)形成一种总部统治地区(“Generalgouvernement”)。尤其在波兰西部地区,教会的组织似乎完全被毁灭。大教堂、无数的小教堂和各地的修道院都被关闭,隐修院被镇压。当时大约有7000名波兰司铎,其中一半被枪毙或死在集中营里。仅在达豪(Dachau)就有2800名波兰司铎,而在1945年只有816名幸存者。因为波斯南(Posen / Poznan)的枢机赫伦德(Hlond)向罗马写了一些报告,梵蒂冈决定派遣一位特殊的人士到那里,但政府不允许这样做。

在欧洲西部地区,德国的新统治者也很少采取比较宽容的措施。在荷兰各地的公教学校被解散,教会的印刷事业被镇压,种族歧视的种种法律被执行。因为荷兰的主教们就犹太人的逮捕和驱逐提出抗议,此后也有那些领过洗(即入教)的犹太人被逮捕,但在此之前,皈依了基督宗教的犹太人没有受影响。一个被逮捕的入教的犹太人是具有名气的哲学家施泰因(Edith Stein, 1891 - 1942年)。在被占领的法国地区,纳粹党以同样的暴力执行了他们的种族灭绝政策。法国的主教们同样很勇敢地提出抗议,而很多教会的机构为犹太人提供保护或避难的机会。因此,很多司铎,甚至主教被逮捕。部分法国人被迫逃到德国去,在那里成为强制性的劳动者,而部分法国主教送一些司铎分享这些俘虏的劳动,这就是“劳动者司铎”(Arbeiterpriester)制度的开始。法国南部几年没有被占领,而在这个地方由年老的贝当(Pétain)组织了一个临时政府。他是一个公教徒,而在开始的阶段他在维希(Vichy)的政府仍然有一定的自由,能够比较自由地管理宗教问题(虽然他们与德国的合作引起很多法国人的怀疑和反对)。维希(Vichy)政府取缔了反对修会的特

殊法令(参见 216.2,这个法令长期以来没有被严格执行),决定要归还那些仍然属于国度的教产(包括露德 Lourdes 的朝圣地以及加尔都斯会 Cartusians 的母院),并且为自由的公教会学校提供资助。然而,在 1942 年以后,这个政府也开始执行犹太人的登记,不久后便要求逮捕犹太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

229.1 德国的全面投降在欧洲地区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此后有四个胜利国(英、美、法、俄)占领了整个德国地区。人们此时才发现第三帝国和战争所造成的损失。很多教堂被毁灭或受损失(在西部地区是一半或更多教堂),几千个修道生或年轻司铎阵亡或失踪,教会组织解散了,甚至许多教会机构的楼房因空军袭击被毁灭。大约有 1200 万德国侨民到德国逃难,因为他们原来居住在波兰、捷克或匈牙利,但当地的人抢劫并驱逐了他们。教会的慈善任务非常庞大,这些任务能够完成,因为瑞士、荷兰、爱尔兰,尤其美国的公教徒慷慨地资助这些工作。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在精神上失去了依靠和寄托——他们原来崇拜纳粹主义,后来感到彻底失望。然而,“第三帝国”的思想在年轻人中间仍然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主教们和父母们非常努力地限制这种影响。因为教会在原则上抵抗了希特勒的政权,而因为一些具有威望的公教徒积极地参与抵抗运动,那些胜利国相对快恢复教会的行动自由,所以教会能够指导精神上的、组织上的和物质上的重建工作。曾经被解散的公教协会大部分能够重新建立,各种修会恢复他们的服务。为了更接近工人阶层,教会于 1958 年建立埃森(Essen)教区。除了原来的神学系以外,在美因茨和特里尔也有一些新的神学系被创立。

当时最迫切的教会内部问题是大约 600 万公教难民的接纳,这一点似乎超过了德国公教会的财富和精神资源。他们在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人占领的地区的定居意味着似乎所有的德国邦国的公教和新教比例都有所变化。那些原来在信仰上比较一致的地区全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越来越多含有混合现象的地区。原来似乎完全属于新教的北部地区和德国中部地区现在获得了一些相当重要的公教居民,这就为各地的主教造成很大的忧虑。到处需要建立新的教堂和堂区为了

帮助人们迅速脱离精神上的空虚。比如,在梅克伦堡(Mecklenburg)有40万公教徒定居,而在图林根(Thuringia)有70多万公教徒定居。在另一方面,很多传统上的公教地区也接受了新教人士,比如当时有65万新教徒移民到巴伐利亚。这种现象导致更多混合的婚姻,为公教会也造成某些损失。另一些损失来自很多教派的宣传,尤其是“耶和华证人”(Zeugen Jehovas, Jehova's Witnesses, 参见222.5d);德国“第三帝国”曾经镇压了这个教派,但通过美国的支持,这个教派现在到处传教;那些“自由思想协会”也重新恢复起来了,但它们的影响不是很大,至少在西方是这样的。

在德国西部,1949年的波恩宪法(Bonner Grundgesetz)规定国度和教会的关系,其中承认一些基本的权利(即国度之上的权利, vorstaatliche Rechte),即信仰自由、良心自由、宣认自由和公开表达宗教自由的权利(第3条)。因为父母有权利确保孩子的教育,他们也可以决定让孩子参与宗教教育,而宗教课是一个正规的学科。公教和新教的基本权利根据魏玛(Weimar)宪法(参见226.1)重新得到肯定。两个教会被视为特殊的、属于公法的团体(oeffentlich - rechtliche Koerperschaften besonderer Art),它们仅受国度的消极监督,而在1945年后的灾难期,教会团体承担了个别属于国度的任务,尤其在公益服务方面。在长期的学术性谈论后,1933年的政教协定于1957年通过宪法法院的决定被承认为有效。因为各种文化事务属于新兴邦国的管理,各国的国会解决了学校的问题。原来的宗派学校制度(Bekenntnisschule)只有在莱茵兰德-法尔茨(Rheinland - Pfalz)、南符滕堡(Suedwuerttemberg)、巴伐利亚(Bayern)、奥登堡(Oldenburg)与黑森部分上恢复,但在尼德撒克森(Niedersachsen)不利于公教的规定,而在巴伐利亚关于教师教育的信仰问题在1958年才被决定。

原来被俄罗斯人占领的中部德国地区于1949年宣布成立“民主德国共和国”。由于那些被驱逐的德国侨民移民到这里,在1880万居民中的公教人口增加到330万(1948年),但后来还有很多人移民到德国西部。1949年的东德宪法也为宗教自由提供保障。两个教会在这里也是属于公法的团体,但国度与教会是分开的,而学校失去了基督精神的特征。东德的制度禁止创办私人学校。教会在公共生活的影响以及对文化的影响处于瘫痪状态。年轻人有意地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虽然如此,宗教生活还很有力量。在布瑞斯劳(Breslau / Wroclaw)和布劳恩斯堡(Braunsberg)再没有主教,在那里的神学系也没有,唯一的主教是迈森(Meissen)的

主教,但部分东部地区属于帕德波恩(Paderborn)和富尔达(Fulda)教区,所以有两个副主教去东部,一个到马格德堡(Magdeburg),一个到爱尔福特(Erfurt),而在爱尔福特创立了一个学院来培养神学家。

229.2 占领奥地利地区的胜利国于1955年才撤军离开奥地利。当时奥地利人不愿意恢复任何有“国度和教会合一”倾向的制度。人们着眼实际的情况并要尽可能实现教会对社会的要求,即确保人的自由和尊严。在早期的时候,教会仍然受了纳粹主义法律制度的负面影响,尤其在学校和婚姻法方面。1934年的政教协定的有效性一直到1957年仍受社会民主党的批评,所以任命新的主教也成问题。经过与圣座的谈判,奥地利东部的艾森施塔特(Eisenstadt)教区于1960年被创立,而学校问题于1962年被解决。

在荷兰被解放后,原来如此旺盛的公教学校传统迅速被恢复,而教会合一运动(oecumenical efforts)更多被强调。因为荷兰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是一个非基督宗教的国度,所以主教们呼吁信徒们保持政治上的合一。与此不同,在比利时发生一些激烈的争论,这是围绕着公教学校的纠纷。属于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派的政府于1955年获得成功,但部分的居民(尤其是弗兰德斯Flanders的人)提出激烈的抗议。通过1958年的基本条约,学校的问题才解决。

意大利决定要协助德国而加入了战争,但却因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战争毁灭了这个不幸的国度。墨索里尼(Mussolini)被推翻后,意大利人于1946年宣布为共和国制度。从一开始,意大利的共产党(有250多万成员)对于意大利社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1948年的选举有的人担心意大利将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度。然而,意大利基督宗教民主党(Democrazia cristiana)能够推动国内的公教人员。许多人的社会问题和贫困问题(尤其在南部)仍然是一个迫切的任务,而意大利的教会也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法国解放后,也有一部分人担心法国可能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度。因为在战争时期有很多公教徒,包括圣职人员和修会人士,积极参与了抵抗德国的工作,在维希(Vichy)政府下台后并没出现一个新的极端的反教会运动。虽然大多数人都基本上同意,但“宗教自由”的原则于1946年没有被纳入宪法。法国也没有和圣座签订什么条约。由于“共和国群众运动”(MRP / Mouvement republicain populaire)党派的影响,1951年的新法规定国度要在一定的范围内支持公教会的自由学校——似乎25%的孩子都上这些学校。在其他方面,法国的教育呈现出顽强

的生命力与动力。为了再次接近一般群众,一些教区司铎创立了“法国传教会”(Mission de France),他们要适应社会环境。另一个团体是由徐阿尔(Suhard)枢机创立的巴黎传教会(Mission de Paris),其成员投身于对工人的牧灵。他们的很多成员以及很多修会司铎与工人一起去了工厂和生产队,与普通人一样工作(1953年他们有350个“劳动者司铎”)。因为这就意味着司铎们被牵入到阶级斗争的问题中,教宗若望/约翰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于1959年禁止这种形式的传教尝试。自从1957年以来还出现了其他的传教方式,而这些受到了基本的肯定。有的堂区也培养圣职人员的共同生活。公教工人青年协会也举办了很多活动。不断出现一些很有吸引力的人,他们勇敢地面对现实的问题,比如彼埃神父(Abbe Pierre)。法国人对神学的贡献仍然是很重大的。

229.3 德国和俄罗斯于1939年签订的条约以及俄罗斯的胜利都帮助布尔什维克派(Bolschewismus)在波罗的(Baltic)地区和东欧的传播,但布尔什维克主义对教会保持敌对的态度。在将军斯大林(Stalin,1953年去世)的领导下,俄罗斯政府很巧妙地利用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以及俄罗斯的东正教(参见232.2)来推动自己的政策。各个斯拉夫民族在俄罗斯的领导形成了某种合一,而俄罗斯的军队被视为“斯拉夫文化的拯救者”,能够抵抗德国向东的扩展。这些斯拉夫民族后来驱逐德国侨民,但又担心德国人会报复,所以仍然保持这种合一。在这个新的“斯拉夫-共产主义的世界”中,苏联的新宗教政策起先没有强制性地毁灭了教会团体——这一点也符合“解放斗争”的标语。在1944年和1945年,苏联政府宣布将来要在这些国度中分开国度和教会,但宗教活动将不会遭受镇压。然而,政府致力于消除教会社会中的声音,这样教会被视为一种协会,而通过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政府使教会的慈善工作成为不可能的,使圣职人员在资金方面完全依赖于政府。当教会对此提出抗议时,新的统治者镇压了教会。

政府要夺取教会的传统权利,努力使教会成为“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顺从政府的宣传工具,但公教会尤其抵抗这种做法。在俄罗斯以外的欧洲人民共和国地区(即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在7000万人的总人口中,公教会有4200万信徒。这个斗争曾经利用一切工具和手段,比如一些诱惑、宣传运动、公开法院、公开的审判、减轻惩罚和加深压力。教会与西方的关系似乎被完全中断,尤其与梵蒂冈的关系。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关系被中断,各种政教协定被取缔,教廷大使被驱逐出境,教会的高级领导被控诉为间谍或破坏者,他们失去了威望和名声,而

各地的政府创立了一些怀着脱离罗马的组织来分裂教会,其中支持一些自由派的司铎和平信徒。宗教教育逐渐被停止和禁止。“沉默的教会”在这种奋斗中只能耐心地等待和忍受一切压力。除了斯拉夫民族以外,一些非斯拉夫民族也遭受了这种反对公教会的斗争的影响。

229.4 这些不幸的国度首先是波罗的海地区的国度(Baltic states)。德国于1940年将这些地区让给俄罗斯。这些地区马上成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俄罗斯人憎恨那些具有自己民族性的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因此想镇压他们和他们的教会。与圣座签订的条约被宣布无效,政府不继续资助教会,一切教产被没收,在学校的宗教课被禁止,而几个神学系被关闭。德国人于1941年占领该地区,但这个事件所带来的好处不大,再次恢复教会税收和宗教课。德国人于1944年和1945年撤退,当时有几个主教、很多司铎以及几万个公教徒移民到德国。当红军占领该地区,教会的生活在各方面遭受镇压,各地的隐修院被取缔,修会人士被驱逐,教堂要交出很大的税,部分的人口被送到西伯利亚。因此,信徒与圣职人员的人数变得很少。然而,在1948年的拉脱维亚仍然有一个新的主教被祝圣,而在1954年有两个立陶宛主教被祝圣。

新波兰在东部失去了一些地区,但在西部(在奥德尔-尼萨 Oder-Neisse 线以东)获得了一些原来属于德国的地区。由于持有其他信仰的少数人失踪或被驱逐,波兰成为一个95%人口有公教信仰的国度,而因为在1939年后有那么多圣职人员殉道,教会在道德上的地位非常高。因此,新的共产主义统治者在夺取政权后在早期很谨慎地对待教会。由于莫斯科的压力,与梵蒂冈的协定早在1945年已经被取缔。新的宪法说要确保宗教自由。当时的政府很想利用罗马教廷的权威来巩固在西部的边界,所以他们要求建立一些新的教区。波兰的主教们也已经支持这种行动,比如赫伦德(Hlond)枢机在布瑞斯劳(Breslau / Wroclaw)、欧波勒(Oppeln / Opole)、兰德斯贝格(Landsberg)、格但斯克(Danzig / Gdansk)和阿伦特斯泰格(Allentsteig)创立了一些新的教区。然而,圣座基本拒绝这些要求,因为它说先需要签订一个新的和约,而原来的德国主教们没有被允许进入他们的教区(当时的布瑞斯劳正好没有主教,艾尔姆兰德的主教被驱逐,而格但斯克的主教被捕入狱)。因此罗马仅任命了一些代牧。波兰政府要求波兰的主教团更激烈地向圣座提出要求,所以对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公教的协定组织遭受压力,宗教教育受限制,慈善工作和教产受影响而且一些圣职人员被逮捕(有时候有400个司铎被捕入狱)。在

华沙(Warzawa)的新总主教维辛斯基(Wyszynski, 1901 - 1981年)的指导下,主教团与政府在1950年签订了一个条约,其中规定波兰政府要确保学校中的宗教教育、军队和医院中的牧灵服务、要维持各地的神学系和修会团体,同时主教们承诺他们将会支持波兰政府在西部新边界的奋斗,并要告诉司铎们在土地改革方面保持忠于政府的态度。因为波兰的主教们无法擅自完成新教区的创立,政府说他们违背了条约,所以政府自己提名了一些教区管理人,而波兰的首席主教最终也给予他们所需要的权力。另外,他们在布瑞斯劳(Breslau / Wroclaw)建立了一个由波兰人组成的大堂圣职团。同时,政府创立了一些没有宗教教育的学校,因“具有反对国家思想”的罪名而解雇500名宗教老师,又取缔了天主教的明爱会(Caritas)的独立性,所以政府在很多方面违背了原有的契约。在1952年,波兰政府甚至要求教会职位的任命权和提名权都应该取决于政府,但这导致了主教们的公开抗议,又带来了政府和教会关系的破裂。维辛斯基(Wyszynski)枢机被捕而受到软禁,他被控诉“反对国家”,因为他曾主张将西部地区还给德国。其他的主教们也遭受很大的压力,据说部分人后来同意了政府的措施。在1954年,一半的波兰主教们被迫退位,当时有大约2000名司铎被捕入狱。在1954年年底,波兰的几所神学系也被关闭,不久后各个学校都禁止开设宗教课。政府从1950年以来培养的“进步司铎”受国度的热心支持,但圣座于1955年将他们的著作列入禁书名单。由于“脱离斯大林运动”(Entstalinisierung),枢机维辛斯基(Wyszynski)于1956年被释放,学校中再次允许有宗教课,但1961年又禁止了宗教教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将喀尔巴阡山 - 乌克兰(Karpatho - Ukraine)地区让给俄罗斯。在战争期间住在伦敦的总统贝奈斯(Benes, 1884 - 1948年)早在战争时期就要求恢复该国与梵蒂冈的关系,他想恢复1927年签订的双方条约。因此,在开始的阶段国度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相当好。政府与布拉格(Praga)的总主教贝兰(Beran, 1888 - 1969年)——他曾进入达豪(Dachau)集中营——谈判并决定先不要将教育“国有化”,而宗教课在学校中要成为正规的课程。然而,在1948年的政变后,教会的财产被没收,推行学校的国有化并执行新的无神论教育制度。在捷克也有一些“进步的司铎”,其中有卫生部部长普洛哈尔(Plojhar),而贝兰(Beran)总主教禁止他们举行圣事(suspensio)。这些被停职的司铎于1949年创立了一个与公教会分裂的“公教进行会”(Katholische Aktion),借此试图创立一个“国教”。一些新的法律规定,圣职人员的提名和任命需要国家的批准,国度要监督

宗教的出版物,同时也要监督主教们的牧函,而教会的捐献活动被禁止。因此,主教们于1949年发表了一封警告政府的牧函,但总主教贝兰(Beran)因此被捕入狱(一直到1965年)。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关系被中断。在后来几年中,一些主教以“梵蒂冈的间谍”的罪名被判长期徒刑或被送到劳改营。很多教区没有主教(在1955年有12个没有主教的教区),而政府派遣一些受监督的管理人来指导这些教区。两所尚未解散的修道院被“统一”(gleichgeschaltet),圣职人员被迫参与一些学习班,各地的隐修院被取缔,修会人士被送到劳改营,几百位司铎(尤其在斯洛伐克)被捕入狱。那些“进步司铎”的工作没有太大的影响。政府要求司铎们宣誓服从于政府,又为司铎们提供工资,这样全面执行一种“马克思式的约瑟夫斯主义”(marxistischer Josephinismus)。

当俄罗斯人在匈牙利获得胜利后,一些新教的爱国派和自由派与共产党进行合作。当时有一些公教人士创立了一个“基督宗教民主人民党”,但这种尝试已经来得太迟。政府中断了与梵蒂冈的关系。当时的土地改革没收了90%的教产,而匈牙利的主教们没有提出抗议。4000个公教协会和公教组织突然被取缔,这一个措施也没有引起太多波浪,但关于宗教教育和学校的问题于1948年导致公开的争论。一个新的法律规定,3000多教会学校应被国有化,大约有4500个修会人士被迫离开学校。教会抵抗的灵魂人物是枢机和首席主教明斯曾提(Josef Mindszenty, 参见228.4)——当俄罗斯军队占领匈牙利时,他从德国人的监狱中被解放出来。当时的公教徒很支持他,而他宣布一些参与拟订这个新法律的公教徒都被绝罚。他也禁止司铎们宣发政府要求的“忠于政府的誓”,这样他也禁止司铎们在国家的学校进行宗教教育——这些学校的教育路线很明显是“反对教会的”。因此,明斯曾提(Mindszenty)枢机被捕入狱,被控告为“间谍和叛徒”,被迫签名一个“承认罪行书”并于1949年被审判终身徒刑。此后,各学校中的宗教课被取消。政府试图通过一些爱国的司铎分裂教会并使教会支持政府的政策。在1950年,主教们和政府的代表签订了一个条约,其中规定主教们将会呼吁人们支持政府的五年计划与和平运动,而政府将会资助下层圣职人员并保留一些公教学校。然而,一个星期后就有一万名修会人士被送到劳动营,所有的隐修院被没收。政府为每一个主教指定一些支持共产党的秘书和副主教,而在主教团的会议上,这些人士要求投票权。这样,主教们的原来看法被歪曲。一些主教们被捕并受审判。原来有10所司铎修道院,但在1952年有6所修道院被关闭,政府在1953年擅自指定了一些堂区司

铎,没有征求主教们的意见。1956年春天的人民起义为明斯曾提(Mindszenty)带来自由,但几天后他被迫在美国大使馆中避难。在1957年春天,匈牙利政府收回了一切策略性的缓和措施并进行强烈的无神论宣传。当时大部分的主教已经很老,他们试图保持一种“和平共存”的状态。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于1947年成立。在1948年,与罗马合一的教会遭受致命的打击(参见232.4)。拉丁语的教会也同样受到压力。在1948年,政府取消了1929年的政教协定,教会的学校受政府的指导,而各地的医院也同样被接管。同时,政府禁止修会和隐修院。拉丁教会的教区擅自从5个被减少到2个,教廷的大使于1950年被驱逐出境,几百个司铎和修会人士被送到劳动营,而政府在特兰西瓦尼亚(Siebenbuergen / Transsylvania)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与罗马没有关系的)教会。属于拉丁礼的主教们全部被捕入狱,而教会被限制为一种“墓穴中的存在”(Katakombenexistenz)。1954年有两名年老的主教被释放。

阿尔巴尼亚(Albania)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其中的公教人口占8%,那里的信徒也遭受了特别残酷的迫害。当意大利人占领阿尔巴尼亚时(1939-1944年),公教徒享受了某种优待,因此在1945年有很多人特别憎恨他们。原来的教区长(一位方济各会会长)被枪毙,所有的意大利圣职人员和修女被驱逐,本地的圣职人员被捕,而大部分的人被杀,两个主教被枪毙,其他的主教入狱。最后的主教在1956年死去。与罗马圣座的关系被中断,而与外国教会的任何信件来往都需要政府的批准。教会的圣职人员必须宣誓要忠于国度。在1962年仍然有四名被梵蒂冈承认的教区管理人。

虽然南斯拉夫当时比较独立,它不完全听从莫斯科的指挥,但它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度,对于教会也怀着一定的敌意。除此之外还有民族之间的冲突:大部分的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属于公教,但塞尔维亚人属于东正教。因为希特勒支持了克罗地亚的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在1945年以前也有一些过分的表现,而塞尔维亚人因此在1945年后也暗杀了一些人。萨格勒布(Zagreb)的总主教斯特皮纳茨(Stepinac, 1898-1960年)受到审判,因为他据说支持克罗地亚人在战争时期的犯罪行为以及支持东正教徒强制性地要接受公教信仰。由于这些虚构的控诉,他被审判入狱16年,但因健康问题在1951年后在自己家乡的农村被关起来。他于1952年被提名为枢机主教,但这就导致政府中断了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另外还有别的主教以及很多司铎由于不同的“政治性的”理由被捕入狱。一些暴民和群

氓曾经多次殴打主教们或司铎。同时,南斯拉夫总统铁托(Tito,1953-1980年)在表面上要保持“教会享受自由”的形式,比如各地的司铎修道院和神学系继续存在。然而,政府资助共产主义的教育,这样影响青年,而各地的教堂和礼仪都需要交出巨大的税。1952年关于各宗教的地位的法律宣布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国度和教会被严格分裂了。因此,在一切学校中(除了修道院外)不可能有任何宗教教育。自从1947年以来,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有一些“爱国司铎会”被创立,但支持它们的人不多。1955年的南斯拉夫人口共1670万,其中有54万公教徒。在1956年后,政府的态度才有某些宽松。

230

天主教的传教工作

230.1 两次世界大战为公教在海外的传教工作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失及阻碍。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某些地区似乎完全终止了传教工作的进展。一方面,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不顾及教会的需要,要求传教士们也加入军队,而列强在另一方面又把欧洲人的冲突扩展到海外地区,他们从海外地区引进几十万士兵,尤其是印度人和阿富利加/非洲人,使他们在欧洲战场上服务。这个战争令欧洲人(以及基督宗教国家)在世界上的名声十分不好。因此,欧洲人在外面的传教工作也变得很困难。德国的传教士被迫离开德国原来的殖民地和管理区,而英美的新教传教士进入那些地区(比如在东亚和南海地区)。在阿富利加/非洲地区,伊斯兰教的压力越来越大。在战争后,德国的传教士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继续被禁止回到自己的传教区去,而凡尔赛(Versailles)条约(第438条)也肯定这种规定。

虽然存在着种种困难,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于1919年在他的“传教通谕”《伟大的那事》(*Maximum illud*)再次呼吁公教徒们参与传教工作。他提出一些建设本地教会的指导原则,其中最强调培养本地的圣职人员;同时,教会也反对传教士们在海外教会进行任何欧洲民族主义的企图。他的继承人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认为,传教工作是圣座的主要任务,所以他在这方面努力工作。他要求最重要的传教机构的总部迁到罗马,所以他能够完成传教工作的中央化。在1922年,教廷庆祝传信部(Propaganda Fide)建立300周年,而教廷因此在罗马举行

了一个国际性的传教大会。在 1925 年(禧年),梵蒂冈举办了一个很大的传教展览会,教廷于 1927 年在拉特兰(Lateran)创立了一个长期的独立的传教博物馆,而于 1932 年在传信部大学创立一所传教学研究所(Missionswissenschaftliches Institut)。额我略大学(Gregoriana)创立一个传教学系,并且聘请几位教授在这方面任教。教宗于 1926 年还发表了一个大的传教通谕(《教会的任务》*Rerum Ecclesiae*),其中提醒欧洲的主教们热心支持传教工作,又说传教修会的会长们应该培养更多本地的司铎和主教并应该建立很多本地的修道院。教宗在 1926 年开始祝圣很多本地的教会领导,他亲自祝圣了一些来自中国、日本、印度及越南的司铎为主教。教宗比约/庇护十二世于 1939 年祝圣了第一批黑人主教。在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的任期内大约有 200 个新的传教区(监牧区、代牧区、教区)被创立,而其中有 40 个首次被交托于本地的主教。因为伪满洲地区的政府宣布尊敬孔子的礼仪没有宗教意义,它只是一种社会性的礼节,教廷收回了 1742 年的禁令,因此中国东北的公教徒被允许参与敬孔礼仪,日本的公教徒在 1936 年被允许拜访日本的民族性神庙以及对天皇及其祖先的敬礼。教宗比约/庇护十二世于 1939 年允许中国信徒在孔子画像前举行敬礼,进而于 1940 年允许印度的马拉巴(Malabar)礼(参见 177.4)。另外,在海外的传教士也努力支持本地艺术的发展,这样要放弃一种“欧洲化”倾向。

因此,那些因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损失逐渐被弥补了,而公教的传教工作走向一个新的高峰。当然,传教的大部分工作仍然由外国来的传教士肩负。德国的传教会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他们于 1925 年再次被允许进入那些属于英国殖民地地区或原来的德国殖民地地区。在 1939 年大约有 8000 个德国传教士和修女在 60 个传教区为 100 万海外信徒服务。在资助传教工作方面,美国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国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远东很早就开始了:日本于 1931 年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在早期的阶段,各地的传教士没有受很大的影响,而在 1939 年后也只有个别的德国传教士被捕。只有当日本于 1941 年向美国宣战并迅速占领整个东南亚地区时,在菲律宾的美国传教士以及在东南亚的德国传教士都看到自己的工作被破坏,而且有很多人遭受折磨或死亡。仅仅德国的重要传教会圣言会(Steyley Missionare)就有 108 个传教士当时死于非命,而圣神会(Steyley Schwestern)有 70 名修女牺牲性命。

在日本投降后(1945 年),各地的传教士可以恢复他们的工作,而德国人也再

次被允许进行传教。然而,亚洲和阿富利加/非洲各国开始推动一种爱国运动,因为受过教育的本地人数已经比较大,所以个别的国度获得了政治上的主权和独立性,但在所有的地方都有一种“排外倾向”,而这一点就构成了传教工作的重大障碍。由于战争的需要,技术的革新、机械化和工业化在阿富利加/非洲的部分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城市的形成,但这些大城市也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因为海外的地区更重视自己的独立性,罗马教廷更多强调建立本地的教会。大约在1954年,本地司铎的人数与外来传教士司铎的人数一样多。越来越多的教区是由本地主教管理的,而在1946年甚至有两名非欧洲的主教被提名为枢机主教(其中一位是中国的田耕莘枢机,1890-1967年)。一些传教学校也培养本地的传教员。在政治上的争论,梵蒂冈尽量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很大的地区被提升为正式的教区和总教区,而教廷向这些海外地区也派遣了很多代表和教廷大使。各地的传教士尽力关注本地人士的教育,而且也有一些来自欧洲的平信徒传教员协助他们。有的组织计划很大的项目来抵抗饥饿与疾病,比如德国的弥索尔(Misereor)自从1959年以来进行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将来可能需要更多与亚洲的传统文化进行交谈。然而,在远东有部分很有希望的传教区却是封锁的。

230.2 在最重要的传教区的教会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230.2a 因为土耳其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近东的教会似乎完全被消灭了。那些属于亚美尼亚民族的基督徒的教难在1915年到1918年间达到了一个新的极点;当时的土耳其人残酷地驱逐了或直接屠杀了60多万亚美尼亚人,其中有3万与罗马教会合一的信徒。100万人逃离了自己的家乡。土耳其人又于1921年驱逐了12万亚美尼亚人。他们在叙利亚(亚历山大瑞特 Alexandrette)的新居住地于1939年被划入土耳其地区,所以他们又被迫逃跑。在土耳其那种世俗化的共和国内,基督徒们的情况也恶化了。尤其公教的学校和教会的修会都遭受很多控制。土耳其有2400万人口,其中只有15万基督徒,包括1.8万属拉丁礼的公教徒。土耳其于1922/1923年战胜了希腊,此后有很多东正教徒成了移民,所以在今天的小亚细亚的基督徒非常少。

在近东的其他国度中,公教徒是没有影响力的少数派,除了在黎巴嫩(Libanon)外。英国人于1918年占领了巴勒斯坦地区并说它应该是犹太人的家乡。此后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但当地的阿拉伯人因此举行了一些充满憎恨的暴动。在后来的内战时期出现了一些犹太人恐怖分子的组织,他们既反

对英国人,又转向阿拉伯人,所以在1948年以色列国被创立,但阿拉伯国家没有承认这个新兴的国度,而它的边界在1949年的休战条约中仅仅被暂且规定。耶路撒冷被划分为两块,但以色列于1950年宣布耶路撒冷为首都,虽然这一个行动违背了前面的条约。罗马教廷建议让那些犹太圣地成为一个国际化的领域,但这些要求始终被拒绝。1931年的巴勒斯坦有76万穆斯林和17万犹太人,但在1958年有180万犹太人,4万基督徒与17万穆斯林。犹太人驱逐了很多阿拉伯人,而在这些难民中也有10万基督徒。

意大利于1935年和1936年占领了埃塞俄比亚,但这一点为当地教会带来很大的损失。罗马教廷在“意大利-东阿富利加/非洲”创立了9个传教区(代牧区),但在那里的传教士都是意大利人,而原来埃塞俄比亚的皇帝(Negus)于1941年回国,此后一切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本地的司铎们在一些来自加拿大耶稣会的传教士的协助下没有很大的传教成果,1965年的埃塞俄比亚大约有10万公教徒。

230.2b 在阿富利加/非洲(Afrika)的中部和南部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毁灭了很多传教点。大部分的德国传教士被驱逐。从经济结构来看,这个传教区经历着深远的变化。欧洲人逐渐将它视为世界强国的资源库。那些地区的工业化带来了一种缺少基督信仰的欧洲文明,但它就破坏了传统的部落组织,而教会也不知道如何创造性地代替这些部落传统。很多本地人离开了他们的家族,他们成为穷人,而这些穷人容易受一些很极端的影响。一次又一次发生了一些民族性的起义,它们想恢复古老的部落文化,但又离不开恐怖与屠杀。自从1958年,大多的地区都宣布了独立。在南非的白人却想通过严格的民族分裂法律控制当地的黑人。公教的主教们因此曾经提出抗议。南非政府想完全控制教会的学校,这就引起了争论。无论在哪里,教会的增长都很快。比如,刚果(Kongo)宣布独立后经历了好几个恐怖的时期,其中有很多传教士牺牲性命,但在那里有480万公教徒(1960年),而乌干达(Uganda)有190万公教徒。刚果的鲁汶尼翁(Lovanium)大学于1957年创立了阿富利加/非洲第一所神学系。因为传教士们多半进行教育工作,信仰的传播工作面临很大的危机。在葡萄牙的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教会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因为教廷与葡萄牙政府在1940年签订了一个管理传教事务的条约。在那里的1100万人中有140万公教徒。那些地区都有自己的圣统制(自己的总主教和主教),包括原来属于英国的地区和属于法国的地区(1955年以后)。

230.2c 原来属于英国的庞大地区是印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传教

士被迫离开印度,这一点为传教工作也造成损失。通过甘地(Gandhi,于1948年被害)几年的非暴力运动,印度于1947年能够宣布独立。这个巨大的地区被分为印度(1961年有4亿3800万人)和巴基斯坦(9200万)。这些发展带来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也必定会影响印度的教会。印度于1948年宣布的宪法保证宗教自由,包括传教的自由,并取消了贱民(Pariah)这个种姓。在印度的城市中,传统的严格种姓制度早已经开始瓦解,而教会支持这个过程,因为教会的成员多来自“贱民”。然而,乡下和工业区中有很多社会问题,而在1960年代以来出现了各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它怀疑传教士们并阻碍他们的工作。因此,教会很难能够融入印度社会和文化。另一个问题是印度教,它不再被视为某一个宗教,而被视为印度民族的共同基础。同时,印度教会的独立性很强。在1961年,630万印度公教徒属于73个主教的管理,其中有43个本地人(包括一个枢机主教)。司铎75%以上都是本地人。2000年的印度大约已有1709万公教徒以及同样多新教徒。

自从1947年以来,印度要求法国和葡萄牙放弃它们在海岸地区的殖民地。法国于1954年交还了最后的地区,但属于葡萄牙的果阿(Goa)地区于1951年被印度占领。因此,亚洲最古老的教区——它始终受葡萄牙的照顾——突然进入一个世俗化的、没有宗教教育的国度。当时的果阿教区就有35万公教徒。

在印度西南角马拉巴(Malabar)地区,基督徒最多。除了130万属于叙利亚教会的信徒和拉丁礼的信徒以外还有(自从1930年)很多“雅各伯教会”的信徒,他们在马尔·伊凡纽斯(Mar Ivanios)主教的领导下要求与罗马合一。这个叙利亚-马兰卡(syro-malankarische)教会于1964年已经有14万信徒,分为两个教区。他们的礼仪是西部叙利亚的礼仪,他们的宗教语言是本地语言。

在巴基斯坦地区,分为10个教区的32万公教徒形成一个没有影响力的少数派。这个属于伊斯兰教的国度在1960年代没有给他们很多压力。巴基斯坦、印度都和梵蒂冈保持外交关系。

230.2d 缅甸于1948年脱离了英国的统治。共产主义者与一些少数民族的起义影响了教会的生活。教廷于1955年为当地的15万公教徒创立了一个圣统制。缅甸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和佛教的国度,而佛教在泰国的地位更突出,在那里的佛教就是国教。1932年的宪法为教会带来了更多一点自由,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发生了流血的教难。住在马六甲的人大部分是华侨,它与中国香港一样成为华裔移民和移民教会的重要基地。

曾经是荷属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在1942年被日本人占领,他们马上逮捕所有传教士。那些虔诚的穆斯林与日本人一起反对欧洲人,而这种排外战争在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继续进行。印度尼西亚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度,它是由15个邦国形成的。印尼的宪法保证宗教自由,又肯定父母有决定孩子教育的权利,而政府与梵蒂冈保持外交关系。教会的增长率在1960年代稍微下降。1959年的印尼人口是8900万,其中有110万公教徒。2000年的数字是:在2.127亿人中有640万公人公教徒(3.1%)。大约一半的公教徒生活在弗洛勒斯(Flores)等岛上。本地的圣统制创立于1961年。在1968年有25个教区,但只有3名本地主教。

对越南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带来了日本人的侵略,而且也促进了独立运动。法国人和起义者之间的战争在1954年才结束。其中的公教徒有部分人支持法国,部分人支持另一方,但公教徒们都反对共产主义。在1954年,整个北部地区归于共产主义者,这就导致一大群公教徒乘船逃到南部——南部当时已经宣布了独立。在1949年的越南北部地区有110万公教徒,而南方只有40万,但在1960年的北部大概只有30万,而南方有140万公教徒。由于这些难民,公教的慈善机构面临很重大的任务。在越南的教会中,教廷于1960年创立了本地的圣统制,而在1968年80%的司铎都是本地人。在18位主教中有9位本地人。2000年的越南大约有628万公教徒(总人口8265万)。

230.2e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境内的教会情况仍然正常发展。在1924年,中国教会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全国性的主教会议,其中规定培养本地圣职人员是最迫切的任务。因此,本地圣职人员和修女的人数也迅速增加(1949年有2500多位中国司铎)。一些外国传教士把他们管理的教区交给一些本地司铎。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于1926年亲自祝圣了6位中国司铎为主教。他的接班人于1946年创立了中国的圣统制并接收了一位中国人(田耕莘总主教)加入枢机的团体。在1949年,中国已经有330万公教徒,每三分之一的公教徒拥有一位中国主教。一些中国平信徒也投入于慈善工作和传教工作,其中被著名的是上海企业家陆伯鸿(1937年被暗杀)。

日本人于1937年侵略了中国,并发动了一场残酷的侵略战争。在1946年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经过几年的战争后于1949年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梵蒂冈的大使反对政府所宣传的“独立自主、自选自圣”的政策,于1951年被驱逐出境。在1957年后,一些自选自圣的主教出现。罗马教廷在1958年绝罚了他们。在

1949年大约有3000多名外国传教士在华服务,至1956年全部离开。

教宗比约/庇护十二世于1949年允许在圣道礼仪中使用普通话,并在1952年和1954年向中国人写了两篇通谕。一些被驱逐的传教士去东南亚其他地区或在中国台湾岛进行传教工作——蒋介石也逃到台湾了。在中国台湾的信徒的人数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上升。

230.3f 日本在1914年到1945年间似乎都处于一种战争状态,而当时出现了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潮流,这个潮流也有很多宗教性的因素,当时有很多日本人想驱逐外国人和基督宗教。然而,日本公教的领导者很圆通地适应了日本人的感情,所以教会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也能够保持自己的地位。教廷早于1919年派遣一个大使到日本。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于1927年祝圣了第一个日本人为长崎(Nagasaki)的主教。教廷于1936年允许公教徒们参与神道教这种“国教”礼仪。在1941年公教会为回应政府的要求放弃了一切外国的主教,此后所有的日本教区和一切学校都是由本地人士指导的。政府承认公教会为一个合法的宗教团体,但这当然也意味着政府可能会影响教会。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长崎(Nagasaki)原子弹杀了很多日本人,包括8000名公教徒。由于空袭也有很多教会楼房被炸毁。美国占领日本一段时间,这就意味着作为国教的神道教不复存在,而政府也不再介入于宗教。因为比约/庇护十二世当时请很多传教会派遣传教士到日本,所以本地的教会经过了一个繁荣时期。在1949年,日本的信徒纪念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去世400周年,当时他们第一次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公开的游街活动。在1952年和约后,日本人对基督信仰再也没有表现出很浓厚的兴趣。民间的神道教传统被恢复起来,西方的物质主义更被强化,而在一些知识分子中也有共产主义的思想。

面对精神性的需要,传教士们尤其重视印刷品、文学作品和教育工作。耶稣会会士于1913年在东京创立了智慧(Sophia)大学,它于1913年被政府承认。在1945年后,公教会还另外建立3所公教大学。1946年的公教徒有10.8万,1963年有31万,2000年48万。1963年有522名本地司铎。日本的公教徒多住在城市中,而在1亿多人中他们只是一个没有影响力的少数派,但其中有很多具有高级教育的人士,也有很多司铎圣召和修会人士。他们也注重日本的移民(仅仅在巴西有50多万日本移民,在1968年后可能有更多)。

在韩国的教会本来很繁荣。在日本人被战胜后,韩国被分为苏联占领区和美

国占领区。一些德国本笃会传教士在 1927 年从首尔 (Seoul) 迁到元山 (Wonsan), 但他们在北部苏联占领区被捕入狱, 而最后几个本地的司铎也被捕。在美国军队撤退后, 北部于 1950 年夏天突击南部, 各地的教堂被毁灭, 很多传教士被杀或失踪, 当时丧失性命的人有 43 名本地和外国司铎, 也包括宗座的大使。虽然有很多难民迁到南部, 教会能够一步一步地恢复教会的生活。虽然韩国人对基督信仰很开放, 而政府的态度也同情教会, 但公教会没有高等学府。在 1960 年代有计划建设一个公教大学。1961 年的韩国人口共有 3600 万, 其中 48 万公教徒在南部以及大约 1 万信徒在北部, 但他们没有司铎。在 1937 年有第一位本地主教领导一个教区, 而韩国自己的圣统制是于 1962 年创立的, 当时创立了 9 个教区, 其中有 4 个交给韩国主教。2000 年的韩国人口有 4715 万, 其中有 270 万公教徒和 1200 万新教徒。

231

基督新教, 尤其在德国。一些教会合一的努力

231.1 德国的“十一月革命”(1918 年)带来了一些重大的改变, 也影响了德国新教的情况。因为君主制度被取缔, 德国君主当“最高的主教”(Summepiskopat der Fuersten)这种似乎有 400 年传统的制度也被取消了。这就意味着, 原来的“地区教会”就没有基础。魏玛 (Weimar) 宪法松懈了国度与教会之间的纽带 (参见 226.1)。因此, 德国各邦国的新教需要独立地管理它们的事务, 它们是一些属于公法的团体, 但不能继续依赖于君主的支持。这些邦国教会团体也需要为自己找一种比较民主的制度。由于第一次大战后的社会情况不稳定, 也是因为教会和民主与议会制度没有联系, “国教”似乎无法很快地变成一种“民教”(die Staatskirche in eine Volkskirche umzuwandeln)。在那些受社会主义党派统治的邦国 (如撒克森、图林根、布劳恩施维格), 教会陷入一些严重的困难中。一些教派获得迅速的发展, 而且当时的“离开教会运动”越来越强烈 (参见 221.3)。然而, 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恢复生命力的迹象: 人们比较多注意到教会和礼仪, 青年运动和学生运动很活跃, 教会合一运动 (参见下文), 新兴的组织和协会, 就是要在公共生活中代表和支持基督教思想 (比如父母协会、民间教会联合会、基督徒社会服务, 参见 222.2)。教会的重

建工作是在 1919 年到 1925 年间完成的,部分上经历了激烈的争论。在 28 个邦国教会中有 27 个为自己制定了新的制度(巴登于 1919 年,符滕堡与巴伐利亚于 1920 年,撒克森、黑森与普鲁士在 1922 年等等)。其中有一些国邦与国度签订了特殊的条约以管理法律和经费上的问题,即巴伐利亚(1922 年)、普鲁士(1931 年)与巴登(1932 年)。几个邦国教会的领导再次接受了“主教”的头衔。因此,那些“创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教会”的努力没有结果。然而,各地区的新教人士于 1922 年在维滕贝格建立了“德国福音教会联盟”(Deutscher Evangelischer Kirchenbund)。这个联盟的目的是“保持和支持共同的利益……但同时保留联盟成员教会的充分独立性,无论是在信纲、制度和管理方面”。这个联盟的执行机构是 Deutscher Evangelischer Kirchenausschuss(德国福音教会委员会,参见 222.1)。

德国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俾斯麦的大国”与新教信仰就是一回事,而这种态度在 1918 年后阻碍了那些有新教意识的人参与魏玛共和国,但却也创立了一个相当有影响的“德国教会”运动。这些人中的很多在 1933 年热烈欢迎纳粹党的新政权。一些有新教信仰的纳粹党人士于 1932 年创立了所谓的“德意志基督徒的信仰运动”,这个运动要在教会内推动纳粹党的新世界观,甚至要利用爱国情绪和一个“与国家统一的”(gleichgeschaltete)教会的力量来唤醒人们的宗教热忱。这个运动在希特勒掌握政权后马上被要求创立一个统一的全德国教会(“Reichskirche”),而当时的“福音教会联盟”也已经准备了这种发展。各邦国教会的代表以多数票选择了波德尔施文格(Friedrich von Bodelschwingh)为“全德国主教”(Reichsbischof)。他们就准备创立一个统一的,但不受政府指导的教会。因此,那些“德意志基督徒”不满意,而他们获得了政府的支持。政府在普鲁士任命一个国度监督(Staatskommissar),要他管理一切邦国教会。这个事件等于是所谓的教会斗争(Kirchenkampf)的开始,而这个斗争不久后成为对整个基督宗教的镇压,在 1945 年才结束。在这个斗争中,德国的新教大概经历了 400 年以来最痛苦的考验。

在“国度监督”被提名后,波德尔施文格(Bodelschwingh)退位。在 1933 年 7 月,政府拟定了“德意志福音教会”的宪法。这个制度模仿“元首”的原则,这个“全德国主教”拥有很大的权力。德国人举行普遍的教会选举,而依赖于希特勒的协助,所有的地方教会都支持了“德意志基督徒”(除了汉诺威、巴伐利亚和符滕堡外)。新“全德国主教”(Reichsbischof)是与希特勒有密切关系的米勒(Ludwig Müller)。现在开始一个权力斗争,因为个别国邦教会都被迫接受“全德国主教”的

管理制度。同时,对于《旧约》的批评引起“德意志基督徒”内部一次严重的危机,最终他们分裂了。

那些在开始接受政府支持的“德意志基督徒”基本上要创立一个没有太多教条的德国教会(eine dogmenfreie deutsche Kirche),但与他们形成尖锐的矛盾是所谓的认信的教会(Bekennende Kirche),它在巴特(Karl Barth,参见下文,231.3)的影响下要求教会的自由以及教会在教义上的坚定权威。因为全国的主教会议(Reichssynode)快速地接受了政府的“雅利安规定”(即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这个“认信教会”放弃了与全国主教会议的合作。大约三分之一的德国牧师组织了所谓的紧急牧师会(Pfarnotbund),而在1934年发生了第一次自由的主教会:在德国的巴门(Barmen)先有一些改革宗的代表,后来也有信义宗的人士参与,而符滕堡、巴伐利亚与汉诺威也加入了,这样他们举行了第一个全德国会议。这个会议的代表属于不同宗派(改革宗、信义宗),但他们共同肯定只有基督能够统治他的教会,所以他们谴责了“国度能全面整理教会”的异端。会议宣布它代表正规的德国福音教会。根据一个教会的紧急权利规定,他们在柏林-达冷(Berlin-Dahlem)建立一个临时的教会指导总部[“紧急牧师会”的领导尼默勒(Martin Niemöller)在那里当牧师]。政府的回应是解雇了巴特(Barth)并创立一个大权在握的“全国教会部”(Reichskirchenministerium)。政府试图与“认信教会”达成共识,而这些谈判导致“认信教会”分裂为两派。政府此后采取一种全面削弱与瘫痪教会的政策。国度控制教会的整个经济生活并禁止“认信教会”培养牧师,最终他们禁止一切宗派的印刷品,取缔了个别教会之间的联系,将每一个地方教会孤立起来。第一批福音教会的牧师于1935年被送到集中营,而尼默勒(Niemöller)于1938年也被送到达豪(Dachau)集中营。在威斯特伐利亚(Westfalen)大约有五分之一的牧师都被捕入狱。因此,认信教会的团体有更深切的关系,他们也普遍要求尊敬每一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权利。尤其符滕堡的主教乌尔姆(Wurm)致力于结合认信教会,使他们有共同的立场,但在这方面当然出现一个很大的、引起争论的问题:要与希特勒合作还是抵抗他的制度呢?

在德国占领的地区也出现了一个镇压教会的斗争,在荷兰是因为希特勒要求逮捕犹太人,而在挪威还有另一个原因:纳粹党要求青年都加入“国度青年会”。挪威的主教们和牧师在1942年拒绝与国家办的“教会部”合作,而挪威的主教贝格拉夫(Berggrav)被捕入狱。在丹麦,卫护教会自由的最勇敢的人士是孟克(Kaj

Munk) 牧师,他被暗杀后,很多人用武力抵抗新的统治者。

在 1945 年德国的大崩溃后,认信教会的一些核心人士在黑森的特瑞撒 (Treysa) 成立了一个临时的委员会,并于 1946 年宣布,这个委员会是德国新教的唯一有公法权利的组织。他们有跨越宗派的倾向,所以那些信义宗(路德宗)的邦国教会形成了一个“德国福音路德派联盟”(Vereinigte Evangelisch - Lutherische Kirchen Deutschlands),但最终他们都加入了 1948 年在艾森阿赫(Eisenach)创立的德国福音教会(Evangelische Kirche in Deutschland,即 EKD)。这个联盟是一个“由宗派教会形成的盟约”,各教会不能再脱离它,但也没有圣餐上的合一。一切邦国教会(除了不来梅 Bremen 以外)都加入了这个盟约。认信教会的委员会从教会的指导退出去,虽然这些人的影响继续存在。部分的德国教会强调本地的宗派传统,另一些人倾向于教会合一,他们寻求一些新的形式,而对当时的政治论题的态度也不同(德国军队的重建、德国的合一、学校问题)。纳粹党的教会斗争最终导致了不同宗派之间的新关系、对教会权利的反省以及对政治生活的更大关注和责任感。尤其是“德国福音教会日运动”(Deutscher Evangelischer Kirchentag,从 1949 年以来)要鼓励平信徒们在世俗的社会中宣认教会。在 1955 年尼德撒克森(Niedersachsen)重新整理那些 1931 年与普鲁士作的协定时,政府其中承认教会的工作是一种“公共服务”(öffentlicher Dienst / public service)。施莱斯威格 - 霍尔施泰因(Schleswig - Holstein)在 1957 年与政府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在“铁幕”后的新教情况基本上与天主教(公教)的状况一样,尤其在东德和匈牙利。西德的新教至少能够保持与东德新教的一致性。在匈牙利的路德宗主教欧尔达施(Ordasz)在 1948 年被捕入狱,此后教会与政府签订了一个条约,这就接近于匈牙利教会的“同化”(Gleichschaltung)。在 1948 年以前,匈牙利的改革宗已经承认学校的国有化。在 1949 年的保加利亚,15 名属于“联合福音教会”的牧师被审判,据说他们是“间谍”。

231.2 两次世界大战对于新教在海外的传教工作也造成很大的损失。那些属于中立国度和英美国家的传教士都可以继续进行他们的工作,但列强禁止德国传教士在外宣教。在第一次大战后,德国的新教传教会获得了新的工作地域,比如在马来(Malay)群岛。在 1924 年后,德国传教士再次被允许回到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在中国他们没有受到阻碍。德国和英美新教的主要精力和资金都投入于这个庞大的远东国度。他们特别注重教育工作。然而,中国的革命运动连续不断,而排

外的情绪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在 1927 年的北伐时期,似乎所有的英国和美国传教士都必须迅速地逃离中国(7000 多男女英美传教士),但在社会情况平静下来后,大部分的人还是回去了。印度和东亚的新兴民族意识很强,而从俄罗斯传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参见 232.1)为传教士们形成了一些新的、棘手的难题。一方面,传教士们的服务属于那些“文化、人道主义、社会性的”工作(教育工作、慈善工作),同时他们也想培养一些在组织上能够独立生活的“年轻教会”,他们部分上对基督信仰也有新的理解,比如苏门答腊(Sumatra)岛上的巴塔克(Batak)教会(1951 年成立)。因为这些新兴的教会在教义上经常不一致,欧洲的教会团体与他们的关系带来严重的问题,英国国教与印度南部教会的“共餐问题”(参见 222.3)就是一个实例。在另一方面,完全脱离西方的教会也带来了一些好处,比如在 1949 年后的中国,新教能够继续活动,因为它在管理、经费和教导方面宣布独立并拒绝来自海外的传教士。

在阿富利加/非洲(Africa)地区,培养本地的讲道员和老师是一个重大的任务,但传教士们也重视医疗工作,这方面的著名例子是原来属于自由派的神学教授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美国新教的各种宗派和教派曾经在中美和南美(部分上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进行过宣教工作,它们也曾经对公教徒进行传教;在意大利和哥伦比亚(Columbia),尤其在西班牙,它们遇到阻碍或抵抗。然而,在南美洲的很多地区,属于新教的移民和大约 1.6 万宣教师和讲道者(1950 年)照顾相当多的本地居民。

由于宣教工作的各种难题,不同的宣教差会和协会被迫进行合作,不仅仅在海外地区——比如,日本于 1941 年在政府的支持或压力下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福音教会——而且在欧洲和美国。新教于 1921 年创立了一个“国际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IMC),它多次讨论不同教会团体的合作问题,而它于 1961 年在新德里(New - Delhi)的大会上加入了普世基督教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这就表示教会与宣教的密切关系。在 1958 年,海外的新教信徒大约有 2500 万,而总共有 3.8 万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传教士。德国新教于 1930 年有 1400 多传教士,但到 1955 年只有 755 名传教士。

231.3 在新教的神学内,尤其在德国,出现一个明显的转变:人们放弃了自由派的神学和 19 世纪那种“自我批评”并回归到古典的新教主义(Altprotestantismus),尤其是加尔文那种严格“以神为中心”的观点:“唯独神”

(streng theozentrische Auffassung Calvins vom “solus Deus”)。这种被称为“辩证神学”或“危机神学”(“dialektische Theologie” oder “Theologie der Krisis”)的观点无条件地承认基督信仰为一个“被启示的宗教”以及一种客观存在的救恩制度(objektive Heilsordnung),它反对任何过分的“历史主义”与“主观心理主义”(Psychologismus)。它也严格反对任何基本哲学(形而上学)、自然神学以及任何宗教上的先验概念(jede Metaphysik, die natuerliche Theologie und jegliches religioeses Apriori),它有严格的“终末论”倾向(streng eschatologisch)。它的主要代表是在波恩任教的巴特(Karl Barth, 1935年后在巴塞尔),在布瑞斯劳任教的郭格滕以及苏黎世的布伦内尔。这个学派的影响很大,尤其在“德意志基督徒”进行搏斗时(参见上文, 231.1),它能够确保新教中的纯正因素。在纳粹党镇压教会的时期中,不同神学学派之间的差异变得不重要。在1945年的崩溃后,那位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在马尔堡(Marburg)任教的神学教授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的“脱神话化”(Entmythologisierung / demythologization)理论引起了一些争论,而一些信徒反对他。现代的神学也很热心于谈论教会与伦理学的问题。

231.4 在很多传教区,人们体验到基督宗教的世界是分裂的,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也重复这个痛苦的经验:在德国新教和英美新教中形成一个巨大的鸿沟。因此,很多人致力于种种新教会团体的合一工作。这些合一运动部分上继承1914年(第一次大战)以前的尝试(参见222.4)。在这种合一运动中,美国新教具有领导的角色。然而,基督徒的合一与教会的合作不限于新教的宗派和教派,它成为一个大的教会合一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而一些普遍的组织被成立。一些来自美国和欧洲北部的神学家(比如瑞典的总主教索德布鲁姆 Nathan Söderblom)支持了早于1914年创立的诸教会合作世界同盟(“Weltbund fuer Freundschaftsarbeit der Kirchen / World Covenant for Cooperation among Churches”)。这个同盟准备了1925年8月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举行的“生命与工作世界教会协会”(World Conference for Life and Work),当时有6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包括希腊东正教的代表)参加。因为这个运动来自一些自由派的觉醒运动,所以他们在大会上强调调用共同的社会伦理项目方面的合作来结合教会。他们也谈论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基督徒的教育问题以及不同教会之间的合作方法。第二个这样的大会于1937年在牛津举行。

大约同时形成的“信仰与制度的世界联盟”(World Conference for Faith and

Order)直接追求各个教会的合一。这个联盟在英国国教(安立甘教会)的领导下在瑞士的洛桑(Lausanne)于1927年举行了第一届全球大会,大约有400名代表参与,他们来自90个宗派和教派。然而,他们无法在“教会的本性”、主教职、共同的信经和圣事方面达成共识。来自东方教会的代表屡次强调他们在教义和教会制度方面的特殊地位。虽然如此,大家对“未来的教会”仍怀着希望,所以他们于1937年在爱丁堡(Edinburgh)举行了第二个大会。因为这些教会觉得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观点,所以他们决定要创立一种“诸教会合一协会”(Ecumenical Council of Churches),使它成为一切基督徒的共同声音(但不包括罗马天主教)。

这种“普世基督教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首次于1948年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聚会,它共有160个教会团体,包括救世军和东正教。在走向共同的教义方面,他们似乎没有什么进步,但在具体的合作方面,他们有很多成就,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同教会团体的组织共同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普世基督徒协会”第二个大会(1954年)举行在芝加哥(Chicago)附近的厄万斯顿(Evanston),当时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即欧洲大陆那种重视教义的主导地位逐渐衰弱。参与会议的东正教神学家再次就他们的教义提出了一些特殊的方案。下一次的会议是1961年在印度的新德里(New - Delhi)召开的。这个大会决定在“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以基督为核心”的基础原则上加上“三位一体”的信条,而这次会议也强调“合一”与“宣教”的密切关系(参见上文,231.2)。当时也首次有一些来自天主教(公教)的观察员在场。在宣布将要召开梵蒂冈第二次大会时,教宗若望/约翰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也邀请一些来自“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代表和一些不属于普世协会的教会派遣一些观察员参与大会议。

除了这些大规模的会议外,个别教会团体也结合为一,但因为它们没有共同的教义,这些同盟与协会都只能是一些与“德国福音教会”类似的联盟,比如安立甘会于1947年在印度南部与一些自由教会共同建立的“南印度教会”(参见222.3)或美国在1950年创立的“美国基督的教会联合会”(National Council of the Church of Christ,有29个教会属于它)。

公教会(天主教)同样被邀请参与20世纪的大会议,但出于原则性问题而无法参与。早期的大会都有一些乌托邦式的梦想,但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于1928年在他的通谕《人们的心》(*Mortalium animos*)谈论了教会的真正合一。他认为,一个公教徒都不可以参与一些同等对待真理和错误的活动。在1948年的大会

议之前,圣部的一个文献提醒平信徒和圣职人员,根据教会法典的规定需要圣座的许可,才可以参与和非公教徒进行的宗教对话。然而,同样的教廷部门于1948年宣布,教会合一的努力是教会的任务和义务,又说在地方主教同意后可以进行“教会合一对话”,只要避免这样的印象,即:只有通过共同的努力和对话可以发现真理。

当教宗预告将要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时,他表达了对教会合一的愿望,并且创立了“基督徒合一促进委员会”(1960年)。很多基督徒非常欢迎这些说法,而在梵二会议上,全世界的主教们都认为合一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他们都愿意进行对话。

在私人交谈方面,在梅克恩(Mecheln)举行的对话是属于最早的和最重要的。在那里有几个属于高派教会的安立甘会人士和几个公教人士进行对话。安立甘会的领导者是80岁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伯爵,而在公教这一边是梅西耶(Mercier)总主教和枢机(参见220.1)。他们谈论两个教会合一的可能性,而这些维持几年的对话(1921-25年)是以彼此尊敬与寻求和好的态度进行的,但没有直接的结果,因为安立甘教会首先无法接受教宗的司法权。自从纳粹主义崩溃后,新教和公教的人士依赖于共同的抵抗经验而在德国多次私下举行了一些所谓“唯一至圣的圈子”(Una Sancta - Kreise)的对话。

和英国的礼仪派(Ritualists,参见209.2;222.3)一样,在德国的、瑞典的和法国的新教徒中也出现了一些接近公教的(礼仪方面的)运动,但对普通民众没有很大的影响。这些运动在德国导致“高教会的协会”的形成(1918年),1924年又出现了一个(在1927年前是跨越宗派的)“高教会合一同盟”(Hochkirchlich - oekumenischer Bund),在1947年后称“奥格斯堡信纲的福音合一协会”(Evangelisch - oekumenische Vereinigung des Augsburgers Bekenntnisses);这种协会追求一种“福音的公教性”(evangelische Katholizität)。在这方面很有影响的刊物是马尔堡(Marburg)宗教历史学家海勒尔(Friedrich Heiler)编写的杂志(1925-1927年:《唯一至圣的》*Una sancta*,1928-1933年称《宗教的反省》*Die religiöse Besinnung*,而在1934年后称《一个神圣的教会》*Eine heilige Kirche*)。一些人建立了某些接近于隐修院的“宗教反省的场所”或共同祈祷的地方,其中最著名的也许是法国克吕尼(Cluny)附近的泰泽(Taizé)团体,但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团体受了公教“修会”的启发或影响。

东方的教会。布尔什维克主义

232.1 对希腊的东正教来说,第一次大战有深远的影响。通过塞维斯(Sevres, 1920年)和洛桑(Lausanne, 1923年)的和约,土耳其的领域被减少。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人(他们是基督徒)受到安卡拉(Ankara)政府的残酷迫害,而在1922/1923年的战役中似乎完全被消灭。因此,君士坦丁堡的“全球大主教”(ecumenical patriarch)仅管理着30万信徒(参见223.1)。原来的塞尔维亚扩大了,成为南斯拉夫,他们于1921年形成了自己的大主教教区,而在1925年,罗马尼的总主教(metropolita)也被称为“大主教”(patriarch)。阿尔巴尼亚的东正教徒于1922年宣布自己有大主教(autokephal)。第一个全东正教的神学讨论会于1936年在雅典举行。因为俄罗斯帝国分裂了,所以在波兰的东正教徒创立了一个波兰东正教会(有300到400万信徒),格鲁吉亚同样建立了自己的东正教会(1917年),而在一段时间内乌克兰也同样组织自己的教会,其中心在基辅(Kiova, 1921年)。

关于近代教宗们在东方教会的合一方面所作的努力,请参见218.2a和224.5。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很热忱地继续这方面的工作。在1923年的约沙法特(Josaphat)通谕中,他恳切地向分裂的教会发出呼吁并在1928年9月8日的《论东方研究》(*Rerum orientalium studiis*)通谕中说研究东方教会是将来合一的重要前提之一。耶稣会和本笃会都创立了一些培养东方学的研究机构。在1929年,教廷开始整理和编写东方教会的教会法典,“东方教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在1938年被扩大,而那个于1924年创立的一个公教会(“Catholica Unio”)融入于它。当时的罗马建立了一系列的学院来培养东方的圣职人员,但都没有要求他们使用拉丁语,这也是有意识的合作形式。在摩拉维亚的维雷拉德(Velehrad)发生了一些“公教与斯拉夫东正教合一对话会”(1907年到1936年间),但双方的交谈与接近没有太多具体的结果。自从1946年后,一些已经存在的合一团体再次被强制性地解散了(参见下文,232.4)。教宗若望/约翰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邀请各东方教会也派遣一些代表参与梵二大公会议。教宗保禄/保罗六世(Paulus VI)于1965年与东方的“全球大主教”(Ecumenical Patriarch)阿特纳格拉斯一世(Athenagoras I)达成

一定的共识,双方收回了1054年的绝罚。

232.2 俄罗斯和俄罗斯的东正教会经历了非常可怕的灾难。在1917年,沙皇的统治和他的国教制度一起崩溃了(参见224.2),所以一个全俄罗斯的主教会议恢复了莫斯科的大主教制度(Patriarchat von Moskau)——彼得大帝曾经于1721年取消了这个制度(参见187.5)。然而,1917年11月以来掌握权威的布尔什维克统治者在列宁(Lenin,1924年去世)的领导下开始镇压和毁灭宗教和教会,而这个运动在斯大林(Stalin,1953年去世)的时期采取了种种战略性的措施以消除宗教生活,直到德国人攻击俄罗斯时才结束了。

莫斯科的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1月23日宣布国家与教会分离,公共生活不再有任何宗教因素,婚姻制度被世俗化,学校中的宗教教育被禁止,而一切教派和宗派的教产被宣布为国有。这些规定首先针对东正教,但也同样影响了罗马天主教徒(大约200万人,大部分是波兰人和德国人)以及苏联境内的新教徒。那位被选为莫斯科大主教的提宏(Tychon)宣布绝罚布尔什维克派,所以他被捕入狱,当他声明将要忠于新政府时,他获得释放(这是教会第一次宣布要服从苏联的新制度)。在他去世后(1925年),大主教的代理人是尼施尼诺夫格若德(Nishnij Nowgorod)的总主教塞尔格乌斯(Sergius),他重新宣布要忠于政府,但这个措施也不能转变教会的命运,反而造成了教会内的分裂。个别总主教宣布他们要脱离官方的教会并且与他们的拥护者一起形成一种“地下教会”。布尔什维克统治者支持教会内部的“改革派”和分裂派,比如“红色教会”或“活着的教会”——部分派别想建立一种“主教会议至上”的制度——但它们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在北海的集中营那里曾经有150名被监禁的主教。

1929年的新宗教法律给教会带来了某些好处,但同时它禁止主教们进行任何视察活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集体生活方式的落实同时也限制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政府取消了星期天,也破坏了婚姻与家庭(即基督徒团体生活的基础)。一些世俗的节日代替了宗教的节日,而圣职人员被剥夺公民权。500万人加入了所谓的“战斗无神论者协会”。在各地的教堂继续被关闭,圣职人员继续被逮捕。布尔什维克组织和各学校的教育给青年宣传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而这种巧妙的宣传工作的目标是到处消灭宗教因素,其中甚至有一些反对宗教的博物馆和展览。在1930年,乌克兰的教会解散。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在1922年很慷慨地支持了一个减轻俄罗斯饥饿的运动;在1930年他发表了一个文献,其中呼吁世

界人的良心要提出抗议,因为“在俄罗斯每天都在发生违反上主和违反灵魂的可怕亵渎和犯罪”。

1936年的宪法带来了一个策略性的转变。它确保人的宗教活动自由,但也说人们有权利进行反宗教的宣传,圣职人员再次获得了公民权。然而,斯大林在几年后进行的“净化运动”也很严重地损害了教会。当时有1150座教堂在一年内被关闭了。西方的基督徒都提出抗议,而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的通谕《神圣的救世主》(*Divini Redemptoris*, 1937年)也表达了这种感情。

这种压力在俄罗斯也同样显示出一些新的宗教力量,尤其是在“地下教会”(Katakombenkirche“墓穴教会”)那里。在民间有很多人拒绝那种反对宗教的宣传。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运动开始衰弱。在1939年,政府禁止一切反对教会的行政措施,星期天的休息再次被恢复,婚姻法与家庭法获得了比较有利的修改。当德国于1941年攻击了俄罗斯时,俄罗斯政府的宣传马上利用了纳粹党对教会的敌对态度。因此,“战斗无神论者协会”停止其活动,而塞尔格乌斯(Sergius)主教呼吁信徒们共同抵抗外来的敌人。在1943年,俄罗斯的教会甚至为坦克队伍的武装进行募捐活动,而教会因此实际上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因为斯大林(Stalin)允许教会选择一位大主教(即Sergius),允许他们出版一本宗教期刊和创立一些神学院,甚至允许东正教在中亚的穆斯林地区进行传教。政府创立了一个教会部,它也包括一个针对非东正教宗教团体的“办事处”。然而,在俄罗斯的天主教没有享受这些改变的好处。相反,东正教的新组织被利用,因为俄罗斯政府直接反对梵蒂冈。

232.3 在战争结束时(1945年),意识形态的战争和反对宗教的宣传再次开始。18岁以下的青年继续被禁止接受宗教教育。在另一方面,完全受政府控制的东正教被巧妙地利用为一种扩展影响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因此,在那些新占领的地区中,苏联政权和东正教互相支持,互相肯定。俄罗斯教会能够向西部地区扩展,而当地的“独立教会”(autokephale Kirchen)被一个一个地同化。在一切欧洲的独立东正教会中只有芬兰和希腊的教会能够保持精神上的自由,还有一些俄罗斯移民(在巴黎和纽给的总主教们照顾他们)。因为那些与罗马合一的教会团体被毁灭了,所以东正教在欧洲东部地区获得了相当大的增长,而俄罗斯东正教开始要求整个东正教会的领导地位。莫斯科大主教和其他主教到国外的旅游活动以及他们举行的“全东正教会议”都有这个目的。早在1945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罗斯的主教会议上也已经有一切其他的大主教参与。莫斯科的大主教阿勒克修斯(Alexius)

想于1947年召开一个全球性的主教会议。他当时没有成功,因为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亚历山大里亚的大主教拒绝参加,但在俄罗斯教会的500年大庆时(1948年,参见第2卷,156.2),他们都参加了。在1948年的“莫斯科主教会议”上,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里亚大主教的代表们拒绝参与讨论;大会支持苏联的政策并攻击了罗马天主教对信仰的歪曲以及梵蒂冈那种“煽动战争的政策”,他们也否认安立甘会祝圣的主教们的有效性(参见183.2)。在此以后,君士坦丁堡和莫斯科之间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关于受政府控制的俄罗斯教会的内部生活以及关于俄罗斯“地下教会”的继续发展,我们目前(1968年)没有太多报告。在1917年的俄罗斯有5.1万东正教圣职人员,而在1940年只有5000位,但在1960年据说又有3万圣职人员。在1917年曾经有57所修道院,而在1960年有8所修道院和两个教会学院。司铎们现在更多注意到讲道,虽然教会与政府有很多关系,可讲道并没有政治性的内容。顺着国度的理论(即“从来没有发生过迫害教会的运动”),俄罗斯的教会否认自己的殉道过程。虽然有一些探访,但与非东正教团体的关系似乎都是负面的。因此,莫斯科没有参与1948年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举行的普世基督教大会。只有在俄罗斯移民中(大约100万人)有一些对教会合一运动有兴趣的神学家。然而,莫斯科于1962年派遣两位观察员参与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开幕典礼。

232.4 俄罗斯的教会毁灭了东欧那些“与罗马合一的教会”。在原来属于波兰的乌克兰西部地区有450万鲁塞尼亚人(Ruthenians),他们与罗马教会合一了,但该地区于1944年落入俄罗斯人的管理区。那位非常受尊敬的、合一的总主教谢普提茨基(Šeptickýj)于1944年去世,而东正教影响了40位司铎提倡取消与罗马的合一协定。全地区的5个主教以及新的总主教施里普基(Slipji)都被捕受审判,而那些脱离了罗马的司铎开始指导教会。他们在勒姆贝格(Lemberg)召开了一个主教会议,但只有十分之一的圣职人员参与。虽然如此,他们于1946年决定该地区的教会将来要受莫斯科教会的指导。因此,他们取缔了维持350年的布瑞斯特协定(Union of Brest,参见184.3)。他们使用类似的方法来转换在斯洛伐克地区和喀帕特-乌克兰(Karpatho-Ukraina)地区的鲁塞尼亚(Ruthenian)教会(大约有50万信徒)。因此,原来最强大的与罗马教会合一的教会团体只剩下了北美和南美的鲁塞尼亚教会团体(大约100万人)。

在1948年的莫斯科主教会议后,罗马尼亚东正教的大主教致力于取缔1698

年的合一协定(参见 184.4)。这个合一教会团体包括 150 万属于拜占庭礼、与罗马合一的信徒,共有一个总主教和 4 个教区。政府擅自规定只有两个教区,此后停止对合一圣职人员的资助,并要求 38 位圣职人员(总共有 1700 多位司铎)参与在克劳森堡(Klausenburg)的主教会议。他们被迫签名一个预先准备的文献,其内容是取缔与罗马的合一,支持当地教会加入莫斯科的东正教会。此后,他们在一些村子举行了一些投票活动,并于 1948 年 10 月 21 日庆祝了“再次恢复罗马尼亚教会的统一”,正好是原来与罗马合一协定的 250 周年日期。几天后,所有与罗马合一的主教都被捕。政府于 1948 年 12 月 1 日取缔了当地的教区。

233

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

(本节在原著没有;因为“梵二”对公教带来深远的变化,译者根据德语的 *Lexikon fuer Theologie und Kirche* [《神学与教会大百科全书》,2001 年版,第 11 卷,567-568 页] 加上这一节。)

233.1 教宗若望/约翰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于 1962 年 10 月 11 日在圣伯多禄/彼得大殿中宣读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开幕词。在场的正式代表有 2540 位主教,还有几千个来自全世界的观察员、神学家和客人。第一个会期在 1962 年 12 月 8 日就结束,此后有长达 9 个月的中断,因为需要准备一个妥当的会议方式,而被提出的谈论方案很多。教宗若望/约翰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于 1963 年 6 月 3 日去世,但于 6 月 21 日当选的保禄/保罗六世(Paulus VI)于 6 月 27 日规定要继承召开会议并于 9 月底开始第二个会期(从 1963 年 9 月 29 日到 12 月底)。在 1964 年春天,各种委员会准备了第三个会期(1964 年 9 月到 12 月),而在第四个会期后,教宗于 1965 年 12 月 8 日举行了闭幕弥撒。前一天,大会通过了《信仰自由宣言》(*Dignitatis humanae*),而为了庆祝梵二的种种新观点,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和罗马的教宗同时收回了 1054 年宣布的彼此的绝罚。

233.2 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两个宪章《天主子》(*Dei Filius*)和《永恒牧者》(*Pastor aeternus*)虽然肯定了新经院哲学思想并支持教宗的权力,但它们对于教会生活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这方面并没有改变特利滕(Trento)大公会议的规

定。梵二的影响涉及教会方方面面。这并不是说,新的因素都是来自梵二会议,因为该会议在很多情况下仅仅接受了一些早已经被提出来的要求和建议,它肯定或更强调这些方案并为其执行创造制度上的条件。首先,梵二推动的礼仪改革(《论神圣礼仪宪章》*Sacrosanctum Concilium*,1963年12月4日)是最明显的结果。普世的教会都广泛地接受了这些礼仪改革,只有一些属于传统主义的少数派人士提出异议。

关于教会的宪章(《论教会教义宪章》*Lumen Gentium*,1964年11月21日)以及关于平信徒使命的法令(《论教友传教法令》*Apostolicam actuositatem*,1965年11月18日)强调教会是“上主的人民”、是“团体”(communio)以及“普世的救恩圣事”(universal sacrament of salvation),这就提高了教会内的平等意识:一切受过洗的人都参与教会的生活,也需要为教会及教会的使命负责任。因此,在梵二后的教区和教堂以及在其他层面都出现很多委员会、堂区会等等,而一些主教团的会议同样表现出这种团体精神与合作精神。很多地方教会也开始更多谈论自己的需要,要从自己的情况来理解梵二的种种原则和规定。这些讨论也引起了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

梵二的教会论也影响了1983年的新法典(《天主教法典》)以及1990年首次颁布的《东方教会法典》(*Codex Canonum Ecclesiarum Orientalium*)。关于教会合一的法令(《论大公主义法令》*Unitatis Redintegratio*,1964年11月21日)、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宣言(《论信仰自由宣言》*Dignitatis humanae*,1965年12月7日)以及关于别的宗教的宣言(《论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Nostra Aetate*,1965年10月28日)都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它们为罗马公教与其他教会以及与基督宗教以外的宗教进行对话的可能性提供条件。

在另一方面,关于启示的宪章(《论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Dei verbum*,1965年11月18日)很积极地评价了现代的圣经学研究;它的主要思想是“上主要将自己启示给万民”,这就意味着它离开了新经院思想的理性主义以及经院哲学对于现代思想的消极看法以及它的“护教态度”。

很多人当时希望,梵二会议能够阻止传统基督宗教社会的世俗化过程,但这个希望落空,而一些批评者甚至说,梵二进一步促进了世俗化,但这就忽略长期的发展趋势。梵二并没有谴责世俗化的过程,而在很多文献中表达另一个希望,即:教会能够在新的条件中分享人们的喜乐与分担人们的忧苦,并且能够认出“时代的信

号”，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处境活出福音的精神（参见《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 1965年12月7日）。因为在参与梵二的主教中有很多来自欧洲以外的人士，教会首次那么明显地体现出其普世性，并且开始脱离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态度。当然，这种全球化的过程尚未结束。

另一些重要的梵二文献涉及司铎的职务和教育（《论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Presbyterorum ordinis*, 1965年12月7日，《论司铎之培养法令》*Optatam totius*, 1965年10月28日；参见《论天主教教育宣言》*Gravissimum Educationis*, 1964年10月28日）以及修会生活（《论修会生活革新法令》*Perfectae caritatis*, 1965年10月28日）。教会也主张使用现代的沟通方式和工具（《论大众传播工具法令》*Inter mirifica*, 1963年12月4日）。

附 录

(人名的汉译请参见索引)

1) 近代教宗

Leo X	1513 - 1521	Innocens XI	1676 - 1689
Hadrianus VI	1522 - 1523	Alexander VIII	1689 - 1691
Clemens VII	1523 - 1534	Innocens XII	1691 - 1700
Paulus III	1534 - 1549	Clemens XI	1700 - 1721
Julius III	1550 - 1555	Innocens XIII	1721 - 1724
Marcellus II	1555	Benedictus XIII	1724 - 1730
Paulus IV	1555 - 1559	Clemens XII	1730 - 1740
Pius IV	1559 - 1565	Benedictus XIV	1740 - 1758
Pius V	1559 - 1565	Clemens XIII	1758 - 1769
Gregorius XIII	1572 - 1585	Clemens XIV	1769 - 1774
Sixtus V	1585 - 1590	Pius VI	1775 - 1799
Urbanus VII	1590	Pius VII	1800 - 1823
Gregorius XIV	1590 - 1591	Leo XII	1823 - 1829
Innocens IX	1591	Pius VIII	1829 - 1830
Clemens VIII	1592 - 1605	Gregorius XVI	1831 - 1846
Leo XI	1605	Pius IX	1846 - 1878
Paulus V	1605 - 1621	Leo XIII	1878 - 1903
Gregorius XV	1621 - 1623	Pius X	1903 - 1914
Urbanus VIII	1623 - 1644	Benedictus XV	1914 - 1922
Innocens X	1644 - 1655	Pius XI	1922 - 1939
Alexander VII	1655 - 1667	Pius XII	1939 - 1958
Clemens IX	1667 - 1669	Johannes XXIII	1958 - 1963
Clemens X	1670 - 1676	Paulus VI	1963 - 1978

Johannes Paulus I	1978	Benedictus XVI	2005 -
Johannes Paulus II	1978 - 2005		

2) 古罗马及拜占庭皇帝

Augustus	30 BC - AD 14	Carus	282 - 284
Tiberius	14 - 37	Diocletianus	284 - 295
Gaius Caligula	37 - 41	Maximianus Herculeus	286 - 305
Claudius	41 - 54	Constantinus Chlorus	305 - 306
Nero	54 - 68	Galerius	305 - 311
Galba, Otho, Vitellius	68 - 69	Constantinus Magnus	305 - 337
Vespasianus	69 - 79	Maximinus Daza	307 - 313
Titus	79 - 81	Licinius	308 - 323
Domitianus	81 - 96	Constantius	337 - 361
Nerva	96 - 98	Constantinus II	337 - 340
Traianus	98 - 117	Constans	337 - 350
Hadrianus	117 - 138	Julianus Apostata	361 - 363
Antonius Pius	138 - 161	Jovianus	363 - 364
Marcus Aurelius	161 - 180	Valentinianus I	364 - 375
Commodus	180 - 192	Valens	364 - 378
Septimius Severus	193 - 211	Gratianus	375 - 383
Caracalla	211 - 217	Valentinianus II	383 - 392
Macrinus	217 - 218	Theodosius I Magnus	379 - 395
Elagabalus	218 - 222	Honorius	395 - 423
Severus Alexander	222 - 235	Johannes Tyrannus	423 - 425
Maximinus Thrax	235 - 238	Valentinianus III	425 - 455
Gordianus	238 - 244	Avitus	455 - 456
Philippus Arabs	244 - 249	Maiorianus	457 - 461
Decius	249 - 251	Severus	461 - 465
Gallus, Volusianus	251 - 253	Ricimerus	465 - 467
Valerianus	253 - 260	Anthemius	467 - 472
Gallienus	260 - 268	Olybrius	472
Claudius II	268 - 270	Glycerinus	473
Aurelianus	270 - 275	Julius Nepos	474
Tacitus	275 - 276	Romulus Augustulus	475 - 476
Probus	276 - 282		

拜占庭皇帝		Basilios I Makedonios	867 - 886
Arkadios	395 - 408	Leo VI	886 - 912
Theodosios II	408 - 450	Konstantinos VII	912 - 959
Markianos	450 - 457	Alexander	912 - 913
Leo I	457 - 474	Romanus I	919 - 944
Leo II, Zenon	474 - 491	Romanus II	959 - 963
Basiliskos	475 - 476	Nikephoros I Phokas	963 - 969
Anastasios I	491 - 518	Ioannes I Tzimiszes	969 - 976
Justinos I	518 - 527	Basilios II	976 - 1025
Justinianos I	527 - 565	Konstantinos VIII	976 - 1028
Justinos II	565 - 578	Zoe	1028 - 1050
Tiberios II	578 - 582	Romanus III	1028 - 1034
Mauritios	582 - 602	Michael IV	1034 - 1041
Phokas	602 - 610	Michael V	1041 - 1042
Heraklios	610 - 641	Konstantinos IX Monom.	1042 - 1054
Konstantinos III,		Theodora	1054 - 1056
Herakleonas	641	Michael VI	1056 - 1057
Konstans II	641 - 668	Isaak I Komnenos	1057 - 1059
Konstantinos II Pogonatus	668 - 685	Konstantinos X Dukas	1059 - 1067
Justinianos II	685 - 695	Romanos IV Diogenes	1067 - 1071
Leontius	695 - 698	Michael VII Parapinakes	1071 - 1078
Tiberios III	698 - 705	Nikephoros III Botaniates	1078 - 1081
Justinianos II	705 - 711	Alexios I Komnenos	1081 - 1118
Philippikos Bardanes	711 - 713	Ioannes II Komnenos	1118 - 1143
Anastasios II	713 - 716	Manuel I Komnenos	1143 - 1180
Theodosios III	716 - 717	Alexios II Komnenos	1180 - 1183
Leo III Isauros	717 - 741	Andronikos I Komnenos	1183 - 1185
Konstantinos V Kopronymos	741 - 775	Isaak II Angelos	1185 - 1195
Leo IV	775 - 780	Alexios III	1195 - 1203
Konstantinos VI	780 - 797	Alexios IV	1203 - 1204
Irene	797 - 802	Alexios V (Murzuflus)	1204
Nikephoros I	802 - 811	Balduinus I	1204 - 1206
Michael I Rhangabe	811 - 813	Henricus de Anjou	1206 - 1216
Leo V Armenios	813 - 820	Petrus de Courtenay	1216 - 1217
Michael II	820 - 829	Jolante	1217 - 1219
Theophilos	829 - 842	Robertus de Courtenay	1219 - 1228
Theodora	842 - 856	Balduinus II	1228 - 1261
Michael III	842 - 867	Johannes de Brienne	1230 - 1237

Theodoros I Laskaris	1204 – 1222	Ioannes V Palaiologos	1341 – 1391
Ioannes III Vatatzes	1222 – 1254	Ioannes VI Kantakuz.	1347 – 1355
Theodoros II Laskaris	1254 – 1258	Matthias	1354 – 1356
Ioannes IV Laskaris	1258 – 1261	Manuel II Palaiologos	1391 – 1425
Michael VIII Palaiologos	1261 – 1282	Ioannes VIII Palaiologos	1425 – 1448
Andronikos II	1282 – 1328	Konstantinos XI Palaologos	1448 – 1453
Andronikos III	1328 – 1341		

3) 德国历代国王及皇帝

(带“*”的人物只是德国国王,没有加冕为皇帝)

Carolus I Magnus	800 – 814	* Philippus de Swabia	1198 – 1208
Ludovicus I Pius	814 – 840	Otto IV de Brunswic	1198 – 1215
Lotharius I	840 – 855	Fredericus II	1215 – 1250
Ludovicus II	850 – 875	* Henricus Raspe	1246 – 1247
Carolus II	875 – 877	* Wilhelmus de Hollandia	1247 – 1256
Carolus III	881 – 887	* Conradus IV	1250 – 1254
Guido de Spoletto	891 – 894	Interregnum	
Lambertus de Spoletto	892 – 898	* Rudolphus de Habsburg	1273 – 1291
* Ludovicus III	900 – 911	* Adolphus de Nassau	1292 – 1298
Ludovicus III de Provence	901 – 902	* Albrecht I de Austria	1298 – 1308
* Conradus I	911 – 918	Henricus VII de Luxemburg	1308 – 1313
Berengarus de Friaul	915 – 924	* Ludovicus IV Bavarus	1314 – 1347
* Henricus I	919 – 936	* Fredericus de Austria	1314 – 1330
Otto I Magnus	936 – 973	Carolus IV de Bohemia	1346 – 1378
Otto II	973 – 983	* Wenceslaus de Bohemia	1378 – 1400
Otto III	983 – 1002	* Ruprecht de Palatia	1400 – 1410
Henricus II Sanctus	1002 – 1024	Sigmund de Hungaria	1410 – 1437
Conradus II	1024 – 1039	* Albrecht II	1438 – 1439
Henricus III	1039 – 1056	Fredericus III	1440 – 1493
Henricus IV	1056 – 1106	Maximilianus I	1493 – 1519
Henricus V	1106 – 1125	Carolus / Charles / Karl V	1519 – 1556
Lotharius II Saxonius	1125 – 1137	Ferdinandus I	1556 – 1564
* Conradus III	1138 – 1152	Maximilianus II	1564 – 1576
Fredericus I Barbarossa	1152 – 1190	Rudolphus II	1576 – 1612
Henricus VI	1190 – 1197	Matthias	1612 – 1619

Ferdinand II	1619 – 1637		
Ferdinand III	1637 – 1657	Emperors of Austria	
Leopold I	1657 – 1705	Franciscus I	1806 – 1835
Joseph I	1705 – 1711	Ferdinand I	1835 – 1848
Carolus / Charles / Karl VI	1711 – 1740	Franz Joseph I	1848 – 1916
Carolus VII	1742 – 1745	Karl I (+ 1922)	1916 – 1918
Franciscus I, husband of			
Maria Theresia	1745 – 1765	Emperors of the German Empire	
Joseph II	1765 – 1790	Wilhelm I	1870 – 1888
Leopold II	1790 – 1792	Friedrich I	1888
Franciscus II	1792 – 1806	Wilhelm II (+ 1941)	1888 – 1918

4) 法国的统治者

Carolus II	840 – 877	Louis IX le Sainte	1226 – 1270
Ludovicus II	877 – 879	Philippe III le Hardi	1270 – 1285
Ludovicus III	879 – 882	Philippe IV le Bel	1285 – 1314
Carolomannus	879 – 884	Louis X le Hutin	1314 – 1316
Carolus III	887 – 898	Jean I	1316
Otto (Eudes)	887 – 898	Philippe V le Long	1316 – 1322
Carolus III	893 – 923	Charles IV le Bel	1323 – 1323
Robertus I	922 – 923		
Rudolphus	923 – 954	Valois	
Ludovicus IV	936 – 954	Philippe VI	1328 – 1350
Lotharius	954 – 986	Jean II le Bon	1350 – 1364
		Charles V le Sage	1364 – 1380
Capetingi		Charles VI	1380 – 1422
Ludovicus V le Faineant	986 – 987	Charles VII	1422 – 1461
Hugo Capet	987 – 996	Louis XI	1461 – 1483
Robertus	996 – 1031	Charles VIII	1483 – 1498
Henri I	1031 – 1060	Louis XII	1498 – 1515
Philippe I	1060 – 1108	Francois I	1515 – 1547
Louis VI le Gros	1108 – 1137	Henri II	1547 – 1559
Louis VII le Jeune	1137 – 1180	Francois II	1559 – 1560
Philippe II Augustus	1180 – 1223	Charles IX	1560 – 1574
Louis VIII le Lion	1223 – 1226	Henri III	1574 – 1589

Bourbon		Directoire	1795 – 1799
Henri IV	1589 – 1610	Consulate	1799 – 1804
Louis XIII le Juste	1610 – 1643	Napoleon I (Empereur)	1804 – 1814
Louis XIV le Grand	1643 – 1715	Louis XVIII	1814 – 1823
Louis XV le Bien – Aime	1715 – 1774	Charles X	1824 – 1830
Louis XVI	1774 – 1793	Louis Philippe de Orleans	1830 – 1848
First Republic	1792 – 1804	Second Republic	1848 – 1852
Convent	1792 – 1795	Napoleon III	1852 – 1870
		Third Republic	1870 – 1945

5) 英国 1066 年后的统治者

Normans		Edward V	1483
William I the Conqueror	1066 – 1087	Richard III	1483 – 1485
William II the Red	1087 – 1100	House of Tudor	
Henry I	1100 – 1135	Henry VII	1485 – 1509
Stephen de Blois	1135 – 1154	Henry VIII	1509 – 1547
Plantagenets		Edward VI	1547 – 1553
Henry II	1154 – 1189	Mary the Catholic	1553 – 1558
Richard I Coeur de Lion	1189 – 1199	Elizabeth I	1558 – 1603
John Lackland	1199 – 1216	House of Stuart	
Henry III	1216 – 1272	James I	1603 – 1625
Edward I	1272 – 1307	Charles I	1625 – 1649
Edward II	1307 – 1327	(Republic	1649 – 1660)
Edward III	1327 – 1377	Charles II	1660 – 1685
Richard II	1377 – 1399	James II	1685 – 1688
House of Lancaster		William III and Mary II	1689 – 1702
Henry IV	1399 – 1412	Anna	1702 – 1714
Henry V	1413 – 1422	House of Hannover	
Henry VI	1422 – 1461	George I	1714 – 1727
House of York		George II	1727 – 1760
Edward IV	1461 – 1483	George III	1760 – 1820

George IV	1820 – 1830	George V	1910 – 1936
William IV	1830 – 1837	Edward VIII	1936
Victoria	1837 – 1901	George VI	1936 – 1952
Edward VII	1901 – 1910	Elizabeth II	1952 –

6) 近代西班牙的统治者

Fernando de Aragonia	1479 – 1516	Carlos IV	1788 – 1808
Isabella de Castilia	1474 – 1504	Jose Bonaparte	1808 – 1813
Juana y Felipe (Philip)	1504 – 1507	Fernando VII	1814 – 1833
Carlos I	1516 – 1556	Isabella II	1833 – 1868
Felipe (Philip) II	1556 – 1598	Don Carlos V	1833 – 1845
Felipe (Philip) III	1598 – 1621	Serrano (regent)	1869 – 1871
Felipe (Philip) IV	1621 – 1665	Amadeo de Savoy	1871 – 1873
Carlos II	1665 – 1700	(Republic	1873 – 1875)
Felipe V (Philip, Bourbon)	1700 – 1746	Don Carlos	1869 – 1876
Fernando VI	1746 – 1759	Alfonso XII	1875 – 1885
Carlos III	1759 – 1788	Alfonso XIII	1885 – 1931

7) 俄罗斯的统治者

Ivan III the Great	1462 – 1505	Elizabeth	1740 – 1762
Vasily III	1505 – 1533	Catherine II the Great	1762 – 1796
Tsar Ivan IV (the Terrible)	1550 – 1584	Paul I	1796 – 1801
Tsar Michael Romanov	1600 –	Alexander I	1801 – 1825
Tsar Alexis Mikhaylovich	1640 –	Nicholas I	1825 – 1855
Peter I the Great	1689 – 1725	Alexander II	1855 – 1881
Catherine I	1725 – 1727	Alexander III	1881 – 1894
Peter II	1727 – 1730	Nicholas II	1894 – 1917
Anna	1730 – 1740		

索引

A

Abel, Karl von, Minister of Bavaria 1837 - 1847 阿贝尔 203.2

Abläss = indulgentiae

Abraham a Sancta Clara (= Ulrich Megerle), 1644 - 1709, German Augustinian, imperial court preacher at Vienna, famous for his entertaining and satirical homilies 亚巴朗·阿·桑塔·克拉拉 188.1d

Abyssinia = Ethiopia

acceptantes, those Catholics who accepted papal orders as opposed to the appellantes (ca in 1718) 接受者派 190.4

accommodation, the question of how missionaries should adapt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to the local culture, see Nobili, Rhodes, Ricci 适应方式 177.4be * ; 218.1.2c

Achery = d' Achery

Achtermann, Wilhelm, 1799 - 1884, German Christian sculptor 阿克特曼 207.4

Acta Apostolicae Sedis, the official newspaper of the Holy See, founded in 1909 宗座报 213.4

Action française, a nationalist and royalist movement in early 20th century Fran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h. Maurras and L. Daudet; their nationalism was condemned by Pope Pius XI in 1926 and 1927; some ecclesiastical circles supported the "Action"

法国行动 227.1

Adiaphora - Streit, Adiaphorism Controversy, a Protestant controversy (1548 - 1555) concerning morally neutral matters (veneration of saints, feastdays etc) 无善恶争论 169.2

Adorno, Giovanni, co - founder of the "Regulated minor clerics" in Naples in 1598 阿多诺 172.4b

Adventists, American sect founded by William Miller since 1831; they expected the coming of Christ in 1844 and split into six denominations thereafter, of whom the Seventh Day Adventists (SDA)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ey celebrate the Saturday and are very missionary 复临会/复临安息日会 209.4c

aequiprobabilismus, equiprobabilism, a moral theory between laxism and rigorism, supported by many Jesuits but opposed by Jansenists and by Dominicans 同等概然论 188.1b.3

Affre, Denis - Auguste, 1793 - 1848, French priest, Archbishop of Paris since 1840, he was shot dead in 1848 when he tried to reconcile fighting factions in the streets of Paris 阿夫瑞 204.1

Africa, an important mission country and center of the Church 阿富利加/非洲 177.2; 205; 217, 218.2k

Agendenstreit, "agenda controversy",

- concerning the new (Protestant) Church order in Prussia (1822 – 1841) 制度争论 209.1
- Agnosticism**, the theory that nothing can be known about God or matters of religion 不可知论 221.6
- Agricola**, Johann, 1494 – 1566, (also; Islebius, Schneyder, etc.) Protestant preacher and theologian in Eisleben, who triggered the Antinomistic Controversy (1537 – 1540), one of the authors of the Interim of 1548 阿格瑞克拉 166.2; 169.2
- Akbar**, the Great, Mogul of Northern India 1556 – 1605; tolerant towards Jesuit missionaries after 1595 莫卧儿阿克巴 177.4b
- Alacoque** = Maria Alacoque
- Alba** = Alva
- Albania**, a small country on the Balkans 阿尔巴尼亚 229.4; 232.1
- Albert Magnus Akademie**, Albert Magnus Verein, an academy founded in 1922 in Cologne, dedicated to Neoscholasticism 大阿尔伯特学院 219.5b; 220.1
- Albrecht Alcibiades**, Duke of Brandenburg – Kulmbach, a Protestant who supported the Emperor in the Schmalkaldian War (1546) 阿尔布瑞克特 166.1.4
- Albrecht von Brandenburg (Preussen)**, 1490 – 1568, Hochmeister of the Teutonic Order, 1511 – 1568, since 1522 he approached Lutherism and changed Prussia into a Protestant state; founder of the University of Koenigsberg (1544) 阿尔布瑞克特 163.1 * ; 170.3
- Albrecht von Brandenburg**, 1490 – 1545, Bishop of Halberstadt in 1513, Archbishop of Mainz in 1514, rather worldly minded supporter of humanist studies, in charge of the indulgences in a big part of Germany since 1515; lenient toward the reformers until 1541; co – founder of the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1506), one of the greatest patrons of humanist studies and Renaissance art, he had contacts to Reuchlin, Hutten and Capito. 勃兰登堡的阿尔布瑞克特 159.4; 160.1
- Albrecht V**, 1528 – 1579, Duke of Bavaria 1550 – 1578, who started in 1564 to promote Catholicism in Bavaria, supported Jesuit schools and controlled the spread of Protestantism 阿尔布瑞克特 174.8; 179.5; 180.4 *
- Alcantarini**, one branch of the Franciscan observants, founded by St. Peter of Alcantara in 1559 阿尔坎塔瑞尼 172.3
- Aleander**, Hieronymus, 1480 – 1542; Italian theologian, who announced the bull *Exsurge Domini* of 1520 阿雷安德 160.4; 161.1
- Alembert** = d'Alembert
- Alexander VI**, Pope 1492 – 1503, originally Rodrigo de Borgia from Spain, capable but immoral, influenced by the ruthless policies of his son Cesare 亚历山大六世 (157.3 * , 4; 158.6); 177.2
- Alexander VII**, Pope 1655 – 1667, originally Fabio Chigi, who had been nuntio in Cologne; after 1662 he had a conflict with Louis XIV 亚历山大七世 177.4e; 187.2.4; 188.1; 190.2
- Alexander VIII**, Pope 1689 – 1691, originally Cardinal Ottoboni from Venice 亚历山大八世 187.2.4; 188.1; 189.4
- Alexander I**, Czar of Russia 1801 – 1825, who defeated Napoleon together with Austria, Prussia and England; he was influenced by

- pietism and organized the "Holy Alliance" of 1815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201.2; 204.8
- Alexander II**, Czar of Russia 1855 - 1881, son of Nicolaus I; he abolished bondage laws (1861) but suppressed the Catholics and the United Greek Church in Russia 亚历山大二世 216.9
- Alexander III**, Czar of Russia 1881 - 1894, son of Alexander II; he signed a concordat with Leo XIII in 1882 and resumed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Roman Curia in 1894 亚历山大三世 216.9
- Alexander**, Natalis, OP, + 1724, historian, theologian, author of the first modern Catholic history of the Church 亚历山大(4.5); 188.2
- Alfeld**, Augustin, OFM, + 1532, professor of biblical studies in Leipzig, anti - Lutheran writer 阿尔费德 160.3
- Alfonso XII**, King of Spain 1875 - 1885, who reconfirmed Catholicism as the state religion of Spain in the constitution of 1876 阿方索十二世 216.6
- Alfonso XIII**, King of Spain 1902 - 1931 阿方索十三世 216.6
- Alfonso de Liguori** = Liguori, Alfonso Maria de
- Algeria**, archdiocese of 阿尔及利亚 206.2c; 218.2b
- Allaci**, Leo, (Allatius), 1586 - 1669, Greek scholar, theologian who promoted the un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through his scholarly work, since 1661 he was scriptor at the Vatican Library 阿拉奇 186.1
- Allegri**, Gregorio, 1582 - 1652, Italian composer of ecclesiastical music 阿勒格瑞 179.5
- Allen**, William, (Guilelmus Alanus), 1532 - 1594; canon in York (England), he had to flee in 1561 due to efforts aiming at spreading Catholicism; since 1587 Cardinal of England; he established a seminary for England in Douai in 1568, which moved to Rhemi (Reims) in 1578 阿伦 183.3
- Alsace - Lorraine** / Elsass - Lothringen, a predominantly Catholic region in the border area between Germany and France 阿尔萨斯 - 罗兰 227.1; 228.4
- Altkatholizismus** / Old Catholics, a group that separated from the Catholic Church in 1871 because of the dogma of papal infallibility 老派天主教会/旧天主教/古老公教会/老公会 212.4 * ; 214.3; 215.1.2; 216.9
- Altlutheraner** / Old Lutherans who opposed reforms of the Prussian government in 1822 古路德派 209.1
- Alva**, Fernando, (Alba), 1507 - 1582, Spanish Duke, sent to the Netherlands and tried to suppress local upheavals with iron rule (1567) which even more incited anti - Spanish feelings 阿尔瓦 184.2
- Alvarez de Paz**, Jacobus, SJ, 1560 - 1620, Spanish Jesuit, writer of ascetic literature 阿尔瓦瑞斯 178.4
- Alzon** = d'Alzon
- America**, mission activities in America; = >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exico, Canada 美洲 177.2; 205; 217; 218.2k
- Americanism**, a kind of modernism 美国主义 217.3
- Amort**, Eusebius, 1692 - 1775, Bavarian moral theologian, exponent of aequiprobabilism 阿莫特 188.1b
- Amsdorf**, Nikolaus von, 1483 - 1565, early supporter of Luther in Wittenberg, then bishop in Naumburg, involved in the

- Adiaphoristic Controversy after 1548 安斯多夫 159. 3; 165. 5; 169. 2
- Anabaptists** (Wiedert? ufer), a group of Protestants since the 1520s who emphasized that baptism is only valid if there is faith, therefore only adults can be baptized; they declared infant baptism to be invalid, which led to big upheavals in the 16th century; the Anabaptists were severely persecuted in many places 重洗派/再洗礼派 161. 3; 162. 4; 163. 3. 4; 165. 1 *; 166. 4; 167. 1; 169. 3
- Anarchism**, the rejection of any ruler or government 无政府论 221. 3
- Anchieta**, Jose de, SJ, 1553 - 1597, most important early missionary in Brazil 安基耶塔 177. 2
- Andelot**, Francis de, Coligny, French aristocrat, brother of Gaspard de Coligny 安德罗 182. 1
- Anderson**, James, Anglican pastor who in 1723 drafted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Freemasons 安大森 191. 2
- Andersson**, Lars, chancellor of Sweden under Gustav I (1530 - 62), who promoted Protestantism 安德森 170. 2
- Andlaw**, Heinrich von, 1802 - 1871, Catholic lay activist in Baden, Germany, ca 1830 安德拉 203. 5
- Andreae**, Jakob, 1528 - 1590, German theologian, professor in Tuebingen, who tried to work for unity among Protestants, co-edited the Book of Concord, 1580 安德瑞埃 185. 1. 2; 186. 1
- Andreae**, Johann Valentin, 1586 - 1654, grandson of Jacob Andreae, Protestant theologian promoting church unity; he was named "the Christian Lucian" because of his books on mythology and fictive literature, the "Rosenkreuzer" books brought him much criticism 安德瑞埃 185. 2
- Angela Merici**, St., 1474 - 1540, Italian woman from Desenzano, founder of the Ursuline Sisters in 1535 in Brescia, dedicated to the education of girls; author of *Ricordi*, and *Testamento* 安格拉·梅瑞基 172. 2c
- Angelus Silesius** (Scheffler, Johannes), 1624 - 1677, German physician in Breslau / Wroclaw, who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1653 and became priest in 1661; famous for his mystical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poetry 安格鲁斯 179. 1 *; 187. 4; 193. 4
- Anglican Catholicism**, **Anglo - catholicism**, also "Ritualism", a tendency within the Anglican Church to emphasize its catholicity, for example to confirm that the Anglican bishops are the successors of the apostles 安立甘教会的公教思想、盎格鲁大公思想 222. 3
- Anglican Church**, **Anglicans**, the Church of England, separated from Rome since the time of Henry VIII 安立甘教会、英国国教、圣公会 171. 4; 183. 2; 209. 2; 216. 4; 222. 3; 231. 4
- Anhalt**, a region in Germany 安哈特 165. 2
- Annam** = Vietnam
- Ansbach - Bayreuth**, (Brandenburg - Kulmbach), duchy in Germany 安斯巴赫 163. 3
- Anthimus VII**, (Anthimo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in 1895 - 96 安提摩斯 223. 1
- anthroposophy**, a movement which wants to renew individuals and culture according to

- the forces derived from a spiritual - esoteric "initiation" and "training"; through meditation and intuition a pantheistic unity with all creation should be achieved; see R. Steiner 人智学 221.2; 222.5b
- Antinomistic Controversy**, theological controversy 1537 - 40, see Agricola 反规范主义争论 169.2
- Antitrinitarians** / Antitrinitarier, also called Sozinians, a heretic movement that originated in Italy in the 16th century, see: Servet, Sozzini, Gentile 反三位一体论者 169.3
- Anton de Bourbon**, (Antoine), titular King of Navarra, ca 1550, who converted to Calvinism 安托尼 182.1.2
- Anton**, Duke of Lorraine / Lothringia who defeated the peasant armies in 1525 安托尼 162.4
- Anton**, Paul, + 1730, German pietist theologian in Leipzig, since 1694 in Halle 安东 192.2
- Anton Ulrich**, 1633 - 1714, Duke of Braunschweig - Wolfenbuettel, who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1709 安东·乌勒瑞克 187.4
- Antonelli**, Giacomo, 1806 - 1876, Cardinal, secretary of state of Pius IX from 1848 - 1876 安托内里 202.3; 211.1.2
- Apostolic - Catholic Church**, founded by the Presbyterian Irving in 1830 in London 使徒公会 209.4a
- Apostolic Vicars**, vicarius apostolicus, appointed for the areas where a normal diocesan structure was impossible 宗座代牧 170.1; 177.4b; 184.2
- Apostolicum**, Apostles' Creed, a creed based on the witness of the apostles, (content: faith in the Trinity, in Jesus' incarnation, death, resurrection, ascension, in the catholic church, baptism, communion of the saints and the life to come); accepted in the *Book of Concord* in 1580 宗徒/使徒信经 185.1
- Appellantes**, a faction in the Catholic Church of France which appealed to a council, they were banned by the Pope in 1718 申请派 190.4
- Aquaviva**, Claudio, SJ, 1543 - 1615, the fifth general superior of the Jesuits from 1581 - 1615; during his office the Jesuit order increased from 5100 to 13000 members; in 1599 he promulgated the *Ratio studiorum* to standardize the education system 阿奎维瓦 173.3; 178.2b; 182.3
- Äquiprobabilismus** = equiprobabilismus
- Arason**, Jon, Bishop of Iceland, tried to resist reformation activities and was executed in 1550 阿拉松 170.1
- Arbeiterpriester** = worker priests
- archeology**, in the service of historical studies concerning Christianity 考古学 178.1e; 220.2c
- architecture**, ecclesiastical architecture, different styles 教会建筑风格 179.2; 188.5; 207.4; 219.3
- Armada**, the navy of Spain, defeated in 1588 西班牙海军 183.3
- Armenia**, Christians (monophysites) of Armenia were united with the Roman Church in 1439; they suffered bloody persecution and ethnic massacres in 1895/96 and 1909, 1915 - 22 under Turkish rule (more than one million perished) 亚美尼亚 (144.1); 188.3; 218.2a; 223.1; 230.2a

Armenschwestern = Petites Soeurs des pauvres

Arminius, Jacobus, (Hermanszoon), 1560 - 1609, Dutch theologian, opponent of strict Calvinism, whose adherents are called Arminians or Remonstrants; he was a renowned professor of theology in Leyden and denied the absolute irresistible force of divine predestination 亚米纽/阿米纽斯 185.5

Arnauld, Antoine, 1612 - 1694, French theologian, professor, friend of Pascal, main leader of the Jansenists who opposed frequent reception of the communion (1643) and so split the church in France 阿诺德 190.1.2.5

Arnauld, Angelica (Angelique), 1591 - 1661, French abbess, sister of Antoine Arnauld and supporter of Jansenism, who tried to reform her community since 1609, built a new cloister in Paris and left Port Royal des Champs to the "solitaires" in 1625 阿诺德 190.1

Arndt, Johann, 1555 - 1621, German Lutheran theologian whose work *Four Books of True Christianity* (1605 - 9) prepared the way to pietism 阿恩特 185.2; 192.2

Arnim, H. von, German legate in Italy who encouraged Piedmont to attack Rome in 1870 阿尔能 211.2

Arnold, Gottfried, 1666 - 1714, German theologian, historian with pietist tendencies, author of the *Unparteyische Kirchen - und Ketzerhistorie*, 1699 阿诺德 192.2

Arnoldi, Wilhelm, Bishop of Trier in 1844, criticized by J. Ronge 阿诺迪 208.3

art = > ecclesiastical art

Asam, Egid, 1692 - 1750, German architect,

church designer 阿撒姆 188.5

Assemani, Joseph Simon, 1687 - 1768, historian from Lebanon who worked in Rome, famous for Syrian studies and liturgy 阿塞马尼 188.2

Assemani, Joseph Aloysius, 1710 - 1782, historian from Lebanon working in Rome, famous for oriental studies and church history 阿塞马尼 188.2

associations, (German: Vereine), lay associations of Christians became very popular and influential in the modern ag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these associations helped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 Church (especially during the Kulturkampf, 1871 - 1890); see also: caritas 协会/公教协会 203.1; 207.5; 214.4; 215.2; 219.5; 新教协会; 222.2

Assumptio Mariae, the assumption of Mary 圣母被接升天 225.3

Assumptionists, Augustinians of the Assumption of Mary, a congregation founded by d' Alzon in 1845 in France; they concentrated on print - media 圣母被接升天奥古斯丁会 207.6i

Athenagoras I, 1886 - 1972, Ecumenical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who tried to unite the Orthodox Church; he met with Pope Paul VI and in 1965 lifted the ban of 1054 阿特纳格拉斯一世 232.1; 233

Aufklaerung = > enlightenment

Augsburg, town in Southern Germany, place of several diets 奥格斯堡/奥斯堡 160.1; 164.1; 165.2; 166.2.4; 169.1; 174.9

Augsburger Bekenntnis / Confessio Augustana / Confession of Augsburg, an explanation of the basic Protestant creed, submitted at the Diet of Augsburg in 1530 奥斯堡信条/奥

- 格斯堡信纲 164. 1 * ; 166. 4 ; 184. 5 ; 185. 1
- Augsburger Religionsfriede**, Peace of Augsburg, 1555 奥格斯堡和约 166. 4 * ; 181. 2. 4
- August I**, Elector of Saxony 1553 - 1586 奥古斯都一世 185. 1
- August II**, Elector of Saxony and King of Poland 1697 - 1733 奥古斯都二世 184. 3
- August III**, Elector of Saxony and King of Poland 1733 - 1763 奥古斯都三世 184. 3
- Augustinus I**, Emperor of Mexico, 1822 - 23, originally general Augustin de Iturbide 奥古斯丁 205. 3
- Augustinus**, (Augustine), St. 354 - 430, most influential Latin Church father, Platonic - Augustinian thought was very influential particularly in early scholasticism and in the Jansenist movement 奥古斯丁 (89. 3 ; 90. 4, 5 ; 121. 1, 3 ; 122. 1 ; 135 ; 146. 1, 2 ; 149. 1) ; 159. 1 ; 167. 1 ; 178. 2
- Augustinusverein**, congregation of lay people in Germany, founded in the 19th century 奥古斯丁协会 219. 2i
- Australia**, British colony, mission area and local church 澳大利亚 206. 2d ; 218. 2i
- Austria**, österreich, (Austro - Hungarian empire), Christianity was spread firs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oman empire, then through Irish and Frankish missionaries (= > Virgil, Salzburg) ; the House of Babenberg ruled from 976 until 1230 ; Leopold III (1095 - 1136), a saintly king, supported Cistercian foundations ; Rudolph I (1273 - 1291) was the first ruler of the House of Habsburg, which ruled until 1918 ; many of the Habsburgian kings were Emperors of the German Empire and as such crowned by the Popes ; in the time of the reformation they tried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 among the important emperors were Frederick V (1452 - 1493), Maximilian I (1508 - 1519), Karl V (1519 - 1556), Ferdinand I (1556 - 1564), Rudolph II (1576 - 1612), Leopold I (1658 - 1705), Maria Theresia (1740 - 1780), Joseph II (1765 - 1790, = > Josephinismus) ; Franz II (1792 - 1806), Ferdinand I (1835 - 48), and Franz Joseph I (1848 - 1916) 奥地利 195. 1 ; 197 * ; 203. 7 * ; 208. 1 ; 215. 1 ; 224. 2 ; 226. 3 * ; 228. 4 ; 229. 2
- Autokephalie**, autocephaly, autocephalous churches, the churches of Greek Orthodoxy who are led by a patriarch (and not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ecumenical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独立 (教会) 223. 1
- Ave Maria**, prayer based on Biblical texts 圣经 (119. 3) ; 178. 4
- Aviano**, Marcus de, OCap, + 1699, famous preacher in the wars against the Turks (1683) 阿维阿诺 187. 2 ; 188. 1d
- Avignon**, town in S France, Roman colony since 48 BC ; papal residence from 1309 to 1367, and from 1370 to 1376 ; the move of the Curia to France was partly motivated by the chaotic situation in Rome and central Italy at that time ; Avignon became a part of France in 1791 阿维尼翁 (138 ; 139. 5 ; 141) ; 189. 4 ; 194. 4 ; 198. 2. 5 ; 199. 3. 6
- d'Azeglio**, Massimo, + 1855, Italian politician 阿泽留 202. 2
- Baader**, Franz Xaver von, 1765 - 1841, German lay theologian, philosopher and since 1826 professor of speculative theology

- in Munich, who proposed a theological system influenced by theosophism and subjectivism (famous phrase: Cogitor [a Deo], ergo cogitans sum) 巴德尔 208. 2b
- Bach**, 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 - 1750, German composer in Leipzig, famous for ecclesiastical music 巴哈 193. 4
- Bacon**, Francis / Baco de Verulam, 1561 - 1626, English philosopher and statesman who strictly separated faith and knowledge, revelation and reason 培根 191. 2
- Baden**, Markgrafschaft, Arch - Duchy in Germany 巴登 180. 2; 203. 5; 212. 4; 214. 1 * . 3. 4; 226. 2 * ; 228. 1
- Baden**, town in Switzerland, Colloquy of Baden (1526) 巴登讨论会 167. 2
- Bader**, Augustin, Anabaptist leader, executed 1530 in Stuttgart 巴德尔 165. 1
- Bahrđt**, Karl Friedrich, 1741 - 1792, German professor of theology who turned to rationalism and naturalism and popularized his views 巴尔特 193. 3
- Baius**, Michael / de Bay, 1513 - 1589, professor in Louvain, who emphasized Augustinian thought and came close to Protestant positions; some of his tenets were formally condemned in 1567; he renounced those, but his ideas led to Jansenism 巴依乌斯 178. 2a * ; 190. 1
- Baker**, Mary, (Eddy), + 1910, American woman who founded the Christian Science, a sect based on her *Science and Health* (1875) 贝克 222. 5c
- Bakunin**, Michael, 1814 - 1876, Russian revolutionary and anarchist 巴枯宁 221. 3
- Balbo**, Cesare, + 1853, Italian politician 巴尔伯 202. 2
- Balde**, Jakob, SJ, 1604 - 1668, German poet, dramatist, historiographer, named ? German Horace“ 巴尔德 179. 1
- Balmes**, Jaime, 1810 - 1848, Spanish Catholic philosopher and apologete 巴尔梅斯 204. 3; 208. 1
- Baltic States** 波罗的海地区的国度, 即 Estonia 爱沙尼亚、Latovia 拉脱维亚、Lithuania 立陶宛
- Baltimore**, Lord George Calvert, 1580 - 1632, British statesman who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and after 1621 planned to establish a Catholic colony in America, his sons Cecil and Leonard settled in Maryland (1632) which became a Catholic settlement 巴尔的摩 205. 1
- Baltimore**, Diocese of, the first diocese of the USA, established in 1789 with John Carroll as first Bishop; in 1858 the Archbishop of Baltimore was made Primate of the USA 巴尔的摩 205. 1. 2; 217. 2
- Baluze**, Stephan, (Etienne), 1630 - 1718, historian 巴卢泽 188. 2
- Banez**, Domingo, 1528 - 1604, Spanish theologian whose doctrine of a predetermination of the will influenced the Molinist Controversy 巴内斯 178. 1c, 2b
- Baptists**, a Protestant church group, that developed in the same time in the UK and in the USA in the 1630s and 1640s by separation from Puritanist and Congregationalist communities; their tenet is that only adults can accept the faith and be baptized 浸信会/浸会教会 185. 3; 209. 3; 222. 4
- Barat**, Magdalene Sophie, St. , 1779 - 1865, founder of the Dames du Sacre - Coeur in Paris in 1800, since 1806 general superior; at her death the congregation had 3500

- sisters and had schools overseas 巴拉特 207.6d
- Barclay**, Robert, 1640 - 1690, Scottish theologian whose *Apologia* (1676) systematized the theology of the "Friends" (= Quakers) 巴克利 192.3
- Barmen, Synod of**, an assembly of German Reformed pastors in 1934 which opposed Hitler's policies; the Declaration of Barmen was drafted by K. Barth. 巴门会议 231.1
- Barnabiti**, (Barnabites), a congregation founded in 1530 by St. Antonio Maria Zaccaria in Milano, dedicated to pastoral and educational work 巴尔纳伯会 172.2c
- Baronio**, Cesare, (Baronius), 1538 - 1607, Cardinal and famous church historian, author of *Annales ecclesiastici* (12 volumes, until 1198), written 1588 - 1607 巴若尼欧/巴罗尼乌斯 172.4a; 176.2.3; 178.1e
- *
- Baroque**, the style of architecture and fine arts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especially from 1550 to 1700 巴洛克
- Barriere**, Jean de la, 1544 - 1600, Cistercian abbot of Feuillans who organized a reform congregation (Feuillantes) of the Cistercians in 1580 巴瑞尔 172.3
- Barth**, Karl, 1886 - 1968, Swiss theologian, student of Harnack, whose *Roemerbrief* (1919) marked the turn to a more theocentric and eschatological way of thinking ("dialectical theology"); he was opposed to Hitler's plans; after 1935 Barth had to leave Bonn and taught in Basel; author of *Die kirchliche Dogmatik* (1932) 巴特 231.1.3
- Bartholomaeer**, (Bartolomeans), also "Priests of common life", a congregation of diocesan clergy in Bavaria, founded by Bartholomaeus Holzhauser in 1640 巴托罗麦会 172.4f
- Bartholomew, Night of**, a massacre ordered by the French king on Aug. 24th, 1572, and the following days; several thousand Huguenots (Calvinists) were killed in Paris, Orleans, Lyon and other cities 巴托罗麦夜 182.3
- Basel**, (Basle, Bale), town in Switzerland, Celtic, then Roman settlement (Basilea), see of a bishop since 740; the city belonged to the German Empire since 1006 and had many flourishing monasteries since the time of Cluny; place of an ecumenical council (1431 - 1437), which was recognized by the Pope in 1433 but moved to Ferrara in 1437; the Council of Basel became schismatic in 1438; the oldest university of Switzerland was created in Basel in 1459 by Pius II; printing presses and the arrival of humanists (Erasmus) made it a city of great influence; in 1529 Oekolampadius implemented the reformation; since 1900 one third of the population is Catholic 巴塞尔 (143 * ; 144.4; 145.4c; 148.5; 151.3d; 152.4; 155.1; 158.4); 167.2; 215.2
- Basler Mission**, Protestant Mission congregation founded in 1815 in Switzerland 巴色会 209.5
- Basseville**, French ambassador, killed in 1793 in Rome, whereupon the Directory demanded payments from the Curia 巴塞维尔 198.5
- Batiffol**, Pierre, 1861 - 1929, French priest and historian,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 catholique in Toulouse, author of *Etudes d'histoire et de theologie positive* 巴蒂福尔 220.2c

Batthyani, Joseph of, 1727 – 1799, Hungarian Cardinal, Archbishop of Gran and Primate of Hungary, who protested against the reforms of Joseph II in 1781 巴提亚尼 197.3

Baudrillart, Alfred, 1859 – 1942, French historian, Cardinal, who supported a propaganda campaign against German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博德里亚 224.1

Bauer, Bruno, 1809 – 1882, controversial 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ian, whose radical criticism of the Bible (1839 and later) aroused protest and condemnation from the churches; he developed pure atheism 鲍尔 210.1

Bauernkrieg = > Peasant War

Baukunst = > Architecture

Bäumker, Klemens, + 1924, German theologian, historian of scholasticism 鲍姆克尔 220.1

Baur, Ferdinand Christian, 1792 – 1860, German theologian, influenced by Hegel, founder of the historical – critical School of Tuebingen, author of *Lehrbuch der christlichen Dogmengeschichte*, 1847 鲍尔 210.1b

Bautain, Louis – Eugene – Marie, 1796 – 1867; French Catholic priest, theologian, opponent of scholasticism, exponent of traditionalism, who emphasized revelation and denied the ability of reason to know God; author of *La philosophie du Christianisme* (1835); some of his ideas were condemned by Pope Gregory XVI in 1834 波坦 202.1; 208.2d

Bavaria, (Bayern), region and kingdom in southern Germany, where Irish and Frankish missionary monks (Emmeram, Erhard, Corbinian, Rupert) worked since the 6th

century; in 739 Bonifatius defined the borders of the dioceses of Freising, Passau, Rengensburg, Salzburg; Benedictine and (since the 13th ct.) OFM and OP convents influenced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Louis the Bavarian opposed the Popes in Avignon, but the Bavarian rulers resolutely suppressed the reformation after 1521; the numerous monasteries created a Baroque culture after 1648 and implemented a moderate enlightenment since 1750, but most of them were suddenly secularized in 1803; only in 1821 the order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Bavaria was restored, and some monasteries were reopened; Romanticism brought renewal, inspired by J. M. Sailer; association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especiall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1987 Bavaria had 67% Catholics and 24% Protestants. 巴伐利亚 (79.2; 80.3); 180.4; 195.1; 201.2.3*; 203.2*; 207.6; 208.1; 214.3; 226.2*; 228.1

Bayern = Bavaria

Bayle, Pierre, 1647 – 1706, Calvinist, whose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1695) influenced enlightenmentism 贝尔 191.3

Bea, Augustin, 1881 – 1968, German Jesuit, Cardinal, Biblical scholar who helped to draft the encyclical *Divino afflante Spiritu* of Pius XII, he was made president of the Secretariate Christian Unity in 1960; author of *De inspiratione Sacrae Scripturae* (1930), *Der Weg zur Einheit nach dem Konzil* (1966) 贝亚 225.4

Beaton, David, Archbishop of St. Andrews (Scotland) from 1539 – 46, who opposed reformist activities 贝顿 171.5

Beaton, James, Archbishop of St. Andrews

(Scotland) from 1522 – 39, opposed to the reformers 贝顿 171.5

Beauharnais, Josephine de, the first wife of Napoleon 波哈内 199.4

Bebel, August, 1840 – 1913, German activist who founded the Social – democrat Worker’s Party together with Liebknecht in 1869 倍倍尔 221.3

Beck, Johann Tobias, 1804 – 1878, 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ian in Halle 贝克 210.2

Beethoven, Ludwig van, 1770 – 1827, composer born in Germany, who worked in Vienna and also composed religious music 贝多芬 179.5

Beijing, (Cambaluc, Peking, Hanbali), Catholic mission activities after 1294 (Monte Corvino) and again since 1600 (Matteo Ricci), Protestant and Catholic mission activities renewed after 1860 北京 (127.4); 177.4e

Beirut, (Berytos, Beyrouth), capital of Lebanon, famous for its school of jurisprudence since the 3rd ct.; under Islam rule since 635 the city was recaptured by crusaders in 1110 and 1197; from 1763 – 1918 under Osman rule; the Maronites were persecuted in 1860;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was founded in 1866 by Baptists; the Joseph’s University was founded in 1870 by French Jesuits; since 1918 Beirut was under French mandate, the city was destroyed by civil war 1975 – 1991; 贝鲁特 218.2a

Bekennende Kirche, (Confessing Church), a movement after 1934 opposed to Hitler’s “Reichskirche”, influenced by Barth, see Barmen, Synod of 认信教会 231.1

Belgium, the area of the Kingdom of Belgium (founded in 1830) belonged to the

Netherlands before; Servatius was the first bishop of Tongern in the 4th ct., but intensive missionary activities started only after the conversion of the Franks (497); monasteries, and Begine convents shaped the culture, conf. Devotio moderna, Thomas von Kempen, Ruusbroec; in 1425 the University of Louvain / Leuven was founded; in 1500 the land fell to the House of Habsburg (except the Duchy of Liege/ Luetlich); Lutherism and Calvinism spread fast and led to a split between the Calvinist north and the Catholic south in 1580; from 1713 – 1789 the country fell to Austria but was occupied by France in 1795, and fell to the Netherlands after Napoleon’s defeat; in 1830 the southern provinces formed the Kingdom of Belgium;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Belgium was founded in 1834; in 1964 more than 8400 Belgian missionaries worked abroad; in 1991 the country had 84% Catholics 比利时 184.1; 204.6; 216.5; 229.2

Bellarmin, Robert, St., 1542 – 1621, Italian Jesuit, professor in Louvain and Rome, Cardinal in 1599, th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controversial theology and classical Catholic political theory 贝拉明/拜拉明/白拉尔敏 175.3; 176.2.3; 178.1b *; 183.4; 208.1b

Belser, Johannes, 1850 – 1916, German Catholic lay theologian and expert on the New Testament 贝尔瑟 220.2a

Benedictines, Ordo Sancti Benedicti, OSB, (Benediktiner), monastic congregation founded ca. in 529 in Italy by Benedict of Nursia through his *Rule (Regula)*, hugely influential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monastic

culture and scholarship; the Carolingian reforms of Charlemagne and Louis the Pious (816, 818) were inspired by Benedict of Aniane and led over to the reforms of Cluny; the "new monks" of the period from 1050 – 1300 were Camaldolenses, Vallombrosans and, most important, Cistercians, who reformed Benedictine monasticism; from the 14th to the 16th century Coelestines, Olivetans and Silvestrines tried to combine mendicant and Benedictine elements; in the 15th ct. many monasteries had a secular tendency, but the reform congregations of Valladolid, Montecassino, and Melk developed new structures; monks of Moyennoutier and the Maurines in the 17th century emphasized academic work and inaugurated a period of prosperity, but the enlightenment suppressed many convents;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saw a slow recovery, => Guéranger, Wolter; in 2000 there were ca 9000 Benedictine monks in 21 congregations 本笃会/本尼狄克修会 (101; 115; 116; 151.1,2); 172.3; 195.1; 207.6 * ; 213.3; 219.6 *

Benedictus XIII, Pope 1724 – 1730, originally Pietro Francesco Orsini, a Dominican 本笃/本尼狄克十三世 187.1.2; 188.4; 190.5

Benedictus XIV, Pope 1740 – 1758, originally Cardinal Lambertini, Archbishop of Bologna, one of the most erudite Popes, he was wise and popular 本笃/本尼狄克十四世 177.4be; 187.1.2 * ; 188,1 – 4; 190.4; 194.2; 219.2

Benedictus XV, Pope 1914 – 1922, originally Cardinal Giacomo della Chiesa from Genoa, whose exhortations for peace proved ineffective; he organized services for

prisoners of war; in 1917 he promulgated the new Codex Iuris Canonici. 本笃/本尼狄克十五世 214.6; 216.4; 218.2a; 219.2; 224.1.2.5 * ; 225.1; 227.6; 230.1

Bengel, Johann Albrecht, 1687 – 1752, German theologian with pietist tendencies 本格尔 192.2

Beran, Jozef, 1888 – 1969, Czech Bishop, since 1942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 of Dachau, 1946 made Archbishop of Prague, who published a pastoral letter critical of the new regime in 1949, was arrested but could leave the country in 1965 when he became Cardinal 贝兰 229.4

Berg, Franz, 1753 – 1821, German priest, theologian at Wuerzburg who was influenced by new ideas and opposed Catholicism 贝格 195.1

Berggrav, Eivind, 1884 – 1959, Norwegian theologian, author of 30 books, bishop of Oslo and leader of the fight against the Nazis, arrested from 1942 – 45 贝格拉夫 231.1

Bergisches Buch, a Protestant "Book of Concord" worked out in Bergen (near Magdeburg) in 1577; see Andreae 贝尔根之书 185.1

Bergson, Henri, 1859 – 1941, French Jewish – Christian philosopher, who presented a philosophy of life (*elan vital*) and was open to the supernatural, author of *L' Evolution creatrice*, 1907, and *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 贝格森 221.2

Berlin, city in eastern Germany, founded in 1230, later seat of the ruler of Brandenburg – Prussia, since 1871 capital of Germany; in 1992 Berlin had 31% Protestants, 10% Catholics, 5% Muslims; 柏林 192.2; 226.

1.3 (nuntiatione)

Bern, capital of Switzerland since 1848 伯尔尼
167.2; 212.4; 215.2

Bernadotte, French marshal who governed a
part of the Papal States in 1805 贝尔纳多特
199.4

Bernetti, secretary of state under Gregory XIV
(1831 - 1846) 贝尔内提 202.2

Bernard, Count of Weimar who led Swedish
troops in the Thirty Years War 贝尔纳德
181.3

Bernard III, Margrave of Baden, who accepted
Protestantism in 1534 贝尔纳德 180.2

Bernier - Louvigny, Jean de, 1602 - 1659,
French finance official at court, lay writer of
ascetic literature 贝尼耶 178.4

Bernini, Lorenzo, 1598 - 1680, Italian
architect, artist 贝尔尼尼 179.2.3

Berthier, French general, who invaded Rome
in 1798 and proclaimed a republic there 贝
尔提耶 198.5

Berulle, Pierre, 1575 - 1629, French priest,
outstanding theologian; founder of the
French Oratory in 1611, he became Cardinal
in 1627 贝律尔/贝汝勒 172.4a. d. f; 178.
4

Beuron, monastery in Germany founded in
1863, it became the heart of a renewal
movement and of a school of painting 贝润
219.3.6

Beyschlag, Willibald, 1823 - 1900, 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ian, critical of liberalism,
supporter of Old Catholics, who founded the
“Evangelischer Bund” in 1886 to fight
Catholicism 拜施拉格 222.1.2

Beza, Theodore de, 1519 - 1605, born of
French nobility, he became a reformer,
scholar, the closest co - worker of Calvin

and his successor in Geneva, director of the
theological academy there; took part in the
Colloquy of Poissy, 1561 贝扎/伯撒 168.3;
182.2.3; 185.3

Bible, (Biblia, Bibel, Holy Bible), the most
important book of Christianity, edited in
multilingual versions by Ximenes
(*Complutensia*, 1514 - 1517) and others;
the Latin Bible (*Vulgate*) was first printed
by Gutenberg in 1452; the first German
printed version of 1466 was based on a
translation made ca 1350 - 1380, revised by
G. Zainer and printed in 1475; Anabaptists
(Haetzer and Denck) cooperated with
Jewish translators and edited a the books of
the Prophets in 1527 (Worms); an edition
in Low German was published in Cologne in
1478; Luther translated the New Testament
in 1521 - 22 based on the Greek text of
Erasmus, and the Old Testament 1523 - 34
(with the help of Melanchthon and others);
Dieterberger's German Bible version changed
some passages of Luther's translation and was
published in Mainz 1534 (it became the
popular Catholic German version, revised
1630 and 1662); English Bible translations
are those of Wycliffe (*Lollard Bible*, based
on the *Vulgate*, ca 1380), Tyndale (NT,
1526, revised 1534), Coverdale (1535),
Whittingham, Gilby (published in Geneva
1560), the Catholic *Douai - Bible* (NT;
1582, OT: 1610), *King James Version* (the
unified Anglican translation, 1611, later
revised repeatedly, *English Revised Version*
1881); Lefevre d'Étaples translated the
Vulgate into French (1530), P. R.
Olivetanus published the *Geneva - Bible* based
on original texts (1535) which became the

- standard Protestant translation 《圣经》的翻译 (145.5; 153.2; 155.3); 178.1a; 208.1a; 213.2; 220.2a
- Bible institute, Roman**, Catholic institute for Biblical studies, founded in 1909 and plac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Jesuits 罗马圣经学研究所 213.3; 220.2a
- Bible societies**, Protestant groups who promoted the reading of the Bible since the 18th century, especially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founded 1804 in London with branches in Basle (1804), Stuttgart (1812) and New York (1816) 圣经协会 209.5
- Bible students association**, see Witnesses of Jehova 圣经研究会 222.5d
- Biel, Gabriel**, 1420 – 1495, German theologian, famous professor in Tuebingen, “doctor catholicus”, exponent of Occamism who influenced M. Luther’s thought 比尔 (145.4a*; 151.3a); 159.1.2
- Billot, Louis**, 1846 – 1931, French Jesuit, dogmatic theologian, Cardinal in 1911; exponent of Thomism 比优 220.2b
- Billuart, Charles Rene**, OP, 1685 – 1757, French dogmatic theologian 比卢阿尔 188.1
- Binterim, Anton Joseph**, 1779 – 1855, German priest and theologian, the main opponent of Hermesianism 宾特林 208.2a
- Bishop, election**, a crucial proces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church 主教的选择 201.4.5; 226.2; 228.1
- Bishop, Bishops’ conferences**, Bishops conferences of one nation – state substituted the traditional conferences of ecclesiastical provinces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first country to hold periodical conferences was Belgium (since 1830); the CIC of 1917 demanded that a conference should be held once in 5 years,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granted formal rights to Bishops’ conferences. 主教团 203.6; 207.1; 214.1
- Bismarck, Otto**, Fuerst von, 1815 – 1898, Chancellor of Prussia 1862 – 90 and of the newly founded German Empire 1871 – 90, who issued a series of rigid anti – Catholic laws in 1871 and 1872 which led to the “Kulturkampf” (1871 until ca. 1887) 俾斯麦 213.1; 214.2.4
- Blandrata, Giorgio**, (= Biandrata), 1516 – 1588, Italian unitarianist, since 1563 physician of John Sigismund in Siebenbuergen, (in modern Rumania) 布兰德德拉塔 169.3; 185.4
- Blarer, Ambrosius**, 1492 – 1564, reformer in Wuerttemberg after 1534 布拉瑞尔 165.2
- Blarer, Gerwig**, 1495 – 1567, Abbot of Weingarten 1520 – 1567, advisor of the Emperor 布拉瑞尔 165.2
- Blarer, Jacob Christoph Blarer von Wartensee**, 1542 – 1608, Bishop of Basel 1575 – 1608, support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布拉瑞尔 180.4
- Blasien, St.**, Benedictine monastery in the Schwarzwald (Germany), where Martin Gerbert promoted studies in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布拉西恩隐修院 188.2
- Blau, Felix Anton**, 1754 – 1798, enlightenment philosopher and theologian in Mainz, he tried to develop a “moral religion” 布劳 195.1
- Blavatsky, Helena Petrovna**, 1831 – 1891, Russian theosophist who founded (with others) the Theosophist Society in New York in 1875 布拉瓦茨基 222.5c
- Blois, Louis de**, (Blosius), 1506 – 1566,

- Benedictine ascetic writer 布罗瓦 178.4
- Blum**, Peter Joseph, 1808 – 1884; Bishop of Limburg 1842 – 1884, who worked out an agreement with the government of Nassau in 1861 布鲁姆 214.1a
- Bluntschli**, Johann Kaspar, German lawyer, co – founder of the Protestantenverein (1863) 布伦施里 222.1
- Bockelson**, Jan, tailor from Leiden, Anabaptist leader in Muenster in 1534 波克尔孙 165.1
- Bodenschwingh**, Friedrich von, 1831 – 1910, German pastor who set up many social institutions 波德尔施文格 222.2
- Bodenschwingh**, Friedrich von, 1877 – 1946, German Lutheran Bishop, who was elected “Reichsbischof“ in 1933; author of studies on the New Testament 波德尔施文格 231.1
- Bodenstein**, Andreas, see: Karlstadt
- Boehme**, Jakob, 1575 – 1624, German theosophist propagating a vigorous dualism, his attacks on the “dead faith” of contemporaries aroused opposition; he influenced von Baader 伯梅/伯麦 179.1; 185.2; 208.2b
- Bohemia**, region in the west of modern Czechia; the first Christian ruler was Borivoj (died ca in 894), his grandson was St. Vaclav (= Wenzel); Cistercian and Premonstratensian monasteries were important, and Prague became the see of an Archbishop in 1344; in 1348 the University of Prague was founded; Jan Hus (died at the stake in 1415) and his reforms led to the Hussite Wars; the House of Habsburg ruled the region from 1526 to 1918 but could not stop the spread of Lutherism (Confessio Bohemica of 1575); after 1620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was enforced, but Joseph II issued laws of tolerance; since the Catholic Church had political functions and was identified as enemy of liberalism and Czech nationalism, many left the Church, although in 1846 96% were Catholics; in 1991 there were 39% Catholics and 2% Evangelicals (Bohemian Brothers) 波希米亚 180.3; 181.1; 227.3*
- Bohemian Brothers**, Boehmische Brueder, a group of believers who separated from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in 1722 moved to Herrnhut; = > Zinzendorf; 波希米亚弟兄 (148.6); 180.3; 184.3; 192.4
- Boleyn**, Anne, lover of Henry VIII; the King tried to annul his former marriage because of her after 1527; her daughter Elizabeth I (1558 – 1603) suppressed the Catholic reforms of her half – sister Mary Stuart 博林 171.1.2; 183.2
- Bolivar**, Simon, 1783 – 1830, Venezuelan politician, leader of the independence war against Spain 玻利瓦尔 205.3
- Boll**, Bernhard, 1756 – 1836, Bishop of Freiburg (Germany) 1827 – 36 波尔 201.5
- Bollandus**, Johann (Jean), SJ, 1596 – 1665, Belgian Jesuit who started to edit a huge hagiographical collection, the *Acta Sanctorum*, (since 1643); his co – workers were called “Bollandists”; see Henschen, Papebroch 博兰德 178.1e; 188.2
- Bologna, Synod of**, a synod held in 1547 博洛尼亚 174.4
- Bolsec**, Hieronymus, a former monk from Paris who opposed Calvin’s theory of predestination and was therefore expelled from Geneva in 1551 波尔塞克 168.3
- Bolshevism** / Bolsheviki, the main group of communists in Sowjet – Russia, in 1903 they

- separated from the Mensheviki 布尔什维克派 224.2; 228.2; 229.3; 232.2 *
- Bombay**, Mombay, the Portuguese occupied the city in 1534; since 1853 many Swiss and German Jesuits worked here; German Jesuits founded the St. Xavier - College in 1869 孟买 218.2c
- Bonald**, Louis de, 1754 - 1840, French Catholic politician and author, exponent of traditionalism 波纳德 204.2; 208.2c
- Bonaparte**, Jerome, a brother of Napoleon, whose marriage with the Protestant Miss Patterson could not be annulled in 1805 波纳帕特 199.3
- Bonaparte**, Joseph, the elder brother of Napoleon, proclaimed King of Naples in 1805 波纳帕特 198.5; 199.4; 204.3
- Bonhomini**, (= Bonomini), Giovanni Francesco, 1536 - 1587, papal nuncio in Switzerland 1579 - 1581 本霍米尼 180.4
- Bonifatiusverein**, German Catholic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in 1849 in order to care for the German Catholic emigrants 博尼法修斯协会 207.5; 215.1
- Bonn**, Roman settlement, important Christian center since 800; the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in 1786, many professors were influenced by enlightenment ideas and episcopalianism 波恩(大学) 195.1; 212.4
- Book of Common Prayer**, important prayer book which reformed the liturgy of the Anglican Church, edited in 1549, revised in 1552, 1662; a new revision was discussed in 1927/28 but denied 《公祷文》 171.4; 222.3
- Booth**, William, 1829 - 1910, English preacher who together with his wife Catherine (1829 - 1890) founded the Salvation Army since 1865 (the name "S. A" was adopted in 1878), emphasizing social services to the poor 卜威廉/布思 222.5b
- Borromeo**, Carlo, St., 1539 - 1584, made cardinal and Archbishop of Milan by his uncle Pius IV, one of the most ardent and successful reformers at the Roman curia and in Northern Italy, encouraged pastoral and charity work, founded the Oblati in 1578; propagated self - flagellation 波若梅欧 172.4a; 174.7 * ; 175,1; 178.4; 180.4
- Borromeo - Encyclica**, a papal encyclical of 1910 which criticized Protestantism in Germany 波若梅欧通谕 214.6
- Borromeo - Sisters**, congregation founded in 1652 in Nancy 波若梅欧修女会 172.4d
- Borromaeusverein**, German society founded in 1844 with the aim of propagating good literature and establishing popular libraries 波若梅欧协会 207.5
- Borromini**, Francesco, 1599 - 1667, Italian artist, main representative of Baroque architecture 博若米尼 179.3
- Bosco**, Don, Giovanni, St., 1815 - 1888, Italian priest and famous educator of youth, founder of the Salesians (= Society of St. Francis of Sales, SDB), in Turino in 1859; in 1872 he founded the Daughters of Mary, Help of Christians (FMA, Don Bosco Sisters) 鲍斯高 219.6a
- Bosio**, Antonio, 1575 - 1629, scholar dedicated to the study of Roman catacombs, one of the first experts in the field of Christian archeology 波西欧 178.1e
- Bosnia**, area on the Balkans 波斯尼亚 223.1
- Bossuet**, Jacques Benigne, 1627 - 1704, Bishop of Meaux, important historian,

- scholar, church politician, supporter of Church union, author of *Histoire des variations des eglises protestantes*, 1688; he opposed quietism in 1697 波舒哀 187. 4; 188. 1 *; 189. 1. 3; 190. 6; 208. 1b
- Bothwell**, Count, who married Maria Stuart in 1567 but was involved in the intrigues concerning her first husband Darnley 波斯维尔 183. 6
- Bouquet**, Martin, 1685 - 1754, French historian, Benedictine of the Maurine Congregation 布开 188. 2
- Bourbon**, royal dynasty in France and Spain from the 16th to the 19th century 波旁
- Bourbon**, Anton de, ca 1550, supporter of Calvin 波旁 182. 1
- Bourbon**, Henri de, Calvinist, married to Margarete of Valois in 1572 波旁 182. 3
- Bourdaloue**, Louis, SJ, 1632 - 1704, French theologian, "the preacher of the King" 布尔达路 188. 1d; 189. 1
- Bourne**, Francis, Archbishop of Westminster 1903 - 1935 and leader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England 布尔恩 216. 4
- Bramante**, Italian artist, 1444 - 1514, made a plan to rebuild St. Peter's Church in Rome (construction started in 1506) 布拉曼特 (154. 1); 179. 2
- Brandenburg**, German duchy 勃兰登堡 165. 2
- Brandenburg - Kulmbach**, German duchy 勃兰登堡 - 库尔姆巴赫 163. 3
- Brasilia / Brazil**, country in Latin - America, originally colony of Portugal, mission activities since 1516; since 1822 independence from Portugal; in 1994 the population was 157 million, among them 80% Catholics and 15% Protestants; the Catholic Church supports 14 universities, 562 hospitals, and 125 diocesan seminaries 巴西 177. 2; 205. 3; 217. 4
- Braunsberg**, city in Germany 布劳恩斯贝格 184. 3; 212. 4
- Braunschweig**, Brunswick; Braunschweig - Lueneburg, Braunschweig - Wolfenbuettel, region and duchy in Germany 布劳恩施维格 163. 3; 165. 5
- Brebeuf**, Jean de, St. , 1593 - 1649, French Jesuit missionary and martyr, founder of the Huron - mission in Canada, who translated the catechism into Huron language and wrote a dictionary and Grammar of Huron language 布瑞贝夫 177. 2
- Brendel**, Daniel, 1522 - 1582; Archbishop of Mainz, exponent of the Catholic counter - reformation, 1574 布任德尔 180. 4
- Brenz**, Johann, 1499 - 1570; reformer in Wuerttemberg, Stiftspropst of Stuttgart in 1553 布任茨 165. 2
- Breslau / Wroclaw**, town and diocese in Silesia with a high percentage of German population, today in Poland 布瑞斯劳/若斯劳 201. 4; 209. 1; 212. 4; 226. 2; 229. 1. 3
- Brest**, Union of, an agreement that many of the inhabitants of areas in Eastern Poland (Ruthenians) unite with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in 1595; the union was abolished in 1946 布瑞斯特协议 186. 2. 3; 232. 4
- Breviarium / Breviary / Brevier**, the official prayer book of Catholic clergymen 日课 174. 9; 175. 1; 219. 2
- Briand**, Aristide, 1862 - 1932, French prime minister (altogether 11 times) who pursued an anti - clerical policy 布里安德 216. 3
- Briesmann**, Johannes, Franciscan priest who accepted Protestantism and propagated it in Prussia in the 1530 布里斯曼 163. 1

- Britto**, Joao de, SJ, St., 1647 - 1693, Portuguese Jesuit, since 1673 missionary in India who followed Nobili's accommodation method, revered as "Pandaram" due to his ascetic life, but he came in conflict with some people from the higher castes and was martyred. 布瑞托 177.4b
- Broad Church Party**, English theological and ecclesial faction since the 1830s who propagated a more rationalistic and liberal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ity, similar to the Latitudinarians of the 17th century; = > Latitudinarianism 宽广教会派 209.2
- Brother societies**, (Bruederschaften), sodalities, pious congregations of lay Catholics, very popular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弟兄会 178.4
- Brothers of Charity**, congregation dedicated to medical services, founded ca. 1540 by Juan de Dios in Granada 仁爱会 172.2d
- Brothers of Christian Schools** = Freres des ecoles Chretiennes
- Brothers of Moravia** = Moravian Brothers
- Brück**, Heinrich, 1831 - 1903, German Catholic theologian, since 1899 Bishop of Mainz, author of a *Lehr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1874 布吕克 220.2c
- Bruckner**, Anton, 1824 - 1896, Austrian composer of ecclesiastical and secular music 布鲁克纳 219.3
- Brunner**, Emil, 1889 - 1966, Swiss Calvinist theologian, author *Die Theologie der Krisis* (1929) and many other books, important exponent of "Dialectical Theology" 布伦纳/卜仁纳 231.3
- Bruno**, Giordano, 1548 - 1600, Italian Dominican who later propagated pantheism and denied central tenets of the Christian faith, he was detained, sentenced as heretic and burned in 1600 布鲁诺 (135.3e; 145.4c); 176.2; 178.3 *
- Bucer**, Martin, 1491 - 1551, German Dominican who met Luther in 1518, he was active reformer in Strasbourg; he elaborated the *Confessio Tetrapolitana* (1530), sought agreement with Luther and Melancthon (*Wittenberger Konkordie*, 1536), he took part in the disputation on religion of 1540; forced to emigrate in 1549 he died in Cambridge 布塞尔 164.1; 165.3.5; 169.1; 171.4
- Büchner**, Ludwig, 1824 - 1899, German philosopher, popularizer of a simplified materialism and Darwinism 毕希纳 221.2
- Bugenhagen**, Johannes ("Pomeranus"), 1485 - 1558, German reformer, since 1521 in Wittenberg, he established the new church order in Pomerania in 1534; he instituted church structures for Denmark, Holstein and other cities and areas; author of many exegetical writings 布根哈根 165.2; 170.1
- Bulgaria**, state in Eastern Europe; the Bulgar Turks occupied the area ca in 600 and founded a big kingdom (681 - 1014), Khan Boris (852 - 889) accepted baptism but tried to establish a Bulgarian church independent of Rome and Byzana; after 1393 (Turkish invasion) the Bulgarian Church was subjected to Byzanz, and the Slavic rite was substituted by the Greek rite; in 1993 out of 8.7 million Bulgarians 90% belonged to the Orthodox Church; 保加利亚 223.1; 231.1
- Bullinger**, Heinrich, 1504 - 1575, Swiss reformer, successor of Zwingli in the reform of the church of Zuerich, accepted Calvin's

- doctrine on the Last Supper (Consensus Tigurinus, 1549) and drafted the Confessio Helvetica (1562); his 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 (1566) became the basis of many reformed churches in Europe; author of many exegetical and homiletic works 布林格尔/布林尔 167.3
- Bultmann**, Rudolf, 1884 - 1976, German Lutheran theologian; professor in Marburg after 1921, he was influenced by Heidegger's philosophy, author of *Jesus Christus und die Mythologie* (1958), his theory of the demythologization / Entmythologisierung of the New Testament is controversial 布尔特曼 231.3
- Bunsen**, Christian Carl Josias von, 1791 - 1860, German scholar and politician, who was Prussian representative in Rome in 1934; he plann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vangelical Church of the German Empire 布恩森 203.3; 209.1
- Buonaiuti**, Ernesto, 1881 - 1946, Italian priest, exponent of modernism and spiritualism, who was excommunicated in 1921, author of *La Chiesa Romana*, 1933 博纳尤蒂 220.3
- Burg**, Joseph Vitus, 1768 - 1833, German Franciscan, Bishop of Mainz in 1829 布格 201.5
- Bus**, Cesare de, founder of the "Peres de la doctrine chretienne" in Avignon in 1592 毕斯 172.4b
- Busenbaum**, Hermann, SJ, 1600 - 1668, German moral theologian, famous for the *Medulla theologiae moralis* (more than 200 editions before 1776), supporter of the theory of probabilism; he was attacked because of certain ambiguous expressions ("the aim justifies the means") 布森包姆 188.1b
- Buss**, Franz Joseph Ritter von, 1803 - 1878, German professor and politician, supporter of Catholicism 布斯 203.5
- Buzomi**, Jesuit missionary in Cochinchina since 1615 布索米 177.4c
- Cabral**, Pedro Alvarez, 1468 - 1520, Portuguese navigator who arrived at Brazil in 1500 卡布拉尔 177.1
- Caecilia - association**, (Caecilienverein), the "Allgemeiner Caecilienverei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ecclesiastical music was founded in Bavaria in 1868 歌唱会 219.3
- Cahensly**, Peter Paul, 1838 - 1923, German merchant from Limburg, who founded an association (St. Raphael - Verein, 1871) in order to protect immigrants from Europe; in 1890 he demanded German pastoral care for the USA 卡亨斯里 217.3
- Cajetan** = Thomas de Vio of Gaeta
- Cajetan de Tiene**, (= Gaetano da Tiene), St., 1480 - 1547, Italian priest, co-founder (with Carafa) of the regular clerical association of the Theatines (founded in 1524 on the basis of the Oratorium of Divine Love) 卡耶但 172.2a
- Calasanza**, Jose / Joseph de, St., 1557 - 1648, Spanish priest, since 1592 in Rome, he started to teach and founded the Piarists (Fathers of Religious Schools) in Rome (after 1597); in 1637 the Piarists had 362 members in 27 communities. 卡拉桑撒 172.4b
- Calderon de la Barca**, 1600 - 1681, Spanish officer, ordained priest in 1651, since 1628 poet at the court; author of *El gran teatro del*

- mundo* and 74 “autos sacramentales” (spiritual plays) 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 179. 1
- Calixt**, Georg, 1586 – 1656, Protestant professor of theology in Helmstedt, emphasized the “consensus of the first five centuries” (consensus antiquitatis) as the uniting element of Christian theology, which aroused attacks; see Synkretistischer Streit 卡利斯特 185. 2; 187. 4
- Calmet**, Augustine, OSB, 1672 – 1757, French scholar, the most important Catholic exegete of the 18th century; he had contacts to many scholars (Voltaire) 卡尔梅 188. 1
- Calvin**, Jean Cauvin, 1509 – 1564, the third main reformer after Luther and Zwingli, born in France he studied in Paris, Orleans and Bourges, published his main work (*Institutio*) in Basel in 1536, was expelled from Geneva in 1538 but recalled in 1541 and established his type of presbyterian – democratic church in the town, strictly suppressing sinners and adherents of other faiths 加尔文/喀尔文 168 * ; 169. 3; 170. 4; 171. 4; 173. 3; 174. 1; 178. 6; 180. 2; 181. 4; 182. 1; 183. 4. 6; 184. 1 – 3; 186. 1; 231. 3
- Camillians**, (Ordo Ministrantium Infirmis), Ministers of the Sick, Catholic order of regular clerics founded by St. Camillo de Lellis in 1584 in Rome 灵医会/加米略会 172. 4. b
- Camillo de Lellis**, St., 1550 – 1614, Italian worker, conversion at the age of 25, he served at hospitals in Rome and became priest (1584), together with friends he founded the Camillians in Rome (1584), an order dedicated to the service of the sick; Camillo had mystical encounters with Christ 加米略 172. 4b
- Campanella**, Thomas / Tommaso, 1568 – 1639, Italian Dominican, as typical philosopher of the Renaissance he mixed philosophy, theosophy, astrology, medicine and cabbala, author of *Civitas Solis* 坎帕内拉 177. 2
- Campeggio**, Lorenzo, (Campeggi), 1474 – 1539, Cardinal, papal legate in England 1528 – 29, he participated in the Diets of Augsburg and Regensburg (1530, 1532) 坎佩基欧 162. 3; 164. 1; 171. 1; 178. 5
- Campion**, Edmund, SJ, Bl., 1540 – 1581, British scholar who swore the oath of supremacy in 1564 and became Anglican deacon but found the way to Catholicism through patristic studies; in 1573 he went to Rome, taught in Prague from 1574 – 80, returned to London and was executed in 1581 for his *Decem rationes* which defended Catholicism. 坎皮翁 183. 3
- Canada**, an area where many early settlers were Catholics 加拿大 177. 2; 205. 1; 217. 1; 218. 2k
- Canisius**, Petrus, St., 1521 – 1597, doctor ecclesiae; the first German Jesuit (born in Nijmegen, Holland), he studied in Cologne, entered the Jesuits in 1543 and worked for the reform of the German church as teacher, preacher, papal legate and advisor of Emperor Ferdinand I; author of *Summa doctrinae christianae* (1555, later known as *Catechismus maior*), his *Catechismus minor* (1558) saw more than 200 editions 卡尼修斯/加尼削 173. 2 * ; 174. 3; 178. 1b. 4; 180. 1. 4, 225. 1
- Cano** / Canus, Melchior, OP, 1506 – 1560,

Spanish Dominican, theologian at the Salamanca, student of Vitoria, advisor at the Council of Trent; his work *Loci theologici* (printed in 1563) wa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methodology of modern theology (more than 30 editions); he was th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the School of Salamanca 卡诺 174.3; 178.1c

Canon Law = codex iuris canonici

canonici regulares, regular canons, clerics with a rule for common life, revived in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ies 有会规的圣职团 (112.1; 117 * ; 151.1,2); 172.4b

canonicus, (Kanoniker, canon), a clergyman who belonged to a cathedral chapter or collegiate church. Those who observed a written rule (usually the Rule of St. Augustine) were called regular canons (canonici regulares); those who held personal property and lived in their own houses were called secular canons (canonici saeculares) 圣职团员

Canova, Antonio, 1757 - 1822, Italian sculptor, main representative of Italian classicism 卡诺瓦 207.4

Capito, Wolfgang (Koepfel), 1478 - 1541, German humanist and (since 1523) reformer with Bucer in Strasbourg 卡皮托 164.1

Capuchians, order of the Franciscan family, founded by Matteo di Bascio and Luigi di Fossombrone in the years after 1525, they became an independent order in 1619 and had then already 14800 brothers in 1000 monasteries; the climax of their history was from 1621 - 1761, when they had more than 30000 members and worked in 300 mission areas; from 1780 to 1830 the order was

totally suppressed in Austria, France, Belgium, Germany, Spain and other countries, but in 1908 they had ca 10000 members in 731 communities again, 1994 11000 brothers; 嘉布遣会 172.2b

Caracciolo, Francesco, St., 1563 - 1608, Italian priest, co - founder of the "Regulated minor clerics" in 1588 in Naples; he emphasized pastoral care for the poor and prisoners 卡拉久罗 172.4b

Carafa, Giovanni Pietro = Paulus IV

Carafa, Carlo, 1519 - 1561; Italian, a relative of Paul IV, made cardinal in 1555, he abused his powers and was executed in 1561 卡罗罗·卡拉法 174.6.7

Caravaggio, Michelangelo da, 1573 - 1610, Italian painter whose realism shocked some of his his maecens 卡拉瓦乔 179.4

Carbonari, "Coalminers", an anti - clerical and anti - aristocratic movement (similar to the Freemasons) in Italy in the 19th century; they wanted to unify Italy and establish a republican government; since they were also active in the Papal States they were suppressed by some Popes 煤炭党 199.6; 202.1

Cardinal - congregations, committees at the Roman Curia, in the 16th century they became a perpetual institution, the first of them founded in 1542 (the Sanctum Officium, Holy Office, in charge of dogmatic matters); 15 such congregations were reorganized in 1588 枢机委员会 175.3; 180.4

Caritas, name of charity organizations, especially the German Caritas (since 1897) and the Caritas Internationalis (since 1934, after 1951 in Rome) 慈善组织/明爱会

219.5b

Carlo = Karl

Carlo Alberto, Charles Albert, King of Piedmont – Sardinia who declared war on Austria in 1848 but did not find the support of Pius IX and was defeated by the Austrians; in 1849 he resigned and his son Victor Emanuel became king 卡尔·阿尔伯特/查理·阿尔伯特 202.3

Carlos, Don, Brother of King Fernando of Spain, proclaimed king, which triggered a war (1834 – 1840) 卡洛斯 204.3

Carmelitae, (Ordo Fratrum B. Mariae Virginis de Monte Carmelo), Carmelites, monastic congregation started by Berthold in 1156 in Palestine; papal recognition in 1216; reformed by St. Teresa of Avila and St. John of the Cross 加尔默罗会, 圣衣会 (130.2; 151.1); 172.3

Carnesecchi, Pietro, 1508 – 1567, secretary of Clement VII, influenced by Melancthon and Calvin's writings, he was later accused as heretic, absolved twice (1546 and 1561), but finally burned in Rome 卡内塞基 174.1

Caroll, / Carroll, John, 1735 – 1815, American Jesuit, who was recommended by B. Franklin in 1784 and appointed Apostolic Visitor of the USA; he became the first bishop of the new established diocese of Baltimore in 1789; convoked the first national synod in 1791 and supervised the growth of the hierarchy in the USA 卡若尔 205.1

Caroline Islands, islands in the Atlantic; Leo XIII decided the conflict between Germany and Spain in 1885 concerning sovereignty rights 加罗林群岛 213.1; 214.4

Carolo = Karl

Carranza, Venustiano, 1859 – 1920, President of Mexico 1915 – 1920, who persecuted the Catholic Church 卡兰萨 217.4

Carroll = Caroll

Carthago, Archbishop of 迦太基 218.2b

Cartusii, (Carthusian Order), founded in 1084 by St. Bruno in Chartreuse; inspired the Trappists 加都西会 (116.1 *; 151.1); 188.3

Cartwright, Thomas, 1535 – 1603, Puritan pastor, student of Beza, opponent of the episcopalian system, who suppor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Presbyterian communities in England 卡特赖特 185.3

Casas, Bartholome de las, OP, 1484 – 1566, Spanish settler in the West – Indies in 1502, priest in 1507, in 1511 he joined the conquista of Cuba, in 1516 he was appointed "protector de indios", and author of *De unico vocationis modo* (mission only with peaceful means); since 1537 missionary with the Maya people in Guatemala, Bishop of Chiapa (Mexico) 1543 – 51; after 1514 he forcefully defended the rights of the native Indians 卡萨斯 177.2

Cassander, Georg, 1513 – 1566, German humanist and Catholic theologian who proposed church union in his *Consultatio de articulis religionis* (1564); involved in union disputes 卡桑德尔 180.1; 184.5

casuistry / Kasuistik 决疑法、决疑论、诡辩学 178.1d

Catechismus Romanus, the Roman Catechism, a compendium of doctrine and moral teaching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first published in Rome in 1566 (a fruit of the

- Council of Trent), which was translated into 19 languages, the Latin version underwent ca 550 editions and is an important ecclesiastical document 罗马教理 175. 1
- Catharina II**, 1729 – 1796, Empress of Russia 1762 – 1796, Protestant princess of Anhalt – Zerbst, who admired Voltaire and controlled the Russian Church; after the partition of Poland, 1772 ff she suppressed the Catholics in the respective areas 叶卡捷琳娜二世 187. 5
- Catharina**, de Aragon, 1485 – 1536, daughter of Ferdinand the Catholic, married to King Arthur of England, then in 1509 to Henry VIII, who wanted to divorce her after 1527; mother of Mary the Catholic 凯瑟琳 171. 1. 2
- Catharina de Medici**, 1519 – 1589, mother of the young French King Charles IX (1560 – 74) who ruled the country 1560 – 63 and was influential until 1574; her fear of the Huguenots influenced the massacre of 1572 加大里纳/卡特林 182. 2. 3
- Catharinus**, Ambrosius Politus, 1484 – 1553, Dominican theologian, advisor at the Council of Trent 卡塔瑞努斯 174. 3; 178. 1b
- Catherine** = Katharina = Catharina
- Catholic** = > Katholik, Katholisch
- Catholic Action**, a special type of Catholic lay organizations, supported by the popes Leo XIII and Pius X, especially under Pius XI (1922 – 1939) who tried to restrict the influence of Fascism on youth organisations and recommended the Catholic Action divided into four branches (men, women, young men and girls); many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Latin America) imitated the example of Italy; the aim of the movement is to bring Christ's spirit into society 公教进行会 219. 5d; 225. 1; 226. 1; 227. 1
- Catholic Apostolic Church**, Irvingians, founded by Irving in 1830 in London; the church had chiliastic features and sent out the twelve “apostles”, emphasizing the office of the apostles 大公使徒教会 209. 4a
- Catholica Unio**, a foundation for the support of united and orthodox Christians in the East, founded by August von Galen OSB in 1924 公教合一会 232. 1
- Caulet**, Francois Etienne, 1610 – 1680, Bishop of Pamiers (France) since 1644, reformer in the spirit of Borromeo; he refused to accept the “regalia” of Louis XIV after 1673 考雷 189. 3
- Cavour**, Camillo, 1810 – 1861, Italian count, prime minister of Sardinia from 1852 – 1861 whose liberal policies implied the curtailing of the right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Italy 加富尔 211. 1
- Ceillier**, Remigius, OSB, 1688 – 1761, French historian, author of *Histoire generale* 塞里耶 188. 2
- Ceylon**, Sri Lanka, mission area, wher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nounced tolerance of Catholicism in 1806 斯里兰卡 206. 2a
- Chalmers**, Thomas, 1780 – 1847, Scottish scientist, theologian, Presbyterian priest; he advocated the freedo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Britain; in 1843 he left the Church of Scotland and organized the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in order to avoid the control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查尔默斯 209. 1. 5
- Chaminade**, Guillaume – Joseph, 1761 – 1850, French priest, who founded the Marianists in 1817 沙米纳德
- Chantal**, Jeanne – Francesca Fremyot, St. ,

- Baronesse of Chantal, 1572 – 1641, mother of several children, then widow, after 1604 in contact with St. Francis of Sales, founded the Salesian Sisters at Annecy in 1610 尚塔尔 172.4c
- Chantepie de la Saussaye**, Pierre Daniel, 1848 – 1920, Dutch Reformed theologian, scholar of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and comparative religion, author of *Lehrbuch der Religionsgeschichte*, 1887 尚特皮 222.7
- Chardon**, Louis, OP, 1595 – 1651, French mystic theologian 沙尔顿 178.4
- Charles** = Karl, Carlo, Carlos
- Charles I**, King of England 1625 – 1649 查理一世 183.4; 185.3
- Charles II**, King of England 1660 – 1685; tried to restore the episcopalian system in 1662, which led to the suppression of Puritans 查理二世 183.5; 185.3
- Charles III**, Duke of Savoy in 1526 查理三世 168.1
- Chateaubriand**, Francois Rene de, 1768 – 1848, French pro-Christian writer, author of the famous *Genie du Christianisme* (1802, called the “Bible of French Romanticism”), which displays the moral, poetic, civilising and social contributions of Catholicism 沙托布里昂 204.2
- Chatel**, Ferdinand – Francois, +1857, French priest, who founded the Eglise catholique francaise, a national sect, in 1831 in Paris 沙特尔 208.3
- Checa**, Archbishop of Quito, poisoned in 1877 杰卡 217.4
- Chemnitz**, Martin, 1522 – 1586, German theologian who tried to build foundations for Lutheranism in a scholastic form, since 1553 professor in Wittenberg, main author of the Konkordienformel (1577), he also wrote about the documents of the Tridentinum 开姆尼茨 185.1
- Chenu**, Marie – Dominique, OP, 1895 – 1990, French theologian, professor, founder of a study center for medieval studies in Ottawa (1930 together with Gilson), theologian at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舍尼
- Cherbury** = Herbert of Cherbury
- Chieregati**, Francesco, 1478 – 1539, papal legate at the Diet of Nuremberg, 1522 杰瑞格提 162.2
- Chile**, country in Latin – America 智利 217.4
- Chiliasmus**, the hope for a messianic reign of 1000 years (according to Rev 20:1 – 15) which should bring the eschatological climax of creation and history 千年主义 209.4
- China**, one of the main mission countries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中国 177.4e; 206.2b; 218.2f; 228.2; 230.2e
- Chlysty**, (= Flagellants), a Russian ecstatic sect since ca 1650 克里斯蒂 187.5
- Choiseul**, Etienne – Francois, 1719 – 1785, French statesman, legate in Rome in 1754, minister in 1758 克伊塞 194.3
- Chorus**, choir singing 合唱, 圣歌 207.3
- Christian II**, 1481 – 1559, King of Sweden 1513 – 20, King of Denmark and Norway 1513 – 1523, deposed in 1523; he called Karlstadt to Denmark and promoted Lutheran reforms 克瑞斯提安二世 170.1
- Christian III**, 1503 – 1559, King of Denmark (and Norway) 1534 – 1559, the reformer of his lands, established a new church order and suppressed Catholicism in Denmark 克瑞斯提安三世 170.1
- Christian IV**, King of Denmark, Duke of Holstein, 1588 – 1648, made strict laws

- against Catholics in Denmark, triggered the second period (1625 – 1629)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克瑞斯提安四世 170. 1; 181. 1
- Christian I**, Elector of Kursachsen 1586 – 1591, who supported “Cryptocalvinism”, see Philippismus 克瑞斯提安 185. 1
- Christian** of Braunschweig – Wolfenbuettel, defeated in the Thirty Years' War in 1622 克瑞斯提安 181. 2
- Christian August**, 1666 – 1725, Duke of Sachsen – Zeitz, who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1689, Bishop of Raab in 1696, Archbishop of Gran and Cardinal 克瑞斯提安·奥古斯都 187. 4
- Christian Science**, the movement founded by Mary Baker (Mrs. Eddy, + 1910) in Boston (USA) in the 1870s; her book *Science and Health* (1875) emphasizes prayer healing and is based on some naturalist and pantheist assumptions 基督宗教科学派 222. 5c
- Christian – social Movement**, (Christlich – soziale Bewegung) 基督徒社会运动 222. 2
- Christina**, 1626 – 1689, Queen of Sweden, daughter of Gustavus Adolf and heir to the throne of Sweden, she was tolerant, very gifted and philosophically interested; in 1654 she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resigned from power and moved to Rome (1668) where she enjoyed a refined and cultured life 克瑞斯提纳 184. 5; 187. 4
- Christoph**, Duke of Wuerttemberg 1550 – 1568, promoted Protestantism, received Vergerio as advisor; tried to unite Protestant groups 克瑞斯托夫 165. 2; 174. 1. 5; 185. 1
-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CMS),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the evangelical wing of the Anglican Church of England, founded in 1799 in London; the society also invited missionaries from Germany and developed into the biggest British mission society in the 19th century; outstanding directors: Henry Venn (1796 – 1873), Max Warren (1904 – 1977) 英行教会 209. 5
- Cistercienses, OCist**, Ordo Cisterciensis, (Zisterzienser, Cistercians), a reform movement of the Benedictine order, begun by Robert Molesme in Citeaux (France) in 1098, they flourished in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 in particular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St. Bernard of Clairvaux; in 1153 the order had already 343 monasteries. They promoted a return to the strict, literal observance of Benedict's Rule, their mother house was in Citeaux. During the struggles of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most monasteries were closed, bu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 revival movement started, especially in Austria, Hungary, Belgium and Italy; since 1928 they have convents overseas (Bolivia, Brazil, Vietnam, Ethiopia); in 1997 they had 79 convents and ca 1400 monks; Cistercian sisters developed simultaneously; at some time they had 800 convents, in 1997 they had 63 convents and 1100 nuns 熙笃会 (101. 3; 107. 3; 108. 1, 2; 116. 3, 4 *; 120. 2; 130. 1; 133. 7; 151. 1, 2); 172. 3; 219. 6
- Civilta Cattolica**, Italian newspaper founded in 1850 by Italian Jesuits in response to a suggestion of Pius IX; the paper was the mouthpiece of Ultramontanism for a long time 《公教文明》207. 6; 212. 1

- Claret**, Antonio Maria, St. 1807 - 1870, Spanish priest who founded the Claretians in 1849; Archbishop of Santiago de Cuba 1850 - 57; he was the confessor of Queen Isabella II and went into exile with her in 1868; participant in the First Vatican Council 克拉瑞特 219.6c
- Claretians**, CMF = Cordis Mariae Filii /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Sons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a Catholic congregation founded in 1849 by A. M. Claret in Spain; ca 270 of them were martyred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 - 39); 圣母圣心爱子会 219.6c
- Claudius**, Matthias, 1740 - 1815, German poet whose texts voice a modest biblical faith 克劳蒂乌斯 193.4
- Claver**, Petrus, St., 1580 - 1654, Spanish Jesuit, "Apostle of the black slaves in Latin America", since 1610 in Santa Fe de Bogota, ordained 1616, cared for the slaves for almost 40 years and baptised (according to his words) more than 300.000 of them; canonized in 1888, he became the patron of Bogota 克拉维 177.2
- Clemens VII**, originally Julius de' Medici, Pope 1523 - 1534, tried to appease Henry VIII in 1527, but protected the rights of Catharina of Aragon in 1529 克雷孟/革利免 162.3 *; 163.2; 164.1; 171.1; 172.2b; 174.1
- Clemens VIII**, Pope 1592 - 1605, originally Cardinal Aldobrandini from Florence, who supported the Catholic reforms vigorously, improved the Vulgata - edition ("Clementina") and had good relations with Spain and France 克雷孟/革利免八世 175.3; 176.2 *; 178.2b.3.4; 179.1; 184.3; 186.1
- Clemens IX**, Pope 1667 - 1669 克雷孟/革利免九世 188.3; 190.2
- Clemens X**, Pope 1670 - 1676, originally Emilio Altieri 克雷孟/革利免十世 187
- Clemens XI**, Pope 1700 - 1721, originally Giovanni Francesco Albani, he had good relations with France but faced pressure from the Habsburg Empire 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 172.4e; 177.4e; 187.1 *; 188.4; 190.3.4
- Clemens XII**, Pope 1730 - 1740, originally Lorenzo Corsini, one of his policies was to suppress the Freemasons 克雷孟/革利免十二世 187.1.2; 191.2
- Clemens XIII**, Pope 1758 - 1769, he came under severe pressure from Spain and France to dissolve the Jesuits but tried his best to protect the order 克雷孟/革利免十三世 188.4; 194.3.4; 196.2
- Clemens XIV**, Pope 1769 - 1774, originally Lorenzo Ganganelli, who was forced to dissolve the Jesuit order in 1773 克雷孟/革利免十四世 188.4; 194.4 *
- Clemens**, Franz Jakob, 1815 - 1862, German lay theologian, exponent of Neo - Scholasticism 克勒孟斯 220.1
- Clement**, Jacques, French Dominican, fanatic supporter of the Catholic Liga, he stabbed King Henri III in 1589 克莱蒙 182.4
- clerici regulares**, (Regulierte Kleriker, regular clerics or clerics with a rule), in the wider sense clerics belonging to an order or a congreg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the term was also used for canons regular; after the time of the reformation many new congregations constituted themselves as clerics regular without common prayer,

- common dress or monasteries, e. g. the Theatines, Barnabites, Jesuits, Somasci, Camillians, Piarists and other 有会规的圣职人员 172.4b
- Closkey** = McCloskey
- Cochem**, Martin von, OCap, + 1712, author of spiritual and edifying literature 科衡 188.1d
- Cochlaeus**, Johann, originally Johannes Dobeneck, 1479 – 1552, German humanist and theologian, studies in Cologne and Bologna, priest in 1518, tried to change Luther's mind in 1521 in Worms, since 1527 chaplain of Georg of Saxonia, after 1539 to Breslau; author of ca 200 (anti – Lutheran) books, among which *Commentaria de actis et scriptis M. Lutheri* (1548) are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科赫雷乌斯 160.3; 164.1
- Cock**, Theodore de, Vicar Apostolic in Holland who replaced Codde in 1702, was forced to flee in 1704 郭克 190.5
- Codde**, Peter, 1648 – 1710, Vicar Apostolic of the church in Holland, suspected of Jansenism and deposed in 1702 科德 190.5
- Codex iuris canonici**, Canon law, the body of rules governing the faith, morals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Church; a main revision was supervised by Gasparri and promulgated in 1917 教会法 (110.3); 213.3; 219.1 * .6; 220.1; 224.5
- coelibatus**, (Zoelibat, celibacy), the state of being unmarried, which was required of the clergy in the major orders (bishop, priest, deacon, subdeacon) in the Roman Church and of bishops in the Eastern Church; celibacy was an old tradition but particularly reinforced since the 12th century 独身制度 (93.2; 94.2; 102.3 * ; 103.2,5; 104.1,2 * ; 105.1; 158.3 *); 164.1; 174.8; 198.3; 203.5; 212.4
- Coena Domini**, *in*, Abendmahlsbulle, a bull from the 13 century which reserved certain censures of the Pope for a king; the Popes used the bull to threaten the French king (as in 1687) 《晚餐诏书》175.1; 189.4
- Coligny**, Gaspard, 1519 – 1572, French general and politician, fought for Calvinism, was killed in the Massacre of St. Bartholomew's Day 科利尼 182.1.2
- Colin**, Jean Claude, 1790 – 1875, French priest, founder of the Marists in 1824 in Belley (Lyon, France) and their general superior until 1854 科林 207.6c
- Collegium Germanicum**, academy founded in Rome in 1552 under Jesuit auspices 德国学院 173.3; 175.2
- Collegium Romanum**, the Roman College, founded in 1551 under Jesuit auspices, one of the leading scholarly institutions of the time 罗马学院 173.3; 175.2; 178.4
- Collegium Urbanum** (de propaganda fide), founded in 1627 by Pope Urbanus VIII 乌尔巴努斯学院 177.1
- Colloredo**, Hieronymus von, 1732 – 1812, Bishop of Salzburg (Austria) in 1772, enlightened reformer, who reorganized the Archdiocese Salzburg as a modernized ecclesiastical country; he helped to organize the meeting at Ems in 1786; he resigned as secular duke in 1803 科罗瑞多 196.3
- Colmar**, Joseph Ludwig, 1760 – 1818, German theologian, since 1802 Bishop of Mainz 克尔马 203.1
- Cologne**, (Koeln, Colonia), town in Germany, important center of the Catholic Church;

- almost switched to Protestantism 科隆 (archdiocese 总教区 80.3; Dome 大教堂 133.8; school of painters 画家 154.3c; university 大学 145.1,4b); 160.3; 165.5; 180.2.4; 195.1; 201.4; 203.3; 226.2
- Colombiere**, Claude de la, SJ, St., 1641 – 1682, French Jesuit who fostered the veneration of the Holy Heart of Jesus, spiritual guide of Maria Alacoque 科隆比耶 188.4
- Colonna**, Vittoria, 1490 – 1547, famous Italian poetess who had contacts to Michelangelo, Pole, Morone, Valdes and Protestant reformers but remained Catholic 科罗纳 174.1; 179.1
- Columbus**, Christophorus / Cristobal Colon, 1450 – 1506, navigator from Genoa who arrived at central America in 1492 哥伦布 177.1
- Columbus Knights**, a Catholic lay organization founded in 1882 in the USA, that had more than 800000 members in 1953 哥伦布骑士团 217.3
- Commendone**, Giovanni Francesco, 1524 – 1584, Cardinal, nuncio in Poland 1563 – 1565 and 1571 – 73; he supported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in Poland 郭门多尼 184.3
- Communism**, a movement started by Marx and Engels in the 19th century 共产主义 165.1; 221.3; 224.2; 229.2 – 4; 230.2
- Comte**, Auguste, 1798 – 1857, French positivist thinker 孔德 221.2
- Conception, Immaculate**, (of Mary) 圣母无染原罪 188.4; 211.3; 212.4
- concilium**, (synodus), (Konzil, council), ecclesiastical meeting; 1) meeting of bishops with their archbishop or metropolitan (“provincial council”); 2) meeting of a bishop with his diocesan clergy (“diocesan synod”); 3) meeting of all bishops (at least in principle) under the Pope (“ecumenical council”) 主教会议
- concilium oecumenicum**, (ecumenical council), a meeting of all bishops (at least in theory) under the Pope 大公会议
- Concina**, Daniel, OP, 1687 – 1756, Italian moral theologian, opposed to probabilism 孔基纳 188.1b
- Concord, formula of**, = > Concordia
- Concordatum, Concordata**, (Konkordat, concordat), agreements between the Apostolic See and a nation 政教协定
- Concordatum de Francia**, (Concordate of France), of 1516 (与法国的) 政教协定 157.6
- Concordatum Vindobonense**, (Wiener Konkordat), of 1448, regulated the rights of the Papal See in Germany until 1803 维也纳政教协定 140.3; 144.4 *; 156.3
- Concordia**, Book of Concord / Konkordienbuch, published in 1580 by Andreae, Chemnitz and other Protestant theologians as the basis of Lutheran orthodoxy; it comprised the the Apostolic Creed, Nicene – Constantinopolitan Creed, Athanasian Creed and the confessions of German Protestantism (including Luther’s big and small catechism); the union formula was rejected by some duchies and cities, others accepted Calvinism 协同书 185.1
- Confederation**, / Konfoederierte, a Catholic association founded in Bavaria in 1814 联盟 203.1
- confessio**, confession, Bekenntnis; 1)

- confession of sins; 2) formulation of the basic tenets and articles of faith, also called symbolum, creed, catechism; see: Confessio Augustana etc. 1) 忏悔、认罪, 2) 信经、信纲、信条
- Confessio Augustana**, Augsburgs Bekenntnis, Confession of Augsburg, a formulation of the Lutheran faith, elaborated by Melancthon, approved by Luther and presented at the Diet of Augsburg in 1530, this confession (written in Latin and German) became a central symbol of Lutheran orthodoxy 奥格斯堡/奥斯堡信条/信纲 164.1 *; 166.4; 184.5; 185.1
- Confessio Belgica**, Belgisches Bekenntnis, Belgic Confession, formulated by Guido de Bres in 1561 after the Gallican Confession; it suppressed Anabaptists and was later adopted by the Calvinists of the Netherlands 比利时信条/信纲 184.1
- Confessio Bohemica**, Boehmisches Bekenntnis, Bohemian Confession of 1575 which emerged as a combination of the tenets of the Bohemian Brothers and the Lutherans 波希米亚信条/信纲 (148.6); 180.3
- Confessio Dosithei**, an orthodox creed formulated in 1672 at a synod in Jerusalem chaired by Patriarch Dositheus; the aim was to refute Lukaris' Confessio fidei 多西特乌斯信经/信条 186.1
- Confessio fidei**, Homologia, a Calvinist creed in Latin and Greek, formulated by Patriarch Cyrill Lukaris in 1629, which led to riots and the exile of the author 信纲 186.1
- Confessio Gallicana**, Gallikanisches Bekenntnis, Gallican Confession, formulated in 1559 by Calvin in French language, originally comprising 35 articles, it was enlarged to 40 articles in 1571 高卢信条/加利刚信经/加利亚信纲 182.1
- Confessio Helvetica**, Schweizer Bekenntnis, Helvetic Confession, first negotiated in 1536 as a reconciliation with the Lutherans ("First Helvetic Confession"); the 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 of 1566 made additions to the first formulation and becam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expression of Reformed Protestantism in Switzerland 赫尔维希亚/瑞士信条/信纲 167.3
- Confessio Scotica**, Schottisches Bekenntnis, Scottish Confession, formulated by John Knox in 1560 苏格兰信条/信纲 183.6
- Confessio Tetrapolitana**, Vierstaedte - 形码 Bekenntnis, Tetrapolitan Confession, formulated in 1530 by four cities of Southern Germany (Strasbourg, Memmingen, Lindau, Konstanz) who rejected the Augsburg Confession and sought a middle way between Zwinglians and Lutherans 四城信条 164.1; 169.1
- Confucius**, veneration of 对孔子的敬拜 177.4e; 218.2f; 230.1
- Congo**, a state in Africa 刚果 218.2b
- Congregatio Sancti Concilii**, a congregation of eight cardinals established in 1564 in order to supervi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cisions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神圣大会委员会 174.9
- Congregatio Sanctissimi Redemptoris** = Redemptorists, CSSR
- Congregation of Cardinals** = Cardinal - congregation
- 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 = Lazarists
- Congregationalists**, a party of Protestants led by Cromwell in 1653, they emphasized the

- independence of every congregation (also called Independents) and developed in the USA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公理会 185.3; 209.3; 222.4
- congregations**, (Catholic) societies 修会 172.1
- congregations**, (Roman), departments of the Roman Curia 罗马教廷的部门(圣部等) 175.3; 213.3
- Congress of Vienna**, 1814 – 1815, a congress held by Russia, Prussia, England, France and Austria in order to restore the order of Europe after the Napoleonic Wars 维也纳会议 199.6; 201.2 * .6; 224.2
- Consalvi**, Ercole, 1757 – 1824, State secretary of Pope Pius VII, who resisted Napoleon in Paris in 1810, influential at the Congress of Vienna and in the negotiations of concordates with the nations of Europe 孔撒维 199.1.4; 201.2
- Consensus Tigurinus**, Consent of Zuerich of 1549, concerning the doctrine on the Last Supper, where Bullinger and the Swiss reformers accepted Calvin's thought 《苏黎世同意书》 167.3; 168.3
- Constantinopolis**, Constantinople, Byzantium, capital of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closely linked to the Greek Orthodox Church; seat of the "ecumenical" patriarch 君士坦丁堡(83.1; 126.2; 144.1; 156.2); 186.1.2; 208.3; 223.1; 229.1
- Contarini**, Gasparo, 1483 – 1542, Venetian philosopher, theologian, made Cardinal in 1535, one of the key figures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he took part in the disputations of Augsburg in 1541 as papal legate 孔塔里尼 165.3; 174.1
- converts**, (to the Catholic Church) 皈依者 187.4; 207.5
- Copernicus**, Nicolaus / Mikulash, 1473 – 1543, Polish cleric, astronomer, whose work *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of 1543 argued for heliocentrism and was first tolerated but put on the index in 1616 when Galilei used it for his attacks on scholasticism 哥白尼 178.3
- Coptic Church**, (from Gr. Aigyptoi, Arab: kubti), the biggest Christian community in Egypt (in 2000 possibly 10% of the population), it emerged from the old patriarchate of Alexandria as one of the Orthodox Churches; since ca 1050 the seat of the patriarch is Kairo; during the time of the Mamelukes (1250 – 1570) the life of the Church was ruined; unification efforts (council of Florence 1442, Leo XIII) were not successful;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Coptic Church is in a process of opening and revival. Coptic manuscripts are important for the study of early Bible translations and the books of the Church Fathers; an outstanding author of Coptic literature was Abbot Schenute, since 385 abbot of the White Monastery 科普特教会 186.1; 223.1
- Corneille**, Pierre, 1606 – 1684, French poet, dramatist, educated in Jesuit schools, who chose Roman and Christian themes 高乃依 179.1
- Cornelius**, Peter, 1783 – 1867, German painter,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Nazarene School 科尔内留斯 207.4
- Cornely**, Karl Joseph Rudolph, 1830 – 1908, German Jesuit, exegete 科尔内利 220.2a
- Correggio**, Antonio da, 1494 – 1534, Italian painter who already started to use elements

- of the Baroque style 柯勒乔 (154. 3b); 179. 4
- Cortes**, Juan Donoso, + 1853, Spanish Catholic politician and author 科尔特斯 204. 3
- Cortez**, Hernando, 1485 - 1547, Spanish navigator and conquistador, who conquered Mexico in 1523 科尔特斯 177. 2
- Coscia**, Cardinal under Benedict XIII, who was sentenced in 1633 because of his corruption 科西亚 187. 2
- Coudrin**, Pierre Joseph, 1768 - 1837, French priest (ordained in 1792), pastoral work under constant persecution, founder of the Picpus Society in 1805 in Paris 古德任 207. 6a
- Counter Reformation** / Gegenreformation, Catholic reformation; general term for the educational, political and other measures taken by the Catholic Church especially after the Tridentine Council (1544 - 1563) to implement reforms in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o face the challenge of Protestantism; one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or "Catholic Reformation" was the work of the Jesuits 公教改革/反宗教改革 173. 3; 174. 7; 175. 2; 180. 4. 5 *; 182; 183. 1; 184. 1. 2
- Coustant**, Pierre, OSB, 1657 - 1721, French historian and editor 古斯坦 188. 2
- Cranach**, Lukas, 1472 - 1553, German painter at the court of the Duke of Saxony who painted Protestant leaders but continued to paint madonnas 克拉纳赫 179. 4
- Cranmer**, Thomas, 1489 - 1556,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and Primate of England in 1532, since 1529 favoured by Henry VIII, he supported the reforms and declared the annulment of the marriage of Henry VIII with Catharina (1533); important for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he influenced religious reforms under Edward VI, but was executed under Mary Tudor 克兰麦 171. 2; 183. 1
- Crispi**, Francesco, 1817 - 1901; Italian prime minister after 1887 who agreed to secret negotiations with Pope Leo XIII but faced French opposition in this matter 克里斯皮 213. 1
- Croatia**, area in former Yugoslavia, throughout history a region where the Latin West and the Byzantine East met; King Demetrius Zvonimir was crowned by a legate of the Pope in 1075 as king of Croatia and Dalmatia; since 1102 the region was under Hungarian rule, since 1527 in the Habsburg Empire, and from 1918 - 1990 a part of Yugoslavia; the Republic of Croatia (Hrvatska) was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in 1992 克罗地亚 228. 5
- Croiset**, SJ, French Jesuit who propagated the veneration of the Heart of Jesus ca 1750 科若塞 188. 4
- Cromwell**, Oliver, 1599 - 1658, Lord Protector of England, Puritan organizer, general (campaigns to Scotland and Ireland 1649 - 51), he ruled the new Republic of England as Lord Protector from 1653 - 1658; being head of the Puritan Congregationalists, he was an enemy of Catholicism, subdued rebellions in Ireland 克伦威尔 183. 4. 7; 185. 3
- Cromwell**, Thomas, 1485 - 1540, chancellor of Henry VIII after Thomas More's death (1532), who supported the confiscation of church property and royal control of the

church but was executed himself 克伦威尔
171.2.3

Cryptocalvinism = Philippismus

culture struggle = Kulturkampf

cultus = > liturgy

Curia Romana, (Kurie, Roman Curia),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of the Western Church, the legal and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system under the Pope which developed in the Middle Ages, especially since the 12th century 教廷/罗马教廷 (110.1,2d); passim

Cyrillus Lukaris I, (Kyrillo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1620 - 1638 (with interruptions), who studied in Italy and had worked in Poland for some time; he published a Calvinist creed in 1629 which aroused fierce opposition 济利禄/区利罗·卢卡瑞斯 186.1

Czechoslovakia, a republic founded in 1918 from lands that belonged to Austria (Bohemia, Moravia, Silesia) and to Hungary (Slovakia) before; since the Catholic Church was seen as collaborator of the Habsburgian regime, there was a strong anti-Catholic movement, and some priests founded the National Czechoslovakian Church in 1920; the Catholic Church failed to attract the intelligentsia; after 1945 the country became Communist, and ca 2.8 million Germans (mostly Catholics) were expelled from Czechia 捷克 227.3; 228.4; 229.4

Czerski, Johann, +1893, vicar in Silesia who supported the "German Catholics" and Ronge in 1845 杰斯基 208.3

d' Achery, Jean Luc, OSB, 1609 - 1685,

French theologian, historian who influenced the studies of the Maurines 达什里 188.2

d' Alembert, 1717 - 1783, French author, editor (with Diderot) of an encyclopedia 达兰贝尔 191.3

d' Alzon, Emmanuel, 1810 - 1880, French priest, Vicar general of Nimes (France), who founded the Assumptionists in 1845 and the Oblate sisters in 1865 阿尔松 207.6i

Dalberg, Karl Theodor von, 1744 - 1817, the last Elector - Archbishop of Mainz (1802), and after 1805 Archbishop of Regensburg and Primate of Germany, he pursued a pro-Napoleonic policy and was therefore accused after 1814 达尔贝格 200.2; 201.1.2

Dames du Sacre - Coeur = Sacre Coeur

Damian, Kosmas, +1739, German architect who built churches in the Baroque style 达米安 188.5

Danzig, Gdansk, coastal town in Poland, first mentioned in 1000; the Teutonic Order (since 1308 in possession of Pomerania) transformed the city int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rade centers of Germany, but in 1454 the city opposed the Teutonic Knights and united with the Kingdom of Poland; almost all parishes accepted the reformation after 1520; in 1793 the city came to Prussia, was freed by Napoleon in 1807 but fell to Prussia again in 1815; it was a free city from 1920 - 1945, and became part of Poland in 1945 但泽/格但斯克 170.4; 226.1

Darboy, Georges, 1813 - 1871, French priest, since 1863 Archbishop of Paris, one of the main figures in the neo-Gallican movement

who supported imperial policies; he was shot in the riots caused by the Commune de Paris (together with 62 hostages, some of them clerics) 达波伊 212.2; 216.1

Darby, John Nelson, 1800 – 1882, Anglican priest who founded the Brethren Church (Darbyists), an eschatological and enthusiastic movement in Plymouth in 1828 达尔必 209.4a

Darbyists, the movement founded by Darby in Plymouth after 1828 达尔必教会 209.4a

Darnley, Henry, the first husband of Maria Stuart, murdered in 1567 达恩雷 183.6

Darwin, Charles, 1809 – 1882, English scientist, who studied first theology and medicine, later became palaeologist, he substituted Linne's concept of the constancy of species with a continual change of species; his famous work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1859) was interpreted in a materialist and atheist way and led to fierce debates. 达尔文 221.2

Daughters of Mercy = Vincentian Sisters

Daudet, Leon, 1867 – 1942, French nationalist writer, one main figure of the Action française movement (editor in chief from 1908 – 1917), he saw the Catholic Church as stabilizing political force in France 都德 227.1

Davidis, Francis, + 1579, Protestant superintendent who spread Unitarianism in today's Romania 达味迪斯 185.4

De Veuster, Damian, SSCC (= Picpus), Bl., 1840 – 1889, Belgian Catholic missionary who served the lepers at Molokai (Hawaii) from 1873 – 1889 and died there; famous through his letters 得·菲斯特 218.2h

Deaconess, Institut fuer Diakonissen, an institute for nursery founded by Pastor Fliedner in 1836 in Kaiserswerth (Germany) 女执事会 209.5

Deger, Ernst, 1809 – 1885, German painter, influenced by the Nazarenes 德格尔 219.3

Declaratio cleri Gallicani, declaration of an assembly of the French clergy in Paris in 1682, which limited the power of the Pope in France《法国圣职人员宣言》189.3

decretum, (Dekret, decretal), a papal letter or an excerpt from one which rules on a point of Canon Law 宗座文件

decuma, (Zehnte, tithe), the tenth pa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given to the Church 什一税 (96.1 * ; 140.1; 142.4; 158.5); 198.2; 207.1

deismus / deism, the tendency to think the world as ruled by reason without the need for a revelation or a personal god (theism), especially strong in England from 1624 (Herbert of Cherbury's *De veritate*) until 1750; see Hobbes, Shaftesbury, Toland, Tindal, Hume 自然神论 191.2

Demetrius, alleged son of Ivan IV, who became Catholic in Poland and gave rise to hopes that Russia might become Catholic in 1604 德梅特瑞乌斯 186.2

democracy, a form of political order and rule in a way that the citizens legitimize and control power; the principle of participation implies the rule of the majority in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 being an expression of respect for human dignity, the realization of democracy depends on many social, cultural and mental conditions. The Bible demands loyalty to the present rule but does not favour certain forms of government. At the

tim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apal documents condemned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and in the 19th century a kind of distanced neutrality was maintained (especially in the face of the struggles in Franc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ome popes saw democracy as a modernist error (exaggerations of Murri in Italy and Marc Sangnier in France), but since 1945 the official teaching was more supportive of democratic structures. 有基督教特征的民主 213.3

Denifle, Joseph, OP, 1844 – 1905, Austrian Dominican, theologian, expert on (early and medieval) church history, author of controversial studies on Luther (*Luther und Luthertum in der ersten Entwicklung*, 1904) 德尼夫勒 220.1.2c

Denk, Hans, leader of the Anabaptists in Nuremberg, +1527 邓克 165.1

Denmark, mission activities were carried out by Willibrord (ca 700) and Ansgar (died 865); King Harald was baptized in 960, and Lund was made see of an archbishop in 1104; Paul Helgesen prepared the reformation, King Frederick I (1523 – 1533) kept the traditional faith, but King Christian III detained the bishops in 1536 and confiscated their property. With the help of Bugenhagen the reformation was officially carried out in 1537. Due to strict laws the Catholic Church could not be revived; freedom of religion was granted in 1849, at that time the whole country counted 800 Catholics. In 2000 there were only 0.75% Catholics. 丹麦 (80.1; 81.2); 170.1 * ; 204.7; 216.8; 231.1

denomination, since the 18th century this term

became the neutral word for an organized and structured Christian community (originally of the Awakening Movements) 宗派

Dereser, Johann Anton, Thaddaeus, OCarm, 1757 – 1827, German exegete at Bonn, Strasbourg, Luzern, Breslau, supporter of enlightenment ideas 德瑞斯 195.1

Dernbach, Balthasar von, OSB, 1547 – 1606, Abbot and duke in Fulda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from 1570 – 76 and 1602 – 1606, proponent of counter – reformation 德恩巴赫 180.4

Descartes / Cartesius, Rene, 1596 – 1650, French philosopher whose methodical doubt and self – awareness (cogito, ergo sum) prepared modern rationalism and idealism; author of *Meditationes* and *Principia philosophiae* 笛卡儿 191.2

Deutinger, Martin, 1815 – 1864, German Catholic theologian and philosopher of religion in Dillingen and Munich; he wanted to interpret all philosophy as based on Christian ideas (Gospel of John) 德廷格尔 208.1a

Deutsche Christen, a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the Hitler era (1934) 德意志基督徒 231.1

Deutsche Theologie, book on spirituality, ca 1400, by an unknown author; edited by M. Luther in 1518《德国神学》(146.3); 159.2

Deutschkatholizismus, German Catholics, movement among German Catholics in Silesia to recover the pure Biblical faith, promoted by J. Ronge in 1845; the movement had ca 60 000 members in 1847, half of them in Silesia, but they merged with the Protestant “Friends of the Light” in 1859 德意志公教派 208.3 * ; 212.4

Deutschland = Germany

Deutschorde = Ordo Teutonicus

Diakonie = deaconess

Dialectical Theology, dialektische Theologie, the theocentric and revelation - oriented theology represented by K. Barth, F. Gogarten and E. Brunner, which opposed a more optimistic, rational and liberal theology; it emphasized the "otherness" of God, the sinfulness of man and the "dialectical" gap between the human and the divine 辩证神学 222.4; 231.3 *

Diaz, Porfirio, 1830 - 1915, President (dictator) of Mexico from 1877 - 1881 and from 1884 to 1911 迪亚斯 217.4

Diderot, Denis, 1713 - 1784, French author, educated by Jesuits, from anti - clericalism he moved to pantheism and biologicistic naturalism; editor of the influential *Encyclopedie* (together with d' Alembert until 1758) 狄德罗 191.3

Didier de la Cour, OSB, 1550 - 1623, French abbot of St. Vannes (Lorraine) who promoted reforms of the Benedictines after 1600; support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French Maurine congregation 狄叠 172.3

Dietenberger, Johann, OP, 1475 - 1537, German theologian, author of the refutation of Lutheran views at the Diet of Augsburg in 1530; editor of Emser's Bibl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his own German Bible translation (1534) 狄滕贝格 164.1

Dillingen, town in Germany (Augsburg), the university was founded in 1551, the first university in Germany directed by the Jesuits (1563 - 1773), important center of Catholic reforms in SW Germany 迪林根 180.4

Directorium, the five - men committee that

ruled France from 1795 - 99, its policy was marked by suppression of the Church 指导委员会 198.4

Discalceati, Discalced Franciscans, one reform congregation of the Franciscan observants 赤足方济各会 172.3

Dissenters, also called "nonconformists" in the 19th century, those Protestants (mainly Puritanists, Quakers, Baptists) in England who did not accept Elizabeth's Uniformity Act of 1559 and the teachings of the (Anglican) Church of England after the restoration of 1660; the dissenters suffered persecution until 1689 but also faced pressure afterwards; around 1700 they were 6 % of the population; famous representatives: John Bunyan (1628 - 1688) and John / Charles Wesley (Methodists) 持异议者/不顺从国教者 183.3.4; 185.3; 209.2

Doctrinarians, Congregatio Patrum Doctrinae Christianae, founded in 1592 by De Bus in Avignon, since 1683 in Italy 基督教义会 172.4b

Dolci, Carlo, 1616 - 1686, Italian painter, famous for his madonna paintings 多尔基 179.4

Döllinger, Johannes Joseph Ignaz von, 1799 - 1890, German priest, theologian, outstanding expert in the field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who encourag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onifatius - Association in 1849; author of *Der Papst und das Konzil* (1869), he became the leader of a movement against the infallibility of the Pope in 1869 and 1870 德林格/多林格 165.7; 203.2; 207.5; 208.1b*; 212.1.4; 220.1.2c

Domenichino, (Domenico Zampieri), 1581 -

1641, Italian painter 多梅尼基诺 179.4

Dominicani, (Ordo Fratrum Praedicatorum, OP), founded by St. Dominicus in 1216, their most influential was St. Thomas Aquinas; their theological views led to controversies with Jesuit theologians; the order worked mainly in Romanic countries and in many mission areas; in 1720 it had ca 30.000 members in 34 provinces and 5 congregations; the "Province of the Holy Rosary" was founded by Spanish Dominicans in 1582 in the Philippines (also in Taiwan, China); the order was totally suppressed in France in 1790 and in Germany in 1803, but developments led to the founding of a province in the USA in 1804; world-wide the order had ca 10000 members in 1966 and 6700 in 2000; 道明会/多明我会 (130.1 * ; 132.3; 133.7; 134.2; 135.2; 151.2); 178.1.2

Donoso Cortez = Cortez

Dordrecht, Synod of, held in 1618 - 1619 in Dordrecht (Holland), this was the first and only general synod of reformed (Calvinist) churches in Europe (representatives from Scotland, England,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the synod was marked by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igorous Gomarists and the Arminians (200 Arminian pastors were condemned and deposed), but after 1625 the "liberal" Arminians resurged and became a symbol of Holland 多德瑞克特 185.5

Dorner, Isaak August, 1809 - 1884, 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ian, professor in Goettingen and Berlin 多尔纳 210.2

Dositheus, 1641 - 1707, Patriarch of Jerusalem (since 1669), he convoked and presided at

a synod in Jerusalem in 1672, where the (Calvinist) teachings of Cyrillus Lukaris were condemned; he accepted the Thomist - Tridentine theory of Transsubstantiation for the Eucharist and tried to restrict western and Latin influence in the Russian church 多西特乌斯 186.1

Dostoevski, Fedor Mikhail, 1821 - 1881, Russian writer, whose works (*The Idiot*, 1866, *Brothers Karamazoff*, 1880) explore moral and religious questions, he was a defender of Russian tradition and orthodoxy 多斯托耶夫斯基 223.2

Douai, Douay, town in Northern France, the university there was founded by Philipp II of Spain in 1560, the college for the education of English clergy was founded in 1568, the Douai - Reims - Version of the Bible (1582, 1609) was important for Catholicism in England 杜埃 183.3

Dreissigjaehriger Krieg = Thirty Years' War

Drey, Johann Sebastian von, 1777 - 1853, German Catholic priest, theologian, co-founder of the (rational - enlightened) School of Tuebingen, professor there from 1817 - 46, co-founder of the *Theologische Quartalschrift* (1819), author of *Apologetik* (3 vols., 1838 - 1847) 德赖 201.5; 203.1; 208.1a

Drittes Reich, the "Third Reich", part of Hitler's ideology 第三帝国 228.1

Droste - Vischering, Clemens August von, 1773 - 1845, German Catholic theologian, Bishop of Cologne since 1835, who protested against Prussian intervention in the case of mixed marriages and was arrested in 1837; he suppressed Hermesianism 德若斯特·菲舍灵 203.3.4; 208.2a

- Du Cange**, (= Charles Dufresne), 1610 - 1688, French historian, pioneer of medieval and Byzantine studies 杜康格 188.2
- Duc**, Fronton du, SJ, 1558 - 1624, French Jesuit, author, editor of patrological literature 蒂克 178.1e
- Duchesne**, Louis, 1843 - 1922, French priest, historian, author of *Origines du culte chretien*, 1889, his sober and scientific historical attitude led to attacks from the side of certain authors and from the Roman Curia 迪申纳 220.2c
- Duchoborzoï**, "Spirit - fighters", a rationalist and spiritualist Russian sect (since ca 1750), opposed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Bible and the state; they faced persecution; ca 10.000 emigrated to Canada in the end of the 19th ct. 杜赫波泽 187.5
- Dunin**, Martin, 1777 - 1842, Archbishop of Gnesen - Posen / Gniezno - Poznan (since 1831) 杜宁 203.3
- Dupanloup**, Felix, 1802 - 1878, leading Catholic French theologian, statesman, influential educator of a Catholic elite, Bishop of Orleans (1849), he opposed infallibility for some time; after 1871 he advocated a restoration of the Bourbons 迪庞卢 204.2; 212.2
- Dupuy**, Pierre, ca +1600, French theologian who defended Gallicanism 迪皮伊 189.3
- Dürer**, Albrecht, 1471 - 1528, German painter, he hoped for reforms but did not expect a split in the church; his late works show his sympathy for Luther's teachings 丢勒 (154.3c;) 160.3
- Duvergier de Hauranne**, Jean, ("Saint - Cyran"), 1581 - 1643, French theologian, priest, friend of Jansen who wanted to reform the church through Augustinism 迪维基耶 190.1
- Dyck**, Anton van, 1599 - 1641, Dutch Baroque painter, he was influenced by Rubens, 戴克 179.4
- East India, East Indies**, (= India, Indochina, Malaysia) "东印度" (印度、印度支那、马来西亚 177.4b; 206.2a; 218.2c
- ecclesiastical** = church - / Kirchen -
- ecclesiastical art**, church art 教会艺术 179 * ; 188.5; 207.4; 219.3
- ecclesiastical music**, (church music, Kirchenmusik) 圣乐、教会音乐 179.5; 207.3; 213.3; 219.3
- Ecclesiastical State** = Papal States
- Echter**, Julius, 1545 - 1617, main exponent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in Germany, since 1573 Bishop of Wuerzburg, emphasized charity work (founded a hospital) and education, built many churches, re - founded the university of Wuerzburg (1582) 艾克特 180.4
- Eck**, Johann Maier von, 1486 - 1543, German professor, Catholic theologian, humanist scholar, who challenged Luther's theses in the Disputation of Leipzig (1519); he took part in several diets and in the disputations of 1540; author of many books and a Bible translation 艾克 159.5; 160.2.4; 164.1; 165.3; 167.2
- Ecuador**, a republic in Latin America, conquered by Spain in 1532, since 1830 independent republic; SJ and OP ran universities in the 17th century and the Jesuits organized reductions (1638 - 1767); liberalism led to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government in 1904, in 1946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Quito was founded; in 1992 there were 93% Catholics in a population of 11 million 厄瓜多尔 217. 4; 227. 7

ecumenism, efforts to restore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or to promote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ongregations and confessions, especially between the Latin and the Greek Orthodox Church (Council of Lyon 1274, Council of Ferrara – Florence 1438) and between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confer Spinola, Leibniz, Bossuet, Pusey, Newman, Sailer, Moehler, Ketteler, Kolping, Baader, Mercier, Halifax, *Unitatis redintegratio* (Document of the Vaticanum II, 1964); Protestant churches hel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with ecumenical tendencies (1920 in Edinburgh, 1927 in Lausanne, 1925 in Stockholm, 1937 in Oxford);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 was founded in 1948 in Amsterdam, (membership: 147 evangelical and orthodox churches, the Catholic Church is no official member but started cooperation with the WCC in 1965 教会合一运动 231. 4

Edelmann, Johann Christian, 1698 – 1767, German author, radical critic of any Biblical – ecclesiastical form of Christianity 艾德尔曼 193. 3

Edinburgh, town in Scotland, place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1910, 1937) 爱丁堡 231. 4

Edward VI, 1537 – 1553, son of King Henry VIII and Johanna Seymour, King of England 1547 – 1553, interested in

theology and the classical languages he was influenced by Cranmer and Calvinists; he established the new church system in England 爱德华 171. 4 * ; 183. 2. 3

Eglise catholique gallicane / francaise, “Catholic Church of France”, a sect founded by F. F. Chatel in 1831 in Paris; they had a rationalist doctrine and were suppressed in 1842 法国公教会 208. 3

Eglise du Refuge, church communities of Huguenots who had escaped from France after 1685 避难教会 189. 2

Egmont, Lamonte, 1522 – 1568, general in Holland, regent of Flanders, who opposed the policies of Duke Alba and was sentenced to death 埃格蒙特 184. 1. 2

Ehrhard, Albert, 1862 – 1940, German priest, professor and expert in the field of church history, patristic studies, he tried to span the tension between Catholicism and modernity; author of *Die altchristliche Literatur und ihre Erforschung*, 1894 – 1900, and *Katholisches Christentum und moderne Kultur*, 1906 埃哈德 220. 1. 2c. 3

Ehrle, Franz, SJ, 1845 – 1934, German expert of church history, Cardinal in 1922; author of *Die Scholastik und ihre Aufgaben in unserer Zeit* (1933) 埃尔勒 220. 1. 2c

Eichmann, Eduard, 1870 – 1946, German canonist 埃赫曼 220. 2d

Eichstätt (Eichstaett), Bavarian town, site of old monasteries 艾克施泰德 159. 5

El Greco, (= Domenikos Theotokopoulos), 1547 – 1614, Greek painter who went to Italy and Spain (Toledo), famous for his mystical style 艾尔·格列柯

Elisabeth I, Elizabeth I, 1533 – 1603, daughter of Ann Boleyn and Henry VIII.

- Queen of England 1558 - 1603, who suppressed Catholicism and restored the ecclesiastical system of Edward VI, she remained unmarried and without successor; conjurations aimed at killing her resulted in severe persecutions of Catholics during her reign 伊丽莎白一世 171.2; 175.1; 182.3; 183.2.3 * .6.7; 185.3
- Elisabethenverein**, German association founded in Trier in 1840 with the aim of care for the sick and the poor 伊丽莎白协会 207.5
- Ellwangen**, town and monastery in southern Germany, traditional Catholic area 艾尔万根 201.1
- Elsass - Lothringen** = Alsace - Lorraine
- Emancipation - Bill**, a law of 1829 which allowed Catholics to be admitted to government offices 解放法案 209.1
- Emmeram, St.**, old Benedictine monastery at Regensburg (Bavaria, Germany), where F. Forster promoted studies in the 18th century 圣艾梅兰隐修院 188.2
- Emser**, Hieronymus, 1478 - 1527, German humanist, anti - Lutheran writer at the court of Georg of Saxonia, he translated and edited Erasmus' books, edited a critical and ? corrected " version of Luther' s German New Testament (1527) 艾姆赛尔 160.3
- Emser Punctuation**, (Emser Kongress), a document produced at the secret congress of Ems in 1786, when representatives of the bishops of Cologne, Mainz, Trier and Salzburg proposed to work towards a national German Catholic church and cut down on papal rights 埃姆斯纲领 196.3
- encyclica**, (encyclical, Enzyklika), papal documents, introduced by Benedict XIV (1740 - 1758); the encyclical letters (litterae encyclicae) are usually addressed to the bishops (and through them to all faithful) of the universal church and clarify questions concerning faith, morals, discipline, philosophy, social and political doctrine; they do not contain canonical norms, but demand obedient acceptance,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and to the respective degree of authority used. Since Leo XIII encyclicals are a central source of the proclamation of ecclesiastical teaching. (教宗)通谕
- encyclopedists**, authors in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who took part in the edition of the great encyclopedic work of Diderot and d' Alembert (1751 - 1780); theologians in Germany and France edited many theological encyclopedias (especially after 1850) 百科全书派 191.3; 220.1
- Engels**, Friedrich, 1820 - 1895, German socialist, friend and supporter of Marx 恩格斯 221.3
- Engert**, Thaddaeus, German priest, ca 1900, exponent of modernism 恩格特 220.3
- England**, Tertullian and Origenes mention Christians in Britain, and three British bishops took part in the Synod of Arles (314); Bishop Germanus of Auxerre travelled to England in 429 and 444 to fight Pelagianism; the invasion of the Angels and Saxons after 450 restricted Christianity to the British part of the island. In 597 Pope Gregory sent Augustinus to King Ethelbert of Kent, which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bishops' sees in Canterbury, Rochester and London. King Edwin of Northumbria accepted Christianity in 627, and York

became the mission center of the north, where Irish monks had been active. The Synod of Whitby (664) settled conflicts between Roman and Irish liturgies (date of the celebration of Easter) and discipline. Theodore of Tarsos arrived in 668 and reorganized the church; Benedictine monasteries were founded (Jarrow in 682). outstanding scholars and missionaries were Bede, Willibrord, Boniface, Alcuin. In a time of stagnation and invasion of the Vikings King Alfred the Great (871 – 899) supported education and monastic life. William the Conqueror (1066 – 1089) substituted almost all bishops and abbots by Normans and built huge churches in many places. Anselm of Canterbury was exiled temporarily for his protest against lay investiture, and King Henry II had Archbishop Thomas Beckett killed in the cathedral of Canterbury in 1170.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Stephen Langton and John Lackland (1199 – 1216), Pope Innocent III banned the king in 1209, who gave in in 1214 and signed the *Magna Charta* in 1215. The 13th century saw the rise of universities, mendicant orders, and great cathedrals. The schism of Avignon and the movement of John Wyclif (1330 – 1384) weakened papal authority. Henry VIII wrote a treatise against Luther's views but demanded supreme power over the church of England (1534). He closed all monasteries. Under his son Edward VI (1547 – 1553) Bp. Cranmer introduced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1549) and the 42 *Anglican Articles* (1551). The vigorous Catholic reaction of Mary Stuart (1553 –

1558) was short – lived, her half – sister Elizabeth I (1558 – 1603) consolidated the earlier reforms. James I (1603 – 1625) was Calvinist, and Charles I (1625 – 1649) suppressed Puritanism. the Puritanist Commonwealth under Oliver Cromwell (1649 – 60) was rather tolerant towards Catholics. King Charles II (1660 – 1685) passed the *Test Act* (1673) which reserved state offices for Anglicans; the Catholic King James II (1685 – 1688) was deposed by William III in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After that only the "Catholic Relief Act" of 1778 granted more tolerance for Catholics. The French Revolution effected sympathy for Catholics, and England accepted ca 5500 exiled French priests; after 1840 the number of Catholics increased (in 1851 there were 680.000, see Newman, Manning, Wiseman), and in 1850 the hierarchy was reestablished in England and Wales (see also Vaughan, Hinsley); in 2000 ca 12% of the population of England and Wales were Catholics; for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see: Anglican Church, Baptists, High Church, Broad Church, Low Church, Methodists, Puritanism, Quakers, Wesley 英国 171; 183; 185.3; 191; 192.3.5; 204.5; 209.2; 216.4; 222.3; 225.1; 227.5

Englische Fraeulein, "Mary Ward Sisters", Institutum Beatae Mariae Virginis, a congregation of women modeled after the Jesuits, established by Mary Ward in St. – Omer in 1609 with the purpose of educating girls; the community was terminated in 1631 but reestablished in 1680 (approved in 1703); headquarters in Munich (1698 –

1929), then in Rome; ca 2500 members in the year 2000 英国女士协会 172.4e

Enlightenment, *eclaircissement*, *Aufklaerung*, the movement (influential since the 18th century) in Western Europe which emphasized rationality, education and naturalism; to some extent it opposed revealed faith, Christianity and the church 启蒙运动 191; 193; 195; 209.1

Episcopalians, Anglicans (in the USA), Anglicans who emphasize the apostolic origin of their bishops(美国)安立甘教会 222.4

episcopalism, the theory that the bishops of a national church enjoy powers equal or superior to the powers of the Pope, *conf. Gallicanism*, *Febronianism*; the definition of papal infallibility (1870) tried to resist episcopalism 主教主义 174.8; 196 * ; 212.3

Episcopius, Simon, 1583 - 1643, Dutch theologian, main exponent of Arminianism, who was exiled in 1619 埃皮斯科皮乌斯 185.5

Episcoporum conferentia = > bishops' conference

episcopus, (*Bischof*, bishop), a consecrated church officer, usually the head of a diocese with spiritual authority over the other clergy and laity in that diocese. According to tradition, a bishop is a successor to the apostles. The election, nomination, investiture of a bishop or the right of approval were an important issue in negotiations between secular and religious power. 主教 (的选择、提名、任命权) (97.2; 112.1; 144.4); election of bishops 201.4.5; 226.2; 228.1

Erpinger, Elisabeth, 1814 - 1867, founder of

the Sisters of the Most Holy Saviour (1849) for the care of the poor and sick in Niederbronn, Alsace 艾平格尔 207.6k

equiprobabilism = *aequiprobabilismus*

Erasmus, Desiderius, (*Roterodamus*), 1466 - 1536, Dutch humanist, the leading scholar in his time, he promoted Latin and Greek studies, editor of a Greek New Testament (*Novum Instrumentum*, 1516) and of patristic literature; critical of scholastic theology he promoted reforms but was opposed to Luther in his later years; his approach was rather individual conversion than structural change 伊拉斯谟/埃拉斯莫 (145.5; 153.2; 155.2 * ,3; 157.5); 161.4; 167.1.2; 174.1

Erfurt, city in Germany, the university was founded in 1392; Luther studied and taught here and entered the Augustinian Order in 1505; since the Reformation the Catholics are a minority in the area 爱尔福特 159.1

Eric XIV, (*Erich*), son of Gustav I Wasa, King of Sweden 1560 - 1568, wanted to introduce Calvinism to Sweden but was forced to resign 埃里克 184.5

Erich, Herzog von Braunschweig, he fought against Lutherans in 1525 艾瑞克 163.1; 166.1

Ernesti, Johann August, + 1781, rationalist exegete in Leipzig 阿尔内斯提 193.3

Ernst, Count of Hessen - Rheinfels, 1623 - 1693, German noble who received a strict reformist education but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1652 (after a colloquy held in Rheinfels in 1651); his conversion triggered a flood of publications 恩斯特 187.4

Erthal, Franz Ludwig von, 1730 - 1795,

- bishop and duke of Bamberg, 1779 – 1795, enlightened reformer of social and hygienic institutions and education 艾斯塔勒 195. 1
- Erthal**, Friedrich Karl Joseph, 1719 – 1802, brother of Fr. L. Erthal, elector and Archbishop of Mainz and Bishop of Worms 1774 – 1802, supporter of enlightenment, after 1776 he reformed schools, charity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upported Febronianism in 1786 but reapproached the Roman Curia afterwards 艾斯塔勒 195. 1; 196. 4
- eschatology**, the teaching about the last things (death, judgment, resurrection), see chiliasmus, millenarism
- Escobar y Mendoza**, Antonio, SJ, 1589 – 1669, Spanish moral theologian author of spiritual dramas 艾斯克巴 188. 1b
- Espen**, Zeger Bernhard van, 1646 – 1728, Belgian theologian and expert of canon law with Gallicanist tendencies; the main transmitter of Gallicanism to Germany (teacher of Hontheim); his books were prohibited (index) in 1704 埃斯彭 188. 1c; 196. 1
- Est**, Willem van, (Guilelmus Estius), 1542 – 1613, Dutch professor in Louvain and biblical scholar in Douai 厄斯特 178. 1a
- Estonia**, Estland, country in the Balticum 艾斯托尼亚 170. 3; 227. 2
- Ethiopia**, Abyssinia; the rulers of Ethiopia accepted Christianity in the 4th century; the local church depended on the patriarchate of Alexandria. 埃塞俄比亚 177. 3; 218. 2a; 223. 1; 230. 2a
- Euch**, Johannes von, 1834 – 1922, the first Catholic bishop of Denmark since the Reformation 埃克 216. 8
- Eucharistic Congresses**, international meeting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first was held in Lille (France) in 1881 圣体大会 213. 3; 219. 4
- Eudes**, Jean, St., 1601 – 1680, French priest who founded a congregation of secular priests (Congregation of Jesus and Mary, “Eudistes”) in Caen in 1643 and supported the “Sisters of Refuge”; he promoted the adoration of the Heart of Jesus 厄德 172. 4f; 188. 4
- Eugen**, Karl, Duke of Wuerttemberg 1744 – 1793, Catholic who supported the ideas of enlightenment 尤金 195. 1
- Evangelical Alliance**, an international Protestant association founded by Thomas Chalmers 1846 in London 福音协会 209. 1
- Evangelische Kirche**, Evangelical Church (of Germany) 德国福音教会 231. 1
- Evangelischer Bund**, a Protestant organization in Germany, founded in 1886 and refounded after 1945 福音联盟 222. 2
- exclusive**, the right of a nation to exclude a cardinal from becoming Pope at a papal election; the instance happened the last time in 1903 排除权 176. 3 *; 187. 1; 213. 3
- excommunicatio**, (excommunication), the formal suspension or expulsion of a person from the communion of the Church; in the Middle Ages excommunication had serious social and legal consequences, especially for a king 绝罚 (99. 4 *; 143. 2; 158. 5);
- exegesis**, the theological discipline concerned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Holy Scripture; conf. Bible 圣经解释学、解经学、圣经诠释学 208. 1a; 220. 3
- Existentialismus / existentialism**, one modern current of thought 存在主义 220. 1; 221. 2

Exsurge Domine, bull of 1520 against Luther
《主,起来吧》160.4

Faber, Petrus, (Pierre Favre / Lefevre), SJ,
Bl., 1506 – 1546, a Jesuit from Savoy, one
of the founding generation 法贝尔 173.1

Faber Stapulensis (Jacques Lefevre d'
Etaples), 1455 – 1536, French humanist,
reformer and vicar general of Meaux
(France), whose humanism prepared
Reformation; his French Bible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in 1530 法贝尔 182.1

Fabri, Johann, (Faber), 1478 – 1541,
German Catholic scholar, vicar general of
Constance, then bishop of Wiener Neustadt,
after 1521 Anti-lutheran 法布里 160.3;
167.2

Fagnani Boni, Prospero, 1588 – 1678, Italian
theologian, expert of canon law 法纳尼 188.
1c

Falk, Adalbert, German Kultusminister 1872 –
1879, main figure in Bismarck's
“Kulturkampf” 法尔克 214.2.4

Farel, Guillaume (William), 1489 – 1565,
French reformer in Geneva after 1532, who
induced the change of 1535 法雷尔/法瑞尔
168.1.2

Farnese, Alexander, 1545 – 1592, son of
Margareta of Parma, excellent general and
statesman, regent of the Netherlands 1578 –
1592, who could keep the southern part
(Belgium) Catholic in a time of upheavals
法内塞 184.2

Faschism, an anti-democratic way of
government, especially the movements of
Mussolini (violent, but not totalitarian,
expansive or racist) and Hitler (totalitarian,
expansive and racist) 法西斯主义 225.2

fasting = ieiunium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Doctrine, (Peres de
la doctrine Chretienne), founded in Avignon
in 1592 基督教导师司铎会 172.4b

Fathers of the Holy Spirit, a congregation
founded in 1848 in France 圣神司铎会 214.
3.5; 218.1.2b

Fathers of the Most Holy Heart of Jesus,
founded in 1854 in Issoudoun 耶稣圣心司铎
会 218.1

Fathers, White, founded in 1868 by Lavigerie
for the mission in Africa 白衣司铎会 218.1

Fatima, (Portugal), site of apparitions in
1917, since then a Catholic pilgrim
destination 法提玛 219.4; 227.6

Faulhaber, Michael von, 1869 – 1952,
German Cardinal, patristic theologian,
known for his resistance to Hitler's Nazism
in his sermons; he drafted the encyclical *Mit
brennender Sorge* (1937) 福尔哈贝尔 228.
2

feastday = festum

Febronius, 1701 – 1790, (= Joh. Nikolaus
von Hontheim), German theologian whose
book published in 1763 triggered a
movement (Febronianism) that tried to limit
papal authority and influence 费布若尼乌斯
187.3; 196*; 201.2.5; 212.2

Fenelon, Franc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1651 – 1715, Archbishop of Cambrai,
theologian and author; he supported the
quietism of Mme Motte-Guyon in 1697 and
because of that was criticized by Bossuet,
the French king and the Pope 费奈隆 188.
1d; 190.6

Ferdinand II, 1452 – 1516, “the Catholic”,
King of Aragonia, married Isabella of
Castilia (1479), drove out Muslims from

- Grenada in 1492, expelled Jews and pursued a policy of centralization; he controlled the inquisition 费迪南 (109. 5; 150. 3; 158. 6); 162. 2
- Ferdinand** of Austria, (Ferdinand I), 1503 – 1564, King of Austria, founder of the Austro-Hungarian Empire, German Emperor 1558 – 64; after the battle of Mohacs (1526) he became king of Hungary. He tried to stop the spread of Protestantism in his lands. 费迪南一世 162. 1; 163. 2, 4; 164. 2; 165. 2. 3; 166. 1 – 4; 167. 3; 170. 4; 173. 2; 174. 6 – 9; 180. 1
- Ferdinand II**, German Emperor 1619 – 1637; educated by Jesuits in Ingolstadt, he started to counteract the spread of Protestantism in Austria since 1598 and became the main exponent of a conscious ecclesiastical Catholicity among the German dukes 费迪南 180. 4; 181. 1. 3
- Ferdinand III**, 1608 – 1657, German Emperor since 1637 who concluded the Peace Treaty of 1648 费迪南 181. 4
- Ferdinand I**, Emperor of Austria 1835 – 1848 who basically let Metternich govern the country 费迪南 203. 7
- Fernando VII**, Ferdinand VII, King of Spain 1814 – 1833, he tried to restore Catholicism in Spain, married Maria Christina of Naples in 1829 费迪南 204. 3
- Ferrara**, city in Italy controlled by Ravenna and by the Lombards, the duchy flourished in the 12th century; site of the council of Ferrara – Florence (1442) 费拉拉 176. 2
- Fesch**, Joseph, 1763 – 1839, French priest, uncle of Napoleon, he worked in the army for some time but returned to the church and became Archbishop of Lyon (1802), cardinal and ambassador at the Holy See (1803); he did not support the policies of his nephew 费施 199. 5
- festum** (Fest, feastday), ecclesiastical feastdays or commemoration of saints, which were celebrated by a Mass and the prohibition to do servile work, which led to abuses; in the 16th century the Church limited the obligatory feast days to ca 30 – 35 annually; Pius X limited obligatory feast days to 8 (1911) 节日/庆日/教会规定的节日 178. 5; 188. 4; 207. 2; 219. 2
- Feuerbach**, Ludwig, 1804 – 1872, German philosopher who thought that human thought produces religion, his influence on materialism (Marx) was great; author of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1841 费尔巴哈 221. 2
- Feuillantes**, reform congregation of the Cistercians based in Feuillans (Toulouse) since 1580 菲伊安会 172. 3
- Fey**, Klara, 1815 – 1894, German woman who opened a school for poor children in Aachen in 1837 and founded the Sisters of the Poor Infant Jesus (1848) 费 207. 6g
- Fiala**, Friedrich, since 1884 Bishop of Basle 菲亚拉 215. 2
- 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 – 1814, German philosopher, exponent of idealism; he influenced Schleiermacher and others 费希特 208. 2a; 210. 1
- Fidelis** von Sigmaringen, OFMCap, St., 1577 – 1622, Capuchean priest who worked in Austria and Switzerland (Graubunden) for the Catholic Church, he was killed by Calvinist peasants after a sermon. 菲德里斯 180. 4
- Filles de la Charite**, Daughters of Mercy =

- Vincentian Sisters
- Finland**, 芬兰 170.3; 216.8
- Firmian**, Leopold Anton von, 1679 - 1744, Archbishop of Salzburg 1727 - 1744, who issued an edict in 1731 which caused 4000 Protestant families to leave Salzburg 费尔米安 187.4
- Fischer von Erlach**, Johann Bernhard, 1656 - 1723, Austrian architect, designer of Baroque - style churches 费希尔 188.5
- Fisher**, John, St., 1469 - 1535, English humanist, Rector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1504), since 1516 he fostered the study of the Biblical languages, a friend of Erasmus and Reuchlin, he was critical of Luther, made Cardinal in 1535; he rejected to accept the demands of Henry VIII, was accused of treason and beheaded; canonized in 1935 费希尔 171.3
- Flacius**, Matthias Flacius Illyricus (Vlacic), 1520 - 1575, Protestant historian, author of the *Magdeburger Centurien*, theologian involved in the Adiaphoristic Controversy 1548 - 1555 and other controversies 弗拉克乌斯 169.1.2
- Flechier**, Valentin - Esprit, 1632 - 1710, Bishop of Nimes and famous preacher 弗雷谢 188.1d
- Fleury**, Claude, 1640 - 1723, French priest, historian, author of *Histoire ecclesiastique* (20 vols.) 弗雷里 188.2
- Fliedner**, Theodor, 1800 - 1864, German pastor who founded many institutions for social work (prisoners pastoral, an institute of deaconesses for medical services in Kaiserswerth in 1836) 弗利德纳 209.5
- Florez de Setien y Huidrobo**, Enrique, OESA, 1702 - 1773, Spanish historian, famous for the monumental *Espana Sagrada* (29 vols. 1747 - 75) 弗冷斯 188.2
- Fogazzaro**, Antonio, 1842 - 1911, Italian poet who supported a kind of modern Catholicism 佛格萨若 220.3
- Fonseca**, Pedro, SJ, 1528 - 1599, Portuguese theologian 冯塞卡 178.2b
- Fontainebleau**, Concordat of, (1813) 枫丹白露协定 199.5
- Formalprinzip**, formal principle of Protestantism, "sola scriptura", namely the tenet that only those things that are based on the Bible can be valid articles of faith; see also: Materialprinzip 信仰的“形式原则” 160.2; 174.3
- Forster**, Frobenius, OSB, 1709 - 1791, German professor, Abbot of St. Emmeram (Regensburg) who promoted historical studies 弗尔斯特 188.2
- Foucauld**, Charles de, 1858 - 1916, French priest and Trappist who after 1901 lived a kind of new missionary witness (practical example and presence more important than words) in the desert south of Algier with the Touaregs; he was killed by robbers. 查理·得·福科 218.2
- Fourier**, Petrus / Pierre, St., 1565 - 1640, Catholic priest, pastoral and social activist, founder of a congregation of women (Augustinians, Sisters of Our Lady) dedicated to the education of girls (1598) in Lorraine 傅里耶 172.4b
- Fox**, George, 1624 - 1691, English shoemaker who after 1648 went through England as preacher and prophet and gathered "friends" and "children of light", popularly called "Quakers"; Fox was arrested times but even went to North

America (1670 – 1673) 佛克斯 192.3

Fracassini, Umberto, Italian priest and exponent of modernism, ca 1900 弗拉卡西尼 220.3

Francia, (France, Frankreich); Early history: According to Eusebius Christians in Lyon suffered persecutions in 180; early centers were Lyon, Vienne, Arles; the baptism of Clovis (498) implied the end of Arianism. The Synod of Orleans (549) demanded the approval of elected bishops by the king. Charles Martell halted the Muslim invasions in 732. Pope Stephen II crowned Pippin in 754, and Charlemagne was crowned in Rome in 800. After 885 the invasions of the Normans led to a weakening of royal power. Cluny and other reform monasteries tried to raise moral standards (Peace of God), and the 11th century saw the fast growth of new forms of monasticism (Cistercians, Carthusians, Templars). The fight against heresies (Cathars, Waldenses) led to the founding of the Dominicans in Toulouse. Monastery schools and cathedral schools (in Paris, Chartres, Reims, Laon, Bec, St – Victor) competed with the universities of Paris (1215), Toulouse (1229), Angers (1229), Montpellier (1289) and many others. Philip IV the Fair tried to tax the clergy but met the resistance of Pope Boniface VIII; the king dissolved the Templars, and from 1309 – 1380 the popes resided in Avignon and were under French influence. During the Hundred Years' War (1337 – 1453) and through the conciliarism of the Council of Constance the kings could further deepen their control over the Church in France (Pragmatic Sanction of 1438).

After 1534 Francis I suppressed the reformation. The destructive Huguenot Wars (1559 – 1598) were ended by the Edict of Nantes (1598). The reform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were long resisted by the parliament and only implemented in the 17th century, greatly supported by new congregations (Lazarists, Oratorians, Sulpicians, Eudistes, Salesian Sisters etc.). Gallicanism, Jansenism, Quietism and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led to debates in the 17th century. Since 1750 the tide shifted to anti – Jesuit and anti – clerical tendencies. In 1780 French clergy was in possession of ca. 10% of the land, and economic,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factors (atheism, rationalism) led to the violent and chaotic chang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 The Church split into a constitutional and a persecuted faction. Napoleon concluded a concordate in 1801, and since 1814 started a restauration movement, but the revolutions of 1830, 1848 and 1871 showed anti – clerical tendencies. In 1903 many congregations were dissolv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1905 brought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After 1921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Vatican were renewed. France was leading in academic studies, theology and mission work until the 19th century. In 1950 90% of the population said they were Catholics, in 1991 only 80%, but regular participation in Church life is low. 法国 178. 1.4; 179. 1; 182; 189 *; 190 *; 191. 3; 194. 3; 198 *; 199 *; 204. 1. 2 *; 208. 1; 208. 1; 213. 1.4; 216. 1 – 3 *; 220. 1 – 3; 224. 1; 227. 1 *; 228. 5; 229. 2 *

Francis de Sales, Francois de Sales, St. , 1567 - 1622, Doctor of the Church (1877), from a noble family in Savoy, became Bishop of Annecy - Geneva in 1602 and an ardent reformer, brillia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humanisme devot" (pious humanism), co - founder of the Salesian Sisters in 1610 方济各/法兰西斯·撒勒斯/萨雷斯 172. 4c * ; 178. 4; 179. 1; 219. 6a

Francis Xavier, St. 1506 - 1552, Jesuit missionary, one of the first friends of St. Ignatius, successful missionary in India 1544 - 47, in Cochin - China 1548, in Japan 1549 - 51; he wanted to enter China but died in December 1552 on Sancian Island close to Hong Kong 方济各·沙勿略 173. 1; 176. 4; 177. 4b * d

Francis I, King of France, 1515 - 1547, signed a concordate in 1516; opposed church unity in Germany, supported German Protestants against the Habsburgs, involved in wars against Emperor Charles V in 1542 - 44; was indifferent to religion 法国王弗兰西斯一世 (157. 6); 161. 1; 163. 2; 167. 1; 168. 2; 174. 2; 182. 1

Francis II, King of France 1559 - 1560 法国王弗兰西斯 182. 1; 183. 6

Franciscani, (Ordo Fratrum Minorum, OFM; Minoriten, minorites), congregation founded by St. Francis, confirmed by Pope Innocens III in 1209, it spread fast across Europe, but was soon split by the controversy about poverty into spirituals and conventuals; after papal intervention and the elimination of spiritualism, an "observance" movement started in the 14th century; Leo X separated the two branches in 1517 (OFM Observants and OFMConv = Conventuals); in 1525 a

new group was acknowledged, the Capuchians (OFM Cap, first in Italy), and in Spain there was the movement of the Discalced Franciscans; in 1768 the order had the most members, ca 77000 who also worked in many mission lands; Leo XIII unified the four branches in 1897; in 1963 they had ca 27. 000 members 方济各会 (129 * ; 131. 1; 134. 2; 135; 151. 1, 2; Franciscan school of thought 方济各思想学派 135. 2ad; 145. 2); 172. 3; 219. 6

Franck, Sebastian, 1499 - 1542, Catholic priest in Augsburg area, then Lutheran preacher in Nuremberg, he was expelled from Strasbourg, his many writings propagate a pantheist - mystical theology, emphasizing tolerance and non - violence; faced attacks from Luther 弗兰克 165. 1

Francke, August Hermann, 1663 - 1727, German theologian, important exponent of pietism, since 1693 at Halle, where he was very active as teacher, organizer and theologian 弗兰克 192. 2

Franco, Spanish General, +1975, in power in Spain since 1939 佛朗哥 227. 6

Frankenberg, / Franckenberg, Johann Heinrich von, 1726 - 1804, Archbishop of Mecheln (Belgium) and Cardinal, who protested against the reforms of Joseph II in Belgium; after 1792 the French invasion forced him to flee 福兰克贝格 197. 3

Franklin, Benjamin, 1706 - 1790, American politician and inventor 富兰克林 205. 1

Franz II, (= Francis I of Austria), German Emperor 1792 - 1806, Emperor of Austria 1806 - 1835, who concluded a peace treaty with France at Campo Formio (Udine) in 1797; after 1803 he did not confiscate and

- secularize monastery property, he let Metternich govern the country 弗兰茨 200.1 - 3; 203.7
- Franz Joseph I**, Emperor of Austria 1848 - 1916, who inaugurated a policy of greater freedom for the Catholic Church in Austria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203.7; 215.1; 224.2
- Franzelin**, Johann Bapt., 1816 - 1886, Austrian Jesuit, theologian, Cardinal (1876), professor at the Gregoriana, exponent of Neo - Scholasticism 弗兰泽林 220.1.2b
- Franziskus - Xaverius - Verein**, a German Catholic mission society established in 1841 in Aachen 方济各·沙勿略协会 206.1
- Frederick** = Friedrich
- Freemasons**, Freimaurer, a secret organisation with the aim to spread humanity and brotherhood, first founded in London in 1717, spread to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since their thinking was deistic and naturalistic, Pope Clement XII banned them in 1738; freemasonry influenced anti - Catholic policies in the 19th century in Italy, Portugal, Spain and other countries. 共济会 185.2; 191.2 *; 205.3; 213.2; 219.4
- Freethinkers**, scholars or intellectuals in England who did not want to belong to any official church 自由思想家 191.2
- Freimaurer** = Freemasonry
- Freisen**, Joseph, 1853 - 1932, German priest and canonist 弗赖森 220.2d
- Fremyot**, Jeanne - Francesca = Chantal
- Freres des ecoles chretiennes**, (Brothers of Christian Schools, Institutum Fratrum Scholarum Christianarum, FSC), a Congregation of lay brothers founded by Jean Baptiste de la Salle in 1681 in Reims; they changed education in France from Latin to French and influenced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1790 they had 121 communities, 1000 brothers and 36 000 students; after 1801 they were restored quickly, in 1966 they had 16000 brothers and 1500 communities. 公教训蒙会/拉萨会 188.3
- Friedrich I**, King of Denmark, 1523 - 1533, promoted Lutheran reforms in Denmark 腓特烈一世 170.1
- Friedrich der Weise** / Fredericus de Saxonia / Frederick the Wise, 1463 - 1525, Kurfuerst (Elector) of Sachsen, 1486 - 1525, respected and influential German king, founder of the University of Wittenberg in 1502; he bought many relics for the church of Wittenberg; he protected Luther after 1518 and demanded that the Emperor should first hear Luther; he had Luther brought to the Wartburg after 1521 腓特烈 158.2; 160.1; 161.2; 162.3
- Friedrich II**, elector of the Pfalz 腓特烈 165.5
- Friedrich III**, " the Pious ", 1515 - 1576, elector of the Pfalz 1559 - 1576, introduced Calvinism in the Kurpfalz in 1563 腓特烈 180.2
- Friedrich IV**, 1574 - 1610, elector of the Pfalz 1583 - 1610, adherent of Calvinism, who expelled the Lutherans and organized the Protestant Union in 1608 腓特烈军属 180.5
- Friedrich V**, 1596 - 1632, elector of the Pfalz 腓特烈 181.1
- Friedrich August** der Starke, elector of Sachsen 1694 - 1733, who converted to the Catholic Church in 1697 without influencing his subjects 腓特烈·奥古斯都 181.4; 187.4

- Friedrich August III**, Duke of Sachsen, who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1712 腓特烈·奥古斯都三世 187.4
- Friedrich**, Count of Hessen – Kassel,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1749 腓特烈 187.4
- Friedrich III of Brandenburg** / Frederick III = Frederick I, King of Prussia 1688 – 1713, was in the beginning not accepted as “King” by the Pope in 1701 腓特烈 187.1
- Friedrich II der Grosse** / Frederick II of Prussia, 1712 – 1786, King of Prussia 1740 – 86, who built up the military strength of Prussia, attacked Habsburg in order to obtain Silesia; in religious matters he showed tolerance (“let each one go to heaven in his own way”); he did not suppress the Jesuits 大腓特烈 187.1; 193.1; 194.4; 197.2; 200.2
- Friedrich Wilhelm I** / Frederick William I, 1620 – 1688, Great Elector of Brandenburg 1640 – 1688, who founded and enlarged the power of Brandenburg – Prussia, followed a Protestant policy in connection with England and Holland 腓特烈·威廉 187.4; 193.1
- Friedrich Wilhelm II**, / Frederick William II, King of Prussia 1786 – 1797, who demanded in an edict of 1788 that liturgy, preaching and teaching must follow orthodoxy; the edict was ineffective and rescinded in 1798 腓特烈·威廉二世 193.3
- Friedrich Wilhelm III**, / Frederick William III, King of Prussia 1797 – 1840, who published a document of Pius VII as state law in 1821 so as to regulate Church administration in Prussia; he promoted a new agenda for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as to unify them (1822) but met the resistance of Lutherans 腓特烈·威廉三世 193.3; 201.4; 209.1
- Friedrich Wilhelm IV**, / Frederick William IV, King of Prussia 1840 – 1861, he revoked the forced church union and agreed to a separate “Evangelisch – Lutherische Kirche” with seat in Breslau / Wroclaw (1841) 腓特烈·威廉四世 203.4; 209.1
- Frings**, Josef, 1887 – 1978, German theologian, Archbishop of Cologne 1942, respected participant at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佛润格斯
- Fritzen**, Adolf, 1838 – 1919, Bishop of Strasbourg 夫瑞岑 227.1
- Froschammer**, Jakob, 1821 – 1893, German philosopher, priest, who denied any dependence on divine revelation or church authority (a kind of Christianity without dogma) and was suspended in 1863, banned in 1871 弗若沙梅尔 220.2d
- Fugger**, rich family of traders and bankers from ca 1500 to 1650, involved in the indulgences quarrels after 1515 富格尔 159.4
- Fulda**, German town, important Benedictine monastery, founded by Boniface in 744 富尔达 (80.2; 89.3; 101.2; 103.2); 180.4; 201.5; 226.2
- Funck**, Johannes, supporter of Osiander’s view, was beheaded in 1566 冯克 169.2
- Funk**, Franz Xaver, 1840 – 1907, German historian, professor in Tuebingen, expert on patrology, most influential of his works is the *Lehr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1886), which was elaborated by Bihlmeyer and Tuechle 丰克 220.2c
- Funk**, Philipp, 1884 – 1937, German historian of spirituality 丰克 220.3
- Fürstenberg**, Franz von, 1729 – 1810, German

- vicar general in Muenster, he promoted school reforms (1776) and was a member of the “familia sacra” in 1800 菲尔斯滕贝格 203.1
- Fürstenberg**, Dietrich. (Theodor) von, 1546 – 1618, Bishop in Paderborn, active exponent of the counter – reformation, 1585 菲尔斯滕贝格 180.4
- Galen**, Clemens August Graf von, + 1946, German theologian, Bishop of Muenster, known for his courageous sermons against Hitler, author of the treatise *Studien zum Mythos* (1934) which opposed racism; in 1936 he organized demonstrations against the removal of crosses in schools and forced the Nazis to rescind the respective orders. 加伦 228.3
- Galilei**, Galileo, 1564 – 1642, Italian scientist who propagated the Copernican astronomy in public and was forced to silence by the Roman curia in 1616 and 1632 because his ideas attacked traditional Aristotelianism and seemed to threaten theological (Biblical) tenets 伽利略 178.3
- Gallandi**, Andreas, 1709 – 1779, Italian Oratorian, historian, editor of a big patristic collection (*Bibliotheca veterum patrum*, 14 vols.) 伽兰迪 188.2
- Gallen**, St., monastery in Switzerland, founded by St. Gallus 圣伽伦隐修院 (84.1; 89.3, 5,6; 98.5; 151.1); 167.2.3
- Gallia**, **Gallicanism**, (Gaul, Gallicanism), special privileges of the French king over the Church in France, especially reinforced by Louis XIV after 1673 高卢主义 (140.3; 141.4; 144.2); 174.8.9; 182.5; 189.3 *; 190.3.4; 199.2; 212.2
- Gallican Articles**, Gallikanische Artikel, four articles claimed by an assembly of the clergy in Paris in 1682, used by Louis XIV to limit papal power in France 高卢教会的规条 189.3.4; 199.2
- Gallitzin**, Amalie von, 1748 – 1806, German Countess who gathered a circle of Catholic scholars (the “familia sacra”) in Muenster 格里琴 203.1
- Gama**, Vasco da, 1460 – 1520, Portuguese navigator who found the way to India in 1497 – 1499 伽马 177.1
- Gambetta**, Leon, 1838 – 1882, French politician with anti – clerical tendency, leader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premier 1880 – 81 甘必大 216.1
- Ganganelli** = Clemens XIV
- Garibaldi**, Guiseppe, 1807 – 1882, Italian patriot who organized an army and conquered Sicily and Naples in 1860; he hated the Church and the papacy 加里波第 211.1
- Garnet**, English Jesuit, executed in 1605 格内 183.4
- Gasparri**, Pietro, 1852 – 1934, Italian canonist, director of the new edition of the Code of Canon Law of 1917, Cardinal in 1907 and Secretary of State from 1914 – 1930 加斯帕里 219.1; 224.5
- Gasquet**, Francis Neil (Aidan), OSB, 1846 – 1929, English historian, commissioned to investigate the validity of Anglican ordinations (1896), Cardinal (1914); author of *Henry VIII and the English Monasteries* (1889) 伽斯奎 213.3
- Gegenreformation** = counter – reformation
- Geissel**, Johann von, 1796 – 1864, Bishop of Cologne after 1845; supported the

- establishment of new orders and charity institutions after 1848 盖斯尔 203. 4. 6; 208.2a
- Geneva**, important center in French – speaking Switzerland, center of Calvin’s reforms after 1536 and 1541 日内瓦 168; 201. 6; 215.2
- Genf** = Geneva
- Gentile**, Giovanni Valentino, 1520 – 1566, Antitrinitarian from Cosenza, executed as heretic in Bern in 1566 真蒂勒 169.3
- Georg (der Baertige)**, 1471 – 1539, Herzog von Sachsen / George of Saxonia, 1500 – 1539, he received theological education and attended the Disputation of Leipzig, 1519, thereafter supported the Catholic side, wrote against Luther 格奥尔格 160. 2. 3; 163. 1. 4; 165.2
- Georg** von Baden – Durlach, Margrave, he continued fights after 1620 in the Thirty Years’ War 格奥尔格 181.1
- George III**, King of England 1760 – 1820, who objected against granting Ireland more rights after 1790 乔治三世 204.5
- George V**, King of England 1910 – 1936 乔治五世 216.4
- Georgia**, a country at the Caucasus with a very long Christian history; since the 16th century the Turks suppressed Christianity 格鲁吉亚 232.1
- Gerbert**, Martin, OSB, 1720 – 1793, Abbot of St. Blasien in Germany 1764 – 1793, eminent scholar, historian, theologian who tried to foster theological education and historical studies; continued the *Germania sacra* series 格伯特 188.2
- Gerbet**, Philippe – Olympe, 1798 – 1864, French Bishop of Perpignan (1854), co – founder of the “Avenir”, author of a pastoral letter which became the basis of the Syllabus of Pius IX 杰贝 204.2
- Gerhard**, Johann, 1582 – 1637, German professor of theology at Jena, his 9 volumes *Loci theologici* (1610 – 22) became the main work of orthodox Lutheran dogmatics 格尔哈德 185.1
- Gerhardt**, Paul, 1607 – 1676, German teacher and preacher in Berlin, famous author of Christian poetry 格尔哈特 193.4
- German Catholics** = Deutschkatholizismus
- Germany**, (Deutschland), a country in central Europe, the southern part was influenced by Christianity during the time of the Roman empire; since the 5th century the Frankish kingdom conducted missions, and Charlemagne promoted Christianity throughout his huge empire; Benedictine monasteries (at Fulda and many other places) became centers of learning, in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ies many cathedral schools educated German scholars; the first university in the area of the German empire was founded in Prague in 1348, other universities followed (Vienna in 1365, Heidelberg in 1386, Cologne in 1388, Erfurt in 1402); in 1517 the Church was shaken by M. Luther’s demands, which were supported by some of the dukes but opposed by Emperor Charles V; after the split and after the Thirty Years War (1618 – 1648) a period of more tolerance and pietism followed, leading to the German type of enlightenment an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o Romanticism; some areas of Germany remained predominantly Lutheran, others remained Catholic, but in the 20th

- century the differences have been leveled to some extent by immigrants 德国, 见 Deutschland, Deutsch -, M. Luther
- Geusen**, (gueux = beggar), nick - name (later party name) of Dutch nobles who resisted Spanish rule in Holland after 1560 格斯 184.1
- Gewerkschaften**, workers' unions, Christian workers' unions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19th century 工会 214.6
- Gfrörer**, August Friedrich, 1803 - 1861, German historian, who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and wrote on Gustav Adolf 格夫瑞尔 207.5
- Gibbons**, James, 1834 - 1921, son of Irish immigrants, ordained priest in 1861, Archbishop of Baltimore in 1877, Cardinal since 1886; moderate progressive leader of the Church; suppor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in Washington; he was a very popular preacher and author 吉本斯 217.2
- Giessen**, town in Germany; after the University of Marburg had changed to Calvinism (1607), Giessen was founded as Lutheran university for Hessen and Darmstadt; the Catholic theological faculty was established in 1830 基森 203.5
- Gioberti**, Vincenzo, 1801 - 1852, Italian priest,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ontologism") at Turino, was arrested in 1833 due to spreading his views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for Italy) and exiled himself to Paris and Brussels; in 1848 and 1849 he was proclaimed premier of Italy for a short time, but he fled to Paris again 乔贝尔提 202.2; 220.3
- Gladstone**, William, 1809 - 1898, British politician who was premier four times after 1868 and maintained an open attitude towards the Catholic Church 格莱斯顿 216.4
- Glaube** = faith (Lat: fides, Gr: pistis, Hebr: emunah)
- Glaubensgerechtigkeit** /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 basic tenet of Luther 因信称义/因信成义 159.2.3
- Goa**, town in the SW of India, since 1534 a diocese under Portuguese patronage comprising the area from the Cape of Good Hope to Japan 果阿 177.4b
- Gobel**, Jean Baptiste Joseph, 1727 - 1794, French priest from Alsace, since 1757 vicar general of Basle,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1789, took the oath on the 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 and was chosen Bishop of Paris (1791), active member of the Jacobines, promoted the abolition of the celibate, resigned in 1793 and took part in celebrations of "goddess reason" in Notre Dame; the timid man was nevertheless executed a year later 格贝尔 198.3
-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 - 1832, German poet, influenced by Christianity and enlightenment 歌德 193.2
- Goffine**, Leonhard, OPraem, 1648 - 1719, German priest, very popular author of spiritual and edifying literature, his most famous work is the *Handpostill* (explanations to Sunday gospels, more than 120 editions) 格菲内 188.1d
- Gogarten**, Friedrich, 1887 - 1967, German Lutheran theologian, professor in Breslau, Goettingen, exponent of the "Dialectical theology" 郭格滕 231.3
- Göller**, Emil, 1874 - 1933, German priest,

- historian, expert on canon law 格勒 220.2c
- Gomar / Gomarus**, Francis, 1563 – 1641, Calvinist theologian who opposed the more liberal Arminianism, his adherents are called Gomarists 戈马尔 185.5
- Good Shepherd, Women of the**, a sisters congregation based on Eudes' community and developed by St. E. Pelletier in 1835 in Angers which helped fallen women 善牧会 172.4f; 207.6e
- Görres**, Joseph von, 1776 – 1848, German Catholic lay theologian, first influenced by enlightenment he became an apologete of Catholicism who influenced political life by his publications; founder of the *Rheinischer Merkur* in 1814, author of the *Athanasius* (1838) which criticised Prussian intolerance of Catholicism; his monumental work is *Christian Mysticism* (4 vols. 1836 – 42) 格雷斯 203.1 – 3; 208.1b
- Görresgesellschaft**, an association founded in Germany in 1876 to continue the work of the author Goerres and to promote academic studies 格雷斯协会 219.5c
- Göthe** = Goethe
- Gothic art**, in the 19th century Germany and Britain discovered the Gothic style as a kind of national art (Parliament in London, 18365 – 60, Dome of Cologne 1842 – 1880) 哥特式艺术 207.4
- Grabmann**, Martin, 1875 – 1849, German priest and theologian, expert on the history of Scholasticism, author of *Die Geschichte der scholastischen Methode*, 1909 格拉布曼 220.1
- Granada**, Louis de, + 1588, ascetic writer 格拉纳达 178.4
- Granvella**, Antoine Perrenot de, 1517 – 1586, French humanist, priest, Archbishop of Mechelen, he was adviser of Margareta of Parma but was dismissed in 1564; later Cardinal 格兰维拉 184.1
- Gravamina** (der deutschen Nation), complaints to Rome at several diets in the early 16th century 申诉 (158.5); 160.4; 161.1; 162.2; 196.1
- Greco** = El Greco
- Greek Orthodox Church**, Griechisch – Orthodoxe Kirche, the church of the East was under severe pressure since the occupation of Constantinople in 1453 but managed to keep her traditions; in 1589 the metropolitan bishop of Moscow was granted the title of “patriarch” 希腊东正教 186.1; 208.4; 223; 228.4; 232
- Gregoire**, Henri, 1750 – 1831, French priest and politician, influenced by Jansenism and Gallicanism, he became an opponent of Rome and a leading figure of the constitutionalists after 1791, but he protested against destru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in 1794; he influenced the centralized French language policy which suppressed dialects 格瑞格阿 198.2
- Gregorian Calendar**, a reform pronounced by Pope Gregory XIII in 1585 额我略/贵格利的修历事件 175.2; 186.1
- Gregorius XIII**, Pope 1572 – 1585, originally Cardinal Hugo Boncompagni from Bologna, achieved the reform of the Julian Calendar (1582), supported religious education by establishing colleges, set up nuntiatures and directed the counter – reformation 额我略/贵格利 172.2b.3.4a; 175.2 * ; 177.4; 178.2a; 180.2.4; 182.3; 183.3; 184.5; 186.1.2

- Gregorius XIV**, Pope 1590 – 1591, originally Cardinal Sfondrato 额我略/贵格利十四世 176.1; 177.4b
- Gregorius XV**, Pope 1621 – 1623, Cardinal Ludovisi, Archbishop of Bologna, supported the Jesuits and founded the Propaganda Fide (Mission institute) in Rome (1622) 额我略/贵格利十五世 172.4; 176.4 *; 177.1.4d
- Gregorius XVI**, Pope 1831 – 1846, originally Bartolomeo Cappellari from the Camaldoleses, he was supported by the Zelanti but lacked political experience and opposed the Risorgimento (unification movement of Italy); his encyclical *Mirari vos* (1832) was directed against the powerful liberalism of his time (indifferentism,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额我略/贵格利十六世 202.2 *; 203.3; 204.2; 205.8; 206.1.2; 208.2
- Gretser**, Jakob, SJ, 1562 – 1625, German theologian in Ingolstadt, philologist, spiritual writer; head of the “Jesuit – party” in Bavaria until 1601 格瑞特塞尔 178.1b
- Grey Sisters of St. Elisabeth**, Graue Schwestern, founded in 1842 in Nyssa / Neisse (Silesia) 灰衣修女会 207.6h
- Griechische Kirche** = Greek Church
- Grisar**, Hartmann, SJ, 1845 – 1932, German Jesuit and historian in Innsbruck and Rome, author of books on medieval church history 格里萨尔 220.2c
- Gropper**, Johann, 1503 – 1559, Catholic theologian from Cologne, participant in the disputations of 1540, participant at the Council of Trent, Cardinal in 1555; his practical reform suggestions even influenced Italy, Spain, France 格若佩尔 165.3
- Grotius**, Hugo, 1583 – 1643, Dutch legal theorist, scholar, official in Rotterdam, member of the Arminianists, therefore sentenced to lifelong imprisonment in 1619 but could escape after some time; he promoted Church unity 格劳秀斯 185.5
- Gruenewald, Matthias**, German painter, + 1528 格吕内瓦尔德 (154.3c); 179.4
- Guarini**, Camillo, 1624 – 1683, Italian monk of the Theatines, designer of churches 奎瑞尼 179.3
- Gueranger**, Prosper, 1805 – 1875, Benedictine monk, abbot of the monastery of Solesmes (France), who revived monastic life in France and propagated the use of Roman liturgy through his works 盖朗热 207.2.6
- Guise**, Francois de, 1519 – 1563, French politician, champion of Catholicism 吉斯 182.1.2
- Guise**, Charles de, Archbishop of Reims, Cardinal, influential at the French court; participant at the Colloquy of Poissy, 1561 查理·吉斯 182.1.2
- Guise**, Mary de, Queen of Scotland 1554 – 1560 玛丽·吉斯 171.5; 183.6
- Gunkel**, Hermann, 1862 – 1932, German Protestant exegete, influenced by Eichhorn and one of the main founders of the Formkritik (form criticism) of OT texts 贡克尔
- Gunpowder Plot**, / Pulververschwoerung, an abortive plan of English Catholics (Guy Fawkes and others) to blow up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in London (1605); the Parliament thereafter required an oath of allegiance to the King from Catholic recusants 火药阴谋 183.4

- Günther**, Anton, 1783 – 1863, Austrian priest and Catholic theologian, influenced by rationalism: reason can recognize the mysteries of faith; he opposed scholasticism; his doctrines were censured by Rome in 1857 龚特尔 208.2c; 220.1
- Gustav** = Gustavus
- Gustav – Adolf – Verein**, a German Protestant association founded in Leipzig in 1932 in order to help Protestant communities in a Catholic environment 古斯塔夫·阿多夫协会 209.1
- Gustavus I Wasa**, King of Sweden 1523 – 1560, introduced Protestantism to Sweden 古斯塔夫斯 170.2; 184.5
- Gustavus II Adolf**, 1594 – 1632, Swedish King 1611 – 32, who was supported by France and led Swedish troops to Germany in 1630 in order to fight for the cause of Protestantism, thereby turning the tide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and prolonging the fighting; his daughter Christina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古斯塔夫斯·阿多夫 181.2.3; 184.5
- Gutberlet**, Konstantin, 1837 – 1928, German priest, philosopher, theologian 古特贝勒特 220.2b
- Guyon** = Motte – Guyon
- Habsburg**, House of Habsburg, Austrian royal (imperial) dynasty from 1278 to 1919; took a pro – Catholic position in the time of Reformation, see Karl V, Maria Theresia, Joseph II, Ferdinand II 哈布斯堡王朝
- Hadrian**, Patriarch of Moscow, +1700 哈德良 187.5
- Hadrianus VI**, Pope Hadrian, 1522 – 1523, from Utrecht, professor in Louvain, then Bishop of Tortosa, tried honest reforms in the 21 months of his pontificate 哈德良 162.2 *; 172.1
- Haeckel**, Ernst, 1834 – 1919, German zoologist, Darwinist and publisher of anti – Christian books; he was the first to propagate the killing of mentally sick people. 海克尔 221.2
- Haefelin**, Johann Kasimir, 1737 – 1827, German priest, opposed to Dalberg, Cardinal in 1818 赫费林 201.3
- Haffner**, Paul Leopold, 1829 – 1899, German theologian, Bishop of Mainz in 1886 哈夫内尔 214.4; 220.1
- hagiographia**, (Hagiographie, hagiography), historical or edifying literature about Christian saints, for example *martyrologia*; see Bollandus 关于圣人/圣徒的文学(100.3; 133.6); 178.1e
- Hahn – Hahn**, Ida, 1805 – 1880, German countess, author of emancipatory novels, she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1850 and wrote Catholic novels 汉汉 207.5
- Halifax**, Charles Lindley Wood, 1839 – 1934, English Anglican lay theologian who promoted ecumenical negotiations with Bishop Mercier from 1921 – 1925; author of *A Call to Reunion* (1922) 哈利法克斯 231.4
- Halle**, city in Germany (Sachsen), where the newly founded university (1693) became the center of the pietism promoted by Francke and Anton; since 1706 they sent out missionaries to Asia 哈雷 192.2; 209.5
- Haller**, Berthold, 1492 – 1536, Swiss chaplain in Bern, friend of Melancthon and Zwingli (since 1521), reformer in Bern, participant in the colloquy of 1526 in Baden 哈勒尔

167.2

Haller, Karl Ludwig, 1768 - 1854, Swiss politician, professor in Bern 1806 - 1817, his conversion to Catholicism in 1820 excited a flood of pamphlets, later ultra - conservative 哈勒尔 207.5

Hamilton, Patrick, 1504 - 1528, Scottish aristocrat, studies in Paris, then he fled to Wittenberg, after his return to St. Andrews (Scotland) his doctrine condemned, and he died as the first martyr of the Scottish reformation 哈米尔顿 171.5

Händel, Georg Friedrich, 1685 - 1759, German composer of ecclesiastical music from Halle, since 1712 in London 亨德尔 193.4

Hannover, German duchy, Catholicism disappeared after the reformation but was revived under Duke Johann Friedrich Calenberg who converted in 1651 汉诺威 187.4; 201.4

Hansiz, Markus, SJ, + 1766, German theologian, historian, started the *Germania sacra* collection 汉西茨 188.2

Hardouin, Jean, (Harduinus), SJ, 1646 - 1729, French historian 阿都安 188.2

Harnack, Adolf von, 1851 - 1931, liberal Protestant historian, born in Livonia, expert of early Church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dogma; he was a very prolific writer and respected scholar, but his liberalism and rationalism aroused the criticism of Barth and many others; author of *Lehrbuch der Dogmengeschichte* (3 vols. 1886 - 1890) and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1900) 哈纳克 222.1.7

Hartmann, Eduard von, 1842 - 1906, German philosopher whose works develop Christian

thought 哈特曼 221.2

Hase, Karl von, German Protestant historian and theologian, who plann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Evangelical Church of the German Empire 哈泽 209.1; 210.2

Hauck, Albert, 1845 - 1918, 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ian, author of a *Kirchengeschichte Deutschlands* (1887 ff, 5 vols) 豪克 222.7

Haydn, Joseph, 1732 - 1809, Austrian composer, also of ecclesiastical music 海顿 179.5

Heart of Jesus, veneration of 耶稣圣心 172.4f; 188.4 * ; 195.2; 197.4; 213.2

Hecker, Isaac Thomas, 1819 - 1888, American theologian from a Protestant family, he converted in 1844 to Catholicism, studied in Europe and entered the Redemptorists, later left them and became the founder of the Society of St. Paul (1858) who emphasized mission work; he is sometimes seen as the main exponent of "Americanism" 赫克尔 217.3

Hedderich, Philip, OFMConv, 1744 - 1808, Professor of canon law at Bonn, supporter of enlightenment ideas 黑德里希 195.1

Hefele, Karl Joseph, 1809 - 1893, German Catholic theologian, since 1869 bishop of Rottenburg, author of a history of synods (7 volumes); he first opposed papal infallibility but then accepted it; he managed to maintain peace in the "Kulturkampf" period; his many works show his ultramontanist inclinations 黑弗勒 208.1b; 212.2.4; 214.3

Hegel, Georg Friedrich Wilhelm, 1770 - 1831, German idealist philosopher; his school split

- into a “rightist” (theist – Christian) school and the “leftist” pantheist and atheist school of Feuerbach and B. Bauer 黑格尔 210.1
- Hehn**, Johannes, 1873 – 1932, German theologian, author of *Die biblische und babylonische Gottesidee*, (1913); his writings were put on the index in 1925 赫恩 220.3
- Heidegger**, Martin, 1889 – 1976, German existentialist philosopher 海德格 221.2
- Heidelberg**, town in Germany, the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was founded in 1386;
- Heidelberger Katechismus**, Catechism of Heidelberg, written in 1563,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classical reformed confessions (beside the *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 1566 and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1647) 海德堡 (145.1); 180.2
- Heiler**, Friedrich, 1892 – 1967, German historian of religion who accepted pre-Tridentine Catholicism and promoted ecumenism through his periodicals 海勒尔 231.4
- Heinrich**, Duke of Braunschweig – Wolfenbuettel, 1489 – 1568, the last Catholic secular duke of northern Germany who supported the Emperor’s policy of religion 亨利 163.1; 165.1; 166.1; 180.2
- Heinrich**, Count of Sachsen / Henry of Saxonia, brother of Georg, introduced Luther’s reforms in Sachsen during his reign 1539 – 1541 亨利 165.2
- Heinrich**, Johannes Baptist, 1816 – 1891, German theologian, author of works on systematic theology, exponent of Neo-Scholasticism 海恩利希 220.1
- Helding**, Michael, 1506 – 1561, German theologian, one of the authors of the Interim of 1548; participant in the Council of Trent 赫尔丁 166.2
- Helie / Helgesen**, Paulus / Poul, Ocarum, 1485 – 1535, Danish theologian, humanist who did not join Lutheranism 赫里耶 170.1
- Hellas**, Kingdom of, under Otto of Bavaria 1832 – 1862; opposition to Byzanz 希腊王国 208.4
- Helvetius**, Claude – Adrien, 1715 – 1771, French scholar, materialist, author of *De l’esprit* (1758) 爱尔维修 191.3
- Hemptinne**, Hildebrand de, OSB 1849 – 1913, reformer of Benedictine monasteries 亨提内 219.6
- Hengstenberg**, Ernst Wilhelm, 1802 – 1869, 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ian, representative of Lutheran orthodoxy 亨斯滕贝格 210.2
- Henri II**, King of France 1547 – 1559, concluded a secret alliance with Pope Paul IV (1555) against Emperor Charles V, supported German Protestants against the house of Habsburg 亨利二世 166.3; 174.6; 182.1
- Henri III**, King of France 1574 – 1589, who had an ambivalent attitude in the Huguenot Wars, he ordered the assassination of his former associates Henri de Guise and Archbishop Louis of Reims; he was hated and despised by much of the population, fled to the camp of the Huguenots and was assassinated in 1589 亨利三世 175.3; 182.3.4
- Henri IV**, de Navarra – Bourbon, King of France 1589 – 1610, French Huguenot who was forced to deny his faith in 1572, returned to Calvinism in 1576, became heir

to the throne in 1589,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1593, granted toleration in the Edict of Nantes of 1598 亨利·纳瓦拉/波旁, 亨利四世 175.3; 176.2; 182.4.5 *; 183.4

Henriette Maria, Queen of England, Catholic wife of Charles I 1625 – 1649, whose name was taken for the colony of “Maryland” of Lord Baltimore (1632/1634) 亨利·特·玛丽亚 183.4; 201.5

Henschen, Gottfried, SJ, 1601 – 1681, Dutch historian, co – worker of Bollandus 亨·申 178.1e

Hensel, Luise, 1798 – 1876, German poetess, who converted from pietism to Catholicism in 1818 亨塞尔 207.5

Herbert of Cherbury, Lord, + 1648, English thinker whose treatise *De veritate* (1624) and other works convey the natural religion of “deism” 赫伯特·谢布瑞 191.2

Herbst, Johann Georg, 1787 – 1836, German Catholic theologian, exegete in Tuebingen 赫布斯特 208.1a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von, 1744 – 1803, German thinker, pastor in Weimar (1776), influenced by enlightenment but sympathetic to religion, author of *Vom Geist der hebraeischen Poesie* (1782) and of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1784 – 91) 赫德尔 193.2

Hergenröther, Joseph, 1824 – 1890, German theologian, historian, the most important opponent of Doellinger in 1870 (*Anti – Janus*), Cardinal in 1879; author of a *Handbuch der allgemeinen Kirchengeschichte* (3 vols., 1867 – 1880) 赫尔根罗泰尔 220.2c

Hermes, Georg, 1775 – 1831; German priest

and Catholic theologian, professor of dogmatics in Bonn, who was wanted to reconstruct all Christian truths as postulates of practical reason (rationalism), thereby neglecting revelation; some of his ideas were condemned in 1835 赫尔梅斯 202.2; 203.3; 208.2a *

Herrnhut, Brothers of Herrnhut, a pietist community founded by Zinzendorf since 1722, they already in 1732 sent missionaries to Greenland and to the Indies 赫恩胡特 192.4

Hertling, Georg Freiherr von, 1843 – 1919, German lay philosopher and theologian,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Goeresgesellschaft, 1876 – 1919 赫特林 219.5c; 220.1

Herzog, Johann Jakob, 1805 – 1882, German reformed theologian, Waldensian, known for his *Realencyklopaedie fuer protestantische Theologie und Kirche* I – XXI (1853 – 1868, 21 vols) 赫尔佐格 222.7

Hessen, the region around Kassel and Marburg, under Protestant influence since 1526, the first Protestant university was founded in Marburg in 1527 黑森 163.3; 189.2; 203.5; 214.1 – 4; 228.1

Hesshus, (= Heshusius), Tilemann, 1527 – 1588, Lutheran theologian, opposed to Calvinism, he was expell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Jena in 1573 黑斯胡斯 185.1

Hettinger, Franz, 1819 – 1890, German priest and apologetic theologian, influenced by ultramontanism 赫廷格 220.2b

Hexen = malificae

Hieronymus Aemiliani, St., (= Girolamo Miani), 1486 – 1537, Italian aristocrat, he was converted by contacts to Cajetan de Thiene (ca 1527); in order to foster social

- and caritative work he founded the Somasci (Society of the Servants of the Poor) in 1532 热罗尼莫 172. 2c
- High Church**, the Anglican Church, influenced by the Oxford Move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High Church became more Rome - oriented and ritualistic which evoked the opposition of the Low Church Party 高教会/重仪派 171. 4; 209. 2
- Hildebrandt**, Lukas von, + 1745, Austrian architect, designer of Baroque churches 希尔德布兰特 188. 5
- Hildegardis - Verein**, founded in 1907 in Germany, the association supports Catholic girls who study at Universities 希尔加德协会 219. 5b
- Hinsley**, Arthur, 1865 - 1943, English Catholic priest, later Cardinal, Archbishop of Westminster 1935 - 1943, who founded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Sword of the Spirit" which opposed totalitarianism and promoted the spiritual rebirth of Europe 辛斯利 227. 5
- Hirscher**, Johann Baptist, 1788 - 1865, German Catholic theologian,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School of Tuebingen, author of *Katechetik* (1831) 希尔施尔 203. 1; 208. 1a
- historisch - kritische Methode**, historical / critical method, (in theology), the approach of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 expressions of a theological idea, as opposed to a clear - cut dogmatic definition based on speculative thought or authority (as in Neo - Thomism); the 19th century used Thomism to face the historical / critical method, whereas many theologians in the 20th century applied the historical method and textual analysis 历史辨别研究方法 220. 1
- historicism**, (Historismus), a kind of relativist historicism threatened to do away with all values in the 19th century 历史主义 221. 2; 228. 3
- Hitler**, Adolf, 1889 - 1945, politician and promotor of National - Socialism, an aggressive and intolerant totalitarianism and racism; under his oppressive rule (1934 - 1945) many believers suffered persecution, especially Jews 希特勒 228. 1
- Hobbes**, Thomas, + 1679, English philosopher 霍布斯 191. 2
- Hochstraten**, (= Hoogstraeten), Jacobus, OP, 1460 - 1527, Dominican inquisitor from Brabant, Inquisitor of Cologne, Mainz and Trier, who attacked Reuchlin, Jews, witches, heretics and also those who tried to dialogue with Lutherans 胡克斯特瑞登 (155. 4); 160. 3
- Hoen**, Cornelius, / Hoon, Honius, + 1524, reformer from Holland, who understood the "this is my body" in a symbolic way and thus influenced Zwingli 胡恩 169. 1
- Hofbauer**, Clemens Maria, St., 1751 - 1820, "Apostle of Vienna", priest who organized church life and promoted the Redemptorists in Austria, Poland and Southern Germany; he had contacts to poets and scholars; he was canonized in 1909 霍夫包尔 188. 3; 203. 7; 208. 2c
- Hoffmann**, Christoph, 1815 - 1885, German founder of the Templergesellschaft (Temple Society, after 1853), established communities in Palestine since 1869 霍夫曼 222. 5a
- Höffner**, Joseph, 1906 - 1987, German moral theologian who influenced social laws,

- Archbishop of Cologne 1976 - 1987, Cardinal in 1969 霍夫内尔
- Hofmann**, Johann Christian Konrad von, 1810 - 1877, 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ian in Erlangen, exponent of orthodox Lutheranism 霍夫曼 210.2
- Hofmann**, Melchior, + 1543, from Swabia, leader of the Anabaptists, he and his adherents (Melchiorites) had extreme eschatological expectations 霍夫曼 165.1
- Hohenlohe**, Chlodwig of, 1819 - 1901, Bavarian and Prussian minister, then German prime minister (1894 - 1900) 霍亨罗赫 212.1
- Hohenzollern**, royal family in Prussia 霍亨佐伦 159.4
- Holbach**, Baron de, + 1789, German author who went to France and became one exponent of materialism and atheism, he wrote the influential work *Systeme de la nature* (1770) 霍尔巴赫 191.3
- Holbein, Hans, der Juengere**, German painter, 1497 - 1543(小) 霍尔拜因 (154.3c); 179.4
- Holl**, Karl, 1866 - 1926, German Lutheran theologian, successor of Harnack in Berlin, expert in the fields of patrology, history of monasticism and reformation, author of *Martin Luther* (1921) 霍尔 222.7
- Holland** = Netherlands
- Holste / Holstenius**, Lukas, + 1661, German historian, who worked in the Vatican library 霍尔斯特 188.2
- Holzhauser**, Bartholomaeus, + 1658, founder of a congregation of diocesan priests in 1640 in Tittmoning, Bavaria 霍泽毫塞 172.4f
- Honter**, Johann, (Honterius), 1498 - 1549, humanist scholar in Kronstadt (Siebenbuergen), who organized the Lutherans in Siebenbuergen 亨特尔 170.4
- Hontheim**, Johann Nicolaus von = Febronius
- Hoorn**, Admiral and regent in Holland, unjustly executed as traitor in 1567 侯恩 184.2
- Hort**, Fenton John Anthony, 1828 - 1892, English Anglican theologian, priest, who edited a Greek New Testament together with Westcott; author of *Judaistic Christianity*, 1894 霍特 222.7
- Hosius**, Stanislaus, 1504 - 1579, humanist in Cracow (Poland), then Bishop of Ermland, Cardinal; apologetic and anti - Lutheran theologian; founder of a Jesuit college in Poland (1565), emphasized patrology 霍修斯 178.1b
- Hospitaller**, (Johanniter, Malteser), knight order, founded 1119 in Jerusalem, mainly concerned with medical services; they were expelled by the Turks from Rhodus in 1522 and built their headquarters in Malta (1530, therefore they are also called "Malteser"); in the 18th century their main aim was to fight pirates; Napoleon occupied Malta in 1798, but Czar Paul I became their protector; the property of this order was not confiscated in Germany after 1803, but in 1815 they lost all possessions; they recovered slowl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foundatons in 1859 and 1867 in Germany) and centered on charity and medical work, partly attracting people from aristocratic circles; today they work in 40 countries 医院骑士团 (109.1; 118.2 * ; 138.4; 151.1; 157.1); 162.2; 200.2
- Houtin**, Albert, 1867 - 1926, French priest, professor at the seminary of Angers and

outstanding exponent of modernism, author of *Histoire du modernisme catholique* (1913) 乌丹, 见 220.3

Hoya, Johann von, 1529 – 1574, nephew of Gustav I of Sweden, in 1553 Bishop in Osnabrueck, Muenster, Paderborn, exponent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he reformed the administration in the three dioceses 霍亚 180.4

Hubmaier, (= Hiebmaier) Balthasar, 1485 – 1528, Dr. of theology, and author of many works, he became an active Anabaptist reformer in 1525, supported the peasant fighters, had to flee but was executed in 1528 in Vienna 胡布麦尔 165.1

Huet, Pierre Daniel, 1630 – 1721, French theologian, apologete, polyhistor, Bishop of Avranches, author of *Demonstratio evangelica* 于埃 188.1

Hug, Leonhard, + 1846, German Catholic exegete in Freiburg 胡格 208.1a

Hügel, Friedrich von, 1852 – 1925, German Catholic lay theologian, who lived in England; author of *The mystical Element of Religion* (1908) 许革尔 220.3

Huguenots, the name of Calvinist communities in France in the 16th century; they suffered persecution 胡格诺派 175.3; 182; 189.2

Huguenotic Wars / Hugenottenkriege, caused by political factors, anti – Catholic agitation and Catholic power politics, the wars lasted with interruptions from 1562 – 1598 and were ended by the Edict of Nantes of 1598 which granted tolerance of Calvinism 胡格诺战争 175.3; 182 * ; 189.2

Humanismus / humanisme / humanism, usually understood as the revival of classical studies and poetry, partly

supported by the Church; many of the Renaissance Popes (ca 1450 – 1520) were outstanding humanist scholars themselves. Humanism was conducive to Biblical studies but had a harmful influence due to a naturalist world view, relativism, and the satirizing of clergy and certain Church institutions, see Petrarca, Erasmus, etc 人文主义 (145.1; 151.3a; 153.1; 155 * ; 157; 158.3,5,6); 159.1; 160.3; 167.1; 168.2; 171.1; 174.1; 178.1

Humanisme devot, pious humanism, represented by Francis of Sales 虔诚的人文主义 172.4c

Hume, David, + 1776, English empirist, critical of the metaphysical rationalism of the deists, he became a scepticist 休谟 191.2

Humiliati, a pious lay movement among cloth producers in Milan and N Italy, many of them joined the Waldenses, the rest was reorganized in 1201 as religious order with a Third Order; they were dissolved by Pius V in 1571 卑微派 (114.1; 117.3b * ; 132.1); 188.3

Hummelauer, Franz von, 1842 – 1914, Austrian Jesuit, exegete who emphasized literary genre 胡梅劳尔 220.2a

Hungary, (Ungarn), the Madyars settled in the area of Pannonia before 900, where they found Christian Franks, Slavs, Avars and Bulgar – Turks; in the 5th ct. there was a flourishing church in Pannonia which disappeared later; during the 8th century Byzanz and Rome started mission activities; Grand Duke Geza (971 – 997) promoted Christianity, and his son Stephen I (997 – 1038) organized the Hungarian Church,

supported by the Pope (coronation) and Emperor Otto III.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 brought fast development and many orders (OP, OPraem, OFM, OESA). After the decline of the dynasty of the Arpads, the Anjou (after 1301) followed, they supported the Church and rebuilt the country after the Mongol invasion (1241 - 42). Emperor Sigmund (King of Hungary 1387 - 1437) tried to control the church, even more so King Matthias Corvinus (1458 - 1490). The defeat against the Osman Turks at Mohacs (1526) led to a 12 years long civil war and to the secularization of much church property; Lutheranism spread, and in 1570 the Catholics were less than 10%. The Catholic Counter Reformation unfolded under Card. P. Pazmany (1616 - 1637) was very successful. Josephinism (after 1780) led to the dissolution of 140 monasteries and influenced Church life until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communist republic of 1918 collapsed after three months, but it had confiscated all church property; before 1938 the Catholic Church experienced a period of renewal and prosperity, but after 1949 it lost all property, associations, institutions and 705 monasteries; = > Mindszenty; after 1989 a new period started; in 1991 there were 66% Catholics, 18% Calvinists and 4% Lutherans in Hungary 匈牙利 170. 4; 184. 4; 197. 3; 224. 2; 228. 5; 229. 4; 231. 1

Hurter, Friedrich Emanuel von, 1787 - 1865, 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ian who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1844 胡尔特 207. 5

Hut, Hans, +1527, leader of the Anabaptists

in Oberfranken 胡特 165. 1

Huter, Jakob, + 1536, leader of the Anabaptists in Moravia, executed in Tyrol 胡特尔 165. 1

Hutten, Ulrich von, 1488 - 1523, radical humanist who attacked the corruption of the church in 1520, used pamphlets to attack Rome, he fled to Switzerland 胡滕 160. 3; 162. 1

Iceland, the church in Iceland was forced to accept reformist ideas by Denmark in 1550 冰岛 170. 1; 216. 8

Idealism, German, a current of thought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y 德国理想主义 193. 2; 210. 1

ieiunium, (Fasten, Fasttage, fasting), fasting on Fridays, Wednesdays, Saturdays, in the Quadreges; some of the strict medieval regulations were alleviated in later centuries; Advent - fasting was altogether abandoned in 1917 守斋期/守斋日 (99. 1; 93. 2; 94. 2; 100. 2; 152. 4); 188. 4; 207. 2; 219. 2

Ignacio de Loyola, / Ignatius / Inigo of Loyola, St. 1491 - 1556, Spanish priest, studied in Spain (1524 - 1527), in Paris (1528 - 1535), he founded the Jesuits in Rome in the time after 1534 and was the first general superior from 1541 until his death; he was an important reformer, organizer, theologian. 依纳爵 173. 1 *; 174. 1; 176. 4; 178. 4

Illuminati, Illuminatenorden, a "Society of the enlightened", 1776 founded by Weishaupt in Bavaria, the society was suppressed in 1885; Montgelas was a member 照亮者的协会 195. 1

In Coena Domini = Last Supper, Bull of

Independents, Puritan party in England in 1650, believed in the independence of every congregation, also called Congregationalists 独立党派 185.3

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 Index of forbidden books, edited by the theological faculties of universities (the first by Paris in 1544) or by the Roman Curia, it needed to be constantly updated; national censorship in Austria started with the reforms of Maria Theresia《禁书名单》174.9; 197.1

India, a country in Asia with a long church history; reports about St. Thomas preaching in India cannot be substantiated, but since ca 300 there existed Christian communities in Malabar (S. W. India) belonging to the East - Syrian Church; after 1498 the Portuguese missionaries tried to unite these (200.000) "Thomaschristians" with Rome which succeeded in part (1599). In 1580 Jesuits were sent to the court of the Mogul Akbar the Great but without much success; R. de Nobili's mission methods (after 1606) and his concessions to the caste system are debateable; problems with the Portuguese padroado, the suppression of the Jesuits, colonial wars between France and Britain effected that the number of Indian Catholics sank from 2 million to ca 1 million in the 18th century; since 1706 B. Ziegenbalg started Protestant missions at the East coast of India; after 1813 British missionaries worked in India, and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center of Christian presence shifted from the S. W to the N. E., the state of Mizoram having 87% Christians; the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lasted from 1857 to 1947; after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Christianity faced new dangers; the local churches are inculturated, missionary, and have a high level of education; India has 18 officially recognized languages and 1632 dialects in use, 82.6% Hindus, 11.3% Muslim, 2.4% Christians (1.5% Catholics), 1.9% Sikhs, 0.71% Buddhists; the Syro - Malabar Church using an east - Syrian liturgy is united with Rome and has 3.1 million members, the Syro - Malankar Church uses a west - Syrian liturgy, has 310.000 members and is united with Rome since 1930; the Syrian Orthodox Church has 2 million members, from this church the Mar - Thoma - Church (700.000 members) branched ou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印度 177.4b; 206.2a; 218.2c; 230.2c

Indonesia, country in Asia, reports from the 11th century tell of East - Syrian Christians who built a church in Sumatra in 645; mission activities started again after 1530; 20%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Molucca Islands was Catholic in 1600, but the Dutch colonists suppressed Catholicism, only in Flores and Timor the Catholics were given some freedom; after 1945 the Pancasila ("five principles", namely monotheism, patriotism, democracy, humanism and social justice) is promoted; independence from Holland in 1949; in 1992 ca. 190 million inhabitants, among them 81% Muslim, 8.2% Christians (2.9% Catholics), 3.6% Hindus, 2% Buddhists and Konfucianists 印度尼西亚 230.2d

indulgentiae, (Ablass, indulgence), practice in the Church life of the late Middle Ages, usually understood as doing penance or

giving alms in support of the deceased (“remissio sive indulgentia a poena et culpa”); this practice helped to build magnificent churches but also gave rise to misuse and superstition; M. Luther questioned the validity of indulgences. 大赦, 罪罚的赦免 (99. 3; 119. 4 * ; 133. 2; 141. 3; 142. 4; 149. 2,3; 152. 2 * ; 158. 1, 2,5); 159. 4 * ; 160. 1; 167. 1; 174. 8

infallibility, (Unfehlbarkeit, inerrantia); passages of the New Testament suggest that the Church is the indestructible (Mt 16: 18) foundation of truth (1 Tim 3: 15); the term “inerrantia” was reserved for God until the 14th century, but the Church believed in a common faith based on a the consensus of the Bible and the four ecumenical councils; since the 12th century canonists and scholastic thinkers emphasized the special role of the Pope, and in the debate about conciliarism (esp. 14th and 15th centuries) the infallibility of the Pope was reinterpreted. Episcopal thought (Gallicanism, Jansenism, Febronianism) proclaimed the infallibility of the whole Church according to conciliarist principles. The collapse of Gallicanism after 1789 and the security - oriented thought of ultramontaniam in the 19th century led to the dogmatic definition of papal infallibility at the First Vatican Council (1870) in spite of the opposition of 140 bishops (= 20%). Thus the Pope has a claim to infallibility if he uses his ex cathedra authority to define matters concerning faith or morals obligatory for the whole Church. 不可错误性 212 * ; 214. 2; 219. 1

Infralapsarianism, the theory that divine providence is effective after the fall of

mankind; the theory was propagated by some Protestant preachers ca 1590 but aroused the protest of Calvinists who held supralapsarianism 堕落后预定论 185. 5

Ingolstadt, university of Ingolstadt, center of Humanism and of Jesuit higher education 因格尔施塔特(155. 4)

Innitzer, Theodor, 1875 - 1955, Austrian exegete, Archbishop of Vienna and Cardinal who faced Hitler’ s suppress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Austria after 1938 因尼策 228. 4

Innocens IX, Pope 1591 依诺森九世 176. 1

Innocens X, Pope 1644 - 1655, originally Giambattista Pamfili, in whose pontificate fell the end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he supported mission work 依诺森十世 176. 5; 177. 4e; 181. 4; 190. 1

Innocens XI, Pope 1676 - 1689, Cardinal Odescalchi,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Popes of the period, who managed to unite Poland and Austria to resist Turkish attacks in 1683 依诺森十一世 172. 4f; 187. 2 * ; 189. 2 - 4; 190. 6

Innocens XII, Pope 1691 - 1700, originally Antonio Pignatelli, who faced Gallicanism and the theological debates concerning Jansen and Fenelon 依诺森十二世 187. 1. 2; 189. 4

Innocens XIII, Pope 1721 - 1724, originally dei Conti 依诺森十四世 187

inquisitio, (Inquisition, inquisition), an ecclesiastical institution (court) to find and punish heretics, in response to the spread of sects (Cathars) after 1180, supported by the Lateran Council of 1215 and by Emperor Frederick II. The inquisition was notorious for reviving the means of torture used by the

- old Roman Law. The inquisition in Spain after 1480 was mainly directed against Jews and Muslims. Pope Paul IV (1555 - 1559) used inquisition courts to counteract Protestant influence in Italy 宗教裁判所/异端裁判所 (114.3; 132.2,3 *; 150.3 *; 158.6); 174.1.6
- instituts catholiques**, the name of five Catholic Universities established after 1875 in France: the theological faculties of Paris, Lille, Lyon, Angers and Toulouse did much to develop French (Catholic) theology 公教学院 220.1
- institutum saeculare**, secular institute, a kind of congregation of Catholics try to keep the evangelical vows but stay in their professions in the secular world, the first of these institutes is the Opus Dei (founded 1928) 世俗会/基督徒生活团 219.7
- Institutio** / *Institution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Calvin's main work《基督教要义》168.2
- Integralismus**, / integralism, a movement within the Catholic Church, especially around 1900, which denied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faith has to be reinterpreted in a new context; integralists had a negative view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modern era) and tried to subject all areas of life to the judgment of the Church, they fought against modernism, secularism, process - oriented thinking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 the movement was tolerated under Pius X, but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pontificate of Benedict XV brought it to an end 整体论/整体主义 214.6; 217.3; 220.3; 224.5
- interdictum**, (Interdikt, interdict), the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acramental actions or the access to some churches, used as political tool by some Popes; used the last time in 1606 against Venice 禁罚 (99.4 *; 143.2; 158.2); 176.3
- Interim**, the "preliminary" (interim) ruling of emperor Charles V at a diet which tried to bring order into the matters of religion until the council would end (1548 - 1552); only in southern Germany it was fully implemented 暂且规定 166.2
- Ioannes** = Johann, Juan
- Ioannes XVI**, / Johannes / John XVI,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1676 - 1718, who unsuccessfully tried to promote union with Rome for his church 约翰内斯 186.1
- Ireland**, a Catholic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England for a long time 爱尔兰 183.7 *; 204.5; 216.4; 227.5 *
- Ireland**, John, +1918, Archbishop of St. Paul (USA), one of the main exponents of "Americanism" 爱尔兰 217.3
- Irving**, Edward, 1792 - 1834, English Presbyterian preacher who founded a chiliast sect (= > Apostolic - Catholic Church) in London in 1830 伊尔文 209.4a
- Isabella**, Queen of Spain 1833, 1843 - 68, daughter of Ferdinand VII, she was proclaimed Queen in 1833 at the age of three and deposed in the revolution of 1868, her son Alfonso XII became king in 1875 伊撒贝尔 204.3; 216.6
- Isenbiehl**, Johann Lorenz, 1744 - 1818, German priest, theologian, whose theories concerning Is 7: 14 and Mt 1: 22 led to controversies 伊森比尔 195.1
- Islam**, important monotheist religion propagated by Muhammad since 622 伊斯兰教 170.1; 218.2a; 230.1
- Italia** / **Italy**, the country around Rome,

- politically disunited until the late 19th century
意大利 174.1; 199.6; 211; 213.1.4; 224.5; 225.2; 229.2
- Ittenbach**, Franz, 1813 – 1879, German painter, professor, who created many altar paintings 伊滕巴赫 219.3
- Julius** = Julius
- ius** = jus
- Ivan III**, 1440 – 1505, Grand Duke of Moscow, who married Zoe, niece of the last emperor of Byzanz (in 1472), thereby securing special rights for Moscow as the “Third Rome” 伊凡三世 186.2
- Ivan IV**, 1533 – 1584, “the Terrible”, Grand Duke of Moscow who expelled the Mongols and won independence for Russia, calling himself “Czar” = Emperor; the church was under his control 伊凡四世 186.2
- Jablonski**, Daniel Ernst, 1660 – 1741, German pastor, theologian with ecumenical tendencies, who led the Brothers of Herrnhut and ordained Zinzendorf in 1737 亚布伦斯基 192.4
- Jacob**, **Jakob** = James
- Jacobini**, Lodovico, 1832 – 1887, nuncio in Vienna, then Cardinal Secretary of State (1880 – 1887) under Leo XIII 雅克比尼 213.1; 214.4
- Jacobites**, (Gr: Iakobitai), a (derogatory) term for the Christians of the Syrian Orthodox Church 叙利亚东正教 223.1
- James I** / Jacob Stuart, 1566 – 1625, King James VI of Scotland in 1567, King of England 1603 – 1625, son of Mary Stuart, who demanded an oath of allegiance (1606) after the Gunpowder Plot 詹姆斯一世 171.5; 183.4.7; 185.3
- James II**, King of England 1685 – 1688, died in 1701; brother of Charles II, he was Duke of York,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1672 and as king wanted to alleviate the burden of Catholics in England, announcing freedom of religion in 1687 but this triggered a conjuration of Protestant lords and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of 1688; he fled to France 詹姆斯二世 183.5.7
- Jansen** / **Jansenius**, Cornelius, 1585 – 1638, professor of theology at Louvain, Bishop of Ypres, who repeated the teachings of Baius on the total corruption of human nature; he and Duvergier wanted to reform the church with this Augustinism; his book *Augustinus* was put on the index in 1641 杨森 190.1
- Jansenismus** / Jansenism, a theological school emphasizing grace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s of Cornelius Jansen;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 Jansenists fought against the more rational theology of the Jesuits; Jansenism was often associated with Gallicanism and the efforts to build a “national church” 杨森主义 176.4; 188.4; 190 * ; 199.2
- Janssen**, Arnold, St., 1837 – 1909, German priest, founder of the Society of Divine Word Missionaries (1875) in Steyl (Holland); he was canonized in 2003 杨生 218.1
- Janssen**, Johann, 1829 – 1891, German Catholic historian, who wrote a very controversial book on German history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 seit de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 8 vols. 1876) 杨生 220.2c
- Japan**, country in East Asia; the first missionary (Francis Xavier) worked here from 1549 – 1551, and since the supportive Oda Nobunaga held rule over the whole of

- Japan in 1568, the mission made fast progress; Nobunaga was killed in 1582, and his successor Toyotomi Hideyoshi edited a prohibition law against the missionaries; 26 Japanese Christians were martyred in Nagasaki in 1597, and after the persecution law of 1614 the Japanese church was virtually wiped out within two decades; before 1854 no Japanese could leave the country, and only Dutch were allowed to enter Japan; after 1858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started to work in Japan; Protestant Christians deeply influenced the society after 1872, for example Niihama Jo, Uemura Masahisa, Uchimura Kanzo;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ll Japanese were forced to accept state - Shintoism which proclaimed the Tenno (Emperor) as living god; in 2000 there were ca 0.5% Protestants and 0.35% Catholics, but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 ideas is profound, mainly through social institutions, hospitals, kindergartens,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日本 177.4d; 206.2b; 218.2g; 230.2f
- Jarcke**, Karl Ernst, 1801 - 1852, German author who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1824 and supported the restoration 雅尔克 207.5
- Jaumann**, Ignaz von, 1778 - 1862, German theologian 要曼 203.5
- Jeanne d' Arc**, 1412 - 1231, French heroine, canonized in 1920 贞德 227.1
- Jehova's Witnesses**, a sect founded by Charles T. Russell (1852 - 1916) in 1872, emphasizing Bible studies; the adherents are very active in propagating their faith; they were fiercely suppressed in Hitler's Germany and in communist countries; in 2000 they had ca. 5 million preach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耶和华见证人会 222.5d; 229.1
- Jeremias II**,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1572 - 1584, who conveyed the title of patriarch to the metropolitan bishop Job of Moscow; German Protestants and scholars of Greek literature (Crusius, Andrae, Osiander) wrote letters to him, but he rejected the Augustan Confession (1576/1579) 耶勒米亚 186.1
- Jesuati**, lay congregation founded 1360 in Siena for the care of the sick, later called "Apostolic Clerics of St. Jerome", dissolved in 1668 耶稣阿提会 (151.3c); 188.3
- Jesuits** = Societas Iesu
- Joachim I**, 1484 - 1535, Kurfuerst /elector of Brandenburg, 1599 - 1535, humanist, critical of Luther since 1521, opposed the new movement 约亚敬一世 165.2
- Joachim II**, 1505 - 1571, Kurfuerst / elector of Brandenburg, son of Joachim I, he introduced Lutheran reforms after 1537 约亚敬二世 165.2
- Joanne - Francesca Fremyot de Chantal** = Chantal
- Joasaph II**,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1554 - 1565, who received a letter from Protestant theologians in 1559 约阿撒夫 186.1
- Job**, Metropolitan Bishop of Moscow, who received the title "Patriarch" in 1589 约伯 186.2
- Joergensen**, Johannes, Danish author who converted in 1892 to Catholicism 优根森 216.8
- Johannes** = Ioannes / John / Hannes / Jean / Juan / Ivan / Giovanni 约翰内斯/若望/汉斯/让/胡安/伊凡/乔凡尼

Johannes XXII, Pope 1316 – 1334 约翰·若望二十二世 179.5

Johannes XXIII, Pope 1958 – 1963, Guiseppe Roncalli, who prepared and convoked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约翰·若望二十三世 225.4 * ; 229.2; 231.4; 233

Johannes III, Joao / John III, King of Portugal, who asked the Jesuits to do mission work in his colonies (ca 1540) 约翰 177.4b

Johannes VI, Joao / John VI, King of Portugal, who fled to Brazil at the French invasion in 1807 约翰 204.4

Johann III, King of Sweden 1568 – 1592, married to the Catholic Catharina Jagellonica; he tried to negotiate with Pope Gregory XIII to reunite Sweden with the universal church 约翰 184.5

Johann, Kurfuerst / elector of Sachsen, (= Johann der Bestaendige), who introduced a national / regional church in his land in 1527 约翰 163.1; 163.3

Johann Friedrich der Grossmuetige, Kurfuerst / elector of Sachsen 1532 – 1547 约翰·腓特烈 165.2; 166.1.3

Johann Georg I, Elector of Sachsen, who signed a peace treaty with Emperor Ferdinand II in 1635 约翰·格奥尔格 181.3

Johann Georg III, Elector of Sachsen, who forced Spener to retire in 1691 约翰·格奥尔格 192.2

Johann Friedrich II der Mittlere, Duke of Sachsen, who supported a kind of rigid Lutheranism (1559) 约翰腓特烈二世 185.1

Johann Friedrich, Duke of Braunschweig – Lueneburg, he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1651 约翰·腓特烈 187.4

Johann Sigismund of Brandenburg, elector of Brandenburg, who accepted Calvinism in 1613 but was unable to convert his Lutheran subjects 约翰·西格斯蒙德 180.5

Johanna Chantal = Chantal

Johanniterorden = Hospitaller

John of the Cross = Juan de la Cruz

John of God = Juan de Dios

Jordan, Johann Baptista, 1848 – 1918, German priest who founded the Salvatorians (Societas Divini Salvatoris, Society of the Divine Saviour) in Rome in 1881; the sisters congregation was founded in 1888; he was general superior until 1915 尤尔丹 219.6b

Jose I Manoel, King of Portugal 1750 – 1777, under whose reign Pombal suppressed the Jesuits in Paraguay and in Portugal 若瑟一世 194.2

Jose de Calasanz = Calasanz

Joseph, Feast of Saint, a popular Catholic feastday since the late middle ages, made a formal and universal feast in 1621 by Pope Gregory 若瑟/约瑟庆节 178.5

Joseph I, Emperor 1705 – 1711, tried to defend the rule of the House of Habsburg in Spain (Succession War, 1701 – 1714) and had a short conflict with Pope Clement XI in 1708 约瑟夫斯一世 187.1

Joseph II, Emperor 1765 – 1790, son of Maria Theresia, who according to rationalist and nationalist ideas pushed through many reforms of the Austrian Catholic church, dissolved many monasteries and introduced state control in many areas of church life; he proclaimed the Toleranzpatent in 1781, which granted freedom to adherents of other faiths 约瑟夫二世 187.3; 188.3; 195.1;

196.3; 197 * ; 200.2

Joseph of Calasanza = Calasanza

Josephinism, the policy of Joseph II (1780 - 1790) to reorganize the church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tate and limit papal influence in Austria and the Habsburg lands 约瑟夫斯主义 188.4; 197.2.3 * ; 203.5; 212.4

Josephsverein, an association founded in 1862 for the care of overseas Germans 若瑟协会 219.5b

Juan d' Austria, 1547 - 1578, Spanish general, illegal child of Emperor Charles V (and therefore half - brother of Philip II of Spain) who achieved the victory in the sea - battle of Lepanto in 1571 against the Turks 奥地利的胡安 175.1

Juan de Dios, John of God, St. , 1495 - 1550, from Portugal who after a very colourful life underwent a conversion and became founder of a hospital in Granada in 1540, out of which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Brothers of Charity developed 胡安 172.2d

Juan de la Cruz / Ioannes a Cruce / John of the Cross, St. , 1542 - 1591, Spanish mystic, reformer of the Carmelites together with Theresia of Avila; author of classical works of spirituality (*Subida al Monte Carmelo*, *Noche oscura*, *Llama de amor viva*, etc.) 十字架的胡安/若望/约翰 172.3; 178.4; 179.1

Juarez, Benito Pablo, 1806 - 1872, the first Indian president of Mexico, 1861 - 1872, who resisted Emperor Maximilian of Austria and was inimical to the Catholic Church 胡亚雷斯 217.4

Jugan, Jeanne, founder of the Petites Soeurs des pauvres in the Bretagne in 1840 许甘 207.6g

Julius II, Pope 1503 - 1513, originally Giuliano della Rovere, nephew of Sixtus IV, he started to build the huge church of St. Peter in Rome 尤里乌斯二世 159.4; 171.1; 179.2

Julius III, Pope 1550 - 1555, originally Giovanni Maria del Monte, who continued the Council of Trent (1551 - 1552); he supported the Jesuits and promoted church reforms 尤里乌斯三世 174.3 - 5

jus exclusivae, the right to exclude a papal candidate from election, used by France and Austria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y 排除之权 176.3 * ; 187.1; 213.3

jus reformandi, the right of a duke or king to implement ecclesiastical reforms (or to enforce Catholic reforms) in his land, as in the phrase "cuius regio eius religio" of 1555 改革之权 163.3; 166.4; 181.4

Jüterbog, German town near Wittenberg 于特博格 159.4

Kamillus = Camillus

Kanada = Canada

Kangxi, Emperor of China 1654 - 1722, who used western missionaries at his court in Beijing and proclaimed tolerance of Christian religion in 1692 but on the whole could not admit much freedom in the culture of Confucianism he tried to revive 康熙皇帝 177.4e

Kant, Immanuel, 1724 - 1804, German philosopher who approached religion from the position of rationalism and morality; in spite of his distance to revelation and Christianity he inspired his readers to understand transcendental realities and was very influential in Protestant circles in the

- 19th century 康德 193. 2 * ; 195. 2; 208. 2a; 210. 1; 220. 3
- Kapuziner** = Capuchians
- Karl V**, / Carolus / Charles, 1500 – 1558, grandson of Maximilian I, King of Spain, Archduke of Austria, German emperor 1519 – 1556, the last emperor crowned by a Pope in the medieval style (1530), he tried to defend Europe against the Turks, tried to consolidate his power in Western Europe (against France) and could therefore not devote much energy to the suppression of Luther's movement (imperial Diets of Worms 1521, Speyer 1529, Augsburg 1530, Regensburg 1546, Augsburg 1547 – 48, Peace of Augsburg 1555), retired to a monastery in Spain in 1556 卡尔/查理五世 160. 4; 161. 1 * ; 162. 2; 163. 2; 164. 1; 165. 4; 166; 171. 1; 174. 2. 4. 6; 178. 6; 184. 1
- Karl VI** / Carolus / Charles of Habsburg, German Emperor 1711 – 1740, received Belgium, Milan, Mantova, Naples and Sardinia after the Spanish Succession War 卡尔四世 187. 1
- Karl VII** / Carolus / Charles, Duke of Bavaria 卡尔七世 1742 – 1745, 187. 2; 196. 1
- Karl**, Erzherzog, Archduke of Austria, + 1590, suppressed Protestantism in Austria (since 1582) 卡尔 180. 3. 4
- Karl II von Spanien** / Charles / Carlos II of Spain, + 1700, the last of the Habsburg family in Spain, who had no children and assigned Duke Philipp of Anjou to rule Spain, which triggered the Spanish Succession War (1701 – 1714) 卡尔二世 187. 1
- Karl III**, brother of Emperor Joseph I, who was (under force) accepted as King of Spain by Pope Clement XI, but could not prevail against Philipp V in the Succession War of Spain (1701 – 1714) 卡尔三世 187. 1
- Karl III** / Carlos, King of Spain 1759 – 1788, who suppressed the Jesuits in Spain and in the colonies 卡尔三世 194. 4
- Karl IX**, /Charles IX, King of Sweden 1604 – 1611, former Duke of Soedermanland, who opposed the Catholicism of his nephew Sigismund III 卡尔三世 184. 5
- Karl Alexander**, Duke of Wuerttemberg 1733 – 37, he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1712 卡尔·亚历山大 187. 4
- Karl I**, King of Wuerttemberg 1864 – 1891, who did not join the “Kulturkampf” campaign against the Catholic Church 卡尔一世 214. 3
- Karlstadt**, (orig. Andreas von Bodenstein), 1486 – 1541, German priest, doctor of theology, who studied in Rome but turned away from Thomism and developed a more Biblical mysticism, influenced by Augustine; he was an early supporter of Luther in Wittenberg, participant in the Disputation of Leipzig (1519), he established the “new order” in Wittenberg, since 1529 in Switzerland (Zurich, Basle) 卡尔斯塔特 159. 3; 160. 2; 161. 3; 169. 1 * ; 170. 1
- Karmeliten** = Carmelites
- Katerkamp**, Theodor, 1764 – 1834, German priest, theologian, expert on church history, professor in Muenster 卡特康普 203. 1
- Katharina** = Catharina
- Der Katholik**, a German Catholic periodical《公教徒》203. 1; 207. 5
- Katholikentag**, annual gathering of German

- Catholic associations since 1848 公教日 207.5
- Kaulen**, Franz Philipp, 1827 – 1907, German Catholic priest, exegete 老伦 220.2a
- Kaunitz**, Wenzel Anton, +1794, chancellor of Joseph II of Austria, who supported Febronianism and the reforms of Emperor Joseph 考尼茨 197.1.2
- Keller**, Johann Baptist von, 1774 – 1845, Bishop of Ellwangen in 1816 凯勒尔 201.1.5; 203.5
- Kepler**, Paul Wilhelm von, 1852 – 1926, German exegete, moral theologian, professor in Freiburg, since 1898 Bishop of Rottenburg, author of *Das Problem des Leidens*, 1911 克普勒 220.2d
- Ketteler**, Wilhelm Emanuel von, 1811 – 1877, German theologian, Bishop of Mainz 1850 – 77, who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issues and started to write on the social teaching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uthor of *Die Arbeiterfrage und das Christentum*, 1864 克特勒 203.5; 212.2; 214.1; 219.5
- Kettler**, Gotthard von, the last Heermeister of the Teutonic Order in the Baltic states, decided in 1561 that Livonia should belong to Poland 克特勒 170.3
- Kierkegaard**, Soren, 1813 – 1855, Danish theologian and author who fought for a more internal and ascetic faith and was critical of the optimistic national church in his country, also opposed Hegelian essentialism; he inspired later poets, theologians and philosophers 齐克果/祁克果/克尔克加尔 210.3; 221.2
- Kiovia**, (Kiew), important city in Russia, metropolis (= seat of a metropolitan bishop) ca in 1030 基辅(83.4); 186.2; 229.2
- Kirche** = church, Church
- Kirchenausschuss**, church committee (Protestant, German) 教会委员会 222.1
- Kirchenaustrittsbewegung**, movement to leave the church 退教运动 221.3; 226.3
- Kirchenbund**, German – Protestant ecclesiastical association 教会联盟 209.1; 231.1
- Kirchenstaat** = Papal States
- Kirchentag**, German Protestant, a lay movement since 1949 教会之日运动 231.1
- Kircher**, Athanasius, SJ, 1601 – 1680, German polyhistor, who was interested in oriental languages and natural sciences (optics, physics, medicine); he tried to decipher the Egyptian hieroglyphs, author of a book on China (*China Illustrata*, 1667) 基歇尔 188.2
- Klee**, Heinrich, 1800 – 1840, German Catholic theologian, professor in Bonn 克莱 208.1a
- Klemens** = Clemens
- Klemens Wenzeslaus**, Duke of Saxony, duke and bishop of Augsburg 1768 – 1802; he persuaded Hontheim to write a letter of renunciation to Rome 克雷孟·文策老斯 195.1; 196.2
- Kleutgen**, Joseph, 1811 – 1883, German Jesuit, exponent of Neo – Scholasticism, author of *Die Theologie der Vorzeit verteidigt* (1853 – 1870) 克罗伊特根 220.1
- Klopp**, Onno, 1822 – 1902, German historian and publisher whose anti – Prussian attitude was controversial, he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1873 克罗普 207.5
- Klopstock**, Friedrich Gottlieb, 1724 – 1803, German poet, author of the biblical epic *Der Messias* 克罗普斯托克 193.4
- Knabenbauer**, Joseph, 1839 – 1912, German

- Jesuit, exegete 克纳本鲍尔 220.2a
- Knoller**, Martin, 1725 - 1804, Austrian painter, architect, designer of Baroque churches 克诺勒尔 188.5
- Knownothing - Movement**, a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the USA after 1845 that was inimical towards new immigrants and towards Catholics 一无所知党 217.3
- Knox**, John, 1513 - 1572, Scottish reformer, originally Catholic priest, he went to Geneva and became Calvinist, after returning to Scotland in 1559 he established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Scotland but triggered a civil war; he openly preached the right of disobedience; many Catholic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were destroyed 诺克斯 183.6
- Knutsen**, Matthias, German critic of the Bible, who tried to found a sect of freethinkers in 1674 at Jena 克努特森 193.3
- Kober**, Franz Quirin von, 1821 - 1897, German priest and canonist 科伯 220.2d
- Koch**, Hugo, 1869 - 1940, German theologian, exponent of modernism, critical of infallibility, author of a book which proved that Dionysius Areopagita was a monk of the 5th century (*Pseudo Dionysius Areopagita*, 1900); *Cyprian und der roemische Primat* (1910, the book triggered a conflict with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Adhuc Virgo* (1929) 科赫 220.3
- Köln** = Cologne
- Kolping**, Adolph, Bl. 1813 - 1865, German priest at Cologne, who organized the Catholic Journeymen Association in 1846 at Cologne 科尔平 207.5
- Königsberg**, University founded by Duke Albrecht in 1541 柯尼斯堡 163.1
- Konkordienformel** = > concordia
- Kopernikus** = Copernicus
- Kopp**, Georg von, 1837 - 1914, German aristocrat, Bishop of Fulda, then of Breslau / Wroclaw (1887), Cardinal in 1893, who influenced the rapprochement between Bismarck and the Roman Curia 郭普 214.4
- Korea**, country in the Far East; in 1784 the Korean Ri Sung Hun who had been baptized by Jesuits in Beijing started to baptize Korean catechumens; in the first decades there were no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Korea, and from 1801 - 13, in 1827, 1838 - 46, 1866 - 69 there were severe persecutions which could, however, not stop the gradual growth of the local church; after 1882 the church won freedom but was suppressed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10 - 1945); after 1953 the church was suppressed in the North but underwent fast growth in the South, among 45 million people there are ca 18 million Christians (14.5 million Protestants, 3,5 million Catholics). 韩国 206.2b; 218.2g; 230.2f
- Korum**, Felix, 1840 - 1921, German theologian with ultramontanistic tendencies, Bishop of Trier after 1881, opponent of G. Kopp 克任 214.4
- Kozłowska**, Maria, + 1922, Polish widow whose visions inspired the Mariaviti movement in Poland since 1903 郭斯罗夫斯加 216.9
- Kowalski**, Jan, Polish priest who promoted the Mariaviti and was ordained a (schismatic) bishop in 1909 郭瓦尔斯基 216.9
- Kraus**, Franz Xaver, 1840 - 1901, German priest, historian with modernist inclinations, who fought against Ultramontanism and met

- criticism; one of his works is the *Lehrbuch fuer Kirchengeschichte* (1886) 克劳斯 214. 5; 220. 2c. 3
- Krell**, Nikolaus, 1553 - 1601, German Cryptocalvinist, chancellor in Kursachsen until 1591, then arrested because of his faith and finally executed 克瑞尔 185. 1
- Krieg**, Cornelius, 1838 - 1911, German priest, educator, pastoral theologian, author of *Encyklopaedie der theologischen Wissenschaft nebst Methodenlehre*, 1899 克里格 220. 2d
- Krogth - Tonnin**, Knud, 1842 - 1911, Norwegian pastor and theologian who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1900; he advocated that Christians should unite on the basis of the Catholic faith. 克若托宁 216. 8
- Ku-Klux-Klan**, an extremist secret organisation that originate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USA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the members violently opposed equality and were inimical towards non-whites and towards Catholics 三 K 党 217. 3
- Kuhn**, Johannes Ev. von, 1806 - 1887, German Catholic priest and theologian of the School of Tuebingen, critical of papal infallibility 库恩 208. 1; 220. 1. 2b
- Kulturkampf**, the efforts of the Prussian / German government under Bismarck to suppress the Catholic Church in Germany from 1871 to ca 1887; after 1880 Bismarck gradually took back the strict laws from 1871, especially the " Jesuitengesetze " of 1872 (prohibiting many religious congregations) and the notorious " Maigesetze " (May - laws) from 1873 文化斗争 212. 4; 214 * ; 217. 4; 219. 5; 221. 1
- Kuncevicz**, Josaphat, Archbishop of Polozk, who promote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Ruthenian church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was killed in 1623 孔泽维茨 184. 3
- Kuyper**, Abraham, 1837 - 1920, Reformist theologian, preacher and politician in Holland, who fought against liberalism, founded a periodical (*De Heraut*), a daily newspaper (*De Standaard*), a free university in Amsterdam (1880) and the Reformed Church of the Netherlands (1886); author of a theological encyclopedia in three volumes (1893 - 94) 克伊波/凯柏 222. 3
- Kyrillos Lukaris** = Cyrillus
- La Salle**, Jean - Baptiste de, St. 1650 - 1719, French priest, Dr. of theology, who founded schools in Reims and Paris (1679, 1688), he organized the Brothers of Christian Schools (Freres des ecoles chretiennes, FSC) in Reims in 1681 拉萨尔 188. 3
- Labadie**, Jean de, 1610 - 1674, French Jesuit, then secular priest, since 1650 Calvinist, his pietist ideas did not find resonance and he started separatist groups within the reformed church 拉巴迪 192. 2
- Labbe**, Philippe, SJ, 1607 - 1667, French Jesuit, historian, philologist, author of ca 80 books 拉贝 188. 2
- Lachaise**, Pere de, SJ, confessor of Louis XIV, adopted a wavering attitude in the question of the royal rights in the Gallicanism controversy of 1682 拉谢斯 189. 4
- Lachat**, Eugene, Bishop of Basle, deposed and exiled in 1873, later Administrator of Ticino / Tessin 拉哈特 215. 2
- Lacombe**, Francois, + 1699, French Barnabite priest, spiritual director of Motte - Guyon;

- he promoted quietism in France and was arrested in 1687 until his death 拉孔 190.6
- Lacordaire**, Henry, 1802 - 1861, French Dominican priest, author, co - founder of "L' Avenir" in 1830; exponent of a Catholic liberalism who wanted to reconcile the church and the modern world 拉科代尔 204.2
- Lacroix**, Claudius, SJ, 1652 - 1714, moral theologian, born in Luxemburg 拉克瑞亚 188.1b
- Lagarde**, Paul de, 1827 - 1891, German Lutheran exegete and orientalist, who did research on the Pentateuch, the Greek Bible and early Christianity 拉加德 222.7
- Lagrange**, Marie - Joseph, 1855 - 1938, French Dominican, expert in exegesis, founder of the Ecole biblique in Jerusalem in 1890 拉格朗日 220.2a
- laicism**, the tenet that all citizens are equal, opposed to privileges for clerics 世俗主义 216.1.2; 221.1; 227.1
- laicorum calix**, (Laienkelch; lay chalice), lay people receiving communion in both species; demanded by some reformers, like Hus 平信徒接受圣爵 (119.2; 148.6); 160.4; 164.1; 166.2; 174.8; 184.5
- Lainez**, Diego, SJ, 1512 - 1565, Spanish theologian, second general superior of the Jesuits, advisor at the Council of Trent, participant at the Colloquy of Poissy (1561) 莱内斯 173.1.2; 174.3; 182.2
- Lallemant**, Louis, SJ, 1588 - 1635, French writer of ascetic literature 拉勒曼 178.4
- Lambert**, Franz, 1487 - 1530, former Franciscan, who led the Synod of Homberg (1526) and established a new church order for Hessen 兰贝特 163.3
- Lambert de la Motte**, (Mothe), Pierre, 1624 - 1679, French co - founder (with Pallu) of the Parisian Mission Society (MEP, ca 1660) 兰贝特
- Lambertini**, Prospero = Benedictus XIV
- Lamennais**, Hugo - Felicite - Robert de, 1782 - 1854, French theologian, priest, author, who accepted some ideas of the enlightenment but was rebuked by both France and the Roman Curia 拉梅内 202.2; 204.2
- Lametrie**, J. O. de, +1751, French scholar, author of *L'homme machine*, 1748 拉梅特里 191.3
- Lämmer**, H., 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ian who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1858 雷梅尔 207.5
- Lamormaini**, Wilhelm, SJ, 1570 - 1648, Jesuit priest, later confessor and advisor of Emperor Ferdinand II, influential in 1629 拉摩麦尼 181.2
- Landenberg**, Hugo von, 1496 - 1528, Bishop of Constance, prohibited the preaching of indulgences in his area in 1519, anti - Lutheran 兰登贝格 165.2; 167.1
- Landeskirchentum**, the " regional - church " system (of Protestant areas in Germany) as opposed to Reichskirche (" church of the empire "); in the 16th century there emerged regional Landeskirchen in Germany in opposition to the Bischofskirchen (episcopal regions) which remained loyal to Rome; after 1529 the Protestant nobles started to establish their own church structures and constitutions (Kirchenordnungen) and appointed pastors; Luther and the other reformers agreed to this development, so that political territory and identity of

- confession formed a unity (cuius regio, eius religio, 1555); after 1918 and 1945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Germany changed; today the Landeskirchen are church structures of a certain territory without consequent affiliation to political entities. 国教制度 163.3; 209.1; 231.1
- Lardner**, Nathanael, 1684 – 1768, English dissenter theologian who defended belief in revelation; author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e Gospel History* (14 vols., 1727 ff) 拉德内 191.2
- Las Casas** = Casas, Bartolome de las
- Lasalle** = > La Salle
- Lasalle**, Ferdinand, + 1864, French socialist 拉萨尔 221.3
- Laski**, Jan, (Joannes a Lasco), 1499 – 1560, Polish aristocrat, humanist, priest, who approached humanist and reformer circles, married in 1540, propagated Calvinism in Germany, England (1550 – 53), and in Poland (1557 – 60) 拉斯克 171.4; 184.3
- Lasso**, Orlando di, (Roland de Lassus), 1530 – 1594; Belgian composer, since 1556 in Munich 拉索 179.5
- Last Supper, Bull of**, In Coena Domini 最后晚饭诏书 175.1; 189.4; 194.4
- Last Supper, Teaching of / Controversy**, theological controversy on the meaning of the Last Supper 最后晚餐争论 163.4; 167.1.3; 168.3; 169.1 *
- Lateran Treaty**, agreements signed in 1929 by Pope Pius XI and the Italian government concerning (1) the foundation, sovereign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Vatican Stat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aly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3) financial recompen-sations given to the Holy See for the loss of the former Papal States in central Italy; the treaty implied the dissolving of the former Papal States and the solution of the “Roman Question” 拉特兰协约 225.2
- Latitudinarianism**, originally a deprecatory term (meaning “indifferentism”), it denotes a more rational, liberal, tolerant and inclusive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originated in the late 17th century in Britain; in the 18th century most British theologians adhered to it as they opposed Puritanism, Catholicism, Deism, and Atheism. Latitudinarians were open to different forms of liturgy and praxis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conflicts within the church; they confirmed the basic articles of faith but also the office of the bishops; the Latitudinarians prepared the enlightenment and developed into the Broad Church (19th century) 宽容主义 209.2
- Latvia**, (Lettland), one of the Baltic states 拉托维亚 227.2; 229.4
- Launoy**, Jean de, 1603 – 1678, French priest, historian and author, exponent of Gallicanism 劳诺伊 188.2
- Laurent**, Johannes Theodor, 1804 – 1884, German priest, a strict ultramontanist, titular Bishop of Luxemburg 1841 – 1848 劳任特 204.6
- Laurentius de Brindisio**, / Lorenzo, OFM Cap, St., 1559 – 1619, Italian Capuchean theologian, preacher in Italy, France, Spain, Switzerland, founder of monasteries in Vienna, Prague etc., he knew many languages and Hebrew well 劳楞佐 178.1b
- Lauretanian Litany**, a kind of prayer 劳瑞坦祈祷 178.4
- Lausanne**, town in Switzerland where a

- Protesta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ook place in 1927 洛桑 231.4
- Lausanne – Geneve**, a diocese in Switzerland 洛桑 201.6; 215.2
- Lavalette**, Antoine, SJ, 1708 – 1767, French procurator of the Jesuits on the island of Martinique, whose risky businesses and infortunate trade debts provoked a flood of attacks (after 1761) and helped those who wanted to suppress the Jesuits 拉瓦勒特 194.3
- Lavigerie**, Charles, 1825 – 1892, French priest, professor, Cardinal, Archbishop of Algier (1867), founder of the White Fathers (1868), White Sisters (1869); Cardinal 1892; since 1884 Archbishop of Carthago and “Primate of Africa” 拉维日里 216.1; 218.1.2bk
- Law of Warranty**, / Garantiesgesetz; a law issued by the Italian government in 1871 which guaranteed the inviolability of the Pope, an annual dotation, the right to used the Vatican buildings, but it treated the Pope as an Italian citizen and was therefore rejected by Pius IX 保证法 211.2; 224.5
- laxism**, a theory in moral theology, the opposite of rigorism; the term was sometimes used to attack Jesuits 宽松论 188.1; 190.1
- Lazarists**, 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 (CM), also “Vincentians”, a community of apostolic life founded by St. Vincent de Paul in 1625 in Paris (mother house: St. Lazare), since 1648 they worked in overseas missions and took over the mission of China from the Jesuits in 1773; af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y were refounded in 1843; in 2000 they have ca 4000 members (more than 3200 priests) 拉匝禄会、味增爵会、遣使会 172.4d* ; 199.3; 214.3
- Le Bouthillier de Rance** = Rance
- Le Tellier**, Michel, SJ, 1643 – 1719, French Jesuit, confessor of Louis XIV, who defended the position of the Jesuits in the Rites Controversy; banned from Paris because of his anti – Jansenist activities 勒特雷
- Le Tellier**, Archbishop of Reims, a moderate Gallicanist, presided the meeting of the French clergy in 1682 勒特雷 189.3
- League, Catholic**, a Catholic confederation formed in 1609 by Bavaria and several bishops of southern Germany 公教联盟 180.5
- League, Holy**, a Catholic league formed in France in 1576 directed against Huguenot attacks 神圣联盟 182.4
- League of Cognac**, a league of the Pope with France, Venice and Milan against Charles V (1526) 克纳克联盟 163.2
- League of Nations**, Voelkerbund, founded in 1919 through the efforts of President T. W. Wilson, it had a membership of 63 nations (the USA did not join, Germany and Japan left in 1933); it could settle some conflicts but remained an ineffective institution in the face of German, Japanese and Italian aggression; it was formally dissolved in 1946 in order to create the United Nations 国际联盟 224.3
- Ledochowski**, Mieczyslaw Halka, Count, 1822 – 1902, Polish priest, studies in Rome, nuncio in Belgium, since 1866 Archbishop of Gnesen – Posen / Gnezno – Poznan, he defended the right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Polish language for religious

classes; he was arrested by Bismarck in 1874 - 76 and went to Rome later 勒多赫夫斯基, 见 214. 3

Lefebvre, Marcel, CSSp, 1905 - 1991, French schismatic bishop, superior general of the Spiritans (1962 - 68), who took part in the II Vatican Council but could not agree to the statements about the collegiality of bishops and freedom of religion; he founded the Confraternitas Pius X in Fribourg (Switzerland) in 1970, ran a seminary in Ecône, ordained priests, and in 1988 ordained four bishops, thus became schismatic 勒费弗尔

Lehmkuhl, Augustin, SJ, 1834 - 1918, German Jesuit, moral theologian, author of the influential textbook *Theologia Moralís* (1883; 12 editions by 1914), also important for the social teaching of the Catholic Church 赖姆库尔 220. 2d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von, 1646 - 1726, German Protestant scholar, philosopher, after 1676 at the court of Hannover; he believed in the unity of faith and science; his rationalism prepared enlightenment, and he inspired mission work; from 1690 - 95 he negotiated with Bossuet concerning a reunion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he was offered the direction of the Vatican Libraries (and the title of a cardinal) if he would convert to Catholicism; author of *Essais de Theodicee* (1725) 莱布尼茨 187. 4. 5; 193. 1 * ; 209. 5

Leipzig, town in Germany, Interim of Leipzig (1548) 莱比锡 166. 2; 169. 2

Leipzig Disputation, a disputation between Luther, Karlstadt and their opponent Eck in 1519; Luther denied the divine institution of

the papacy and held that councils might err; he therefore interpreted Mt 16: 18 and Jn 21 : 17 in a sola - scriptura fashion although he respected the church fathers; the disputation demonstrated the ecclesiological differences 莱比锡讨论会 160. 2

Lenin, (Vladimir Ilic Ul'janov), 1870 - 1924, Russian revolutionary 列宁 224. 2; 232. 2

Lenning, Adam Franz, German clergyman who founded the Pius - Association in 1848 in Mainz 雷宁 207. 5

Lenz, Desiderius, OSB, 1832 - 1928, German painter, founder and head of the art school of Beuron 林茨 219. 3

Leo X, Pope 1513 - 1521, originally Giovanni Medici, maecen of arts and literature, he failed to prevent the great split of the Church in Germany; separated the Franciscan conventuals and observants in 1517 良/利奥/莱奥 159. 5; 160. 1. 4; 161. 1; 162. 2; 167. 1; 171. 1; 172. 3; 179. 2

Leo XI, Pope 1605, from the Medici family, who died after 26 days in office 良/利奥/莱奥 176. 3

Leo XII, Pope 1823 - 1829, Annibale della Genga, nuncio in Germany in 1806, he continued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Church in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and was supported by the Zelanti ("zealots") in Italy who wanted to restore the earlier constitution of the Papal States 良/利奥/莱奥 201. 1. 4; 202. 1 * ; 205. 3; 207. 2

Leo XIII, Pope 1878 - 1903, originally Vincenzo Pecci, since 1846 Archbishop of Perugia, he was a humanist and talented diplomat who tried to establish good

- rel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Europe; he helped to end the “Kulturkampf” in Germany, published many important encyclicals (*Rerum Novarum*, 1891) and supported Thomist and neo - scholastic studies 良/利奥/莱奥 183. 2; 191. 2; 204. 5; 213. 1. 2 * ; 214. 4; 215. 2; 216; 217. 2 - 4; 218; 219. 6; 220. 1; 221. 1; 223. 1; 225. 1. 3
- Leogesellschaft**, Societas Leonina, Austrian Catholic association with aims similar to the G? rresgesellschaft, founded in 1892 利奥协会 219. 5c
- Leopold**, of Austria, brother of Emperor Ferdinand II, bishop of Strasbourg 1607 - 1625, exponent of the Catholic counter - reformation 利奥波德 180. 4
- Leopold I**, 1640 - 1705, German Emperor 1658 - 1705, educated by Jesuits he was supposed to become a priest but had to succeed his older brother Ferdinand in 1654; he spoke many languages and composed ecclesiastical music; he managed to ward off the Turks in 1683 together with King Jan Sobieski from Poland and made Austria a powerful nation, however he and his successors lost the lands of Spain in the Spanish Succession War (1701 - 14); he supported Church unity 利奥波德一世 184. 4; 187. 2
- Leopold II**, 1747 - 1792, Grand Duke of Tuscany 1765 - 1790, who reformed Tuscany according to enlightenment views (freedom of trade, abolition of death penalty, episcopalism under the cooperation of Bishop Scipione de Ricci; suppression of “superstitious” popular piety); Emperor 1790 - 92, he was forced to revoke some of the reforms of Joseph II in Belgium 利奥波德二世 197. 3. 4
- Leopold I**, King of Belgium 1831 - 1865, who granted much freedom to the Catholic Church in Belgium 利奥波德 204. 6
- Leopoldinenstiftung**, an Austrian society for mission work, established in 1829 利奥波德协会 206. 1
- Lepanto**, place in the bay of Corinth, where Christian forces under Juan d’ Austria defeated Muslim ships in the sea - battle of Lepanto 1571 勒潘托 175. 1
-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 - 1781, German poet and philosopher, he studied theology and medicine, tried to argue against the destructive historical biblical criticism; editor of Reimarus’ *Wolfenbutler Fragmente* (1774/78) which denies the resurrection, miracles etc.; Lessing’s famous parable *Nathan der Weise* (1779) manifests an attitude of deism and indifferentism; *Die 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1780, revelation gradually leads humanity to perfect morality and reason) 莱辛 193. 2
- Lessius**, / Leys, Leonard, SJ, 1554 - 1623, Belgian theologian and professor in Louvain, opposed Baius’ ideas and was attacked by Baius in 1587 for some statements about grace and inspiration 莱修斯 178. 2a
- Leuven** = Louvain
- liberalism**, the world view demanding the autonomy of the free individual and practical rational decision; economic liberalism is based on egoistic interests and demands free trade; political liberalism demands freedom and tolerance, it is opposed to state interventionism, absolute moral or religious norms. Since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 supported liberal ideas, the Catholic Church came into an irreconcilable conflict with the more radical liberalism in the 19th century in continental Europe, whereas the Anglo - Saxon political liberalism was not inimical to Christianity or the church. The basic demands of liberalists in the 19th century were the freedom of conscience, the 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 (the church demanded religious legislation and opposed freedom of conscience), free civil marriage, secular education, nationalism and constitutionalism. Many Catholics in that period perceived " liberalism" as the origin of all enmity towards the church and religion (see *Syllabus, Quanta cura*) 自由主义 204. 3. 6; 211. 3; 214. 2; 215. 1; 221. 1. 3; 224. 4; 227. 1; 231. 3
- Liberatore**, Matteo, 1810 - 1892, Italian Jesuit, philosopher, one of the precursors of Neo - Scholasticism 利贝拉托瑞 220. 1
- Liebermann**, Franz Leopold, 1759 - 1844, German Catholic theologian, exponent of neo - scholastic thought, professor at Mainz 利伯曼 203. 1; 208. 1a
- Liebknecht**, Wilhelm, German co - founder of the Social - Democratic Party in 1869 李卜克内西 221. 3
- Liga** = League
- Lightfoot**, Joseph Barber, 1828 - 1889, Anglican theologian, bishop of Durham, biblical scholar, author of *Galatians* (1865), *Clement of Rome* (1869) 莱特富特 222. 7
- Liguori**, Alfonso Maria de, St. , 1696 - 1787, Italian moral theologian, founder of the Redemptorists (1732), Bishop of S. Agata dei Goti (1762 - 75); author of the influential *Theologia moralis* (2 vols. 1753) canonized in 1839, proclaimed Doctor of the Church in 1871 亚丰/雅丰/阿方索·利果里 188. 1b. 3
- Limburg - Stirum**, August Graf von, 1721 - 1797, Bishop of Speyer (1770), reformer and founder of charity organizations, who protested against episcopatism and nationalism in 1787 林布格 196. 4
- Linck** = Link
- Lindt**, Willem van der, / Lindanus, 1525 - 1588, Catholic theologian, exegete, inquisitor of Holland, Frisia since 1563, Bishop of Roermond, Ghent, who tried to implement the Tridentine reforms 林特 178. 1b
- Link**, Wenzeslaus, 1483 - 1547, Augustinian, doctor of theology, early supporter of Luther in Wittenberg 林克 159. 3
- Linsenmann**, Franz Xaver, 1835 - 1898, German priest and professor for moral theology in Tuebingen, who tried to emphasize ethos and freedom against the casuistic doctrines of moral duties of his time; author of a *Lehrbuch der Moraltheologie*, 1878 林森曼 220. 2d
- Lipp**, Joseph, Bishop of Rottenburg 1848 - 1869 利普 214. 1b
- Lippomano** / Lippomani, Aloysius (Luigi), 1500 - 1559, Italian Bishop, pastoral theologian, author of hagiographical literature 利波马诺 178. 1e
- Lipsius**, Richard Adelbert, 1830 - 1892, German Lutheran theologian, historian, author of *Der Gnosticismus*, 1860 利普修斯 222. 2
- Lisieux**, French town and diocese in the Normandy, famous through Therese de

- Lisieux 里修
- Liszt**, Franz, 1811 – 1886, Austrian composer, who received minor orders in Rome in 1865; many compositions with Christian themes 李斯特 219.3
- Lithuania**, one of the Baltic states 立陶宛 170.3.4; 204.8; 227.2; 229.4
-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 Petites soeurs des pauvres
- Liturgy**, (Catholic) 礼仪 195.2.3; 207.3; 213.3
- Liturgical movement**, Liturgische Bewegung, a movemen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at emphasized participation of the faithful in ecclesiastical celebrations 礼仪运动 219.2
- Livonia / Livland**, one of the Baltic states 里沃尼亚 170.3
- Locke**, John, 1632 – 1704, English philosopher, author of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690,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empirism) and *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 (1695),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 he devoted to exegetical studies 洛克 191.2
- Lodenstein**, Jodocus van, +1677, preacher in Utrecht, student of Voetius 罗登斯坦 192.2
- Loisy**, Alfred Firmin, 1857 – 1940, French Catholic exegete, leading figure of “modernism”, author of *L’Evangile et l’Eglise* (1902); many of his tenets were condemned in 1907, and he was excommunicated in 1908; he turned away from the church 卢瓦西/罗阿西 220.3
- Loos**, Cornelius, Catholic theologian who fought against the witch – craze but was forced to recant in 1592 罗斯 178.6
- Loos**, Archbishop of the Jansenists in Utrecht in 1870 罗斯 212.4
- Lope de Vega** = Vega, Lope de
- Lorenzo** = Laurentius
- Los – von – Rom – Bewegung**, “Leave Rome Movement”, a movement in Austria after 1897 until WWI, the movement was supported by German Protestants and had two aims: convert Austrian Catholics to Protestantism and unite the German – speaking parts of the Austrian Empire with Germany; result: ca 80.000 conversions before 1915, a very small number 离开罗马运动 215.1
- Lotti**, Antonio, 1667 – 1652, Italian composer of ecclesiastical music 罗提 179.5
- Louis II / Ludwig II**, King of Hungary, killed in the Battle of Mohacs (1526) 路易二世 163.2; 170.4
- Louis XIII**, 1601 – 1643, King of France 1610 – 1643, married Maria Anna of Austria, their son was Louis XIV; since 1624 Richelieu was minister 路易十三世 182.5; 189.3
- Louis XIV**, 1638 – 1715, King of France (1643, 1661 – 1715), his mother and premier Mazarin reigned until 1661; later called the “Sun King”, he reigned with absolute power, was the leader of the mighties European power since the Westphalian Treaty of 1648; he wanted to control the Catholic Church, supported the Gallican Articles of 1682 and intended to reduce papal powers, revoked the Edict of Nantes in 1685 and suppressed the Huguenots thereafter, which led to emigrations; he also suppressed Jansenism and the Quietists; he occupied papal lands in Avignon and Venaissin from 1688 to 1691 路易十四世 183.5; 187.1; 188.4; 189

* ; 190.2 - 4.6

Louis XV, 1710 - 1774, King of France, 1715 - 1774, great - grandson of Louis XIV, in power after 1743, who was earnest, intelligent and aimed at reforms, but he involved France in wars and had to cede superiority to Britain after ca 1751; the struggle against Jansenism was at the same time a defense of royal centralism against the parliaments, and until 1750 the Jansenists could be kept under control, but after 1750 (with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enlightenmentism) the tide turned, and in 1764 the king suppressed the Jesuits, following the suggestions of his minister de Choiseul - Amboise 路易十五世 190.4

Louis XVI, 1754 - 1793, King of France 1774 - 1792, grandson of Louis XV, in order to solve financial problems he convoked the assembly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in May 1789, which led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king was executed in Jan 1793 路易十六世 188.5; 189.2; 198.1.3

Louis XVIII, 1755 - 1824, King of France, 1814 - 1824, Brother of Louis XVI, he became the first Bourbon king after Napoleon's resignation, he wanted to restore the order of the time before 1789 路易十八世 204.1

Louis de Conde, French aristocrat who supported Calvinism after 1550 孔代 182.1

Louise de Marillac, St., 1591 - 1660, born in Paris, she worked in a home for poor people, married in 1613, but after her husband died (1625) she devoted her life to the service of the poor, accepted young women in her house and so founded (with

the help of St. Vincent de Paul) the Filles de la charite (Daughters of Mercy, Vincentian Sisters) in 1633 in Paris, then developed the new congregation and was superior of the mother house in Paris 路易斯 172.4.d

Lourdes, famous Catholic pilgrim place in the Pyrenees (southern part of France) since 1858, when a "white lady" appeared to the girl Bernadette Soubirous; the place was given back to the Church by Petain; more than 1.6 million pilgrims in 1950; in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it w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pilgrim destinations in the world (5 million visitors annually), also known for miraculous healings 露德 219.4; 228.4

Louvain, Leuven, Loewen, city in Belgium, famous for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ouvain, founded in 1426, which became an important center of Catholic learning 鲁汶/卢万 (大学) 160.3; 178.2a; 204.6; 216.5; 220.1;

Low Church Party, a faction within the Anglican Church (since the 17th century) that demanded strict Calvinist rules and simple liturgy (as opposed to High Church standards); they found support in the medium and more liberal strata of society and opposed the strong links between church and government 低教会派

Löwen = Louvain

Ludwig 路德维格 = Louis

Ludwig VI, elector of the Kurpfalz 1576 - 1583, replaced the Calvinism of his father Friedrich III with Luther's faith 路易/路德维希 180.2

Ludwig I, 1786 - 1868, King of Bavaria 1825 - 48, opposed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o Napoleon I, he supported education, arts and the Church, monarchic sovereignty and Romanticism; his son Otto became King of Hellas (1832); Ludwig I protected Catholicism and even went so far as to prohibit the Gustav - Adolf - Verein in 1844 路德维希 203.2; 207.6; 208.1

Ludwig II, 1845 - 1886, King of Bavaria 1864 - 1886, liberally minded and rather opposed to the Vatican, he had to accept Prussian hegemony in 1866 and understood the foun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 in 1871 as the end of Bavarian sovereignty; his building projects (Neuschwanstein and other castles or palaces) were costly, in the 1880s he withdrew from society, was declared insane and probably committed suicide. 路德维希 214.3

Ludwig - Missionsverein, a Catholic mission society founded in Bavaria in 1839 路德维希传教协会 206.1

Lugo, Juan de, SJ, 1583 - 1660, Spanish Thomist theologian, author of work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gmata 卢格 178.1c

Luis de Leon, + 1591, Spanish Augustinian mystical poet 路易斯 179.1

Lukaris, Cyrillus, (= Cyrillus Lukari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1620 - 1638 (with interruptions), a Cretan who had studied in Italy; in 1629 he published a Calvinist creed (*Confessio fidei, Homologia*), which was vigorously rejected in the Eastern Church and led to the exile and death of Lukaris 卢卡瑞斯 186.1

Luther, Martin, 1483 - 1546, German reformer, born in Eisleben in 1483, entered the Augustinian Order in 1505, was ordained priest, then teacher at Wittenberg

after 1508, Doctor of theology in 1512, he promoted a theology based on the Bible and on Faith only, therefore came in conflict with traditional Catholic tenets, in 1517 he wrote 95 theses (concerning indulgences, papal authority and other questions), in 1520 he published three important works explaining the tenets of his faith, but also stirring anti - Catholic sentiments, in 1521 he was banned by Pope and Emperor Karl V (Diet of Worms), fled to the Wartburg, translated the Bible into German and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Frederick the Wise of Sachsen promoted his reformist ideas in Wittenberg and other areas; after the Peasant Wars (1524 - 1525) he urged the dukes to direct and supervise reformation activities 马丁·路德 159 * ; 160 * , 161 - 165 * ; 167.1; 169.1; 170.4; 171.1; 174.1; 178.6

Lutheran orthodoxy, 正统的路德宗 169.2; 185.1 * ; 192.1

Lutheraner, Lutheran Church, inspired by Luther's theology, it kept its differences which separated it from the Reformed churches of Calvin and Zwingli 路德宗/信义宗 168.3; 209.1; 222.4

Lutz, Johann von, 1826 - 1890, Prime minister of Bavaria ca 1870 - 1890, whose policies opposed the Roman Curia and supported the Old Catholics 卢茨 214.3

Luxemburg, an area between Germany, France and Holland evangelized in the 4th century from Trier, it was a county since the 10th century, later a duchy; the local Catholics revolted against the anti - religious law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 had ca 400.000 inhabitants in 1997, 95% of them Catholics 卢森堡 204.6; 228.4

- Mabillon**, Jean, OSB, 1632 – 1707, French Benedictine historian, with d' Achery founder of modern diplomatics, his works (*De re diplomatica*, *Acta Sanctorum OSB* etc) had a huge impact (through the Maurines) in the monastic life of Europe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马比翁 188.2
- Macao**, Macau, (Aomen), colony of Portugal since ca 1515, the diocese of Macao was founded in 1576 and comprised in the beginning the whole of China, Japan and adjacent countries, it wa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mission activities, had ca 400.000 inhabitants in 1990, among them 5% Catholics and was handed over to China in 1999 澳门 177.4e
- Madagascar**, an island SE of Africa, populated by Melanesians, Arabs and Persians, since ca. 900 also by Malaysians; discovered by the Portuguese in 1500 and since then a mission country; 1624 occupied by France, 1896 French colony, 1960 independent 马达加斯加 177.3; 218.2b; 222.6
- Maderna**, Carlo, 1556 – 1629, Italian architect precursor of the Baroque style (fa? ade of S. Susanna in Rome, 1603), who enlarged the Dome of St. Peter (the nave, after 1605) 马德尔纳 179.2
- Madurai**, (Madura), area in the south of India, since 1606 mission activities of de Nobili 马杜赖 177.4b
- Magdeburg**, (Magdeburgum), important trade city in eastern Germany, seat of an Archbishop since 967, the Dome was built from 1209 – 1363; the area became Protestant 马格德堡 159.4; 163.1; 166.2; 180.2; 181.3
- Magelhaes**, Ferdinand = Magellan
- Magellan**, Ferdinand, 1480 – 1521, Portuguese navigator who tried to circumnavigate the world after 1519 but was killed in the Philippines 麦哲伦 177.1
- Mai**, Angelo, 1782 – 1854, Jesuit scholar, prefect of the Vatican Library in 1819, cardinal in 1838, editor of patristic literature, discoverer of a palimpsest of Cicero's *Republic* 麦 208.1
- Maidalchini – Pamfili**, Olimpia de, Italian widow who influenced Innocent X in his later years (1655) 麦达克尼 176.5
- Mailand** = Milano
- Maintenon**, Marquise de, wife of Louis XIV since 1684 who supported the Catholicism of the king 梅特诺 189.2; 190.6
- Mainz**, (Lat: Moguntia), town in Germany, founded in 18 BC by the Romans, since the 4th century the seat of a bishop, it was a "free city" since 1244 (more privileges in 1331) and the seat of an archbishop and elector until 1802, since 1946 the capital of Rheinland – Pfalz; after initial successes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was overcome in the 1550s 美因茨 159.4; 201.5; 203.5; 228.1
- Maistre**, Joseph de, 1753 – 1821, Count of Savoy, Catholic advocate, statesman, author, adherent of the Freemasons who changed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ssassination of God") and defended papal power and infallibility against the nationalism of the enlightenment thought 麦斯特 204.2; 207.1
- Major / Maier / Meier**, Georg, 1502 – 1574, German professor of theology at Wittenberg, who emphasized the necessity of good works

- for salvation in 1552 and triggered the Majorist Controversy 马约 169.2
- Malachias**, St. , (Maol m' Aedog) 1094 – 1148, Archbishop of Armagh (Ireland), reformer of the church, founder of a monastery in Kerry; his biographer Bernard de Clairvaux mentions his gift of prophecy; the famous “ Prophecies of Malachias ” falsely attributed to him were written in the 16th century and published in 1595 马拉基亚 176.1
- Malagrida**, SJ, Jesuit who was executed in Portugal in the time of Pombal 马拉格瑞达 194.2
- Maldonatus** / Maldonado, Juan, SJ, 1533 – 1583, Spanish exegete who planned a complete commentary to the Bible 马尔多纳图斯 178.1a
- maleficae**, (Hexen, witches), the superstitious belief in the existence of witches and sorcery has a long history (compare the “ witch ” Medea in the works of Euripides and Seneca), but the persecution of witches at a large scale started only at the end of the 15th century and lasted until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see Spee 巫婆狂热, 巫婆案 (102.1; 157.2; 158.2*); 178.6; 191.1
- Malines** = Mecheln, Mechelen
- Mallinckrodt**, Hermann von, 1821 – 1874, German Catholic politician,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Zentrum Party (1870) who opposed the Kulturkampf; brother of Pauline v. Mallinckrodt 马林克若德 214.4
- Mallinckrodt**, Pauline von, 1817 – 1881, German woman who founded the Sisters of Christian Love (SCC in 1849) in order to care for the blind and orphans 马林克若德
- Malteserorden** = > Hospitaller
- Mamachi**, Tommaso Maria, OP, 1713 – 1792, Italian church historian 马马基 188.2
- Manila**, capital of the Philippines, founded in 1571, since 1579 a diocese, then archdiocese; the University Santo Tomas (founded in 1611) is the oldest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sia 马尼拉 177.4a; 206.2b
- Mannerism**, **Manierismus**, the name of a certain “ unnatural, artificial ” style between Renaissance and Baroque 风格主义、矫饰主义 179.4
- Manning**, Henry Edward, 1808 – 1892, priest of the Anglican Church (1833), involved in the Oxford Movement, he wrote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1842),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1851 – 1853, studied in Rome and after 1854 was active in London, Archbishop of Westminster 1865 – 92, also respected for social work (anti – alcoholism movement, care for Irish immigrants); because of his ultramontanism he had some tension with Newman in later years 曼宁 204.5; 216.4
- Mansfeld**, Graf Ernst von, leader of mercenary troops in the Thirty Years’ War, defeated by Wallenstein at Dessau in 1626 曼斯菲尔德 181.1
- Mansi**, Giovanni Domenico, 1692 – 1769, Italian scholar, Archbishop of Lucca, in 1764, historian who edited 90 volumes of important source books (of synodal documents etc.) 曼西 (2.2); 188.2
- Manuel**, Nikolaus, 1484 – 1530, Swiss painter and writer of satires in Bern, supporter of the reformation 马努尔 167.2
- Manzoni**, Alessandro, 1785 – 1873, Italian poet, most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Italian Romanticism; his *I promessi sposi*

- (*The Betrothed* 1827) and other works are inspired by Christian ideas; he promoted the unification of Italy and of the Italian language 曼佐尼 202.2
- Marburg**, German city in Hessen; the area turned to Protestantism in 1526, and the University of Marburg was founded in 1527 by Philipp von Hessen 马尔堡 163.3.4; 167.3; 169.1; 203.5
- Marburger Religionsgespräch**, Colloquy of Marburg, disputations held in October 1529 between Luther, Zwingli and their supporters concerning the Last Supper; they could not reach an agreement, and therefore political cooperation among Protestant nobles became difficult 马尔堡对谈 163.3
- Marcel**, Gabriel, 1889 – 1973, French existentialist thinker who emphasized participation and love, author of *Etre et Avoir* (1935) 马塞尔 221.2
- Marcellus II**, Pope in 1555, original Marcello Cervini, cardinal, who presided the Council of Trent in 1546 马尔才禄 174.3
- Margareta de Valois**, Queen of Navarra, + 1549, sister of Francis I, King of France, who supported Protestantism without any open break with the Catholic church 马加勒达 182.1
- Margareta**, Duchess of Austria – Parma, half – sister of Philipp II of Spain, she was governor of the Netherlands in 1559 – 1567 马格瑞塔 174.1; 184.1.2
- Margareta de Valois**, (Angouleme), sister of Francis I, Queen of Navarra, + 1549, who supported Protestantism 马格瑞塔 182.1
- Marheineke**, Philipp Conrad, 1780 – 1846, 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ian in Berlin with strong Hegelian inclinations 马海内克 210.
- 1
- Maria** = Mary
- Maria Alacoque**, Margareta, + 1690, nun at Paray – le – Monial (Macon, France), whose visions promoted the veneration of the Heart of Jesus; she was canonized in 1920 玛利亚·阿拉克克 188.4
- Maria Antoinette**, Queen of France, daughter of Maria Theresia, she was married to Louis XVI of France and executed in 1793 in Paris 玛丽亚·安托内特 198.3
- Maria Christina**, married to Fernando VII of Spain in 1829, she became regent of Spain after 1833 玛丽亚·克瑞斯提纳 204.3
- Maria Christina de Austria**, Queen of Spain 1885 – 1902 who reconfirmed Catholicism as the state religion of Spain 玛丽亚·克瑞斯提纳 216.6
- Maria Luisa de Austria**, daughter of Francis I of Austria, who was married to Napoleon I in 1810 玛丽亚·路易 199.4
- Maria Theresia**, 1717 – 1780, Austrian Queen and Empress, after the death of her father Charles VI (1740), she married Emperor Francis I of Lorraine (1736) had 16 children and implemented many reforms to achieve an enlightened absolutist society; she turned away from Jesuits and accepted Jansenists as her confessors and advisors; reluctantly she agreed to the suppression of the Jesuits; she reformed schools and although she was deeply pious she tried to subject the Catholic Church to state authority 玛丽亚·特蕾西亚 197.1
- Mariae Immaculata Conceptio**, (Immaculate Conception of Mary), traditional faith and traditional feast,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led to theological controversies 无染原罪的

圣母 (119. 6; 133. 7; 145. 2; 152. 4);
188. 4; 211. 3; 212. 4

Mariana, Juan, SJ, Spanish Jesuit, author of a book (1599) which defended the right to kill a tyrant, pointing to the murder of Henry III of France; the book was suppressed by France and by the Jesuit general Aquaviva 马瑞安纳 182. 3

Mariaviti, a sect in Poland (after 1903) that promoted the imitation of the life of Mary, inspired by the visions of Felicia Maria Kozłowska (1862 - 1922) and the priest John Kowalski (1871 - 1942); Pius X excommunicated the sectarians in 1906, and they formed a church; Kowalski was ordained bishop but deposed in 1935, which caused a split into two groups; they had ca 28.000 members in 1990 玛利亚生活派 216. 9

Marillac = Louise de Marillac

Marilley, Stephan, Bishop of Lausanne - Geneve (Switzerland), who protested against anti-Catholic laws in 1848; he was detained and exiled for 8 years 马瑞雷 201. 6

Maristae, Marists, Priests of Mary, (Societas Mariae, SM) a Catholic congregation founded by Abbe Jean Claude Colin in 1816 (1824) at Belley (Lyon); their constitutions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Jesuits, and they work in education; they are divided into a clerical branch, a branch of Marist Brothers (working at schools) and a third order (founded in 1850); 玛利亚会 207. 6c

Maritain, Jacques, 1882 - 1973, French philosopher, theologian, influenced by Bergson he became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Thomism in the 20th century, author of *La personne humaine et la société* (1939) and *Approches de Dieu* (1953) 马里坦 221. 2

Mark of Aviano, (= Carlo Domenico Cristofori), OFMCap; 1631 - 1699, Italian priest who became the advisor of Emperor Leopold I; his exhortations helped to facilitate negotiations between Austria, Rome, and Venice as to organize common resistance against the Turks; he was called "saviour of Vienna" (in 1683) 马可·阿维阿诺 187. 2; 188. 1d

Maroniti, Christians in Syria and Lebanon; they suffered persecution from the Druses in 1860 马若尼特教会 175. 2; 218. 2a

Markus von Aviano = Mark

Martene, Edmond, OSB, 1654 - 1739, French historian, author 马特内 188. 2

Martin v. Cochem, (= Linius), OFMCap, 1634 - 1712, German priest and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opular spiritual writers of his time 马丁·可亨 188. 1d

Martin, Konrad, 1812 - 1879, Bishop of Paderborn who participated in drafting the constitution *De ecclesia Christi* at the First Vatican Council in 1870; his invitation to Protestant Christians to return to the Catholic Church (1864) triggered fierce protests; he was deposed and arrested during the Kulturkampf (1875) 马丁 212. 2

Marx, Karl, 1818 - 1883, German thinker, the founder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uthor of *Das Kapital*, 1867/1894; his parents came from Jewish rabbi families, but his father converted to Protestantism; Marx was critical of liberal politics and economy but

- also of religion 马克思 221.3
- Mary the Catholic**, 1516 – 1558, Mary Tudor, daughter of Henry VIII and Catherine of Aragon, Queen of England 1553 – 1558, who tried to restore Catholicism and rigidly suppressed reformers and executed ca 300 Protestants, among them Th. Cranmer and H. Latimer, therefore she was named "Bloody Mary", she married Philipp II, King of Spain in 1554 which contributed to her lack of popularity; she had no reliable Catholic heir, therefore her sister Elizabeth I could reinforce Protestantism 玛利亚 171.1; 183.1 *
- Mary Stuart**, 1542 – 1587, daughter of James V (+ 1542) and Mary de Guise (+ 1560), she was educated in France (1548 – 1560), was married to the French King Francis II, widowed she returned to Scotland in 1561, where she unwisely married twice (Darnley and Bothwell); she tried to withstand Knox' Calvinism but was forced to resign and fled to England, where she was imprisoned and finally executed by her cousin Elizabeth I 玛丽·斯图亚特 183.3.6
- Maryland**, one of the states of the USA, founded by Baltimore and his sons in 1632/34 and named after Queen Mary Henrietta, wife of Charles I 马里兰州 205.1
- Masella**, nuncio in Munich at the time of the German Kulturkampf (ca 1880) 马塞拉 214.4
- Massaja**, Guilelmo, OCap., 1809 – 1889, Italian Vicar Apostolic of Abessinia 1846 – 1879, Cardinal in 1884 马塞亚 218.2a
- Massillon**, Jean – Baptiste, 1663 – 1721, French Oratorian, court preacher since 1699, Bishop of Clermont (1717) and famous preacher, who held the funeral sermon for Louis XIV; 马西奥 188.1d
- Massuet**, Rene, OSB, + 1716, French historian 马随 188.2
- Materialismus** / materialism, in some respects opposed to orthodox theological thought 唯物主义/物质主义 220.1; 221.2; 232.2
- Materialprinzip** (des Protestantismus), "sola fide, sola gratia"; Luther's tenet that justification relies on faith only, the denial of free will and the certainty of salvation are sometimes summed up as the "material principle" of Protestantism, see Formalprinzip 质料原则 159.2.3; 174.3
- Mathew**, Theobald Andrew, OFM Cap., 1790 – 1856, Irish Capuchean father who organized evening schools, youth groups, reading and music clubs; since 1838 he successfully fought against alcoholism in Ireland, Scotland and England, his Temperance movement had 7 million supporters 马修 204.5
- Mathys**, Jan, baker in Harlem who became a "prophet" of the Anabaptists 马提斯 165.1
- Matthaeus de Bascio**, OFM Obs., 1495 – 1552, Italian monk 玛太欧斯 172.2b
- Matthias**, 1557 – 1619, German Emperor 1612 – 1619 who tolerated Lutherans in Hungary and Austria (1609), he faced growing dissent in Bohemia which led to the Thirty Years War (1618 – 1648) 马提亚斯 180.3; 181.1
- Maurines**, Congregation of St. Maurus, a reform congregation of the Benedictines in France, founded in 1618, they had ca 2000 members and 190 monasteries in 1700 and were famous for historical studies

(especially on the Middle Ages); their main abbey was St. Germain – des – Pres at Paris, which became the meeting place of all scholars of the time; in 1790 the congregation was dissolved; see d'Achery, Mabillon, Montfaucon, Coustant, Martene 莫尔会 172.3; 188.2 *; 190.3

Maurras, Charles, 1868 – 1952, French writer and politician, one of the co – founders of the review (later newspaper) *L' Action française*, which promoted a kind of early fascism (nationalism, monarchism, Catholicism); his books were put on the index of the Roman Curia because he subordinated religion to the state; he died reconciled with the Church 莫拉斯 227.1

Mausbach, Joseph, 1861 – 1931, German priest and moral theologian, author of *Katholische Moraltheologie* (3 vols. 1915 – 1918) 毛斯巴赫 220.2d

Maximilian I, 1459 – 1519, German King, Emperor 1493 – 1519, who married Mary of Burgund (1477) and thus made close connections to England and Spain but also brought about the enmity of France; he developed the power of the House of Habsburg, was pious but opposed political popes; he supported Leo X against Luther; he was a poet, interested in humanism; he revived knightly tournaments but also developed modern artillery; he prepared the throne for Charles V who continued to lead the universal Habsburgian empire 马克西米连 (157.5,6; 158.5); 160.1

Maximilian II, 1527 – 1576, son of Ferdinand I, regent of Spain 1548 – 1550, Emperor 1564 – 1576, he wanted to keep a middle position between Catholicism and

Lutheranism, kept contacts to Protestant rulers but remained Catholic; he reformed monasticism (1567) and granted freedom for the Lutherans and Ultraquists in Bohemia (1575) 马克西米连 174.9; 180.3 *

Maximilian of Austria, 1832 – 1867, Grand Duke of Austria, Emperor of Mexico 1864 – 67, he was supported by Napoleon III but defeated by Benito Juarez 马克西米连 205.3; 217.4

Maximilian, 1573 – 1651, Duke of Bavaria who received the electorate in 1623 due to his victory in 1620; he sent the library of Heidelberg as a present to Rome 马克西米连 176.4; 180.5; 181.1

Maximilian I Joseph, 1756 – 1825, King of Bavaria 1806 – 1825, who tried to modernize Bavaria according to the ideals of the enlightenment 马克西米连 201.1

Maximilian Francis of Austria, elector and Archbishop, brother of Joseph II of Austria, and bisop of Muenster 1784 – 1801 马克西米连 195.1

Mazarin, Jules, 1602 – 1661, Italian politician, who served as legate of Urbanus VIII (1628); he came in contact with Richelieu in 1630; Cardinal in 1641, French minister after 1642 马萨林 176.5

Mazenod, Eugene de, 1782 – 1861, Bishop of Marseille, founder of the Oblates of the Immaculate Virgin Mary (OMI) in 1816 马泽诺 207.6b

Mazzini, Giuseppe, 1805 – 1872, advocate from Genoa, founder of the radical anti – clerical party and newspaper “La Giovane Italia” in 1831 in Marseille, which established secret revolutionary clubs all over Italy 马志尼 202.2.3

- McCloskey**, John, 1810 - 1885, American priest (1834), organizer and first president of St. John's College (later Fordham University) in New York; Archbishop of New York (1864) and the first Cardinal of the USA (1875); he renewed construction of St. Patrick's Cathedral and dedicated it in 1879 麦克罗斯基 217.2
- Mecheln**, (= Mechelen, Malines), city and region in Belgium, capital of the Netherlands between 1477 and 1530; four private meetings between Anglican and Catholic theologians took place between 1921 and 1925 in Mecheln, see Halifax, Mercier 梅希林 231.4
- Mechitar**, (= Mxit'ar), 1676 - 1749, Armenian - orthodox Christian who entered a monastery in Sebaste / Sivas in 1691, received the Catholic faith in Aleppo and was ordained priest (1696); he founded an order in Istanbul with the aim to support the Armenian Church (pastoral work, education, research) and edited an Armenian Bible (1736) and dictionary; his order ("Mechitharists") had to flee to Venice in 1715 and moved to the island of San Lazzaro; another branch developed in Vienna since 1810, where they have a valuable library (more than 2600 old manuscripts) 梅西塔尔 188.3
- Mecklenburg**, town in Germany, missionary activity since 920, converted to Protestantism in 1533/1540 梅克伦堡 (82.5); 165.2
- Medina**, Bartholome de, OP, 1527 - 1580, Spanish Thomist who taught in Salamanca, seen as the founder of "probabilism" (in moral theology) 梅迪纳 178.1d
- Megerle**, Ulrich = Abraham a Sancta Clara
- Meissen**, city in Germany, diocese since 968; the turn to Protestantism came in 1539 迈森 165.5; 226.1; 228.1
- Melanchthon**, Philipp Schwarzerd, 1497 - 1560, humanist scholar, teacher of Greek in Wittenberg since 1518, main Lutheran theologian, more moderate and irenic than Luther, author of the Augustan Confession, participant in the disputations of 1540; his teachings gave rise to conflict, see Philippismus 梅兰希顿 160.3; 161.2.3*; 163.3; 164.1; 165.3 - 5; 169.1.2; 180.1; 185.1; 186.1
- Melchers**, Paul, 1813 - 1895, German priest, Archbishop of Cologne in 1866, initially critical of papal infallibility, later supportive, he opposed the Prussian Kulturkampf policies, was arrested in 1874, emigrated to Holland in 1875, was deposed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 in 1876 梅尔克 斯, 见 212.2; 214.3.4
- Melchiorites**, the adherents of Melchior Hofmann, => Hofmann
- Mendel**, David, German converted Jew, Protestant? Pectoral - theologian "in the 19th century 孟德尔 210.2
- Mendelssohn**, Moses, 1728 - 1786, German Jewish philosopher, translator, thinker, who combined Jewish religion, enlightenment and interest in Plato, famous for his "the destiny of man is to search for truth, love beauty, aspire the good, and do the best"; he translated the Psalms 门德尔松 193.1
- Menius**, Justus, 1499 - 1558, German reformer, since 1514 in Erfurt, then in

Wittenberg, superintendent at Gotha since 1546, he supported Major in the Majorist Controversy 梅尼乌斯 169.2

Menno, Simons, 1496 – 1561, Catholic priest from Witmarsum, who read Luther's books and joined the Anabaptists in 1536, became the leader of their moderate branch in 1537 and organized them in Frisia and Holland, promoting diligence and service; his followers are the Mennonites, they reject oaths and military service 门诺 165.1

Mennonites = > **Menno**

MEP = Societe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de Paris

Mercier, Desire, 1851 – 1926, Belgian philosopher, Bishop of Mechelen, Primate of Belgium, Cardinal (1907), author of *Criteriaologie ou traite general de la certitude*, 1899; he held ecumenical dialogue meetings with the Anglican Church (Lord Halifax) in 1921 梅西耶 220.1

Mergentheim, German town in Baden – Wuerttemberg,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Teutonic Knights from 1525 – 1809 梅根特海姆 163.1; 200.2

Merici, Angela, St., = Angela Merici

Merlo – Horstius, Jacobus, + 1644, priest in Cologne, author of ascetic literature 梅尔罗 178.4

Mermillod, Gaspard, 1824 – 1892, named Vicar Apostolic of Geneve in 1873 he was exiled by the Swiss government, but he became bishop of Geneve – Lausanne in 1883 and cardinal in 1890 梅米欧德 215.2

Merry del Val, Raffaele, 1865 – 1930, Spanish Cardinal, Secretary of State from 1903 – 1914 under Pius X 瓦尔 213.4

Meso – America, (= central America), 中美

洲 205.3; 217.4; 218.2k

Methodists, Protestant church community founded (mainly) by John Wesley in the 1740s; they spread to North America where the biggest communities exist today; the North America branch formally left the Anglican Church in 1784, but the British branch never made a formal split; Methodist emphasize sanctification, justification through God's grace and acts of love, especially through social service and charity work; many of their churches have an episcopal structure; in the year 2000 there were ca 70 member churches with ca 30 million believers 循道宗/卫斯理宗 192.5 *; 209.5; 222.4

Metternich, Klemens Fuerst, 1773 – 1856, influential Austrian politician and chancellor at the Congress of Vienna (1815) who tried to suppress democracy and nationalist tendencies between 1809 and 1848; his attitude to the Catholic Church was benevolent control 梅特尼赫 203.7; 208.2a

Mexico, country in central America, the local Indian cultures were conquered by Spain (Cortes) in 1521, since 1522 OFM (Franciscans), OP (Dominicans) and OESA (Augustinians) did mission work there; Mexico proclaimed independence in 1821 墨西哥 177.2; 205.3; 217.4 *; 227.7 *

Meyenberg, Albert, 1861 – 1934, Swiss priest and pastoral theologian in Luzern 梅恩贝格 220.2d

Michaelis, Johann David, 1717 – 1791, German exegete in Goettingen, influenced by English deism he became the founder of

- introduction to the NT as a discipline 米卡艾里斯 193.3
- Michelangelo Buonarotti**, 1475 - 1564, Italian artist, called "homo universalis", he was (mainly) sculptor, painter, architect, who worked for the Medici in Florence and for the Popes of Rome 米开朗琪罗 (154.2, 3b); 179.1
- Migazzi**, Christoph, B. A., 1714 - 1803, Cardinal, Archbishop of Vienna who protested against the reforms of Joseph II in Austria in 1782 米格西 197.3
- Migne**, Jaques - Paul, 1800 - 1875, French priest and historian, famous fo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works of the Church fathers; *Patrologia Latina* (PL 221 vols.) and *Patrologia Graeca* (PG 162 vols) 米内 220.1
- Miguel**, Dom, King of Portugal 1826 - 1834, who supported Catholicism but was ousted in 1834 by his brother Pedro 弥格尔 204.4
- Milano**, (Mediolanum, Milan, Mailand), important city in northern Italy, founded ca 600 BC, occupied by the Romans in 222 BC, since the 4th century the seat of a metropolita, with Pavia center of Lombardy, since the 15th century influenced by the policies of the Sforza clan, since 1714 it belonged to the Austrian empire but was leading in the Risorgimento;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the Holy Heart was founded by A. Gemelli in 1920 米兰 220.1
- Mill**, John Stuart, 1806 - 1873, English philosopher, exponent of positivism and utilitarianism 米尔 221.2
- Mill Hill Missionaries**, Joseph's Missionary Society, founded by Bishop Vaughan in 1866 for the mission among Africans in America 米尔希尔传教会 218.1
- Miller**, William, 1782 - 1849, American farmer, converted Baptist who since 1831 preached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for 1844 and even managed to organize the Adventists thereafter 米勒 209.4c
- Miltiz**, Karl von, 1490 - 1529, German legate of the Roman Curia who was sent to Friedrich III of Sachsen in 1518 with the demand that Luther would be brought to Rome 弥尔提茨 160.1.4
- Mindszenty**, Jozsef, 1895 - 1975, Hungarian Bishop, Archbishop of Esztergom (Gran), Cardinal in 1946, critical of Fascism, imprisoned under Nazi rule; sentenced in 1949 to lifelong imprisonment; he sought refuge at the US embassy in 1956 and was exiled to Vienna in 1971 明斯曾提 228.4; 229.4
- Minocchi**, Salvatore, Italian priest and theologian, exponent of modernism 弥诺基 220.3
- Missa privata** / Privatmesse / private Mass, abolished by Luther 私人弥撒 161
- Missale Romanum**, the Roman Missal, the most important liturgical handbook since the high Middle Ages, first print in 1474 罗马弥撒经本 175.1
- Mission**, Catholic; the missionary effort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o spread the gospel in new regions were connected to the discovery of new countries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mainly by Portugal and Spain; the Franciscans, Dominicans and Jesuits were outstanding missionary orders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saw the emergence of many new Catholic mission congregations 天主教(公

- 教) 传教工作 177; 206; 213.2; 218; 224.5; 230
- Mission seminars** and Mission orders (Catholic) 天主教传教会/传教修会 206.1; 218.1
- Mission ad extra**, mission efforts towards non - Christians, Protestant; Protestant missions overseas started in the 18th century and reached a climax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新教向非基督徒宣教 192.2; 209.5; 222.6; 231.2
- Mission ad intra**, mission efforts towards Christians, Protestant 新教向内宣教 209.5; 222.2
- Mission societies**, Missionsgesellschaften, Protestant 新教宣教协会 209.5; 222.6
- Missionsbund**, “Deutsch - evangelischer Missionsbund”, German Protestant mission association that united the different German Protestant mission organizations, founded in 1922 宣教联盟 222.6
- Modernismus**, modernism, a collective name for liberal tendencies (rationalism, agnosticism, evolutionism) within theology; the Catholic Church used this name to suppress liberal thought, especially in 1907 (anti - modernism movement) 现代主义 213.3; 214.6; 216.3; 220.3 *
- Mogilas**, Petr, 1596 - 1647, Metropolit of Kiova since 1632, who fostered ecclesiastical education in a way similar to the counter - reformation; he published a document (Confessio orthodoxa) in 1638 which stat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rthodox,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faiths; he was proclaimed a Saint in 1996 摩格拉斯 186.2
- Mohacs**, town in Hungary, battle against the Turks in 1526, where King Louis II of Hungary lost his life 摩哈基 170.4
- Mohilew**, a Latin diocese founded by Catherine II after the first partition of Poland (1772); in the 19th century it was the biggest Archdiocese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residence was moved to St. Petersburg in 1867; today the area is covered roughly by Minsk - Mohilew (Belorussia) 莫赫雷夫 187.5; 204.8
- Möhler**, Johann Adam, 1796 - 1838; German Catholic theologian and priest with ecumenical tendencies; he had contacts to Neander and Schleiermacher; author many essays and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according to the Fathers of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 1825 默勒 203.1.2; 208.1b *
- Molanus**, Gerhard Wolter, 1633 - 1722, 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ian in Loccum, he promoted Church union and held colloquies with Spinola, Leibniz, Bossuet 莫拉努斯 187.4
- Moleschott**, Jakob, 1822 - 1893, German philosopher, exponent of a radical materialism and reductionism 摩勒硕特 221.2
- Molina**, Louis, SJ, 1535 - 1600, Spanish philosopher and theologian who taught at Evora (Portugal); Molinism emphasized the free human will; he rejected some of Banez' ideas and aroused much opposition from Dominican theologians 摩里纳/莫利纳 176.2; 178.2b
- Molinos**, Michael, 1628 - 1696, Spanish priest, since 1663 in Rome, he propagated a kind of quietist spirituality and was accused in 1685 莫利诺斯 190.6

- Molokane**, a Russian sect 莫罗坎 187.5
- Monarchia Sikula**, the Kingdom of Sicily 西西里国 187.1
- Monismus**, monism, a modern worldview; some Germans established the Deutscher Monistenbund in 1906 under Haeckel's leadership 一元论 221.2
- Monita privata** (secreta), forged documents of the a Polish Ex - Jesuit (from 1614) 私下的教训 173.1
- Montalembert**, Charles - Rene de, 1810 - 1870, French count and Catholic author who became the champion of suppressed peoples (Ireland, Belgium, Poland) and was fond of medieval saints 蒙塔伦贝尔 204.2
- Monte**, Giovanni del = Julius III
- Montesquieu**, 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1689 - 1755, French moralist and political philosopher, famous for his *Esprit des lois*
- Montfaucon**, Bernhard de, OSB, 1655 - 1741, French historian, editor of the Greek Church Fathers; one of the => Maurines 蒙弗肯 188.2
- Montgelas**, Joseph Graf von, 1759 - 1838, Minister of Bavaria 1799 - 1817, reformer and founder of modern Bavaria, he belonged to the Illuminati and recklessly secularized monasteries in Bavaria but improved the education of the clergy 蒙格拉斯 200.2; 201.1.3
- Montini** => **Paulus VI**
- Montoya**, Diego Ruiz de, + 1632, Spanish theologian 蒙托亚 178.1c
- Moran**, Patrick, + 1911, Archbishop of Sydney and the first Cardinal of Australia (1885) 摩然 218.2i
- More** / **Morus**, Thomas, St., 1477 - 1535, humanist scholar, chancellor of Henry VIII in 1529, (successor of Wolsey), who opposed Henry's church policy and was decapitated; canonized in 1935 莫尔 171.2.3
- Moreno**, Garcia, President of Ecuador 1861 - 1875, who signed a concordat in 1863 and invited Catholic societies to his country but was assassinated in 1875 莫瑞诺 217.4
- Morin** / **Morinus**, Jean, 1591 - 1659, French Protestant historian who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1617 and helped to edit a polyglot Bible edition 摩任 188.2
- Moritz** / **Maurice** of Orania / **Nassau**, regent of the Netherlands from 1585 - 1625, opposed to Spain 摩瑞茨 184.2; 185.5
- Moritz** / **Maurice** von Sachsen, Maurice, Count of Sachsen 1541 - 1553, supported Emperor Charles V in the Schmalkaldian War of 1546 but then turned against the Catholic cause; he sent a representative to the Council of Trent (1551) 摩瑞茨 166.1-3; 174.5
- Mormons**,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 - Day Saints, founded by Joe Smith in 1830 in the USA; expelled from Ohio, Missouri and Illinois they emigrated to Salt Lake City (Utah) where they established their headquarters in 1847 under "Moses" Brigham Young; they proclaimed polygamy which led to suppression; their faith is a mixture of chiliasm, spiritual gifts and some extreme tenets; some claim that they are at the margins of Christianity or no longer Christians at all 摩门教 209.4b
- Morone**, Giovanni, 1509 - 1580, Bishop of Modena, Catholic theologian, participant in the disputations of 1541 in Augsburg as

papal legate; he was unjustly detained as possible heretic under Paul IV 摩若尼 165. 3; 174. 1. 6. 8

Morus = More

Mott, John Raleigh, 1865 – 1955, American Methodist theologian and activist, author of *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 (1900), organizer of the YMCA, director of the Mission Congress in Edinburgh in 1910 穆德/莫特 222. 6

Motte – Guyon, Jeanne – Marie de la, 1648 – 1717, a French widow who promoted quietism 莫特·古翁 190. 6

Moufang, Christoph, 1817 – 1890, German priest, prolific writer and activist, neo – scholasticist 牟方 220. 1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 – 1791, Austrian composer, also famous for ecclesiastical music; he worked in Salzburg, after 1781 in Vienna 莫扎特 179. 5

Müller, Adam, 1779 – 1829, German political theorist who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1805; the first great social prophet before Marx, who developed the first system of modern Christian social ethics 米勒尔 203. 7

Müller, Andreas, Karl, German painters of religious motives in the Nazarene style (19th cent.) 米勒尔 219. 3

Müller, Johann Joachim, author of a notorious treatise (*De tribus impostoribus*, ca 1690) slandering the three monotheist religions 米勒尔 193. 3

Müller, Julius, 1801 – 1878, 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ian, author of *Die christliche Lehre von der Sünde* 米勒尔 210. 2

de Mun, Albert, + 1914, French count, who promoted social involvement of the Catholic Church 得·蒙 219. 5

München / Munich, the main city and capital of Bavaria, the city had a good number of churches and chapels, but many were destroyed and secularized in 1802/1803; the university was moved from Landshut to Munich in 1826 慕尼黑 201. 3; 208. 1; 228. 2

Münster, important city in Westphalia, see of a bishop since 805, before 1811 the city had more than 30 monasteries, the Jesuits had a college (1627 – 48), a university was founded in 1780, in 1998 ca 51% of the population was Catholic (2. 1 mio), divided into 690 parishes 明斯特/闵斯特 165. 1; 201. 4; 226. 2

Müntzer, Thomas, (Muentzer, Muenzer), 1489 – 1525, originally a Catholic priest in Zwickau, then leader of the Anabaptists, wanted to establish a “new Christian reign” but was exiled 闵采尔/明次尔 161. 3; 162. 4; 165. 1

Muratori, Luigi Antonio, 1672 – 1750, Italian priest, historian and editor of huge source books, librarian at Modena, discovered the Muratorian canon 穆拉托瑞 188. 2

Murillo, Bartolome Esteban, 1617 – 1682, Spanish Baroque painter, main representative of the School of Sevilla, famous for idealistic religious paintings 牟利罗 179. 4

Murner, Thomas, OFMConv, 1475 – 1537, Franciscan priest, humanist and reformer, Doctor of theology in 1506, professor and preacher in Strassbourg, who had to flee to Luzern in 1525; he was involved in

- controversies with Luther, Bucer and Zwingli, defending the Catholic tenets; author of "On the Great Fool Luther", (*Von dem grossen lutherischen Narren*, containing illustrations, 1522); participant in the Disputation of 1526 in Baden (Aargau) 穆尔纳 160.3; 167.2
- Murray**, Earl, a relative of Mary Stuart, leader of the nobility in Scotland after 1560 穆瑞 183.6
- Murri**, Romolo, 1870 - 1944, Italian priest, theologian, exponent of modernism, who was suspended and excommunicated; author of *Liberta e cristianesimo* (1902) 穆里 213.3; 220.3
- Mussolini**, Benito, 1883 - 1943, Italian Fascist leader, in power since 1922; he signed a contract with Pope Pius XI in 1929 concerning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ope in the Vatican 墨索里尼 225.2
- Mutianus (Rufus)**, Conradus (= Konrad Muth), 1470 - 1526; German humanist in Gotha who first supported Luther but then turned against him 慕提安 161.4
- mystica**, (Mystik; mystic), mystical experiences (visions) and literature about it, flourished since the 12th century, inspired by the mendicant societies and the Begine movement; these movements emphasized that all Christians can have mystical contact with God which led to many visions and descriptions of spiritual experiences in the vernacular language; the theology of the reformers (Luther, Calvin) was influenced by mysticism; Catholic mysticism underwent a crisi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conf. Molinos, Fenelon), although there were some important mystics (Francis de Sales, Berulle) 神秘主义/神秘神学/神秘文学 (122 *; 130.1; 133.5; 145.4ac; 146 *; 152.1,5; 153.1; 154.2); 159.2; 160.4; 172.3; 178.4; 185.2; 190.6
- Nantes**, Edict of Tolerance of Nantes (1598), which ended the Huguenot Wars and granted certain rights to the Calvinists in France; Louis XIV abolished the edict in 1685 which led to the emigration of ca 200000 Huguenots 南特敕令 182.5; 189.2
- Natalis Alexander** = Alexander, Natalis
- Napoleon Bonaparte I**, 1769 - 1821, French general and political leader who invaded the papal lands in Italy and forced a peace treaty upon the Pope in 1796, he said he wanted to reconcile France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concluded a concordate with Pius VII in 1801 but made additions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church in France; he asked the Pope to crown him in Dec. 1804 in Paris; he made himself Emperor and detained the Pope in Savona (since 1809); in 1813 he concluded another concordate but was forced to resign in 1814 and died in St. Helena 拿破仑 198.4; 199 *; 200.2; 207.6
- Napoleon III**, 1808 - 1873, Nephew of Napoleon I, President of the Second Republic (1848 - 52), Emperor of the Second Empire (1852 - 1870), who sent French troops to support papal power in the Papal States (until 1870) 拿破仑三世 204.1; 205.3; 211.1.2; 216.1; 217.4
- Narvaez**, Duke of Valencia, who deposed Espartero in 1843 and became ruler in Spain 纳瓦斯 204.3

Nassau, a duchy in Germany 拿骚 165.2; 209.1; 214.1a

Nationalsozialismus, National Socialism, the doctrines enforced by Hitler and his party 纳粹主义 228 *; 231.1

Naturrechtslehre, natural law, (*lex naturalis*), the basic moral rules that form the foundation of a non - positive law; Pufendorf (+1694) and Thomasius 自然法 193.1; 197.2

Naumann, Friedrich, +1919, German pastor, leader of the “ Evangelical - social Congress ” since 1890 瑙曼 222.2

Nazarener / Nazarenes, a group of German and Austrian painters 1800 - 1840, who imitated the Renaissance (Raphael) and created an influential style of (Catholic) Christian art; some of the painters lived together in brother communities and debated theological issues; = > Overbeck 纳匝勒派 207.4

Neander, August, (= David Mendel), 1789 - 1850, German Jew who converted to Protestantism in 1806 and became professor of theology (history of the Church and dogmatics) in Berlin (1813), calling himself “ Pectoral - theologian ”, he became a central figure in the Awakening Movement 内安德 210.2

Neologie, a school within (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y ca 1740 - 1790, which searched for a way to accept the ideas of the enlightenment; = > Ernesti, Michaelis, Semler 新话语派 193.3

Neoscholasticism, (= Neothomism, New Scholasticism, Neuscholastik), a current within the Catholic Church since ca 1850, which became more formalized since the encyclical *Aeterni Patris* (1879) of Leo

XIII, who fostered Thomist studies; it was supported by the Jesuits (*La Civiltà Cattolica*, = > Curci, Liberatore, Palmieri, Taparelli, Moufang) and managed to resist the threats of enlightenmentism, historicism and revolutionary thought; after the works of Chenu, Congar, Gilson, Ehrle, Baeumker, Denifle, Grabmann and others, the plurality of medieval thought was acknowledged and a more historical approach began; Neoscholasticism was the mainstream thought of Catholic theologian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elped to address social issues and served to maintain unity. 新经院哲学、新士林派 178.1.2 *; 211.3; 213.2; 220.1 *

Nepotismus, the bad habit of some Popes of promoting relatives to influential positions, often by appointing a nephew (= nepos) to the office of a bishop or cardinal. Nepotism was motivated by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basically ended with the execution of Carolo Carafa in 1561 重用亲戚 (125.2; 137.1, 2; 139.5; 143.1; 156.3; 157.1 - 3.6); 174.1.6.7; 176.1 - 5; 187.2

Neri, Philipp (Filippo), St. 1515 - 1595, Catholic reformer, layman, called “ Apostle of Rome ” during his lifetime already, he cared for homeless youth and preached in the streets; he established a congregation for clergy (the Oratorium) after 1552 (1564); 内瑞 172.4a *; 176.4; 204.5

Nestorian Church = Syrian Church

Netherlands, / Niederlande, (Holland), since 1477 under Habsburg rule, the Netherlands were influenced by Calvinism in the 16th century and opposed the Spanish rule which was reinforced by the Duke of Alva in 1567;

- the decades thereafter brought a fight against Spain, independence was accepted in 1648 尼德兰/荷兰 184. 1. 2 * ; 185. 5 ; 187. 2 ; 190. 5 ; 192. 2 ; 198. 5 ; 204. 6 * ; 210. 3 ; 216. 5 * ; 222. 3 ; 225. 1 ; 228. 5 ; 229. 3
- Neu - Apostolische Gemeinde**, a German Christian community, which branched out from the Irvingians in 1907 新使徒会 209. 4a
- Neue Theologie** = New Theology
- Neumann**, Johann Balthasar, 1687 - 1753, most important German architect of Baroque and Rococo buildings and churches 纽曼 188. 5
- New Guelphes**, Neoguelfi, a moderate patriotic movement in Italy in the 19th century 新威尔尔夫派 202. 2
- New Lutherans**, Neulutheraner 新路德派 210. 2
- New Protestantism**, Neuprotestantismus 新新教派、新改革宗派 209. 1 ; 222. 7
- New Scholasticism** = Neoscholasticism
- New Zealand**, an ecclesiastical region east of Australia 新西兰
- New Theology**, (Neue Theologie) 新神学 220. 3
- Newman**, John Henry, 1801 - 1890, English theologian, main figure in the Oxford Movement, he approached traditional orthodoxy and finally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1845, tried to set up a Catholic university in Dublin, he was made cardinal in 1879; one of the most inspiring and influential Catholic theologians of the 19th century 纽曼 204. 5 * ; 208. 1 ; 209. 2 ; 216. 4 ; 220. 2b ; 221. 2
- Nicolai**, Friedrich, 1733 - 1811, German author and editor of popular satires against Goethe, Herder and Kant; one of the main representatives of enlightenment and morality based on religion 尼克莱 193. 1
- Nicolaus I** / Nicholas, Czar of Russia 1825 - 1855, who suppressed Catholics and the Unified Greek Church in Russia 尼古拉 204. 8
- Nicolaus II**, / Nicholas, Czar of Russia 1894 - 1917, who granted freedom of religion in 1905 尼古拉 216. 9 ; 223. 2 ; 224. 2
- Niebuhr**, Berthold Georg, 1776 - 1831, German historian who led negotiations with the Curia on behalf of Prussia in the years from 1816 - 21 尼布尔 201. 4
- Niebuhr**, Helmut Richard, 1894 - 1962, Lutheran theologian of German origin who developed a "neo - orthodox" theology in the USA, author of *Christ and Culture* (1951), *Radical Monotheism and Western Culture* (1960) 尼布尔(弟)
- Niebuhr**, Karl / Charles, 1892 - 1971, Protestant theologian of German origin, professor in New York (1928 - 1960), adherent of the Social - Gospel - Movement, author of *Does Civilization Need Religion?* (1927),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1932) 尼布尔(兄)
- Niederbronner Schwestern**, Sisters of the Most Holy Saviour, founded in Niederbronn (Alsace) in 1848 尼德布伦修女会 207. 6k
- Niederlande** = Netherlands
- Niemöller**, Martin, 1892 - 1984, German Lutheran pastor in Berlin and theologian, leader of the "Notbund" in 1934, sent to Dachau in 1938; promoter of ecumenism 尼默勒 231. 1
- Nieremberg**, Eusebius, SJ, 1595 - 1658, Spanish Jesuit of German descent, professor

- in Madrid, writer of ascetic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e (73 printed, often translated works) 尼任贝格 178.4
- Nietzsche**, Friedrich, 1844 – 1900, German philologist and author with a clear anti – metaphysical and anti – Christian tendency; his famous “God is dead” tries to destroy the fiction of an omnipotent transcendent being so as to find meaning in this world. See also nihilism 尼采 221.2
- Nihilismus**, nihilism; the sceptical denial of idealist concepts of a world order, the denial of common values, common rules or meaning; the word was first used by Jacobi and Hegel; Nietzsche thought that the classical metaphysics devalued the sensual and material world. 虚无主义 221.3; 223.2
- Nijmegen**, (Nimwegen), city in Holland,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there was founded in 1923 内伊梅根 220.1
- Nikon**, (Nikita Minic), 1605 – 1681, after the death of his three children he entered a monastery together with his wife and became Patriarch of the Russian Church 1652 – 1666, tried to implement liturgical reforms but caused a split, the council of Moscow deposed him in 1666, but he was called back by Czar Feodor in 1681; see Starowerzi 尼孔 187.5
- Nippold**, Friedrich, 1838 – 1918, German Lutheran theologian 尼波尔德 222.2
- Nitzsch**, Karl Immanuel, 1787 – 1868, German Lutheran pastor and theologian with a more practical approach, the leading authority in Bonn since 1822, who proposed a union – formula at the general Protestant Synod of 1846, but the King opposed this “Nitzschaenum” 尼切 209.1; 210.2
- Noailles**, Louis Antoine de, 1651 – 1729, first bishop of Chalons who approved Quesnel’s book in 1695, then Cardinal and Archbishop of Paris who refused to revoke his approval after 1708 and opposed the bull *Unigenitus* (1713), which led to a split in the church of France; in 1728 he accepted the papal bull and so supported church unity 诺阿耶 190.4
- Nobili**, Roberto de, SJ, 1577 – 1656, Italian Jesuit missionary in India (Tamilnadu) 1606 – 1656, who tried to accommodate his mission methods to Indian ways; he wore the yellow dress of the Brahmins, was vegetarian, lived in poverty, studied Sanskrit, Tamil and Telugu, used Indian philosophical and religious terms to spread the Gospel and induced the conversion of several hundred Indians from the higher castes; in 1744 his method (which confirmed the separation of castes) was prohibited by a papal bull (Rites controversy). 诺比利 177.4b
- nominalismus**, (nominalism), the theory that universal ideas only exist ‘nominally’ (as general terms) and not ‘really’ (as eternal essences) 唯名论 (121.2,4; 145); 159.1.2
- Non expedit**, a papal decree of 1868 which denied Italian Catholics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elections of the Kingdom of Italy《不适合》211.2; 213.1.4
- Norwegen** / Norway, ruled by Denmark, from where the Reformation spread to Norway after 1536 挪威 170.1
- nuncio**, papal nuntiatore; the offi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Curia in a country 宗座代表 175.2; 196.3

- Nürnberg** / Nuremberg, city in Germany, imperial Diets held in 1522/1523; 1524 纽伦堡 162.2; 162.3
- Nürnberger Anstand**, a decision of 1532 纽伦堡声明 164.2
- Oates**, Titus, 1649 – 1705, a liar who trumped up the “Popish Plot” in 1678, an alleged plot of Catholics to kill the King and exterminate Protestantism in England 欧茨 183.5
- Oberrheinische Kirchenprovinz**, an ecclesiastical region in south – western Germany 莱茵上游教省 201.5 *; 203.5; 214.1; 226.2; 228.1
- Oberthür**, Franz, 1745 – 1831, German priest, professor of dogmatics in Wuerzburg, supporter of the ideas of enlightenment, who sought a new orientation of theology and had contact to Protestant theologians 欧贝蒂尔 195.1
- Oblati**, congregation of priests in Milan, founded by Carlo Borromeo in 1578 奉献会 172.4a
- Oblates of the Immaculate Virgin Mary**, (OMI), Catholic congregation founded in 1816 by Bishop de Mazenod in Marseille; their spirituality is centered on Christ, the Church and Mary; they work in the missions (esp. Canada and Africa) and in the field of missiological studies (*Bibliotheca Missionum*, founded by R. Streit in 1916); in 2000 they had ca 5000 members 无玷圣母献主会 207.6b; 218.2k
- Observantes**, Franciscan Observants, separated from the Franciscan Conventuals in 1517, they became an independent order and formed the Reformati, Recollecti and Discalceati in the 16th century; Leo XIII unified these four families into one Franciscan Order again in 1897 方济各会守规会 172.3; 219.6
- Occam, Wilhelmus de**, (William of Occam), 1295 – 1349, Franciscan philosopher and theologian, exponent of nominalism, denied the rationality of faith, fled from Avignon to Louis IV’ court in 1328; Occamism was influential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奥康的威廉 (139.2; 145.3 *); 159.1.2
- occultism**, religious societies formed around strange cults of secret or hidden knowledge and phenomena 隐秘主义 222.5c
- Oceania**, islands in the Pacific Oceans, mission area in the 19 and 20 centuries 大洋洲、太平洋群岛 206.2d; 218.2h
- Ochino**, Bernardino, 1487 – 1556, Italian priest, vicar general of the Capuchins, who accepted reformist ideas, fled after 1542, he went to Geneva and other places 奥基诺 171.4; 172.2; 174.1
- O’Connell**, Daniel, 1775 – 1847, Irish lawyer, named “liberator” of Catholics in Ireland, co – founder of the Catholic Association in 1823; he fought for the equal rights of Catholics, Jews and against slavery 欧克内尔 204.5
- Odet**, Archbishop of Toulouse, deposed in 1563; he supported Calvinism 奥德 182.1
- Oecolampadius**, Johannes, (originally Huschin or Huszschyn), 1482 – 1531, German humanist theologian, priest, reformer in Basel, he was in contact with Zwingli and the reformers in Strasbourg and Constance (Bucer, Blarer); in later years he fought against the Anabaptists and took part in several colloquies 厄克兰帕迪乌斯 167.2,

169. 1

Ökumenismus = Ecumenism

Old Catholics = Altkatholiken

Oldenbarneveldt, Johann von, Dutch politician who was sentenced and executed in 1619 because he was a member of the Arminians 奥尔登巴内菲尔德 185. 5

Oldenburg, city in Germany 奥尔登堡 201. 4

Olier, Jean Jacques, 1608 – 1657, French priest, mystic, author and popular pastor who founded the clerical community of St. Sulpice (Sulpicians) in 1641 in a seminary near Paris; already in 1642 they inaugurated a community in Canada (Montreal) 欧里耶 172. 4f

Ontologismus, / ontologism, the concept that man has a direct immediate knowledge of God; this theory was propagated by Gioberti, Rosmini, Laforet, Fabre, Hugonin, Gratry and others, but condemned by Rome in 1861 and 1866 存有主义 220. 3

Opus Dei, a secular institute founded in 1928 in Spain by Jose Escriva de Belaguer, confirmed in 1947 as first "secular institute"; in 1996 they counted ca 80000 members, working in all five continents, 2% of them diocesan priests; they are sometimes criticized for arcane discipline and certain forms of spirituality 主业会 219. 7

Oratorium, Oratory of Divine Love, founded by Philipp Neri after 1552 in /Rome as a community without vows, conceived as the "third way" beside monasticism and laity; the Oratory was dedicated to pastoral reforms (homilies for children, daily spirituality, Holy Mass as center of the day, spiritual colloquies, pilgrimages etc.); the

movement influenced Borromaeus and Ignatius of Loyola 祈祷会/奥拉托利会 172. 4a; 204. 5

Orbin, Johann Baptist, 1806 – 1886, German priest, Archbishop of Freiburg in 1882, one of the few clerics open to liberalism (see Kulturkampf) 欧尔宾 214. 4

Ordasz, Lajos, 1901 – , Hungarian Lutheran theologian, Bishop, who opposed the new regime after 1945 and was arrested in 1948; he was inspired by Soederblom and promoted ecumenism 欧尔达施 231. 1

ordo, order, religious societies (in the Catholic Church) 修会 172; 188. 3; 207. 6; 219. 6; 226. 1 – 3; 227. 6; 228. 1

Ordo Teutonicus, (Deutschorden, Teutonic Knights), founded ca in 1190, occupied Prussia after 1226; Count Albrecht of Brandenburg (Grand Master since 1511) accepted Lutheranism in 1525, and the Prussian Teutonic state became a fiefdom dependent on Poland; until the 20th century most Grand Masters were from the House of Habsburg; in 1923 the order was changed into an order of regular clerics, dissolved in 1938 but revived in 1945; 条顿骑士团 (118. 4 *; 127. 2, 3); 163. 1; 170. 3; 200. 2

Ordonnances ecclesiastiques, the church order instituted by Calvin in 1541 教会秩序 168. 2

Organic Articles, certain stipulations made by Napoleon in 1801 有机条约 199. 2. 3

Oriental Institute, Oriental missions 研究东方教会的机构 218. 2a; 224. 5; 230. 2

Orsi, Guiseppe Agostino, 1692 – 1761, Italian theologian, Cardinal, historian, author of *Della istoria ecclesiastica* (20 vols.) 奥尔西

- 188.2
- Orthodox Church** = > Greek Orthodox Church,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 Osiander**, Andreas, 1496 – 1552, Reformer in Nuremberg, since 1549 in Koenigsberg, who opposed Melancthon's theory of justification and maintained a real presence of Christ in man; his tenet triggered a controversy 欧西安德/阿西安得 169.2
- Osiander**, Lukas, 1534 – 1604, son of Andreas O., German Lutheran theologian 欧西安德/阿西安得 186.1
- Osnabrueck**, city in Germany 奥斯纳布吕克 165.5; 201.4; 226.2
- Österreich** = Austria
- Ostwald**, Wilhelm, + 1932, German philosopher 欧斯特瓦德 221.2
- Ottilien**, Benedictine abbey of St. Ottilien in Germany 奥提连 218.1.2gk
- Otto I**, of Greece, 1815 – 1867, son of Ludwig I of Bavaria, he was chosen to become king of Hellas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great powers of Europe in 1832 and reigned until 1867; in his reign the Greek Orthodox Church declared independence from Constantinople 奥托一世 208.4
- Otttheinrich**, 1502 – 1559, Duke of the Pfalz (Germany), elector since 1556; he realized the reformation in his region 奥特亨利 165.5; 180.2
- Overbeck**, Friedrich, 1789 – 1869, German painter, he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1813 and became the founder of the Nazarene school of painting; = > Nazarener 奥维尔贝格 207.4
- Overberg**, Bernhard, 1754 – 1826, German catechist and author of pedagogical literature 欧弗贝格 203.1
- Owen**, Robert, 1771 – 1858, English socialist thinker, author of *The Social System*, 1826 欧文 221.3
- Oxenstjerna**, the Swedish chancellor in the 1630s 欧森斯特纳 181.3
- Oxford**, University established in the 13th century; Oxford Movement (see: Newman) 牛津大学 (134.1; 135.3a; 147); 204.2; 207.5
- Ozanam**, Frederic, Bl., 1813 – 1853, French priest, author, historian of literature, founder of the Vincent – Association (1833) in Paris, who promoted a combination of Catholicism and democracy 奥扎南 204.2; 207.5
- Pacca**, Bartholomeo, 1756 – 1844; Italian Bishop and Cardinal (1801), Cardinal secretary of state (1808), who resisted Napoleon and advised Pope Pius VII to revoke the concordat of Fontainebleau (1813); he promoted the refounding of the Jesuits and the papal states, opposed reforms but made a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in 1820 帕卡 196.4; 199.4
- Pacelli**, Eugenio = Pius XII, 225.2; 226.1; 227.1; 228.1
- Pack**, Otto von, 1480 – 1537, minister in Sachsen who presented a fake document about a Catholic conjuration to Philipp of Hessen in 1527; the forgery was soon exposed 帕克 163.4
- Paderborn**, German city, diocese since ca 800 帕德博恩 (81.1); 180.4; 201.4; 226.2
- Paintings, religious**, fine ar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preading of the gospel message 宗教绘画 179.4; 188.5; 207.4; 219.3

- Pakistan**, a predominantly Muslim country which separated from India after 1948 巴基斯坦 230.2c
- Palestina**, Palestine 巴勒斯坦 230.2a
- Palestrina**, Giovanni Pierluigi da, 1525 - 1594, Italian composer of ecclesiastical music 帕莱斯特里纳 179.5
- Palladio**, Andrea, +1580, Italian architect 帕拉第欧 179.3
- Pallotti**, Vincenzo, Bl., 1795 - 1850, Roman priest, mystic and apostle, founder of the Pallottines (a congregation of secular priests and lay people) in Rome in 1835, he tried to express the boundless love of God towards all people 帕罗提 207.6f
- Pallottini**, Pallottines, Mission Society of the Catholic Apostolate, founded by Pallotti in Rome in 1835 together with a sisters congregation; the congregation is dedicated to education and mission; German Pallottines worked in Cameroun after 1890 帕罗提会 207.6f
- Palmieri**, Domenico, 1829 - 1909, Italian Jesuit, one of the precursors of Neo - Scholasticism 帕尔米耶里 220.1
- Panvini**, (Panvinio), Onuphrius / Onofrio, OESA, 1530 - 1568, Italian Augustinian monk, eminent historian who started research in Christian archeology 潘维尼 178.1e
- Paolo a Cruce**, Paolo Francesco Danei, St., ca 1685 - 1775, Italian popular missionary who founded the Passionists ca in 1725
- papal prophecies**, (alleged)关于教宗的预言 176.1
- Papal States**, Kirchenstaat, the area governed by the Popes since the tim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ca 320) until 1859/ 1870; it comprised mainly the area around Rome, Umbria, the Romagna, some enclaves in southern Italy (Pontecorvo, Benevento) and in France (Avignon, Venaissin) 教皇国、教会辖地 287.2.3; 198.5; 199.6; 202.2; 211.1.2; 225.2*
- papalis electio**, (papal election), the process of appointing a new Pope 选择教宗/教皇的过程 (85.4; 87.6; 103.3,5*; 105.6; 107.4; 125.1); 176.3.4; 213.3
- Papebroch**, Daniel, (= van Papenbroeck), SJ, 1628 - 1714, Belgian historian, theologian, since 1660 co - worker of Bolland, his strict historical research incited criticism, and several volumes of the *Acta Sanctorum*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saints) were censured by the inquisition from 1695 to 1715 帕佩布若克 178.1e
- Paraguay**, a country in Latin America, famous for the reductions of the Jesuits 巴拉圭 177.2*; 194.2
- Parisian Missionaries** = Societe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de Paris (MEP)
- Parker**, Matthew, 1504 - 1575, English reformer, chaplain of Ann Boleyn, he married in 1547, for which he was criticized by Elizabeth I but still nominated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1559), who implemented the "Elizabethan Settlement" (the 39 Anglican Articles of 1563) 帕克 183.2
- Parma**, a Duchy in northern Italy 帕尔玛 174.1.5; 176.4.5; 187.1; 211.1
- Parsch**, Pius, 1882 - 1954, Austrian Augustinian in Klosterneuburg, who promoted participation of the people in the liturgy and thus prepared the way for the reforms of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帕尔

- 施 219.2
- Pascal**, Blaise, 1623 – 1662, French scientist, philosopher, and theologian, author of apologetic literature, whose *Lettres Provinciales* (1656) defended Jansenism against Jesuit attacks; his religious experience (*Pensees*, 1670) inspired existentialism 帕斯卡 179.1; 188.1; 190.2 * ; 221.2
- Passau**, city and diocese in S Germany 帕骚 (79.2; 82.2); **Passauer Vertrag**, a contract of 1552 between Emperor Ferdinand and the Protestant dukes which granted Protestants freedom of religion until the next Diet 帕骚协约 166.3.4; 181.2
- Passionistae / Congregatio Passionis**, CP, Passionists, a congregation founded ca 1725 in Italy by Paolo a Cruce, the members are dedicated to mission and pastoral work 苦难会 188.3
- Pastor**, Ludwig von, 1854 – 1928, German lay Catholic, historian, famous for his *History of the Popes* (22 volumes) 帕斯托尔 220.2c
- Patres piarum scholarum**, Piarists, a Catholic order of regular clerics, founded in Rome in 1597 by Joseph of Calasanza with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education and religious guidance for poor children 皮亚里斯特会 172.4b
- Patronate**, (padroado), the privileges of Spain and Portugal in supervising the (Catholic) mission activities in their colonies 保教权 177.2.4b; 206.2a; 218.2c
- Patuzzi**, Vincenzo, OP, 1700 – 1769, Italian moral theologian, opposed to probabilism 帕图基 188.1b
- Paul** = Paulus
- Paul I**, Czar of Russia 1796 – 1801, the son of Catharina 保罗一世 204.8
- Paulists**, Society of St. Paul, a Catholic association founded by I. T. Hecker in 1858 in the USA, the main goal of the society was the conversion of Protestants 保禄会 217.3
- Paulus III**, Pope 1534 – 1549, original name Alessandro Farnese, inaugurated reforms in the Catholic Church, facilitated the Council of Trient 保禄/保罗三世 165.3 – 6; 166.1; 171.3; 172.1.2c; 173.1; 174.1.2 * ; 177.2
- Paulus IV**, Pope 1555 – 1559, originally Giovanni Pietro Carafa, member of the Oratorium, later cardinal, known for his rigidity, published a strict *Index of Forbidden Books* and enlarged the powers of the inquisition in Italy; he had to punish his nephew Carlo Carafa whom he had favoured before 保禄/保罗四世 166.4; 172.2a; 174.1.6 * .8.9; 175.1; 183.2; 184.1
- Paulus V**, Pope 1605 – 1621, originally Camillo Borghese, who tried to resist Gallicanism and had a conflict with the Republic of Venice; he tried to restrict the mutual theological accusations of Jesuits and Dominicans 保禄/保罗五世 174.7; 176.3 * ; 177.4e; 178.2b.3; 183.4; 186.2
- Paulus VI**, Pope 1663 – 1678, originally Giovanni Battista Montini; his main achievement was to continue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and implement its new regulations 保禄/保罗六世 233
- Paulus**, Nikolaus, 1853 – 1930, German theologian (from Alsace), priest, historian, author of *Protestantismus und Toleranz im 16. Jh.* (1911) 保禄斯/保罗斯 220.2c
- Pavillon**, Nicolaus, 1597 – 1677, Bishop of Alet (France) who refused to accept Louis'

- “regalia”, see also; Caulet 帕维翁 189.3
- Pax dissidentium**, Confederation of Warsaw, 1573, which allowed the nobility of Poland to chose their faith 华沙协议 184.3
- Pazmany**, Peter, 1570 – 1637, born in an aristocratic Hungarian Calvinist family he converted in 1584, entered the Jesuits, became priest in 1596 and professor in Graz (Austria); Archbishop of Gran, Primate of Hungary 1616 – 1637, Cardinal in 1629; he founded seminaries and monasteries and by his many popular works and homilies the formed modern Hungarian language; he could win back some Hungarian nobles to the Catholic church 帕斯马尼 184.4
- Peasant War**, (Bauernkrieg), an upheaval in 1524 – 25 in Germany, partly inspired by Luther’s teachings 农民战争 162.4
- Pedro I**, Dom, Emperor of Brazil since 1822, who fought against his brother Dom Miguel of Portugal 彼得 204.4
- Pedro II**, Emperor of Brazil 彼得 217.4
- Peirefixe**, Hardouin de, Archbishop of Paris who abolished 17 feastdays in his diocese in 1666 佩瑞菲斯 188.4
- Peking** = Beijing
- Pelletier**, Euphrasia, (Maria, Rose – Virginie), St., 1796 – 1868, French woman who entered into the congregation founded by Eudes in Tours (1814), she became superior and founder of the Sisters of Our Lady of the Love of the Good Shepherd in Angers (papal recognition in 1835); she was general superior and founded 110 communities in all five continents 佩雷捷 207.6e
- Pelliccia**, Alexius, + 1771, Italian church historian 佩里加 188.2
- Penn**, William 1644 – 1718, English Quaker who founded a “State of Quakers” (later called Pennsylvania) in North America in 1682; Penn tolerated Catholics in his state. 佩恩 192.3; 205.1
- Pentecostalism**, **Pentecostal Churches**, a vigorous movement within Protestantism, especially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五旬节教会、五旬节派 222.4
- Peres de la doctrine chretienne**,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Doctrine, a congregation of priests founded by Cesare de Bus in Avignon in 1592 基督信仰教导会 172.4b
- periodicals**, / Zeitschriften, important for the spread of theological knowledge 期刊 219.5c; 220.1
- Peron**, Juan Domingo, + 1974, President of Argentina 1946 – 1955, who persecuted the Church in 1955 and was overthrown that year, he was again elected president in 1973 庇隆 217.4
- Perrone**, Giovanni, 1794 – 1876, Italian Jesuit, dogmatic theologian, precursor of Neo – Scholasticism 佩若内 220.1.2b
- Pesch**, Christian, 1853 – 1925, German Jesuit, dogmatic theologian 佩施 220.2b
- Petain**, Henri – Philippe, 1856 – 1951, French general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ho directed the government of Vichy from 1940 – 45 but was accused of collaboration with Germany and sentenced in 1945 贝当 228.4
- Petavius**, Dionysius / Petau, SJ, 1583 – 1652, French theologian, editor of patrological texts, he prepared the way for the disciplines of scientific chronology and history of dogmatics 佩塔维乌斯 178.1c
- Peter** = Petrus
- Peter I**, / Peter the Great, (Alexejevic

- Romanov), 1672 – 1725, Czar of Russia 1682 – 1725, who tried to modernize Russia (especially militarily and technically) and introduced Western learning; he did not reappoint a new patriarch after 1700 and abolished the Patriarchate of Moscow in 1721, and promulgated a new constitution for the church of Russia, the “Holy Synod”; Jesuits and other Catholic congregations were suppressed; 彼得大帝 187.5
- Peter, Church of St. Peter**, (in Rome), one of the most famous churches in Rome, built on a the site of the tomb of St. Peter; the dome of the enlarged Renaissance building was finished in 1590 伯多禄大堂/彼得大堂 159.4; 175.3 *; 179.2; 225.3
- Peterson**, Olaf and Lars, two brothers who had studied in Wittenberg and brought the reformation to Sweden after 1520 彼得森 170.2
- Peter’s Penny**, (Peterspfennig), donations of Catholics to the Holy See; England paid a Peter’s penny (obulus / denarius / census Sancti Petri) since the 8th century, Poland and Scandinavia later, but those payments ceased in the 16th ct; donations of Catholics were organized by Montalembert in 1859; these donations had to make up for the loss of the income from the Papal States, especially after 1870 伯多禄费/彼得税 211.2
- Petite Eglise**, a schismatic French church that resulted from the fact that many French exiled bishops had to be deposed by Rome after 1802; some Catholic groups refused to accept this sanction, but the splittist groups lost influence after 1848 “小教会” 199.2
- Petites Soeurs des pauvres**,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founded by Jeanne Jugan at St – Servan in the Bretagne in 1840, they are dedicated to the care of old people 穷人小姐妹会 207.6g
- Petrucci**, Cardinal and adherent of Molinos’ ideas, punished after 1685 佩特汝基 190.6
- Petrus Canisius** = Canisius, Petrus
- Petrus Claver** = Claver, Petrus
- Petrus de Alcantara**, OFM, St., 1499 – 1562, Spanish priest, famous preacher, a model of penitence and poverty; he founded the Alcantarini (or Discalced Franciscans) in 1559 and so reformed the Franciscans in Spain 伯多禄/彼得 172.3
- Petrus Fourier** = Fourier, Petrus
- Peucer**, Kaspar, 1525 – 1602, humanist at the court of August I in Sachsen, leader of Philippism and Cryptocalvinism, who wanted to promote the thought of Melanchthon, his father in law; he was arrested in 1574 佩泽尔 185.1
- Pez**, Bernhard, OSB, 1682 – 1735, Austrian historian in Melk, who introduced the scientific spirit of the Maurines to Austria and southern Germany 佩斯 188.2
- Pez**, Hieronymus, OSB, 1685 – 1762, Austrian historian in Melk, brother of Bernhard 佩斯 188.2
- Pfalz**, (Kurpfalz, Pfalz – Neuenburg, Pfalz – Zweibruecken), a region in Germany 法尔茨 165.2.5; 180.2
- Pfeffinger**, Johannes, 1493 – 1573, German theologian who followed Melanchthon’s view and emphasized cooperation with grace as necessary for salvation, which led to the Synergistic Controversy 普费弗英格 169.2
- Pflug**, Julius von, 1499 – 1564, German Catholic humanist and polyhistor, theologian, bishop of Naumburg (1541); he was

participant in almost all disputations after 1530 (1534, 1539, 1540), he presided the disputation of Worms in 1557, had contact to Erasmus, Melancthon, Cochlaeus and many others 普夫鲁格 165.3

Philipp Neri = Neri, Philipp

Philipp, Landgraf von Hessen, German count who for the first time openly supported Luther at the Diet of 1524 菲利普 162.3.4; 163.1-4 *; 164.1; 165.2-4 *; 166.1.3; 167.3

Philipp II, (Felipe), 1527 - 1598, King of Spain 1556 - 98, husband of Mary of England, who protected Catholicism in Spain, tried to suppress heresies and supported the Tridentine reforms 菲利浦 174.6-9; 175.3; 176.2; 182.4.5; 183.1.3; 184.1

Philipp III, (Felipe), King of Spain 1598 - 1621 菲利普 182.3

Philipp V, (Felipe), King of Spain 1701 - 1746, originally Philipp of Anjou, a grandson of Louis XIV, who severed relations to the Roman Curia after Clement XI had accepted Karl III as king of Spain 菲利浦 187.1

Philippe, Duke of Orleans, powerful in France from 1715 - 1723 菲利普 190.4

Philippines, a group of more than 7000 islands, the only country in Asia with a Christian majority (ca 90%); from 1571 to 1898 they were under Spanish rule, from 1900 to 1946 under the USA, from 1965 to 1986 under the Marcos regime; Ferdinand Magellan (Magalhaes) landed in 1521, induced some natives to convert to Christianity but was killed; after 1571 mission work started (CRSA = Augustinians, OFM since 1577,

SJ since 1583, and OP since 1587), 1579 the diocese of Manila was established, and in 1611 the University Santo Tomas (the first university in Asia) was founded; since the early 18th century mestizos were admitted to priesthood; since the early 19th century the local clerg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from Spain, in 1872 three priests (Burgos, Gomez, Zamora) were executed; the native priest Grigorio Aglipay (1860 - 1940) founded the Iglesia Filipina Independiente in 1902 (5.6% of the population in 2000); the Iglesia ni Kristo was founded by F. Manolo in 1920; since 1899 Presbyterian and Methodist missionaries are active in the Philippines (Protestant Christians were ca 3.9% of the population in 2000); Catholics are ca 81.9% of the population; there are many Catholic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n 2000 more than 670 native priests and 850 sisters worked abroad as missionaries 菲律宾 177.4a; 206.2b; 218.2e

Philippismus, especially promoted by K. Peucer in the collection of Melancthon's texts *Corpus doctrinae christianae* = *Philippicum* of 1560 菲利普主义 185.1

Phillips, Georg, 1804 - 1872, German Catholic theologian and canonist, professor in Munich and Vienna 菲利普斯 203.2; 207.5; 208.1a

Piarists = Patres piarum scholarum

Picpus, Society of Picpus, Congregation of Missionary Priests of the Sacred Hearts of Jesus and Mary, founded in 1805 by Pierre Joseph Coudrin in Paris 比克保士二心传教会 207.6a

pictura = paintings

- Piedmont - Sardinia**, a kingdom in Italy which promoted a unified Italy in the 19th century 皮埃蒙 - 撒丁 211.1.2
- Pietismus / Pietism**, a major Protestant movement since ca 1670 (see Spener's "Collegia pietatis" gatherings), that emphasized a personalized, emotional faith and active charity more than a pure doctrinal orthodoxy; the roots of Pietism are manifold (mysticism, Jesuits, English Puritanism, Calvinism, Arndt, Andrae, Boehme etc.); the classical era of Pietism ended in 1800, but it influenced the Awakening Movement, the Inner Mission, and evangelical groups; the center of Pietism was the University of Halle (founded in 1692), where Francke worked 虔敬主义/虔敬派 192.1 * .2; 209.1.5
- piety**, (pietas / Froemmigkeit), spirituality, pious literature 灵修 178.4; 188.4; 195.2.3; 207.5; 219.4
- Pirckheimer**, Willibald, 1470 - 1530, German humanist, who initially accepted Luther but gradually distanced himself from the reformers; his sister Caritas P. (1467 - 1532) was a humanist nun who had contact to Erasmus, Melanchthon and many other theologians 皮克海梅 161.4
- Pisa**, town in Italy, place of a general council in 1409 比萨 (141.1 *; 145.4a; schismatic Synod of Pisa of 1511: 157.5); contract of Pisa, 1664, 187.2
- Pistoja, Synod of**, Synod held in 1786, which adopted some principles of Gallicanism under the auspices of Leopold II from Habsburg 皮斯托亚 197.4
- Pistorius**, Johann, 1502 - 1583, Protestant theologian, participant in the disputations of 1540; his son Johann Pistorius the Younger, (1546 - 1608), a historian, physician, humanist and theologian converted in 1588, became priest and resolute critique of Lutherism. 皮斯托留斯 165.3
- Pithou**, Pierre, 1539 - 1596, French and theologian whose humanism brought about a nationalist and Gallicanist turn 皮图 189.3
- Pitra**, Jean - Baptiste, 1812 - 1889, French Benedictine historian, expert in patristic studies, who also helped to edit the Migne collection 皮特拉 220.2c
- Pitt**, William, British Prime Minister in 1783 - 1801, who wanted to grant more rights to Ireland 皮特 204.5
- Pius IV**, Pope 1559 - 1565, originally Cardinal Giovanni Angelo de' Medici, uncle of Carlo Borromeo, who brought the Tridentine Council to a good close; he had good contact to Emperor Ferdinand I 比约/庇护四世 172.3; 174.7 *; 179.5
- Pius V**, Pope 1566 - 1572, St., originally Michael Ghislieri, Dominican, then Cardinal, energetic reformer who published the *Roman Catechism* and the *Missale Romanum*, he banned Elisabeth of England in 1570 and helped to facilitate the victory of Lepanto in 1571 比约/庇护五世 172.2d; 174.1; 175.1 *; 178.2a; 182.3; 183.3; 188.3
- Pius VI**, Pope 1775 - 1799, originally Cardinal Braschi from Cesena, who set up many buildings in Rome and finished the Vatican museum; he faced pressure from the leaders of Germany, Austria and Naples - Sicily, faced the French invasion of 1796, was finally exiled in 1798 and died in Valence (France) 比约/庇护 187.1.3 *; 188.4;

194.4; 196.3; 197.3.4; 198.2.5; 205.1

Pius VII, Pope 1800 – 1823, originally Cardinal Chiaramonti, who through Consalvi negotiated a concordate with Napoleon in 1801; as the French army invaded Rome he banned them and was abducted to Savona in 1809, where he still resisted many of Napoleon's demands; in 1812 he was brought to Fontainebleau where he was forced to sign the "Concordate of Fontainebleau" in 1813; in 1814 he could return to Rome and restored order in the Papal States in Italy 比约/庇护 199 * ; 201.1.4.6; 205.3; 206.1; 207.6a

Pius VIII, Pope 1829 – 1830, from the Castiglioni family, who in a Breve of 1830 decreed that Catholic priests should only passively assist at mixed weddings 比约/庇护 202.1 * ; 203.3.5

Pius IX, Pope 1846 – 1878, originally Giovanni Maria Mastai – Feretti from Ancona, who tried to reform the Papal States but had to flee to Gaeta in 1848; he signed concordates with many nations, published the *Syllabus* in 1864 which denounced liberalism and the errors of modernity, and in 1869 – 70 held the First Vatican Council. 比约/庇护 188.4; 202.3 * ; 204.5.6; 208.2c; 211 * ; 212.2; 213.1; 214.3; 215.1.2; 218.1.2a; 219.2; 221.1

Pius X, St. Pope 1903 – 1914, originally Guiseppe Sarto, who tried to solve pastoral questions and reformed the education of priests; he fought against the errors of "modernism" but promoted the Catholic Action and emphasized the role of lay people. 比约/庇护 175.3; 176.3; 213.3.4 * ; 214.6; 216.2 – 9; 219.6; 220.3; 224.5; 225.1.3; 227.1

Pius XI, Pope 1922 – 1939, originally Achille Ratti, born in 1858, he was nuntio in Poland since 1918 and became Archbishop of Milan and prefect of the Ambrosian Library there; he negotiated concordats with many nation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was the one signed in 1929 with Italy which granted sovereignty to the Pope in the Vatican State. 比约/庇护 218.2fg; 219.2.3; 225.1.2 * ; 227.6.7; 228.3; 230.1; 231.4; 232.1.2

Pius XII, Pope 1939 – 1958, originally Eugenio Pacelli, born in Rome, since 1917 nuntio in Munich, then in Berlin and since 1930 Secretary of State; his peace effort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were ineffective, but he managed to protect cultural relics from destruction and organised charity work; through the appointment of non – European cardinals he promote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比约/庇护 175.3; 176.1; 219.3.4.7; 220.1.3; 225.3 * ; 227.1; 230.1.2

Piusverein, German association founded in Mainz in 1848 with the aim of fostering a Christian spirit 比约协会 207.5

Pizarro, Francisco, 1474 – 1541, Spanish conquistador, who conquered the Kingdom of the Inca in Peru, Ecuador, Chile in 1532 皮萨罗 177.2

Placet, the privilege of approval; in the modern era some rulers demanded that papal documents needed the approval of the secular ruler before being published 批准(权) 196.1; 197.1.2; 203.4 – 7; 214.1a

Plettenberg, Walter von, 1499 – 1535, Heermeister of the Teutonic Order, he allowed the spread of Protestantism in the Baltic states 普雷滕贝格 170.3

Plunket, Oliver, Primate of Ireland, Archbishop of Armagh, executed in England in 1681 after the unjust accusations of the "Popish Plot" 普兰克特 183.5

Plymouth Brethren = Brethren Church = Darbysts

Pobjedonoszew, Constantinus, the superprocurator of the Holy Synod of Russia from 1880 - 1905 who tried to promote Russification and suppressed the Catholic Church 波贝多诺谢夫 216.9

Pohle, Joseph, 1852 - 1922, German priest, theologian, author of a textbook of dogmatic theology 波勒 220.2b

Poissy, Colloquy of Poissy, organized by Queen Catherine in 1561; the Calvinist Beza, the Catholic Cardinal Charles de Guise and the Jesuit general Lainez took part in it 波瓦西 182.2

Poland, country in Eastern Europe, efforts to spread Catholicism since the 10th century; it was penetrated by Protestant communities in the 16th century although King Sigismund I tried to suppress the reformation movement; after the partitions of 1772, 1793 and 1795, the Catholics in the Russian areas suffered suppression; the University of Lublin was founded in 1918;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 22% of the population were killed, among them 3 million Jews; 2800 native priests and 6 bishops were killed; the Catholic Church was rebuilt after 1945, faced new pressure but received much spiritual support from Pope John Paul II, who visited Warszawa six times between 1979 and 1999; = > Wyszynski, Warszawa 波兰 170.4; 184.3 * ; 185.4; 187.5; 204.8 * ; 218.9 * ; 227.2 * ; 228.5; 229.4; 232.1

Pole, Reginald, 1500 - 1558, English humanist, a relative of Henry VIII; he studied in Oxford, Padua and Venice; he refused to return to England after 1534 and was made Cardinal (1536), was president in the first period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after the accession of Mary he was made papal legate for England and becam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in 1555; he reunited the English church with Rome but (unjustly) came under suspicion of heresy and was revoked in 1557. 波勒 174.1.3.6; 183.1

Polentz, Georg von, 1478 - 1550; Bishop of Samland who married after 1525 and implemented Lutherism in eastern Prussia 波兰茨 163.1

Politus, Ambrosius Catharinus, OP, + 1553, Italian theologian 波里图斯 178.1b

Pombal, Marquis de, 1699 - 1782, the prime minister of Portugal under Jose I Manoel (1750 - 77), who systematically suppressed the Jesuits and exiled them in 1759; he wanted to control the high aristocracy and Roman clerical influence 蓬巴尔 194.2

Pommern / Pomerania, area in Poland, under German influence, converted to Protestantism in 1534 波莫瑞 165.2

Pompadour, Marquise de, influential mistress of Louis XV who tried to suppress the Jesuits in the 1750s and 1760s 蓬巴杜尔 194.3

Ponte, Louis de, SJ, + 1624, Jesuit writer of ascetic literature 彭特 178.4

Popularphilosophie, a philosophy that is accessible to a wider audience and reader circle, especially promoted in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in Germany by Mendelssohn and Nicolai); Hegel and

Fichte opposed popular philosophy 群众哲学 193.1

Port - Royal des Champs, monastery and school of Cistercian nuns close to Versailles, center of Jansenism under Angelique Arnauld in the 17th century 波尔若亚 190.1 -3; 197.4

Portugal, a state and region with a long Christian history, the Suebi invaded in 409 but were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460; the Arab invasion (711 - 714) implied persecutions of Christians, but in the mountain regions of Asturia the Christians started a slow reconquista as early as 718; in 1249 the reconquista was completed; in 1290 the University of Coimbra was founded; Jews were tolerated until ca 1450; in ca 1500 the discovery of the way to India made Portugal the leading colonial power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together with Spain; Portugal had certain privileges over the Catholic Church in its colonies (padroado), but after 1622 (creation of the Propaganda Fide) these rights were gradually restricted 葡萄牙 187.2; 194.2; 204.4 *; 206.2a; 213.4; 216.7 *; 218.2c; 227.6 *

Possevino, Antonio, SJ, 1533 - 1611, Italian scholar, historian, preacher, diplomat, he was sent as papal legate to Sweden in 1577 and 1580 to influence the royal family (Johann III of Sweden); sent to Ivan IV in 1581 as peace negotiator 波塞维诺 178.1a; 184.5; 186.2

Pozzo, Andrea, SJ, 1642 - 1709, Italian architect 波索 179.3

praedestinatio, predestination / Vorherbestimmung, one of the central tenets

of Zwingli and Calvin, which was emphasized in the reaction to Arminianism and infralapsarianism (see supralapsarianism); Catholic theologians with views tending toward predestination were Baius, Jansenius, Quesnel 预定论 168.3; 185.5

Presbyterians, the adherents of a presbyterian - synodal church constitution that was first realized in Scotland in 1581; the church is directed by synods of pastors and elders (= presbyteroi), and these synods take the place of the bishop; the Puritans wanted to take over this order for England, but King James I (1603) and his grandson Charles II reintroduced the episcopalian system in Scotland; in 1690 the Presbyterian constitution was granted for Scotland, but the Anglican system for England, Wales and Ireland, which implied that the Presbyterians in those areas became " dissenters "; Presbyterianism spread to America, Africa, Asia (esp. Korea); Scottish Presbyterians founded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MS) in 1795;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was founded in 1842 and sent W. C. Burns (1815 - 1868) as their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1847) 长老会 168.2; 183.3.6; 185.3 *; 222.4

Preussen = Prussia

Preysing, Konrad von, 1880 - 1950; Bishop of Berlin who consequently opposed Nazi policies 普瑞辛 228.2

Prierias, Silvester, OP, 1456 - 1527; Italian theologian, Magister S. Palatii in Rome, wrote a critical verdict about Luther's theses in June 1518 普瑞也拉斯 159.5

primatus Papae, the primacy of the Pope 教宗

- 的首席权 160.2; 195; 196; 212.2.3; 219.1
- Privata Missa** = missa privata
- privilegium fori**, (privilege of the court), the privilege of clergymen to be judged at ecclesiastical courts 法院的特权 (95.2; 107.5); 207.1
- probabilismus**, / probabilism, a theory of moral theology which aroused many controversies around 1650; see Molinism 概然主义/或然论 178.1d; 188.1
- Probst**, Ferdinand, 1816 – 1899, German priest, moral theologian, who combined tradition and the Tuebingen School 普罗布斯特 220.2d
- Propaganda Fide**,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 (modern name: Congregatio pro gentium evangelizatione), an institute at the Roman curia established in 1622, which coordinates mission work 传信部 176.4; 177.1 * ; 186.1; 206.1
- Proske**, Karl, 1794 – 1861; German musician and promoter of Church music 普洛斯克 207.3
- Protestantismus** / Protestantism, name of the movements to reform the church triggered by Luther, Zwingli, Calvin and others; the name is derived from the protest of some German dukes at the Diet of Speyer of 1529, where Ferdinand I wanted to reinforce the Edict of Worms of 1521 基督新教/改正教/誓反教 163.4
- Protestant Union**, Protestantische Union 新教联盟 180.5; 222.1
- Proudhon**, Pierre Joseph, 1809 – 1865, French socialist thinker, famous for his saying “property is theft”; author of *De la justice dans la revolution et dans l'eglise*, 1858 浦鲁东 221.3
- Prussia, Prussi**, (Preussen; Lat. Borussia), area and tribe between Weichsel and Memel and in Livland; was conquered by the Teutonic Knights in the 13th century, then became a Duchy, a kingdom and a province 普鲁士(人) (108.4; 118.4; 127.2 *); 163.1 * ; 169.2; 170.3; 187.1; 200.1; 201.4 * ; 203.3 * ; 207.2; 214.2.3.6 * ; 226.2 * ; 231.1
- Pseudo – Isidorianae Decretales**, forged decretals from the 9th century, which provide im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canon law principles 伪伊西多尔法令集 (85.3; 87.3.4 * ; 91.3; 95.1; 101.3; 110.1); 196.1
- Pufendorf**, Samuel, 1632 – 1694, German philosopher, famous for his *De iure naturae et gentium* 普芬多夫 193.1
- Puritans**, Protestant Christians especially Calvinists who emphasize Bible and preaching, the equality of all, rigid lifestyle and oppose ritualist and cultic piety (Vestiarian Controversy); they suffered persecution in England in the 16th,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a group of them emigrated to America (“Founding Fathers”) in 1620, where they developed fast; since the 17th century all opponents of episcopalianism are called “Puritans” 清教徒 183.3 – 5; 185.3 * ; 209.3
- Pusey**, Edward, 1800 – 1882, English theologian and leader (with Newman) of the Oxford movement, editor of *Tracts for the times* and of patristic literature 普西 204.5; 209.2
- Quaker**, Society of Friends; a Protestant group founded by George Fox after 1648; they

place emphasis on the “inner light” and on direct illumination through Christ, they lead a simple life, oppose military service, death penalty, and oaths; see Fox, Barclay, Penn 贵格派/公谊会 192.3; 209.3

Quanta cura, encyclical published by Pius IX in 1864, the appendix (called “Syllabus”) comprised a list of errors and aimed at the shortcomings of modernism and liberalism 《多么大的操心》211.3

Quebec, eastern part of Canada, originally a French colony, most settlers were Catholics in 1763, when it was ceded to Britain 魁北克 177.2; 205.1

Queiss, Eberhard von, Bishop of Pomesania who married after 1525 奎斯 163.1

Quesnel, Paschasius / Pasquier, 1634 – 1719, Oratorian priest, theologian, important exponent of Jansenism, who fled to Belgium in 1684 and published *Reflexions morales* (since 1671), which was censored in 1708 and again in 1713 by the bull *Unigenitus* 凯内尔 190.4.5 *; 197.4

Quietismus, the teaching that the spiritual aim of life is a total calm soul before God, that does not even long for beatitude, for virtue etc.; see Molinos; Motte – Guyon; Lacombe; Fenelon 寂静主义 188.1; 190.6 *

Racine, Jean – Baptiste, 1639 – 1699, French poet with connections to the Jesuit college of Port – Royal; he tried to describe the conflicts of the soul, combining the classical idea of fate and the Jansenist teaching of predestination. 拉辛 179.1

Rampolla, Mariano, 1843 – 1913, Italian priest, made Cardinal in 1887, Secretary of

State 1887 – 1903 under Leo XIII, he almost became Leo’s successor 兰波拉 176.3; 213.1.3; 224.5

Rance, Armand Jean Le Bouthillier de, OCist, 1626 – 1700, French priest, Dr. theol. in 1654 he hoped for a brilliant career but underwent a conversion in 1657 and retreated to the Cistercian monastery of La Trappe (Normandy), as abbot he reformed the monastery since 1664 according to the ideal of a strict observance; he opposed studies in the monastery; influenced by the desert fathers his spirituality of penitence denied any sensual gratification 兰塞 188.3

Ranke, Leopold von, 1795 – 1886, German historian with Lutheran background, author of many studies on the time of the reformation and on French and English history; he was the first to use the word “Gegenreformation” (“Counter – reformation”);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uthors in the time of historicism 兰克 180.4

Raphaelsverein, Association of Raphael, founded in 1871 in Germany for the care of Catholic emigrants 拉菲尔协会 219.5b

Raskolniki, “splittists”, Russian sects which emerged in the 17th century, see Starowerci 俄罗斯教派 187.5 *; 223.2

Räss, Andreas, 1794 – 1887, German theologian, priest, 1842 Bishop of Strasbourg, who tried to introduce French spirituality literature to Germany, founder of the (Ultramontanist) journal *Der Katholik* in 1821 瑞斯 203.1

Rauscher, Joseph Othmar von, 1797 – 1875, Austrian theologian, teacher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Bishop of Seckau, since 1853 Archbishop of Vienna, 1855

- Cardinal, who elaborated a concordat for Austria; in 1870 he hesitated to accept papal infallibility and departed before the decisive vote 饶舍尔 203.7; 212.2
- Rautenstrauch**, Stephan, OSB, 1734 – 1785, Bohemian theologian, reform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in Austria in 1774/76, the first to conceive the discipline of pastoral theology 饶滕施特饶赫 197.1
- Ravignan**, Gustave – Xavier, Lacroix de, 1795 – 1858, French Jesuit author, since 1834 preacher in many European cities 拉维南 204.2
- Recollecti**, Recollected Franciscans, one branch of the Observants, they originated in 16th century France; in some areas there was no separation between the Observants and the Recollects; in 1772 they had 490 communities in 22 provinces, ca 11.000 members; the French Revolution led to the perish of this branch 重整会 172.3
- Redemptorists**, Congregatio Sanctissimi Redemptoris, CSSR, founded by Alfonso Liguori in 1732 in Italy, dedicated to pastoral work (popular missions) and education, their pastoral orientation was influenced by the Jesuits and the Lazarists; the society spread to Austria and Poland through C. M. Hofbauer; they were banned in Germany from 1873 – 1894 and in France; they also work in the missions, in the year 2000 their 5800 members were active in 63 nations 赎世主会 188.3 * ; 214.3.5
- Reductions**, separate settlements of Indians in Latin America that were directed by Jesuits, especially those in Paraguay; between 1610 and 1633 Jesuits founded 43 reductions at the area of the Guarani Indians; due to political, ethnical and other reasons the reductions disappeared slowly after 1743 并居区 177.2
- Reformati**, (Ordo Fratrum Minorum Reformatorum), Reformed Franciscans, one branch of the Observants, which developed after 1518; they emphasized asceticism and contemplative life, in 1800 they had ca 19.000 members in 37 provinces; in 1897 Leo XIII united them with the other Franciscans 改革会 172.3
- Reformation**, the efforts aiming at renewing the spirit of Christianity, especially those of M. Luther, H. Zwingli, J. Calvin, see also Counter –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
- Reformierte Kirchen** / Reformed Churches, churches that developed from Calvinism, they were very influential in Switzerland, France (Huguenots), Britain (Puritanism, Congregationalism), Holland (Arminianism and others) 归正宗/改革宗 168.3; 180.2; 181.4; 182.5
- Reformkatholizismus**, a movement within the Catholic Church that urged reforms after the First Vatican Council (1870) and after the Kulturkampf (1873 – 1885); the reformers tried to open up the uniformity of Neoscholasticism, emphasized dialogue with the sciences, did no longer consider medieval Christianity as climax and absolute standard of history, and urged reforms of liturgy, pastoral work, discipline and the education of priests; the movement was basically limited to Germany, see F. X. Kraus, H. Schell, A. Ehrhard 改革公教运动 214.6; 220.3
- regalia**, ius regis, royal rights, especially the

right of the king to the income of a church property after the death of a bishop (regalia temporalis) and the right to appoint bishops (regalia spiritualis); Louis XIV tried to keep the right to appoint bishops after 1673 which led to a conflict with the Roman curia 王权 189.3 * ; 190.3

Regensburg, city and diocese in southern Germany, the first monastery was founded ca in 700; some diets were held in Regensburg 雷根斯堡 165.3.6; 180.5; 200.2

Regensburger Konvent, Convention of Regensburg, in June 1524 the papal legate Campeggi and Ferdinand invited German dukes to Regensburg, where they decided to implement reforms in the Catholic Church of Germany; this was the first official step to reforms on the Catholic side; the reforms could not be implemented due to the resistance of the German clergy and bishops 雷根斯堡会议 162.3; 178.5

Reger, Max, 1873 - 1916, German Catholic composer, famous for organ music 瑞格尔 219.3

Regularkleriker = > clerici regulares

Reichersperger, August, 1808 - 1895, German Catholic politician, supporter of Catholic associations, and Church press 瑞克斯佩格 207.4

Reichersperger, Peter, Franz, 1810 - 1892, German Catholic politician, like his brother a central figure of early political Catholicism 瑞克斯佩格 214.4

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ss, the decision of a deputation (committee) of eight German nobles about the secularization of Church property in Germany; the property and

income of more than 20 dioceses and more than 200 monasteries were handed over to German dukes, which meant a great loss for the Catholic Church in Germany 帝国委员会 规章 200.2.3

Reichskirche, German, the "dream of the century" of a united German Protestant Church seemed to come to fulfillment in the years after 1933, when the "Deutsche Christen" under Nazi leadership tried to control German Protestants, but since 1934 the "Bekennende Kirche" offered resistance; after the war the Evangelische Kirche Deutschlands (EKD) was founded in 1948, but the theological essence of this association is still under discussion. 帝国教会 231.1

Reichskonkordat, an agreement between Germany and the Vatican in 1933 which failed to provide a stable framework for the Church but gave Hitler face before the world 帝国协议 228.1

Reiffenstuel, Anaclet, 1642 - 1703, German theologian, expert of moral theology and canon law 赖芬施图尔 188.1c

Reimarus, Hermann Samuel, 1694 - 1768, German orientalist and professor in Hamburg, whose *Wolfenbuetteler Fragmente* (critical of miracles and the resurrection) were edited by Lessing in 1774; Reimarus' radical criticism of Jewish and Christian religion was unknown for a long time. 莱马鲁斯 193.3

Reinkens, Joseph Hubert, German professor of theology, chosen Bishop of the Old Catholics in 1873 芮恩肯斯 212.4

Reisach, Karl August von, 1800 - 1869, Archbishop of Munich and Cardinal,

- important for the revival of Catholicism in Bavaria 瑞撒克 203. 2
- Religion,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Religionsgeschichtliche Schule, founded in the years 1886 - 1893 in Goettingen (Germany) by W. Bossuet, A. Eichhorn, H. Gunkel, J. Weiss, W. Wrede, then developed by E. Troeltsch and R. Otto, who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radition (over against simple critique of the scriptures); they paid attention to late Jewish traditions, Gnosis and the influence of eastern religions on early Christianity 宗教历史学派 222. 7
- Rembrandt**, 1606 - 1669, Dutch painter who was inspired by Biblical images and themes 伦布兰特 193. 4
- Remonstrants**, name of the Arminians, derived from their creed of 1610, which was also called "Remonstranz" 瑞蒙斯特兰特斯 185. 5
- Renan**, Ernest, 1823 - 1892, French historian and orientalist, he left the seminary St - Sulpice in 1845, and wrote a rather frivolous *Life of Jesus* (1863), the first volume of *Hist. D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 (7 vol.) 勒南 216. 1; 221. 2
- Renata**, d' Este, daughter of Louis XII of France, Duchess of Ferrara who protected Calvin and other Protestants who sought refuge in the 1540s 瑞纳塔 174. 1
- Reni**, Guido, 1575 - 1642, Italian painter 瑞尼 179. 4
- Reservatum Ecclesiasticum**, the regulation that if a bishop or abbot should become Protestant, he would lose his lands and property, made by Emp. Ferdinand in 1555 教会的保留权 166. 4 * ; 180. 2. 5; 181. 4
- residence**, duty of; a cleric has to reside in his place of ministry 居住的义务 174. 8
- restauration** / restoration, especially the movement after the Napoleonic Wars at the Congress of Vienna 1815 复原/复原时期/王政复辟 201
- Restitutionsedikt**, Imperial edict of 1629, which demanded the restitution of all Protestant areas which had been occupied after 1552; the edict was carried out but threatened the power of Protestantism and indirectly led to the interference of France and Gustav Adolf in 1630 归还敕令 181. 2. 3
- Reuchlin**, Johannes, German humanist scholar, Hebraist and Grecist, 1455 - 1522, author of *De rudimentis hebraicis* (1506) 瑞克林 (145. 5; 153. 1; 155. 2); 160. 3
- Revolution, French**, (1789), a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that deeply affected Church life not only in France but in Europe in general 法国大革命 198
- Revolution, French**, (1830), 法国革命 204. 1
- Revolution, German**, (1848), 德国革命 203. 3. 4. 6; 208. 3; 214. 1
- Revolution, German**, (1918), (1933), 德国革命 224. 2; 226. 1; 228. 1
- Revolution, Russian**, (1917), 俄罗斯革命 224. 2; 232. 2
- Rheinische Mission**, RM, Rhenish Mission, German Protestant mission society founded 1828 in Barmen, active in S Africa, China, New Guinea and in parts of Indonesia; after 1945 the Rhenish Mission worked in Indonesia, Hong Kong and S Africa, in 1971 they united with the Bethel - Mission

- (work in East Africa) 莱茵会/礼贤会 209.5
- Rhodes**, Alexandre de, SJ, 1593 - 1660, French Jesuit, departed to Asia in 1618, successful missionary in Tongking (Vietnam) from 1627 - 30 and 1640 - 45, inventor of the modern writing system of Vietnam, who inspired interest in missions in France; teacher of theology in Macao (1630 - 40) 罗得 177.4c
- Rhodus**, island in the Aegean Sea, headquarters of the Hospitallers until 1522, when it was occupied by Sultan Soliman 罗得岛 162.2
- Ribera**, Jusepe (Jose), 1591 - 1652, Spanish painter 里贝拉 179.4
- Ricci**, Lorenzo, SJ, 1703 - 1775, Italian theologian from Florence, elected General of the Jesuits in 1758; he was unable to prevent the order from being expelled from Portugal (1759), Spain (1767) and other countries; after 1773 he was imprisoned in Rome until his death 利基 194.3.4
- Ricci**, Matteo, SJ, 1552 - 1610, since 1583 missionary in China, outstanding translator and pioneer missionary, exponent of the accommodation method 利玛窦 177.4e
- Ricci**, Scipione de, 1741 - 1810, nephew of Lorenzo Ricci, Bishop of Pistoja, who was inclined to Jansenism and Gallicanism and supported Leopold's reforms in Toscana, directing the Synod of Pistoja of 1786, which brought him into opposition to the other bishops, the Pope and the local Christians. 利基 197.4
- Richelieu**, Armand - Jean de Plessis, Duc de, 1585 - 1642, French Cardinal and leading minister since 1629, who suppressed Protestantism within France but at the same time fought at the side of Gustav Adolph and German Protestants against the Emperor 黎塞留 176.4; 181.2; 182.5 *
- Richer**, Edmund, 1559 - 1631, French theologian, exponent of Gallicanism 里歇尔 189.3
- Rieger**, Adam, + 1831, Bishop of Fulda who successfully fought for the right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Kurhessen 瑞格尔 203.5
- Riga**, town in the Balticum, see of an Archbishop since 1201, during the Reformation the old faith was suppressed, since 1923 archdiocese again 里加 165.2; 171.3; 227.2
- Ringseis**, Johann Nepomuk, 1785 - 1880, German Catholic theologian, professor of medicine in Munich and influent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Catholic movement 任格塞斯 203.1
- Ripalda**, Juan Martinez de, SJ, 1594 - 1648, Spanish theologian in Salamanca and Madrid 里帕达 178.1d
- Risorgimento**, the movement to strengthen and unify Italy in the 19th century (after 1830) 意大利复兴运动 202.2
- Rites Controversy**, in East Asia; the debates concerning the mission methods, especially in India and China; radical accommodation usually endangers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gospel, whereas a lack of inculturation is also a lack of relevance 礼仪之争 (印度、中国) 177.4be; 230.1
- Ritschl**, Albrecht Benjamin, 1822 - 1889, German professor of theology in Bonn and Goettingen, who based faith on religious experience (conf. Schleiermacher) and separated faith and philosophy; his school

-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of liberal Protestant theological schools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his main work is *Die christliche Lehre von der Rechtfertigung und Versoehung*, 3 vols. 1870 - 74 里奇尔/黎彻尔 222. 7
- Ritualism**, (English) a tendency within the Anglican Church to recover the meaning of old (Catholic) rites, especially in the 19th century, see Anglo - Catholicism 礼仪派 204. 5; 209. 2; 222. 3
- Rococo**, style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since ca. 1715 in Italy and 1725/50 in Germany; Rococo style is 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mannerism and artificial quest for effects of Baroque. 洛可可式 179. 3; 188. 5
- Rodriguez**, Alfonso, SJ, 1538 - 1616, Spanish Jesuit, author of ascetic literature 若德瑞奎斯 178. 4
- Rojas y Spinola**, Christoph de, OFM, + 1695, Bishop of Wiener - Neustadt since 1686, who worked for Church union and was supported by Emperor Leopold I 若哈斯 187. 4
- Romagna**, area at the NE coast of Italy, at times part of the Papal states 罗曼地区 (125. 2; 157. 3,5); 211. 2
- Romania**, (Rumania), country in Eastern Europe, the population mostly belongs to the Orthodox Church 罗马尼亚 223. 1; 227. 4 *; 229. 4; 232. 4
- Romanov**, Russian dynasty 1613 - 1917, who consolidated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罗曼诺夫 186. 2
- Romantik**, **Romanticism**, the term "Romantic" "Romanz" was used since ca 1650, originally denoting literature written in the vernacular ("lingua romana") like the fabulous stories from the *Song of Roland* and legends of King Arthur;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German Romanticism saw itself in opposition to classicism and rationalism, emphasizing feeling and traditional lore, thus gaining a new approach to the Middle Ages and to Catholicism; Romanticism inspired literature, music, fine arts, and theology 浪漫主义/罗曼主义 203. 1 *; 207. 5; 210. 1
- Rome**, the "Roman Question", the problem of the position of the Pope in Rome, finally solved in 1929 "罗马问题" 211. 2; 213. 1. 4; 224. 5; 225. 2 *
- Ronge**, Johann, 1813 - 1887, chaplain in Silesia who opposed the pilgrimage motivated by some relics in Trier in 1844, he founded the "German Catholics" in 1845 任格 208. 3
- 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President of the USA 1933 - 1945, who sent a personal representative to the Holy Se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罗斯福 225. 3
- Roosevelt**, Theodore, President of the USA 1901 - 1909 罗斯福
- Roothaan**, Johannes Philippus, 1783 - 1853, born in Amsterdam, he entered the Jesuits in 1804 in Russia, was ordained priest in 1812 and was general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from 1829 - 1853 若特汉 207. 6
- Rosarium**, (Rosenkranz, rosary), a form of prayer, based on Biblical texts, popular in the Catholic Church since the 13th century, Catholic enlightenment criticized the prayer, but it was reinforced by apparitions in Lourdes (1858) and Fatima (1917). 玫瑰经 178. 4; 213. 2; 219. 4

- Rosenberg**, Alfred, propagator of National Socialism in Germany, author of *Mythos des 20. Jahrhunderts* 罗森贝格 228.3
- Rosenkreuzer**, a secret brotherhood (fictive founder: Christian Rosencreutz, 1378 – 1484); the Lutheran theologian Andreae published some books in 1616 in which he used an allegorical marriage of Rosencreutz to combine astrology, chemistry, magical knowledge and theology; the spurious movement influenced nascent Freemasonry (1640) and other secret associations 若森克瑞次 185.2
- Rosmini**, Antonio, 1797 – 1855, Italian priest, philosopher, found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arity at Domodossola in 1828; author of *The Origin of Ideas* (1830) with inclinations to ontologism; he wanted to reconcile Catholic theology with moder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he was commissioned by Piedmont to negotiate a concordat with Pope Pius IX whom he accompanied into exile in 1848 罗斯米尼 202.3; 220.3 *
- Rossi**, Giovanni Battista de, 1822 – 1894, Italian historian, “prince of Christian archaeology” 若西 220.2c
- Rossi**, Pellegrino, Count de, the first premier of Italy, assassinated on the first day of office in 1848 若西 202.3; 220.2c
- Rothe**, Richard, 1799 – 1867, 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ian, author of a book on moral theology 若特/罗特 210.2
- Rottenburg**, city in Germany, important center of the church 罗滕堡 201.1.5; 214.1b; 228.1
- Rottmann**, Bernhard, preacher who led Muenster to the acceptance of reformist ideas (1533) and became an anabaptist a year later 若特曼 165.1
- Rousseau**, Jean Jacques, 1712 – 1778, French scholar, author of *Emile* (1762), *Du contrat social* (1762) and *Confessions* (1770), proclaiming the faith of naturalism and deism but with less hostility towards revealed religion than other writers of the period 卢梭 191.3
- Rubens**, Peter Paul, 1577 – 1644, Flemish painter, main representative of “Northern Baroque” 鲁本斯 179.4
- Rudigier**, Franz Joseph, 1811 – 1884, Bishop of Linz (Austria), who protested in a pastoral letter against the abolition of the concordat of 1855 and was sentenced to imprisonment in 1869 but received an amnesty from Emperor Franz Joseph 儒迪格 215.1
- Rudolf II**, of Habsburg, 1555 – 1612, son of Maximilian II, educated in Spain, he was German Emperor from 1576 – 1612, who tried to support Catholicism in Austria but was forced to concede freedom of religion for Hungary in 1606, he gradually neglected his duties, thus his brother Matthias opposed him and replaced him since 1608 鲁道夫 180.3.4; 181.1; 184.4
- Ruinart**, Thierry, OSB, 1657 – 1709, French Maurine historian 瑞纳 188.2
- Rumania** = Romania
- Russel**, Charles T., 1852 – 1916, American, founder of the sect “International Bible Students Association” in 1872 in Pittsburg (since 1931 this sect is known as “Jehova’s Witnesses”) 拉塞尔 222.5d
- Russia,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fter the conversion of Grand Duke Vladimir (988) the center of the Russian Church was Kiova

- / Kiev; the country was occupied by the Mongols from 1237 – 1480; since 1326 the Russian metropolit had his see in Moscow; Ivan III married a niece of the last Byzantine Emperor in 1472 and saw Moscow as the “Third Rome” (a term in use since 1510); Ivan IV (“the Terrible”) deposed and killed the Metropolitan Filip in 1568; the dynasty of the Rurikides ended in 1598, but the Romanows continued to control the Russian Church (since 1613); Czar Peter the Great (1682 – 1725) denied the church the election of a new Patriarch in 1700 and subjected the church to the control of the “Holy Synod”; the Czar conceded tolerance of other religions in 1906; in 1914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had 53. 000 priests, 15. 700 deacons, 550 monasteries (ca. 20.000 monks) and 475 nunneries, 4 academies, 57 seminaries for priests; in 1986 they had 18 monasteries and 3 seminaries. 俄罗斯/俄罗斯东正教 (83. 4 *; 104. 1; 156. 2); 186. 2; 187. 5; 204. 8; 216. 9 *; 223. 2; 224. 2; 232. 2. 3 *
- Ruthenia**, area in the West of modern Ukraina, the local church reunited with the Latin Church in 1595/96, but was by force united with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n 1946 鲁塞尼亚 184. 3; 187. 5; 204. 8; 216. 9; 223. 1; 232. 4 *
- Sabatier**, Pierre, OSB, + 1742, French historian 撒巴捷 188. 2
- Sadoletto**, Jacopone, 1477 – 1547, Italian theologian, humanist and reformer, Cardinal and secretary of Leo X in 1511 萨多莱托 174. 1
- Sacre – Coeur, Dames du**, Sisters of the Holy Heart (of Jesus), founded in 1800 in Paris by St. M. S. Barat and dedicated to the education of girls especially from the upper strata of society; the structure of the society is similar to the Jesuits, and they were dissolved in Germany in the “Kulturkampf” (1872); restor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耶稣圣心修女会 207. 6d, 214. 3
- Sacrum cor**, Holy Heart of Jesus, adored especially by St. Jean Eudes and St. Maria Alcoque, in 1765 Clement XIII allowed to have a feastday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Holy Heart, which became an official feast of the church in 1856 耶稣圣心 188. 4
- Sailer**, Johann Michael, 1751 – 1832, German theologian, Bishop of Regensburg, open to the new currents and to ecumenism; his writings in the areas of pastoral theology and moral theology helped to integrate the enlightenment and were very influential in the 19th century; author of *Handbuch der christlichen Moral*, 1817 塞勒 203. 1. 2; 208. 1a
- Saint – Simon**, Henri de, 1760 – 1825, French socialist, one of the first to spread socialist ideas 圣·西门 221. 3
- Saldana**, Cardinal who was appointed visitor of the Jesuits in Portugal and who suspended them from preaching and hearing confessions in 1758 撒尔达纳 194. 2
- Salesian Sisters**, founded in 1610 by Francis of Sales and Baroness de Chantal for the education of girls; St. Mary Alcoque was one of them; their houses are called “La Visitation”; they suffered big losses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but recovered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撒雷斯修女会/圣母领报会 172. 4c *; 188. 4

- Salesians**, Society of St. Francis of Sales, founded 1859 in Turino by Don Giovanni Bosco, the society emphasizes the education of youth and since 1875 joined overseas mission work; in 2000 they had ca 1500 houses in 95 countries and ca 17500 members; in 1872 Don Bosco and M. D. Mazzarello founded the Daughters of Mary, Help of Christians, a sisters congregation 慈幼会/鲍斯高会/撒肋爵会 219.6a
- Salmeron**, Alfonso, SJ, 1515 - 1585, Spanish theologian, one of the first Jesuits, active in Ireland, Germany, Italy, acting general superior in 1561 during the absence of Lainez 撒尔梅任 173.1; 174.3
- Salvation Army**, SA, a Christian organization formed after a military pattern (pastors = "officers") by W. Booth since 1865; the Salvation Army concentrated on social and charity work and became a big international movement, fighting alcoholism and prostitution, caring for homeless and refugees 救世军 222.5b
- Salvatorians**, SDS, Society of the Divine Saviour, founded by J. Jordan in 1881 in order to propagate the faith 救世主会 219.6b
- Salzburg**, (Salisburgum, Salisbury), town and diocese in Austria, the first cathedral was built in 774 by Virgil; since 798 see of an Archbishop who enjoyed secular rights since the 13th century; the university was founded in 1622, closed in 1810, but refounded in 1962; the area kept the traditional faith; ca. 4000 Protestant families were forced to emigrate in 1731 萨尔茨堡 (79.2; 82.2); 187.4; 188.2; 220.1
- Sangnier**, Marc, French Catholic writer and editor of the extreme democratic newspaper *Sillon*, which was condemned by Pius X in 1910 桑尼尔 213.3; 216.3
- Sanseverino**, Gaetano, 1811 - 1865, Italian priest, exponent of Neo - Scholasticism, founder of the periodical *La Scienza e la Fede* (1841) 三塞维瑞诺 220.1
- Sanson**, Bernhardin, OFM, preacher of indulgences in Constance (Switzerland) in 1518, recalled by Pope Leo X in 1519 三松 167.1
- Sansovino**, Andrea, + 1529, and Jacopo Sansovino, + 1570, Italian sculptors 桑索维诺 179.3
- Sardinia**, island west of Italy 撒丁岛 187.1.2
- Sartre**, Jean - Paul, 1905 - 1980, French existentialist philosopher who denied the existence of God, author of *L'Étre et le Néant* (1943), and *Le Diable et le Bon Dieu* (1951) 萨特 221.2
- Savoy**, (Savoie), family and region in eastern France Dukes of Savoy, since 1050 also in possession of Piemont, later in control of Geneva; since 1720 united with Sardinia, capital in Turin; kings of Italy from 1861 to 1946 萨夫伊 168.1, 189.2
- Scalabrini**, Giovanni, 1839 - 1905, Italian priest, pastor, Bishop of Piacenza who founded two congregations and one secular institute 斯卡拉布瑞尼 217.3
- Schadow**, Wilhelm, German painter of the Nazarene School, 19th cent. 沙多夫 207.4
-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1591 - 1666, Jesuit, since 1619 in China, after 1630 astronomer at the court in Beijing, friend and advisor of the young emperor Shuzhi 1644 - 61 汤若望 177.4e
- Schanz**, Paul von, 1841 - 1905, German Catholic theologian, expert in exegesis 山茨

- 220.2a
- Schaumburg**, Silvester von, knight who offered help to Luther 冯·施奥姆堡 160.3
- Schäzler**, Johannes Constantin von, 1827 - 1880, German theologian, conversion to Catholicism in 1850, Neo - Thomist 舍茨勒 220.1
- Scheeben**, Matthias Joseph, 1835 - 1888, German priest and professor of systematic theology in Cologne, the most speculative genius of the Neo - Scholastics, author of *Die Mysterien des Christentums* (1865) 舍本 220.1
- Scheffler**, Johannes = Angelus Silesius
- Scheler**, Max, 1874 - 1928, German philosopher, founder of a school of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that respected religious elements, author of *Der Formalismus in der Ethik und die materiale Wertethik I - II* (1913 - 1916), *Die Stellung des Menschen im Kosmos* (1928) 舍勒 224.4
- Schell**, Hermann, 1850 - 1906, German priest and theologian, Professor of apologetics in Wuerzburg, one of the central figures of German Reformkatholizismus 舍尔 220.2b
- 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1775 - 1854, German philosopher 谢林 208.2b; 210.1
- Scheptyckyj** = > Šeptickyj
- Scherer**, Rudolf von, + 1918, Austrian canonist 舍瑞尔 220.2d
- Scherr**, Gregor von, Bishop of Munich, participant at the Vatican Council in 1870, who opposed infallibility first but excommunicated Doellinger in 1871 谢尔 212.2.4
- Scheutvelder Missionare**, 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CICM), a clerical congregation founded in 1862 by Theophile Verbiest (1823 - 1868) in Scheut near Brussels, in particular for mission work in China; they took over new mission areas and have ca 1000 members today 圣母圣心会 218.1
- Schiller**, Friedrich, 1759 - 1805, German poet, friend of Goethe 席勒 193.2
- Schlatter**, Adolf, 1852 - 1938, Swiss Protestant theologian, exegete who emphasized Jewish elements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opposed liberal theories; author of *Die Theologie des Neuen Testaments*, (1909, 2 vols) 施拉特 222.7
- Schlegel**, Friedrich, 1772 - 1829, German poet, historian of literature, philosopher of religion, who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together with his wife in 1808 施莱格尔 203.7
-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1768 - 1834, 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ian, professor at Halle and Berlin, "founder" of modern Protestant theology, professor in Halle and Berlin; author of *Ueber die Religion, Reden an die Gebildeten unter ihren Vereachtern*, 1799; he understood religion as the feeling of unconditional dependence 施莱尔马赫 209.5; 210.1a*; 220.3
- Schlözer**, K. von, the first Prussian ambassador at the Vatican (1882) after the "Kulturkampf" 施勒泽 214.4
- Schmalkaldischer Bund**, Schmalkaldian League,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gue of Protestant German Leaders 1531 - 1547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Hessen and Kursachsen; it led to the Schmalkaldian War against the Emperor (1546/47); the

- Schalkaldian League protected the growth of Protestantism in a decisive period and made the denominational shift of certain areas in Germany irreversible 施马尔卡登联盟/战争 164.2; 165.3; 166.1 * ; 171.3; 174.4; 185.1
- Schmalzgrueber**, Franz Xaver, SJ, 1663 - 1735, theologian, expert of canon law 施马尔茨格鲁贝尔 188.1c
- Schmid**, Alois, 1825 - 1910, German Catholic theologian in Munich 施米德 220.2b
- Schneider**, Eulogius, OFM, 1756 - 1794,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Bonn, who supported radical ideas, was dismissed in 1791, joined the Jacobines and was executed in Paris 施乃德 195.1
- Schnepf**, Erhard, 1495 - 1558, Lutheran theologian, active in Wuerttemberg after 1534 施内普夫 165.2
- Schnitzer**, Joseph, 1859 - 1940, German theologian, modernist, author of *Hat Jesus das Papsttum gestiftet?* (1910) and *Der katholische Modernismus* (1912) 施尼策尔 220.3
- Scholz**, Augustin, + 1852, German Catholic theologian in Bonn 肖尔茨 208.1a
- School - brothers**, Brothers of Christian schools = Freres des ecoles chretiennes
- Schopenhauer**, Arthur, 1788 - 1860, German philosopher 叔本华 221.2
- Schulte**, Johann Friedrich von, 1827 - 1914, German professor of canon law, first in Prague, then in Bonn, who was the driving force 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ld Catholics at the congress in Munich in September 1871 舒尔特 212.4
- Schwarzenberg**, Friedrich Joseph von, 1809 - 1885, Austrian Cardinal, Archbishop of Salzburg and since 1850 of Prague, he presided the Austrian Bishop's Conference in 1849, opposed papal infallibility in 1870 but tried to mediate tensions 施瓦森贝格 203.7; 212.2
- Schweitzer**, Albert, 1875 - 1965, German theologian (from Alsace), musician, physician, whose work on the Life - of - Jesus studies (1906) emphasized eschatology and a practical ethics; after 1913 he did medical service in Africa (Lambarene, Gabun) 施韦泽/史怀哲 231.2
- Schweiz** = > Switzerland
- Schwenckfeld**, Kaspar, 1489 - 1561, from Silesian nobility, he supported Luther, but held a more spiritualist interpretation and left Luther after 1524, preaching in Silesia and other places; his adherents, the Schwenckfeldians moved to North America after being expelled from Silesia in 1719 史文克斐/施文克斐尔德 165.1
- Schwind**, Moritz von, + 1871, German painter who occasionally painted romantic Christian motives 施温德 207.4
- Scientists** = > Christian Science
- Scientology**, a sect founded by L. R. Hubbard (1911 - 1986) after 1956, forced to leave Britain in 1968, established in the USA, but illegal in Europe 科学论派
- Scotismus**, theological school based on the Franciscan scholar Duns Scotus, 1265 - 1308 司各脱派 174.3; 178.2
- Scotland**, the first church was built in 397 by St. Ninian, St. Columban founded the monastery of Hy (Iona) in 563; ca. in 1070 King Malcolm III married Margaret who supported Benedictine reforms; in 1472 St.

- Andrews became metropolitan see, and in 1492 Glasgow became the see of an Archbishop; King James V (1513 - 42) kept contact with Rome, but his young daughter Mary Stuart was forced to resign in 1567;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adopted the Scottish Confession in 1560 (J. Knox); after 1603 episcopal tendencies grew stronger, but Presbyterianism prevailed after 1690; in 1843 the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separated from the national church; in 1900 the Free Church united with the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and formed the United Free Church which reunited with the national church. The Catholic Relief Act (1793) and Emancipation Act (1829) granted Catholics basic rights, 5% of the population were Catholics in 1851 苏格兰 171.5; 183.6 * ; 204.5; 216.4; 222.3
- Scotus**, Duns, (Johannes Duns Scottus), Bl., Franciscan scholar, 1265 - 1308, "doctor subtilis", exponent of a kind of Augustinian voluntarism 邓斯·司各脱 (119.5; 145.2 * ,4b); 174.3
- Scupoli**, Lorenzo, 1530 - 1610, Theatine writer of ascetic literature, author of *Combattimento spirituale* (1589) 斯库波里 178.4
- Secular Institute** = institutum saeculare
- Secularization**, a general expression for a loss of respect for religion or for Christianity; in particular the assignment of Church property in Germany to secular rulers after the Reichsdeputations - hauptschluss of 1803 世俗化/教会财产的没收 181.4; 200 * ; 201.1; 207.1; 208.1
- Sedlnitzky**, Leopold Graf von, 1787 - 1871, German Bishop of Breslau (1836), retired in 1840 and converted to the Protestant church in 1862 塞德尼茨基 203.3
- Seeberg**, Reinhold, 1859 - 1935, 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ian, leader of the "modern - positive" theological school, who combined 19th century philosophy and Lutheranism, author of a *Lehrbuch der Dogmengeschichte* (1895 - 1920, 4 vols) 泽贝格 222.7
- Segneri**, Paolo, SJ, 1624 - 1694, priest, the most famous Italian preacher of his age 塞内里 188.1d.
- Seipel**, Ignaz, 1876 - 1932, Austrian priest, professor of moral theology, minister of social care in 1918, president of the Christian - Social Party from 1912 - 1930, chancellor from 1922 - 1929 塞佩尔 226.3
- Seitz**, Ludwig, + 1908, German painter 塞茨 219.3
- seminaries**, episcopal, colleges for the education of priests; St. Augustine started to establish communities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clergy, which developed into the cathedral schools of the Middle Ages; after the Tridentine Council "seminaria" were established; models were the Jesuit colleges (in Rome) and the seminaries of Card. Pole in England in 1556; in many countries the seminary education is affiliated to a university, historically first realized in the German speaking countries 修道院 174.8; 208.1; 228.1
- Seminary of Paris** = > Societe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de Paris
- Semipelagianism**, conf. Pelagianism 半白拉奇主义 190.1
- Semler**, Johann Salomo, 1725 - 1791, German theologian, expert of church history, "Father of Rationalism", pioneer of

historical, critical theology and liberalism, he taught at Halle after 1753 泽姆勒 193.3
Sendgericht, (“synodal court”), a medieval custom that was kept in parts of Germany until the 19th century 巡回法庭 (95.3); 207.2

Sendomir, Union of, / Consensus Sendomirensis, a union formula of Lutherans, Calvinists and Bohemian Brothers in Poland in 1570 森多米尔公式 184.3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realized first in the USA and in Belgium 政教分开 203.6; 205.1; 216.2; 217.4; 218.2d; 221.3; 222.3; 226.1; 227.7; 228.4; 229.1.3; 232.2

Šeptickyj, (Szeptycki), Andrei, 1865 – 1944, Greek – Catholic Archbishop of Lemberg since 1900; he supported Ukrainian culture and the ecumenical Velehrad – congresses, helped orthodox Christians and Jews 谢普提茨基 232.4

Serbia, a region on the Balkans, Christianity first took roots in the 4th century but disappeared with the intrusion of Slavic tribes in the 6th century; the local church wavered between Rome and Byzanz; after the battle of Kosovo Polje (1389) the Osman influence was consolidated, and in 1459 the last Serbian fortress fell to the Turks, but Islam was not enforced; the patriarchate was dissolved by the Turks in 1766; since 1830 autonomy under the Turks, and since 1882 Kingdom of Serbia, 1929 renamed Kingdom of Jugoslavia; the ecumenical patriarch recognized the Serbian patriarchate in 1920; ca 5% Catholics in 2000 塞尔维亚 208.4; 223.1; 227.4; 229.4; 232.1

Sergius, (Sergij), 1867 – 1944, Russian monk, Bishop, since 1917 Metropolitan, who was arrested three times but in 1943 elected patriarch of Russia; his declaration of loyalty (1927) is controversial. 塞尔格乌斯 232.2

Seripando, Hieronymus / Girolamo, 1492 – 1563, General of the Augustinian Hermits, important theologian at the Council of Trent, he helped to express the doctrine of grace 塞瑞潘多 174.3

Serra, Junipero, Bl., OFM, 1713 – 1784, missionary in Mexico and California, founder of San Diego, Santa Barbara and other mission stations 塞拉 177.2

Servet, Michael, 1511 – 1553, humanist scholar from Spain, who denied the dogma of the Trinity and was therefore burned to death by Calvin’s church in Geneva in 1553 塞尔维特 168.3; 169.3

Shaftesbury, Earl, 1671 – 1713, English deist thinker; his view was that “moral sense” is independent of religious faith (separation of religion and morality) 沙夫茨伯里 191.2

Siam = > Thailand

Sickenberger, Joseph, 1872 – 1945, German priest and theologian, professor of New Testament studies in Breslau 西肯贝格尔 220.2a

Sickingen, Franz von, 1481 – 1523, a German knight and leader of mercenaries who offered help to Luther and other reformers 冯·西肯根 160.3; 162.1

Siebenbuergen = > Transsylvania

Siemaszko, Josif, (= Semasko), 1789 – 1868, Russian Archbishop, in 1832 Bishop of the Greek – Catholic Church of Lithuania, converted to the Russian – Orthodox Church in 1833, he implemented the shift of the

- dioceses of Wilna, Polock, Brest and Luck to the Orthodox Church 西马斯克 204.8
- Sigismund I**, King of Poland 1506 – 1548, supported the secularization of Prussia in 1525, suppressed the spread of Lutherism in 1520 and 1523 西格斯蒙德 163.1; 170.4
- Sigismund II August**, King of Poland 1548 – 1572, under his rule Protestantism spread 西格斯蒙德 183.4
- Sigismund III Wasa**, King of Poland and Sweden 1587 – 1632, who supported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vigorously 西格斯蒙德 184.3
- Sillon**, (*Furrow*), a newspaper of Marc Sangnier, criticized by the Curia in 1910 for its extreme democratic views《西伦报》213.3; 216.3
- Simon**, Richard, 1638 – 1712, French priest, biblical scholar, whose *Histoire critique du Vieux Testament* (1678) is the first study of Biblical criticism; the book was prohibited, but J. S. Semler had it translated in 1776 西满 188.1a
- Sirmond**, Jacobus, SJ, 1559 – 1651, French Jesuit, secretary of Aquaviva, co-worker of Baronius, confessor of Louis XIII, editor of patrological texts 西尔蒙 178.1e
- Sisters, English** = > Englische Fraeulein
- Sisters, Grey**, (Graue Schwestern von der hl. Elisabeth), founded 1842 in Nyssa (Silesia) 灰衣修女会 207.6h
- Sisters of Mercy** = > Vincentian Sisters (Filles de la Charite)
- Sisters of Niederbronn**, (Schwestern vom allerheiligsten Heiland), founded in Alsace in 1849 for the care of poor and sick 尼德布伦修女会 207.6k
- Sisters of Our Lady**, (Schwestern unserer Lieben Frau), founded by St. Petrus Fourier in 1598 in Lorraine for the education of girls 圣母修女会 172.4b
- Sisters of Refuge**, a congregation founded and supported by Jean Eudes in Caen in 1644 for the care of fallen girls; in the 19th century they developed into the “Women of the Good Shepherd” 避难所姐妹会 172.4f
- Sisters of the Poor**, (Petites soeurs des pauvres), founded in 1840 in France 穷人小姐妹会 207.6g
- Sisters of the Poor Child Jesus**, (Schwestern vom armen Kinde Jesu), founded 1848 in by Klara Fey and Bishop Laurent of Luxembourg 耶稣贫穷圣婴修女会 207.6g
- Sisters of the Visitation**, (Schwestern der Heimsuchung Mariae, Salesian Sisters), founded by Joan de Chantal in 1610 in Annecy; their task is education of girls and care for the poor 圣母来访修女会 172.4c
- Sisters, Sacre Coeur** = > Sacre – Coeur
- Sixtus V**, Pope 1585 – 1590, originally Felice Peretti, Franciscan, energetic reformer, reorganized some parts of the Roman curia, limited the number of Cardinals to 70; he set up many buildings in Rome and published the revised version of the Vulgate; he faced pressure from Spain. 西克斯图斯五世 175.3 * ; 178.2a; 182.4; 186.1; 213.3
- Sixtus de Siena**, OP, 1520 – 1596, Jewish convert who became a biblical scholar and us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roto- and deutero-canonical scriptures 西克斯图斯 178.1a
- Skarga**, Peter, (Pjotr Paweski / Powaski) SJ, 1536 – 1612, Polish Jesuit, court preacher of the Polish King, important reformer 斯卡格 184.3

Skopcy, (those cut), members of a Russian sect that split away from the Chlysty in 1770; their founder K. Selivanov (died 1832) was active in St. Petersburg; they disappeared in the 20th century 斯克普基 187.5

Slovakia, since the 7th and 8th centuries Irish, Frankish, Italian and Byzantine missionaries were active in Slovakia, in 863 Cyrillus and Methodius arrived; Slovakia was a part of the Kingdom of Hungary after 995; in the 16th century almost the whole area accepted Lutherism, but the re - Catholicising movement won back 80% of the population (conf. Pazmany); after 1918 the rulers of Czecho - Slovakia the rights of Catholics in Slovakia were endangered; Hitler used the proclamation of Slovakia's independence in 1939 to occupy Czechia; after 1945 the Church suffered severe persecutions 斯洛伐克 228.5

Smet, Pierre Jean de, 1801 - 1873, Belgian Jesuit, missionary among Indians in the N. W. of the USA since 1840 德·斯美特 206.2e

Smith, Joe, (Joseph), 1805 - 1844, American founder of the Mormons, who had not much education and was inclined to enthusiasm; in 1830 he published *The Book of Mormon* and presented himself as the prophet of the new community; he met rejection and was shot in prison 斯密约瑟 209.4b

Social Problems, (die "soziale Frage"), the problem of the poor and marginalized, especially since the 19th century 社会问题 204.2; 219.5; 221.3

Socialism, Social Democratic Movement,

(Sozialdemokratie), a movement active since the 19th century that was partly inspired by Christian ideals and partly critical of the (Catholic) Church 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 213.2; 214.4; 221.3 * ; 226.1 - 3

Societas Iesu, Jesuits, most important Catholic congregation in the time of the counter - reformation, founded by Ignatius de Loyola 1539/1540 in Rome; the order grew fast (1556; 1000 members, 1600: 8500, 1640: 16000, 1750: 22500 members and 670 colleges) and worked in education, pastoral and in the missions; was suppressed in 1773 but reestablished in 1801 (for Russia) and 1814 (for the whole Church); Jesuits were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non - European countries (missions in the Americas, in Asia and Africa);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Jesuit order worked for neoscholasticism and for the restoration of Catholicism, in the 20th century they developed new approaches; in 1965 they had 36000 members, in 1995 22800, among them 16000 priests. 耶稣会 173 * ; 175.2; 177.2.4; 178.1.2; 187.1; 190.1 - 3; 194 * ; 197.1; 205.1.3; 206.1; 207.6; 211.1.3; 215.2; 216.1; 219.6; 227.6; Law of Jesuits 214.3.5; Artistic style of Jesuits 179.3

Societe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de Paris, (MEP), Parisian Missionaries; an institute of secular priests for the missionary service in Asia, founded by Alexander VII in 1660/1661 who commissioned the vicars apostolic F. Pallu, Lambert de la Motte and I. Cotelendi to promote mission work independently from the Portuguese patronate (padroado); the seminary in Paris was

founded in 1664 and sent several thousand missionaries to China, Japan, Korea, India and Oceania; they emphasized the education of the local clergy 巴黎外方传教会 177. 1; 199. 3; 206. 1; 218. 1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 l' Oeuvre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one of the two biggest mission organizations in 19th century France, established in Lyon in 1822, since 1922 the headquarters are in Rome 援助传教会 206. 1

Society of the Divine Saviour, SDS, Catholic congregation founded by J. Jordan in 1881 救主会 219. 6b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SVD, Catholic mission congregation founded in Steyl in 1875 by the German priest St. Arnold Janssen, the society sent ca. 500 (mostly German) missionaries to China (Shandong, Gansu) and ra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Beijing (Furen) after 1933; ca 5500 members in 2000 圣言会 218. 1. 2f. h. k

Society of the Holy Childhood, l' Oeuvre de la Sainte - Infance, one of the two biggest mission associations in 19th century France, established in 1843 in Paris 圣婴协会 206. 1

Sociniani, Socinians, antitrinitarian Protestants, their unitarism / unitarianism was spread by Faustus Sozzini in Poland from 1579 - 1602;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in Poland forced them to flee to other countries in 1658, especially to Siebenbuergen / Transylvania; their teachings spread to the West since 1658 and influenced Spinoza, Descartes, Bayle, Voltaire, Locke, Milton 索西尼派/反三一派 183. 5; 184. 3; 185. 4

*

Söderblom, Nathan (= Lars Olof Jonathan),

1866 - 1931, Swedish Lutheran theologian, studies in Paris in the science of religion; Professor in Uppsala and Leipzig, Archbishop of Upsala (1914), who promoted ecumenism and founded the "Life and Work" movement in 1925; Nobel Laureate in 1930 索德布鲁姆 231. 4

Soliman II = Suleiman

Solitaires, hermits, lay men (often of noble descent), who lived without a fix rule under the guidance of Duvergier de Hauranne close to Port - Royal after ca 1630 隐居者 190. 1

Sollicitudo omnium ecclesiarum, the bull which restored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1814 《一切教会的关注》207. 6

Solowjew, (Solovieff, Soloviev, Solovyov), Vladimir Sergyevich, 1853 - 1900, Russian philosopher of religion with mystical inclinations, influenced by Platonism and German idealism, who championed the unific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hurches; author of *A Critique of Abstract Principles*, (1880), and *La Russie et l' Eglise universelle* (1899) 索洛维耶夫 223. 2

Somasci, an order dedicated to the care of orphans, founded by Hieronymus Aemiliani in 1532 in Somasca near Bergamo, Italy 索马斯卡会 172. 2c

Sonnenfels, Joseph von, + 1817, professor in Vienna and advisor of Joseph II, who supported reforms of the church 索嫩菲尔斯 197. 1

Sonnenschein, Dr. Carl, 1876 - 1929, German pastoral theologian, priest who founded the social students movement in Berlin and Moench - Gladbach; editor of "Soziale Studentenblaetter" 索嫩晒恩 219. 5b

Sorores Angelicae, congregation founded in 1535 by Comtesse Torelli di Guastalla in Italy 安格里卡修女会 172.2c

Soto, Domingo de, OP, 1495 - 1560, Spanish philosopher and theologian, professor at the Salamanca, advisor of Emperor Charles V at the Council of Trent 索托 174.3; 178.1c

South America, colonized by Spain and Portugal after 1500 南美洲 177.2; 205.3; 217.4; 218.2k

Sozinians = Sociniani

Sozzini, Faustus, / Socinus, 1539 - 1604, nephew of Laelius Sozzini (1525 - 1562), who went to Poland in 1579, where he spread Unitarism and Anti - trinitarian thought; the adherents of anti - Trinitarian thinking were generally named Socinians; 索西尼 185.4

Sozzini, Laelius, 1525 - 1562, Antitrinitarian scholar from Siena, he fled to Geneva ca. 1550, died in Zuerich 索西尼 169.3

Spain, (Hispania, Espana, Spanien), Christianity spread early; the Synod of Elvira (306) show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urch in Spain; the Visigoth invaders (since the late 5th century) mixed with the Roman population, but their reign collapsed totally in 711 through the Arab invasions; the Church suffered persecution. Since the 8th century (especially since 850) the restoration of the rule of the Visigoths led to the reconquista movement (until 1492, when Granada fell); Aragon and Castilia were united in 1469 and started the " siglo de oro " (Golden Era); the inquisition preserved ideological unity;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led to comprehensive mission work overseas; in 1648 Spain lost the

Netherlands, at the same time also economic and military superiority; since 1714 the Habsburgs ceded the throne to the House of Bourbon; the Jesuits were expelled in 1767, and Church property was confiscated repeatedly (1808, 1820, 1836);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were marked by a struggle between atheist and laicist forces and the traditional religion and regalism; from 1840 - 44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the Curia were disrupted; after the " First Republic " of 1873, Alfonso XII restored the Bourbon monarchy (1874 - 1881), but the " Second Republic " brought about the civil war (1936 - 39) which was understood by some Catholics as a crusade; in those years ca 7000 Catholics were killed for their faith; in 1953 the Curia concluded a concordat with General Franco (1939 - 75); in 2000 ca 93% Catholics, 1% Protestants, 4% Muslim 西班牙 174.1; 184.1; 187.1; 204.3 * ; 208.1; 213.1; 216.6 * ; 227.6 *

Spangenberg, August Gottlieb, + 1792, German theologian, leader of the Brothers of Herrnhut, author of *Idea fidei fratrum* 施潘根贝格 192.4

Spe / Spee, Friedrich von, SJ, 1591 - 1635, German theologian, outstanding and courageous opponent of the witch - craze, author of *Cautio criminalis* (1631) 施佩 178.6

Spencer, Herbert, 1820 - 1903, English philosopher, influenced by positivism and Darwinism 斯宾塞 221.2

Spener, Philipp Jakob, 1635 - 1705, German theologian, who organized edifying gatherings (Collegia pietatis) since 1670

- and through his *Pia desideria* (1675) became the main founder of Lutheran pietism, especially since he started to teach in Berlin (1691); he supported social work, the youth apostolate and mission work 施佩纳 192. 2
- Speratus**, Paul, (= Hoffer), 1484 - 1551, German priest, preacher in Wuerzburg, since 1523 in Wittenberg, after 1525 Lutheran preacher in Prussia, Bishop of Pomesania (1530); editor of the *Achliederbuch* (spiritual songs) together with Luther 斯佩拉图斯 163. 1
- Speyer**, German town, originally a Roman military castle, the city became see of a bishop since ca 350; since 500 Frankish town, the cathedral was dedicated in 1061; at the imperial Diet of Speyer (1529) the Protestant dukes “ protested ” against the order to stop reformist changes and therefore received the name “ Protestants ” 施派尔/斯派尔/斯拜耶 163. 1. 4; 165. 6. ; 166. 4
- Spiegel**, Ferdinand August Graf, 1764 - 1835, Archbishop of Cologne from 1824 - 35, who was persuaded by Bunsen to accept a secret convention about mixed marriages in 1834 施皮格尔 203. 3
- Spinoza**, Benedictus (Baruch) de, 1632 - 1677, Jewish scholar and philosopher in Holland 斯宾诺萨 191. 2
- Spittler**, Ludwig Timotheus, + 1810, German expert of church history with rationalist tendencies 施皮特勒 193. 3
- Sproll**, Bishop of Rottenburg, who was expelled from his diocese in 1938 due to Nazi policies 斯普若尔 228. 2
- Stalin**, Josip, 1879 - 1953, Russian leader 斯大林 229. 3; 232. 2
- Starowerci**, “ old believers ”, Russian sect caused by the liturgical reforms of Patriarch Nikon in 1654, who opposed the new customs of shaving, drinking coffee etc. ; membership possibly more than 15 million before 1914 斯塔若维茨派 187. 5
- Stattler**, Benedictus, SJ, 1728 - 1797, German theologian in Ingolstadt, former Jesuit, critical of Kant 施塔特勒尔 188. 1; 195. 2
- Staudenmaier**, Franz Anton, 1800 - 1856, German Catholic priest and theologian in Freiburg, famous for encyclopedic works in the fields of theology and dogmatics 施陶登迈尔 208. 1a
- Staupitz**, Johann von, OSB, 1465 - 1524, first dean of the faculty of theology at Wittenberg (1502 - 1512), professor of Biblical sciences, superior of the German Augustinians, who sent Luther to Wittenberg in 1508, supporting him initially but then he retreated to Salzburg in 1520 施陶皮茨 159. 1
- Steen**, Cornelius van den, (= a Lapide), SJ, + 1637, biblical scholar in Louvain and Rome 斯特恩 178. 1a
- Stein**, Edith, 1891 - 1942, Polish convert of Jewish origin, she became a student of Husserl and a famous philosopher, author of *Zum Problem der Einfuehlung* (1917); she entered a Carmelite nunnery but was executed by the Nazis 施泰因 228. 4
- Steinbuechel**, Theodor, 1888 - 1949, German Catholic moral theologian and philosopher, professor in Giessen, Munich, Tuebingen 斯泰恩比赫尔 220. 2d
- Steiner**, Rudolf, 1861 - 1925, Austro - hungarian thinker, originator of theosophy

- and anthroposophy 施泰纳 221.2
- Stensen (Steno)**, Niels, Danish scholar, 1638 – 1686, one of the few Catholics in Denmark, since 1677 vicar apostolic 斯滕森 170.1
- Stepinac**, Alojzije, Bl., 1898 – 1960, Archbishop of Zagreb (Croatia) since 1937, who tried to help persecuted people during the time of the fascist government in Croatia (1940 – 45), he was sentenced to 16 years imprisonment in 1946, Cardinal in 1953 斯特皮纳茨 229.4
- Sterckx**, Engelbert, 1792 – 1867, Belgian priest, Archbishop and Cardinal (1838) of Mecheln / Malines in Belgium, who persuaded Pope Gregory XVI to accept the liberal constitution of Belgium (1831) 斯特克斯 204.6
- Steyler Missionare** =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 Stockholm**, capital of Sweden, where a Protestant Ecumenical World Conference took place in 1925 斯德哥尔摩 231.4
- Stöckl**, Albert, 1823 – 1895, German theologian, exponent of Neo – Scholasticism 施托克勒 220.1
- Stoecker**, Adolf, + 1909, 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ian and politician, court preacher in Berlin, leader of the Positive Union (1875) and of the Christian – social Movement; in 1878 he founded the Christian – social Workers' Party 施托克尔 222.1.2
- Stolberg**, Friedrich Leopold Graf zu, 1750 – 1819, German historian, translator, poet, who converted from Protestantism to Catholicism in 1800, which provoked many polemic treatises; he wrote a monumental history of the church (*Geschichte der Religion Jesu Christi*, 15 vols., Hamburg 1806 – 1818) 斯托尔贝格 (4.7); 203.1; 207.5; 208.1b
- Stolz**, Alban, 1808 – 1883, German pastoral theologian, popular writer 施托尔茨 219.4
- Storch**, Nikolaus, Anabaptist, who went to Wittenberg in 1521 施托克 161.3
- Strasbourg**, (Strassburg), the Roman settlement Argentoratum was destroyed by the Huns in 410 and renamed Stratiburgo; it obtained the privileges of a city in 1146, and the citizens threw off the rule of the bishop in 1262; the cathedral was finished in 1439; printing presses were active since 1460, Brant and Wimpfeling were important humanists; Lutherism spread, but the Catholic reforms confirmed the old faith, in 1566 a university was opened; the area suffered in the Thirty Years War an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2000 ca 80% of the population were Catholic 斯特拉斯堡 180.2; 226.2; 228.4
- Strauss**, David Friedrich, 1808 – 1874, controversial 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ian, whose *Leben Jesu* (1835) depicts the Biblical image of Christ as myth; later he turned to a kind of pantheism and materialism 施特劳斯 210.1 *; 221.2
- Strossmayer**, Josip Juraj, 1815 – 1905, Croatian Bishop of Djakovo (since 1849) and Apostolic Administrator of Serbia (since 1851); tried to approach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opposed papal infallibility in 1870 施特若斯麦尔 212.2.4
- Stübner**, Markus, Anabaptist, who went to Wittenberg in 1521 施蒂布纳 161.3
- Stundisti**, term for different Russian Orthodox sects who were partly influenced by Baptism

- and emphasized Bible studies (“Bibelstunden”)施顿迪斯特 187.5
- Sturzo**, Luigi, 1871 – 1959, Italian priest, theologian and social activist, founder of the People's Party (Partito popolare italiano) in 1919, he left Italy in 1923 because he refused to cooperate with Mussolini, but returned in 1946 斯图尔佐 224.5
- Suarez**, Francisco, SJ, 1548 – 1617, outstanding Spanish theologian, philosopher, important for leg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苏亚雷斯/苏亚雷斯 178.1c
- Suhard**, Emmanuel – Celestin, 1874 – 1949, French philosopher, dogmatic theologian, Cardinal, interested in social questions, in 1944 he founded the Mission de Paris and sent priests to share the life of workers 徐阿尔 229.2
- Suleiman**, Sultan of the Osman Empire 1520 – 1566, conquered Rhodus in 1522, defeated Hungary in 1526 (battle of Mohacs), threatened Vienna in 1529 苏莱曼 162.2; 163.2; 164.2; 166.3
- Sulpiciani**, congregation of diocesan priests established by Jean Jacques Olier in 1642 in the Seminary of St. Sulpice in Paris; their aims were the reform and education of clergy; they directed the first seminary in the USA after being expelled from Paris in 1791; in 2000 they had ca. 400 members 苏尔比斯会 172.4f; 205.1
- Summepiskopat**, (summus episcopus = highest bishop), of those German dukes after 1526 and especially after 1555, who founded “Landeskirchen” (national / regional churches), thus usurping the suspended rights of Catholic bishops; this view continued until the end of the monarchy in Germany in 1918 “最高主教”/君主乃大主教 163.3; 231.1
- Superintendent**, the title of a leading Protestant minister in Germany (since 1527), often also called “Dekan”, “Propst”, “Kreisfarrer”, “Kreisoberpfarrer”; the tasks of the Superintendent are visitations, ordinations, administration of a Landeskirche 监督者 163.3
- Supralapsarianism**, also “Ante – lapsarianism”, the theory that divine providence started before the fall of mankind; see Infralapsarianism 堕落前预定论 185.5
- Supremacy, Act of**, (Suprematsakte), a law of 1534 which declared Henry VIII “supreme head in earth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this expression had been passed at the Synod of Canterbury (1531) with the addition “as far as the law of Christ allows”; in 1534 the *Treason Act* denounced those who refused to support this royal title as traitors; they faced death penalty; many clerics were forced to swear the oath of supremacy after 1535; Mary Stuart abolished the law in 1553, but Elizabeth I reconfirmed it in 1559 but changed the wording to “supreme governor of this realm … as well in all spiritual or ecclesiastical things or causes as temporal” 最高元首法 171.2
- Surius**, Laurentius, OCart, 1523 – 1578, Carthusian theologian in Cologne, translator and editor of hagiographical and spiritual literature, author of *De probatis Sanctorum historiis* (6 vols.) 苏瑞乌斯 178.1e
- Sweden**, Catholic since the time of Ansgar (ca 830), Lund became see of an Archbishop in 1104, Uppsala in 1164; the reformation was

introduced by the kings so as to strengthen their power; King Gustav I Wasa (since 1523) made deacon Olaus Petri chancellor in 1531 and carried out the reformation; after 1595 the last priests and sisters were forced to leave; fear of infiltration from Poland led to severe penalties for converts; see Gustavus Adolf; the conversion of Queen Christina in 1654 reinforced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nversion and treason; only in 1741 reformed Protestants were tolerated, and in 1781 Catholics; the Lutheran Church of Sweden admitted Baptists, Methodists in the 19th century; leading theologians in the 20th century were Archbishop Soederblom, and the Bishops Billing, Nygren, Aulen; 瑞典 (81. 2, 3; 151. 3d); 170. 2; 184. 5 * ; 204. 7; 216. 8

Swedenborg, Immanuel of, 1688 - 1772, Swedish mystic philosopher, founder of a rationalist - occultist church group after 1745; he influenced Balzac, Goethe, Kant, and the New Age movement 斯维登堡 192. 6

Swieten, Gerhard van, Dutch physician of Empress Maria Theresia, a Jansenist and enemy of Jesuits, who directed a reform of the Austrian universities in 1752 斯维滕 197. 1

Switzerland, (Suisse, Schweiz), country in central Europe, since 534 part of the Frankish empire, St. Gallen and other monasteries were founded by Irish monks ca in 600; monasteries were cultural centers and carried out the reforms of Cluny; resisting the Habsburgs in the 15th century the Swiss formed their own nation; the University of Basel was founded in 1460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center of humanist learning; Zwingli, Haller, Oekolampad, and Calvin implemented the reformation; the reformed churches were organized as canton churches; Catholic reforms strengthened the Catholic communities;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Fribourg was founded in 1889 瑞士 167 * ; 168; 180. 4; 201. 6 * ; 210. 3; 212. 4; 215. 2 * ; 222. 3

Sydney, city in Australia, see of an archbishop since 1842 西尼 206. 2d

Syllabus, (= Syllabus errorum), a list of 80 errors published as appendix to the encyclical *Quanta cura* in 1864 by Pope Pius IX; the *Syllabus* denounced pantheism, naturalism, rationalism, indifferentism, liberalism, socialism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but only insofar as modernity contradicts revealed faith《提要》/《错误的提要》211. 3; 214. 2

Syncretism Controversy = Synkretistischer Streit

Synergistic Controversy, controversy of Protestant theologians ca 1555 - 1567 神人合作争论 169. 2

Synkretistischer Streit, / Syncretism Controversy, aroused by ecumenical tenets of G. Calixt after the Dispute of Thorn of 1645; the controversy lasted till the end of the 17th century 宗教混合争论 185. 2

Synod, Most Holy Directing Synod, established by Peter the Great in 1721 as the highest institution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the new order was drafted by F. Prokopovic (1681 - 1736) and was inspired by similar Protestant institutions; since 1722 a government official (lay person) presided the Most Holy Synod, which also governed non - orthodox Christians in Russia; it

- granted privileges to Protestants and suppressed Catholic orders (Jesuits and others); the period of the “ Most Holy Directing Synod ” ended in 1917, leaving back the grande appearance of a magnificent church, but in fact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had become very weak and helpless. (俄罗斯东正教的) 圣会议 / 圣主教公会 / 至圣监理会 187.5; 216.9; 223.2
- Syria**, Church of East - Syria, Nestorian Church, there were efforts to unite with Rome in 1551, which had no lasting impact 叙利亚教会 186.1; 223.1
- Szeptycki** = Septycki
- Talleyrand**, Charles Maurice de, 1754 - 1838, bishop of Autun, who suggested to secularize all church property of France in 1789; later he became minister of Napoleon and ambassador in Britain 塔列朗 198.2.4; 199.4; 200.2
- Tanner**, Adam, SJ, German Jesuit whose erudite work *Theologia scholastica* (1626) contained elements fighting the witch - craze 坦内尔 178.1d; 178.6
- Tasso**, Torquato, 1544 - 1595, Italian poet, author of *Gerusalemme liberata* (1575) 塔索 179.1
- Tauler, Johannes**, German Dominican, 1300 - 1361, influential mystic theologian 陶勒尔 (146.3,4); 159.2; 185.2
- Tausen**, Hans Andreas, (Johannes Tausanus), OMeI, 1494 - 1561, Danish reformer who was active in Kopenhagen since 1519, author of Biblical studies and a songbook 陶森 170.1
- Taxil**, Leo, 1854 - 1907, French journalist and writer who agitated against the Freemasons but in 1897 revealed that he had only trumped up false charges 塔克西尔 219.4
- Templergesellschaft**, (Der Deutsche Tempel), a small Christian sect founded in 1853 by C. Hoffmann in Germany; since 1868 some of them emigrated to Israel 圣殿会 222.5a
- Teresa de Avila** / Theresia of Avila, St. , 1515 - 1582; Spanish mystic, Doctor of the Church (“ doctora mistica ”), reformed the Carmelites after 1562 together with St. Juan de la Cruz, very influential author 大德兰 / 德肋撒 / 特蕾莎 172.3 * ; 176.4; 178.4; 179.1
- Tersteegen**, Gerhard, 1697 - 1769, German theologian with pietist tendencies, exponent of “ inner Christianity ” and a kind of radical pietism, author of spiritual literature and of song texts 特尔斯特根 192.2
- Tetzel**, Johann, OP, 1465 - 1519, German preacher of indulgences after 1515, one of the elements that led to Luther ’ s 95 theses of 1517 特策尔 159.4
- Teutonic Knights** = Ordo Teutonicus
- Thailand**, kingdom in S. E. Asia, Catholic missionaries were active there since 1567, the first Jesuits since 1607, MEP since 1662; several persecution periods followed; the Brothers of St. Gabriel started the first Catholic school in Siam in 1885 (Assumption College); in 2000 there were less than 1% Christians and 0.4% Catholics in Thailand 泰国 177.4c; 218.2d
- Thalhofer**, Valentin, 1825 - 1891, German priest and theologian, author of a *Handbuch der katholischen Liturgik*, 1883 塔尔霍费尔 220.2d
- Theatiner**, (Ordo Clericorum Regularium, Ordo Theatinorum, CR), congregation

founded by Cajetan of Thiene and Carafa (= Paul IV) in Rome in 1524, dedicated to pastoral and charity work and the education of the clergy; => Scupoli; after 1790 followed a decline and a late restoration under Pius X; ca 150 members in 2000 work in Italy, Spain, America and Burundi 特亚丁会 172.2a

Theologie Nouvelle, New Theology, a movement in the 1940s and 1950s, especially in France (conf. Maurice Blondel), which tried to adapt to a dynamic evolutionism and existentialism but had a relativist tendency and was therefore condemned by Pius XII in the encyclical *Humani generis* (1950) 新神学 220.3

theology, Catholic, the reflection on the Christian faith 神学(天主教/公教的) 178.1-3; 188.1.2; 208; 220

theology, Protestant, the reflection on the Christian faith 神学(新教的) 169; 185.1.2; 193.3; 210; 222.7; 231.3

theophilanthropy, a deist sect that emerged from the chao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was supported by the regime in 1797 爱神爱人论 198.4

Theosophie, / theosophy,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s about God and the world, see Boehme, Rudolf Steiner and others 神智论/神智学 185.2; 221.2; 222.5c; 224.4

Therese de Lisieux, St., 1873 - 1897, French Carmelite nun who became famous through her spiritual writings (especially the *History of a Soul*, an autobiography) and was made teacher of the Church in 1909 特蕾莎/小德兰 219.4

Theresia = Teresa

Thiersch, German professor of theology in

Marburg who joined the Irvingians in 1850 提耶施 209.4a

Thirty Years' War, a long war 1618 - 1648 which devastated Germany, prolonged also by the interference of Sweden and France 三十年战争 176.3.4; 181

Tholuck, Augustin, 1799 - 1877, German Protestant exegete, most important theologian of the Awakening Movement; he called himself "peccator - theologian", addressed the hearts of his readers 托卢克 210.2

Thomas de Vio (Cajetanus), / Thomas of Gaeta, Italian Dominican, Cardinal, 1469 - 1534, outstanding Thomist, exegete, author of works on social ethics and economy; since 1508 general of the Dominican order, sent to the Diet of Augsburg in Oct. 1518 to interrogate Luther 托马斯/卡耶丹(145.4b); 160.1; 178.1c

Thomas Aquinas, St., (Thomism), Italian Dominican, 1225 - 1274, most influential theologian of the Middle Ages, born in Italy, educated partly in Cologne, taught in Paris, author of many works, esp. *Summa Theologia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 the 1650s), he creatively combined Aristotelian thought and theology; the Neo - Thomism (= Neo - Scholasticism) of the 19th century tried to revive his way of thinking, see Leo XIII and his encyclical *Aeterni Patris* (1879) 托马斯/多默/多马(91.2; 110.2b; 122.1; 132.3; 133.1,4; 134.2; 135.1,2c*; 137.3,4; 145.2,4b; 146.1,2; 158.2); 174.3; 178.1c.2; 213.2; 220.1

Thomas - Christians, Christians in India who claim a tradition going back to the apostle Thomas 托马斯基督徒(12.11; 54.5);

- 177.4b; 218.2c; 223.1
- Thomasius**, Christian, 1655 – 1728, German philosopher who fought against superstition, torture, witch – craze and proposed a philosophy of natural law; he held the first university lecture in German language in 1687 and founded the first scientific periodical in German; promoting tolerance and humanization of penal sanctions he became the first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German enlightenment 托马修斯 193.1
- Thomassin**, Louis de, 1619 – 1695, French apologetic theologian; member of the Oratorians 托马森 188.1
- Thorn**, (Torun), city in Poland, site of a colloquy in 1645 in which 77 theologians (28 Lutheran, 25 Catholic, 24 Calvinist) debated without results; the “syncretist confession” of Calixt was rejected 托伦 184.3
- Thorvaldsen**, Bertel, 1770 – 1844, Danish sculptor, exponent of classicism 托尔瓦德森 207.4
- Tibet**, Jesuit missionaries reached the area in 1603, Italian Capuchians in 1707; the mission activities were without much success 西藏 177.4e
- Tichon**, (Tychon), Vasilij Ivanovich Bellavin, 1865 – 1925, Patriarch of Moscow and Russia (1917), since he resisted the confiscation of church property he was arrested and sentenced; he was canonized in 1989 提很 232.2
- Tiepolo**, Giovanni Battista, 1696 – 1770, Italian rococo painter who painted many pictures for churches in Venice 提埃坡罗 188.5
- Tillemont**, Sebastian Lenain de, + 1698, French historian 蒂尔蒙 188.2
- Tilly**, 1559 – 1631, general of the Catholic Liga in the Thirty Years’ War 梯利 181.1.3
- Tindal**, Matthews, 1653 – 1733, English deist thinker, author of *Christianity as old as the Creation* (1730), which claims that the moral and religious principles of natural religion are in perfect harmony with the Biblical revelation. 廷德尔 191.2
- Tintoretto**, Jacopo, 1519 – 1594, besides Tiziano and Veronesi the third outstanding Venetian painter 丁托列托 179.4
- Tiso**, Jozef, 1887 – 1947, Slovak priest, PhD., active in the Slovak People’s Party after 1918 and president of Slovakia from 1939 – 1945, h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eportation of ca 60.000 Jews and sentenced to death in 1947 提索 228.5
- tithe** = decuma = Zehnte
- Tiziano**, (Tizianof Vecellio), 1477 – 1576, outstanding Venetian painter 提香 (154.3b); 179.4
- Toland**, John, 1670 – 1722, English deist (born in Ireland), author of *Christianity not mysterious* (1696), which evoked much criticism; = > Tindal 托兰德 191.2
- Toledo** / Toletus, Francisco, SJ, 1532 – 1596, Spanish theologian, philosopher, exegete, Cardinal 托勒多 176.2; 178.1ac
- tolerance**, (from Latin “tolerare”, bear), a concept that was developed in the 16th century; early Christianity faced persecutions but became state religion in 381 and suppressed heretic movements, especially after the 11th century (see Inquisition), and Jews. The Peace Treaty of Augsburg (1555) and the Treaty of Westphalia (1648) were expressions of tolerance (conf. Edict of

Nantes); thinkers like Spinoza, Locke, Voltaire, Leibniz and Lessing saw tolerance as the core of an ethos of reason and promoted a kind of deistic faith 宽容 182. 3; 191. 1; 197. 2

Toleranzpatent, a law for Austria issued by Joseph II in 1781 which granted civil rights and freedom of religion for Lutherans, Calvinists and not - unified Orthodox Christians 宽容敕令 197. 2

Toletus = Toledo

Tolstoj, Leo, (Lew Tolstoy, Tolstoi), 1828 - 1910, Russian writer who in his later years opposed positive religion, the state, war and private property and propagated a simple life style and charity as the core of Christianity; in 1901 he was excommunicated by the Holy Synod 托尔斯泰 223. 2

Tongking, today in N. Vietnam, mission area 越南 177. 4c; 218. 2d

Torelli, Luise, a countess who founded the Angelic sisters (sorores angelicae) in 1535 托瑞里 172. 2c

Torun = Thorn

Toscana, (Tuscany), the area of Florence, since 1050 ruled by the House of Canossa, and in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Florence controlled the whole region (including Siena, Arezzo, Pisa); The family of the Medici supported arts and architecture, and some Medici nobles were popes; since 1737 the rule of the Austrian House of Habsburg succeeded the Medici dynasty; Leopold II (1765 - 1790) tried to implement enlightened reforms which included ecclesiastical reforms, conf. Synod of Pistoja 1786; in 1861 the area was incorporated in the Kingdom of Italy 托斯卡纳 187. 1; 197.

4; 211. 1

Tournely, Honore de, 1658 - 1729, French dogmatic theologian, opponent of Jansenism 图内里 188. 1

traditionalism, see de Bonald, Bautain 传统主义 208. 2d

tractarianism, the "Oxford Movement" (1833 - 1841) inspired by Newman; the movement published the influential "Tracts for the Times" concerning apostolic success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Scripture, tradition and magisterium of the Church, a middle way theology between Protestantism and Catholicism, the importance of the sacraments, the renewal of liturgical celebrations and the renewal of ascetic customs according to the early Church; the authors were J. Keble, R. Froude, E. Pusey, R. I. Wilberforce and others; When Newman mentioned the compatibility of certain Anglican principles with the decrees of the Council of Trento, he met the condemnation of the bishops and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1841), which marked the end of tractarianism 小册运动 204. 5; 209. 2 *

Transsylvania, (= Siebenbuergen), Roman province Dacia Traiana, after 1526 under Osman rule, since 1690 under Austrian rule, since 1918 part of Rumania; the oldest Latin diocese was founded in 1111; since 1550 Protestantism spread; the kings of the 17th century promoted Calvinism; the united Catholics had an archbishop since 1853, but their church was dissolved from 1948 to 1980 特兰西瓦尼亚 170. 4; 184. 4; 185. 4; 232. 4

Trappistae / Trappists, Ordo Cisterciensium

- Reformatorem, Congregation of the strict observance, founded by Abbot Rance (1664 - 1700) in La Trappe (Normandy); the Trappists strictly follow the Cistercian tradition, keep silence, do hard work and abstain from meat 特拉普会/严规熙笃会 188.3; 217.2
- Trent** = Trento
- Trento** / Trient / Trent, city in Northern Italy but belonging to the German Empire at the time when the Council of Trent (1545 - 1563) was held, see Tridentinum 特伦托/特利滕/天特
- Tridentinum**, Council of Trent / Trento, 1545 - 1563, (due to interruptions the actual sessions were in the years 1545 - 1547, 1551 - 1552, 1562 - 1563),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umenical synods of the church, originally proposed to reconcile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theology, but Protestants rejected the invitation; the council defined the Catholic positions on faith and justification, Bible and apostolic tradition, original sin, sacraments etc. 特伦托/特利滕/天特大公会议 (128.2; 145.4c; 157.6); 165.6; 166.2.3; 172.3; 174.2 - 9 *; 178.1; 179.5
- Trient, Konzil von** = Tridentinum
- Troeltsch**, Ernst, 1865 - 1923, German historian of religion, main representant of the "School of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who secured the independent value of religion by an "Apriori" and discussed the "factual absoluteness" of Christianity with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author of *Die Absolutheit des Christentums und die Religionsgeschichte*, (1902), and *Die Soziallehren der christlichen Kirchen und Gruppen* (1912), *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 (1822), 特勒尔奇 222.7
- Tuebingen, Tübingen**, (Catholic) university of Tuebingen, place of nominalist (G. Biel) and realist (J. Heynlin) professors in the 15th century 图宾根/蒂宾根/杜宾根 (145.4ab); 165.2; 201.1; 203.1; 208.1ab *; 214.1b; 220.1.2; 222.7
- Tuebingen, Tübingen, Protestant School of**, founded by F. Chr. Baur in the 19th century with a historical - critical orientation 蒂宾根学派 210.1b; 222.7
- Turkey, Turks**, in 1071 the Seljuk Turks defeated Byzantine at Manzikert, and the crusades further weakened Byzanz; in 1453 Byzanz fell and the population was gradually forced to accept Islam; the Osman Empire threatened to conquer central Europe for centuries, Vienna was besieged in 1529 and in 1683, which indirectly led to the political success of Protestantism in Germany; from 1890 to 1918 ca. 1.2 to 2 million Armenians were deported and massacred by Turks; Mustafa Kemal ("Atatuerk", 1881 - 1938) proclaimed a republic in 1923 and tried to separate religion and politics, but since the 1940 the influence of Islamist parties has been growing; 99.8% of the population is Muslim. 土耳其 162.2; 163.2; 164.2; 165.3 - 6; 166.4; 187.2; 230.2a; 232.1
- Turmel**, Joseph, 1859 - 1943, French priest, exponent of modernism, who was excommunicated but repented, author of *Histoire du dogme de la papaute* (1908) 蒂梅尔 220.3
- Turner**, Cuthbert Hamilton, 1860 - 1931, English Anglican theologian, expert on the

New Testament, author of *The use of Creeds and Anathemas in the early Church*, 1906 特纳 222.7

Tuscany = Toscana

Tychon = Tichon

Tyrant, killing of, the killing of an unjust king was justified by certain Christian groups in the time after the Reformation 杀暴君 182.3

Tyrrell, George, 1861 - 1909, Irish Jesuit, exponent of modernism, his *A Perverted Devotion* (1899) was critical of the doctrine of the hell, he left the Jesuits in 1906; author of *The Church and the Future* (1903) and *Christianity at the Crossroads* (1909) 提勒尔, 见 220.3

Uganda, a country in East Africa, English Protectorate since 1894, they declared independence in 1962; in the 1870s the first Protestant and Catholic missionaries (White Fathers) arrived; the first local martyrs gave their lives between 1885 to 1889; the first East African Catholic Bishop was ordained in 1939, the hierarchy was established in 1953; in 1997 there were 45% Catholics among 20 million inhabitants 乌干达 218.2b

Ughelli, Ferdinando, OCist, 1596 - 1670, Italian historian, author of *Italia sacra* (9 vols.) 乌格里 188.2

Ukraina, area in the South of Russia with Kiev (Kiova) as capital, first Russian settlers ca. in 862, Christianity was consolidated under Jaroslav (+ 1054); the metropolitans of Kiev had to leave in 1299, and since 1326 Moscow was the new center; the Union of Brest (1595) united a part of the Christians with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but after

the northern part fell to Russia the union was abandoned (1839 - 1875); after the 1. World War the whole area was partitioned, but in 1991 the Republic of Ukraina was founded; 20% of the population belong to the Orthodox Church which is split in three groups; 5% Ukrainian Catholics, 1% Roman Catholics in 1995 乌克兰(83.4); 232.1.2.4

Ullmann, Karl, + 1865, 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ian 乌尔曼 210.2

Ulm, city in southern Germany 乌尔姆 165.2

Ulrich, Duke of Wuerttemberg, 1498 - 1550, introduced Protestantism to Wuerttemberg (University of Tuebingen) after 1534 乌尔里克 165.2; 166.1

Ultramontanismus, a word used in church history and theology for 1) a more active form of Catholicism in France and Germany in the 19th century that demanded strong ties with Rome ("beyond the Alps"); 2) the Gallicanist and Jansenist tendencies "north of the Alps" 越山主义 203.1; 214.2

Una - sancta - movement, an ecumenical movement in the 20th century "唯一的神圣的(教会)" 231.4

Undset, Sigrid, 1882 - 1949, Norwegian writer, who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1925 温塞特 216.8

Uniformity Act, a law of Elizabeth I from 1559 which renewed the system of Henry VIII 划一法案 183.2; 185.3

Unigenitus, a bull of Clement XI of 1713, which censored 101 sentences of Quesnel's work but was not accepted in France until 1720《独生子》190.4

Union Efforts, Protestant, Union in Germany after the jubilee year of 1817(新教)合一运

动 209.1; 231.4

Union Efforts, Catholic, (公教) 合一运动 184.3; 187.4; 223.1; 232.1

Unitarians, (Unitarianism), a Christian sect that denies the Trinity and the two natures in the person of Christ; they developed from reformed churches in Poland after 1563 and were suppressed; the first Unitarian community in England was founded in 1744; this rationalist and undogmatic faith had some 40.000 adherents worldwide in 2000 神一位一体论者 169.3; 185.4; 222.5a

United Oriental Christians, (Ruthenians), 合一的东方基督徒 184.3; 187.5; 204.8; 223.1; 227.2; 232.1.4 *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A, after 1492 Spanish missionaries worked in Florida and California; after 1600 more than 20.000 Puritans left England and emigrated to America, notably those who arrived with the "Mayflower" in 1620; Lord Baltimore and his sons founded the Catholic settlement of Maryland in 1632; in 1776 the USA declared independence from England;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only 1% Catholic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Maryland and Pennsylvania; J. Carroll became the first bishop of Baltimore in 1789; in 1850 ca 1.6 million (8%) out of 19.6 million Americans were Catholics, their numbers grew through immigrations from Ireland and other Catholic countries; important leader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were Bp. John England (1786 - 1842), John McCloskey (Cardinal in 1875); Bp. J. Gibbons founded the workers' union Knights of Labour in 1869; in 2000 there were ca. 23% Catholics, 8% Baptists, 4.5% Methodists, 3% Lutherans,

1. 5% Presbyterians, 2% Orthodox Christians, 2.5% Jews, ca 2.5% Muslim (numbers are increasing) and Buddhists 美国 177.2; 205.1; 06.2d; 207.6; 209.3 - 5; 217.1 - 3; 218.21; 224.3; 231.2.4

universal episcopate of the Pope, the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ve power of the Pope, confirmed at Vaticanum I in opposition to the tendencies of episcopalianism or Gallicanism 教宗的全面主教权 212.2,3; 219.1

universitas, (Universitaet, university), emerged from monastery schools, and the cathedral schools of the 12th century; in the 13th century, the Aristotelian books and their (Arab) commentaries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philosophical faculties (artes liberales), and the academies of Salerno, Bologna and Paris compiled the basic texts for medical (*Aricella*, the texts of Hippocrates and Galenus), legal (*Corpus iuris civilis*, *Decretum Gratiani*) and theological (*Sententiae* of Petrus Abaelardus) university education. Popes and Emperors acknowledged the universities, granted privileges or founded universities themselves, e. g. Frederick II founded the Univ. of Naples in 1224; before the year 1500 Latin speaking Europe had 60 universities, and they were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ological thought; in 1990 there were 191 Catholic universities, 127 of them in the Americas, 23 in Europe, 41 in Asia; 大学 (134 *; 145.1); Catholic university: 217.3; 220.1

Urbanus VII, Pope 1590, originally Giambattista Castagna, 1521 - 1590 乌尔巴努斯七世 176.1

- Urbanus VIII**, Pope 1623 – 1644; originally Maffeo Barberini, 1568 – 1644, who tried to promote peace during the Thirty Years War 乌尔巴努斯八世 172.4ae; 176.4 * ; 177.1; 178.5; 181.2; 190.1
- Urbino**, a duchy close to Rome 乌尔比诺 176.4
- Ursulines**, sister congregation, founded by Angela Merici in Brescia in 1535, approved in 1544; in 1780 they had ca. 350 convents alone in France; the Italian and French convents formed the “Roman Union” in 1900; in 2000 ca 20.000 Ursuline sisters were active worldwide; they are dedicated to the education of girls 乌苏拉会 172.2c
- Usener**, Hermann, + 1905, German philologist who influenced the neoliberal school of theology 乌泽内尔 222.7
- Utrecht**, (from “Ultrajectum”), town and province of the Netherlands, see of a bishop since 695; after the Benedictines (10th ct.) many other congregations flourished in the area (OCist, OFM, OP), and after the 14th century the devotio moderna of G. Groot, Th. Kempen and Menno Simons were a typical Dutch expression of the faith; in 1602 a vicar apostolic was appointed in Utrecht who cared for the Netherlands; in the years around 1720 schismatic groups appeared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Jansenism; the number of Catholics was 47% in 1650, 34% in 1726, and 38% in 2000. 乌得勒支 184.2; 190.5; 204.6; 212.4
- Utrecht**, Union, the Union of Utrecht of 1579 comprised seven provinces in the North of the Netherlands 乌得勒支同盟 184.2
- Val**, Merry del, = Merry del Val
- Valdes**, Juan de, 1500 – 1541, Spanish humanist, theologian, who was active in Naples and, inspired by Erasmus, promoted a new theology but kept contact with the Catholic Church 瓦尔德斯 174.1
- Valencia**, Gregorius de, SJ, 1549 – 1603, Spanish theologian, professor in Ingolstadt, author of *Commentarii theologici* (4 vols.) 巴伦西亚 178.1c
- Van Dyck**, Anton van, 1599 – 1641, Flemish painter, student of Rubens 凡·戴克 179.4
- Vasari**, Giorgio, 1511 – 1574, Italian painter 瓦萨里 179.4
- Vasquez**, Gabriel, SJ, + 1604, Spanish theologian 瓦斯克斯 178.1c
- Vassy, Massacre of**, a massacre of Huguenots in 1562 which triggered the Huguenot Wars (1562 – 1598) 瓦西大屠杀 182.2
- Vaticano**, (Stato della Citta del Vaticano), the Vatican State, created in 1929 as the smallest state of the world (0.44 square kilometers), less than 1000 citizens 梵蒂冈 225.2
- Vaticanum I**, the First Vatican Council of 1870 which centered on the question of Papal infallibility 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 212
- Vaticanum II**,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1962 – 1965; the council brought reforms in many areas and greatly influenced the life of the Catholic Church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 225.4; 231.4; 232.1.3; 233
- Vaticanus**, Vatican, originally a hill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iber River (mons vaticanus); since the 2nd century the hillside is said to hold the tomb of St. Peter, and Constantine built the church of St. Peter there, which was surrounded by a wall in

- 850 by Leo IV (since then also called “Citta Leonina”); since the 12th century the safety in the Lateran was not guaranteed, thus the Popes at times dwelt at the Vatican (or in Anagni, Viterbo, Orvieto, Perugia), but after the Council of Constance the official residence became the Vatican (ca in 1450); the Vatican Palace was greatly enlarged in the Renaissance period 梵蒂冈
- Vaticanus, bibliotheca**, Vatican library, founded by Pope Nicolaus V and greatly enlarged by some Renaissance Popes; books of Christina of Sweden were bought in 1689 梵蒂冈图书馆 (156.1; 157.1); 187.4
- Vaughan**, Herbert, 1832 – 1903, English theologian and Archbishop of Westminster 1892 – 1903, Cardinal, founder of the Mill – Hill Missionaries (1866); he enabled Catholic students to study at the Anglican universities of Oxford and Cambridge and obtained the public recognition of Catholic schools (Education Bill, 1902) 沃恩 216.4
- Vega**, Lope de, 1562 – 1635, Spanish poet who became priest in his later life 维加 179.1
- Veit**, Philipp, German painter, founder of the Nazarene School, 19th century 维特 207.4
- Velazquez**, Diego Rodriguez, 1599 – 1660, Spanish painter 贝拉斯克斯 179.4
- Velehrad**, town in Moravia, site of a Cistercian monastery, traditional site of the tomb of St. Methodius; the “Apostolate of St. Cyrillus and Methodius” held several congresses aiming at unity of the Church (in 1907, 1909, 1911, 1924, 1927, 1932, 1936); supported again by Pope John Paul II 维勒拉德 232.1
- Venaissin**, county in France, papal possession until the French Revolution 维乃辛 189.4;
- 194.4; 198.2
- Venezia**, (Venice, Venedig), originally Roman settlement, it became an important center of economy and culture, after Pippin’s siege (812) the center moved to Rialto (from “rivus altus”), and the remains of St. Mark were moved there in 828; since the 9th century they traded with salt and spices from the orient and became very rich; power was in the hands of the Doge (from “dux”, leader); they controlled parts of northern Italy and came into conflict with the Popes (interdicts of 1483, 1509, 1605); at the battle of Lepanto (1571) Venice played a crucial role; they often negotiated with the Turks, were finally occupied by Napoleon (1797), under Habsburg’s rule and in 1866 integrated in the kingdom of Italy 威尼斯 176.3
- Verbiest**, Ferdinand, SJ, 1623 – 1688, Belgian missionary, since 1660 in Beijing, astronomer, translator 南怀仁 177.4e
- Vereine** = associations
- Vergerio**, Pietro Paolo, 1498 – 1565, Italian theologian, bishop of Capo d’ Istria, he accepted Protestantism and fled to Germany after 1542 维尔杰里奥 174.1
- Vermigli**, Pietro Martir, 1500 – 1562, Italian Augustinian theologian, influenced by Protestantism, he fled to Switzerland 维尔米利 174.1
- Vermittlungstheologie**, 1) a theology of the “middle way” (via media) was inspired by Erasmus’ *De sancienda ecclesiae concordia* (1533), exponents were G. Witzel, G. Cassander, F. Bauduin, and perhaps also Ph. Melanchthon, J. Gropper, and G. Seripando; 2) in 1827 a group of Protestant

theologians started to promote a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faith and modern knowledge; departing from Schleiermacher's views most adherents later accepted Ritschl's thought; exponents were C. I. Nitzsch, A. Twisten, A. Schweitzer 协调神学 210.2 * ; 222.7

Veronese, Paolo, 1528 - 1588, Venetian painter 维若内塞 179.4

Versailles, huge palace 20 km south of Paris, built by Louis XIV, the Edict of Versailles of 1787 (Louis XVI) brought some freedom for dissenters in France,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of 1919 imposed unjust conditions on some nations and was criticized by Benedict XV 凡尔赛 189.2; 224.2; 227.8

Veillot, Louis, 1813 - 1883, French author, editor, since 1843 main editor of "L'Univers"; he opposed Gallicanism and liberalism, defended Catholic influence in education and society and ha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维伊奥 204.2

Vianney, Jean - Baptiste - Marie, St. 1786 - 1859, French priest who worked in the village Ars and acquired fame as preacher and confessor 维亚纳/维安尼 207.1

Vicari, Hermann von, 1773 - 1868, German priest, since 1843 Archbishop of Freiburg, who tried to defend the rights of the church but resisted reforms in the spirit of ultramontanism 维卡里 214.1c

Victor Amadeus II, Duke of Savoy, who imitated the anti-Protestant laws of France and expelled ca 2500 Calvinists in 1686; he received the kingdom of Sicily in 1714 维克托·阿马德乌斯 187.1; 189.2

Victor Emanuel II, King of Piedmont - Sardinia 1849 - 1878, son of Charles Albert, who pursued a liberal policy, tried to unify Italy,

was proclaimed King of Italy in 1861, he opposed the influence of the Pope in Rome 维克托·埃马努尔 202.3; 211.1

Vienna, Congress of = Congress of Vienna

Vienna, Concordate of, signed in 1448, the concordate regul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rman Empire and the Roman Curia《维也纳政教协定》196.1; 226.3

Vietnam, country in S. E. Asia, the first missionaries (OFM, OP) arrived in the 16th century, since 1615 Jesuits, MEP and OP worked here, = > Rhodes; 260 years of persecution followed, reaching a peak in the 19th century; probably 130.000 Christians died for their faith, 117 of them were proclaimed saints in 1988; one cause of the persecutions was that Catholics were denied ancestor worship and thus seen as unpatriotic and unreliable; after 1867 the area (starting from the south) became French colony,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grew fast to a membership of 1.3 million in 1933; most Catholics lived in the north but ca. 600.000 fled to the south between 1955 and 1957, after the tensions to the Ho Chi Minh regime had become unbearable; the hierarchy was established in 1960; the Catholic Ngo Dinh Diem was president of South Vietnam from 1955 - 1963; after the reunion of Vietnam as socialist country in 1975 the government controlled and suppressed the influence of the Church; in 2000 there were ca 5 - 8% Catholics and 55% Buddhists in Vietnam. 越南 177.4c; 206.2a; 218.2d

Vignola, Giacomo, 1507 - 1573, Italian architect, designer of the church Al Gesu in Rome 维诺拉 179.3

Vincent de Paul, St., 1581 - 1660, French

- priest, converted after a secular life, he lived a life of self – sacrifice in the service of others since 1617, organizer of many charity works, popular missionary, founder of the Lazarists (“Vincentians”) in Paris in 1625, founder of the Filles de la Charite (Sisters of Charity), 1633, together with Louise Marillac) 味增爵/万桑/文森特/文生 172. 4d * ; 178. 4; 190. 1
- Vincentian Sisters**, (Daughters of Mercy, Filles de la Charite), founded by St. Vincent de Paul and Louise de Marillac in Paris in 1633; they are dedicated to the care of the sick and the poor and are one of the biggest sisters congregations; in the 19th century they started to work in the Near East, North Africa, Mexico and China; in 1960 they had 45000 members, and in 2000 ca 26000 sisters. 仁爱修女会 172. 4d; 199. 3; 207. 5
- Vincentians** = Lazarists
- Violet – le – Duc**, Eugene Emanuel, 1814 – 1879, French architect 维奥勒·勒·杜 207. 4
- Visitatio liminum (Apostolorum)**, (= ad limina visitation), a visit to the threshold of the (tombs of the) Apostles (Peter and Paul), a visit of bishops to Rome; developed from Biblical passages (Gal 1: 18; 2Cor 11 : 28) this tradition is attested for the 4th century; Gregory the Great asked the bishops of Sicily to come to Rome once in five years, for some time annual visits were asked from bishops close to Rome; in 1976 the five years period was confirmed; the visits are connected with a report about the episcopal ministry 述职采访 175. 3
- Vitoria**, Francisco de, OP, 1483 – 1546, Spanish dogmatic theologian, important for Christian social thought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he introduced Thomas’ *Summa* as textbook 维托利亚 178. 1c
- Vittoria**, Thomas da, + 1613, Spanish composer 维托瑞亚 179. 5
- Voetius**, Gisbert, 1589 – 1676, Reformed theologian, professor in Utrecht, who organized gatherings for edification with pietist tendencies; he recommended the study of the Church Fathers, Thomas Aquinas, Thomas a Kempis. 富奇乌斯 192. 2
- Vogelsang**, Karl Freiherr von, 1818 – 1890, German convert to the Catholic Church, who moved to Austria and through his newspaper promoted a kind of Christian socialism, supported by Leo XIII 福格尔桑 215. 1
- Vogt**, Karl, + 1895, German philosopher 佛格特 221. 2
- Völkerbund** = League of Nations
- Voltaire**, (= Francois – Marie Arouet), 1694 – 1778, French author who after a Jesuit education accepted deism after a visit in England (1726 – 29); he was very critical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Church but opposed materialist atheism; his writings and his life subsequently led to the even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lthough he had denounced violence and fanaticism. 伏尔泰 191. 3 * ; 193. 1; 204. 1
- Vondel**, Joost van den, 1587 – 1679, important Dutch poet, Mennonite, who converted to the Catholic Church in 1640; one of his dramas depicts Mary Stuart as a saintly person 温德尔 179. 1
- Vulgata**, the Vulgate edition of the Bible, translated by St. Jerome; the authoritative

Latin Bible translation of the Middle Ages, often copied, re - edited, improved (by adding numbers to each verse etc.), studied; Clement VIII edited the " Vulgata Clementina " in 1592 拉丁通俗圣经译本 (135. 3d; 145. 5; 153. 2); 174. 3; 175. 3; 213. 3

Wagner, Adolf, + 1917, German economist, co - founder of the Christian - social Workers' Party in 1878 瓦格纳 222. 2

Waldburg, Georg, Truchsess von, German aristocrat and general who defeated peasant armies in 1525 格奥尔格·瓦尔德堡 162. 2

Waldburg, Gebhard, Truchsess von, 1547 - 1601, nephew of Otto Waldburg, elected Archbishop of Cologne in 1577, he publicly supported Protestantism in 1582 and married, he was defeated in 1584 by Catholic troops 瓦尔德堡 180. 2

Waldburg, Otto Truchsess von, 1514 - 1573, Bishop of Augsburg 1543 - 73, Cardinal, early active proponent of the Catholic counter - reformation, founder of Dillingen University (1563) 瓦尔德堡 180. 4

Waldeck, Franz von, 1491 - 1553, Bishop of Minden in 1531 and of Muenster in 1532, he admitted the propagation of Lutherism but besieged Muenster in 1535, freed the city from Anabaptist rule and reinstated Catholicism; he invited Bucer to Bonn (1542) and wanted to promote Protestantism in Cologne, met with resistance and was deposed in 1546 瓦尔德克 165. 1. 5

Waldenses, movement founded by Waldo (= Valdes, Valdus, + 1207?), the oldest

surviving evangelical community of dissidents in Western Christianity; they spread in southern France and northern Italy after 1180; in 1532 their synod in Chanforan decided to adapt to the reformation, conformity to Calvinism was achieved in 1555; they were suppressed in Italy and Piemont (1686 by Duke Amadeus II of Savoy); in 1848 they obtained more freedom; in 2000 they had ca 40000 members world - wide (communities in Uruguay and Argentina). 瓦尔多派 (114. * ; 117. 3c; 148. 1); 189. 2

Wallenstein, Albrecht Wenzel Eusebius von, 1583 - 1634, Bohemian general in the Thirty Years' War supporting the Emperor since 1625 but gradually distanced himself from Ferdinand II; he was banned and killed as traitor. 华伦斯坦 181. 1. 2. 3

Walter, Ferdinand, 1794 - 1879, German Catholic lawyer and politician, expert of canon law, professor in Bonn 瓦尔特 208. 1a

Ward, Mary, 1585 - 1645, Catholic woman from British nobility, who escaped to France, where she wanted to establish a congregation of women in imitation of the Jesuits in 1609; she met resistance and was suspected of heresy; her community (Englische Fräulein) was terminated by the Pope in 1631 but later refounded 沃德 172. 4e

Warham, William, 1456 - 1532,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since 1503, Lord Chancellor since 1504, he crowned Henry VIII and Catherine of Aragon in 1509; he accepted with some reservation that Henry VIII was declared the head of the church in England

in 1531 瓦尔汉 171.2

Warsaw Confederation = Pax dissidentium

Warszawa, (Warsaw, Warschau), capital of Poland; traders' settlements in the 11th century developed into a city, which became the capital of the Duchy of Masovia (1406 - 1526); it belonged to the diocese of Poznan (Posen); since 1569 it was the seat of the Polish parliament, since 1596 of the Polish court; after the third partition of Poland (1795) it was capital of the province of Southern Prussia, from 1815 to 1914 a part of Russia; the university was founded in 1818 but closed in 1831; the Archdiocese of Warszawa was founded in 1817 by Czar Alexander I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Pope; the Czar granted the title " Primas Regni Poloniae ", but several Archbishops were exiled, and all congregations were dissolved under Russian Rule; the Archbishops Popiel (1883 - 1812) and Kakowski (1913 - 1938) effected growth and stability, after 1945 A. Hlond (1946 - 48) and Wyszynski (1948 - 81) rebuilt the Church in Poland 华沙 204.8

Wartburg, the castle where Luther was brought by his protector and where he translated the New Testament 1521 - 1522 瓦特堡 161

Washington, capital of the USA since 1800, the see of the Archbishop of Washington was created in 1939, in 1947 it was separated from Baltimore, and P. O'Boyle was the first Archbishop; the first Catholic university of the USA, the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 founded here in 1789; in 1887 the Catholic Univ. of America was founded. 华盛顿 217.3

Watt, Joachim von, Vadianus, humanist scholar, mair of St. Gallen, who supported the reformation in 1528 瓦特 167.2

Weigel, Valentin, 1533 - 1588, 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ian with Neoplatonist and spiritualist elements and cosmological speculation 魏格尔 185.2

Weimarer Republik, (Republic of Weimar), th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 of German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first ten years led to stabil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 but the general crisis of 1930 destabilized the society (mass unemployment) and led to Hitler's success, who was made premier in 1933 and destroyed the order of the Republic of Weimar within a few months 魏玛共和国 226.1; 228.2; 231.1

Weishaupt, Adam, 1748 - 1830, Professor of canon law at Ingolstadt, founder of a society of the "Enlightened" (Illuminatenorden), 1777, which was suppressed in 1785 怀斯豪普特 195.1

Weiss, Albert Maria, OP, 1844 - 1925, German apologist who taught in Fribourg (Switzerland) 魏斯 220.2b

Werkmeister, Benedict Maria, OSB (from 1765 - 91), 1745 - 1823, German theologian, supporter of enlightenment ideas (like Wessenberg), who directed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uerttemberg ca 1807 - 1823 维克麦斯特 195.1; 201.1

Werner, Karl, 1821 - 1888, Austrian priest, theologian, author of works on ethics and the history of Scholasticism 维尔纳 220.1

Werner, Zacharias, German poet early 19th century, who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维尔内 203.7

Wernz, Franz Xaver, 1842 - 1914, German

- Jesuit from Rottweil, general of the Jesuits since 1906, theologian 维恩茨 220.2d
- Werthmann**, Lorenz, 1858 – 1921, German prelate, PhD., who since 1897 organized the “Deutscher Caritasverband” as the central Catholic charity organization of Germany 维特曼 219.5b
- Wesley**, Charles, 1707 – 1788, English theologian, brother of John Wesley; he founded the “Holy Club” in 1729 at Oxford, one of the founders of Methodism 查理·卫斯理 192.5
- Wesley**, John, 1703 – 1791, English preacher and theologian, who started to preach after 1738, soon left the Anglican Church and founded “societies” in London and Bristol, due to theological differences he separated from the Brothers of Herrnhut (1740) and from Whitefield (1741); Wesley repeatedly went to North America where the Methodists grew fast. 约翰·卫斯理 192.5
- Wessenberg**, Ignaz Heinrich Freiherr von, 1770 – 1860, vicar general of Constance who promoted reforms of the Church according to the ideals of the enlightenment; he had episcopal views 维森贝格 201.2.6; 203.5; 212.4
- Westcott**, Brooke Foss, 1825 – 1901, English Anglican theologian, exegete, author of *History of the New Testament Canon*, 1855, *The Gospel of the Resurrection*, 1866, *History of the English Bible*, 1869 韦斯科特 222.7
- Westfalen**, Friede von,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 1648, which ended the Thirty Years’ War and decided the year 1624 as decisive for which area should be Catholic or Protestant; Calvinism was legalized, and the basic rule of 1555 that the duke may decide the religion of the subjects was adopted with some exceptions; since the stipulations meant a big loss for the Catholic Church Pope Innocent X protested against the treaty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181.4
- Weyer**, Johann, Dr., Calvinist physician of the Duke of Juelich – Cleve, who wrote a courageous book against the witch – craze in 1563 魏尔 178.6
- White Fathers**, (Weisse Vaeter, Missionarii Africae, MAfr), a mission congregation founded by Lavigerie in Algier in 1868; they are organized according to the Jesuit model; since 1974 they also accept local vocations; in 2000 they had ca. 2200 members 白衣传教会 218.1.2b
- Whitefield**, George, 1714 – 1770, English preacher, who joined the Wesley brothers and preached for masses of listeners in England and North America; he separated from John Wesley in 1741 due to theological differences 怀特菲尔德 192.5
- Wichern**, Joh. Heinrich, 1808 – 1881, German theologian and founder of social institutions like the home for children close to Hamburg in 1833; he is called the “Father of the Inner Mission” 维歇恩 209.5; 222.2
- Wiclif** = Wycliffe
- Wied**, Hermann von, 1477 – 1552, Archbishop of Cologne who became the first Catholic bishop to promote Protestantism in Germany (since 1538); he invited Bucer in 1542, he was deposed and banned by Rome in 1546 维德 165.5; 166.1
- Wiedertäufer** = Anabaptists 重洗派/再洗礼派

- Wieland**, Christoph Martin, 1733 - 1813, German poet and translator 维兰德 193.3
- Wien**, (Vienna), Celtic settlement (Vindobona) since ca 350 BC, it was made a Roman municipium in 212, destroyed in long before the end of Roman rule in 488; since 829 it belonged to the diocese of Passau, since 907 under Hungarian rule, but since 1130 under the House of Babenberg it became capital of the Duchy of Austria in 1156;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thedral was started in 1137; since 1282 it was the capital of the monarchy of the House of Habsburg until 1918; the university was created in 1365; until 1683 it was endangered by Turkish invasions; in the 18th century the city was embellished with baroque architecture; the diocese of Vienna was created in 1469, since 1722 it is the see of an archbishop. 维也纳 187.2; 196.1; 226.3
- Wien (Vienna), Congress of**, a meeting of European leaders (1814 - 1815) who negotiated a balance of powers after the defeat of Napoleon 维也纳会议 199.6; 201.2 * ,6; 224.2
- Wigand**, Johann, 1523 - 1587, Lutheran theologian, ejec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Jena in 1573; he was one of the authors of the *Magdeburger Centurien* 维甘德 185.1
- Wilhelm IV**, 1493 - 1550, Duke of Bavaria 1508 - 1550, who supported Charles V against the Protestant league in 1546 - 47 威廉四世 162.3; 166.1
- Wilhelm V**, der Fromme / William the Pious, 1548 - 1626, Duke of Bavaria 1579 - 97, who supported Catholicism in Bavaria like his father Albrecht V 威廉五世 180.4
- Wilhelm I**, 1797 - 1888, King of Prussia 1816 - 1864, who fostered a convention between the Roman Curia and Wuerttemberg in 1857 威廉一世 214.2; 4
- Wilhelm II**, 1859 - 1941, King of Prussia and Emperor of Germany 1888 - 1918; he was Protestant but benevolent to the Catholic Church in Germany 威廉二世 213.1; 214.6 * ; 224.2
- William of Nassau - Orange**, regent ("stadholder") of the Netherlands, who went back to Germany after the upheavels of 1566 威廉·纳骚 184.1.2
- William III**, William of Orange, 1650 - 1702, King of England 1689 - 1702, stadholder of the Republic of Holland, he was called by the Lords of England in 1688 and overthrew in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James II, the father of his wife Mary II, thereby ending Catholic influence in England 威廉三世 183.5.7; 185.3; 192.3
- William I**, (Wilhelm I) of Nassau - Oranien, King of Holland and Belgium 1815 - 1840, who did not grant much freedom to Catholics in Holland 威廉一世 204.6
- William II**, King of the Netherlands 1840 - 49, who improved the situation of Catholics in the Netherlands 威廉二世 204.6
- Wilson**, Woodrow, 1856 - 1924, President of the USA who decided to join the First World War in 1917 威尔逊 224.1
- Wimpina**, Konrad / Konrad Koch of Wimpfen, diocesan priest, 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at the Oder, wrote against Luther in 1518 温皮纳 159.5, 164.1
- Windthorst**, Ludwig, 1812 - 1891, German politician, leader of the Zentrum Party after 1871 温特霍斯特 214.4; 219.5c

Wiseman, Nicholas Patrick Stephen, 1802 – 1865, born in Spain and educated in England, priest in 1825, he became Professor for Hebrew in Rome (1828 – 40), he was made Archbishop of Westminster in 1850 and Cardinal, author of *Fabiola* (1854) 维斯曼 204.5

Wishart, George, 1513 – 1546, reformist preacher in Scotland, teacher of John Knox, executed in 1546 维斯哈特 171.5; 183.6

witches = malificae

Witnesses = > Jehova's Witnesses

Wittenberg, city in Sachsen – Anhalt (Germany), since 1260 center of the Duchy of Sachsen – Wittenberg; the university (“Leucorea”) was founded in 1502 and a center of humanists; M. Luther taught at the university in 1508/09, and from 1512 – 1546; the university reform of 1518 introduced Greek and Hebrew for the philosophy students, which served as model for other (evangelical) universities 维滕贝格 159.1; 161.3

Wittig, Joseph, 1879 – 1949, German theologian and author who was criticized for his modernist views in 1925 维提格 220.3

Witzel, Georg, 1501 – 1573, 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ian supporting Erasmus' irenic ideas and church union in his *Via regia* (1564) 维茨尔 180.1

Wladislaw IV, King of Poland 1632 – 1648, tried to reintegrate Protestants in Poland 拉迪斯拉夫 184.3

Wolff, Christian von, 1679 – 1754, German philosopher and mathematician, famous for his rigid systematic thought; he influenced Kant and many other German thinkers 沃尔夫 193.1

Wolfgang Wilhelm of Pfalz – Neuburg, German duke, Catholic convert from Lutheranism, he induced his land to change (1614 – 15) 沃尔夫纲·威廉 180.5

Wöllner, Johann Christoph von, minister of ? Kultus“ in Prussia who urged a law in 1788 to cling to the orthodox faith and in 1793 criticized Kant's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维尔内尔 193.2.3

Wolsey, Thomas, 1475 – 1530, Archbishop of York in 1514, Cardinal and chancellor of Henry VIII in 1515; after 1527 he unwillingly promoted the king's divorce from Catherine, but was sentenced to death in 1530 沃尔西 171.1

Wolter, Maurus (1825 – 1890) and Wolter, Placidus (1828 – 1908), two brothers who joined the Benedictine Order and opened a monastery in Beuron in 1863 which gave new impulses in the areas of architecture and ecclesiastical music 沃尔特 219.6

worker priests, Arbeiterpriester, priests who joined production units in order to lead the life of workers and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workers 劳工司铎 228.5; 229.2

World Church Conferences, (Protestant); conferences sinc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promoted ecumen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世界教会会议 231.4

World War I, the First World War (1914 – 1918) which led to the breakup of the Austro – Hungarian Empire and ended a period of prosperity and colonialism 第一次世界大战 213.4; 218.2a; 224 *; 225.1; 226.1.3; 227.1.5

World War II,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8 – 1945), triggered by the aggression of Hitler's policies, the war led to a further

- weakening of Europe, strengthened the USA and allowed many colonies to evade European control; in Asia many countries were affected by Japanese aggression 第二次世界大战 225.3; 229.1; 230.1
- Worms**, (Wormatia), German town, municipium in the 4th century, it was the center of a short - lived Burgundian kingdom (conf. Nibelungen) after 413, since 500 under the Franks, it was an important base of the Carolingians; the Diet of Worms (1521) resulted in the Edict of Wormser (1521), which banned Luther and ordered his works to be burned, but was not very effective; at the Diet of Worms (1545) the peace was prolonged and imperial sanctions against Protestantism delayed 沃尔姆斯/《沃尔姆斯敕令》161.1 * ; 162.2; 163.1; 164.1; 165.5
- Wulf**, Maurice de, 1867 - 1947, Belgian historian of philosophy, founder of the *Revue neoscholastique de philosophie* (1894) 武尔夫 220.1
- Wurm**, Theophil, 1868 - 1953, Swiss (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ian, since 1933 Bishop of Wuerttemberg, who tried to unify the Bekenntniskirche and became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EKD 乌尔姆 231.1
- Württemberg, Wuerttemberg**, Duchy in the SE of Germany; Duke Ulrich reconquered his lands in 1534 and implemented the reformation with the help of Blarer and Schnepf; after 1952 the area was combined with Baden (Baden - Wuerttemberg), 41% Catholics 符滕堡 165.2 * ; 181.4; 189.2; 192.2; 195.1; 203.5 * ; 214.1b * .3; 226.2; 231.1
- Würzburg, Wuerzburg**, (Lat: Herbipolis), town in Germany, center of the Franks since 700, the diocese was founded in 741; the reformation spread fast in the area, but after 1567 (arrival of the Jesuits) a consequent re - Catholicizing movement proved effective; the university was founded in 1582 and was an important stronghold of Catholic enlightenment at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维尔茨堡 (79.3; 80.3); 180.4; 201.3
- Wust**, Peter, 1884 - 1940, German philosopher, influenced by Scheler, Troeltsch and Augustinus, who criticized the relativisation of classical concepts, author of *Die Auferstehung der Metaphysik* (1920); he was a courageous critic of Hitler 吴思特 221.1
- Wycliffe, John**, (Wiclif), 1330 - 1384, English cleric, teacher at Oxford, he opposed traditional Catholicism and caused conflict but died peacefully; he promoted English Bible translations, influenced Hus and later reformers. 威克里夫 (139.6; 140.3; 141.2; 142.2.4; 145.4b; 147 * ; 148.1 - 3); 160.2; 171.1
- Wyszynski**, Stefan, 1901 - 1981, Polish Archbishop of Gnezno and Warszawa since 1948, Cardinal (since 1952), who negotiated with the Polish authorities and was put under house arrest for some time after 1953; in 1979 he negotiated the visit of Pope John Paul II to Poland 维辛斯基 229.4
- Xavier**, Hieronymus, (Jerome Xaver), SJ, a relative of Francis Xavier, who came as missionary to the court of Mogul Akbar in India in 1595 热罗尼莫·沙勿略 177.4c

Xavier = Francis Xavier

Young, Brigham, 1801 - 1877, American carpenter, member of the Mormons (since 1832), he became one of the "Twelve Apostles" in 1835 and their main leader who established the Mormons in Salt Lake City after 1844 杨百汉 209.4b

Youth Movement, youth organizations were especially strong since the early 20 century and helped to integrate lay people into the (Catholic) church 青年运动 226.1; 231.1

Yugoslavia, roughly the area of modern Serbia and Croatia; see Serbia, Croatia 南斯拉夫 227.4; 229.4

Zaccaria, Antonio Maria, St., 1502 - 1539, founder of the Barnabites (Paulines, Regular Clergy of St. Paul) in Milano in 1531, the sisters congregation is called "Angelicæ" 匝卡瑞亚 172.2c

Zahn, Theodor von, 1838 - 1933, German Lutheran theologian, exegete and expert of patrology 察恩 222.7

Zapolya, Janos (= Johannes), Hungarian prince, had to leave the crown to Ferdinand of Austria after 1526, became king of Siebenbuergen (today Romania) in 1538 撒波利亚/扎波利亚 164.2; 170.4

Zehnte = decuma = tithe

Zelanti, conservative groups within the hierarch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ey were especially influential during the conclaves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opposed the "moderati" (moderates) and "liberali" (more liberal prelates) 热切派 202.1

Zentrum, Zentrumspartei, German conservative party with strong connections to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party became very influential during the Kulturkampf (after 1871); = > Windthorst 中央党 203.4; 214.2.4.6; 228.1

Zigliara, Tommaso Maria, 1833 - 1893, Italian Dominican, exponent of Neo - Scholasticism 齐利亚拉 220.1

Zimmermann, Johann Baptist, 1680 - 1758, Bavarian architect and designer of Baroque churches 基梅曼 188.5

Zinzendorf, Nikolaus Ludwig von, 1700 - 1760, German pietist theologian and missionary; he received Moravian (Hussite) settlers at his property at Herrnhut and created a religious and social community (the Unitas fratrum, Brother community, 1727); he was ordained in 1737, lived in England from 1751 - 55 and influenced nascent Methodism. 亲岑多夫 192.4

Zirkel, Gregor, 1762 - 1817, priest in Wuerzburg, Bishop of Speyer, who organized a confederation for the defense of Catholicism 茨伊尔克 203.1

Zisterzienser = Cistercienses

Zoe, Paleologus, niece of Constantine XI, the last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married in 1472 to Ivan III, Grand Duke of Moscow, thereby constituting a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Byzanz and Moscow ("the Third Rome"), Zoe changed her name to Sophia 佐埃 186.2

Zoelibat = coelibatus

Zola, Emile, 1840 - 1902, French writer, master of the naturalist novel, who defended Dreyfus in 1898 左拉 221.2

Zuerich, important center in German - speaking Switzerland 苏黎世

Zurbaran, Francesco, + 1662, Spanish

painter of monks 苏尔巴郎 179.4

Zürich, (**Zuerich**), town in Switzerland, the Roman military base of Turicum (since 15 BC), first documented as a city in 919; in 1519 the reformation was implement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H. Zwingli; the Second Kappeler War (1531) restricted the expansion of the reformation; the University of Zurich was founded in 1833, but the election of D. F. Strauss in 1839 brought a severe crisis; in 2000 the population was divided in 34% Catholics and 32% Protestants 苏黎世 167.1 - 3

Zwickau, town in Germany, where Thomas Münzer was active; M. Luther coined the

term "Zwickauer Propheten" as to condemn several anabaptists 茨维考 161.3

Zwingli, Huldrych, 1484 - 1531, Swiss reformer, student in Vienna and Basel, humanist scholar, pastor in Glarus, since 1519 in Zuerich, where he promoted Lutheran and his own ideas; he emphasized prayer, suppressed monasticism, religious art, songs, and reinterpreted the sacraments; he married in 1522; after promoting his reforms in many Swiss cantons, he fell at the battle of Kappel in a war against the Catholic cantons. 茨温利/慈运理 163.4; 165.1; 166.4; 167 * ; 169.1; 174.1

近代教会史|Modern Church History

毕尔麦尔的《教会史》（三卷本）是20世纪德国最具影响的基督宗教历史经典，先后再版18次。

客观、全面论述了基督宗教（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在欧洲乃至世界的传播情况。

包括基督宗教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神学理论与礼仪，教会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转变及其地位和贡献。

资料丰富，条理分明，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建议上架类别：宗教 历史

ISBN 978-7-80254-405-5



定价：70.00元